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〇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子部第一〇五册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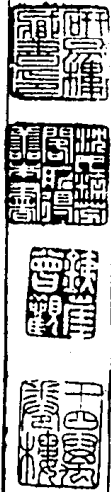
子部・雜家類

說頤八卷

〔明〕余懋學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直方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說頤八卷》提要

說頤序

司徒余公蓋隆萬間執
節敦亮君子也公在南
垣時柄國者方負絶世
才又
上沖聖恭己以聽而用事
過易忮寵任過易擅公
識微見早當瑕隙未形
衆頌諛導諂之日而獨
昌言儆戒指摘紛更非

宜公寧弟竭忠衛
主實亦柄國者忠告也乃
弗忠之收而忤之衛擯
公蓋力則公名愈高公
退而綜經述史緯有餘
適以公之言既效睹事
變而起列要途人且意
公坐享前利可易故步
公所措無少貶恆不為
凌諱詬詆者樹之幟公

所謂執節躬亮者非耶
故朝寧竟不能容而公
益得以其綜覃之餘旁
及叢珠軼簡與牒殘篇
搜其有關世紀者類葺
事連妍媸並著公自題
曰說順而繫之敘曰吾
以寄吾慨非以寄吾訕
也夫士君子中懷有痛
鬱而欲吐遇則號之朝

未遇筆之野皆衷諸理
而劑於厚影響譏切着
弗費易所訓脩辭立誠
者也余每讀公南垣議
未靡不激令當時顯[illegible]
其忠而内省其闕則公
無樂乎有知言之名而
時事之变且不致若後
之衡決而不可捄又令
再起所陳十壹不是怫

公亦可究其用而無所
深慨乎之兩者俱畸不
得已而終託之野記如
是編者其猶有忠告之
思也夫故讀之者喜欸
起舞怒欲觸髮以慱聞
則蓄廣以揮麈則譚洽
豈亶解頤何論公不為
訕即微有所諷喻而油
然繹曠然悟無務若昔

人之見忭佛而自取鑑縷縷皆實益也余故曰是編有忠告之思也余鼓篋未婺憾不親炙公以一當公月旦而於所輯景行鄉先喆者特滋傳以志慕愧無能盡[illegible]詼以嗣子萬年請而獲附驥曰尚論之如此儷如春秋蠡測讀史隨筆

仁嶽類編等書又公綜述之大者萬年次第傳之可謂能子矣

萬曆戊申九月署星源校事江夏後學任家相頓首拜書

歙邑黃汝清鐫

自序

余曩負伉忤權解紱歸第懶尋陶令之丘眯睹謝傅之墅庭無松菊壁僅圖書時或緩步郊原邀侶共話則彖勺稚孺望影而趨熙熙壤老翁卌落吾事而二三同志抑又室邇人遐眞率之遊不可常得遁日取架上書史信手抽日當我良朋會心所適有

當余慨輒手墨蹤蹟日久成裒會歲除雜置故冊中不復憶閱客有來山中者童子竊取示之客諾譔謂是可爲譚資私摘其娛耳數十則從臾灾木以佐客歡間有不訴目爲含訕余微聞切責童子亟取所手墨復閱之乃輾然笑曰吾聊以寄吾慨爾是惡足爲訕也詠檜之詩神考能容倚父

之誣代宗不問危言危行之時顧不能容一操觚寄慨之夫耶且也事多比類辭祗罕譬夷非某瑜躋非某疵何事影疑而輒引之以自歸也使某無議余自漫紀何嫌于余使某有議余非直指何仇于余苟柒楮見疑開口觸忌則簪筆柱下紀事蝸頭者將終身緘默不敢有所論列袞鉞天下

事余滋懼矣乃以是裒曰置几上過者輒與閱焉以示裒之惡足爲訕也最後有謂余者曰搜事可以警世託諷可以矩俗屬辭可以娛目譚異可以悅心昔人云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玆裒也閱之令人頤解殆匡鼎之說夫久之訕議寖息而求頤解者且紛紛焉余不能復終匿也因

重令童子錄之而遂以說頤名其篇云

時

萬曆乙未夏五月直方主人余懋學書

黃汝清梓

說頤目錄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陸李辨水　穿石覆水
蕭艾帷簿
張琴炒栗　買汲積薪

卷之五

照病警惡　遊仙辟寒
瓷盌寶盆　古鑑方鏡
佛齒馬骨　懸瓷絕裙
鏡異窰變　金獅乘車
虞石方鏡　李張二鏡

壽杖鄙畫　繩拂木梳
房屏李櫃　失印然鬚
占旗塑竈　鑼鼓四轎
爭氣好古　陳簪夏襪
張㨾路巾　下乘隊績
賞綾點燈　燭淚涸燈
兔苦炳燭　青幃布被
地衣絨毯　紗燈異蘭
石屏線香　織簾然糠

攜簾袖銀　懷金袖金
金錢裂麻　選錢酌水
散錢焚券　繫鑰散貲
蜀錢毫金　奇物䞋裝
見星好錢　漢金晉帛
李棋孫碑　譚琴樹棋
賭棋羅藝　連琴毀藝
琵琶長笛　現嘯疇笳
浮毬破甕　銅甌炭甕

耗紙費筆　空書攫錢
篋桶五墨　洗浴詩謔
糖氣菜氣　如畫逼真
書淫水淫　服註何書
蔡書鄭算　訓子姪詩
柳裴一經　易經存經
奪席徹皮　舉過言易

卷之六

裴宅許產　趙居王宅

許第知室　郭第陳樓
謝宅魏第　柳宅鄭錢
顏門潘闍　美室增廡
杜食黃舍　裴裝李茶
買鄰僦宅　傾宮迷樓
何樓馬贊　陳宅庾驢
裕墓說宅　羊楊墓氣
武庫官舍　平泉綠野
鈷鉧滄浪　董塢曹富

糠市金穴　竇絹曹酒
胡絹孔米　繚綾龍羅
買綾縷葱　寄帶酬絹
挾纊飲醪　負米索案
剩米虧糧　簇酒斂衣
屠蘇藍尾　金盤椒花
石妓畢酒　灌酒藏刀
婁鯖虞鮓　饅頭猪肉
疊酒河猪　招客助殽

范粥石餐　剩菜易帶
憖肆蔬食　煉炭漉飯
棄袍鬻餅　煉珍遺羞
燒尾解菜　王鄭餅餘
吸醋服脈

卷之七

廣國伏波　王儉山惲
宋殤晉武　昌邑後主
端木熙載　齊臣子般

士安范雲　丙吉蔡京
爰盎欽若　王沐守謙
姚察黃裳　夏后鄧通
羆藉一鴞　盧坦山賓
嗣明劉班　文正文忠
何進高獻　義府浩然
文敎忠宣　溫公姚祐
景瞻文端　康節無巳
王敦安石　大丘伊川

目錄終

說頤卷之一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男昌祚檢刻

奚牛式羊

百里奚始爲人牧牛秦穆公見百里奚問牛何肥也對曰臣飲食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卒相之卜式初牧羊百餘一歲致羊千餘武帝令牧羊上林中歲餘羊悉肥上過而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無使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民便之嗟夫牧牛而牛肥牧羊而羊息今之牧牛羊者類能之以肥牛之道肥民以息羊之道息民人鮮有能之者何牛羊之多幸而民之多不幸也孟子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嗟嗟今之人豈惟不知求牧與芻將幷其粟與芻而竊之幷其粟與芻而竊之而欲民之肥且息也得乎

明皇象馬

唐明皇嘗教舞象天寶之亂祿山大宴　田象紿之曰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教之象皆努目不動終不肯拜祿山怒盡殺之明皇又教舞馬四百蹄分為左右部有名稱曰某家驕其曲曰傾盃樂數十馬皆衣以錦繡絡以金鐸每樂作奮首鼓尾縱橫應節祿山取數十匹歸范陽後為田承嗣所得不知其伎也一日大饗樂作馬聞樂而舞廐人以為妖擊之而斃噫象以不舞而死馬以自舞而死等死爾馬之死孰若象之死乎

塞馬宋犢

塞上之人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為福數月其馬將駿騎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為禍家富馬良其子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為福居一年騎大出丁壯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子獨以跛故子父相保宋人有好行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黑牛復生白犢居一年其子又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焚骸而炊之丁壯皆乘城戰死者大半此人父子有疾皆免噫禍不足恃災不足發祥不必吉妖不必禍世之狃目前失得以為欣戚者厪矣

封猩吳狙

封溪縣有獸曰猩猩在山谷間有數百為羣里人以酒并糟設於路側又愛着屐里人織草為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及呼名云奴欲張我舍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甘味逮乎醉因取屐而着之乃為人所擒獲輒無遺者遂置檻中隨其所欲而飲之將烹里人索其肥者乃自推肥泣而遣之吳王浮於江登於狙之山衆狙見恂然棄而走有一狙焉委蛇攫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斃猩以貪欲就縶狙以伐巧見

誅李斯之具刑人而徂者也淮陰之夷族人而狙者也如海上之鷗棲梧之鳳人孰得而弋諸

火牛火鷄

騎刦攻卽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彩束刃其角縛火其尾穴城而出步壯士五千銜枚隨其後牛出火明所觸皆死壯士因擊之燕師大敗遂復齊城殷浩北伐辟江逌爲長史取鷄百餘隻以長繩連之脚皆繫火一時驅放羣鷄駭散過壍飛集羌營皆燃因其驚亂衆兵擊之羌遂大敗然則鷄與

牛亦可以行師乎惜也書空之浩不如援枹之單使鷄不得與牛比功也

齊馬楚馬

齊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病死公怒欲殺養馬者晏子請數之曰爾有三罪使汝養馬殺之一當死也又殺公所最善馬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必怨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也公喟然赦之楚莊王有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樂人優孟入殿門大哭曰請以君禮葬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槨楩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壙老弱負土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爲之奈何曰請爲王言六畜之葬籠竈爲之槨銅歷爲之棺薦以木蘭衣以火光葬之人腹之中王乃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知聞也二君之貴馬一也若二子可謂善諷二君亦可謂能從矣

認馬認牛

卓茂爲丞相史事孔光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解

與之曰若非幸至丞相府歸我乃步輓車去後馬主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于路就寬車牛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慚謝寬曰幸勞見歸何慚謝也曹明之于豕司馬徽之推猪事亦相類諸公之德度宏矣認者送還慚謝猶爲有悔心焉今則有假而不歸者矣

獬豸窮奇

獬豸見鬬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煦之呂誨

彈文其獬豸之觸乎拱辰一網其窮奇之煦乎故君子以獬豸爲冠小人以窮奇爲名乃若冠獬豸而煦不直則獬豸亦羞與之爲冠矣

葉龍裴虎

葉公子高好龍室屋雕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喪失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眞者也裴旻爲舉龍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嘗一日斃虎三十有一旣而息於山中

四顧自若有父老至曰此皆彪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眞虎無能爲也旻問眞虎所在躍馬而往果有一虎騰山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墜自此慚懼不復射旻非不射虎也能射夫似虎而非眞者也才不足以識眞龍而曰我好龍徒好馬耳力不足以禦眞虎而曰我能射虎不足以言射矣世之人有不失色於眞龍而喪其所執於眞虎者幾希

及牛餐羊

玄中記大月支及西域　有牛名曰及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卽愈也葉文莊水東日記莊浪有餐羊土人歲取其脂非久輒復滿腹盡地接西番偏方氣使然爾是知氣化無盡物情難一彼小人之類去而復滋夜氣之良牿而復息亦若茲肉之復茲脂之滿也已

唐金識馬

唐寧王善識馬一日賓客燕集有馬牙人趙神奴請呈二馬寧王卽於中堂閱試其毛骨形相神駿

精彩衆賓觀之不相上下王顧問神奴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此一千緡次指此五百緡王令左右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衆賓莫測共詢其故王曰當爲諸公驗之卽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座賓辨優劣否皆曰不辨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塵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十過之後微起塵埃以此第其價之多寡座賓乃服金務剌按答善識馬閱馬於市見良馬雖羸瘦輒與善價取之嗟夫世之相士者有如寧王辨馬價於微塵

之間則人無逃鑑矣求士者有如移剩用善價於羸瘦之際則野無遺賢矣

李虎山熊

鳳翔李將軍者為虎所取蹲踞其上李頻呼大王乞一生命虎乃弭耳如喜狀須臾負李行十餘里投一窟中中伏三子見人喜躍虎自上俯視方去其後入穴恒分所得之肉及李積十餘日子大如犬悉能陸梁虎以次負出窟至第三子李恐去盡則死窟中乃抱虎訴云大王獨不相引虎因垂尾李持之遂得出窟李復云幸已相佑豈不送至某家虎復負至所取處而訣冒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墜一坎窅然深絕内有數頭熊子須臾有大熊入來瞪視此人人謂將必害已良久出果栗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置此人前此人饑久於是冒死取噉之既轉相狎習熊母每旦覔食果還輒分此人此人賴以延命後熊子大其母以次負出既盡人分死坎中窮無出路熊母尋復還坐人邊人解意便抱熊足於是跳出遂得無他夫虎與熊非人同類且食人者也見人窮困尚憐而食之且負出之世所號稱衣冠者乃有操戈入室落穽下石曾虎熊之不若悲夫

烏龍的尾

會稽人張然滯役經年不歸婦與奴私通然養一犬名曰烏龍後然歸奴懼事覺欲謀殺然狗注睛視奴奴與手烏龍盪奴奴失刀仗遂倒狗咋其陰然因取刀殺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後至江邊被一大蛇圍繞周身犬遂咋蛇死焉而華僵仆無所知矣犬彷徨嘷吠往復路間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隆悶絶委地載歸家二日乃蘇未蘇之先犬終不食犬獸也能急主難若是即忠臣衞主不是過矣他如楊生之犬脫其焚如之禍仲文之犬報其殺主之仇楊褒之犬發其妻奴之姦柳超之犬齧其掌書之僕方冊所載犬事不一而足是知人心叵測物性有靈惡可以其異類而忽之哉

義犬義馬

吳郡處士沈恒吉常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恒吉日宴客必卧几邊未幾恒吉有疾犬即不食數日恒吉卒殮于正寢犬盤桓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犬日夜卧其側及將葬遂一觸而斃吉水王維禎以太學生授夔州通判會石和尚流刼入夔是時王同知受檄捕賊與指揮曹能柴成叢結避禍乃詭辭激維禎使出擊賊曹柴亦佯赴之維禎行遇賊趣戰曹柴望走維禎陷淖田不得脫大奮罵賊竟死淖中自死所至府三百里所乘馬

逸去奔歸至府門闔馬長嘶踶其扃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髮盡赤衆始駭知死狀而賊猶不解後廿日子廣始得屍殮之然貧甚不能歸乃售馬於王同知同知已得馬而不償襯既行一夕馬哀鳴特異同知命秣者加莝豆不為止疑秣者紿已乃自起視櫪馬驟齧其頭不釋口久乃得脫奮首擣其胸仆之地翼日嘔血數升死賊既平有司正功罪曹柴以法誅贈公為奉議大夫錄其子沈之愛犬犬以死報之可以人而無戀主之思乎

同知之陷王判計甚詭人固無知之者乃馬能探其心事卒擣其胸蓋不惟有復仇之義且得誅心之法矣噫同知者與其死於馬孰若死於賊乎甚矣陰謀之不可用而[illegible]人心之不可有也

屠龍相馬

朱泙漫學屠龍于支離益殫千金之產三年伎成而無所用其巧也伯樂相馬教其憎者相千里教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不常有其利小駑馬多其利多也凡藝之無益于用者屠龍之類也凡伎

之均足致用者相駑馬之類也是以學期適用不期絕德教貴有常不貴立異

聾虫知虫

左傳物莫知於龍龍知虫也宋孝宗問王季海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龍聽以角不以耳然則謂龍為聾虫亦可也淮南子曰任馬不觸木雖聾虫而不自陷馬聾虫也齊桓公伐孤竹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知可用也然則謂馬為知虫可也噫聾知何常龍馬自若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

愚此以時爲聾知者也百里奚愚於虞而知于秦此以地爲聾知者也若乃愛憎任情毀譽無定元祐爲正紹聖爲邪彼曰忠良此曰姦黨乍聾乍知隨口雌黃斯則聖人有好惡之察斯民猶直道之行聾者自聾知者自知其何傷於龍馬之眞性哉

食虎逐蛇

建安人山中種粟者皆搆棚於高樹以防虎嘗有一人方昇棚見一虎垂頭搨耳過去甚速俄有一獸如虎而稍小躡前而去遂聞林中哮吼震地久

之乃息明日往視其虎遇食略盡但存少骨耳恒州井陘縣豐隆山西北長谷中有毒蛇據之能傷人里人莫敢至其所採藥人靳四翁入北山忽聞風雨聲乃上一孤石望之見一白蛇從東而來可長三丈急上一樹蟠在西南枝上垂頭而歇須臾有一物如盤許大似蝦蟇色如褐土色四足而跳至蛇蟠樹上仰視蛇垂頭而死噫天之愛民甚矣虎之暴蛇之毒物固有制之者豈其使虎視蛇嚙之大肆然無制暴於鄉里以縱其淫而傷天地之和必不然矣

張狐鄭狐

唐國子助教張簡曾爲鄉學講文選有野狐假簡形講一紙書而去須臾簡至弟子怪問之簡異曰前來者必野狐也講罷歸舍見妹坐絡絲謂簡曰適煮菜冷兄來何遲簡坐久待不至乃責其妹妹曰元不見兄來此必是野狐也更見卽殺之明日又來見妹絡絲謂簡曰魅適向舍後簡遂持棒見眞妹從廁中出遂急擊之妹號叫曰是兄簡不信竟

擊殺之問絡絲者化爲野狐而走有鄭氏子者寄居吳之重玄寺暇日登閣見一美婦因與情歡婦初不辭自後恒至鄭房鄭由是惡其本妻不與居處本妻求高行尼至房念誦婦遂不來鄭大怒曰何故呼此妖尼令我家口不至尼或還寺其婦復至尼來復去如是數四妻知有効遂留尼在房日夜持誦婦忽謂鄭曰曩來欲與君畢歡慽以尼故使某屬厭今辭君去矣我只是閣頭貍二孃耳言訖遂絶嗚呼邪佞眯神妖淫眩目世人不察其不

至於以貞爲魅如張簡之於其妹以正爲妖如鄭氏子之於其妻也者幾希

恀龍貪狠

荆湘有僧寺背山近水水中有龍時或雷風大作損壞樹木寺有撞鐘張老者術士也惡此龍損物密爲法欲禁殺之龍乃變形爲人潛懇寺僧曰某寔龍也今爲張老所禁性命危急和尚倘救某命當奉一寶珠相報某即移住別處僧許諾夜喚張老求釋之張曰和尚莫受此龍寶珠否此龍甚窮

惟有此珠性又恀惡今若受珠他時悔無及僧不之信曰君但爲我放之張老不得已乃弛禁放龍夜後送珠于僧而移出水潭張老亦辭僧去後數日忽大雷雨壞此僧舍奪其珠而去果如張老之言趙簡子獵于中山逐狠狠逸顧見墨者人立而求庇焉墨乃解囊出裝囊狠簡子遂不獲乃去狠脫謂墨者曰僕餓甚矣吾聞墨者摩放利天下請以子之軀充腹可乎語訖就攫墨者墨者拒不獲姑應曰盍質諸三老行數步見老李枯於道狠強墨者質之李曰是當食子主人始植吾一核爾自吾結實於今數十年主人之以李利者多矣今且不免于斧斤之伐子何功于狠而求免乎又數步見老牸卧於敗垣狠復強墨者質之牸又曰是當食子吾少爲主人出力妻子賴以贍租稅賴以充爲功鉅矣今老且憊將不免於庖丁之刄子功幾與吾而求免乎最後遇一丈人策杖而行墨具以告狠乃詭言墨囊我束縛我殊苦丈人曰若誠苦盍再處囊中吾驗焉狠欣然入囊墨乃如前囊之

丈人顧墨者取匕首刄狠狠死墨乃得脫嗟夫今天下之不若龍與狠者寡矣方其在困也卑詞乞哀惟恐人之不速拯也迄其得釋則揚揚得志自謂天幸投李之瓊未報入室之戈已操睫中所覩蓋數數然也雖然魚肉之虎銜絹以投書生之龍捐珠以報異類猶知感恩况於人乎吾人固不可以是而懈施德之心也乃荆湘之僧貪其珠而爲請焉則毀舍之報僧亦有以取之矣

崔積王牛

河內崔守貪而刻常於佛寺中假佛金凡數鎰而竟不酬直僧以太守故亦不敢言未幾崔卒于郡是日寺牛產一犢頂上有白毛若縷出成崔某字崔君子聞之以他牛易其犢既至命剪去名字已而復生長興有鄉民王某者素狡而横武斷鄉曲每設計買人田產既成券僅償半價放債則執其原契既還復索習以爲常人畏其狠莫敢與爭惟飲憾而已亡何暴死鄰家偶生一牛主人視之忽作人言曰某老官我即鄰人王某也陰司以我設

心不善且嘗負爾田價故罰爲牛以償之煩召我子來令其措處奉還耳主人大驚亟往呼其子子亦兇暴掉臂入門高聲問牛安在牛不即應其子咆哮怒詈主人且逞拳焉牛乃作人言曰頃者爾來問牛在何處吾憤且羞故不應耳尚敺人邪因歷述某產付價未足還該若干某債原契未還今在何處須一一爲我清楚以脫我罪言訖即踣地而死其子因贖回瘞之噫觀崔守之事則世之牧民而漁獵者可以鑒矣觀王某之事則世之居鄉而吞噬者可以鑒矣或乃見目前某巳氏之無恙而曰天無眼睛或又見目前某子甲之昌熾而曰爲惡得福殊不知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餘固不必一一取償于目前況積善則便是慶積惡則便是殃又不必以報應爲殃慶也諺云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吾又未見貪吏横民之不受天譴者

僧虎人虎

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偶得一虎皮戲被于身搖

尾掉頭頗克肖之或于道傍戲嚇人皆懼而返走至有遺其所攜之物者僧得之喜潛於要路伺往來有負販者歘自草中躍出昂然虎也皆棄所賫而奔每蒙皮而出常有所獲自以爲得計時時爲之忽一日被之覺其皮着於體及伏草中良久試嘗脫之萬方皆不能脫自視其手足虎也爪牙虎也乃近水照之頭耳眉目口鼻尾毛皆虎矣心又樂于草間逐捕狐兎食之拏攫飲啖皆虎也是後常與同類遊處復爲鬼神所役寒暑雨雪不得休

息甚厭苦之形骸雖虎而心歷歷然人也周歲餘
一旦餒甚求無所得乃潛伏道傍忽一人過前遂
擢而食細視之一衲僧也心自惟曰我本人心幸
而爲僧不能守禁戒求出輪廻自爲不善活變爲
虎業力之大無有是者今又殺僧以充腸地獄安
容我哉我寧餒弗重其罪也因仰天大慟號聲未
絶忽然皮落如脫衣狀顧視其身又依然一裸僧
矣乃用草遮身投於俗家得破衣數件依鄉境佛
寺以居隴西李徵爲江南尉性疎誕恃才倨傲不

能屈蹟同僚嘗鬱鬱不樂每同僚會既酣顧謂其
同官曰生乃與君等伍耶其寮佐咸嫉之及謝秩
則退居閉門不與人通後迫衣食乃具裝東遊吳
楚之間以干郡國長吏凡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
歸虢略未至舍于汝墳逆旅中忽被疾夜狂走不
知所適家僮蹟其去而伺之盡一月而徵竟不回
僮乃驅其乘馬挈其囊槖遁去至明年陳郡袁傪
與徵同登進士以監察御史奉詔嶺南乘傳至商
於界晨將發驛吏白前有虎今尚早願且駐車俟

怒曰我天子使從騎又多山澤之獸敢爲害耶促
駕去行未盡一里果有一虎自草中突出傪驚甚
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吾故
人傪聆其音遂問曰子爲誰非故人隴西子乎虎
呻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傪曰我李徵也君
幸少留與我一語因與傪歷叙困遊及變虎之狀
復以周恤妻子及傳録舊文屬傪傪許諾虎吁嗟
良久叙別而去二子之變虎一也一念不善人則
爲虎一念悔行虎復爲人虎與人之分只在知悔

與不知悔之一念耳寺僧之不終爲虎悔心之萌
也李徵之不復爲人迷而不返也故曰惟聖罔念
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郡虎都虎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
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
不治民死食民松楊人入山採薪會暮爲二虎所
逐遽走上樹樹不甚高二虎遞躍之終不能及忽
相謂云若得朱都事應必捷留一虎守之一虎去

餓而與一虎至爪長善攫人取樵刀斫之斷其前爪乃大吼相隨皆去至明人始得還會村人相問因話其事村人云今縣東有朱都事盍往候之得無是乎邀數人同往問訊答曰昨夜暫出傷其手今見頓卧遂白于縣命羣吏持刀圍其所而燒之朱都事忽起奮迅成虎突火而出不知所之嗟乎世有恣睢民上者是皆封使君之流也世有憑陵鄉曲者是皆朱都事之類也有宋均之德政則負子渡河矣有周處之改行則白額就斃矣道家云

虎千歲則牙蛻而角生今牙不之蛻而生角且傳之冀焉惡乎辟諸惡乎辟諸

人虎轉化

南陽張逢貞元末薄遊嶺表行次福唐縣橫山店時初霽日將暮山色鮮媚煙嵐藹然策杖尋勝不覺極遠忽有一段細草縱廣百餘步碧藹可愛其旁有一小樹遂脫衣掛樹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轉既而酣睡若獸蹍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爛然爪牙無敵乃潛伏道旁待鄭錄事者而噬之忽復思曰我本人也何樂為虎自囚于深山盍求初化之地而復為乃步步尋求日暮方到其所衣服掛杖猶在細草依然翻復轉身于其上意足而起卽復人形矣於是披衣策杖而歸申屠澄自布衣調補什邡尉之官至真符縣東十里許遇風大寒馬不能進路旁茅舍中有煙火甚溫煦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澄往就之父嫗因止澄宿飲酒歡甚納澄為婿居一日謂澄曰此間孤遠無鄰又復湫隘不足以久留女既事人便可

行矣明日澄挈妻咨嗟而別既至官妻生一男一女澄在官亦大有名譽澄嘗作贈內詩一篇曰一官慚梅福三年媿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後秩滿歸過利州至嘉江畔臨泉藉草憩息妻忽悄然謂澄曰前日見贈詩卽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終默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憂時節變辜負百年心吟罷潸然良久若有所慕澄曰詩則麗矣然山林非閨質所宜倘憶賢尊今則至矣何用悲泣後二十餘日至妻家草

舍依然但不復有人矣澄與妻卽止其舍妻思慕之深盡日涕泣于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邪披之卽變爲虎哮吼攫躍突門而去是知善念尚存不爲惡終欲根未除終爲物化使張逢無懺悔之念則終身爲虎矣使申屠妻無山林之慕則終身爲人矣是故衣杖之存張逢之幸也虎皮之存申屠妻之不幸也君子當愼所以存之者

管馬黃龜

齊桓公伐孤竹春往冬還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鄱陽人黃赭入山採荊楊遂迷路數日忽見大龜赭便呪之曰汝是靈物而吾迷不知道今從汝頭向便是路龜卽回右轉從行十餘里便得溪水馬之智龜之靈人猶賴之以指迷而况智於馬靈於龜者乎馬智矣龜靈矣而人不之用將迷而不復矣故曰用人者智自用者迷

謁騾贖馬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御于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卽刑焉簡子乃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也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

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夫殺騾無與於廣門而左右賈勇者感其貴人而賤畜也贖馬無與於窮士而窮士歸心者慕其念功而惇舊也是故美行足以市人仁聲足以得士

歙邑黃鋌書

說頤卷之一終

説頤卷之二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裔孫廷桂檢刻

相馬御馬

伯樂舉九方皐善相馬秦穆公使行求之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公曰何馬對曰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不悦曰敗矣子之所求馬者物色牝牡不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皐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麁在其內而忘

其外馬至果天下之良馬哀公問於顔淵曰東野子之善御乎顔淵曰善則善矣雖然馬將佚也公曰何以知之顔淵曰臣以政知之昔造父巧于使馬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無失馬也今東野子之御上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驅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由伯樂之言可以得官人之哲由顔淵之言可以得牧民之術是故如九方之相馬則無佚賢矣如造父之御馬則無失民矣

供奉獮猴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是也朱全忠纂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全忠殺之程伯淳遊山山僧云晏元獻南來獮猴滿野戲爲一絶云聞說獮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虫亦世情嗟夫供奉之死足以報賜袍之恩滿山之迎難以逃世情之議是

以國家養士當養其如孫供奉者不當養其如迎相車者

龍耳龍指

王事薛機河東人言其鄉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以指探之出虫蜕輕白如鵝羽管中膜一日與侶並耕語其侶曰今日耳鳴特甚何也未幾雷震二人皆踣于地其侶復甦耳鳴者腦裂而死乃知龍蟄其耳至是化去也戴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公者手大指甲中見一紅筋或曲直或蜿蜒而動或

懼之曰此必乘雨濯手龍集指甲也衛因名其指爲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闌雷電繞船水波震蕩衛戲曰今日吾家赤龍得無去邪因出手船窗外龍果裂指而去噫能蟄能伸者龍也不於江湖而於人身龍則得矣人亦何不幸而有腦破指裂之禍哉

餧虎飼蛇

天歷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每年九月三日夜例有一道士得仙其夜

諸道士皆不扃戸各自獨寢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至時迺令二勇士持兵器潛覘之初無所睹至三更時後見一黑虎入觀中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虎棄道士而去至明無人得仙者二勇士具以此事白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有金簡玉籙冠帔及人之髮骨甚多斯皆往年所謂得仙道士也南中有選仙場場在峭崖之下其絶頂有洞穴相傳爲神仙之窟宅也學道者築壇於下每年中元日衆推一人道高者上昇于時有五色祥雲徐自洞中而下至於壇場其道高者冠衣不動合雙掌躡五雲而上觀者靡不涕泗健羨望洞門而頂禮焉其年有道高者合選忽有中表間一比丘自武丘往與訣別懷雄黄一斤許贈之曰道中惟重此藥請密置於腰腹之間愼勿遺失道高者喜甚遂懷而昇壇至時果躡雲而上後旬餘大覺山巖臭穢有獵人自巖旁攀緣造其洞見有大蟒蛇腐爛其間前後上昇者骸骨山積蓋五色雲者

蟒之毒氣呼吸所爲無知道士往往求克其腹哀哉夫鶴觀道士以身餧虎仙壇道士以身飼蛇自以爲得道上昇而不知自貽伊慼向非竭忠之獵比丘之雄黄虎蛇之害寧有涯哉嗟夫寵利之殺人甚於虎蛇舉世趨慕熙攘死而無悔者踵相接也寧獨無知之道士爲可慨哉

猫王辨義

景泰初福建布政使朱彰以事謫陝西莊浪驛丞時有一西番使臣以一猫入貢經其地彰館之因

譯者詰猫何異而上供也使臣曰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乃令以鐵籠兩頭盛其猫置一室中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伏死蓋猫之王也楊遂巻致政林下時一日遊鎮江之北固山見羣蜂擁蜂王出遊遇鷙鳥攫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遂巻令家人瘞焉表其阡曰義蜂於乎得一猫王數里外之鼠皆伏死若得一賢佐則姦邪之屛迹四夷之讋服又當何如故曰不寳遠物則遠人格所寳惟賢

則邇人安蜂細物也主亡與亡之死靡二人乃有棄君遠遁甘心事仇者是誠何心彼厓山之危陸秀夫負帝俱溺後宮侍臣從死者數萬餘人其義蜂之儔與若留夢炎趙孟頫諸人屈膝　偷生目前曾彼蜂之不若矣

猫鼠相乳

司徒馬燧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死焉有二子飲于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韓愈以爲感于所畜而爲猫相乳說崔祐甫爲中書舍人朱泚軍中猫鼠相乳表其端宰相常衮率羣臣賀祐甫曰可弔不可賀乃獻猫鼠議蓋猫相乳者猫本同類哀死恤孤和氣所感故爲瑞猫鼠相乳者猫本捕鼠鼠乃狎猫法令不修故爲非瑞後司徒以功名令終朱泚以僭逆誅滅猫鼠之應亦昭昭矣

癡龍黠鼠

洛中有洞坑曾有誤墜其中行數里漸明見有宮

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之後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九仙館也大羊名曰癡龍蘇子夜坐有鼠方嚙拊牀而止之既止復作使童子燭之有橐中空嘐嘐聱聱聲在橐中曰嘻此鼠之見閉而不得出者也發而視之寂無所有舉燭而索中有死鼠童子驚曰是方嚙也而遽死耶向何爲聲豈其鬼耶覆而出之墮地乃走雖有敏者莫措其手蘇子曰異哉是鼠之黠也閉于橐中橐堅而不可穴也故不嚙而嚙以聲致人也不死而

死以形求脫也夫龍以靈名也而乃有癡龍鼠本細物也而乃有黠鼠詎謂人可以名求以賤忽耶

柳柴鼠異

郗士美爲鄂州觀察一日晨興出視事束帶已畢手引鞾未及陷忽有一巨鼠過庭北面拱手而舞士美大驚叱之略無懼色因擲鞾以擊鼠卽奔逸有毒蛇出於鞾中珠耳錦目尺長細螫焰焰勃勃起于舌端向無鼠妖則士美已致臃指潰足之患矣柴再用爲龍武統軍嘗在廳凭几獨坐忽有一

鼠走至庭下向再用拱手而立如欲拜揖之狀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自起逐之鼠乃去已而廳梁忽折所坐牀几盡壓粉碎使非鼠怖則再用已罹粉身碎骨之災矣士美後爲尚書而再用亦領節度二鼠之舞若天使之以拯二人之難是知梟鳴鼠舞不恒爲災大人君子遇之則吉

張鼠陳馬

相國張文蔚栢圾莊內有鼠狼穴養四子爲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乃於穴外坋土封容蛇頭伺蛇出穴裹入所坋處出頭度其回轉不及當腰嚙斷而劈腹銜出四子尚有氣置之穴外銜豆葉嚼而傅之皆活淮南統軍陳璋加平章事拜命於朝時李昇執政謂璋曰公其先歸吾將詣公賀且求一女婿於公家璋馳一赤馬而歸中途馬蹶墮傷璋項之昇至少選卽去璋扶疾而往已不及矣璋召馬數之曰吾以今日拜官又議親事爾乃蹶而墜我畜生不忍卽殺便牽去勿與芻秣餓殺之是夕圉人竊具芻秣馬視之而已達旦不食如是累日

圉人以告璋復語之曰爾旣知罪吾赦爾馬跳躍而去是夕乃飲秣如故於乎鼠之智足以斃蛇而活子人乃有坐視無措者矣馬之靈猶知認罪而却秣人乃有貪昧無恥者矣

妖狐蚺蛇

鄉民有姑婦同入山掇蔬有狐出於草間逐婦伺姑稍遠卽搖尾而前婦乃以裙褁狐呼其姑共擊之昇而還家鄰里競觀之則瞑其雙目如有羞赧之狀因斃之蚺蛇能呑麃鹿或以婦人衣誘之則

得殺而取膽噫狐之巧蚺蛇之徤猶然以悅色取
禍語云色之殺人也慘於戈矛信夫

鄒狐劉蛇

鄒志完南遷過永州僧山巖巖有馴狐凡貴客至
則鳴志完將至而狐輙鳴寺僧出迎志完詰其故
僧以狐鳴爲對志完作詩曰我入幽巖亦偶然初
無消息與人傳馴狐戲學仙伽客一夜飛鳴報老
禪劉器之謫嶺外奉老母以行一日行山中扶其
母籃舁憩樹下有大蛇冉冉而來草木皆披靡擔

夫皆驚走器之不動蛇若相向者久之而去村民
羅拜語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神見官喜相迎
耳官行無恙乎噫鄒劉二公之節義狐蛇異類猶
知敬而迎之乃在朝諸臣甘心黨附翻爲異類之
不若悲夫

鹿徑蜂穴

鹿行草莽中畏人見其蹟但循一徑無間遠近村
民結繩爲環置其所行處鹿足一絓則懸于枝上
乃生獲之江南多蜂人不能識其穴往往以長紙
帶粘于肉蜂見之必銜入穴乃躡尋得之熏取其
子噫鹿知避蹟矣而竟以一徑被絓蜂知匿穴矣
而竟以粘肉被熏是以君子處世惟知幾乃能遠
害惟無欲乃能全身

照狐扣石

有男子詣張華講說華怖之謂雷孔章曰當是老
精聞燕昭王墓有華表向千年可取照之當見如
言化爲狐晉武帝世吳郡臨平岸出一石打之無
聲以問張華華云取蜀中桐材刻魚形扣之則鳴

如言音聞數里嗟夫華誠博物矣然能辨老狐之
精而不能燭王倫之逆能聲臨平之石而不能脫
賈后之禍若華者博物之識有餘保身之明不足
雖博亦奚以爲

猳猪拄杖

宋神宗一日行後苑見牧猳猪者問何所用牧者
曰自太祖來常令畜之自稚養以至大則殺之又
養稚者累朝不敢易亦不知何用神宗沉思久之
詔付所司禁中不復得畜月餘忽獲妖人急欲血

滌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祖宗用意深遠如此壽皇在宮中常攜一滌拄杖宦官宮妾莫敢覘視常遊後苑偶忘攜焉特命小黃門取之二人竭力舁以來蓋精鐵上方有意中原故陰自習勞苦如此此二事一可以見藝祖慮患之用一可以見孝宗雪恥之決惜也計疎於防虜不能用百年無事之策議寢於講和不能成餐肉飲血之功悲夫

陳馬李屋

成化間翰林陳希召所乘青馬其錢六百文李西涯閣老以詩諗之有十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

子美三百青銅語也刑部李若屋舊屋爲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價四兩西涯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即用前希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近日士夫一登仕途必華屋而居出必驅堅策肥其于飲食之衣物能節省者幾人視數十年前爲費何啻千萬噫可以觀世變矣

吴犬馬裝

謝石奴請吴隱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厨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袁愢妻是馬季長女季長世家豐豪裝遣甚盛初成禮愢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德曜之事矣嗟夫婚娶論財夷虜之道也近時風俗女家至罄產以營百兩婦家至計奩以爲欣戚賣犬箕帚之風邈焉不復睹矣曾聞有達官云吾無以遺子孫惟每人擇一富家婦與之噫彼達者而

猶若是况擾擾熙熙之徒哉

寇羊蘇舍

寇萊公之貶丁謂與馮拯同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擬崖州已忽謂馮曰崖州再涉海何如馮唯唯而已乃貶雷州迨丁之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爲之語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生何處不相逢寇聞丁來遣人以一蒸羊逆於境而收其僮僕杜門縱博聞者以爲得體蘇子由謫雷州不許占官

舍遂僦民屋以居章惇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已及惇謫雷州亦問舍於民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為好還之報方丁章之害二公自謂得君固寵必無遷謫之日豈知出爾反爾若責左券小人害正者可以鑒矣

宋羊庾鵝

宋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故敗劉毅在京口酷貧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庾悅為司徒右長史要府寮佐出東堂眾人並避惟毅留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謂曰身今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不答及毅貴奏解悅都督將軍官深相挫辱夫華元以遺御喪師庾悅以靳炙買禍二人固不能無咎彼毅者解其官而挫辱之無亦弘人之度未優乎若羊斟者以私憾敗國殃民君子已謂之非人矣

鄭牛荀楮

晉師襲鄭過周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于敝邑敢犒從者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已弦高之犒牛全國之忠也鄭賈之寘褚救難之義也如二賈者可謂得居貨之道矣若呂不韋之居子楚也雖以盜秦而終以徙蜀是知擇利而不知違害也焉用賈

劉酒解猪

至元丙子臨安將危時文天祥語幕官曰事勢至此為之奈何客曰一團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請皆死文笑曰君知昔日劉玉州乎與一娼狎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絕賓客一意於劉劉及第授官娼欲與偕往劉患之迺紿曰願與俱死必不獨行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飲以其半與劉劉不復飲矣娼遂死劉乃獨去今日諸君得無效劉玉州乎客皆大笑靖難師入金川門衛府紀善周是修與楊士奇解縉等約同死難及期是修遣人覘縉

所爲聞縉閫家人曰曾飼猪否人還以告是修曰彼一猪且不能舍肯舍生乎是修乃自縊而死嗟夫舍生取義自古難之天祥之潰鞏信趙時賞等相繼殉難客信無負於天祥矣縉與是修等死耳詔獄之拷訊孰與鋒鏑之從容身之無憐妻子之不保嘗日所飼之猪又安在哉

張錢杜牛

盧懷慎死而復生言冥司有三十爐日夜爲張說鼓鑄橫財我無一焉杜邠公悰日常五餐費至萬錢京西有客見人牧牛徧滿山壠不知幾萬口客詰之自何而來答曰來自鄜延供相公食耳指顧之際人牛並失所在由二事觀之貪得者亦天所授寒素者乃命使然吾人嘗安夫寒素之常而不當妄萌夫貪得之念故曰性也有命焉雖然盛衰盈損若循環然世未有積而不散者彼張氏之爐杜氏之牛子孫豈能世有之乎以余兒時所見貴人炫耀何限迺今園宅半屬他人子孫或至陵替吁可慨哉

兩虎鷸蚌

卞莊子刺虎管竪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鬬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兩獲莊子然之果獲二虎蘇代謂燕惠王曰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漁人得而幷擒之嗟乎使兩虎不鬬卞莊安得收兩虎之利鷸蚌不持漁人安得收幷獲之功顧寧死於卞莊而不肯不鬬寧死於漁人而不肯相釋始焉我欲幷彼彼亦欲幷我卒之我與彼俱斃也悲夫

麥麪猴羹

竇氏家方盛時有奴歛羣從數宅之資供白麪云白麥性平由是恣食未嘗疾凡數歲或告奴妄言所輸悉常麥羣從一時暴熱皆作楚有烹猴者紿其邦人以爲狗羹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所食嗟夫忠佞眩於雌黃愛憎移於毀譽彌子瑕之啗主餘桃始以爲愛君終以爲坑上

是亦麥麵之類也錢遹之子死入對始以為匪躬弗子終以為匿哀請對是亦猴羹之類也

犬狐辨疑

蒯通傳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而逐之婦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卽束縕卽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鬬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遂追呼其婦晉桑虞嘗行宿逆旅同舍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貍為盜君何

以疑人乃將脯至山冢間尋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夫物有相類事有適可里之亡肉與客之失脯其失一也姑之疑婦與客之疑虞其疑一也里母之束縕與主人之將脯其智一也婦非里母無以明其非盜肉虞非主人無以辨其非盜脯然則人之辨疑與人之辨人之疑其亦有道矣

杜馬彭豕

周宣王殺杜伯不辜杜伯曰死若有知三年必使君知之後三年宣王田于圃田從人滿野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朱冠手執朱弓挾朱矢射王而中其心折脊伏車而死齊侯諸兒有獸行使公子彭生弑魯桓公而殺彭生以說魯後九年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齊侯射之豕人立而啼齊侯懼而隊車反而遇弑杜伯非能見厲於宣王賊殺不辜宣王之心原有杜伯故所見無非杜伯也者卽宣王之心為之厲也彭生非能見厲於齊侯殺人自解齊侯之心原有彭生故所見無非彭生也者卽齊侯之心之自厲也嗚呼宣王

之賢也殺一無罪猶足以致厲況賢不若宣王者乎齊侯通於文姜卽無彭生之乘已為覆載不容九年而死死已晚矣（諸兒齊侯名）

肉血犬豕

岳武穆詞有曰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譚渴飲匈奴血譬金甚矣金人相戒必曰岳爺爺其死也聘使劉裪問飛何罪館伴者曰意欲謀叛為部將所告抵誅裪笑曰江南忠臣善用兵止有岳飛今殺之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為我擒也

館伴不能答胡澹菴封事有曰醜虜卽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詆金甚矣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朝廷有人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噫是非之心雖夷狄亦有之迺宋世君臣顧反忘大恥而驟長城信姦邪而斥忠讜冒夷狄之所羞而當時不以爲媿悲夫

乞兒官狗

張九齡嘗曰今時朝彥皆是向火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凍屍裂體棄骨於溝壑中禍不遠矣弘治間雲南廣西等處土夷搆亂撫之者多不得人其酋明云司府官不過一狗乞與大骨頭便去矣嗟夫今之附勢者有不如向火之乞兒者乎今之爭利者有不如投骨之狗者乎孰塗之人而目之爲乞兒爲狗則嘯然怒乃縉紳學士恬然甘之不以爲醜此之謂失其本心

潛龍括囊

邴原居遼東好以淸議格物公孫度以下心不安之管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爲德言非其時取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司馬德操居荆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譚時有以人物問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德操曰如卿言亦復佳嗟乎危行言孫聖人之所以全身也道三箇好喜歡緣俗士之所以免禍也居今之世若幼安德操者其默足以容矣

狐威稷鼠

江乙謂楚昭王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噉我天帝命我長百獸子若食我是逆天帝之命子以我爲不信我爲子先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其能無走乎虎以爲然隨狐而行百獸見皆走虎不知獸之畏巳反以爲畏狐也今北方非畏昭奚恤畏王之甲兵也齊桓公問于管仲曰國何患曰患稷鼠公曰何謂也曰夫稷束木而塗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不可得殺者以稷故也夫國亦有稷鼠人主之左右

是也嗟夫威可假也一曰威者知其假而奪之則假又不可常矣稷可託也一旦秉者弃其稷而變置之則託又不足恃矣是以奪園跋扈竝伏常憲而漢唐宦官竝就誅夷君人者惟獨操制命之權而不使人有可託之際則又無敢假而亦無所事攻矣

折箭取兔

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毋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

折之慕利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張敞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於乎一乃心力其充有勳折箭之說也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取兔之說也是故得道者多助種德者民懷

狐皮羊羞

周人欲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嘗八珍之味而與羊謀其羞語未既狐相與逃於重淵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古諺有云築室道傍三年不成雖則不成遲猶有望也若夫休官而謀於子納妾而謀於妻用孔子而謀於晏嬰子西欲成其謀得乎

假馬求車

孔子侍坐于季孫季孫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于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謂假孔子

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左傳天王使家父來求車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嗚呼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帚立而誶語父子姑婦之間亦有以假與致嫌者矣是故明于假取之義然後可與定君親之分

犬噬鷄鳴

管仲將死謂齊桓公曰有犬嗺嗺旦夕欲噬我假而不便也君必去之大史氏適梁過琉璃有夫夫以數童子逐雄鷄且詬之大史曰爾何僇鷄爲不

大棘哉丈夫曰此鷄適鳴夫犬宜噬噬而見去者噬不當也鷄宜鳴鳴而見逐者鳴非時也若吠非其主又何去焉鷄晨其音又何尤焉

贓臺虎歌

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贏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弘治間有仁和尹頗貪暴適獵人獲一虎士人俞珩以詩嘲之云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虎自雙雙北渡河史記

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嗚呼今之司民牧者其尚思所以免於盜吏虎冠之誚也哉

驢行蠅集

唐武后時裏行御史聚立門內有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寔在此驢乞數之然後受罰因責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衆羞赧而止武儒衡爲中書舍人時膳部郎中元稹知制誥因宦者魏弘簡進不由宰相而得掌誥時論鄙之儒衡因會公堂有青蠅集于瓜怒擊去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噫夫士之才無足錄進不以正乃至爲吏人所狎同列所鄙若此人其可不以大受自期以難進自勵也邪

騾車馬裙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使車輛騾驢相雜騾性速力強驢性緩力小令竝一處馳驅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自行使弘治

初一給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云京城士人多好着馬尾裙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拔鬉尾馬拔尾落臕不無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噫物情順適騾驢而已乎軍國重計馬尾而已乎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尋龍擒虎何代無賢雖然猶愈于吠正搏賢之徒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齊人保保之之譏可爲明鑒

白兔鵝鴨

唐酷吏王弘義賊時求傍舍瓜不與及爲御史膽

章言園有白兔縣爲集人捕逐畦無遺獄李昭德曰昔聞有蒼鷹獄吏今有白兔御史宋紹興間雩禱一諫議言與時禁屠惟禁牛豕令須請并禁鵝鴨時人語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虜中有龍虎大王請以鵝鴨諫議當之近時有一言官請收磚瓦不用斷塊號爲磚瓦言官又有一給事請禁取蝦蟆號爲蝦蟆給事二公一時之建白止於塞責而磚瓦蝦蟆之名邦人傳誦遂不可改建白可不慎哉

金牛鷄竹

周洛州司倉嚴昇攝侍御史于江南道巡察性嗜水犢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小事大事入金則弭凡到處金銀爲之踊貴故江南人號爲金牛御史唐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長曰鷄子一錢幾顆曰三十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又謂里長曰吾未要且寄鷄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鷄經數月長成令吏與我賣郤一鷄三十文半年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又謂未須且寄林中養之至秋成五萬莖令貢一莖竹十錢遂至五十萬噫巡察若此安所望於風裁牧宰若此安所望於豈弟二事皆裁小史未必實事然充類至義之盡則世有巡察而所至擾民者是亦金牛之類也有牧宰而取非其有者是亦鷄竹之類也如劉紫山之按江右所剩廩銀悉以公用則無金牛之擾矣如趙石梁之尹吾婺稅契贖銀毫不染指則無鷄竹之議矣石梁諱崇善浙江蘭谿人歷官太常少卿卒　恩賜祭婺人士至今思慕之旣特建祠復議祀於鄉賢云　昌祚識

說頤卷之二終

說頤卷之三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男昌祚檢刻

衛鴻晉鷹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圃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執丹破𢈔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絶桑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嘆曰晉不血食矣射鴻者玩人調鷹者玩敵玩人者喪玩敵者亡

衛鶴鄭鵠

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授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殺之於陳宋之間嗟嗟世之位過其才者皆乘軒之鶴也德不稱服者皆鷸冠之聚也欲以當多難而免貽慼難矣

鳩笑鴟嚇

鵬之徙于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蜩與鷽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南方有鳥名鵷雛南海而飛之北海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雛過仰而視之曰嚇嗟夫世之挾片長誇小伎而曰人莫予若乞墦餘徼痔乘而以驕人于白日者何以異於鷽鳩之笑南溟腐鼠之嚇鵷雛哉

媒雉由鹿

村民繫雉者嘗畜馴雉以招致之號曰雉媒其逐鹿者亦出縶鹿以誘其羣號曰由鹿君子曰虞之即含也必以其類致之人之即人也亦必以其友致之世之爲人媒爲由人者多矣寧獨雉鹿哉

鴈奴象雖

鴈宿於江湖之岍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鴈奴圍而警察南人採捕者俟其天色陰晦或無月時於瓦礶中藏燭捕者數人屛氣潛行將欲及之則略舉燭便藏之鴈奴驚呌大者亦驚頃

之復定又如前舉燭鴈奴又驚如是數次大者啄鴈奴秉燭者徐逼之更舉燭則鴈奴懼啄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持棒者齊入羣中亂擊之所獲甚多交趾出象山歲一捕之山有石室惟通一路周圍皆石壁先置芻豆其中邀一馴雌入焉布甘蔗于道以誘野象象來食蔗則縱馴雌入野象羣誘以歸石室中以巨石窒門象饑人緣石室飼馴雌野象見雌得食亦狎而來求飼益狎則鞭之少馴則騎而致之久則漸解人意又爲立名字呼之則

應鴈奴忠矣而不免於啄馴雌狎矣而終以敗類劉更生之遭譖其受啄之鴈奴乎呂文煥之降元其誘羣之馴雌乎發憤如沉汨羅寧受啄而不忍不動就義如文柴市寧受饑而不肯求飼故曰乎居能爲犯顏敢諫之士臨敵斯爲仗節死義之臣

賈鵩張梟

賈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于坐隅誼以爲不祥作賦自悼壽果不長有梟鳴于張率更庭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張聞之曰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故曰禍福之來由人召也論鳥云乎哉

莊鴈荆梟

莊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其一不能鳴孰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荆之梟將巢于吳鳩遇之曰何去荆而巢吳乎梟曰荆人惡予之聲鳩曰子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易情也鴈以不鳴被殺梟以惡聲見惡故惟鳴其當鳴無鳴其所不可鳴則幾乎全

鶴志驢技

僧支道林好鶴有遺其雙鶴者翅長欲飛林意惜之乃剪其翮鶴軒翥而不能復起乃舒翼交頸視之有似懊惋道林曰既有凌雲之志何肯爲人耳目翫乎養令翮成遂放飛去黔無驢好事者載之以歸至則無所可用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驢一鳴虎大駭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竟無異能者益習其聲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

拔止此耳跳踉大㘓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嚴光之舉足凌雲之志也故光武不得而屈之殷浩之北伐黔驢之技也故桓溫得而廢之

羊鶴劉牛

羊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氃氋而不肯舞劉景升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倍于常牛用其力曾不若一羸牸嗟夫虛聲不可以得志徒貌不足以取人是故行不稱其聲者叔子之鶴也懷不副其貌者景升之牛也孔子尚云以言取

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況其他乎雖然鳴皐聲聞鶴之善技也不可以不舞之鶴而弃棄其昂霄之志引重致遠牛之常力也不可以無用之牛而弃棄其乘田之功夫惟養食之以時驅策之以道用之各唯其宜使之不盡其力斯得之矣

羽鶻山鷄

鶻性俊勇翅羽未成輒躍出巢穴往往墜崕而死山鷄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世之學未成而輒躁進者是亦羽鶻之躍也矜一長而輒自眩者是亦山鷄之愛也其不至於墮且溺者幾希

鵲鳴鳩集

唐杜景儉為鳳閣侍郎文章器識並高時號鵲鳴鷄樹王及善為內史才行庸猥時號為鳩集鳳池夫景儉一文章士爾處非其地人猶以鵲鳴惜之乃尊德樂義之倫厠於下位此不謂之鸞棲枳棘乎及善傭庸猥爾人已以鳩集羞之乃娟嫉傾險之輩處之廟堂此不謂之梟集鳳梧乎是故用人者當為官擇人不可使有失賢之議見用者當量

力後進不可使有負乘之羞

衛鶴陸犬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飲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銜取之無差陸機有快犬曰黃耳能解人語機羈官京師久無家間語犬曰能齎書馳取消息否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以竹筩繫犬頸犬出驛路走向吳至機家口銜筩作聲示之家人開筩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作答書復繫犬頸犬復馳還路計人行五旬

犬往還纔半鶴猶識字人乃有不識一丁者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犬能寄書人乃有爲謀不忠者可以人而不如犬乎

瀛莫二禽

瀛莫二州之境塘濼之上有禽二種其一類鵠色正蒼而喙長凝立水際不動魚過其下則取之終日無魚亦不易地名曰信天緣其一類鶩奔走水上不問腐草泥沙唼唼然必盡索乃已無時休息名曰漫畫信天緣若拙漫畫若巧顧拙者恒逸而

巧者恒勞勞者得食而逸者亦得食人亦何若如漫畫之勞勞而不爲信天緣之休休哉

竹雞鷓鴣

竹雞之性遇其儔必鬬捕之者掃落葉爲城置媒其中而隱身於後操網焉激媒入使之鳴聞者隨聲必至閉目飛入城直前欲鬬而網已起毋得脫者鷓鴣性好潔獵人於林間淨掃地稍散于上禽往來行且步且啄則以粘竿取之噫物不可有所好竹雞好鬬故人得以鬬取之鷓鴣好潔故人得以潔取之人之任氣而炫名者可以鑒矣

鄧鵝王粟

鄧差南郡臨沮人家大富道逢估人先不相識道邊相對共食羅布殊品呼差與焉差曰君遠行商估勢不在豐何爲頓爾珍羞美味估人曰人生在世終止爲身口耳一朝死病安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爾差不告姓名歸至家宰鵝食筋骸骨哽其喉而死王叟者家鄴城積粟至萬斛而夫妻儉嗇常食陳物纔以充

腸莊宅尤廣客二百戶叟嘗巡行客坊見一客方食盤餐頗盛叟問汝有幾財而豐食若是客曰惟有本五千逐日食利但存其本不望有餘故衣食得足耳叟遂大悟歸語其妻發倉庫市珍好恣其食味不數日夫妻俱夢爲人所録云何得妄破軍糧覺後不敢復食數年夫婦並卒後官軍討安慶緒於相州盡發其廩以供焉噫估人莊客之見誠達矣乃鄧差與王叟者竟求一食之豐而不可得豈守錢之奴天寔命之而財聚財散又有物以司

其柄非主財者所得自爲聚散與世之嗜錢爲命
積而不散者視此可以醒然悟矣

巢鶴孔雀

隋煬帝大業中初造羽儀毛氅多出江南時湖州
烏程人入山採捕見大樹高百尺上有鶴巢養子
捕人欲取之其下無柯高不可上因操斧伐其樹
鶴恐其傷子遂以口拔其毛人收得之遂止不伐
孔雀自喜其尾凡欲山棲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
後止南人生捕者候甚雨往捕之尾霑而重不能

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恐爲所傷不復騫翥捕者
得而擒之鶴以羽見取孔雀以尾見捕以材買禍
一也適孔雀愛尾卒以就擒鶴之拔毛竟以全生
孔雀之智不逮鶴之智遠矣

妬燕狎烏

漢范質嘗言其家有燕巢於舍下育數雛已哺食
矣其雌者爲猫所搏雄者啁啾久之方去頃時又
與一燕爲匹而至哺雛如故不數日諸雛皆墜地
宛轉而僵兒童剖腹視之則有蒺藜者在嗉中蓋
爲繼偶者所害牝鷄引雛於庭啄殘粒拾虫蟻呴
呴自得隼過其上見以爲搏雛也亟翼雛匿之隼
去乃出雛飲啄如故頃之有烏下集於傍鷄顧雛
且避且就烏稍狎之鷄以爲無害也遂恣雛飲啄
不復避烏伺鷄狎而攫一雛飛去噫之二禽者亦
狡矣宵人醜正匿怨而友陰擠而陽事之貌與之
合乘其無畏而反噬之君子者悅其順已忘其非
類卒爲所中而莫之覺者多矣寧獨燕雀哉

李裴病鶴

李松公遊嵩山見病鶴曰須人血療之李即解衣
刺血鶴曰世間人至少公不是適令拔眼睫持往
東都但映眼照之即知矣李於中路自視適馬頭
也至東都所遇非少悉非全人皆犬彘驢馬惟一
老翁是人李具言病鶴之意老翁笑袒臂刺血李
得之以塗病鶴即愈鶴謝曰公當爲明時宰相復
當上昇相見非遥慎無懈惰遂冲天而去同州司
馬裴沆嘗說再從伯自洛中將往鄭州道中見病
鶴哀而憫之有老人謂曰郎君少年豈解哀此鶴

邪得人血一塗則能飛矣裴遂請刺臂血塗之老人曰君此志甚勤然須三世是人方中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胡盧生三世人矣君能返洛干之乎裴欣然返洛訪盧生祈之生開襆取一石合刺臂滴血滿合授裴曰無多言也乃至鶴處老人已至曰固是信士乃令盡塗其鶴因邀裴至其舍出一襆授裴令達其叔少項引裴視鶴鶴已愈矣噫二禽之需人血一則曰非人二則曰非人人果若是難哉孟子曰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非人也人

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凡有四端於我知皆擴而充之者幾何人哉不能充之則其謂之非人也亦宜

問鴞祝虎

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鴞逐鳩鳩逃案下鴞去公子縱鳩出鴞逐殺之公子暮爲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爲鴞所得吾負之爲吾捕得此鴞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其左右應聲捕得鴞二百餘以奉公子欲盡殺恐無辜乃自按劍至籠問曰誰獲罪無忌者一鴞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盡放其餘名聲布聞天下歸焉後漢童恢爲不其令民嘗爲虎所害乃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恢聞而出祝虎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則論法汝若是殺人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稱冤一虎低頭閉目狀如震懼即時殺之其一視恢鳴吼踴躍自奮遂令放釋吏人爲之歌頌夫至誠可貫金石中孚信及豚魚彼無忌童恢之所以能使鴞虎服罪者誠故也誠

之不至而虛文是飾將同類且不能欺況異類乎故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山鷄夜蛾

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鷄愛形顧影不自藏爲羅所得夜蛾撲繞燈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嗟夫士之不自韜晦羅於世網者何以異於山鷄之顧影其溺於名利死而弗悔者又何以異於夜蛾之撲燈哉

鶬膳甁酒

梁郗后性妒武帝患之左右進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鶬鶊爲膳可以療其病使不妒陛下盍試諸帝從之郗茹之妒減殆半帝愈神其事左右復言曰願陛下廣羞儲以徧賜羣臣使不才者無妒於有才挾私者不妒其奉公濁者不忌其清貪者不忌其廉亦助化之一端也帝深然其言將詔虞人廣捕之會方崇內典誡于血食議遂寢兵部尚書任瓌賜二艷姬妻柳妒爛其髮禿盡太宗聞之賜金甁酒云飲之立死不妒即不須飲柳氏拜勑曰妾與瓌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顯榮今多內嬖誠不如死訖飲盡無它帝謂瓌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朕尚不能禁卿其奈何二女令於別宅安置噎鶬膳可以滅妒而賜酒不足以脅婦固知默化之術愈於制命之威禽鳥之功多於天子之勑雖然婦有七去而妒爲甚妒婦敗家妒臣喪國去之放流之可矣故曰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

羹梟養鴿

漢史五月五日作梟羹賜百官以其惡鳥故以五月五日食之欲滅其族類零陵記鸜鵒人多養五月五日去其舌尖則能語聲尤清越雖鸚鵡不能過也是故除惡如羹梟則惡類屛矣樹善如養鴿則善類進矣舜去四凶羹梟之類也舉元愷養鴿之類也

吉了老猴

夷人買秦吉了還國吉了曰我漢禽也不願入蠻夷山因不食而死若吉了可謂鳥之效忠者矣唐大曆中有猴數百集古田朽林中里人欲伐木殺之中一老猴忽躍去鄰近一家縱火燔屋里人懼而救火于是羣猴遂脫去若老猴可謂獸之多智者矣如吉了之忠可以報國如老猴之智可以全身

囚鳳噬鵰

後漢陳躭爲司徒時詔察覺刺史二千石爲民蠹者內官丁賓客雖貪濁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有惠化者躭上言公卿所舉所謂放鴟梟而囚

鸞鳳言甚忠切宋楊甲有辭西川部使怒其不降意誣劾之趙衛公聞之亟白于廟堂曰譬之市猫將以咋鼠首抉雕籠以噬鸚鵡可乎當國者問其故相與大笑憤格不下時遂以排擊善類者爲猫噬鸚鵡嗟夫今之監司剌舉不放梟而囚鳳者有幾言路攻擊不噬鸚鵡而咋鼠者有幾以當路意指爲忠邪以一時喜怒爲賢佞以私人毁譽爲愛憎是非混淆舉剌倒置噫若人者明雖苟逭人非幽當何辭鬼責

鷄蟬五德

田饒謂魯哀公曰君不見夫鷄乎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鬭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鷄有五德君猶日瀹而食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近也陸雲曰夫蟬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嗟夫鷄具五德而不能黃鵠之高舉則其清有不足也蟬具五德而不知黃雀之在後則其智有不足也是以君子寧爲梧桐之棲無爲稻粱之肥寧遯迹以遊於世無得蔭而忘其身

鳥獸長短

虎善卜貍善搏鵲善符鶴善舞鷄善鬭鸞善歌鸚鵡鸜鵒善言鴞善步罡鵞善畫印鸂鶒善杓鵜鶘善覩蛇蟠向王鵲巢避歲燕伏戊巳虎奮衝破乾鵲知來猩猩知往物各有所長也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鷄以嗔睨鴨以怒雀以猜懼燕以狂盱鶯以善囀鳥以悲啼鳶以饑鳴鴒以潔涙梟以凶呼鴟以愁嘯物固有所短也北魏崔訪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性多疑猶性多豫可謂獸之一短惟人亦然黃霸爲潁川太守以循良稱及入相功名損于治郡時龐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别駕之任乃展其驥足玄齡善謀如晦善斷崇善守成璟善應變各取其長而捐其短以適於治斯用人之道也

物倫物知

羔乳烏哺有父子之仁蜂房蟻穴有君臣之義雖

鳩鴦鴛有夫婦之別鴻行鴈陣有兄弟之序遷鶯呼鷄有朋友之情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鼺目知宴陰諧知雨狐狼知孤虎豹知衝夫物猶有倫可以人而無五品之遜乎物猶有知可以人而無先幾之哲乎若[illegible]辛棄疾之所謂倫無爲貴倫矣京房郭璞之所謂[illegible]無爲貴知矣

鳳毛龍見

宋謝鳳子超宗爲新安王子鸞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右衛將軍劉道隆聞之出候超宗曰君有鳳毛可一見乎超宗徒跣還內道隆侍至闇不得乃去北齊高阿那肱錄尚書事屬孟夏源師攝祠以龍見請雩那肱驚喜問龍所在作何顏色師曰此是龍星初見理當雩祭非謂眞龍也那肱曰漢人强知星宿噫癡人無識貽笑談資人之不學者不有如劉道隆高阿那肱者乎

題鳳題午

嵇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後來値康不在嵇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而去喜不覺猶以爲欣蓋鳳字乃凡鳥也李安義者謁富人鄭生辭以出安義于門上書午字而去或問其故答曰乃是牛不出頭耳噫嘻誠凡鄭氏子誠可鄙彼題門者無乃已薄乎

養鷹變鳳

陳登謂呂布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辟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譬如養鷹饑則爲用飽則颺去皇甫嵩謂董卓曰昔與公爲

鴻鵠不意今日變爲鳳凰嗟夫如呂布之養所謂冲霄之志而處堂之智也故終有縛虎之禍如董卓之變所謂九苞之文而九頭之質也故終有燃臍之誅

赤鳳白楊

漢趙后飛燕所通宮奴赤鳳者雄健能超樓閣兼通昭儀十月五日宮中故事上靈女朝吹塤擊鼓連臂踏歌赤鳳凰來曲后曰赤鳳凰爲誰來昭儀曰赤鳳凰爲姊來寧爲他人乎后怒以杯擲昭儀

裙曰鼠子能噬人乎昭儀曰穿其裙見其私足矣安在噬人乎成帝微聞其事以問昭儀昭儀曰以漢家火德故以帝爲赤鳳帝信之大悅北史魏時有楊華者本名白花容貌瓌偉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改名遯去胡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使宫人晝夜連臂蹋歌之聲甚悽惻今市井人言快樂則有唱楊白花之説噫私其人至爲歌曲令宫人蹋歌之無忌二后之宣淫穢史冊矣彼楊白花者改名逋去猶爲知禍能避者乎若漢成者受其火德之欺而不之察所謂彼昏不知者矣

鶡杓麟楦

陳思王有鶡尾杓柄長而直置之酒鐏凡王欲勸飲者呼之則尾指其人唐楊炯每呼朝士爲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弄麒麟者必修飾其形覆之驢上宛然異物及還是驢爾望風而承指則亦鶡尾杓之類也無德而朱紫則亦麒麟楦之類也今天下之不鶡尾杓麒麟楦者寡矣

縛鷄行船

老杜縛鷄行云小奴縛鷄向市賣鷄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鷄食蟲蟻不知鷄賣還遭烹蟲鷄於人何厚薄吾叱奴兒解其縛鷄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李德遠東西船行云東船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毛西船見笑苦遲鈍汗流撑折百張篙明日風翻波浪異西笑東船却如此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於乎觀鷄蟲之得失可以絶厚薄之私觀風浪之翻異可以泯凌換之念洛蜀之黨相攻是不知得失之故者也牛李之徒相噬是不知翻異之勢者也故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任理之謂也

食鴈銅臭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倒屣出迎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崔烈入錢五百萬爲司徒聲譽衰減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于議者何如對曰大人少有聲稱歷位

卿守論者咸謂當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其然也對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嗟夫今之時都高官享厚祿輒施施驕傲友朋欽其貴達子孫憑其威力何論所自哉然烈之入錢猶為納之官家今也納交權門通賄近侍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則又銅臭之不若矣

魚喻鷄戲

齊靖郭君欲城薛而客多以諫君告謁者無為客通事有一齊人曰臣願一言過一言臣請烹謁者贊客客曰海大魚因反走君曰請少進客曰臣不敢以死戲君曰噫寡人無得已試復道之客曰君獨不聞海大魚乎網弗能止繳弗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且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若無齊城薛猶且無益也靖郭君大悅罷薛弗城宋剔成君城臺於雍丘之郊恐羣臣諫戒門者毋納士納則死殷子且謂門者曰吾善為鷄戲將以悅君門者入白君召至子且鼓肱為翼膠

膠而長鳴鳴已趨出氣甚暢君怪之趣使還問曰子人耳乃效雞鳴何也曰臣尊雞故效之耳君曰何故尊曰臣以為堯舜之智或不如也道蔽天地者堯德極萬世者舜然風雨晦冥能司晨不衍度者堯舜能之乎曰不能也曰堯舜雖大聖司晨必以雞乎曰固也曰君知知此奈何盡下羣臣無若雞者乎君喜曰羣臣無言及茲者今乃始聞之寡人有過子宜力諫也曰今賊急民單環四封皆強敵夙夜憂勤且懼不免況事遊觀乎曰寡人不敢也曰君曰不敢而造九成之臺何也剔成君即日罷其役噫拂士盈庭不足以效從繩之益而雞魚近取乃足以收納約之功易曰微而臧孚譬而喻此之謂也

察魚得薪

隰斯彌見田成子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成子將有事事

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嵇康從孫登遊三年問其圖終不答將別請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於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噫世之以知微取忌多求取禍者多矣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二子之言殆亦保身之明哲者與

辟螂式蛙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莊公曰以爲人必爲天下勇士矣于是回車辟之勇士聞而歸之越王句踐伐吳道見蛙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卽爲之軾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于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效死人致其命彼二君者寄情于物猶足以感人心而盡其力況夫仁聲善教學之有素者其所感又何如邪惜也二君徒知用之於賈勇而不能用之於實賢以故僅足以得勇士之力而不能以得賢士之用也

救蟻放龜

董昭之過江見蟻胃一短蘆昭之救之後繫獄蟻領羣蟻穴獄昭之遂得免毛寶戍邾城有軍人于武昌市買得一白龜長五寸置瓮中養之漸大放之江後石勒攻邾城城陷軍士赴江多沉溺所養龜人被甲投水中覺如墮一石上須臾視之乃是先放白龜既抵岸迴顧而去龜蟻之微猶知報德而況于人乎

殺蟻渡蟻

桓謙太元中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緣机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以槊刺取徑入穴蔣山道士朱應子以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大斛蟻死在穴中謙後誅滅宋郊宋祁少時有胡僧曰小宋他日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年僧驚問大宋曰公丰神頓異如能活數十萬人之命者試思之宋曰堂下比有蟻穴爲暴雨所

侵羣疑繚繞穴傍吾戲編竹橋以渡之爾僧曰是
也小宋今年首捷公終不出其下比唱第小宋果
中魁選章聖臨朝謂弟不可先兄乃以宋郊爲第
一桓謙從玄僭逆罪應誅滅蟻之見怍將亡之妖
孽也宋郊編竹渡蟻便有不忍一物失所之心充
之卽納溝之恥已溺之思半神之異固其宜矣着
曰謙以殺蟻得異郊以救蟻得福天豈爲一蟻而
移禍福哉如使郊當日渡蟻而有望福之心天亦
不與之福矣

孝節著蚊

吳猛夏日常手不驅蚊懼其去已而噬親也以蚊
著孝高郵女子去郭三十里天陰蚊盛有耕夫田
舍在焉其嫂止宿女曰吾寧處死不可失節遂以
蚊死其筋骨見焉以蚊著節嗟夫蚊之噬徒爲孝
節者耳彼小人欲害君子而秖以成君子之名者
何以異於蚊哉

驅蚊譽蚊

黃借菴驅蚊賦謂虎可德化鱷可文驅蚊最不靈
爲血肉喪軀楊慈湖夜蚊詩謂蚊傍耳皆雅奏觸
面皆深機勝于人之頑鈍莫曉者夫蚊利口噬膚
可憎孰甚此而不驅是讒口可容也此而爲靈是
深機可式也驅者爲公惡譽者爲立異自非拂人
之性何至逆公惡而爲立異之論哉近世議論有
譽荆舒而訾伊川右長腳而左武穆者皆譽蚊之
見君子所不予也

蠅鵲傳赦

晉明帝嘗欲肆眚秘而不言乃屏曲室去左右下

帷草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于筆端須臾亡出
帝異焉令人看蠅所集處輒傳有赦喧然已遍矣
後秦苻堅欲放赦與王猛苻融密議甘露堂悉屏
左右堅親爲赦文有大蒼蠅集于筆端聽而復出
俄而長安街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
驚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勑窮之咸曰
有小人衣青衣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
嘆曰其向蒼蠅也唐貞觀末南康民黎景逸被誣
繫獄有鵲止于獄樹向景逸歡喜似傳語之狀其

日市人傳有赦且到官司詰其來云路逢玄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果至景逸還家乃知玄衣素衿者鵲之所傳嗟夫晉秦之草赦甚密也南康去長安甚遠也蠅與鵲得先伺而先傳之孰謂暗室可欺人哉

罵蠅憎蚋

張詠罵青蠅文云我疑奸人之寃佞人之魄埋鬱不散託蠅寄蹟不然何以變白爲黑變黑爲白所以恣其點染所以遂其憖慁奸佞之作敗君之德黑白之變爲物之賊所謂欲蓋而彰順非而澤使潔者不得自明玄者不得自默連璧失珍兼金奪色致義士之感心幾撫髀而太息唐王周蚋子讚云附緒鬱蒸產彼蕪穢張華之識何以辨其兩翼離婁之明何以見其長喙伺暑絺之漏露萃豐肌而睥睨默然而至暗然而噬人之至靈何闕爾之所衛人之至剛何反爾之所制狀斯咄咄顧于造物豈其食人之膏血資己之肥腯念肌體之何毀痛瘡痏之難沒吾將擷楸葉以爲焚俾爾之銷骨嗟嗟二虫之微利口見憎彼譖人者甘與爲伍彼豈以利口爲可常幸也哉黃魯直詩云涼風八月至掃不見蹤跡吾立見其敗耳

怪哉鹿胎

漢武帝幸甘泉馳道有虫赤色頭牙齒耳鼻盡具觀者莫識帝使東方朔視之還對曰此虫名怪哉昔秦時繫無辜衆庶愁怨咸仰首嘆曰怪哉怪哉蓋感動上天怨憤所生也帝曰何以去虫朔對曰凡憂者得酒而解以酒灌之當消於是使人取虫置酒中須臾糜散楊州太守閭丘惠會僚友于轉川亭集境內漁戶令曰得魚多者賞金帛有一漁人以肉物作膾散懸于網上取魚倍衆力凡十網得魚三千六百無甚小者守詢其故漁人曰魚喜鹿胎之香適散懸者乃此物也下網召之萬魚畢聚矣虫魚物也酒可以解怪哉之憂香可以致萬魚之聚乃知民亦有憂民亦有樂樂民之樂所欲與聚憂民之憂所惡勿施民歸之如虫之得酒魚之就香矣

二李蛇異

李靖故宅泓師嘗過之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可言開元初李林甫為奉御居之或以告泓師泓師曰果如吾言當十九年作相位雖然吾懼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後果相玄宗權重天下末年有人獻艮馬甚高而宅門稍庳不可乘以過將易製之既毀其簷忽有虵千百數在屋毛中林甫惡之遂罷不毀未幾籍沒自作相至籍沒果十九年隴西李生為利州錄事參軍居官舍中嘗

曉起見蛇數百在庭生大懼悉命棄於郊野其明日羣蛇復集於庭復命棄之後一日羣蛇又至李生驚曰豈天將禍我乎後旬餘生犯贓事露刺史遣吏至門將按其罪生惶懼無計自縊于庭樹絕胲而死其妻以夫不得其死亦自縊家童震慴委身于井者數輩果符蛇見之禍夫二李之蛇誠異矣然使林甫不弄權錄事不犯贓蛇雖異惡能禍賢相與廉吏哉林甫之禍在弄權不在易門錄事之禍在犯贓不在集庭既弄權矣犯贓矣即無蛇異律以天道禍淫之理自無能逃于天罰何蛇異之足異云雖然乖氣致異二李之蛇異即弄權犯贓之乖氣有以感之也故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吾人當慎其所以召之者

二盆池魚

唐明皇宴近臣於禁苑指盆池所養謂宰相曰鮮活可愛李林甫進曰賴陛下恩波所養張九齡曰盆池之魚猶陛下任人也但能裝景致助兒女之戲耳帝滋不悅程明道先生嘗置盆池畜小魚數

尾時時觀之曰欲觀萬物自得意盆魚一也自道心觀之則有萬物一體之意自欲心觀之秖為風景燕遊之助孟子曰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使明皇而知此義則安有入蜀之行哉

孟珠虞蚺

後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俗舊採珠以易米時二千石貪穢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孟嘗至化行一年去珠復還北齊虞愿為晉安太守郡出蚺蛇可為藥有餉愿者愿放之二十餘里一夜蛇

還牀下復迯四十餘里經宿還故處愿令更迯遐
明乃復歸如此再三唐柳子厚連山郡乳穴記石
鍾穴連之人告盡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郡剌
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說是祥而
詿之穴人笑曰向吾以剌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
而不吾貨是以病而紿焉今剌史令明志潔吾以
是誠告焉何祥之噫是可以觀吏道矣貪則無知
之珠能辟其境義則有告之蚺願效其命而況其
人焉有不紿于貪戾而誠于明潔者乎

鮑魚李核

汝南鮦陽有於田得麏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
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麏着繩因持去念其不獵
而獲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主往不見所得麏反
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為神轉相
告語治病求福多有効因為起祠舍衆巫數十帷
帳鐘鼓方数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
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
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

李核意欲持去顧見桑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
灌後人見桑中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
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衆犬吠聲因盲者
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滂間
一歲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
耳因就斮也是知物非自神不知者駭其異則神
知者悉其隱則不神此兩神若非鮑主張助之還
幾於血食千秋矣雖然其興其衰人自為之於鮑
李何與哉

蜂窓鼈橋

神瓚禪師見蜂子投窓紙求出喝曰世界如許廣
濶不出鑽他故紙金主亮采石敗後將改圖瓜洲
葉義問都督江淮酌卮飲虞雍公屬以勉李勲業
虞受卮起立曰某去則不妨然記得小話敢為都
督誦之昔有人得一鼈欲烹而食之不忍當殺生
之名乃熾火使釜水百沸橫篠為橋與鼈約曰能
渡此則活汝鼈知主人以計取之勉力爬沙僅能
一過主人曰汝能渡橋甚善為我再渡一遭我欲

觀之某之此行無乃類是乎坐上皆笑嗟嗟今之逐逐營營枉過一生而終無成者皆蜂鑽故紙之類也今之陷人險地而忍以中傷之者皆約黿渡橋之類也

蟬葉蠹魚

楚人居貧讀淮南方有得螳螂伺蟬自障葉可隱形之說遂於樹下仰取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葉落樹下樹下先有落葉不復能別乃掃取數斗歸一一以葉自障問其妻汝見我不妻始常答言見

經日乃厭倦不堪始曰不見於是竊喜入市對面取人物爲市吏所縛唐張揚尚書少子嘗聞古方術說壁魚入道經函中蠹食神仙字身有五色人取而吞之可致神仙意遂惑之乃多書神仙字碎剪以實甁中捉壁魚投之冀其蠹食不能得遂成心疾於乎世之書痴乃有如彼二人者乎取物未得而反以身縛神仙未得而反以成疾彼將猶謂書何迷人不自知其迷於書也夫二迷其小者也象齒患得之徒難逃肺肝之見是亦障葉取物之愚也數墨尋朱之輩妄意榮名之得是亦食字求仙之惑也夫二迷又其小者也曹孟德睥睨漢鼎而曰吾爲周文王非蟬葉之智而何秦始皇惑志方士而曰蓬萊三山可至非蠹魚之見而何

蝶菴睫都

李愚告人欲於洛陽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菴中當以莊周爲開山第一祖陳摶配食然杜者難爲供職注籍河陽釋法常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熟寢謂人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

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其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睫都則又濛騰浩淼而不思覺也嗟夫富貴皆危府利欲爲迷場與其勞勞於危府迷場以取陷溺孰若優遊於蝶菴睫都于于陶陶永無榮辱之爲得哉

說頤卷之三終

說頤卷之四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裔孫廷桂檢刻

義竹烈花

唐明皇遊後苑有竹叢密筍不出外顧謂諸王曰父子兄弟相親當如此竹因號義竹楊州瓊花天下祇一本士大夫咸愛重之宋學士郊扁曰無雙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國炎以詩弔之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令傳瓊花烈女中靈武之立永王之反有愧於義竹多矣趙孟頫留夢炎諸人有愧於烈花多矣

饋柰食梨

王僧孺五歲父友有饋其父延年柰者先與僧孺僧孺曰大人未見不敢先嘗遂不受孔融年七歲與諸兄弟食梨輒取小者人問其故答曰小兒禮當取小者蔡攸之傾其父肯不取柰乎許邵之排其兄肯讓梨乎

問棗投栗

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擲其布破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子晏子曰嬰聞佯問者亦佯對也梁蕭琛嘗侍宴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乃取栗擲上中面時中丞在席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也琛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報之以戰栗夫君臣主敬言動以禮君佯問臣佯對君投棗臣投栗不敬莫大乎是此謂君不君臣不臣二國之不競也宜哉

海棠蓮花

唐明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子妃子時卯醉未醒命力士從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粧鬢亂釵橫不能再拜明皇笑曰此眞海棠睡未足耶張昌宗以姿貌見寵幸楊再思諛之曰人言六郎似蓮花再思以爲乃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予聞海棠花中神仙蓮花之君子以洗兒而比海棠污神仙矣以奉宸而似蓮花污君子矣

吳桑梁瓜

楚邊邑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相怒喧兩國楚邊邑長聞之怒而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遂伐楚滅居巢鍾離梁大夫宋就爲邊縣令與楚鄰界梁楚邊亭皆種瓜梁亭劾力數灌其瓜美楚人窳而希灌其瓜惡楚令以梁瓜之美怒因往夜竊搔梁瓜梁覺之欲往報搔楚瓜宋就曰是搆怨之道也乃令人夜往竊爲楚灌瓜楚旦往則已灌瓜伺而察之則梁亭爲也楚令大悅因具聞楚王楚王乃謝以重賂故梁楚之驩由宋就也爭桑與搔瓜之隙一也有楚邑長則遂搆吳楚之怨有宋就則遂成梁楚之驩然則邊邑長胡可不愼擇人哉

爲橋除刺

范元琰家有竹圃每見人盜筍苦於過溝元琰伐樹爲橋與盜者過盜慼之而息意不盜晉桑虞家瓜園熟有人踰園盜之虞見以園籬多刺荆使人爲開道及盜負出見道通知虞使除之乃送瓜叩頭請罪虞與之二子可謂善化盜矣抑二盜之知媿亦不易得不然迷而不反彼爲橋開道適爲資之乎烏乎媿

植松徙竹

麻城縣令張徹植萬松於道周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去了十年而松之存者什不及三四故夫前政之當嗣者宜無若茲松也已矣劉巖夫徙竹凡百餘本列於室之東西軒泉之南北隅不雜他木欲令獨擅其美故夫用賢之勿有間者宜若茲竹也已矣

爨桐柯竹

吳人有燒桐以爨者蔡邕聞其爆聲曰良材也因請削爲琴尾尚焦號焦尾此聞聲而知材也蔡邕經會稽柯亭見椽竹可以爲篴取用果有異聲此見形而知材也桓公舉甯戚於叩角其得之爆聲者乎穆公舉百里於牛下其得之亭竹者乎

異苗奇木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

長幾克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漢武帝幸雍得奇木枝旁出復合上異之終軍曰衆枝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削左衽而蒙化者乎之同秀木之合枝瑞同類也然而周成有越裳之譯漢武有輪臺之悔服遠在德不在瑞也

懷夢護門

鍾火山有草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獻一枝帝懷之卽夢見夫人號懷夢草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

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懷夢異也不夢賢而夢寵夢斯妖護門靈也不指佞而叱門護斯陋

媚藥含毒

陳藏器本草云砂俘又云倒行狗子蜀人號曰俘虁取置枕中則夫妻相悅謂之媚藥含毒者蚊蚋之屬江嶺間有之郴連尤甚爲客中者愼勿以手搔之但布鹽於上以物封裹半日間解矣嗟夫皓齒娥眉伐性之斧德慧術智存乎疢疾入知含毒之毒而不知媚藥之毒知毒毒不爲害不知毒毒鮮有不爲所毒者勾踐之伯越含毒之效也西子之亡吳媚藥之徵也

助嬌銷憾

唐明皇御苑中千葉桃盛開帝折一枝揷於妃子寶冠曰此花亦能助嬌態帝又與妃日夕宴花下帝曰不獨萱草忘憂此花亦能銷憾噫花前羯鼓祇足助范陽之嬌西內玉環誰與銷馬嵬之憾

助情醒醉

唐明皇正寵妃子安祿山進助情花香百粒大小如粳米而色紅每當寢之際則含香一粒助情發興筋力不倦興慶池南岸有草數叢葉紫而心殷有一人醉過於草傍不覺酒態遂失後有醉者摘草嗅之倏然醒悟故目爲醒醉草噫助情之花何不以助開元之治醒醉之草何不以醒妃子之迷不助治而助情益之亂矣不醒迷而醒醉嗟何及矣

孫松王竹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抱亦何所施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是知才有所短雖合抱猶然安施況爲國家擇棟梁而可使有負乘之羞乎志有所適即一日猶不可無況爲國家得貞士而可使有十寒之嗟乎是故以任木之心任職則多舉能之賢以愛竹之心愛賢則多貞士之助

變梧變蓮

王宴爲員外郎父普曜齋前栢樹忽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宴後果不能終婺州僧淸簡園中蔓菁變爲蓮太平御覽云豐年則蝗化爲蝦君子寧爲蓮蝦之變毋爲梧桐之變

隨刀改味

南方荒中有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華九百歲作實有核長形如棗子長五尺金刀剖之則飴非此即辛祁連山上有仙樹一名四味木其實如棗以竹刀剖則苦以木刀剖則酸以蘆刀剖則辛以金刀剖則甘是故王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政府之地則不足龎士元非百里才使處治中別駕卽當展其驥足由所剖者異也

兔絲燕麥

古樂府云道傍兔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穫人之驚虛名而無實用者何以異於是楊用脩以爲燕麥滇南謂益一路有之土人以爲朝夕常食是燕麥猶有可穫人而無實又燕麥之不如矣

橘柚葡萄

梁使徐君房元魏使陳昭各言方物君房問昭曰葡萄味何如橘柚答曰津液奇勝芬香減之君房曰金衣素裹見包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此南人重橘柚而輕葡萄也魏文帝詔示群臣曰中國珍果甚多葡萄當末夏涉秋尚有餘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飴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厚汁

多除煩解倦釀以爲酒甘於麴蘖醉而易醒道之
固已流涎况親食之耶南方有橘正酸裂人牙時
有甜耳他方之果寧有匹者此北人譽蒲萄而貶
橘柚也東坡詩云人生所遇無不可南北嗜好知
誰賢閩人尊考亭而闢金谿北人右河汾而左新
建江右南人反是是皆蒲萄橘柚之類也

耶悉茉莉

耶悉茗卽素馨茉莉花曰蔓華堪以飾鬘二花皆
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

嗟夫華嚴般若舉世競尊講學以爲上乘譚文以
爲妙品用夷變夏來自西方者詎獨二花哉

桃李荊棘

陽虎得罪於衛北見簡子曰自今以來不復樹人
簡子曰惟賢者爲能報恩不賢者不能夫樹桃李
者夏得其休息冬得其實焉樹蒺藜者夏不得休
息秋得其刺焉今子之所樹者蒺藜也非桃李也
自今以來擇人而樹之毋已樹而擇之唐賈島譏
裴晉公詩曰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
薔薇花落秋風起荊棘滿庭君始知桃李荊棘之
說都爲植恩報怨者言也總之薔薇固不可樹桃
李亦不可私於已荊棘於國桃李究也吾與國俱
利則亦吾之桃李矣於國荊棘於已桃李究也吾
與國俱敗則亦吾之荊棘矣唐人賀狄梁公曰天
下桃李悉在公門公曰薦賢爲國非爲私斯言得
之矣

交讓樹雲

魏諸州記牂牁有交讓樹兩相對交互枯榮不俱

盛故曰交讓洛陽花木記牡丹有瑞雲紅者其爽
類花魏與魏迭爲盛衰魏多則瑞雲少瑞雲多則
魏少嗟夫事不能兩勝物不能並美潯陽之蘭西
榮東枯庾嶺之梅南煖北寒植物且然而况於人
乎滿損謙益天之道也功成名遂身退人之道也
是故君子處世當如牂牁之交讓毋如瑞魏之爭
勝

無患忘憂

無患木燒之極香一名噤婁一名桓昔有神號曰

搖毦能符効百鬼擒魑魅以無患木擊殺之世人競取此木爲器用却鬼因曰無患木萱草一名忘憂吳中書生謂之療愁嵇康養生論云萱草忘憂孟氏云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其無患木之謂乎孔子曰樂以忘憂其忘憂草之謂乎

黃花青果

花中黃者多矣而菊稱黃華菊品不皆黃然黃其正色月令以桃桐幷菊華志氣候而菊獨曰黃故曰黃花人知其爲菊也凡果之生皆青而橄欖稱青子東坡詩有云果及熟必變色而黃或紅惟橄欖雖熟亦青故曰青子人知其爲橄欖也惟人亦然北人不皆堅強然言堅強者必北人也南人不皆柔弱然言柔弱者必南人也君子而不仁者有之則菊以黃稱之類是也未有小人而仁則橄欖以青終之類是也

接菊映山

敎清江宦蜀一日行役途中阻雨夜宿一民家其庭前有菊一本時秋氣方深花開紅紫黃白色色可愛問之何能爾也主人曰春初取老艾極大者一株剪其枝葉用故土培其本根然後取各色菊一小枝接之各用本菊根下土和泥封固束縛之俟其枝葉暢茂則去其泥土秋深花開各依本色秋盡花謝艾亦枯死映山紅生於山坡欹側之地高不過六七尺花繁而紅輝映山林開時杜鵑始啼又名杜鵑花於乎接艾之菊費盡心力祇供秋深一玩耳榮華幾時天眞喪盡映山不假人力輝映山谷一年一發無有窮日是知用巧者勞任眞者佚無本者絕不復續有根者謝而復榮利達之場終至滅性山林之下可以全眞觀於二花益信

王李許梨

晉王戎幼與群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取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傍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勝國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人問其故衡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謂世亂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戎之識李其慧

可取也然使非味之苦則戎亦往取之矣衡之不取梨其守足尚也彼惟知非其有而取之之爲不可爾奚論甘苦哉

牡丹賦詠

舒元輿牡丹賦有云我按花品此花第一脫落羣類獨占春日其大盈尺其香滿室葉如翠羽擁抱比櫛蘂如金屑粧飾天質玫瑰羞死芍藥自失夭桃歛跡穠李慚出躑躅宵潰木蘭潛逸木槿灰心紫薇屈膝皆讓其先孰懷憤嫉此譽牡丹之美者

也柳渾詩曰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葵不校多又王文康詩曰棗花至小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堪笑牡丹如手大不成一實又空枝此摘牡丹之短者也嗟嗟草木何知愛之則譽憎之則摘文士之雌黃類若是惟周茂叔曰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菊花之隱逸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此可以定牡丹之品矣

寄生牡丹

章貢水蒙川蘇氏山林多鳩賓客滿座悉饗飫一網數千百咄嗟可具故其黨戲之曰此君家肉寄生也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梁氏篡國常假貸以給軍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爲勝賞訓邀客賞花乃繫水牛數百頭曰此劉氏黑牡丹也噫以鳩爲寄生不仁甚矣以水牛爲牡丹將無有力本之思乎爲兩物者何幸而爲劉氏之牛何不幸而爲蘇氏之鳩

香樹毒草

交趾有蜜香樹欲取香伐之木心與節堅黑沉水

者爲沉香與水面平者爲雞骨香其根爲黃熟香其幹爲棧香細枝緊實未爛者爲青桂香其根節輕而大者爲馬蹄香其花不香其實乃香爲雞舌香蜀中產烏頭藥其銳而脩者爲天雄兩岐者爲烏喙岐八角老者爲附子又別名側子夫蜜香一樹所見無非香者此以知善人之族皆善人也烏頭一毒所見無非毒者此以知惡人之族皆惡人也雖然香之美亦足以耗氣藥之毒亦足以已疾故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亦在乎宰世者之

衆梨損益

百益一損者衆百損一益者梨友直友諒友多聞則百益而無一損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則百損而無一益矣

知風知閏

南海有草叢生如藤蔓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名曰知風草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如一月閏則十三葉視其小者則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無君天之風日月之閏占步家猶不能無差視草桐而知不忒者信也

蘇檜蔡亭

蘇東坡詠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蟄龍知王珪取以進神宗曰陛下飛龍御天而軾欲求之地下之蟄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彼自詠檜何與朕事軾得輕貶蔡確謫安州夏日作登車蓋亭詩吳處厚箋註以聞謂其用郝處俊諫武后事譏斥宣仁坐貶新州二子之詩禍一也然蔡之奸佞誤國法當置之極典以謝天下今乃得以此詩之故致當時執政不欲以言語罪人力為寬釋得從輕典新州之行抑云幸矣嗚呼以此為坊近猶有以英皇之詩舍訕如王聯之傾胡續宗以脫己罪以部試策問舍議如趙文華之陷李默以固上寵者

梅花玉局

王沂公布衣時以詩獻呂文穆公云雪中未問和羹事且向百花頭上開呂曰此生已安排狀元宰相也後果然蘇東坡送載家赴成都玉局觀詩末句云莫欺老病未歸身玉局他年第幾人公果後提舉玉局觀終夫人窮達有命乃往往於詩句中先呈其兆如宋莒公開西湖詩云鑿開魚鳥忘情地展盡江湖極目天觀者知其必大用寇萊公送人使嶺南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後貶雷州到海果如詩數如此類者未易縷指豈所謂動乎四體善不善必先知之者邪

編笆拒萍

杭州西湖傍近編竹笆可專菱芡之利而惟有勢力者可得之故杭州人諺云十里湖光十里笆編笆都是富豪家待他十載功名盡只見湖光不見笆楊復宜興人能詩宣德間爲大理少卿其家僮嘗於玄武湖壖取萍藻食猪時吳思菴掌都察院以其寄邇颺事拒之復投以詩云太平堤在後湖邊不是君家祖上田數點浮萍容不得如何肚裏好撐船由前之說可爲倚勢牟利者之戒由後之說可爲狹量自私者之警

芝麻釘鉸

吳郡韋政素不讀書好大言偶記書言故事數行往往對客譚之譚畢寂然無聲蓋已罄矣一日其從父王潤翁酒間戲謂曰如若所譚乃芝麻通鑑耳蓋吳人愛以芝麻點茶鬻者必以紙裹之有一鬻家藏舊書數卷旋摘爲用市人有得所授積至數葉視之乃通鑑也遂取以熟讀每爲人譚或扣其蘊則曰我得之芝麻紙上僅此而已餘非所知也胡生者居雪溪去其居十餘步有古墳胡生每因茶飲必獻酬之一夕夢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善詩而嗜茗及死葬此室銜子之惠無以爲報欲教子爲詩可乎胡生辭以不能柳強之曰但率子意言之當有致矣生既悟即留思果有冥助之者其後遂工焉其詩曰胡風似劒鍛人骨漢月如鉤釣胃腸魂夢不知身在路夜來猶自到昭陽人謂之胡釘鉸詩世之偶有睹記而輒以語人者則亦芝麻通鑑之流也偶諧聲律而輒誇能詩者則亦

胡釘鉸之類也雖然芝麻數紙猶可以資聞見況前言往行其容以無多識乎釘鉸藝流猶可攄之能詩況精思敏詣豈遂終無妙契乎是故聖人好問君子深造取善者當以芝麻爲鑑進德者當以釘鉸爲助

進茶賣茶

慶曆中蔡君謨漕福建造小龍團茶以進歐陽永叔聞之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李季卿宣慰江南聞陸羽善茶召之羽野服挈具而入茶畢季

卿命奴取錢三十文酬煎茶博士羽媿之更著毀茶論噫君謨以龍團取譏鴻漸以煎茶見鄙閨不幸而有此產鴻漸不幸而有此伎故曰地有殊產殃之召也士有薄藝賤之招也居上者愼無以殊產殃民負藝者愼無以矜長取辱

九難三等

茶有九難陰採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內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煑也夏興冬廢非飲也膩鼎腥甌非器也覺林僧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蓋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治茶之道與治國通知九難之說則知所以任賢矣知三等之說則知所以器使矣

邵瓜張蓴

邵平故秦東陵侯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故世謂之東陵瓜張翰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蓴菜鱸魚膾曰人生貴適志耳何能羈宦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嗟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觀李斯臨刑謂其子曰吾欲與汝牽黃犬出東門逐走兔可復得乎則知邵平儆蹤東陵之高觀陸機臨刑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則知張翰勇決秋風之智

徵瓜半坐

宣和中蔡居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於道山食瓜居安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為優欲畢校書郎董彥遠連徵瓜事皆所未聞悉有據依坐客咸嘆服之識者謂彥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補外司馬師欲誅夏侯玄意未決問司馬孚云已才足以制之否孚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坐皆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嗟夫矜才者衆忌盈盈者身危黃絹幼婦楊脩之所以見殺也使君與孤玄德之所以見疑也有如才而不露盈而不居斯遠怨之道居身之珍已

不識稻錢

簡文見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噉其末而不識其本有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語之生曰固知是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吁不識錢則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廉士之所以養節也不知稻則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小人之依闇后之所以隳業也是故不識錢之節不可無不識稻之心不可有

柳絮天門

謝安雪日內集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安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朗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風起丁謂詩有天上九門開絡當掉臂入王元之曰入公門鞠躬如也天門安可掉臂入乎語云詩言志觀柳絮之詠可以覘謝女之失節觀掉臂之語可以知丁相之不忠

繫樹封杏

富商鄒鳳熾謁見高宗請繫絹南山樹每樹估絹一匹自云山樹雖盡臣絹未竭事雖未行已爲天下所誦後坐事流瓜州會赦還子孫貧乏馬燧之子暢以第中大杏餽竇文瑒文瑒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頗怪之令中使就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爲奉誠園鳳熾之被流以絹爲之祟也馬宅之見廢以杏爲之祟也然則人有才而可自炫以夸人乎淮陰夷族只以益善之言石崇見收實以綠珠之故故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秦松陳石

秦時松封大夫李誠之詠云半依嵒岫倚雲端獨上亭亭耐歲寒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陳朝石封三品王介甫詠云草沒苔侵棄道周誤恩三品竟何酬國亡今日頑無耻似爲當年不與謀夫松石無知之物一爲二朝名寵所點猶不免萬世之包彈矧士大夫其於進退辭受之際可苟乎哉

赤衣松菊

噴之令丹徒不事左右以浸潤繫上方歎曰一元天子足矣齊高召問復何所陳對曰臣坐清所

以獲罪上曰何故對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謂誰嶃之舉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韋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辟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冐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媿淵明嗟嗟欲取一班一級誠不得不承奉赤衣諸郎既不能承奉赤衣諸郎惟有作松菊主人巳爾身安爲樂無憂爲福[illegible]爲侶圖史爲娛余惡知夫赤衣余又惡[illegible]夫赤衣

松明私釀

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貞令榷油以助軍需俄有司言官油賣不行多爲松明攙奪乞行禁止優人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幷月明禁之茂貞大笑松明之禁遂止蜀先主時天旱禁釀酒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議欲行罰簡雍與先主遊行見男女行道雍曰彼人欲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雍曰彼有其具先主大笑乃原私釀者吁月明之戲可以寬松明之禁淫具之對可以原私釀之罰以此之明釋彼之蔽曉人不當如是邪此之謂諷諫

王柴劉麵

東漢王良爲大司徒布被瓦器司徒鮑恢以事過其家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劉司馬公大夏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爲御史在京有鄉先達過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鄰家磨麵去乃起徧視家中所有詣寢室見[illegible]上惟蒲席布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illegible]既出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鄉先生[illegible]

卿也其爲人縝嗇故觀人於其所忽若此噫今之世有官清要而布被瓦器蒲席者乎其妻有操井臼而曳柴磨麵者乎苟不至施施藉其權力漁獵小民爲肥家飽妻子之計斯亦難矣故嘗謂今之爲官其行誼日薄一日其受用日厚一日其聲價日損一日其勢焰日增一日

荷肉珠汁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與同郡鄭敬折芰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譚彌日蓬廬蓽門琴書

自娛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寶貝玉雄黃朱砂煎汁爲之三煎卽棄其汁噫瓢飲之譚誠不若玉羹之旨朱崖之苦又孰與蠖陂之安是故君子身安則爲樂無憂則爲福

鮑蔬陳鵞

鮑焦衣敝膚見挈畚採蔬遇子貢於途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乎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污其君者不食其土非其世而採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誰之有哉鮑焦遂棄其蔬而立槁

於洛水之上陳仲子避兄離母居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鵞者已頻蹙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鵞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夫義不苟取廉不近名君非易姓鮑焦之蔬可以無棄也親非禦人仲子之鵞可以無哇也死有輕於鴻毛其鮑焦之謂乎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孟子固曰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邪蒿鮑魚

北齊邢峙以經授皇太子廚宰進太子食有菜曰邪蒿峙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宜食顯宗聞而嘉之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發嗜鮑魚太公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卒莫與一菜之邪不敢以進況敢以邪言進乎一魚之鮑弗使與食況使與不正人居乎雖然去其菜而不遏其萌蒿終不能無進也斬其與而不禁其嗜鮑終不能無登也是以明王嚴十寒之戒忠臣抱衆咻之憂

獻柑易魚

宋彭城王義康秉政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啖柑嘆其味色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柑大三寸者進之帝見之不懌宋憲聖太后召秦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食此已久又魚視此更大且多容妾進納夫人歸亟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翼日遂易糟鯶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嘆曰我道是

無許多青魚二人之權勢一也然義康之進偪而而無憚檜之易論而多數此義康之所以卒就誅夷而檜之所以幸保牖下也

刲腸直死

贊寧筍譜筍滑利大腸無益於脾俗謂之刲腸篦是也蘇子瞻常與人譚河豚之美者曰也直那一死吁箪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嘑蹴之猶不肯受彼筍與河豚不食則生食則不必生何事捐七尺之軀而輕犯食物之毒是亦不可以已乎嗟夫

今天下之不嗜刲腸而甘一死者寡矣豈獨刲腸河豚之毒能死人哉

傳木食粃

齊桓公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進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鄒穆公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請以粟易之公曰女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夫明於傳棧之誼者可與任人矣明於食粃之義者可與養百姓矣

僨表徙木

吳起仕魏治西河欲輸其信於民夜置表南門之外令曰明日有人僨南門外之表者仕長大夫明日晏民猶相謂此必不信有一人試往僨表謁起

起自起而見仕之長大夫明夜又復立表令如前邑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自是民信起賞罰衛公孫鞅入秦爲左庶長與孝公定變法之令令既具未布恐民不信乃立三丈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於乎先王之世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未聞懼民之不從假爵賞刑威以脅之者假爵賞刑威以脅之民雖從猶有不信不悅者在也是以起

卒有攻殺之僇而鞅卒有車裂之禍

支木擔梯

武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裒敗而不救嶠曰元裒如北夏門拉羅自欲壞非一木能支殷中軍廢後慨簡文曰上人着百尺樓上擔梯將去嗟夫大厦將傾一木難支救而無益不救可已若人欲置我於百尺樓上我穩步平地終不肯上雖擔梯其如我何殷不悔已之輕上而憾人之擔梯亦昧於射者反身之義矣

河木眊筆

漢陳蕃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等與趙夫人並亂天下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躭祿畏害魏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堦而立問此何官辛毗曰御史簪筆書過以紀陛下不依古法者今直備眊筆耳噫依違者易容直諒者寡合世豈盡河木之儔惟不河木者而取禍則不得不爲河木矣世又豈盡眊筆之輩惟簪筆者不得盡其職則不得不皆眊筆矣故曰上猶盂也下猶水也盂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

陸李辨水

陸鴻漸善茶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與陸相遇李曰陸君善茶蓋天下聞楊子江南零水又殊絶今者二妙千載一遇可曠之乎因命謹信軍士挈瓶取水陸潔器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之曰江則江矣非南零却似臨岸者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又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駭乃曰某自南零齎至岸舟盪覆半懼其尠挹岸水增之

處士之鑒神鑒也李德裕居廊廟日有親知奉使京口李屬曰還日金山下楊子江中南零水與取一壺來其人迨棹日醉而忘之至石頭城下方憶李語迺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飲後訝曰江表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頗似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二君水鑒不爽如此便移此心以甄別賢愚忠佞安得廋乎隱士陸君無論已贊皇能別石頭城之味而不能燭敏中之奸引與同升率爲所擠悲夫

穿石覆水

昔有傳先生者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云穿此盤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年鑽石遂得神丹乃升太清姜太公妻馬氏不堪其貧而去及太公既貴再來太公取一壺水傾於地令妻收之乃語之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噫有志者事竟成觀石盤之穿當知所以志學矣已離者不復合觀覆水之收當知所以定交矣

蕭艾帷簿

屈平離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宋韓魏公嘗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其詩云不羞老圃秋雲冷且看寒花晚節香此言士大夫晚節之當愼也傳獻簡公言以帷簿之罪加於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訟乎陳忠肅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嘗言人主託言者以耳目固不當以淺近聞見惑其聰明况以訐爲忠無補於時反傷治體乎此言言路官論人之當愼也觀王定國失身於師　胡忠簡留情於黎渦則知立身者誠當以離騷魏公之言爲儆觀文潞公罹謗於籠錦歐六一受譏於之奇則論人者誠當以獻簡忠肅之言爲法

賈汲積薪

賈誼上文帝書曰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爲居安不思危者言也汲黯對漢武帝曰陛下用人如積薪後來者居上此爲用人不以次者言也是以聖王之世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不使國家有積薪之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不使人才有積薪之嘆

張琴炒栗

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絃急者小絃絶矣遼蕭家奴重熙中爲彰愍宮使帝問卿有異聞乎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

必生大者熱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熱始爲盡美不知其他吁家奴之言亦子貢之意也書曰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爕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此均熱之說立政者之常經云

說頤卷之四終

說頤卷之五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男昌祚檢刻

照病警惡

秦法善有一鐵鏡鑒物如水人每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後以藥療之無不痊愈楊貴妃父玄琰少時嘗有一刀每出入於道塗間多佩此刀或有惡獸盜賊則所佩之刀鏗然有聲似警於人玄琰寶之噫鏡能照病而不能照林甫之奸刀能警盜而不能警漁陽之寇然則鏡與刀又安足貴邪

遊仙辟寒

唐天寶中龜兹國進一枕色如馬瑙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交趾國進犀一株以金盤置於殿上暖氣襲人使者曰此辟寒犀也嗟夫楚國無寶善人爲寶使當時能任九齡之忠則可以追貞觀之盛能斥林甫之佞則可以辟幸蜀之禍乃正直在前而不知枕女寵召寇而不知辟悲

天

瓷盆寶盆

巴東下巖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瓷盌攜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盌錢及金銀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田懷中取盌擲於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死爾等寧能謹飭自守棄之不欲使爾輩增罪戾國初富民沈萬三家有聚寶盆貯少物經宿輒滿百物皆然他人試之不驗事聞 太祖取入試不驗遂還沈氏後沈氏籍沒盆歸禁中按沈氏之籍沒實爲崇爾彼主僧者爲徒輩慮毅然棄瓷盌於江中可謂達識也已故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沈氏之謂與

古鑑方鏡

宋呂穆公爲相有朝士藏古鏡能照二百里欲因弟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漢高祖入咸陽得方鏡表裏有明照人腸胃五臓皆歷歷無礙嗟夫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將明見萬里之外奚啻二百里視所以觀所由察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奚啻腸胃五臓故曰人無於水鑑當於人鑑齊威王知鑑矣而以四臣自修小之乎爲照也唐太宗知鑑矣而不免於停婚仆碑之憾則又有鑑而不終照者也如舜如孔子斯善用鑑者矣

佛齒馬骨

唐貞觀中有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無堅物太史傅奕謂其子曰吾聞金剛石至堅惟羚羊角能破之其子往擊應手而碎南唐徐鉉仕江南日嘗策馬至飛虹橋不進以問杭僧贊寧寧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掘之得巨獸骨試之果然夫二物之爲體堅矣而不能不有所制項羽百戰百勝而敗於垓下韓信多多益善而載於雲夢亦漢高得其所以制之者

懸瓷絕裾

劉敏仕至刑部侍郎有清操初爲中書省吏嘗晝

以小車出龍江市蘆葦日載於家而後入涖事妻以蘆織席入以奉母有人瞰其亡以青瓷器遺其家者輒懸於梁俟其復來還之後為楚相府錄事値中書省以沒官婦女給文臣家衆咸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子婦事卒不請徐孟驕歷官侍郎初充江陰縣吏三考皆兵房有戍絶鈎丁而誤及者其人欲祈脫貧而無力乃具酒食令妻為壽而出避之妻有麗色驕絶裾而走明日閒其人曰爾何至此亟為分釋及為郎中有同官一主

事毋向胥曹輒罵意在驕也驕不為意後主事歿驕為舉殯送之歸二公皆出刀筆其淸操卓識蓋有文學士所不逮者孰謂人可以資格限哉二公後俱顯達蓋亦德量之徵

鏡異窰變

成化甲辰二月宿州農夫墾田遇古墓獲鏡及燈臺各一磨鏡照之見墓中人僵卧猶帶弓矢驚駭什於地又見農家室戶婦女宛然以為怪遂擲之不復顧獨攜燈臺鬻於富室且諱及鏡事其夜燈臺發光如日富室異之以獻於官時四川萬本知州事得之大喜以饋其叔祖閣老萬安幷致書道及鏡事安欲幷得鏡以進　上移書索鏡甚亟本遂繫農夫追索了不可得繫獄三年安去位始得釋浮梁景德鎭官窰造上供瓷器其始搏作塗飾求其精緻一也開窰之日反覆比量有同是質而遂成異質同色而特為異色者水土所合人工之巧不復能與謂之窰變蓋數十窰中千萬品而一遇焉監窰官見則必毀之不敢以進御恐珍奇不

可常得也或盞盂小者藏去鬻諸富家價與金玉等夫鏡之異至於禍民窰之變終以見毀物亦何貴於變異為哉彼農之棄鏡惡其異也曷若幷燈臺而棄之則無三年之繫矣器之見毀惡其變也曷若請諸朝以不貴異物為獻則可甦一方之困矣

金獅乘車

耿通任都給事中事　成祖　上一日覽奏牘鎭紙金獅欹側將墜通趨進移置案中　上謂曰幾

危哉通對曰古人安不忘危況敢忍視其墜　上
顧侍臣曰一器之微置於危處則危寘於安處則
安天下大器也獨可置之於危乎擢通大理少卿
宋章惇入相陳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
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車爲喻偏重可行
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是故君人
者能明　成祖置器之喻則何至有杌隉之憂臣
人者能明陳瓘乘車之喻則何至有偏黨之患

虞石方鐘

虞廷璽知河南府有兩農訟一石一云巳耕而得
之一云出巳田虞令舁石來視則有刻曰大明景
泰乙亥知府事者虞廷璽爲我復興此窩虞謂此
必出康節窩即安樂窩也因就所得石處倡民建
康節祠富陽縣治臨江其下有鐘焉恒殷殷有聲
前後令募人出之不能得後吾邑方柳溪冊以部
郎謫知其縣募善泅者入水以大繩繫其紐即岍
設木駕爲輴使有力者數人力綰之頃刻而出視
其上有鑄字四道人方冊方因命以鐘懸於城門
樓上今尚存噫虞之守方之令石與鐘蓋巳識之
矣時之未至隱不能顯時之既至秘不能藏是以
君子不能爲時能不失時

李張二鏡

天寶中揚州進水心鏡一面清瑩耀目背有盤龍
勢如飛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
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有小童呼爲
玄冥至鏡所謂鏡匠呂暉曰老人解造真龍鏡爲
汝鑄之將惬帝意遂令玄冥入爐所扃戶三日戶
開老人童子竝失所在爐前獲素書一紙云開元
皇帝聖通神靈吾遂降祉斯鏡可辟衆邪鑒萬物
秦皇之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
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
來獻聖聰暉等移爐以五月五日於楊子江心鑄
之後大旱令道士葉法善祠鏡龍於凝陰殿須臾
雲氣滿殿甘雨大澍近張江陵當國朝士趨其門
者爭獻珍異延撫寧夏張某獻古鏡一面欵有張
氏及天下字樣江陵出以示人徐曰此類符命事

某何敢當噫開元之鏡誠異矣然能顯盤龍之異而不能開聖聰之蔽能致疑陰之雨而不能止蜀道之行然則所謂能護云者無亦守泰諸人襲埴平之故智而其主不察因之以愚民乎乃若今時明明在上穆穆在下而彼敢爲符命之說者無將之誅不容追矣

壽杖鄙畫

宋高宗在北内屬意玩好孝宗時時網羅以供怡顏將舉慶典市賈攜通天犀帶因左璫以進帶十

三銙銙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上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爲元日壽巵之侑賈索十萬緡既成矣有他璫從賈求金不得則摘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且法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宣視之如言遂却之錢塘戴進善繪事宣德中召至京衆畫工妬之一日 上御仁智殿戴以得意之筆上進第一幅秋江獨釣圖一紅袍人垂釣水次畫家惟紅色最難着戴獨得古法入妙 宣廟閲之待詔謝廷循從旁奏曰此畫甚妙但恨鄙野爾 宣廟扣之乃曰大紅是品官服色穿此釣魚甚失大體 宣廟頷之遂揮去餘幅不復看嗟夫近幸需賄藝事相傾不獨一賈一畫爲然洗垢索瘢吹毛求疵則賢士且有受其點汚者矣雖然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君子不可以是而磨守身之貞

繩拂木梳

宋孝武大治宮室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牀頭有土障上挂葛燈籠麻繩拂

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爲過矣唐高力士於陵寢宮見梳箱一柞木梳一黑角篦一草根刷子一嘆曰先帝親正皇極以致昇平隨身服用唯留此物將欲傳示子孫永存節儉具以奏聞明皇詣陵至寢宮問所留示者何在力士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垂棘之璧將何以愈此即命史官書之於冊二祖之訓儉一也孝武修心已萌故一見而有田舍翁之誚明皇方在勵精故一見而有夜

光垂棘之璧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庶民且然況萬乘之君乎

房屛李𣞙

房玄齡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戒爲屛風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李勣臨終謂其弟曰吾子孫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便撾殺之噫房之詒謀善矣而不免遺愛之僇殆所謂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者耶若勣者一言喪邦自底不類乃欲望其子孫之不惡終難矣覆宗之禍蓋天所以示喪邦之罰宜也非不幸也

失印然鬚

裴晉公在中書方宴客左右忽白失印坐客大驚度顏色不變張宴如故頃之左右復白得印度不答極歡而罷人問其故度曰必胥吏盜印書劵耳急之則投諸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量韓魏公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近紙不謹而燭然公鬚公以袖麾之而不問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軍中爲之感服二公之德量一也顧然鬚不計在韓公固爲易事之仁若中書失印而掌印者不之覺則晉公平日亦未免有疏脫之失矣

占旗望竈

蔣穎之爲江淮發運嘗於所居公署前置一旗曰占風旗使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逆蓋雷雨雪雹霧露等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有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服宋仁宗時有爲兩京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窯官問曰所燒凡幾竈曰十八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窯官愕然蓋轉運使晨起望窯中所出煙幾道知之於乎如占風之旗則人不得以地遠售奸如望煙之使則人不得以不見蒙上雖非不逆不億之明其去鳥攫鉤距之術遠矣

鑼鼓四轎

元時廉訪官分巡州縣每歲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迎送其音節則一聲鑼二聲鼓起解殺人

強盜亦用尉司金鼓則一聲鑼一聲鼓後來廉訪官多簡靜盜不飭有士人為詩嘲之曰解賊一鑼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鑼鼓算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有行令欲以犯盜事為對者唱曰發冢可對竊家繼者曰白晝搶奪可對昏夜私奔衆曰私奔非盜也其人曰財色相連非盜而何繼又曰打地洞可對開天窗衆又曰開天窗決非盜事矣其人笑而解曰今之歛人財而為首者充減其物謬謂之開天窗非盜而何又有繼者曰三檣船可

對四人轎衆方默想其人則曰三檣船固載強盜而四轎所擡獨非強盜乎衆輾然而笑二事論儕官長滑稽為虐然孟子嘗言之矣曰今之諸侯之取於民也猶禦也近又有當官慕不取之名而居鄉多罔利之實有請託而索謝者矣有借貸而不還者矣又有聯姻富室而重索其盈兩者矣充類至義之盡與禦人奚異無怪乎士人之以解賊犯盜相譏也嗚呼今之受迎送而坐四轎者其可不以清節自厲乎

爭氣好古

東坡示參寥云桃符仰視艾人而罵曰汝何等草芥輒居我上艾人俯而應曰汝已半截入土猶爭高下乎桃符怒往復紛紛不已門神解之曰吾輩不肖方傍人門戶何暇爭閑氣邪秦士有好古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敗席踵門而告曰此哀公命坐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喜以負郭之田易之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此太王辟狄去邠所操之箠也先孔子又數百年矣秦士又喜傾

家貲以易之又有持敝漆盌一隻告之曰此舜造漆器時物也去太王又千餘年矣秦士愈喜盡鬻所居之宅與之三器既得而田宅資用盡去致無以衣食乃披孔子之席持太王之杖執舜所造之盌丐於市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世之挾上人之心者聞東坡之語可以醒然悟矣負古董之癖者聞秦士之喻可以惕然省矣

陳贅夏襪

都御史陳智性褊急洗面時用七人二人攬衣二

人揭衣領一人捧盤一人捧漱盌一人執牙梳稍不如便打一掌至洗畢必有三四人被掌一日堂上靜坐因屏帽取簪剔指甲失墜於地怒其簪輒啓座自拾簪觸磚數次若懲簪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履有聲者即撻之或數以暴怒曰諾乃作木方刻戒暴怒三字懸之目前以爲警已而怒其人欲撻之輒忘其戒即取戒木擊之怒既觀所戒深自悔云尚書夏原吉有德量嘗冬月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襪誤爇其一館人懼不敢告公索襪

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廩易之弗及并其存者棄之而行館人感泣曰往者使客到館無故被捶若公平生纔一遇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污吏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污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不謹因風起筆污精微文書即於懷中出之　上命易與之既罷吏猶莫測尋出其所易吏感免冠謝於乎陳之躁不能忍墜簪而夏之緩乃能容爇襪陳之暴至於洗面一時被掌數四而夏之寬至於吏污精微自認爲咎人之度量相遠如此雖然陳常知戒矣乃怒而輒發發而復悔豈怒果不可戒邪孔子稱顏子好學曰不遷怒然則戒暴之要其惟好學乎若夏公之量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張襆路巾

張僕射遵慶二十入仕裹折上巾子未嘗隨俗襆凡代之移易者五六而公年九十時尚幼年所裹者故巾子有僕射襆路侍中嚴鎮成都日每巾裹

蜀人見必效之後乃剪巾之脚以異於衆閭巷有炫服修容者人必譏之曰爾非路侍中邪由僕射克之不變塞之流也由侍中克之索隱行怪之流也君子不違時亦不徇時不同衆亦不違衆

下乘墜幘

漢趙談欲害袁盎盎兄子種曰君與鬬廷辱之使其毀不用文帝出談參乘盎前曰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陛下奈何與刀鋸餘人載上笑下談談泣下車晉溫嶠將去王敦而懼錢鳳爲

之義謀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擊鳳幘墜作色
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及發後鳳說
敦曰嶠於朝廷甚密未必可信敦曰太真昨醉小
加聲色豈得以此便相讒貳由是鳳計不行二公
之智大略相似然盎用之以快一已之私嶠用之
以濟國家之事盎言雖正而心則譎嶠外雖忠而
中則密固自有不同耳盎每事俱借公言以報私
怨故卒爲刺客所中若錢鳳而爲武安也者嶠得
無灌夫之懼乎噫殆矣

賞綾點燈

寇萊公常宴集歌妓賞綾綺不貲其妾蒨桃以詩
二絕諷之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
不知織女寒窗下幾度抛梭織得成風動衣單手
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
姬一曲歌公和之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
似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尊前聽艷歌蔡君
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
題詩其上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
燈摳却心頭肉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憾笙歌無妙
曲君謨見之卽罷噫蒨桃之詩與陳公之詩託諷
一也迺萊公之歌不輟而君謨之燈卽罷由君謨
能受盡言而萊公不能察邇言故爾噫到海十里
過山萬重當時欲復艷歌其可得乎故曰愼乃儉
德惟懷永圖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燭淚油燈

寇萊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宴劇飲雖
寢室亦然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見廁溷間燭

淚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官未嘗然官燭油燈
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譚而已祁公末年壽
考終吉萊公晚有南遷之禍歐陽公歸田錄以爲
二公奢儉之報余謂祁公雖清儉然末年稍變其
節萊公南遷蓋以守道嫉邪之故非必由於奢恣
但暴殄天物造化所忌歐公之論亦足爲戒嗚呼
賢如萊公而一涉奢恣猶不免有貶竄之譴矧無
萊公之賢而有萊公之侈者乎

免苦炳燭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卧我不敢卧學十五歲而爲周威公之師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哉噫如甯越之言可以爲敏學者法矣如炳燭之喻可以爲老學者警矣雖然道無終窮

由十五歲以後功固不可輟也歲不我與由七十歲以前學固不可後也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可謂好學也已

青幃布被

寇萊公寢處一青幃二十年時有破損則命補葺或以公孫之事靳之笑曰彼詐我誠雖弊何害且不忍處之久而一旦以弊棄也靳者愧之范太史作司馬溫公銘曰藜藿之飽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煩苦難斯得禍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食萬世師模紂居璿室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奢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按布被一也在平津以爲詐在二公以爲誠然余以爲居官誠廉即大臣無厚藏布被亦不易得余爲三品堂卿幾六年矣苧幃布衾製自微時間欲更葺亦不易措吾未敢以平津爲詐也若萊公者一歌一綾燭淚盈廁而直以布幃爲誠其然豈其然乎

地衣絨毯

宋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宣撫遺錦地衣一片檜命鋪上廣袤合一默然不樂以爲探我陰事鄭遂得罪周文襄公廵撫江南日巨璫王振當國慮其異已時振新作居第公令人度其齋閣使松江作一剪絨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大喜以爲有才公在江南凡所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鄭之地衣周之絨毯事極相類然一以見疑一以見厚蓋振內豎無復顧忌檜則固權娟嫉恒懼爲人所

覩破耳文襄之遺絨或者美其善於用權然余以爲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詭遇而獲御者羞爲枉尺直尋聖賢所恥是故寧使吾有不用之言不可使吾有匪人之比若胡少保總督浙直結納嚴氏此則兵機所係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將臣能成功於外者此不直爲身家性命計寔亦爲地方安危計難以鄭周例矣

紗燈異蘭

仁峰日錄載有御史按浙某郡邑令因其謁學用大紅紗燈四炬前導卽喜動顏色曰見此燈則浹在縣能幹可知遂用薦舉近有郡守行部屬邑令某者極其逢迎於公館駐宿之處鋪設整齊名畫珍玩靡不備具有幽蘭四本假之某太學者香澤異常守見而悅之命舁諸郡令乃以數金償其太學然所值什不及一矣令遂用薦得爲給事中嗟夫守令以牧民爲職乃至竭脂膏而奉當路監司以激揚爲務乃至喜承奉而忽民瘼世道士風如此欲千萬戶蒙福得乎

石屛線香

雲南大理府出石屛官其地者毋勞民傷財載以饋人有李邦伯獨寓意於迤行詩中有云相思莫遺石屛贈留刻南中德政碑河南土產蘑菰線香宦遊者每取以饋當路于肅愍公巡撫其地絕無所取汴人傳頌公有詩云手帕蘑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嗟夫土有產土之災也徽郡爾廷珪之墨龍尾之硯至于今爲有土之累者多矣留刻德政淸風滿袖是所望於司牧

織簾然糠

沈麟士織簾讀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織簾先生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嘻織簾可誦是書不容以藝妨也然糠可誦是書不容以貧廢也世乃有積書萬卷而爲高閣之束飽食終日而號博塞之遊者亦異乎二子之用心矣

攜簾袖銀

叢談　六卷之五　直方堂

李廙爲尚書左丞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堂室門簾甚敝潛度廣狹以麤竹織成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陳無已性清介傳堯俞憐其貧懷銀往見欲以周之坐間聽其議論遂不敢出銀而去由二子觀之誠中者形外自信者信人夜光之珠無因而至前者必其有珠色也白圭之珍不虞而見玷者必其有瑕心也使如二子之清節人孰得而點之哉雖然操如箕穎不免竊冠之疑清如首陽不免血牲之誓吾亦安能必人

人盡知吾心哉求自盡而已是故自信存乎己知心存乎人

懷金袖金

漢楊震遷東萊太守道過都昌故所舉茂才王密爲令謁見懷金十斤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媿而出唐李商隱爲廣州都督人或袖金以贈商隱曰吾自性不可易非畏人知噫二公之卻金一也然李之非畏人知又異於楊之畏自知者矣雖然庶不近名貞不毀俗卻之卻之斯足以爲守矣迺又有發人之饋以博廉聲者是舍簞食豆羹之義君子不由也

金錢裂麻

劉善明嘗云居家當孝爲吏當清及累爲州郡以母在北頗黷貨財崔祖思怪而問之曰夷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母至清節方峻陽城召拜右諫議大夫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他諫官論事紛紛城終無一言

韓愈作爭臣論以譏之居八年會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城乃約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極論延齡罪慷慨引誼申直贄等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爲皇太子爲開救良久得免勅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脫以延齡爲相吾當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夫善明與城自今視之誠可謂清吏爲忠臣矣向使善明未及母歸而沒世則何辭於貪黷之譏城未八年而改

秩又何辭於紱紼之咎又使善明與城生今之世有典郡黷貨而不以貪黜者乎安所容其贖毋也有在位縱飲而不以不謹黜者乎安所俟於八年也故如二公者可以謂之獨行之倫不可以謂中行之士

選錢酌水

漢劉寵爲會稽太守徵爲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賷百錢於路送曰自明府下車犬不夜吠民不見吏今聞棄去故自扶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隋趙軌爲齊州別駕被召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盃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飲之噫寵與軌均之得民顧選受一錢不如酌盃水之甘矣

散錢焚券

郗愔好聚斂積錢數千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初謂可損百千而超性好施一日中散與親故都盡王恂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其子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噫若二子可謂能蓋前人之愆矣

總之錢爲世用未有積而不散者文景之世貫朽粟陳武帝以好大喜功耗之開皇之治家給人足煬帝以佚樂巡遊敗之萬乘之主且猶不保況庶民之家乎夫惟積而能散富而好禮可謂長守富矣

繫鑰散資

漢隱帝時吏部侍郎張允家貲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允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墜凍餒而卒後漢折像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散金帛貲產周施親疎或諫之像曰吾門戶殖財日久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聞者嘆服噫身之不免何有於鑰殖而能散何慮於崩允之愚孰若像之達哉

蜀錢亳金

楊子雲作法言蜀人齎錢十萬願載其名子雲卻之張知白守亳亳富人修佛廟成知白召穆修爲記富人遺五百求修附名修投金庭下曰吾不忍

以貽人汚吾文也二子之自負何如哉彼售金求米者非惟人品徑庭卽其書可知矣近時諸名公文集所刻多富室巨賈傳志有識者見之笑曰此廼公置産籍耳噫今天下之不置産籍者寡矣又有三數公者睥睨當世無足當意論交優妓賡句贈章至水月仙人之傳紅拂曇花之曲效顰風雅玷圭名節斯之謂文不如無文之爲愈矣

奇物越裝

薛奎知成都范蜀公方爲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

第還朝載之以往或問奎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惟得一偉人耳王僧孺爲南海太守外國舶物竝無所取云昔人爲蜀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不敢攜越裝吁薛公以得人爲珍僧孺以無物爲遺二公之所爲珍與遺者大且遠矣宦遊者所當法也

見星好錢

紹興內宴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人必應天象用渾天儀窺之但見星不見人今可用一銅錢代渾天儀乃令窺光堯曰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星衆皆駭再令窺之曰終不見星只見張循王在錢眼裏坐耳殿上大笑蓋張最好錢故也宋伶人袁三名著一時一袁姓者制蜀頗乏廉聲四伶人分主酒色財氣各夸其所樂而互相譏至袁伶則曰吾所好者財也極言財之美衆誚之不已袁徐曰任爾譏誚其如我袁老爹好此物何噫人之好財雖優伶亦狎侮之夫人其可不以淸素自勵乎

漢金晉帛

漢時賞賜多用黃金如周勃賜五千斤霍光前後所賜至七千斤黃覇嚴訢尹翁歸等動至百斤梁孝王臨死府庫尚有黃金四十餘萬斤王莽末省中黃金尚積六十萬斤一時黃金之多可知也晉時賞賜多用絹布如阮瞻千匹溫嶠庾亮荀松楊珧等皆至五千匹周復唐彬瑯琊王伷等皆六千匹王渾杜預等皆八千匹賈充前後至九千匹王濬張華何攀等皆至萬匹王導前後近二萬匹桓

濫前後近三萬匹蘇峻之亂臺省煨燼時尚有布二十萬匹絹數萬匹一時布帛之多可知也今時賜金雖崇勲不過百兩賜帛雖閣臣不過數匹然司農將作往往告匱何今昔之不相侔如此嗟夫時有消長物有盛衰地産之盈詘人文之高下今之不得與古侔者多矣寧獨金帛哉

李棋孫碑

李納性卞急酷嗜奕棋毎下子安詳極於寛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密以棋具陳於前納覩便欣然改

容取子布筭都忘其恚孫何性落魄而酷好古文爲轉運使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録文案大凡人不可心有所癖心有所癖則下人得以其癖中之小之至於綮事大之足以亡國夫差之館娃漢武之神仙皆中之以其癖者故有甬東巫蠱之禍

譚琴樹棋

漢宋弘薦桓譚爲議郎帝毎讌令譚鼓琴弘召譚讓之後大會羣臣帝復使譚鼓琴譚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魏古弼入奏減苑囿太武方與給事中劉樹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乃起於帝前捽樹頭掣下牀以手搏其耳以拳毆其背曰朝廷不理實尒之罪帝失容放棋曰不聽奏事過在朕樹何罪夫宋弘古弼可謂鯁直抑譚樹之能無忌二主之能無忤亦未可多得也今之世而有弘弼其人從繩之聖猶可仰望

睚眦之怒按劍相加其不爲公孫之汲丁謂之寇者鮮矣

褚棊羅藝

宋羊玄保何尚之並雅好棊而吴郡褚胤冠絶當時胤父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尚之請曰胤奕棊之妙超古冠今魏讐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絶帝不許時人痛惜之唐宣宗時樂工羅程善彈琵琶得幸一日以睚眦殺人上大怒立命斥出付京兆他工以程

藝天下無雙璟泣上前爲求赦免上曰汝輩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太祖太宗法也卒不赦程夫倫之某程之琵琶藝雖絕有之何益於國無之何損於治而尚之與樂工輩必欲宥之樂工之祈宥爲同類供奉計耳尚之爲近臣守法乃以私愛曲貸逆黨古人議能之典豈謂是與二君者俱不之許知用法矣而作宋史者乃謂倫之死時人痛惜之何時之人皆尚之之見也吁陋矣

連琴段藝

伯牙學琴於成連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宿曰子居習之吾將迎師剌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近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泊淜湃之聲林木窅寘羣鳥悲號愴然而嘆曰先生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曲終成連回剌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手貞元中教坊康崑崙彈琵琶爲天下第一手而莊嚴寺僧段本者下撥聲如雷其妙絕入神崑崙服焉德宗召入令陳本藝因令教授崑崙奏曰且誨崑崙彈一調子乃彈之段曰本領何雜兼帶邪聲崑崙驚曰段師何神人也臣小年初學琵琶徧於鄰舍女巫授一品該調子後仍易數師段精鑒之妙如此段奏曰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本領然後可授詔許之崑崙後盡段之藝嗚呼情未移本領先雜猶不可以語樂況學聖人之道者乎陳子昂嘗從博徒後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經史數年間百家無不通貫移情之謂也蘇明允舉進士再不中悉取所爲文焚之益讀書五六年涵蓄充溢既久之下筆頃刻數千言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忘其本領之謂也

琵琶長笛

五代宰相馮道子吉好琵琶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於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怍色歐陽廻善長笛仕蜀爲散騎常侍嶺南平分司西京太祖常召於偏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諫曰禁署之職典司

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嘗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廼至宰司常習此伎故為我所擒所以召廼欲驗言者之不誣也嗟夫人之無良伶賤是甘彼戴安道不肯失身於王門禰衡不肯受辱於曹操者豈所望於二子哉雖君父之辱亦不自知其為辱也

琨嘯嚋笳

劉琨在晉陽為胡騎所圍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

之思並解圍而走劉嚋避亂塢壁賈胡數百欲害之疇援笳吹為入塞出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羣胡皆垂泣而去夫笳聲非大樂之和也卒然之吹非感通之素也乃音響激發足以動羣胡而解圍用是知狠心不可以言喻而可以音感不可以理化而可以情動則聖人之樂治神人和上下獸舞鳳儀而后讓尹諧也宜哉

浮毬破甕

文潞公幼時與羣兒擊毬一兒擊毬入柱穴中不能取公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溫公幼與羣兒戲一兒墜大水甕中已沒羣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甕兒得出於浮毬可以觀知於破甕可以觀勇二公後來事業已於兒時占之矣

銅匭炭甕

周武后時魚保家請鑄銅為匭以受天下密奏其器共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竅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武后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匭告保家嘗為徐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周興來俊

臣竝以酷吏事武氏或告興與丘神勣通謀武氏令俊臣鞫之俊臣謂興曰囚多不承當為何法興曰取大甕繞以熾炭四周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甕火圍如興法因起謂興曰有狀推兄請嘗此甕興叩頭伏罪嗟夫以法中人者未有不及其身者也如唐鞅教宋君以多殺而宋君乞殺唐鞅蔡侯導楚子以取息而楚子幷執蔡侯近時張江陵當國以私忿藉沒遼藩又往往追奪人誥命卒之身死而藉沒如遼藩然遼藩故妃猶及見之四世誥

命並從追奪孰謂無天道哉

耗紙費筆

劉廷美與劉原博徐有貞爲詩友一歲除原博邀廷美守歲廷美因挾所藏鍾馗畫像求題原博遂援筆大書一詩於上明日廷美持歸懸之中堂京師風俗每正旦日主人皆出賀惟置白紙簿并筆硯於几賀客至書其名無迎送也是日朝罷劉定之黄廷臣兩学士首至見此詩各摘簿一葉錄之歎去朝士繼至者皆摘錄之頃間簿已盡矣廷美囫

索簿閱賀客家人告之故明日復置一簿亦如之中書舍人金本清戲語廷美曰此鍾馗乃耗紙鬼也國朝十三道御史與六部各司官平行文移謂之年本成化間一御史性頗狂以居言路署名字大寸許一郎中厭之貽之口占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雖於事體無妨礙恐費文房筆墨多諸司傳以爲笑譚人固有著書而紙爲增價者豈耗紙筆之謂乎人固有享大名顯當世者豈大字之謂乎故曰多見而識之又曰君子之大也大於道

空書攫錢

宋時執政有詩云喜因修賀剌懶爲答空書鄭君平性滑稽及第後有人以詩來攫錢君平以詩答之末云更有不識事閒人獻詩獻啓覓甚麽是知愴空書厭獻啓自昔已然厭者固爲已甚投者亦可謂不知分義者矣嗟嗟利欲迷人炎涼異態不投空書而厚侑緘則書不懶答矣不獻詩啓而饋奇珍則不以閒人看矣此朝士之常態近日[illegible]

所不免也某曾親見有厭此二事者故云

箍桶五墨

水東日記云聞修永樂大典時諸儒羣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者王偁孟揚言辟之欲搆督概者屢乃計工於箍桶都料得不有誤邪景泰中徐有貞以左僉治河無成功于少保笑謂同列曰徐先生五墨匠耳奈何令脫土塹也二公之戲言一也王平而無郤于迄以此受禍然則戲言可易發哉是以君子有起羞之儆有興戎之戒有寡尤之愼有

塞兒之思

洗浴詩謔

弘治間毛都憲珵常訪楊祠部循吉因洗浴辭不出後楊訪毛亦以洗浴辭楊索片紙書曰君來顧我我洗浴我往報君君洗浴我洗浴時四月八君洗浴時六月六蓋釋氏四月八日有浴佛會世稱六月六日乃猫犬澡洗之候也蓋用此以戲毛耳

宋尤延之與楊誠齋爲金石二公皆善謔延之嘗曰有一經句請秘監對曰楊氏爲我誠齋應曰尤物移人誠齋戲呼延之爲蝤蛑延之戲呼誠齋爲羊一日食羊白腸延之曰秘監錦心繡腸亦爲人所食乎誠齋吟曰有腸可食何須慽猶勝無腸爲食人蓋蝤蛑無腸也厥後閒居書問來往延之曰羔兒無恙誠齋則曰彭越安在若二公者所謂善戲謔兮不爲虐者矣循吉文人薄行居已於佛而居人於猫犬蓋儇薄之尤者毛公得詩不之報無亦以禽獸㚇雞待之邪

糖氣菜氣

葉文莊云吳下一舉子喜作詩自揭廳壁間一日會客乃兄於衆譽之云舍弟此詩有唐氣一客忽起索榜甚急衆莫曉其故既得榜躡之以舌舐其詩曰有糖氣何爲不甜一座爲之絶倒大覺懷璉禪學外工詩荆公與之遊嘗以其詩示歐公歐公曰此道人作肝臟饅頭也荆公不悟其戲問其意歐公曰是中無一點菜氣余謂詩以理性三百篇皆詩的也何必有唐氣詩貴適情富貴繁麗乃詩穢也何可無菜氣

如畫逼真

江山登臨之美泉石賞翫之勝此眞境也觀者必曰如畫故有圖畫即江山身在畫圖中之語至於丹青之妙此繪境也好事君子嗟賞之不足則曰逼眞故又有人間又見眞乘黃斯須九重眞龍出之語以眞爲假以假爲眞均之妄境耳人生萬事如是何特此耶

書淫水淫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自夕達旦時或昏睡爇

其鬢髮及覺復讀常憾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崔慰祖謂之書淫何修之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憾不足人稱爲水淫於乎淫於書以益志也玩物喪志人且病之淫於水以滌體爾惟日不足不幾爲水病乎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能以其水淫者銘盤則不爲徒淫矣

服註何書

鄭玄欲註春秋傳尚未成與服虔遇宿客舍先不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註傳多與玄同玄就

車曰吾向欲註尚未了君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與君遂爲服氏註郄紹嘗撰晉中興書數卷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俟此我寒士無聞於時宜以爲惠紹不與書成在齋內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去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按鄭之與註有舍已之度有成美之思人與已兩得之也郄之不與被精而不爲有被掠而不爲德人與已兩失之者也雖然服註雖行而鄭氏之與人到于今誦之是鄭之與亦不爲徒與也郄書雖失而何氏所布至于今人猶知其竊自郄氏則掠人之美以爲已有者亦何益哉

蔡書鄭算

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數卷因持去邕丁寧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馬融算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算便決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勑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

據木必死矣遂罷追嗟夫欲達達人與善之弘慶也邕號稱贇者乃欲示人以不廣邪人技已有休休之盛媺也融親授玄之業乃忌人出已之上也邪卒之不欲廣者不能使其不廣不欲勝已者不能使其無勝何二子之不智如此雖然觀史載王充有異才邕欲以數車書遺之是邕固未嘗有禰心也鄭玄辭歸融謂其門人曰吾道東矣是融亦未嘗有忮心也前之所載無亦好事者爲之乎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訓子姪詩

韓昌黎符讀書城南詩有云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犁鋤杜牧之寄小姪阿宜詩有云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又觀羅豫章錄本朝宰執諸公示子姪句粘於東壁富鄭公曰願汝出門去錦繡歸故鄉韓魏公曰願汝出門去早早拜員郎范文正公曰願汝出門去翰林著文章陳了齋曰願汝出門去杜石鎮巖廊噫諸公皆唐宋所稱豪傑而所以

訓其子若姪者猶不免為富貴之謀是知利欲溺人賢者不免毋怪乎為己之學寡而謀食之風滋也雖然自孔門大賢而不免於問達且有干祿之學則彼諸公者又何足異故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柳裘一經

南史張緒謂柳世隆曰觀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為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裘昭明歷郡清勤不事儲蓄常謂人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不如一經漢龐德公曰衆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若二公者可謂知所遺矣

易經孝經

北齊權會任助教時嘗夜獨乘驢出城東門鐘漏已盡有一人牽頭一人隨後有異生人漸漸失路不由本道會心怪之誦易經上篇一卷未盡前後二人忽然離散陳徐陵子份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累日陵疾

豁然夫易經非禁鬼之書孝經非愈疾之藥乃權會誦之而鬼避徐份誦之而疾瘳者會心內定之心份心純孝之感也是知邪不勝正德可動天彼釋道經咒豈能有加於易經孝經之精義今世人誦之可辟邪者無亦權會徐份之謂在心不在經典

奪席徹皮

戴憑徵博士正旦朝會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重坐至五十餘席

故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張横渠在閣中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横渠徹虎皮曰吾平日為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故朱文公作横渠贊云勇徹臯比戴憑之奪席能上人者也横渠之勇徹能下人者也欲上人則志自滿能下人則德日進是故學者不可有戴憑之奪不可無張横渠之徹

舉過言易

唐韓紳卿為楊州録事參軍事故相崔圓圓久狎愛州民丁某者至顧省其家後大衙會日紳卿趨而前曰請舉公過公與小臣狎至其家害於政圓驚謝曰録事言是圓實過乃自罰程明道先生為上元簿謝師直尹洛時謂伊川曰某往在上元某說春秋猶時見取至言易則皆曰非伊川謂曰二君皆通易者也監司謂經主簿乃曰非監司不怒非通能如是乎噫録事舉故相之過監司容主簿之非此古道也今時不復見矣

說頤卷之五終

說頤卷之六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男昌祚檢刻

裴宅許產

裴叔則嘗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淋帳儼然軒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與兄住太守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别居之條於是共計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

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里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謂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嗟夫角弓怨張友恭道喪今之世能不覬兄之宅者鮮矣有能推已之宅以宅其兄者乎能不私弟之財者鮮矣有能推已所增以增其弟者乎能兄弟不鬩責議者鮮矣有能甘受譏誚以成弟名者乎爭

財競產彼誚此議汲汲然對人前道兄弟之過者
比比然也詩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夫
惟無相猶則相好矣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
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寧能幾時爲弟兄
嗚呼其念諸其尚念諸

趙居王宅

趙清獻公家三衢所居甚隘子姪欲悅公厚以直
易鄰翁居廣其第公不樂曰此翁三世爲鄰忍棄
之邪亟命還其居而不取直成化間王三原公去

官抵家見子姪易鄰居爲業公呼而讓之曰某某
皆我故舊朋友豈宜奪其居俾之遠去乎乃召之
各還居爲給以原券不問價夫二公子弟之於鄰
居以價易之非白奪也二公猶不忍其鄰之去讓
子弟而還之近世乃有巧計詭奪殖人自封者亦
異乎二公之用心矣

許第知室

平恩許伯入第蓋寬饒賀之酒酣仰屋而嘆曰美
哉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之閱人多矣惟

謹慎爲能久知襄子爲室美士茁夕焉知伯曰室
美夫對曰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高山峻原不
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
安人也室成三年而知氏亡是以峻雕亡國懷居
非士徐勉致戒於逆旅子荆取規於苟合

郭第陝樓

郭從義鎮河陽於洛中造大第皆以香栢爲之文
梓爲梁花石甃池引水築山碾磴廊廡亭閣無不
備具第成約費白金五千鋌次年被召還都鬻抵

其第秉燭周覽時朝會有期侵晨而出行至東都
而卒陳升之治第於潤州極爲閎壯綿亘數百武
宅成公已疾甚惟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
不得居不得賣不得修不得鬻在燕邸詣座主周
少宰公私第乃故相余文敏公居也中墻畫池
亭園榭之盛問之乃文敏存日治第西湖將爲歸
老之所先圖其勝日一寓目焉未及歸而卒昔人
云終身不曾到惟展畫圖看此之謂矣

謝宅魏第

桓玄欲以謝安宅為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能保五畝之宅邪玄慚而止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為魏徵孫贖故第白居易曰徵先朝名臣大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後嗣不能守惟陛下贖而賜之師道人臣不宜掠美帝從之嗟夫名臣舊宅景行興悲過者思其德行慨其嗣雖賊臣猶知有敝芾之義焉近世乃有貧務未明輒封先達之第者殆賊臣之不若矣故相李西涯舊第在京師所居巷人呼曰李閣老衕衕後

嗣不能保同鄉人士贖以為祠畀其嗣孫守之晉郡唐學士里第為富人所得歙人亦贖而歸之二公名位聞望固足以繫後人景行之思抑兩地人心用心之厚亦足風也

柳宅鄭錢

柳僕射族子應規為水部員外郎求公為市宅公不與潛謂所親曰應規以寒素進身始入省便造新宅不若且僦居之為善也鄭還古第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恣其所用每出行必封管鑰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償博勿使別取債息為惡人所陷也第感其言為之少節噫今之世市宅以益過者有矣肯勸之僦居以養廉乎布粟而舂縫者有矣肯恣之取博以免息乎故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顏門潘閽

顏延之候其子竣遇賓客盈門峻方臥不起怒曰恭敬撙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本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潘炎

德宗時學士家興奢其夫人劉氏晏相女也京尹有故伺候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歎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乃遺奴三百縑邪危可知也遂勸潘公避位嗟夫因鬼見帝自昔病之顏峻之門潘炎之閽素封巨室竊擬非分何論京師大貴人哉此分宜江陵之所以敗嚴年尤七之所以取僇也

美室增廡

宋向戍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

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爲之毀之重勞且不
敢問唐韓滉性節儉堂先無挾廡弟洸增補之滉
撤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墜安敢改作
以傷儉德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故不請
夫作室肯搆祖父之所望也數仞數尺又得志之
所不爲也若無求安致道之良規也何必改作經
費之訏謨也觀向戍之言則有家者不可重爲令
聞之累觀韓滉之言則嗣業者不可輕棄祖父之
故

杜食黃舍

杜祁公語錄云公爲相食於家惟一麵一飯而已
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
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懼浮食安敢以
自奉也一旦名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爲一措大又
將何以自奉養邪黃庭堅文集云余謫處宜州半
載官司謂余不當居關城中乃抱被入宿子城南
余所僦舍雖上雨旁風無有蓋障市聲喧憒人不
堪其憂余以爲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
舍如是又可不堪其憂邪由杜公之言士當富貴
之時誠思位非吾有則自不至驕溢由黃公之言
士當窮困之時誠思貧乃士常則自不至怨尤故
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
故也

裴莊李茶

裴晉公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
翠嶺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胥未終篇爲可
憾爾李德裕爲相有相知授舒州牧李謂之到彼

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四角其人獻之數十斤李
不受退還明年罷郡用意精求獲數角投之李閱
之而受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於肉
食以銀合閉之詰旦開視其肉已化爲水矣衆服
其廣識嗟嗟裴公不以君德國事爲繫而戀戀於
莊嶺池魚李相不以民瘼賢才爲訪而惓惓於峰
茶數角噫李不足道矣若裴者旣明且哲以保其
身豈獨暗於蹇蹇匪躬之說哉倘亦有所逃吾不
知也

買鄰僦宅

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千一百萬怪其貴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宋次道住春明坊家藏書皆校讐三五遍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僦直比他處常高一倍於乎季雅之買鄰似矣然其後僧珍生子而季雅自署千錢以獻僧珍爲之徙官則其初之市宅乃買勢也非買鄰也次道之居僅積書爾而士夫亦爭僦其側然則書之可貴亦若勢之可趨乎孔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如溫公居洛而集錢爲康節買宅則賢於趨勢矣孟母居子而徙於學宮之旁則愈於僦書矣

傾宮迷樓

商紂爲傾宮宮而曰傾心已傾矣欲國之無傾得乎是故卒有牧野之戈隋煬爲迷樓樓而曰迷心先迷矣欲國之無迷得乎是故卒有江都之禍故曰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

何樓馬贊

宋時京師有何家樓其下所賣物皆行濫者故世人語虛僞者爲何樓五代時有馬贊者爲使府幕官其人愚戇有所聞見他人已熟而已方爲新奇而道之人因見有言事之陳者皆號贊事云噫何樓之僞不可離於聞見之陳猶愈於終無聞見者是故君子寧道贊事之陳無寧滋何樓之僞

陳宅庾驢

魏陳元方東郡賣小宅家人將就直矣元方曰此宅甚好但無出水處買者因辭不買晉庾亮乘馬

有的盧殷浩以爲不利主勸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移於人乎語云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二子以之世有售欺以嫁禍行詐以徼利者誠二子之罪人也

裕墓說宅

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子孫遂昌浮圖泓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

隅他日經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説欲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譬身瘡痏補他肉無益也嗟夫福豈回幸地由心造裕之葬其劣處是心足以昌後不必其地之福也若説者險譎回邪薦賄營位蓋不待二坎之穴而已卜其子孫必不永世矣不然謀而得地地而必福是人謀必不臧而天道不足信也世豈有福淫之天道乎是故君子當圖所以祈天者不必謀所以得地者

羊楊墓氣

善相墓者言羊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後相者見之曰猶出折臂三公祜後竟墮馬折臂位至太傅而無子蕭吉精葬陰見楊素冢上白氣屬天密言於煬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後從容謂玄感宜改葬玄感以爲吉祥託言遼東未滅不遑私事未幾以謀反誅噫祜之鑿墓非樂無後懼後之或以墓氣邪萌而爲子孫憂也是所以存後也其不幸而無子者術士之偶中爾玄感之不改葬固其謀逆之心盛則於富貴之盛則於漸然使亂賊如素而其子孫得享富貴之盛則於天道報應之常舛矣其不改而滅族者是天陰奪玄感之魄而因以彰禍淫之報爾即使玄感從煬帝之言而改葬其族滅之禍亦必不能免也何也是豺狼之聲必滅若敖氏之族天固已命之矣嗟嗟楊素勸立煬帝以亡隋室而其子玄感竟爲煬帝所族李勣勸立武后以革唐命而其孫敬業終爲武后所夷諺云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出爾反爾之報固如此哉

武庫官舍

漢武安侯田蚡嘗請考功地益宅武帝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梁呂僧珍世居廣陵後爲本州刺史舊宅在市前有督郵廳或勸其徙以益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舍以拓私宅乎余嚢見某處士夫往往請官地及寺院以爲私宅甚至儲藩分署亦紿兩臺得之而懸進士之第於楣近聞又已屬他人矣先達胡大參作某公祭文獨取其不請官地一

事先大夫每爲余言之噫慶源堂今作某氏宅諸地者亦何益哉

平泉綠野

李德裕平泉莊周廻十里臺榭百餘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致嘗作記戒子孫鬻平泉者非吾子孫也以平泉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吾百年之後爲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裴度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治第東都集賢里作別墅具燠館涼亭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閒散與白居易劉禹錫把盞窮晝夜相歡不問外事夫人生如寄盛滿難居晉公寄蹟綠野忘情經濟故卒以功名終贊皇招權比黨好奇貪得朱崖之行身且不保又何有於平泉彼其言曰若葵無衞足之知誠哉其不智也范文正公戒子孫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爲外況居室哉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噫文正之見去贊皇霄壤矣

鈷鉧滄浪

柳子厚鈷鉧潭西小丘記云丘之小不能一畝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蘇子美滄浪記云予遊吳中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三向皆水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由二子之言觀之地以人勝道與時行淮陰不遇沛公一跨下之夫耳孔明不遇先主一隆中之叟耳彼二士者不過子厚子美村郭之荒徑耳嗟夫今之世如鈷鉧滄浪之勝者豈無若而惡得夫有識能文之士如二公者一賞踐之以不終埋沒於荒徑見棄於農夫野叟也哉沈括筆譚云溫州鴈蕩山前世人所不見故謝靈運爲太守未嘗遊歷因昭應宮採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外他可知矣噫勝地之得運有時人之行道豈不有時哉

董塢曹富

漢董卓執國柄築塢於郿積穀三十年儲自云事不成守此塢足以畢老殀不知一敗則掃死豈容守此塢邪魏曹爽爲司馬懿所奏桓範勸使舉兵爽不從曰我不失作富家翁不知誅滅在旦夕富翁可復得邪噫二奸之癡甚矣欲守此塢不如勿築築塢即不能守塢之萌也欲作富家翁不如勿積積富即不得富家翁之胎也爲二奸者無逼上無擅權毋斂衆怨可以長守富矣

糠市金穴

洛陽振德坊皆貧民例享糟糠之薄質知章自爲糠市光武皇后弟郭況家工冶之聲不絕人謂郭氏之家不雨而雷東京號況家爲金穴嗟夫一市皆糠衆受其貧一穴獨金獨享其富造物何不齊如是雖然糠市可常而金穴不能耐故曰疏食水飲樂在其中不義富貴於我浮雲涉世者誠無厭糠市而慕金穴則不忮不求何用不臧矣

賣絹曹酒

宋太祖爲周將克滁州世宗命竇儀籍其府庫太祖遣親吏取藏絹儀曰公初下城雖傾藏取之誰敢言者今既有籍即爲官物非奉詔旨不可得後太祖屢對羣臣稱儀有守欲以爲相曹彬事周世宗爲引進使典茶酒宋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可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羣臣曰世宗吏不欺其主者獨曹彬耳噫陳橋之變甘心北面知守籍絹而不知守臣節不欺於酒而不能不二於周豈二公之見有不逮抑習俗移人雖賢者亦有不能免也

胡絹孔米

晉胡威父質爲荊州威自京師省之停舍中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高於何得絹質曰吾是俸餘姑以與汝耳宋孔凱爲司徒左長史其弟道存代凱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米貴一升百錢道存慮凱甚乏遣使載五百斛米餉之凱謂使曰我在彼三載去官日不辦有路糧郎至未幾那能便得此米即可載還吏乞於此貨之不

聽乃載米去於乎質之絹無愧其子之問道存之米未免於其兄之遺矣近世仕者其父兄惟教子弟以賄其子弟厚望父兄以富一入官署志希滿載惟恐其賜之不多也矧肯問其絹之何從得乎一聞來饋謂若當然猶恐所餉之尚少也矧肯遣之載還其米乎猶有甚者從宦則暗納苞苴居鄉則肆志漁獵以黷仕者之名而敗其官者多矣寧獨賜與餉之不問哉噫弊也久矣

繚綾龍羅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穆宗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德裕奏言立鵝天馬盤條掬豹文彩怪麗惟乘輿當御今廣用千匹臣所未喻優詔爲停崇寧間中使持札至成都令轉運司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副使何常奏旗者軍國之用敢不奉詔戲龍羅惟供御服日衣一匹歲不過三百有奇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爲減四之三以二事觀之人臣進言於君切而不訐蓋無有不聽者惟不能以事勢悟主之明而惟以危詞激上之怒斯言之者逆

耳而聽之者拂心臣與主兩失之矣

買綾縷葱

柳仲贇嘗出一婢婢至韓金吾家未成券間主翁於廳上買綾自以手取視之且與駔儈議價婢於窗隙偶見因作中風狀仆地既出外舍問曰汝有此疾幾何時也婢曰不然我曾服事柳家郎君豈忍更事賣絹牙郎也宋有士人於京師買一妾自云是蔡太師府包子廚中人一日令作包子辭以不能詰之對曰妾乃包子廚中縷葱絲者也柳之婢以更事牙郎爲辱蔡之婢以包子廚中爲夸此柳之所以爲柳蔡之所以爲蔡也鄭康成嘗怒一婢曳之庭泥中一婢過之曰胡爲泥中其婢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然則婢又有以文字化者程明道家僮齋金千里往復無疑求桑白皮者從而假之然則僕又有以行誼化者傳曰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鬬吾人身範家法可不謹與

寄帶酬絹

韓愈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馬幷白玉帶爲謝皇甫

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笑酬以絹九千匹賣文爲活非盛德事愈之馬帶猶是得文者酬之若湜者至以字數索縑不幾與入市攫金者伍乎唐穆宗詔蕭俛撰成德王士眞碑俛曰王承宗無可書又撰進之後例得貺遺若黽勉受之則非平生之志帝從其請裴均之子持萬縑請韋貫之求銘貫之曰吾寧餓死豈忍爲此哉若二子者可謂不肯賣文爲活者矣

挾纊飲醪

左傳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史記楚人有饋簞醪者楚莊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爲之煖煖其言也莊王不能使河爲醪而三軍爲之醉醉其賜也夫仁言足以動人況仁聲乎詭賜足以動衆況實惠乎

負米索案

崔湜爲吏部侍郎掌銓有選人引過自云某能翹關負米湜曰若此何不去兵部選答曰人言崔侍郎門下有氣力者即得王某任同州御史行部止州驛經宿不發忽索雜案又取印曆鎖驛門甚急一州大擾有老吏竊哂乃因庖人以通意脅許以百縑爲贈天未明御史啓驛門盡還案牘乘馬而去嗟夫今之銓部選人有能使人不因氣力以進者乎觀察行部有能使人不緣庖胥以通者乎錢神吏弊蓋自古已然矣

剩米虧糧

李審諸爲御史臺申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贏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答言御史例不還脚錢其母怒送剩米及與脚錢他御史皆有慙色楊承芳爲江西憲長時有倉官數輩以虧糧監併歲久鬻子女未即完公憫之莫喻其故適送月俸數外餘五斗他衙亦然始悟前倉官虧糧之故公曰常俸食之不能盡其職尚有大殃況數外食之是食其子女也於心安乎欲奏聞衆懼因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赴部轉選夫

倉糧輸受只有此數此剩米者非加取以病民則虧耗以病官今兩京支放尚有然者安得夫御史之母與憲長者而一釐正之哉

簇酒斂衣

辛潤好酒常攜榼登人門每家取一盞投之號爲簇酒伊處士從衆人求尺寸之帛聚而服之名曰斂衣酒可簇衣可斂學問事功豈必自已出哉多聞而從多見而識是學問之簇斂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是事功之簇斂也具門宗聖拒人於千里欲以廣學問建事功難矣

屠蘇藍尾

舊傳正旦飲屠蘇酒自少者起人問董勛曰元旦飲酒先從小者何也勛曰俗以小者得歲故先酒賀之老者失時故後飲酒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楪膠牙餳藍尾即婪尾謂最在後飲也石林燕語又云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盃爲藍尾藍又作啉今時不見此禮然飲屠蘇而先少者則乖少長之序以藍尾而爲連飲則有貪婪之失此古俗之不必沿者由今之道可也

金盤椒花

楊誠齋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唐子西在惠州名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誠齋嘗言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君子和而不流金盤露之謂也中立而不倚椒花雨之謂也

石枝畢酒

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録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乞祇就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

其謔曰此必三館儇人也杖而遣之畢卓爲吏部郎嗜酒同舍郎釀熟卓夜至舍盜飲爲主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嗟夫名教中自有樂地石之杖畢之縛辱身孰甚焉當時以爲任達吾不知其可也近年有比部郎徵遊東院爲兵馬所笞銓司聞之亟劾轉王官以考察罷我朝之官刑嚴矣

灌酒藏刀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頻以巨觥宜勸之攸懇辭

不任盃酌將至顚踣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夭一
司馬光也由此觀之則徽宗之薄攸至矣秦檜死
高宗謂侍臣曰今日朕始得免於護膝裏藏尖刀
耳由此觀之則高宗之畏檜至矣嗟嗟知薄攸矣
而恩寵視司馬有加知畏檜矣而信任終其身不
變所謂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者其二君
之謂與

婁鯖虞鮓

漢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傳食五侯間

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
鯖以爲異味世祖幸芳林園就侍中虞悰求扁米
糲悰獻糲及雜肴數十轝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
悰求諸飲食方悰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
獻醒酒鯖鮓而已噫婁得和五侯之鯖而不能和
五侯之德何取於和虞知獻醒酒之鮓而不知獻
醒心之賢何取於獻嗟嗟五侯之不相能也而婁
能俱得之無乃各以其好投之乎一飲食之方也
其君求之猶秘而不肯出況肯迂其身以益其治
乎若二子者可謂飲食之人也已矣

饅頭猪肉

宋王沂公與孫冲同榜冲子京一日往辭公留之
喫食了去飭子弟云已留孫京喫食安排饅頭饅
頭時爲盛饌也韓忠獻億布衣時與李若谷同遊
至汝州太守趙學士請若谷爲門客尤敬待每公
至卽令設猪肉若谷嘗有簡戲云久思肉味請兄
早訪夫以饅頭爲安排是宰相家常飯亦不常設
饅頭矣思猪肉請早訪是太守禮門客亦不常設

猪肉矣今人乃以饅頭爲粗食猪肉爲恒品僮奴
輿隸往往飫食官貴筵饌羅列珍羞匪直欲奢兼
之暴殄噫奬也久矣近日吾郡陳太守約規餚不
過五非大享不得殺牲吾民誠肯率而由之亦反
古之一機也太守諱所學湖廣景陵人

魯酒河猪

中山之人善釀酒魯人求其方不得有仕於中山
者主酒家取其糟歸以魯酒漬之謂人曰中山之
酒也魯人飲之皆信一日中山之酒主來聞有酒

索而飲之吐而哭曰此子之糟液也奚其酒東坡曰予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買他猪以償客皆大詑以爲非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慙嗟乎今之號能文章者安知不有如中山之糟液者乎今之妄生見解者安知不有如河陽之買猪者乎故曰道由心悟學貴實見

招客助殽

唐宋璟爲相時王毛仲將嫁女奏玄宗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宋璟也明日謂宰臣曰毛仲有婚事卿等宜悉詣第既而日中璟方至執酒謝恩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宋淳熙中張說爲都承旨用事一日奏欲置酒延衆侍從上許之且曰當助汝酒殽說拜謝退而約客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已而中使以上尊珍膳賜說爲表謝因附奏臣嘗奉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旨也既奏上忽顧小黄門言張說會客未散否對曰彼既

取旨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速良祐迄不肯來漏下數刻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正酣暢時聞之憮然而散噫二公可謂能守正矣顧毛仲婚事何與朝廷而令宰臣悉詣借也璟之未能以正對也若張說附奏之使再至而良祐諫議之命亟下孝宗此舉足以折寵幸之氣而愧趨附之心矣

范粥石餐

范文正公爲舉子時讀書南都學舍留守有子居學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下筯得非以相浼爲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安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石徂徠讀書南都時侍郎王濟聞其困窮因餉客授以盤餐却不受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二公之介即饋食猶不屑受矧肯媚人以求進乎抑留守侍郎二人亦非真能重二公者彼其徒有盤餐饋食而無繼粟之誠延見之禮宜乎二公之不受也

故曰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剩菜易帶

王文正公爲相退食必召諸子使之席地聚食乃語左右曰剩與菜喫此輩生長公相家已驕矣不可使不知淡薄之味公嘗陪祀東封有子侍行家信至公發之見所寄衣帶以紅爲之公怒曰我在爾已好華如此欲壞清風我死望汝輩純素難也亟令送還而易之嗟夫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美珠之受無乃與剩菜之味異乎銀器之易無乃與還帶之風殊乎語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文正之賢也而晚節猶若是況其他乎然其剩與菜喫怒壞清風此二事誠爲訓儉法程教子孫者所宜深念也

葱肆蔬食

梁呂僧珍先世以販葱爲業及僧珍爲冠軍將軍封平固侯其兄子棄業求官僧珍不許曰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但當速歸葱肆耳五代唐劉贊父玭始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衫襦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食贊牀下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干祿吾食非爾之食也由是贊力學舉進士僧珍惟令兄子速歸葱肆此兄子之所以終得保其葱肆贊唯不以肉食食玭故贊終得以享有祿食不然而過分妄求驕侈廢學欲葱肆蔬食之常保得乎

煉炭漉飯

唐乾符中有豪士承席勳廕錦衣玉食極口腹之欲嘗謂門僧聖剛曰凡以炭炊飯先燒令熱謂之鍊火方可入爨不然猶有煙氣難餐及遭寇亂財產剽盡昆弟數人與聖剛同竄伏山草不食者三日寇退徒步往河橋道中小店買脫粟飯與土坏同食聖剛笑曰此非煉炭所炊但慚靦無對宋王黼宅與一寺爲鄰有一僧每日於黼宅溝中流出雪色飯顆漉取洗淨曬乾不知幾年積成一囷靖康城破黼宅絕食此僧所囷之米復用水浸蒸熟送入黼宅無饑嗟嗟方豪士恣意奢縱豈虞有流離之日方黼權勢熏灼豈虞有絕粒之時卒廼脫

粟之餐甘於煉炭溝中之顆粒以爲命噫暴殄者可以鑒矣

棄袍鬻餅

劉先生者居衡獄紫蓋峰下間之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酪歸盡則更出一富人貽以一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嘗日出菴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

能自在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就脫與之吾心方坦然吾幾爲子累矣劉伯芻侍郎所居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壚劉召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遽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麄不暇唱渭城矣嗟夫益貨損神多積累眞世之人役役營營明而動晦而休日從事於鬻餅者之所勞而不暇念夫劉先生之所累者彼蓋習勞若逸而以累爲不累也噫積金難守放利多怨勞勞者果何益乎而累其身以累子孫者多矣

鍊珍遺羞

段文昌丞相精饌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途號行珍館家有老僕掌其法指授女僕四十年凡閱百婢獨九婢可嗣法文昌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鄒平公食憲章虞琮善爲滋味和劑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饗賓王問今日肴羞寧有所遺否虞曰恨無黃頷臛何曾食疏所載也噫學饌猶求

嗣法況建官位事而可不求賢能乎饗客猶問遺羞況爲天子得人而可使野有遺賢乎

燒尾解棊

唐蘇瓌拜尚書右僕射時大臣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臣不敢燒尾東昏喪潘妃之女閭竪共營殺羞云爲天子解棊燒尾之設疑於謝私解棊之名同於作戲不恭孰甚焉

王鄭餅錄

後周王罷鎮江東日嘗有臺使至爲設食使乃使裂去薄餅緣罷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簸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之使者大慚唐鄭澣尹河南召甥姪會食有蒸餅鄭孫去其皮而後食澣大怒謂曰皮之與中何以異也僕嘗病澆俗驕侈自奉奈何囂浮甚於五侯蒸餅乳臭也因手取所棄者盡食之夫人苟有謀道之心則惡食不恥苟有自得之念則簞瓢可樂是故餅緣不棄匪惟示儉且以惜福

吸醋服菔

范質仕周爲宰相及太祖受禪不改其任嘗謂同列曰人能鼻吸三斗釅醋可爲宰相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難其少準知之遽服地黃兼餌蘆菔以反之未幾髭髮盡白嘵夫改節事人吸醋之雅量也故范有欠世宗一死之譏乾祐天書蘆菔之故智也故寇有不讀霍光傳之譏

說頤卷之六終

說頤卷七

新安余懋學行之父撰
裔孫廷桂檢刻

廣國伏波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卒相申屠嘉廣國之賢有行且不用況不如廣國者乎顯宗思中興功臣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馬援以椒房親故不與援之功且不與況不如援者乎噫文帝之不相

廣國懲諸呂也以此爲坊而後世猶有金匱符命之變顯宗之不圖伏波懲新室也以此爲坊而後世猶罹跋扈將軍之禍

王儉山惲

南齊高祖幸華林宴集使羣臣數人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季文歌子夜來張敬兒舞王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事吾何以堪之唐中宗引近臣宴令各獻伎爲樂張錫爲譚客娘

舞宗晉卿舞渾脫張洽舞黃麞杜元琰誦婆羅門呪李行言唱駕車西河盧藏用效道士上章郭山惲誦古詩兩篇誦鹿鳴蟋蟀未畢李嶠以詩有好樂無荒之語止之夫君臣燕享古有常禮未聞廢令共之常而備淫泆之態君臣相悅自古爲難未聞褻將相之尊而效優伶之賤王儉知誦書矣而封禪之書終以獻諛郭山惲知規諫矣而李嶠之止不克終誦齊唐之君臣狂縱如此欲國家無亂得乎

宋殤晉武

宋萬歸宋宋殤公靳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弑宋公晉孝武帝耽於酒色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屬諸姝少矣貴人潛怒帝醉臥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其主俱以一言取殺身之禍戲言可輕發乎故曰惟口出好興戎

昌邑後王

漢廢昌邑王賀居故國宣帝心忌之賜山陽太守張敞璽書戒以謹備盜賊敞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上知賀不足忌始封爲列侯蜀後主入魏司馬昭與宴問曰頗思蜀否曰此間樂不思蜀也昭去郤正謂曰若晉王後問宜對曰先人墳墓在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他日昭復問禪對云云昭笑曰安得似郤正語邪禪驚曰誠如尊命噫禪之所以對昭者固卽賀之所以見封者也令禪而稍見頭角身且不能保何有於宴雖然國

君死社稷禪死可也偷生何爲哉彼郤正者不能正其君以無隳先王之宗廟而徒教之爲墳墓之思亦不足道矣

端木熙載

衛端木叔藉其先貲放意所好及病無藥石之儲禽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爲德過其祖賜韓熙載辭情坦率不持名檢妓樂殆以百數所得月俸盡散諸姬熙載敝衣芒屨作瞽者持獨弦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噫以叔爲德過

其祖則蕩費祖產者得以藉口矣以祀獄爲坦率任達則隳棄行檢者得以藉口矣

齊臣子般

齊景公好儉諸大夫日事淫靡懼景公之知矯情事焉每入朝駕羸馬樸車以從衣惡甚冠纓殆甚絕也景公謂其誠也憐焉召羣臣各賜錦衣一襲及鞞琫容刀各一以爲身容他日景公出遊會諸大夫入於鹿門入而觀焉其車則澤而煥也其馬則矯而騰也其服食器用則精明豐腴也景公以

其紿巳也大怒曰叱嗟而吾臣也敢爾乎盡收而戮之楚有鬬子般者貌肅而言莊國人皆以爲脩潔人也一日飲逢啓彊家而洗尹壽師祁犂在焉祁犂與尹壽語語近褻子般怒曰若等陷女蠱出入穢壤雖鬼見亦吐也尚敢颺言俎豆間乎言未既有豔姬過門子般起更衣忽見夫挃刄趨甚疾衆隨之覸所追者正子般也初子般通于姬姬知飲啓彊家過而目招之子般將尾而私焉不虞良人見也尹壽拊膺笑曰天下寧復有是邪嗟夫世之貌是衷非言堯行蹠始之欺世盜名終之心勞日拙者衣袂相屬也寧獨齊大夫與子般哉

士安范雲

皇甫士安躭玩典墳忘寢與食或箴其過篤將耗精神士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况命有脩短懸於天乎范雲初爲梁武帝屬官武帝九錫之命在旦夕雲忽感寒疾恐不獲預慶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欲便差甚易正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况二年

乎文伯乃以火燒地布桃葉設席置雲其上頃刻汗解裹以溫松翼日有瘳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越二年果卒夫二子之朝聞夕死一也然士安之所謂死以身殉書范雲之所謂死以死殉榮身死矣安用榮之若雲者心死久矣固不待於二年也

丙吉蔡京

漢地節三年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引使者丙吉爲証宣帝親問然後知吉

有舊恩而終不言大賢之制詔丞相封吉爲博陽侯臨當封吉疾病上憂吉不起夏侯勝曰有陰德者必享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瘉後五歲爲丞相宋宣和末蔡京病篤人皆謂必死矣獨兆冲之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晏然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而果不死至潭州之竄而死噫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殃祥之報久而後定孰謂天道終無知哉近嚴嵩死於子誅家籍之後董某死於子喪孫亡

之後殃慶不爽於茲益信則宮娌名

爰盎欽若

漢周勃誅諸呂立文帝以安劉氏及爲丞相朝罷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爰盎進曰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絳侯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絳侯主兵適會成功今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遜臣主失禮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久之勃遂有逮繫廷尉之禍宋寇準決澶淵之策眞宗待之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欽若進曰城下之盟春秋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爲此舉是盟於城下也上愀然不能答由是顧準稍衰終有海康之貶嗚呼絳侯萊公之功揭若日月而盎與欽若以從容一言移兩明主意迄致二人於罪斥讒言罔極吁可畏哉

王沭守謙

王涯舒元輿爲相時涯有從弟沭在江南老且貧跨驢詣涯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莫久之沭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

微官自是日造門俟命及涯家被收沭適在第與涯俱腰斬元輿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元輿亦不留守謙悲歎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得免夫沭之得逼幸矣而反以併命守謙之被譴不幸矣而因以免禍禍福之難諶如此或曰沭之併命躁之招也守謙之幸免愿之致也然則與其躁也寧愿

姚祭黃裳

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曰吾所衣着止麻布蒲練此物於吾何用既欲相欵接幸不煩爾門生遜謝請察厲色驅去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致錢數千緡氊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出告師古師古折其謀不敢改節於乎關西却茂才之饋姚察似之汲黯寢淮南之謀黃裳似之今之座主則或以門

生爲莊田令之執政則或以連帥爲外府歲獻日饋習以爲常此世之所以鮮廉吏而邊之所以多債帥也噫

夏后鄧通

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良日也之子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爲余子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折撩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漢鄧通得幸於文帝賞賜鉅萬以十數有相通者曰當貧餓死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及文帝崩景帝立通免家居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盡沒入之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嗟夫富貴在天人其能違天乎人之可恃莫如天子而天子不能回人之所無以爲有觀於此二事世之齷齪者可以免妄求過覬之心矣

龎藉一鶚

宋龎藉知定州上章請老或謂公今精力克壯年

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乎前後疏二十餘上朝廷不能奪聽以太子太保致仕成化中刑部侍郎林一鶚以病在告同僚往省之林喘息嘆曰疾幾三月當任俸矣其寮曰盍告歸宜水土便醫治固可愈也一鶚默不應夫不憂其病之不起而尚慮其俸之當任一鶚之見亦異乎龎公之見矣

盧坦山賓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產公爲捕盜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故不察昭明太子聞明山賓築室不就令曰明祭酒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搆宇未成今送薄助幷貽之詩嗚呼後之服官者其尚爲昭明之所助無爲盧坦之所恣哉

嗣明劉班

宋劉嗣明嘗撰皇子剃胎髮文用克長克君之語吏持以請嗣明曰此言堪爲長堪爲君眞壽頌也吏拱手曰內中讀文書不如是最以語忌爲嫌既尅長又尅君殆不可用也嗣明悚然亟易之靖康歲都城受圍禦敵器甲刓敝或言大常寺有舊祭服數十閉無所用可以藉甲少卿劉班即具稟欲獻於朝以付書史史作字楷而斂平常無錯誤班將上馬立俟之既至而結銜脫兩字趣使更寫至於三其誤如初班怒責之逡巡謝曰非敢誤也某小人竊妄有管見在禮祭服敝則焚之今國家迫急誠不宜以常日論然容臺之職惟當秉禮少卿固體國不若俟朝廷來索則納之賢於先自背禮而有獻也班媿歎而止噫嗣明之吏援忌以請劉班之史秉禮以爭誰謂吏無人哉

文正文忠

范文正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爲帷幔者公聞之曰綺羅豈帷幔之物耶吾家清儉安

得亂吾家法若持至當火於庭富文忠謂邵伯溫曰吾年二十八登第方娶當先公先夫人時未第决不許娶於乎羅幔不許持至可以訓儉未第决不許娶可以勵學若二公者可以爲婚嫁法矣

何進高獻

東漢末何進將誅宦官白皇太后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願復一入直得暫奉太后顏色子婦爲言之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不數日進乃爲讓所殺董

卓隨以兵至讓等雖死漢室亦亡北齊宰相高獻與婁定遠以和士開姦蠹敗國白胡太后出爲兗州刺史后欲留士開過百日獻守之以死士開載美女珠簾賂定遠得入見太后及帝乃出定遠爲青州而殺獻後二年士開雖死齊室亦亡嗚呼姦佞之難去久矣何進高獻不惜隕身破家爲漢齊社稷計而讓與士開以譚笑一言變如反掌忠良受禍宗廟爲墟乃知背脊瘭疽决之不可不速虎狼在穽養之則自貽害可不戒哉近正德中宰執

九卿交章謀去八黨而太監劉瑾亦以環哭一言事機立變宰執九卿相繼去位毒流縉紳禍及黎庶城狐難熏蔓草難圖蓋自昔記之矣是以君子之謀小人當爲履霜之防不當爲噬臍之悔

義府浩然

李義府初召見太宗令詠飛烏詩曰日裏颺朝彩琴中聞夜啼上林多少木不借一枝棲太宗曰我當全林借汝豈但一枝邪孟浩然頗爲王維所知維侍金鑾殿一日召浩然與之商較古今風雅忽遇明皇幸維所浩然錯愕伏牀下維不敢隱奏聞明皇欣然曰素聞其人因得召見命口進佳句浩然念詩云北闕休上書南山歸舊廬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踈明皇憮然曰朕未嘗弃人自是卿不求進奈何有此作因命歸終南山義府浩然均詩人也一得爲全林之棲一終爲明主之弃豈詩人窮達固有命邪顧上林佳樹豈同凡林乃不以借之文禽而以借之李猫失所借矣投詩明主語盡怨嗟不才之弃浩然自弃耳明皇尤乎哉

文毅忠宣

商文毅公罷職家居十載成化初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至日衆竊謂致詞難稱職名及陛見方巾絲縧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爲民商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安帖劉忠宣公謫戍肅州每旦日戎服執戟趨候將領門下聞者謂其脫灑嗟夫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此二公之所以爲二公也

溫公姚樞

司馬溫公居洛日先壠在鳴條山壠畔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用瓦盆盛粟飯瓦罐盛菜羹公享之既畢復啓曰某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略說卽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有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平生慮不及此當思其所以奉答村夫笑而去每見人曰我講書曾難倒司馬端明公聞之不以介意姚祐元符中爲杭州教授

堂試諸生出易題乾爲金坤亦爲金蓋福建本書籍字多舛錯坤爲釜上缺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腮說而諸生或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大慚曰祐買着福建本因自負一直其不護短如此觀司馬事固可見溫公之坦易亦可見村人之不可忽觀姚事固可見敎授之不護短尤可見讀書之不宜自是

景贍文端

吏科都給事樊景贍儀狀魁頎應對敏給　英廟深喜之有意大用累將使命一日復遣勘事外郡召至榻前諭之曰此回卽陞及竣事還樊辭不及矣其同年御史田宥先是按蜀坐贓貪逮繫錦衣獄禍不可測適遇赦爲民一日同飲語及前事景贍感念嗚咽流涕宥慰辭曰若非此事爾則好矣我將何如衆皆噓然景贍亦不覺啓齒王文端致仕家居一日澄江洪漲公踦門坐觀徐諭諸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於內閣調出理部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

禍必有遼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爲樂耶以此益知出處自有定分非人力所能爲也嗚呼行客愛晴農愛雨其樊田二子之謂乎禍兮福所倚其文直之謂乎是故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怨天不尤人

康節無已

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邵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

衣溫公歎其言合理陳無已趙挺之皆郭大夫婿陳在館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無已止有其一其內子於挺之家假以衣之無已詰所從來內以實告無已曰汝豈不知我不着渠家衣邪卻之噫康節之服通今之宜也無已之卻守已之貞也不然而反古之道待人而煖則亦不衷之災矣

王敦安石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便斬美人王導與王敦嘗共詣崇導素不能飲輒

自勉強至於沈醉每至敦故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色如故尚不強飲導讓之敦曰彼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司馬溫公與王介甫同爲郡牧司判官包孝肅公爲使時號清嚴一日郡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舉酒以勸溫公素不飲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是知兇人不屈二王一律敦忍殺故敢作賊介甫性拗故新法之變百拼不回二兇之亂天下已於杯酌間見之矣

太丘伊川

漢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母死歸葬潁川一郡畢至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寔於是獨往弔焉後黨禍起讓感寔故多所全宥秦少游論謂當時士風病乎太清此寔之和所以爲賢也宋宦官張茂元祐間嘗請諸名公啜茶觀畫諸公皆往惟伊川先生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野客叢書謂正與太丘反經而合道者非有卓然之識烏能及此噫太丘之往柳下惠之可也伊川之不往

魯男子之不可也學魯男子不得不害其爲介學柳下惠不得則流而爲隨是故吾人處此寧爲伊川之不往無爲太丘之往

牧之子美

杜牧與杜悰同族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怏怏不平以至於卒錢起題牧林亭云不須耽小隱南阮在平津南阮謂悰也杜子美數訪從孫濟而不免於防猜故其詩云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嗟夫遇合則四海兄

窮徜嫌則骨肉胡越人固有不識面而推挽者亦有同一脉而傾擠者總之行使止尼一聽於天尊祖敬宗盡其在我躬自厚薄責於人有不得反求諸已以此全身亦以此敦族怏怏何爲哉

廉頗孟嘗

廉頗爲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後復爲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無勢我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爲頗無以應孟嘗君爲齊相賓客盡至

及其廢黜賓客盡去後復爲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生必有死物之必至富貴多士貧賤寡交士之固然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嗟夫炎涼世態自古已然彼灌夫不易志於竇嬰任安不移情於衛青者幾何人哉翟公爲廷尉賓客塡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後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噫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客去客來於我何與哉吾又以爲翟公之題門過也

李騎韓灰

李廣罷雲中太守居藍田山中射獵嘗夜一騎出飲田間還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爲邊患武帝召廣爲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中斬之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

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居無幾梁內史缺景帝遣使者拜安國爲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甲亡去安國曰甲不就官卒滅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遇之夫君子固窮達人安命日月大矣當其食也民見食而不見日月神龍失勢與蚯蚓同然日月固不以食罪民神龍亦不以失勢罪蚯蚓也安國善遇田甲幾於不念舊惡霸陵尉呵止夜行自是巡徼職分廣乃以私忿請而殺之殘忍無法其不

封侯也宜哉

向拱中師

竇正固演隱常相也周世罷政以司徒就第後歸洛陽常與編戶課役正固不能堪訴於留守向拱拱不聽宋熙寧初富韓公爲相神宗嘗對大臣稱河南守李中師治狀公以中師厚結中人因對曰陛下何從知之中師銜其沮已及冉尹富公已老乃藉其戶令出免役錢與富民埒嗚呼君子失勢小人得易而侮之如向拱李中師者世固不乏人

也雖然君子素其位而行吾旣居閒與齊民埒則亦自甘於齊民之常可矣課役之免不免惡足爲吾之榮辱哉若正固者可無留守之愬富公亦不必致嘅於中師也

樂天東野

白樂天詩曰無事日月長不羈天地闊天地何闊達者自闊爾孟東野詩曰出門卽有礙誰謂天地寬天地何礙褊者自礙爾君子坦蕩蕩故常闊小人長戚戚故常礙

柳下晏子

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如至於我哉齊傷槐女來造晏子之門晏子曰嬰其有淫色乎何爲見奔殆有悅內之志哉是故苞苴及門必有好貨之念便佞在側必有好諛之端是以君子省躬欲嚴克已欲密

圭齋楊玠

長沙有朝士某者意氣滿盈賓至則鼓吹喧闐里

中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公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執友曰近日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默然宋楊尚書玠致仕舊居爲鄰里侵占子弟以狀白公公批紙尾云四鄰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吹草正離離誦鳳洲此詩可使銷滿盈之氣誦楊公此詩可使平鄙吝之心

忠宣王英

劉忠宣公大夏自肅州戍歸揭草堂帖一道云近日同鄉劉按院者來云省城會兩院各道執事西歸未嘗有一字至官府諸公同聲敬仰誠晚輩所當法也按察使王英家居日縣令盛席邀飲有一鄰翁同日設燕英竟赴鄰翁飲曰鄰翁之具雖於令也噫今之世有不通當路書者人必以爲迂矣有不赴縣令飲者人必以爲傲矣

樂天時正

白樂天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椽詩云樂宅須重葺貧家乏羨財橋憑川守造樹倩府寮栽木板新猶濕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攜酒倚檻看花來成化間浙江布政使甯良等建西湖書院於孤山以居太常夏時正時正有孤山種梅而藩司攜酒見訪詩云占斷孱嶉學種梅呼龍踏破白雲堆自甘結屋青山住不謂乘春畫舫來竹裏倒裳迎使節花間供具促銀盃都非道詔旌求急鷗鷺無煩着意猜噫郡守造橋府寮栽樹方伯嘗居藩司過訪此緇衣之盛節授粲之遺雅也今時居間者得不凌辱已云幸矣安望有禮賢之風度哉

羲之方回

王述蒙顯授王羲之恥爲之下誚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王子敬兄弟見郗方回躡問訊甚修後生禮及嘉賓死皆着高屐儀容輕慢方回嘆曰嘉賓不死兒輩敢爾噫堯之朱舜之均東坡之後而有父事師成之過晦翁之後而有百拜白事之浚雖聖賢猶不能

使其後之不不肖况餘人乎是故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爲父兄者念及於此則啓迪不得不勤矣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惡名必不果爲子弟者念及於此則顯揚不可不勵矣

子晏子厚

晉平公藏貨之臺燒公子晏束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賊爲天下戮今

皇天降灾於藏臺此是君之福也柳子厚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云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一出口則嗤嗤以爲得重賂今乃幸爲天災之所滌蕩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陰相吾子也噫人知火之爲災而不知財之爲災人知財災之足弔而不知財災之可賀大學曰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二子識之矣

王起彥謙

王起改太子少師治家無檢所得祿賜爲童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詔盆仙韶院錢給之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恥也起頼其入不克遜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兼前後居官所得俸錢皆以周恤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爾嗟嗟仕而貧一也如王起僮僕之竊則可羞如彥謙清白之遺斯可貴

杜劉王李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請託同郡劉勝亦自蜀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杜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志意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令問休暢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成化中李秉王竑俱一時名臣後俱致仕還鄉

竑高自標致非其人不交秉出入閭巷每與市井對奕終日無忤竑曰李執中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遊戲何自輕之甚秉曰所謂大臣者豈能常爲之在朝在鄉固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嗚呼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行已立身自有法度勝之自守彼以爲寒蟬吾以爲翔鳳密之請託彼以爲匡人吾以爲失已竑之高自標致則非非人不交則是秉之終日無忤則是與市井奕則非吾寧爲勝不爲密爲王李之是不爲王李之非則幾矣

阮禮周直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邪或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無檢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嗟夫禮以承天道治人情何可謂不爲我輩設乎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何得以千里一曲自解乎近見有居喪作樂而曰吾親非以樂終者是阮步兵之徒也有枉道而事人而曰惡用是硜硜者爲哉是周僕射之類也

韓李厚德

韓億在中書日見天下諸路有職司捃摭官吏小過輒顏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虫魚草木皆欲得所夫所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則望爲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李沆拜參政胡旦以啓賀之云呂參政以無功爲左丞郭參政以酒失爲少監章參政非才謝病優拜尚書陳參政新任失旨退歸兩省而譽沆甚力將以附之沆慨然不樂戒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優於是者邪亦適遭遇爾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嗟乎舉世以奇察爲能韓獨以錮人爲歉舉世以譽己爲賢李獨以短人爲薄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二公之所處得恕道矣

張崔退休

崔威受張正甫之知及將懸車張與議行止崔時爲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口贊成公便令製表表上値無厚善者一章便允三數月後門館閒寂

家人輩竊罵之張後亦悔每語子弟曰後有大段事勿與少年郎議之崔造相將退位親厚皆止之長女賢知書獨勸相國使退一二歲中居閒躁悶顧謂兒姪曰不得他諸道金銅茶籠子掩也遂復起嗟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二公乃反以居閒爲悔而致憾於勸者之誤事乎林和靖詩云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覷二公之悔然則罷貧之怕豈獨妻子哉王文正不肯從赤松之遊故有緇衣之悔寇忠愍不肯從富貴之辭故有萊州之禍故知

二疏之見誠去人遠矣

李盧稅駕

李斯爲秦相歎曰物禁太盛吾昔上蔡布衣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盧多遜初參政事頗漸驕侈其父億愀然不樂曰吾家世寒素一旦富貴遂至如此未知稅駕之地嗟夫滿招損謙受益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李斯自知物禁太盛矣多遜之父亦知以盛滿誡其子矣乃一則自驅咎穽與聞沙丘之謀

一則謂無聞知不臨覆車之轍五刑之具崖州之竄誰則爲之語云自作孽不可追二子之謂也

賈客興生

宋孔覬爲司徒長史二弟東還覬迎之見輜重十餘船皆是錦絹紙席覬命置岸側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後魏封回爲度支尚書鄭雲諂事劉騰賂紫纈四百匹得安州刺史除書旦下晚問安州興生何事爲便回曰卿位爲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如何見造問興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大慙去嗟夫今之世不爲賈客興生者幾人哉侈華載於鄉閭盛夸稽古之力詢地產於知由冀充宦橐之資間有飲泉不貪敝車羸馬者則嗤之曰惡用是拙官者爲哉好官不過多得錢爾噫吾亦有見做官之多得錢者矣沒不數年而子孫以爭奪敗者有之又不再世而子孫以淫蕩廢者有之敝衣羸馬者如故也所謂多得錢者果安在哉其尤惑者志在溫飽術工攘剝聞人稱其有十乘之富則艴然

怒聞人譽其無擔石之儲則欣然喜其子孫求人狀其祖父之行也詆之於季孫陶朱之儔亦艴然怒等之於公儀伯起之列亦欣然喜是明知多錢之可醜而拙清之足貴也乃所志非所貴所遺多所醜獨何哉是以君子寧爲拙清無爲姦富寧使吾子孫慽無所遺不可使子孫艴有所詆

蔡韓館客

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材應之以張當對

京卽貧致之爲塾客嘗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厲一日呼之來前曰汝曹嘗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嘗聞先生長者但令緩行嘗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早晩賊發首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卽入書院傾倒因訪策焉嘗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只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邇山爲對邇山自是有召命韓侂胄爲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

文旣別首問者不道侂胄當國嘗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侂胄屛左右促膝問曰某當國秉外邊議論若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矣尚復何言侂胄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旣開三軍暴骨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

科需則四海萬姓咸怨矣叢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侂胄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殿退處德壽雖怨無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恤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慝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然後選擇名賢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

野之遊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其庶幾乎侂胄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按姦人之敗國事履危機其館賓知之故人知之卽姦人亦自知之乃竟不能從所畫之策決志高蹈以避禍難何哉利祿之迷深而僥倖之心勝也商君不用趙良之言卒有車裂之禍范雎能用蔡澤之策故免盛滿之憂自古及今以寵極而傾位高而危者多矣寧獨二姦哉雖然使二姦能從二子之言以免於禍於二姦身謀得矣

如天道禍淫之理何故知二姦不能終從二子之言者寔天陰奪其魄而留以施後日竄殛之威也是天道禍淫之微權也

肆翁垢叟

叅政王繼學自筮仕京師遊宦四方久去鄉里及拜中書叅議歸省逮里門舍騎徒步遇長者輒拜過市有老翁坐肆公趨拜肆下翁偃坐曰小大久不見汝汝來奚自公曰自京師翁曰仕否公曰叅議中書翁又曰小大朝廷官爵不可得任意公

遂廵拜謝翁偃坐如故有富翁方與客譚適一垢叟衣敝屣如屠沽者自外至翁肅容而起迎之上座退而拱立其叟曰汝坐翁乃坐客問翁曰彼何人邪翁曰某族父也客哂之曰吾族則無此翁曰但君族未廣耳客大慚吁以肆翁而視叅政賤貴懸矣拜之者不以爲恭受之者不以爲偃以富翁而視垢叟貧富迥矣迎之者不以爲慙受之者不以爲異一貴一富能忘其勢一翁一叟亦能忘人之勢此古道也今時不可得矣

牙校軍守

盧多遜流崖州知州乃牙校爲子求婚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不得已卒與之爲婚胡邦衡竄新州再徙吉陽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無狀每因呈必令囚首詣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十韻爲其生日壽噫見惡人以避咎諺云在他矮簷下安敢不低頭君如彼何哉素吾位而已矣

衛尉薄后

漢相國蕭何爲民請上林苑中空地高帝大怒以

爲多受賈人財物下廷尉械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相國守關中不以爲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上不懌即日赦出何絳侯周勃免相就國人上書告勃欲反廷尉逮捕勃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即赦勃噫二臣之所值亦危矣而衛尉與太后能以一言立釋其禍者納牖之道得轉圜之機豫也藉蕭太傅而遇衛尉可無殺傳之憾矣韓淮陰而遇薄后可無兒

女之紿矣相國絳侯何幸而太傅與淮陰何不幸
君子是以又重罪恭顯蕭何之紿而深憾高祖之
忌孝元之昏也

狄姨姚姊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南別墅未嘗入
城仁傑伏臘每修禮甚謹嘗于後休暇候盧氏安
否適見表弟挾弧矢攜雉兔來歸薦味進於堂上
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啓曰某今爲相表弟
有何欲願悉力從其意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

事女主仁傑慚而去姚少師廣孝初爲僧其姊嘗
戒之曰汝既爲和尚當發慈悲心及預靖難姊嘆
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邪後奉命賑濟還鄉
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
乃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强之姊不得已
出立中堂廣孝即連下拜姊曰我安用拜許多爲
邪曾見做和尚不了的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冊
不復見嗟夫仁傑之相幸而有潛授五龍之功可
追爾不然唐畢爲周亦何辭以謝女主之事哉少
師之事茲乃天意夫豈人爲少師雖欲終爲和尚
殆有不可得者故嘗謂仁傑之與其姨陳平王陵
之見也少師之與其姊太公夷齊之心也噫一姨
一姊猶知大義奈之何姚宋諸賢靦顏女主楊解
諸公偷生食言其見反出姨姊下也惜夫

姚姨許婦

魏文明后寵任宦者符承祖官至侍中貴幸用事
親姻爭趨附以求利其從母楊氏爲姚氏婦獨否
常謂承祖之母曰姊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

姊與之衣服不受强與之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
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
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嘗着敝衣自執勞苦承祖遣
車迎之不肯起强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
殺我由是符氏內外號爲癡姨及孝文即位承祖
坐贓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廷其一姨伏法帝見
姚姨貧故特赦之許允爲司馬師所誅門生走入
告其婦婦正在機中神色不變曰蚤知爾耳門人
欲藏其兒婦曰無預諸兒事欲徙居墓所師遣鍾

會看之若才流及父當收兒以咨母母曰汝等雖佳才具不多卒襟懷與語便無所憂不須極哀會止便止又可少問朝事兒從之會反以狀對卒免楊氏之姨當姻勢而不附卒全其家許氏之婦處夫難而不變卒保其子可謂智也已矣楷也許氏之婦知其夫之不免不能勸以早退較於姚氏之姨尚爲愈一着也

郭顧乳母

漢武帝乳母家橫暴有司請徙乳母於邊奏可乳

母入先見郭舍人爲流下舍人曰第行見辭去還顧乳母如其言舍人罵曰老女子陛下已壯矣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于是人主憐焉乃下詔無徙乳母罰譖之者韓晉公爲浙東觀察使有乳母求外事公欲殺之顧况爲之營救詣公問之公曰天下皆以某守法乳母先亡之況曰公幼時早起夜卧卽要乳母今爲侯伯乳母焉用誠宜殺也公遽舍之噫二子之救乳母是矣然亦須視所犯之何如犯止求事屈法以伸恩可也犯至橫暴恩卽可伸法卽可屈其如被暴者之無辜何爲武帝者貸乳母之身而徙其家則恩與法兩得之矣舒其家而盡釋之過也又以言者爲譖而罰之又過之過也

說頤卷之七終

新安余楙學行之父撰
裔孫廷桂檢刻

三光五知

范文正公爲校理忤章獻太后貶倅河中僚友餞於都門曰此行極光後爲司諫諫廢郭后貶睦州僚友又餞之曰此行愈光後爲天章閣知開封撰百官圖以進忤呂夷簡落職貶饒州僚友又餞於郊曰此行尤光任布拜樞密副使歸休洛中作五

知堂曰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噫三光之心不可有五知之念不可無有三光之心則近名無五知之念則貪祿

三反三戾

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吝惜財物而持身不穢謂之三反李嶠性好榮遷憎人升進性好文章憎人文筆性好貪濁憎人取受謂之三戾嗟夫世之爲守易尉爲尉陵守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拂人之性者多矣寧獨二子爲反戾哉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犯而敬鬼直能曲於人若鰌者可謂善用其反者矣

三憾三願

唐薛元起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平生有三憾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宋趙季仁嘗謂人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一願讀盡世間好書一願識盡好山水噫三憾鄙矣若三願者亦未爲知本也孔子曰德之不

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聖賢之所憾何如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聖賢之所願又何如近代夏寅時正嘗語人曰吾平生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夏氏之三惜賢於三憾三願遠矣

三角六科

余子清之祖　仁廟時因作三角亭詩知名召爲御史不拜人問其故曰壞心術有人病痃疥者或

謂之曰六科可療問其故曰當得不語啞噫人能以正直忠厚存心則不至有壞心術之議矣人能以繩愆糾謬爲職則不至有不語啞之譏矣

士途鑽競

史彌遠當國選人皆出其門伶人爲孔門弟子數輩一人出曰吾宰予也夫子曰于予與改可謂僥倖一人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顏子謂宰予曰吾爲四科之首不改汝何爲獨改宰予曰吾鑽遂改汝何不鑽顏子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爾

宰予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近孫冢宰爲大理卿時與同僚譚及士途之速化者因言昔達摩問於觀音大士曰吾面壁九年澹然無欲乃不得昇而呂洞賓者三醉岳陽樓則犯酒戒私度何仙姑則犯色戒拔劍斬黃龍則犯氣戒點石爲金則犯財戒乃反得昇何也大士笑曰彼朝遊滄海暮崑崙一日走了許多路方才得昇子終日面壁曾不一動何故得昇同僚爲之一噱噫今之世不有宰予之鑽而有洞賓之走雖以在上位矣雖然所鑽者敗則鑽者亦與之俱敗所走者去則走者亦與之俱去不如不鑽不走者之故吾自在也故曰百動不如一靜

攀附捷徑

陳文惠赴端州艤舟廬陵嘗有胡僧扣舷謂曰虎目鳳鼻猿身平地不能爲也當有攀附然後有所食位極卿相因爲詩一絕曰虎貌猿身形最貴須因攀附即升高知公今向端溪去助子清風泛怒濤劉子儀與夏英公同在朝子儀表爲先達章獻

臨朝子儀主文在貢院聞英公爲樞密副使意頗不平作堠子詩曰空呈厚貌臨官道更有人從捷徑過嗟夫自古及今士之無攀附而在高位不捷徑而躐顯榮者蓋不數數見也雖然其攀附捷徑而得也亦其命所當得名位爵祿原未嘗加所加者一攀附捷徑之名爾吾人無名位爵祿之分而效伊攀附捷徑之爲身與榮鮮不兩失之矣是故上士以義安命中士以命安命

王曲裴狀

唐王維弱冠有文名解音律善琵琶因岐王雜伶人造鬱輪袍曲以干太平公主公主爲遣宮婢傳教考官遂作解頭一舉及第高鍇知貢舉戒門下不得受書裴思謙自持仇士良一緘趨至墀下白曰軍容有狀薦擧裴思謙秀才鍇不得已接之謂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一副思謙曰向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俛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鍇見其容貌堂堂不得已遂放之噫貢舉鉅典也乃貴主軍容得

握其柄顚指考官如役奴隷一時之氣焰何如哉王維思謙既有文名世豈無知音者何至雜伶人躬吏役屈身貴主軍容之門以爲進身之階乎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吾人寧無成耳雜伶人躬吏役屈身貴主軍容之門此所不可爲也

認姑通譜

唐中宗時有巫趙挾鬼道出入禁掖趙彥昭以姑事之遂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李義甫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嗜進者往往尊爲父兄給事中李崇引與同譜旣謫他州亟削去噫苟富貴於一時遺穢系於百代人之無恥一至是哉

認父事妾

周總福州人天禧二年因事遊京師値詔下郡鄉薦不及有故人在譙郡守官遂往投之倚爲拔解之地時寄籍禁約甚嚴郡有司吏周吉者頗饒貲産總遂拜爲父吉欣然納之齒於諸子三代名諱亦從而更焉或問吉則對以此子當年與母俱斥

近日方歸總亦以是對是秋得預薦其父知之乃馳詩一絶寄之云文章不及林洪範德行全虧李坦然若拜他人爲父母直須焚却蓼莪篇總得詩不敢南歸慚憾而死程松爲錢塘令時韓侂胄有愛姬小故被譴松亟召女儈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姬入且言松謹待侂胄大喜即日躐除太府寺丞尋遷監察御史踰年進諫議大夫猶怏怏不滿乃更市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侂胄追問之

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尊聽耳侂胄憐之即除同知樞密院事夫父子天性也妾婦賤流也二人者至妄認以求舉謹事以干進無恥甚矣卒之得父詩而憾死侂胄誅而松逐前之妄認謹事者未能爲福反以取禍嗚呼世之嚮廉恥以徼寵榮者可以鑒矣

義孝母禮

北齊和士開母喪附託者咸往奔哭富商丁鄒嚴興並爲義孝有一朝士號哭甚哀蘇東坡之子過

范淳夫之子溫並出入梁師成門以父事之又有某人亦然師成妻死過與溫欲喪以母禮方疑某人不得已衰絰而往則某人先衰絰在門下矣嗟嗟趨權附勢寔繁有徒彼富商朝士無論已過與溫皆賢臣之子獨不念其父之何如人而忍於以父事他人乎豈懲其父以方正取忌而姑爲諂媚以免禍乎噫可羞矣近時張江陵喪父巡撫某衰服往弔自途中號哭直抵喪次至曰死了老太師何不死了某涕淚滿衣裳嚴分宜當國某某皆認爲乾兒壽日令其內子往嚴氏助廚至被嚴世蕃拊肩呼嫂亦不爲羞噫此皆一時有名譽之士即無攀附文章才華亦足自致通顯乃得失爲患甘心無恥卒之嚴敗亦敗張喪亦喪位與名而俱失也悲夫

損節進兒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降志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

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公而損其節邪齊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與子弟干祿世門之胄多處京官崔彥玄二子獨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言曰拱擴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淸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彥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嗟夫齊婦羞泣於乞墦叔疑致譏於龍斷今之世不損節不進兒者寧幾何人吾見其位聯八座屈首權門子冒科名切齒言官比比

歟矣於乎趙張二相國固昔之忤權被譴者也就謂與用事者不平不得作三公乎張江陵王少方二家子姓削籍遣戍彼汲汲進見者亦何益哉

假手偷句

後漢髙龔善文奏或有請龔奏于人者龔爲作之其人忘自載其名并寫龔名以進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書葛龔唐選舉志試之日傍坐假手或借人外助皆非其實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闕亦登第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

上天在不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周輔上陳亞詩犯古人一聯亞不爲禮輔復上詩末云文章大抵多相犯剛被人言愛竊詩亞次韻云囙耐古人多意智預先偷子一聯詩是知失郝張君房古句犯師兄之弊自漢唐已然不獨今也近王少宰之子入試三場文義俱提學及監試者選優等生屬稿命書手謄眞其子惟坐飲卓盒竟日榜出巍然高擬矣張江陵諸子登第三試文字亦皆翰林諸公預構彼第受成爾嘉靖壬子湖廣王凝以大哉堯之爲君義取解次年會試復出此題同舍生某在場中使號卒傳語王曰君卷吾已全寫教王別搆同舍生果登第又近日會場第二人經義全寫某公之作災木傳播一字不易噫科場如此又何責乎郡司之傳遞生童之偷竊也哉

因熱賣評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而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受人熱者也

滅竈更熱之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黃儁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儁蓋勳爲言得免儁以黃金二十斤謝勳謂曰吾以子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者哉終謝不受嗚呼及熱而炊乘其便也鴻猶恥之況附熱乎荷恩而謝交以道也勳猶不受況要謝乎今之世則有鬧熱而競趨者矣則有索金而居間者矣不用人熱與不賣評蓋不數數見也噫

避狂看徤

張泰字亨父有正月十六看燈詩云元夜長安少

燈光此夜歡娛覺更忙千里東風吹翠袖九門銀燭照紅粧虹橋御陌爭春步雲閣誰家悶脫香醉暮吟鞭急歸去老夫當避少年狂陳羽有古意一篇末云郎憾婦人易衰老妾亦憾深不知道看郎強健得幾時年過六十終枯槁於乎時乎歸去且思避狂可無尤人之念時乎強健能思枯槁豈有矜己之心是故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益苦累清

姑臧任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或笑之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苦辛爾裴昭明爲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藴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禮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可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嗟夫彼以脂膏爲潤此以辛苦爲樂彼以無資爲憫此以鴻都爲累笑者固爲俗情憫者亦未得爲相知也

拽脚尋題

唐介初劾張堯佐諫官皆上疏及劾文彥博則吳奎畏縮不前當時謂拽動陣脚故李師中送唐詩有並遊英俊顏何厚之句蓋指奎也歐陽公爲諫官最號敢言及爲執政王濮園稱親之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公執之愈堅辨之愈激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羅景綸

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年持稿日也曾尋箇好題來余觀近日江李二御史與御史某者約言某事御史某尋背之則直有拽動陣脚者矣有言官上疏言事者問其所知此可得成名否則直有尋好題目者矣雖然尋好題目之人猶愈於拽動陣脚之輩蓋尋好題目猶知好名拽動陣脚則貪位焉爾矣

爽約斥詆

唐陸贄與趙憬約至上前極論裴延齡上怒形於

色憬然無一言贄屣爲太子賓客曾布爲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下將往見許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于公無所益也遂黽勉爲之然其中語言頗多改易公他日當自知也近癸巳京察有約余同救屬官某者至當筆時余極口與辨而某竟無一言又余昔言事落職時有言官貽余書曰見今兩衙門不振縱疏救亦成畫餅于公無益乃知爽約賣友古今一律總是貪爵祿

一念爲之爵祿之念一重即同年知己猶然不顧況其他乎雖然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爲之自我者當如是耳

乍死諱出

唐杭州刺史裴有敞疾甚錢塘縣簿夏榮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夫人曰寧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敞更娶二姬宋泰儉當國日朝士雲集待見有王仲荀者以滑稽遊公卿間時在隅席輒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謔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於門閽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忽勃然發怒叱閽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某官獨無諱忌乎而敢以此言目之邪我必俟

某官來面白以治爾罪閽拱謝曰小人誠不識忌諱願官人寬之但今朝士留謁者例告以如此若以爲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曰汝官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去可也閽愀然蹙額曰我官人寧死却是諱出去二字滿座皆大笑士人之寧死而諱出去與妬婦之寧死而諱更娶二者病則一般嗟夫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出去更娶之謂乎不知甚矣

去畏求知

錢惟演出守河橋詣王沂公爲别公酌酒餞之謂曰相公才能閥閱豈曾所敢望然曾忝冠政府今已數年相公尚寄滄府者何也錢曰惟演才識不及寔假遭逢相公科第文章歴歷中外豈惟演所敢侔哉公曰不然曾之才不及公而猥當柄用乃先於公者蓋以縉紳之士畏公而不畏曾也公誠能去其可畏使人無所復畏登庸調化必有日矣杜正獻公嘗語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

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嗚呼鵬鶚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誦沂公之言可以全身矣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誦正獻之言可以遠害矣

打網覆鼎

范富執政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蘇舜欽乃范公所薦監進奏院循前列用鬻故紙公錢召妓女開席會客拱辰諷御史劉元瑜彈擊下獄坐監守自盜削籍同會王洙等皆坐斥拱辰喜曰吾一網打盡矣李定者洪州人晏元獻公之甥欲與賽神會東坡以其任子距之致興大獄梅聖俞詩所謂一客不得嘗覆鼎傷衆賓者是也噫言官爲天子耳目乃希相旨以傾羣賢借彈章以報私隙匪惟負職抑且負心縱能博一時之富貴其能逭萬世之笑罵乎昔人云無汚青史爲子孫累二子之謂也

治生從宦

張釋之以貲爲郎十年不得調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司馬相如亦以貲爲郎因病免家貧

無以自業至從故人於臨邛及歸成都家徒四壁而已治生從宦自古未有兼得者范蠡去越居陶然後三致千金而寇萊公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後之人乃欲兼得之欲辟象齒之議難矣

閒過自來

程嵩不仕年八十餘嘗作詩曰雖無事業傳千古却得安閒過一生王易簡歸隱留詩曰汨沒朝過娩不才誰能抵折向塵埃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且自來於乎知程嵩閒過之福則可以堅素

位之志矣知易簡去來之自則可以無願外之思矣

置莊傳鉢

陸贄知舉取崔羣及第及羣知舉而陸氏子簡禮被黜羣妻李謂羣曰子第成長盍置莊園乎羣曰今年已置三十所矣李曰君爲陸氏門生今知禮部陸氏子無一得舉者是陸氏一莊荒矣羣無以對范質年二十舉進士時翰林學士和凝權知貢舉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姓名在十三及覽質

文知其非常亦以爲第十三人場屋間謂之傳衣鉢於乎陋哉崔和二氏之爲見也不曰舉賢才而曰置莊所不曰報國家而曰傳衣鉢公舉之謂何而因以爲利狄梁公曰薦賢爲國非爲私斯言得之矣雖然座主門生今昔相沿狥私非忠背恩不義惟相期於道義不相期於寵榮固不以私妨公亦不以公廢私斯兩得之道也

元書楊食

唐元載擅寵有故人來謁載度其材不任贈河北一書故人不得已持去既至幽州拆視無一詞惟署名而已因大悔欲回試謁院吏書入館之上舍奉絹千匹楊文貞在閣時其壻來京師久之當歸念無裝資會有知府犯贓千萬夤緣是壻賂至數千爲其求救時某已入都察院獄楊不得已於該道當問審日遣一吏持盒食至院云楊閣老與某知府送飯該道遂親下釋知府刑具候其飯畢凡事一切聽令分雪遂得還職於乎一名帖足以得絹一盒食足以釋罪權勢之熏灼人固有不言而

喻者元載無論已楊文貞名臣也而數千得以婿入御史執法吏也而贓吏得以威釋所謂名臣執法者果安在哉

繫援芝醴

董叔將娶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盍死乎曰欲爲繫援焉它日董祁愬於范獻子曰不吾敬也獻子執而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盍爲我請乎叔向曰求繫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而得之又何請焉虞翻與弟書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

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由叔向之說可以爲婚勢者之戒由虞翻之說可以爲求婦者之法

聄啞二娼

娼有聄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計謀與母西遊京師或止之曰京師天下之色府也若具兩目猶恐往而不售況聄一焉其瘠於舟中矣娼曰諺有之心相憐焉首圓以京師之大豈無知我麗者遂行抵梁舍濱河逆旅居一月有少年從數騎出而悅之爲留飲宴明日復來因大嬖取置別室中謝絕姻黨身執爨以奉之娼飯少年亦飯娼不食少年亦不食囁嚅伺候曲得其歡惟恐或不當也有士人嘲之少年忿曰自余得若人還視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足矣又奚以多爲錢塘娼家女有美而啞者教以琵箏箜篌及七盤舞踏之伎靡不精審既笄貌益揚藝益工京師有大木賈過焉求見則大喜倍價聘之左右曰娼以聲取悅啞而倍價以聘何過愚賈笑曰婦類以長舌致

人之家內讒嫚而後家可長予聘無舌不聘工歌遂挾之歸京師買侍姬百十人聞啞娼至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娼寵顧門買一飯食非啞娼不甘啞娼亦心自語不聾啞不家娜侈然自隆重宴享非尊右不居服飾非珠珍不御諸姬雖心忌之又咸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故又心幸之於乎聄娼以一目取妍妍之者眯於目也啞娼以不言全寵寵之者愛其啞也世之以庸才劣伎而幸遇主知者何以異於聄娼之取妍以緘默苟容而因結上寵者何以異於啞娼之見重是故心有所惑則妍媸易視意有所繫則鄭雅亂聽邪正混淆賢不肖倒置自昔記之矣寧獨二娼哉雖然使人無備則細聄可以見容利口覆邦則聘啞可以見德此又用人者所當知

傍門題木

盧秉詩云但得有錢留客醉誰能騎馬傍人門今之求富貴利達者皆騎馬傍門之流也韓文公詩云偶然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今之坐廟

堂能禍福人者皆題木居士之流也嗟夫吾自有門何人之傍吾自有福何木之求故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

瘴水貪泉

漳州界有一水號烏腳溪涉者足皆如墨數十里間水皆不可飲飲則病瘴梅龍圖儀嘗沿牒至漳州素多病頗憂瘴癘爲害至烏腳溪使數人肩荷之以物蒙身恐爲毒水所害競惕過甚雖盱矍鑠忽墮水中至於沒頂乃出之舉體黑如崑崙奴自

此宿病盡除頗覺康健廣州界上一水號貪泉古老云飲此水者廉士皆貪吳隱之爲刺史至則酌之賦詩云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清操愈厲夫瘴水不足以害身而反足以愈疾則知禍福無常人不當以瘴水自餒矣貪泉不足以移心而反足以勵操則知廉貪在己人不得以貪泉自污矣

農家苦樂

聶夷中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此可見農家之苦謝艮齋云任宦之人南州北縣商賈之人天涯海岬爭如農夫六親對面夏絹新衣秋米白飯鵝鴨成羣猪羊滿圈官稅早輸逍遙散誕似此之人直錢千萬此可見農家之樂噫寒雨怨咨小民之苦若以天也思艱圖易小民之樂樂以君也惟明主爲能憂民之憂亦惟明主爲能樂民之樂

無難饑寒

容齋一筆云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難楊誠齋云

人皆以饑寒爲患不知所患者正在於不饑不寒是故秦不幷六國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煬帝不亡晉武帝不平孫皓則無羊車之恣唐憲宗不平淮蔡則無金丹之禍此畏無難之說也乞食于野人晉重耳之所以霸燎衣破竈而啜豆粥漢光武之所以興此不患饑寒之說也故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人能知安樂之爲死憂患之爲生則可以長生矣

狀元門生

韓持國知潁州府時彥以狀元及第毎稱狀元持國曰狀元無官邪自此呼時僉判彥終身銜之焉涓狀元廷試日劉器之作詳定官所取也涓毎見器之未嘗修門生之敬器之不平因以語客客以諷涓涓曰不然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所取士得稱門生殿試蓋天子自爲座主豈可稱門生於他人幸以此謝劉公也客以語器之器之嘆服狀元二年一人得僉判而不忘狀元是不明素位之義者也人臣薦賢爲國作詳定而欲修門生是未

明尊帝之義者也器之聞言嘆服而時彥終身致銜人品之高下於玆見矣

狀元公子

王沂公狀元及第還靑州故郡郡守聞其歸命父老張樂迎於近郊公乃易服乘小騎由他門入遽謁守守驚曰聞公來已遣人奉迎門司未報君至何爲抵此公曰不才幸忝科第豈敢煩太守父老致迓是重其過也故變姓名詭迎者與門司而上謁守嘆曰君眞所謂狀元矣李翰林宗諤其父文正公秉政時遠嫌避勢出入僕馬與寒士無辨一貴人中路偶逢宗諤前騶不知其爲公子也遽呵辱之是後毎見斯人必自隱蔽恐其知而自媿也於乎大行不加豈宜矜及第而誇晝錦之榮勢位何常豈宜藉父兄而侈車騎之盛若二公者可以風矣彼長卿之負弩元澤之攜冠世多豔之徒爲識者鄙耳

乞相入様

薛逢晚年阨於宦途策羸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

出前道曰迴避新郎君逢輾然遣价語之曰報道莫乞相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晁無咎元豐中詩極有聲陳無已以詩戲之曰聞道文章新入様相州紅纈鄂州花蓋是時方尚相州纈鄂州花也噫今日乞相後時未免迴避西時之序成功者退逢何尤哉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應舉取第文章欲不入様不可得已

軋茁落韻

嘉祐中士人劉幾驟作險怪之語屢爲國學第一

學者翕然效之遂成風俗歐陽公深惡之會公主文決意痛懲凡爲新文者一切棄黜有一舉人論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曰此必劉幾也戲續之曰秀才剌試官刷盡以朱筆橫抹之自首至尾謂之紅勒帛判大紕繆字榜之既而果幾也自是文體爲之一變後數年公爲御試考官幾易名劉輝試堯舜性仁賦有曰靜而延年獨高五帝之壽動而有勇形爲四罪之誅公大稱賞擢爲第一景德二年御試得李迪以下先是迪與賈邊皆有名

場屋及禮部奏名皆不與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爲衆特令就御試王旦議落韻者失於不詳審以師爲衆者捨註疏而立異論不可許遂取迪而黜邊嗟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近時舉業好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說皆軋茁之流也好剏新奇之見而與[illegible]翁爲侁皆師衆之流也主司錄之士子遂從而慕之習以成風牢不可破雖文體之命屢下而士子尚如故何者所取非所正所正非所取故也孟子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如近日舉業文字非直文體爲之大壞以此立心是險詖傾邪之流也以此行政是尚奇弔詭之輩也其不誤蒼生而禍天下者幾希噫安得夫歐文忠王文正者一出而痛懲之以復夫先進之盛也哉

金帖麝譚

唐時新進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於家書中至鄉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謂之喜信寧王憲每與賓客議論先含嚼沈麝方啓口發譚香氣噴於

席上嗚呼泥金之帖得劉蕡直言之對帖斯貴矣嚼麝之譚得九齡走丸之辨譚斯美矣

晏富手帖

宋晏元獻與兄手帖曰殊再拜莊客至知大事禮畢云云殊再拜十一哥十一嫂富鄭公與叔嬸一帖前後皆云弼再拜幾叔幾嬸再拜二字宋時以施於尊長不肯輕用而今人或用此二字則以爲輕巳雖平交亦不敢而況兄與叔乎

張王書詞

張無垢爲郎曹日唯室先生通書則曰子韶郎中老兄及入西青書詞之禮頓加稱官而不稱字門人疑之或以問唯室曰今爲天子使臣不比向來當還其禮豈以故舊之故廢之時人以爲識體長洲王某與許右丞少有筆研之舊洎許入政府王猶爲士人書問往來不廢俱以字稱或謂王許公隆貴毋稱其字王曰不然故舊之義安可以窮達異之哉然王字之而許亦不以爲嫌人嘉王之不屈服許之有量余謂交有深淺禮貴適宜交淺而

以王之處右丞者處之則傲交深而以唯室之處張者處之則疎服官守則當盡上交之禮居泉石則當盡敬故之情唯其人唯其時斯人已兩無失矣

說韓殺杜

宋党進太尉過市見縛欄者問汝說何話對曰說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便說我此三頭兩面之人卽命杖之乾道中林謙之爲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到杜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遍告人曰有一怪事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爲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絶倒噫譏口可憎太尉之杖雖悞太尉之怒則是才名取忌司業之殺非眞司業之呼可駭世之智癡識憎以聞爲見認戲爲眞者多矣寧獨党尉與俗子哉

同騃温酒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云同子騃乘蓋指趙談與其

父同諱故曰同子桓玄呼人温酒自道其父名旣而曰英雄正自麁疎嗚呼遷之臨文諱名獨之義也玄之呼酒不諱無君之漸也近見小史中載有叅政錢良臣者家中最避諱其子讀孟子至今之所謂良臣乃曰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也又見一御史名鳴鳳其子讀論語至鳳鳥不至則曰爹鳥不至雖曰諱之不幾於侮其親乎噫臣諱其君子諱其父禮也至如宋人之諱蔡京而令婢僕不敢呼京字近時之諱張居正一切簡帖俱不

書正字此則諂媚權貴非所諱而諱無恥孰甚焉

理絲制馬

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唐太宗有駿馬曰獅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馭之不能馴則天時侍側曰惟妾能制之太宗問其術曰妾有三物始則捶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撾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噫二人猛烈殺戮之氣已發露於辭氣之中乃亂賊之雄非制亂之道也如龔渤海之論曰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何俟乎斬如我　聖祖之御飛來峰調習既久自然馴服何俟乎匕首

白眼注目

宋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一日見邸報包拯參大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曰包公無能爲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陳瓘因朝見蔡京注目視日久而不瞬嘗語人曰此公精神如此他日必大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恐其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大肆矣

吁王之更張蔡之凶險二公俱能於眼中決之故曰眸子不能掩其惡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掩鼻出涕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悅之夫人鄭褎知王之愛新人也愛之甚於王衣服玩好宮室臥具擇其所喜而爲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乃其情也今鄭褎知寡人之悅新人而愛之甚於寡人鄭褎以王以己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而掩鼻王以問鄭褎褎曰其似惡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漢司隸馮方女避亂楊州袁術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甚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人也有氣節當時時涕泣以長見欽重後諸婦共絞殺馮氏縣之厠以爲不得志而死也遂不問噫將欲妬之必先愛之陰欲害之陽爲教之王知褎之不妬之爲愛也而不知甚愛郎所以爲妬也馮知諸婦之教已爲無害也而不知

教巳仰所以爲害也藏毒於恍伏險於好甚哉彼婦之用計巧而肆虐深也盧杞之陷顏眞卿也遣之宣慰李希烈曰眞卿四方所信可不勞師而定眞卿卒以不免丁謂之害王欽若也使人紿之曰上甚思一見公欽若輿疾至京乃誣以擅去官守按劾免官嗟嗟小人之險與彼婦之險一律也與小人處者思以先覺爲智用小人者思以早察爲明

視舌刺舌

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盜璧執儀笞掠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子毋讀書遊說安有此辱乎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在否妻曰尚在儀曰足矣賀若弼父敦爲宇文護所忌臨刑謂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血出誡其愼口於乎視舌者覬其利也刺舌者畏其害也然儀挾衡人之說說六國以事秦所謂利口覆邦不如無存之爲愈也弼後事隋竟不免以舌死刺血尚在胡忍忘之弼將何以見敦於地下哉老萊子謂子思曰子性淸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不見夫齒乎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詩又曰婦有長舌惟厲之階夫惟知舌之不敝又知舌之階厲則可以長保舌矣是以君子固當愼於出已之舌又當愼於聽人之舌

舌耕筆耕

賈逵口誦經文教人贈遺者盈積人云逵非力耕舌耕也王勃能文請託甚衆金帛盈積人謂心織而衣筆耕而食噫舌耕可也然因是而校束修之

饋則與倚市何異筆耕可也然因是而索潤筆之資則與攫金何異唐王仲舒爲郎中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尋碑誌相救逢笑曰適見人家走馬呼醫可立待也吁函人惟恐傷人何文士之見乃不與函人類乎然則文字之工乃富貴之役斯亦不足貴也巳

胡項陶瓔

湖廣有胡氏子五六歲時因升高爲戲墜地㧞其

頭骨稍長竟不能伸朱守真者同里也一日相見戲挚其頭有聲戞然置地溘然死已朱懼胡氏子項許復甦頭項復直歸家家人驚喜謀尋朱謝之陶氏佃民有病瘿者嘗與陶僕輸穀如市道遠勞極瘿攖其頸氣幾不接陶僕素愚匆遽間削竹爲銳銛剌之瘿穿氣溢頸復完復荷擔而起一無所苦噫拗頸項瘿皆不愈之疾挚頭剌瘿又致死之道乃卒不死而適以愈疾語云有心避禍禍未必免無心任運運乃適逢若守真與胡僕者蓋天假

之以起二人之疾所謂無心之任也若有心以效之則敗矣是以天定者勝人知命者不貳

二帝大黄

梁武帝發熱服大黄姚僧垣曰大黄快藥至尊年高不宜輕用帝不從遂至危篤後元帝有心腹病諸醫請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黄帝從之果下宿食而疾愈嗟夫武帝事佛之錮已深雖不服大黄無解於臺城之厄元帝講老之滯未化雖日食大黄無救於魏師之入故曰上醫醫國下醫醫病雖然今之病醫亦難得矣宜瀉而補宜補而瀉以誤用傷人者十醫而九也故又曰傷寒以不服藥爲中醫

雲出時地

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

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衞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越雲如輪蜀雲如囷噫天時之推遷也地理之異宜也成象如雲猶不能違而況於人乎

占家大歲

漢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大吉叢辰家曰大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辨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無惑觀五行之論可以定諸家之說觀太歲之論可以釋方位之疑若二主者亦可謂不爲方術所惑者矣

往亡四廢

晉武帝攻慕容超諸將曰往亡之日兵家所忌帝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遂平廣固宋武帝平司馬休之加領南蠻校尉將拜遇四廢日佐史白遷日

不許夫人休咎係於有生得喪本之前定若曰日吉斯吉日凶斯凶是里巷選擇之匹夫反得以操昊天禍福之權此理之必不然矣余嘗以四不祥日上官而顧連擢又嘗以妨夫日納室而竟無恙乃知擇日之說斷不足信邵康節出行不擇日或告之以不利則不行蓋曰人未言則不知既言則有知知而必行是與鬼神敵也康節善易者也不拘日亦不拘日若康節者是善用日者也

耗磨不祥

正月十六日古謂之耗磨日張月耗日飲詩云耗磨傳茲日縱橫道未宜但今而忌醉翻是樂無爲今術家以每月初四十六日謂之四不祥忌上官赴任故俗詩有上官惟忌四不祥之句余謂耗磨有五而耗日不與焉官多吏冗一耗也賞賜無節二耗也邊費貢市三耗也好樂佚遊四耗也力役煩興五耗也不祥有五而日子不與焉受直怠事一不祥也簠簋不飭二不祥也草菅民命三不祥也挾詐凌人四不祥也朋黨比周五不祥也生之

衆食之寡爲之疾用之舒則財恒足矣何憂乎耗磨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斯可以從政矣何憂乎不祥

占夢賣卜

周宣善占夢或有問宣者曰吾夢芻狗宣曰君當得美食未幾復云夢芻狗宣曰當墮車折脚尋又云夢芻狗宣曰當有火灾後皆如其言其人曰吾實不夢聊試君爾三占不同然皆驗何也宣曰意形於言便占吉凶且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初夢當

得美食祭畢當爲所轢故當隋車傷折車轢之後必載以樵故云失火費孝先賣卜成都能因字以決吉凶有一郎占得解字云當出守解州一舉子亦得解字云當爲本府魁薦一不肖子亦得解字云當以屠牛被刑蓋牛角有刀解牛也觀㓚狗之應則知占惟其時觀解字之應則知占惟其人廖德明先夢謁大乾視其刺題字云宣教郎廖某後以此官宰閩縣不欲行因以質之朱文公文公徐思指案上物謂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爲筆

劒止能爲劒故其成敗久速有一定之數人則不然同有朝爲跖而暮爲夷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而變難以一定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介意德明後官至正郎故曰易變易也知變易之義則知所以用易矣

陳福王厄

陳述爲王敦掾甚見愛重及亡郭璞往哭之甚哀乃呼曰嗣祖安知非福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震厄王問可消伏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灾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噫璞能知死者之福而不知避生者之禍能禳丞相之震而不能全日中之命術雖工亦奚以爲

筭數丹方

有日者謁黄直卿云善筭星數直卿曰吾亦有箇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此大筭數也余嘗見二親吏講説爐火余曰某亦有丹方大學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

爲之者疾用之者舒此大丹方也二吏默然識得大筭數則不至行險以徼幸識得大丹方則不至亡身以殖貨

佛堂觀音

李文達公爲驗封郎中造冢宰宅見正寢東廂整一室意必家廟問之曰佛堂楊石首公在閣時庭中高懸一幅文達視之乃觀音像也不覺失嘆曰人其人火其書將誰望邪噫此風在文達時未甚盛也巳有人其人火其書誰望之嘆今學士書生

盡吻佛譚縉紳賢達竝崇經典甚如李郡守贄者削髮甘列於緇流人相師倣恬不爲異昔晉尚清虛而有五胡之擾宋尚禪學而有金元之禍吾甚爲世道人心懼矣

菩薩春夢

蘇易簡罷叅政知鄧州有不勝寒冷之嘆移書舊友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强仕而卒東坡謫居昌化嘗負大瓢行歌於田圍有老婦謂坡云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里人呼之爲春夢婆昔馬援

謂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若易簡寒冷之嘆所謂貴而不可復賤者也內翰負瓢之歌所謂貴而可使復賤者也惟不可復賤故一出知州遂怏怏不堪夭其天年惟可復賤故雖流離顛沛而終能生還內地享有壽考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莊周曰物之儻來寄也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知孟子之分定又知莊子之儻來則知所以處窮達矣

玉環金丹

南都守備大監劉瑯建玉皇閣於私第延方士煉丹方士知瑯曾奪人玉縧環值價數鎰乃紿之曰玉皇好緊玉縧環守備卽出之一日方士并丹鼎竊之而逃有滑稽作詩刺之云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空門學煉丹空裏得來空裏去玉皇原不緊縧環廬江有監司某者謝事懸車延方士煉丹敬信之如鍾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嘗戲問之曰丹成何以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須謝夫人

曰渠既不圖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我有仙骨故傳夫人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未聞蓬萊三島乃有貪財神仙已而其婿來謁夫人曰丹成當傳之婿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不肯傳婿君非方士之婿胡爲肯傳君邪監司終不悟無何方士化爲烏有先生而丹鼎隨之夫人又戲之曰夜來方士去赴蟠桃之會未知乘鸞去邪騎鶴去邪監司黯然長吁而已噫守備無論矣天下豈有仙人方士欺人載在方冊監司豈不知之

乃至專心希慕雖其夫人罕譬亦不之省則以貪心爲之累也雖然方士何丹一言以蔽彼之化爲烏有是即彼之所謂丹也近年有方士造余里僦居貨藥覬以動人而里人卒不爲之動彼蓋習聞烏有之說而深懼爲後車之覆爾噫孰謂明義理歷中外如監司者而乃一凡民之不若悲夫

黍佛慕香

清源僧海豐若已行二十餘年人見其眉睫間常化佛千百大如黍米往來遊行都下名妓楚蓮者國

香無及每出則蜂蝶相隨慕其香嗚呼彼異教之若行猶能化佛若是則吾人之力學修德有不足以躋聖真入仙境者乎下賤之美飾猶能起慕若是况吾人之遵道蹈義有不足以法天下傳後世者乎顏子之卓爾黍佛之化也大舜之成聚國香之慕也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佛子柳勝

王拱辰張佛子傳佛子名慶養於外戚趙氏因襲姓趙爲右軍巡院吏以矜慎自持視囚飲食湯藥

卧具必加精潔好看法華經每有重囚就戮則必爲之齋素誦佛一月乃止囚有無辜者輒私釋之有訊鞫者晝條令美言諭之不訊考而疑獄常決景祐五年京師疫其妻染疾而斃三日復甦告其家屬曰我始行一所汙穢所聚乃啓念欲得一清涼處忽見一白衣端嚴修集謂我曰汝夫陰功甚多子孫當有興者汝今未有嗣胡爲來此言訖以手提我足拋出汙穢遂乃復甦明年舉一子亨亨生三日有道者來丐慶延之入既坐道者謂慶若

本無子今乃聞嬰兒聲非若子乎慶曰某今四十九歲三日前偶得一子道曰信乎陰功未可量也爾必積累善事非一朝一夕聽嬰兒聲不獨爾之有嗣又喜子孫有文學者相繼而出也爾善保之飯訖乃去後亨舉六子長洪爲左藏副史次錫鑄鐸同登黃裳榜鎬銳預薦開封洪之子公啓辟雍同登霍端友榜京師士夫相傳以爲盛事胡明仲柳勝傳勝卯金鄉升平里人濫得一官藉以武斷鄉曲鄉素産書籍有兩市相距僅一舍勝欲爲[illegible]

斷以罔其利乃身爲市駔下令曰此市之書不許售於彼市違者罰錢若干其印書傭工不許以私約限違者亦罰錢若干行之未久適有征商官殷述慶者貪酷之聲素著刻剝鄉鄰正與勝等始至交纂勝往謁之一見首敎以取財之法述慶大喜自此同惡相濟互相表裏勝挾私以行科罰述慶假公以施敲扑鄉人不便乃以書籍越他境售之勝乃嗾鄉之惡少巡邏搜捕如犯私醝罰者不知其幾傭工則各使納價於官而不理私約以此得

鏹甚豐每遇休沐勝與述慶設燕對飮總計所得鴻潚以分怨讟之聲藉藉於道羣聚爇香訴禮佛以咒以詛者二百餘人未半載勝果暴死死之日七竅血流如注不數日述慶亦以惡疾殂勝家有老僕病忽與一黑犬同日而死越一宿皆復活僕良久起坐謂人曰吾適至一處若官府狀見主人翁與征官囚首械繫引問不肯伏主者取帖子一杳則是記吾爲主人翁領錢數而黑犬則嘗隨吾往領錢以歸者以此爲証主人翁與征官始肯伏

主者乃傳呼押入地獄不以赦原夜叉晃推吾與犬墜水中乃得復活於乎君子觀於張佛子之事則爲善者可以勸矣觀於柳勝之事則爲惡者可以戒矣世常說天道杳冥今讀此二傳則迪吉逆凶餘殃餘慶古人豈欺予哉雖然夫人亦在乎自修而已爲明有賞幽有福而後爲善卽非善也爲明有罰幽有禍而後不爲不善卽亦不善也故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妖星昏霧殃慶之餘餘於此心而已矣是故君子惟豫所以餘之者

石老仙姑

唐幽州石老者年八十餘忽腹大十餘日不食唯飮水而已其疾猶扶持而行比明其子忽號呼四鄰云適來有白鶴入室中吾父亦化爲白鶴同飛去矣遂指雲中擗地號呌人異而觀之焚香禮拜節度使李懷仙賜其子絹百匹米百石太清宮道士叚常爲續仙傳記其事後月餘其子與鄰爭絹不平官逮訊鞫乃石老病久其夕奄忽將終其子以木貫大石縛父屍沉於桑乾河妄謂仙去州縣

道人於所沉處撈驗得屍其子伏罪元時瑞州鄭仙姑棄俗出家自云某日當飛昇至期沐浴更衣忽不見止遺雙履四方神異祈福者填委值洪起興來宰高安疑之遣人物色乃與道士淫奔籍女爲官妓道士爲樂工嗟夫舉世好奇人情易眩今之穢身匿跡惑世誣民者安知不有如石老鄭仙姑之流者耶

說頤卷之八終

說頤八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余懋學撰懋學字行之婺源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南京戶部右侍郎天啟中追謚恭穆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凡三百五十二則每則徵引古事相類或相反者二條撮爲四字標題而以論斷數語綴其末旁見側出頗得連珠遺意然引事不標出典置論亦多膚腐

留青日札三十九卷

〔明〕田藝蘅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徐懋升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留青日札三十九卷》提要

留青日札序

田子藝以博雅聞[illegible]著外家言皆有叙述業已信于世者已論已乃其所為留青日札則命之曰吊詭之役非郡大夫士之負奇者每自托于師心之謂而不軌于古始哉溺于若則其詞亦復蔓衍摹擬無所取衷之兩者鈞之處

詭馬子藝之言具在事
數稗家世說纖細帽舉
猶云抵掌之資爾若上自
聖則下及藝苑陸海繁
露何所不有世儒牽以

十

多為解子藝獨手之提衡
首氏郡之手無遺文焉又在
著者則閑說瑣事引當不
稗實用即人所諱言子
藝慷慨悲憤擢髮直指

倦馬習擊筑彈劍之風
此之為烈何但辯有口式
當其宣瑩性靈時之脫穎
朝而肱篋以出暮而投篋
以入吹萬不同賢于比竹

三

凡是者文學其天性也綜
核組織日以成趣褎然一
代外史云或謂子藝賓
貢 大廷猶然卒伍畢業
嘐嘐而好古籍第以多聞

正業之謂何不知子藝所
為園不朽顧在此不在彼
矣結髮屬書說于二毛
計所就業視佁畢飄多
耶嗟乎太玄之矣世猶詆

四

其尚白直俟後世知己者辨
之豈其色之未較著耶折
世人之識有至未至也曲士
拘之必欲信其說于天下
而不聞夥論此殆以耳食

者也勿恤爾已叙曰殺青古
語也札曰油青有味守田子
之言乎蓋自楮子出而此
君之風微故由之亡可得也
是亦好古而奇也已

五

萬曆元年冬十一月
懷安劉紹恤長欽纂

重刻留青日札序

田子藝先生嗜奇傳古聞于世余及於西湖逢子藝六橋花樹下擁兩歌姬衣絳衣揚謳進酒觀者如堵而先生傲然若旁已人以為古所謂狂客者流已聞子藝倏然辭世之日戒兒女子輩勿哭第謂逢良辰賞心環[illegible]驩飲娛我魂鬼而以手昔所著書若干卷納之一櫝有吳梓材歸去來之意則子藝殆古之達人而託之狂而託之書與酒者豈讀其留青日札所載傳物通雅極時悼俗或激或譏或經或怪或質已閑或標獨解如列肆五都飄踪海外尚羊乎睡其所止涉而取之以成趣者非沒沒文士噉名者所能辨

也豈乎虞卿著書子雲草玄夫亦中有所不自聊而發憤于作述孰有涉書而行其意玩日將月瀟洒去来如田先生者讀其書知其人而

知先生所以留者非書矣歲久字渝其板復為蜀好事者携去今人欲索田先生而不得玄举子蓺家倩風雅不媿婦翁而再為留青以留之謂

子蓺不已可也

黃汝亨譔併書

敘目

玄樓三徑翠竹萬竿田子教詠林中聲金振玉佩閒暇見則抽簪刻竹紀之標目銘心聊代鉛槧于是竹無空節節無完膚幾三十年除舊布新謄稿充棟第多則混肴久當散軼乃復枝分櫛比爲卷百餘釆託纂編以示兒輩因思古人汗簡皆炙青而后書余獨不忍以爲頻摹綠潤勝美紺珠得鐫琅玕何減琬琰故遂命之曰留青日札焉嗟夫攘攘紅塵余常白眼悠悠青盼孰具碧瞳憐貴紙之未期笑覆瓿之可卜矣詩以引之目列如左

有田誰肯藝秦衡有力誰能事筆耕玉宇風來香葉長金莖露滴墨花生仙人超出世朋劫男子獨留身後名萬竹歲寒青眼在窮愁我亦笑虞卿

此君玉立氣凌虛談吐風生日起予爲愛形竿飛白寫不須刀筆殺青書老饕每惜常珍棄拙計空勞重實儲千載何人能挂眼還留清賞對林於

品嵒子小傳

品嵒子者錢塘萬歲里人五歲而受祖訓七歲傳家易九歲通詩史解屬文十一遂有四方志游姑蘇滁和金陵即好吟咏十五六南游楚踰五嶺參鶩八桂詩艸即淌炙背囊好博覽凡天官輿圖兵法醫卜外典罔不涉獵七舉不遇放浪西湖日逐聲樂婦女狗馬劍鞠蹴踘之事咸以長長諸少年場旋棄去爲山水游吳越千里洞天福地釆玄芝餐石髓結方外盟研飛引秘術海上變作立草丈二橄鳩義兵千人保障里社慕府諸大夫壯之聘督臨餘三邑兵四千出

入行陣者五年所非吾好也乃賓記室任纂修以故子秋名頗起海內幼沾酒酒而即赤頭岑岑欲仆既習高陽徒便能飲五斗幾死于醉妖童豔倡晝夜裸花下幾死于色輕身恃泅幾死于水與夫阨于騎危于訟險于盜傷于燒丹困阨于讐刺者又不計其幾終不能死子秋豈太史公所謂天幸不敗者乎行徑大自奇僻嘉靖甲申三月九日抵萬曆甲戌具在田氏本支譜及子秋編季集中撰述累數十萬言而老子猶玄留青日札神游錄詩女史大明同文集二百餘卷皆不即死之所得者將藏之品嵒好事者逞逞

傳之天未喪斯也何有于我哉配瓊心字子玹少三
歲織女賜巧次夕生故生而多巧十五于歸夙閑敬
戒張氏世家仁和子玹謝會城而居郤舍廼能屏紛
華甘澹泊泉石烟霞之調雅與予同品嵒者寡山去
香宇西不七百武登臨唱隨無間雪月何減鹿門毋
恭人徐蚤逝滁陽獨以孤子勤遺命子玹爲我廣畜
姬侍去留無恒宜子者代理中饋遂有男子十八曰
世守世傳世得世導女子十八曰玉燕紫燕彩燕新
燕左右承雖而益大益久諸孫兒復怡怡逮膝斯其
孝也足以慰太恭人心矣谿斯之咏今當爲荆布頌

之予性疏直不善媚人且善忤人子玹曲爲居間故
怨亦終釋待我友朋何有何無各適其所每好通夕
飲當厨無勸咨生平不善治恒業故常散千金亦常
復千金屢散屢復皆子玹脫簪珥課農桑助我嬾者
甚力也竟以是嬰沈痾卧十餘季亦終無恙又獨非
天幸與其露降品嵒當門樹連理庭産黄白二芝皆
異也聞嘗移書內子人恒言靜者壽而吾君流水積
善者慶而吾未嘗有陰德中行者宜用于世而吾過
爲狂固時俗之所不齒者往者天命未知官政當服
翺翔齊魯重上長安獻藝　天廷竊祿士籍而留都

觀風諸大夫亦知有田藝蘅特上書爲
當宁薦之旌帛交加曾無虛歲何三生四恩之大若
是其無量也哉顧散材無可爲　清廟用也是猶徒
聞鄰婦之笑顰而或未窺其斑白耳不日歸田偕隱
品嵒長生亦可即死亦可生既爲快活人死當爲快
活鬼矣千萬而下其謂子秇何

南海歐大任楨伯

子秇錢塘人也錢塘文章家宗田氏至子秇益著少
嗜學習博士家語不遇遂耽于酒稍逐狗馬聲樂婦
女放浪西湖天目者數年所島夷作難海上有警以

諸生領四千兵在行間保障功多幕府數欲奏
上非所志乃免于是益折節讀古鉅萬卷出爲文章
波湧雲蒸意精義奥其條刺百十皆經國大務多所
風切足跡所至自吳越北入齊魯燕趙南至五嶺百
粤幾半天下比諸公車選爲文學掌故分教于歙新
安山水窟也授經之暇墨卿湊客治輿馬奉杖履更
迭遨遊問政烏聊仙井長原豐千古嵒落石昉溪屆
于黄山白嶽天都嶰嵲桐汭諸勝往往有田先生留
題殆荆南馬帳之詠歌未嘉謝屐之游矚矣㞢前書
帶壇下漁舟風教在玆能無銘石以示百代哉子秇

又有寄青趺三百于內子張夫人詩夫人報書丁寧以儒官大好設施登山臨水笑弄消遣之語是豈秦嘉徐淑之所能及邪雖然于秋之于著述其覃思殫力豈但游覽諸篇評騭千古則有留青日札統一六書則有大明同文集世固當知田先生也余不揆鄙陋聊著其大都云

武陵龍德孚伯貞

龍生客長安時客有道歙博士子秋田先生者異人也余今狀之曰厥貌古厥志修氣吞山斗業振箕裘賑撐書萬卷才壓賦三都著作騰雞林之賈文雖萃

虎觀之迻馬帳寄夫嘯傲龍門助以敖游方其艸尺檄以提兵抗片言而披難庶蜚聲乎仲連之亞當其假夢郎而骫髀托醒狂而睥睨若比跡于正平之儔豈舉世兮皆濁抑與物兮無求仕也骉倩放也莊周嘲者風而弄者月漱可石而枕可流汎醉吟之樂海遺身世乎浮漚品維嵩與逸典偕白雲而俱遠香其宇矣芳名竝青札以長留余曰客為子秋傳神哉比游新安鍵關郡署稍稍讀子秋書得以詩郵入社中稱龍田社云會子秋圖小景徵贊龍生不能贊一辭以所聞于客者質之子秋子秋報書曰嘻則豈予哉儳且伯佽矣

莆田黃衮補閒

泊如子周游郡國歷覽名山岩大川已乃遵淮泗浮長江指于金陵之陽將憩黃山白嶽閒望之隱隱隆隆有紫氣焉既止則田子秋先生者峩冠過余余聞先生舊矣及今睹其人貌崖體修闊步高睨旻若遺落世事而猒握齺者其持論好恢諧雕龍炙轂川至而響應已作色相夸嚴既平而復命酒散步林莽休大樹下有間飲七八而醉二參坐客被酒去先生獨留徵陽西雕繼之以燭復博塞呼盧聲振天地因以所

作阿夢高漸離篇倚瑟而歌示余余擊節而和之旁已無人徐叩所論著則胠篋累月弗能卒업詩盛唐而文東西京以上其他該博靡不玄解又嘗語余曰反汝耳目毋推汝精此治氣養身者之說大于文章有助子當得之余俛仰久焉鄉望黃白中隱隱隆隆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會客以傳神之術進先生亟呼曰為我圖小景圖畢且秘惟仰天大笑曰類我類我泊如子進曰要得其氣遂索而觀之則風神散朗揮麈飄衣若逍遙于天地乃相顧洒然曰得之矣遂為之贊贊曰而容崖然而服翩然而思澹然而氣僊

僊虛矣生白妙乎又玄藏山著述得意忘筌獨謂匪
醉好直斯傳而已知形之爲寄幻會何外物之拘攣

汝南何洛文啟圖

古有堂堂京兆田郎誰其嗣者大國之香而神散朗
而貌昂藏口也懸河目兮耀星綺歲任俠達節類狂
會逋上下相如頡頏不名一器遂漱群芳既窮歷覽
愈發文章曼倩三千庶龍多方微吝心泰跡晦名光
爲隱爲吏將鄒將淵紫芝廬宇白雲　帝鄉胡由羈
紲且也倘佯悅生有術人攖作長酒道著銘大人巨
量玩不涉詭弛貫能張品崑不朽斯人可忘

汝南王祖嫡胤昌

貌和以平神王以清揮麈而談四座盡傾紹鯉庭之
業毓虎林之英慕節俠而涵以義理是我
大明之田先生

仁和湯煥堯文

風塵之表麴蘖之鄉和光吏隱骯髒清狂雕龍盈笥
倚馬成章君溪天目百代流光

新安汪道貫仲淹

淵哉子藝氣凌九有博識洽聞癸目哆口托迹下位
抗志尚友隱類東方達慕莊叟圖丘壑間可以不朽

婺源余養元食其

謂孫爲難近則恬貌野服豈曰已甚謂孫爲易親則
方枘圓鑿世胡與爾而狺狺馬融藕耤聊以適意田
光節俠聊以明志惟說劍之莊生暨嗜酒之劉伶盡
托而逃寧爲名高嗟若先生其魯仲連之儔與其東
方朔之流與雖爲執鞭所忻慕焉

海陽邵正魁長孺

虎林俠遊黃山浪跡人閒冠裳胸中泉石

成都李元齡仁卿

貌顯而和心遠而直咳唾珠璣其誰能識噫嘻先生

何晉甲第而名著千秋雖囿塵寰而志超八極點也
眞狂莊生匪惑金石文章後來未式

內鄉李蓘子田

吳山之秀虎林之英名家孳胄德慧夙成皇墳填其
胸臆筆札爛其縱橫談嘲比于經笥撰著擬于論衡
脫畧于俗儒之攙駘蕩于王道之平身若隱而文顯
位雖下而道行田子方乃高士蘇廣文稱先生先生
自序曰菩薩童子吾將高山仰之日宜貢于明庭

順陽李蔭襲美

月光後身根行肇耶游戲三昧毘盧頂耶咄咄子秇

疇睹爾景耶

蘭谿邵堯輔巽之

春風之容古今師長時雨之施天地參兩垂儀刑兮剡素之間振木鐸兮清溪之上厥貌愷悌厥神清朗允爲百世之具瞻足起雲仍之遐想

內江張應登玉車

爾爲誰黃金軀殼爾爲誰紫芝眉宇爾爲誰淵角山庭爾爲誰桂腦松髓爾爲誰寸眸八極爾爲誰昂首千里爾爲誰口吐珠璣爾爲誰齒粲花藥爾爲誰肝衡厲色爾爲誰強項崍体爾爲誰肩可擔當爾爲誰

手揮麈尾紛爾胸臆其心册石百萬甲兵五千文籍包羅殺星淩鑠一世爾則爲誰我所不識噫嘻知之矣爾其騎人者耶天口者耶泉石者耶掟敵者耶聚書樓耶田先生耶是耶非耶

武陵龍德孚伯貞

嫺龍生曰余所知子秋者益博識閎覽君子也讀所爲小傳乃竊嘆曰子秋亢者與修者與治而閒而壽者與治不功名閒不江海壽不道引子秋有焉爲亢爲修志云尚已夫世不治閒壽之異而亢修之異人曰子秋異人也子秋將爲異人耶抑貞人耶客以蒙

周狀子秋故即周之言跋之

倩徐懋升玄舉

苕水之南天目之東珠藏玉韞清發我翁玄姿侶鶴紫氣猶龍悠遊眼底壘塊胸中筆橫溟渤劍倚崆峒海寓浪跡泉石霞蹤澄澄秋月落落長松東南作者吳會騎宗小子仰止夾人之峯

萬曆己酉仲夏望日夏五孫塁田大益德謙甫　錄

外孫　徐胤翃孟凌甫　輯

胤翀仲凌甫

胤翹幼凌甫　校

第一卷　　甲

笑人著書　文窮詩窮　絲竹管絃蘭亭後序
梅花賦　聶大年書　名書切對　書裙圖
三步五步七步十步才　阿買書　五字
倚馬萬言　補太息策　攻異端　致刑
大誥滅等　刑義　祭四代　左袒
漢賜黃金　長短説　司馬通鑑之妄
攝主　天上有　四美有三　漢書音韻
詩用之乎助語　換鵞書　長肉詩

第二卷　　甲

柏舟詩　采葛詩　文王夢　金縢好名
多方重字　魚書之始　幽贊　五十學易
八蜡異名　聖人不應輕賤其身　安定足心
鸐雞頌　君子道長　嘈嘈　韜精埋照
可久可大　不識一丁　三言詩　雉噫歌
銘旌單字　毋子倚門　亂命後命　兩絳紗帳
指雲思親　李廣不侯　孫偓不怒　寡人良人
變文成句　古詩重出　泥詩壁　賣文爲活
書澆塵俗　落霞句法　晋普字義　群書紀事
水仙詩考　舟輕載石　十音旬　隕獲解

三寳有七　有无相對之稱

第三卷　　甲

富貴貧賤窮達壽夭　富不如貧　有患無患
天藻　功勲　和同　萬字文
千萬　夫子　學生　中庶子蒙
牛豎　滛酒婦人　厮養厮扈　漢高聰畧
漢惠婚冠　甯中甲兵　輕車將軍　射聲校尉
梟騎　死士　飛天夜叉　習水
君子營　市虎　白徒　解煩兵
趫才　惡少　撑犁法　八夷

達魯花赤　金牌馳驛　猫兒頭　放手縣
男織女耕　社夥　猾賊　五德
賭博　不肖子弟　人生夜叉　男娼
枕席七蠹　梟儒狙學　道學見笑于宋

第四卷　　乙

絶　右　巷　搗
埶　那　邪　欸
畧　樓　蒠　拜　走
籠街　戍伐　選輭　合要
束修　減省　模範　尋常

名字　單名兼名　伯仲季　子稱父名
毋稱子字　人自稱字　田氏古諱　本支譜圖

第十七卷

越絶人考　泰伯季歷　句踐世考　啓武卽位
周武老娶　孔子傳考　仲尼庚生　舜妹孔妾
丘尼取義　孟子傳考　四明公　老成考成
舜文五人　伯夷仲遼　三千人　四皓
南子子南　古先生　劉季非字　皐伯通
夫人細君　陳姥　扁鵲郭玉　華佗嗣伯
重瞳十人　異姓名字

第十八卷

畔官　麗譙樓　臺門　鈴下牀下
東箱　私府　兵庫　蘇
宅　堂　城雉　漢城長安　柴營
步檐　金鋪銀鋪　金屈戌　瓊鋪
三代獄　申明亭　戒石　立車眠轎
金車銅車　長簷車　懸樹挂牀　席名
舟船名　舟具　箄船　龍骨

第十九卷

八能　西音　四夷樂　淫聲

弦柱　靈鼓雷鼓　腰鼓舞鼓　三椿鼓
缶　笙簇　布鼓銅鼓　圓腹
琵琶記　觱角　楊皮觱篥　嘯葉
猴戲　逆行連倒　拔河之戲　角觝
蹋鞠　海東青　白鷂雀　寡婦吟
千金一笑　望江南　彈胡笳　鼓吹
繞攏歌　地狹舞　禽息戲　舌人
乾荷葉　度曲　謡和歩　鬼面

第二十卷

柳枝六八　夷光修明　霄明燭光　楊玉環

兩木蘭　張好好　阿杜　紅霞帔
兩金屋　金蓮步舞　新月脚　屧扇屐
屣靸鞋　女靴　女襪　婦衣
袜胸　細簡裙　名清　綠眉
眉語眼語　斜紅　飛雲冊　月運紅潮
髮髷　穿耳　死央七十二金釵十二
百媚千媚　美人雙騎　妓婿　昏嫁

第二十一卷

戚夫人　王昭君妹　兩哀妾　飛燕有六
兩小小　四碧玉　兩虞姬　兩朝雲

兩小蠻　兩夜來　欵治悉態　祝英臺
龍井神女　王烈女、　寒香晚翠　柳含春
大家　西施毛嬙　四麗華　白眉神
私科子　美新婦　繡花娘　瞎先生
插秧婦詩　媵妾從嫁　宦官妻女　婦人封侯
瑞蓮池女　馬版腸湯　謝失婢榜　額黃鬟撥
螓首花尖　剕臂彈骨　指甲　婦人異名
第二十二卷　巳
巾　帽鎖鎖帽　張公帽賦　盛服先生
貢服　端疋　織絲段子　全甲

介　鐵室　克絲作　鸘鷞裘
翠被　鴛衾　褚絮　白紵
烏皮六縫　薄借　褌袴松　獨力衣
流蘇　珠纓絡　百索　香毬綵裘
透額羅　錦綺　文繡　絹　縑
布衣　禽獸之飾　我朝服制
第二十三卷　巳
玉德　金禁　金膏　鉛錫
四席四几五玉九寶　瑪瑙琥珀　水晶流離
鈔　錢戈　黃　三珠樹

九錫　六駕　麝牀　桃笙象簟
高士椅　白盐梳　閧杌　連齒木屐
長宜子孫　碑印紅沫　桓魋石槨　買路錢
棊用鐵牛　券臺　刺紙　尺籍
斗箱　正鵠侯　掌扇　白削
石柱銅柱　料絲　直五百銖　吞吞之別
毾㲪　猫睛　祖母綠
第二十四卷　庚
酒之原　酒之味　酒之色　酒之法
酒名　酒之飲

第二十五卷　庚
酒器　酒肆　酒禁　賜酺
酒榷　官酒　酒經　酒令
第二十六卷　庚
七件事　茶酒名春　小芽　竹筱飲
忘憂草　桃花米飯　供大人米　御麥
重羅麪　米豆　雕胡米　瓊枝
葱餅　雕梅　諛談濼豆釣餌龍涎餅
乳石首　伴食伴飯　餓莩　菱飯芋羹
八珍二種　陪鴨　羊背皮　懸雞

留青日札卷之一

錢塘田藝衡子藝著
倩徐懋升文學校

笑著書

梁湘東王繹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衡山侯恭尚華侈好賓友酣讌終日坐客滿筵毎從容謂人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迺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此言頗切苦心著述形狀然亦有性癖所耽至老不倦者秦子勑

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可揚乎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自飾畫哉性自然也至於退之則云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嗚呼然此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文窮詩窮

蘇子瞻曰文人之窮也固宜勞心以耗神盛氣以忤物未老而衰病無惡而得罪鮮不以文者歐陽永叔序梅聖俞詩集云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窮則愈工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謂詩文之能窮人也自古然矣然可窮者身而不可窮

者名豈人能窮之邪天忌之爾窮之適所以為達也

絲竹管絃

人皆以梁昭明不錄蘭亭序以為在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之句夫後堂理絲竹管絃漢書張禹傳亦載之似未足以病文也嘗謂文選必有所主及閱五代新說載昭明性愛山水游圃泛舟舟人數請奏女樂久而不答徐詠太冲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慚而止迺釋千古之疑蓋崇山曲水清響娛人果何必絲竹管絃也哉文選之不取信在于此迺昭民之心素所不欲後世凡以鼓吹遊山者誠可謂殺風景也

戒之戒之唐大曆中鮑防嚴維呂渭朱迪吳筠而次三十七人聯句于此云曲水追歡處遺芳尚宛然名從右軍出山在古人前嘗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宋永和癸丑凡七百八十年迺作詩以紀其事且云吾葛文康公于寶溪觀禊堂紹興癸丑與客修禊追數黨豁天放十夜就管絃尺六細腰女舞袖輕回旋是亦不能忘情醉紅裙者若陳正敏以為在天朗氣清自是秋景則學齋三月清明節之辨足以折服之矣世說以蘭亭序為臨河序賦詩者二十六人不能賦罰酒者一十五人天章寺碑云羲之謝安謝萬孫綽徐豐之孫統王彬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袁嶠之郄曇王豐之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藴孫嗣曹茂之　華平柏偉王玄之王藴之王渙之各賦詩合二十六人謝瑰卞迪丘髦王獻之羊模孔熾劉密虞谷勞夷后綿華耆謝藤任儗呂系呂本曹禮詩不成罰三觥合十六人世說以謝藤作謝滕餘杭令作餘姚令何延之蘭亭記云四十一人有許詢支道林晉書列傳又有李充當以碑為正韻語陽秋載羲之謝安謝萬孫綽孫統王彬之凝之肅之徽之徐豐之袁嶠之十有一人四言五言詩各一首王豐之元之藴

之渙之郄曇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藴孫嗣曹茂之華平柏偉十有五人或四言或五言各一首王獻之謝瑰卞迪丘髦羊模孔熾劉密虞谷勞夷后綿華耆謝藤王儗呂系呂本曹禮十有六人詩各不成罰酒三觥羲之齊彭殤之說蓋反謝安詩語耳宋景佑中會稽太守蔣堂修永和故事詩云一泒西園曲水聲水遶終日會冠纓幾多許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罰觥蓋為獻之等發也孫綽蘭亭後序云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淳之則清淆之則濁邪故振轡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閒步于林野則寥落之意

興仰瞻義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聊于暇咊之中期平堂拂之道暮春之始禊于南澗之濱髙嶺千尋長湖萬頃迺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且類同榮貧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焉復覺鵬鷃之二物哉耀靈促轡急景西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換今日之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詠歌之有由文多不載大畧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

梅花賦

垂拱三年予春秋廿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授館官舍時病除月顧瞻垝垣有梅一本敷蘤于榛莽中喟然嘆曰嗚呼斯梅托根非其所出羣之姿何以別乎若其貞心不改是則可取也已感而成興遂作賦曰高齋寥闃歲晏山深景翳翳以斜度風悄悄而亂吟坐窮荒其用遣進一觴而孤斟步前除以彳亍倚藜杖于墻陰蔚有寒梅誰其封植未綠葉而先能發青枝于冬卉光分影布氷玉一色胡雜遝乎衆草又無没乎叢棘匪王孫之見幻羌潔白其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絳蕚着霜儼如傅粉是謂何郎清香潛襲疏蘂暗臈又如竊香是謂韓壽凍雨晚濕宿露朝

凇又如英皇泣于九疑愛日烘晴明聵照夜又如神人來從姑射烟晦晨昏陰霾晝閉又如通德掩袖擁髻狂飈卷沙飄素摧柔又如綠珠輕身墜樓半開半含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俯或仰匪笑匪怒東朝順子正容物悟或憔悴若靈均或歆傲若曼倩或嫵媚若文君或輕盈若飛燕口吻雌黃擬議殆徧彼其藝蘭兮九畹采蕙兮五柞緝之以夫容贈之以芍藥玩小山之叢桂掇芳洲之杜若是皆物出于土產之奇名着于風人之托然而豔于春者望秋先瘁盛于夏者未冬而萎或朝華而速謝或夕秀而遂衰曷若茲卉歲寒特妍冰凝涸沍擅美專權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語方澀蜂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至若措跡隱深寓形幽絕恥鄰市廛甘遁巖穴江僕射之孤燈向壁不可悽迷陶彭澤之三徑投閒曾無情結貞不移于本性方有儷于君子之節聊染翰以寄懷用垂示于來哲從父見而勗之曰萬木僵仆梅英載吐玉立冰姿不易厥素子善體物永保貞固

宋廣平梅花賦世所罕傳予新得于石永何公處寔東京舊國子監寫本蔓塘莊恭甫聞之以求故書此以贈之漁陽國學鮮于樞時至元廿七年中秋日書

皮日休桃花賦序云宋廣平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宜其鐵腸與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觀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艷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若即此也世罕刻本在宋史慶長每以終不得見爲惜伯機此書在先伯翁震夫家余嘗爲跋已載甲寅稿中恐賦終不傳特爲錄之伯機漁陽人爲江浙行省都事因居杭州遷太常簿風流文雅與趙子昂相伯仲時葉秋臺能書然未爲精到而鮮于公見之至欲下拜蓋以其用筆之妙也今太常所書自出秋臺之上古人伏善如此因并記之

聶大年書

臨川聶東軒爲仁和縣訓導陞教諭能詩文而灑翰深得李北海遺意余偶購得二幅其一免胄曰趙丞相府解鞍夜宿五侯家一柱東南擎日月五城樓閣爛雲霞受命無妄軍旅事盛時須折掖垣花漢家未可輕韓信尚要生擒李左車其二皇明正朔承千載天下車書共一家玉杯行酒聽春雨紅燭照人如晚霞寶刀雷煥蒼精劔天馬郭家獅子花收拾全吳還聖主將軍須用李輕車筆法妙絶但瞿宗吉歸田詩話中載是張光弼詩與此不同迺云免胄日趙丞相府解鞍夜宿五侯家玉杯行酒聽春雨銀燭照天生晚霞世亂且從軍旅事功成須挿御筵花漢王未可輕韓信尚要生擒李左車又一首結云早晚平吳王事畢羽書飛捷入朝堂張昱廬陵人時在左丞楊完者幕下故所賦如此至正間爲浙省員外張士誠專擅弃官不仕以詩酒自娛號一笑居士又號可閒老人嘗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所居在今花市名曰寓居其墓在西湖山中此二詩或大年所改定爲之也

名書切對

鳳尾詔狸骨方鷺尾紙可作切對鳳尾詔者晉元帝批牋表曰諾草書若字尾如鳳尾狸骨方者荀幼輿寫狸骨方迺狸骨理勞方也王右軍臨之謂之狸骨帖鷺尾紙者王氏法帖後凡大書一鷺字者最得意名筆此帖之珍至五十餘萬

書裙圖

余嘗見宋名畫人持王子敬書羊欣白絹裙圖迺就其卧榻而揭裙以書且欣作三十餘歲人皆失于考據誠所謂不知而作者子敬爲吳興之日羊不疑爲烏程令欣不疑子也時年十五亦能爲子敬書子敬

愛之徃入縣齋欣着白絹裙方晝寢子敬迴書其裙幅及帶皆盡欣覺遂寶之後以上朝廷也是十五六當爲未冠之容但既曰着又曰寢得非復書幅帶皆盡恐是解裙而卧故可盡書也不然客得覆而不醒邪辨之自明

三步五步七步十步之才

唐文宗時柳公權應詔遊城賜衣詩曰三步之才開元時山人自爲能詩賦除夜詩曰五步之才後人誤以爲王涯也魏曹植著豆詩曰七步之才後魏彭城王勰大松詩曰十步之才世人但知七步耳

阿買書

韓退之詩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或以阿買爲韓擇木非也擇木與蔡有鄰顧文學皆善八分書受知于明皇並直供侍而擇木師蔡邕法風流閑媚號伯諧中興明皇師之嘗書彩箋以賜張說今閩林天壁迺尚書林公廷棉之孫以左書扇寄詩與余有曾無阿買書青之句故疑而著之

五字

沈佺期五字擢英才元路德延五字傻容登要路裴休中書舍人制詞綸閣曰五字之妙王潛自中書除待制詞禁垣揮翰五字日宣皆用鍾會改定表中五字故事也若 詩吟成五字句則指五言詩也

倚馬萬言試

宋太平興國五年試百篇科上親出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烟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二十字爲題篇率四韻趙國昌僅成數十首特賜及第或作孫奭又淳熙九年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行省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詔封孺人時年一十二歲天下稱曰女神童我朝正德間試倚馬萬言科上虞進士徐子熙獨成七篇授翰林院編修一作林妙玉賜爲女進士

補太息策

賈誼治安策後缺一太息世皆以爲漢人踈處殊不知此斷簡失之耳新書內銅布一篇曰可爲長太息者此其一也是即其全文當爲補足

攻異端

盧格荷亭辨論云攻有二義治則庻民攻之擊則鳴鼓而攻之晉索紞傳叔徹善術數占候鄉人就占者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爭多事多患遂詭意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孫奕示兒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止也我

太祖之解亦然夫有異端必有同端所謂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者聖人之同端天下大同之道也夫何異之有哉

致刑

易之豐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程子曰必威于姦惡惟斷乃成也宋熙寧庚戌策進士曰聖王之御天下也其治足以致刑蘇軾擬對曰古之求治者將以錯刑今陛下求治則致刑此群臣誤陛下也致之言極也蓋未逼意義云耳說文致字除送詣也至極也趣到也與也之外古文出處與刑切者惟前

漢書景紀詔諸獄疑者雖文致于法嚴延年傳文致不可得反師古者致至密言其文案整齊也後漢書陳寵傳除文致之請讞人無罪文飾于法中

大誥減等

元世祖笞杖之刑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止杖九十七我朝　洪武初以大誥頒示天下令官民人等有此一本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此者每加一等今之斷獄者不知其原凡案牘皆曰大誥減一等失其旨矣盧仝詩打汝九十九亦此

刑義

易曰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今之理財者曰刑法正辭者曰文法禁民爲非者曰兵法世之小人遂以賞爲聖人之仁罰爲聖人之義雨露爲天地之仁雷霆爲天地之義恩德爲人君之仁兵刑爲人君之義嗚呼以此論義乃後世之所謂義而非太古之所謂義也明刑弼教固如是乎

祭三代四代

庶人祭三代曾祖居中祖左禰右士大夫祭四代高居中左曾右中右祖左禰右乃國初用行唐縣知縣

胡秉中之言也人多不知

左袒

漢書陳勝傳袒右稱大楚顔師古曰袒右者脫右肩之衣當時取異于凡衆也周勃令軍爲劉氏者左袒爲呂氏者右袒蓋其義亦本于禮也禮曰獻民虜者操右袂謂所以防異心也則操右袒者爲虜所以別左之歸正也儀禮凡事無吉凶皆左袒是以士喪禮大射皆袒左惟覲禮云右肉袒注云刑刑宜施于右也王孫賈入市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淖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

漢賜醫黃金

夫賞必有功罰必有罪此高帝之所以鼓舞一世也何疾甚之時呂后迎良醫醫入見言疾可治上旣嫚罵不使治疾賜黃金五十斤罷之夫始而嫚罵之何罪旣而厚賜之何功况又五十斤之多邪或皆史臣之失也

長短說

漢書蒯通善爲長短說又邊通學短長應劭曰短長術興于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諺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爲短歸此爲長蓋戰國策本名短長書胥衣悅之元禮能長短說甚有精理止持戰

國策言天下要惟此書是也又唐趙甤有長短經

紀司馬君實作通鑑之妄

世傳司馬公作通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黃袍者見于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爲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嗚呼此好事者爲之也夫太宗禽獸之行不羞爲之于生時而死後千百年之鬼尚復有羞恥之心乎司馬公正人也豈諂求可移者况異代無君臣之禮而曰跪曰陛下曰臣何其謬也此好事者惡弑兄奪妃之事故特傳會成之耳不足信也

攝王

曾子曰君薨而世子未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于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則以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爲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周公攝主而復者也魯隱公攝主而終者也季康子攝主而退者也漢王莽攝主而篡者也呂后攝主而移者也武氏攝主而亂者也斯又其變者也善乎蘇子有言母后而可信則攝主亦可信也若

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于異姓之取哉故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子宗一事適相類而上官皆不知其義故著之

天上有

杜子美贈花卿云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李群玉贈美人云貌態祇應天上有歌聲豈合世間聞夫旣曰天上有則非天上人不足以當之也李賀刺少年云美人狎坐飛瓊觴貧人喚云天上郎故必天上郎而後可以聞天上之歌曲也張白題崔氏酒壚亦云灞陵城裡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

四美有三

劉越石四美謂音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故其詩曰之子之往四美不臻王勃滕王閣記四美具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也又韓愈贈別元十八協律詩子今四美具謂讀書患不多思議患不明患足已不學既學患不行也

漢書音韻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廷本平聲而師古曰音定陳涉起蘄本音祈而蘇林曰音機乃閉城城守本如字而師古音狩守濮陽環水環平聲而顔亦音宦鄯善傳

送至橫門外孟康橫音光此類甚多未易枚舉蓋方音也

詩用之乎助語

盧延遜苦吟詩云莫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爲著者之乎夭之乎也矣兮哉在古俱不爲韻如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俟我于著乎而河水清且漣猗何其處也必有以也顔之厚矣出自口矣其實七兮迨其吉兮及是不思亦已焉哉是究是圖亶其然乎諺云之乎者也矣焉哉用得成章好秀才後之文人則往往用之卄頭矣劉琨詩朔狗之談其最得乎

換鵝書

昔右軍寫黃庭以換山陰道士鵝世謂之換鵝書今有一尚書之家其子孫不肖將所留上賜御寶之書盡鬻以換鴿余笑曰此可謂換鴿書也凡爲故家子孫者其知戒之昔杜暹聚書萬卷題其後云請俸寫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

長肉詩

自古耽詩之人未有不瘦者昔崔浩病起友人戲之曰非子病乃苦吟詩瘦耳李太白嘲杜子美云借問

因何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子美又嘲裴迪云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王摩詰聞廸吟詩亦戲贈云猿吟一何苦愁朝復悲夕宋天聖中編脩王安簡神情冲澹黃唐卿刻意篇什謝陽夏李邯鄲戲之曰王白鬧如鶴黃吟苦似猿憲副其明仲常與余論詩爲今之作詩者名曰長肉詩言其未嘗苦心勞思信口亂歌故不至於瘦損也亦可謂善謔者矣余酒所因成句曰莫飲斷腸酒須吟長肉詩蓋杭之酒其惡味能斷腸而杭之詩則信乎長肉也因相對絕倒

終

留青日札卷之二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懋升玄準　校

柏舟

詩汎彼柏舟古注謂汎汎然流水中蓋言寡婦無夫可依故汎汎然如河中不繫之舟無所倚恃誠婺居之善於自況者也而列女傳云以柏舟之堅自比則非矣或曰仁人不遇又孔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皆詩妙旨也

采葛

朱子以采葛為淫奔之詩非也是詩也賢者見棄而思君之作也蓋葛可以御暑苗蘊蔓延本支聯屬比君臣之情義相維也今君既棄予則其節誕矣故興以采葛而賦焉其一章曰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一日之思如三月之久也蕭可薦祭香氣上達肅敬仰承比君臣之誠悃相通也今君既棄予則蕭條甚矣故興以采蕭而賦焉其二章曰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言憂思如秋之蕭索也艾可療疾采而須蓄久而益善比君臣之休戚相關也今君既棄予則病愈深矣故興采艾而賦焉其三章曰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一日三歲言過強仕而至艾終無見君之時矣故思念之切更極其至也彼托辭也三章非獨止於賦也故曰於采葛見慕君之至而行道之急也詩說賢者被讒見黜閔之而作

文王夢太公

文王夢天帝立於令狐之津謂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于後亦再拜稽首文王夢之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記之曰而名為望乎答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于見汝太公言其年月與其日且盡道其言臣此以得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

遂與之歸以為卿士見汲縣太公碑夫文王之夢特非熊非羆云爾而好事者乃傅會若此其曰太公望者史言文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因號曰太公望而今以為其名何其謬也太公呂涓字子牙一作姓姜名子牙殷高宗之夢傅說亦曰帝賚良弼猶之可也宋徽宗之夢王老志又何為哉後世異端方士有移夢之術想即此也嘉靖四十三年冀州妖僧先見夢于張桂而因姦淫殺其一家十有七人詔天下大獲疑宋王妖之流也豈真夢邪

金縢

甚矣周公之好名也武王疾爲臣子者禱之足矣死生有命安得請以身代之苟願代死亦已近謟矣而復載諸金縢何爲者哉甚矣周公之好名謂之聖人不也故淮南子有云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旨哉言乎

多方

尚書重疊用字只以多方一篇舉之惟五月起共惟字四十有三多方字凡十一見多字又九見文法與他不同

魚書

今但知魚書之起于陳勝僞也而古已言之沈約宋書符瑞志曰黃帝之世魚流于海得圖書焉

幽贊

易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皃寬傳幽贊聖意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深明與易不同

五十學易

五十學易朱元晦言孔子年已七十劉器之言五十乃卒字之誤皆非也宣尼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易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蓋仲尼自言加我數年如五十之時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之事矣是加即史記之假也謂假使也五十即鑿度之五十也謂能如壯年之精力也大過即易之卦名也謂可無大過之失也宋江鄰幾云五十踐衰境加我在明年夫易治世之經也而亦可以養生故隱士玩之不外乎陰陽消息之理而已異端之言曰讀易歸藏用之以飛行

八蜡

蜡之八神先嗇也司嗇也百　表畷也禽獸也坊也水庸也大蜡鄭氏云先嗇司嗇農郵表畷

猫虎坊水庸昆虫也先儒以猫虎合爲一而昆虫爲一非也昆虫毋作乃祝辭耳見呂希哲雜記

聖人不應輕賤其身

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至也成湯時大旱七年卜當以人禱遂翦髮斷爪體嬰白茅以身爲犧牲禱于桑林之野嗟乎孰謂聖人而輕賤其身之若是乎况既殘其形而復以身爲犧牲則使其父母亦爲犧牲之父母矣聖人之愛其親視弃天下猶敝屣而顧若是者則其不孝孰大哉吾意上天視此乞哀之狀必且惡之殛之之不暇矣又焉肯爲之

言未已而大雨方數千里哉此皆史氏之謬紀也當
痛削之論衡乃以翦髮麗手爲牲反以爲實而以雨
爲虛　又失辨此矣

安定足心

墨子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定也非無足財也我無
足心也旨哉言乎故惟能安定者有安居能足心者
有足財焉

碧雞頌

漢越嶲郡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
見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

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士之鄉歸來
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皇前漢書音義曰
金形似馬碧形似雞公孫龍子曰黃其馬也其與類
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觧云碧不正之色雞不材之
禽又廣東惠州寰宇記羽則五距碧雞越鳥鸚鵡是
碧雞真有其鳥也今碧雞山在雲南府滇池西金馬
山在滇池東

君子道長

易泰卦君子道長長上聲唐太宗作平聲其周易詩
曰暉光日新照於四方小人勿用君子道長

嘈囋

趙子昂詩嘈囋琵琶娟遜天二字草書人多不解按
陸機文賦務嘈囋而妖冶注埤蒼曰嘈啈聲貌啈與
囋又囐同才曷切今本啈誤作啐洞簫賦務嘈嘈而
妖冶長笛賦啾咋咋啐慈沒切蓋浮艶聲也又江淹
度西寒山望江上諸山詩潺湲夕澗急嘈囋晨鵾鳴

韜精埋照

不惟養生家當藏精反照而酒亦可以養生劉伶詩
韜精日沉飲阮籍云沈醉似埋照旨哉言乎有味哉

可久可大

魯兩生曰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可興蓋言可久也
杜本曰以萬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
合爲一時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辭
五帝三王之盛蓋言可大也必久大備而後德業全
也本字伯原稱清碧先生

不識一丁

天水姜平子仕符堅時堅宴群臣賦詩平子詩內有
丁字直而不屈堅怪問其故平子對曰屈下者不正
之物未足以獻也堅悅擢上第夫丁字直下不屈乃
古下字也下作丁上作丄蓋堅粗人也正所謂目不

識一丁字者耳莊子云丁子有尾是也

三言詩

詩以申志一字則言蹇而不會二字則祈父肇禋之類三字則綏萬邦屢豐年之類是也然詩有助語音若梁鴻之五噫歌以一字成文也三言詩亦多全篇李西涯云羅仲明嘗謂三言亦可以爲體乃載所作二首各四句且無論古人只國初劉誠意伯温思美人一長篇雨欲來風蕭蕭已極其妙矣

雉噫歌

衛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

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歌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館孔子乃行覩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因爲雉噫之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奏彼婦之謁可以死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楊子曰不聽政諫不用雉噫病學宮碑曰聆鳳哀于南楚歌雉噫于東魯琴操奏作走北作敗

銘旌用單字

今書銘旌墓誌用單字不用雙字亦出于古臨淄人發古塚得銅棺前和外隱起爲隸字云齊太公六代孫胡公之棺也見酈善長水經注亦有用雙字者若吳公碑曰於乎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此孔子篆書君子或作季子

毋倚門子倚門

王孫賈之母曰汝朝出而不還則吾倚門而望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又孝子傳趙狗其父出過時不還則倚門啼以俟漢安帝時官至侍中

亂命後命

不從亂命者魏顆不忍後命者奮揚事見左傳

兩絳紗帳幔

馬融常在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見後

漢書苻堅幸太學問退毋宋氏能傳父業得周官音義就宋立講室書堂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幔而授業焉拜宋爵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見裴景仁前秦記

指雲思親

指雲思親乃陸機事今人但知始于狄仁傑也士衡仕洛而親在華亭故其思親賦有云指南雲而寄欽望歸風而效誠是也後梁公任并州法曹親在河陽登太行山反顧白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又江總詩心逐南雲去杜甫詩江東日暮雲又憶弟看雲白日

眠是東雲南雲看雲亦可施之兄弟朋友也

李廣不侯

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代奇孝文猶自未深知輒飡長嘆無頗牧𣗳惜將軍不遇時漢文嘗謂李廣惜不逢時當高祖萬戶侯何足道哉余言廣之不侯非數奇也孝文知之深矣懷私恨以斬霸陵尉豈大將軍之道乎故蘇子瞻云今年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霸陵尉是也否則以周亞夫之賢帝託景帝曰真可任將矣豈獨不知貳師之才邪又殺降八百餘人後自刎三代皆不得其死宜哉

孫偓不怒

孫偓爲相性通簡不矯飾每對客奴僮相詬曳仆于前不之責曰苟有怒心即自撓矣此非美事也家國一理使爲相時小人詬曳相仆殿庭亦將通簡不之責不知怒乎吾恐雖欲不矯飾不可能也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君偓之所爲真吝道也史傳烏足紀之

寡人良人

君稱寡人而婦人亦可稱詩邶風莊姜云以勗寡人婦人稱夫曰良人而君子亦可稱莊子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䫇晉庾翼疏臣所以輒發良人不顧怨咎呂氏紀良人請問十二紀是也

變文

文章沿襲變體易字豈獨唐李詩人云乎哉孔子不尊不信不信民不從左傳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孟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史記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晉書胡顗歎曰茂倫嶔崎歷落固可笑人也謂桓彝也李白曰白嶔崎歷落可笑人也葛洪自序曰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足太白曰陽春召我以烟景大塊假我以文章晏子曰獨立不慚于影獨寢不慚于魂太白曰晝愧于影夜慙于魄

古詩重出

古豔歌何嘗行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卒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返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魏文帝臨高臺鵠欲南遊雌不能隨我欲躬銜汝口噤不能開欲負之毛衣摧頹五里一顧六里徘徊古東門行上有滄浪天故下爲黃口小兒曹子桓豔歌何嘗行上慚滄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陌上桑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又云羅敷前置辭秦女休

行柰氏有好女自名爲女休又云女休前置辭折楊柳歌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木蘭辭亦有此二句鷄鳴云兗央七十二羅列自成行相逢行全用之餘多同隴西行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步出東門行亦用之懊儂歌長檣鐵鹿子布帆阿那起詎儂安在間一去三千里烏夜啼同但改三作數西門行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同生曲首二句同後云早知人命促秉燭夜行遊君子行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來羅改不處作莫近間作邊納作躡整作正數詩或

全篇相類或數語略同不能無煩簡美惡之異意者出于一手或後先互襲邪他如曹丕歌魏德有美一人四句又用于善哉行曹植怨詩行即七夕怨歌行之辭

泥詩壁

項斯云因詩壁重泥蓋言因壁上題詩故珍重而不忍泥也重讀作去聲若今之題歪詩者泥之重題又重泥之當作平聲讀可也可發一笑梁園有富家子杜四郎號杜荀鴨比杜荀鶴有詩即題壁親𡨊或汙[illegible]之即云三十年來塵拂面如今始得[illegible]枚泥高若

訥後史補

賣文

楊雄家産不過十金無儋石之儲其作法言蜀賈齎錢十萬願載于書子雲卻之曰爲羊鹿若叚湛家貧賣文爲活韓退之諛墓中人得金視圈鹿闌羊何如也故杜甫云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有深意矣

書澆塵俗

古人以酒澆胸中磊塊余欲以書澆胸中磊塊磊衆石也塊土墣也落落不相合之貌蓋黃庭堅書曰每相聚讀前漢書數葉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

之則塵俗生其間照鏡則面目可憎對人則語言無味誠哉是言也然及觀魯直所爲文則又全無漢書分毫氣味不知其所讀者又何作用也不若仍澆之以酒爲妙

落霞孤鶩句法

淮南子云紫芝之與蕭艾俱死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實祖于此然王勃之前若褚淵碑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壽寺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近時則有彭

年人日石湖云金花與梅蕋爭妍萊縷共青絲鬬巧艶情集董太初云蛾眉將秋月爭妍蟬鬢與春雲等潤江一山贈人敬云風標共玉樹孤高心地與黎花並潔余亦嘗有云白雲與征鴈齊飛黄葉共寒蟬並墜又云壯心與白日俱長華髮共黄葉齊脫又云香塵與紅霧絪緼游盖共青雲飄蕩又取杜子句云桃花逐楊花細落黄鳥兼白鳥時飛

晉普

古人六書之法有會意而意實不會者其顯不可枚舉偶以晉普二字言之如晉从㬜从日㬜到也兩至

也日出 萬物進也普从並从日並併也兩立也日住光偏照也兩至與兩立何異而說文於普曰日無色注曰日無光則遠近皆同甚失制字之旨矣盖普大也溥與普通詩普天之下作溥天之下是也然則普天之義又豈日無光而遠近皆同之謂耶晉又抑也周禮諸侯晉謂抑之止奔也

群書紀事不同

古人紀事往往有不同者如同一豫讓也而說死則先曰梁下曰繕宮曰朝士待我曰壯士曰車庫中自殺本傳則先曰塗廁曰橋下曰國士遇我曰義人曰伏劒而死或曰請襄子衣三擊之而後自殺 左傳諸書作申包胥泣于庭七日戰國策作棼冒勃蘇晝吟宵泣七日 烈士傳羊角哀左伯桃二人見楚元王幷食併衣而死又蔡邕琴操曰思華子成文子三人往見楚成王衣寒糧乏度不俱活二子以華爲賢推華讓之而死

水仙詩考

陶九成輟耕録載水仙詩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閑時來喫茶黄土築墻茅盖屋庭前一樹紫荆花乃揭曼碩所遇云聞之先生之從孫立禮所說又丘大祐

吳興絶唱亦紀此詩數字不同以爲張天雨所作題云湖州竹枝詞臨湖門外是儂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黄土築墻茅盖屋門前一樹紫荆花未知孰是

舟輕載石

漢陸績載鬱林石梁江會稽華藏西陵石皆因船輕此古人仕路淸風也唐白居易在杭州取天竺二片石在吳門取洞庭雙石以支琴貯酒庻幾近之

十音句

唐詩三十六所臨春殿一一香風透管絃白樂天綠浪東西南北水紅闌三百九十橋劉禹錫春城三百

九十橋夾岍朱樓隔栁條又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
十年感遇詩陳郁云十音當爲諶謂之長安語音非
也十當音句古人以十日爲句故如此讀也無知妄
釋可恨可笑

隕穫

禮記儒行不隕穫于貧賤晏氏曰隕如簨之隕而飄
零穫如禾之穫而枯槁穫之从禾似矣而隕之爲簨
不亦謬乎隕从𠮚員聲從高而下也故易曰有隕自
天公羊星實如雨可謂知隕字之義者今何不曰如
阜之隕而頹落耶蓋土山曰阜言高厚也說文阜大

陸山無石也而列子亦作碩

三寶

諸侯三寶土地也人民也政事也六韜三寶大農也
大工也大商也老子三寶慈也儉也不敢爲天下先
也釋氏三寶心也佛也法也仙家內三寶精也氣也
神也外三寶口也耳也目也王彬三寶文篆隸也

有无相對之稱

有不宜有也說文引春秋日月有食之从又从月又
手也無古作无虛生于无虛无道也王育說天屈西
北爲无有天而後有日月故曰有生于无也　終

晉青日札卷之三

錢塘田藝蘅子執撰
倩徐懋升玄舉　校

富貴貧賤窮通壽夭

陸稼山曰貴莫貴于爲聖賢富莫富于畜道德貧莫
貧于未聞道賤莫賤于不知耻方蛟峯曰士能弘道
曰達士不安分曰窮得志一時曰夭流芳百世曰壽
皆名言也故今合而書之洪範九五福二曰富富从
宀畐聲富潤屋也說文備也廣韻豐于財也厚也又
禮記注臣能世祿曰富又多文爲富或省作冨敖英

曰務農爲冨故从田从一口者有田之入又貴食之
者寡也貨殖傳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爲下樊陴
曰游于天所貧力于天所富諺云大冨由天小冨由
勤貴本作𧷸物不賤也从貝臾聲臾音匱又歸也物
所歸仰也尊也高也賤之反也古作肖六極四曰貧
說文貧財分少也从貝分貝分則貧也富之反也原
憲曰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列子曰
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矣孫卿子曰貨財粟米之于
家少有者謂之貧顏延之庭誥曰富則盛貧則病甚
矣貧之爲病也古作穷賤賈少也从貝戔聲賤之言

賤又輕也卑也貴之反也古作竆窮極也从穴躳聲
入于穴是極也又無親曰窮竟也究也塞也荀卿曰
貧之至無者謂之窮逆行不相遇也从辵屰聲又通
也迭也生也決也書从水入水曰逆或作达五福一
曰壽壽久也本作耇从老省𠷎聲考也又年處皆曰
壽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故五曰考終命六
極一曰凶短折夭少長曰夭禮斷殺少長曰妖夭又
胎初出者曰夭从大丿象形也蜀先主曰人年五十
不稱夭也合而觀之此八字之義正反對者

富不如貧

五季士大夫曰貴不如賤富不如貧智不如愚仕不
如閒謂嚴刑征科責任驅役也佛經曰樂行不如苦
住富客不如貧主高季迪曰富老不如貧少美遊不
如惡歸余嘗曰好死不如惡生貧居強似富行

有患無恙

呂氏春秋紀孔子問弟子自遠方來者曰子之父不
有患乎云云而不及其應辭想是時必當對曰無患
以此推有恙無恙之義自可見矣或恙字即患之訛
或通用也而說者何必以恙為蟲邪則患亦當為蟲
邪患說文憂也从心上串串亦聲也徐曰患之言貫
也貫于心也又病也慮也惡也苦也禍也恙說文亦
曰憂也从心羊聲一曰蟲入腹食人心古者草居多
被此毒故相問無恙乎又神異經北方有獸曰㺊㺊
恙也黃帝殺之由是人無憂疾謂之無恙通志無患
子曰禁婁曰桓其子勻圓如漆令人貫為數珠纂文
曰無患木名也實可以去垢核黑如漆古今注云程
雅問櫨木曰無患何也答曰昔有神巫曰瑤眊能符
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為棒棒殺之世人相傳以為
器用厭鬼故曰無患齊卞敬家無患枕賛爰茲素朴
名為吉始匠人製斯以獻君子

天藻

天藻者神僊之書也見神仙傳宋名天書不若天藻
為尤奇

功勳

今之有功于國家者槩曰功勳曰功勞蓋以勞定國
曰功輔成王業曰勳殊不知亦自有辨也周官司勳
掌六鄉賞地之法以等其功王功曰勳謂輔成王業
若周公也國功曰功謂保全國家若伊尹也民功曰
庸謂法施于民若后稷也事功曰勞謂以勞定國若
夏禹也治功曰力謂制法成治若皋陶也戰功曰多

謂克敵出奇若韓信陳平也則勳功庸勞力多六者
各自有辨不可槩稱也

和同

書爲亦和衷史下殿不失和氣故孔子曰和而不流
又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是百僚之和君
子未嘗不可也而任延長孫乃曰忠臣不和和臣不
忠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是意雖善不知和同之義
也和豈不能忠又雷同豈所以爲和邪

萬字文

梁武帝令周興嗣撰千字文隋秦孝王令潘徽撰萬

字文千字文乃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故名次
韻千字文漢章帝時未有也世乃以爲章帝書遂稱
章草謬矣見黃庭堅跋章草千字文言章草者可以
通章奏耳蕭子雲千字文一卷又演千字文五卷一
曰令般鐵石取鍾王帖中字惟重一潔字紈扇圓潔
或可作絜女慕貞潔可作貞烈也百家姓宋人撰又
吳可幾撰千姓篇一卷

千萬

今隱語以千爲撇以萬爲方蓋俗萬作万故千舉其
首而万加以點也宋時已有之以千爲撇以萬爲力
則亦萬爲万見劉貢父詩話二王帖中亦作万古本
左傳万城以爲城楊用脩以爲卽萬字而後訛作方
城不知何所據也今方城在南陽裕州又湖廣襄陽
竹山縣有方城山城十餘里春秋庸地楚使廬戢黎
侵庸方城卽此

夫子

夫子云丈夫子也漢嚴忌字夫子非也當由鄒陽傳
誤本云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師古云先生枚乘
夫子嚴忌而以夫子爲嚴之字則先生亦當爲枚之
字耶乘字叔也忌無考

學生

父稱子曰學生陳省華對客子堯叟堯佐堯咨列侍
客不安省華曰學生列侍常也王祚見客子溥年三
十二拜相朝服侍立客求去祚曰學生勞賢者起避
耶盛德古風可想見也

中庶子蒙

漢鄒陽傳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以信荊軻而匕
首竊發師古曰今流俗書本蒙下輒加恬字非也

牛豎

周禮天官獸豎下士八人注獸牛馬之屬牛豎見漢

貢叔度傳今馬騣尚名曰獸騣

淫酒婦人

史衛世家紂淫于酒酒之失婦人是用做子世家紂沈湎于酒婦人是用又宋君偃淫于酒婦人齊康公淫于酒婦人扁鵲傳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齊太倉公淳于意傳中尉潘滿如病得之酒且內二者相連

廝養廝巵卒

古樂府有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前漢書張耳傳厮養卒注蘇林曰厮取薪者也養養人者也又云乃歸趙王養卒為御而歸左傳莊王伐鄭厮役巵養死

者數百人注養馬者曰巵炊烹者曰養則厮養卒當為厮巵卒為是

漢高祖聰畧預知

立沛侯濞為吳王上召謂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然天下一家汝慎毋反濞頓首曰不敢及疾甚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云云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大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夫高祖既知濞有反相何不封諸小國陋地而反置之吳既知呂氏必危劉何不早除之以靖國既知勃能安劉設言之而呂后預誅之則安劉者又將託諸何人此皆不可曉事或史臣之傳會也濞乃郃陽侯仲之子也又唐太宗得秘讖曆中務有女武代王李淳風既知在宮中又云四十年而王太宗亦不能誅之殆皆天數非人所能為也

漢惠婚冠

禮男子二十加冠曰冠白虎通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漢惠帝為太子時年七歲即皇帝時年十七歲立皇后張氏時年二十一歲乃四年冬十月壬寅也後三月甲子始冠何先婚而後冠而冠又必待

二十一歲邪豈制于呂太后故邪或史臣之失也

胷中甲兵

北史崔浩尫纖懦弱胸中所懷乃過甲兵宋人大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實本于此

輕車將軍

漢有輕車將軍輕牽正切疾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注輕歸輕逆政反漢書發輕騎夜追之亦音罄又如票姚校尉票頻妙反姚羊召切師古曰勁疾貌荀悅作票鷂杜子美詩宛馬總肥春苜蓿將軍只數漢嫖姚張光弼詩收拾全吳還聖主將軍須用李輕車皆

作平聲左傳戎輕而不整

射聲校尉

漢有射聲校尉而無射迹校尉何也射聲言聞聲而能射之也又漢王尊傳迹射士千人言能尋迹而射取之也校械也以木爲欄格軍部及養馬用之尉從上按下也我朝隸錦衣乞黿從

梟騎

應劭曰梟健也張宴曰梟勇也若六博之梟也謝艾曰梟邀也六傳得邀者勝是也又梟將亦此意武紀李廣爲驍騎將軍今作驍騎驍將按梟本不孝鳥長

害其母故日至捕磔梟之

死士

死士賈逵曰死罪人鄭衆曰欲以死報恩者惟杜預曰敢死之士也爲是越絕書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張巡築臺募萬死一生者

飛天夜义

刺客乃飛天夜义之術太史公義而奇之特爲立刺客之傳而不明言其神左傳楚子圍宋巫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而起之又何其神也唐女子紅線事亦此術也

習水

月令舫人習水者列子習于水而勇于泗史記吳兒善泅泅浮行水上也越世家習流二千人又西京賦水人弄蛇注水人俚兒能禁固弄蛇

君子營

石世龍衆至十餘萬集其衣冠人物爲君子營

市虓

世稱市井之刀惡者爲市虎當作虓與暴同周禮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鬭嚚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白徒

春秋步兵曰徒兵徒步也漢鄒陽傳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敺白徒之衆師古曰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也又白捕白役皆此意也

解煩兵

三國吳志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見韓當傳又陳武之子脩封都亭侯爲解煩督張溫傳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

趫才

凡輕僄挑達少年曰趫才趫緣木走也唐宿衛有號

趟才者以處飛騎漢公孫弘[illegible]閣亦有翹材館以延
文學之士

惡少

淮陰惡少年漢昭發惡少年戍遼東即所謂無賴子
弟也荀子曰無廉耻而嗜乎飲食可謂惡少者也唐
李勣少年時自稱無賴賊又唐初草賊號曰無端兒

撑犁法

中國曰天匈奴謂天曰撑犁故曰撑犁孤塗西南大
伯夷曰法法上聲故酋長名下皆加法字

八夷

四夷館舉東西南北而言之也其名有八曰西曰韃
韃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番曰緬甸曰百夷成
祖所立古稱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而東方之夷有九
種故曰九夷即今倭奴是也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是
曰四海今總四方名曰八夷甚新

達魯花赤

元路州縣各立長官曰達魯花赤以掌印信所謂達
魯花即華言荷包上壓口捺子也猶古之言總轄也

金牌馳驛

唐制乘驛者給銀牌宋初因之後廢今上四十年間
有一閣下公子出使江浙許馳驛遂製朱紅金字牌
二面列于車前曰欽賜馳驛四大字勢甚赫炫人皆
驚視此不知何典也

猫兒頭

今冬筍之已透風有毛者曰猫兒頭又言人之幹事
不乾淨者曰猫兒頭亦曰猫兒頭生活此起于元元
時新官出京而貧者有人應付盤纏即同去到任就
與管事謂之猫兒頭蓋言如筍之只好在土中一出
頭來人不貴重也又如猫然其頭雖似虎而人不畏
也今人呼罵達官家人亦曰猫頭

放手鬆

今言官府貪汙失操守者曰放手鬆後漢書殘吏放
手蓋以貪縱爲非者曰放手也又錢財入手曰齩手
蓋言如蚍狗之咬手而不可放脫也其過付官吏賍
者曰統手蓋言內外一體如猿猴之統臂也

男織女耕

元倉子曰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
相資爲業此聖王之制也今之世男子織矣而反不
得衣婦人耕矣而反不得食聖王之制固在也豈樽
節愛養之道有未盡邪噫

社夥

今人看街坊雜戲場曰社夥蓋南宋遺風也宋之百戲皆以社名如雜劇曰緋綠社蹴毬曰齊雲社唱賺曰遏雲社行院曰翠錦社撮弄曰雲機社之類詳見武林舊事夥者說文多也方言凡物盛而多也或作社火言如火然一烘烘音哄即過也宋之鼓板曰衙前一火和顧二火是也又逐賊被傷全火見宋乾德詔中

猾賊

今罵人之姦狡者曰滑賊言其光滑姦詐也當作猾賊史記項羽爲人僄悍猾賊是也前漢書作禍賊左

傳無助猾賊方言小兒多詐謂之狡猾又滑猾通音亂也說文滑利也蓋滑言如水之滑溜猾言如犬之黠惡也

五德

谷永曰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賈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五色禾于此地而耕耘也皆左道惑衆

賭博

杭州初時游手光棍賭博者小則飲食大則錢鈔卽今風俗薄惡日甚一日雖富貴子弟皆習此風小者金銀珠玉大者田地房屋甚至于妻妾子女皆以出注輸去與人亦愁然不惜曾不知耻誠可殺也吾鄉一富家翁　輸其妻子妻子乃故家女因而縊死訟之此人破家亡身又城中一宦家子　者輸其娼妾訐訟按察司憲司之批有云頃刻而喪千金一擲而輸少艾連及者數十人皆學校士子多有問革者而不甚窮治可笑可惡之甚而禁常一路尤甚士大夫歸家者則開賭坊蓋避禁也已記宋人嘗謂世有惡少無賴之人肆凶不逞小則賭博大則屠牛馬銷銅錢公行不忌其輸錢無償則爲穿窬若黨類頗

多則爲劫盜縱火行姦殺人不防其微必爲大患淳化二年閏二月詔令開封府嚴戒坊市捕之犯者定行處斬引匿不以聞與同罪蓋此令今所當申明以塞亂門以厚民俗者也又唐蔡本賭博負來操博錢不能償以妻還之操納爲妻時已有妊遂生男來俊臣爲御史中丞後弃市則此風久矣

不肖子弟三變

北瑣蔓言載不肖子弟三變一變蝗蟲二變蠹蟲三變大蟲但以蠹蟲爲鬻書而食則無書之家甚多今之言不肖子弟者亦有三變曰螻蛄謂食泥也則賣

田地矣曰白蟻謂食木也則賣房屋矣曰大蟲謂食人也則賣妻妾子女矣古今代不乏人可嘆可嘆

人生夜叉

今人有産夜叉者正德間杭州吳景隆妻產一夜叉青面無髮頭有雙角不能殺升屋而走用布囊百計擒之極死嘉靖十六年上虞葛家一婦忽生子乃一夜叉也臨腹時將穩婆手指嚙損而奔走不知去于何所每夜中俟母睡熟即由四壁窺進仍竊飲其母乳母驚覺即去每以爲常亦無可奈何後遇持肉羹者即飛出奪而食之凡數月見入陰溝中呼衆以刀杖擊殺之乃絕如是而謂生之性善吾不盡信也

男娼

周書曰美男謂之破老左傳公子鮑美而艷孔子曰宋朝之美又龍陽君稱彌子瑕之事載之書傳甚可醜也古辭白石郎曲云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艷獨絕世無其二則男子之美者自昔有好之者矣發蒙記曰醜男醜茂醜女離春若此者誰復好之也哉漢有籍儒閎儒鄧通韓嫣董賢之徒並脂傅粉以媚晏寵史臣贊曰柔曼之傾意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故東都盛時少年賴此以圖衣食政和中始立禁告捕法杖一百賞錢五十貫今吳俗此風尤盛甚至有開鋪者何風俗澆薄至于此乎又何怪于淫婦之多也今京師盛行名之曰小唱即小娼也

枕席七蠹

莊子蚊蝱噆膚通宵不寐抱朴子蚤蝨攻君臥不獲安是可謂枕席四蠹又市井居民多生臭蟲名曰壁駝可謂五蠹加之以妖童艷女共成七蠹也

梟儒狙學

後漢書曰董仲舒者爲儒梟文子云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脇衆即今講談道學之士也

道學見笑于宋

陳同甫嘗言于　宗曰今世之所謂儒者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于君父之大讐而方且揚眉袖手高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周公謹曰世有一種淺陋之士自視無堪以爲進取之地輒亦自附于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闊步或抄節語錄以資高談或閉眉合眼號爲默識而叩擊其所學則古今無所聞知考驗其所行則義利無所分別此聖門之大罪人也黃履翁云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大夫立道學之名　卷終

留青日札卷之四

錢塘田　藝蘅子藝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絕

絕色絲也言奇絕而難繼也說文斷絲也又冠也超也度也息也相去遼遠也峭極也古作𢇍反𢇍爲㡭也从糸从刀从卩

一絕唐宋令文文辭工書有力三子之問文章之悌驍勇之愻草隸各得父一絕

二絕宋蘇世軾蘇軫之　又梁顧野王畫古賢王褒書贊

三絕唐德宗神智驄如意騮瑞鞭也　又李白歌詩裴旻舞劍張旭草書　又梁元帝圖宣尼像贊書　又李潼孫樵司空圖　又宋謝瞻詩謝靈運書謝現詠　又李揆門地人物文學　又張思明謝仲和曹鼎新　又徐彥伯文韋嵩判李旦翰　又武昌怡亭李陽冰篆李莒書裴虬銘　又長沙筍魚巨艦　又南京鍾山中張僧繇畫大士相李白贊顏真卿書　又韓擇木八分書三絕碑在西京　又吳夫人指問織錦號機絕刺綉號鍼絕編髮爲幔號絲絕　又山東東昌府學宮碑金太定間王去非撰記党懷英篆益王庭筠書丹　又鄭虔善山水嘗自寫詩并畫以獻帝署其尾曰三絕　又儀真縣東園宋皇佑間施昌言許元爲發運使建歐陽修記蔡君謨書與園爲三絕　又顧愷之長康才絕畫絕癡絕　又袁州府學碑盱江李覯記京兆章友直篆額河南柳淇書

四絕唐李陽冰篆福州般若臺記處州新驛記縉雲城隍記麗水忘歸臺銘　又元德秀碑乃李華文顏真卿書李陽冰篆　又李後主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毛元銳筆　又直隸永平府泉一名石龜

峪泉一五里塔泉一白望泉一杜臺泉謂之四絕泉　又文與可詩楚詞草書畫

五絕唐秘書省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餘令畫鳳本名曰四絕宋韓公武彈中鶴一目謂之五絕余謂此惡客敗一絕也安得反增一絕邪　又唐張知謇兄弟五人武后稱其五絕　又宋文帝曰天下有五絕而皆出錢塘謂杜道鞠彈碁范悅時褚欣遠模書褚胤圍碁徐道度療疾　又虞世南太宗稱五絕德行忠直博學文詞書翰

六絕李邕文章書翰正直辭辯義烈英邁

七絕柹壽多陰無鳥巢無蟲蠹霜葉嘉實葉肥
八絕吳範相風劉惇占氣趙達筭皇象書嚴子卿碁
宋壽占夢曹不興畫鄭嫗相　又滁州唐李幼卿景
物八絕

右

禮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毛晃曰人道尚右以右為尊
又或以為手足便右以左為僻也故凡曰左道曰左
遷曰左計曰左官唐書退小人于閑左皆此意至于
古之乘車則又尊左矣曲禮祥車曠左魏公子從車
騎虛左以逆侯生我　朝官制初尚右後改尊左吳

元年丁未十月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禮記聽卿
任左注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今此禮猶古也

惹

詩中用惹字有有情之惹有無情之惹惹絓也亂也
引著也隋煬帝被惹香黛殘賈至衣冠身惹御爐香
古辭至今衣袖惹天香溫庭筠暖香惹夢夗央錦孫
光憲眉黛惹春愁皆有情之惹也王維楊花惹暮春
李賀古竹老梢惹碧雲皆無情之惹也然香也雲也
又皆有形之惹而春獨為無形之惹此又大奇佛家
所以重不惹者為此蓋言無染著也

撝

易撝謙撝裂也从手為聲摩通作麾詩麾之以肱尚
書右秉白旄以麾亦通作撝易注謂指撝皆謙也今
朱子本義云更當發揮其謙非也又齊人謂快為麾
禮記祭祀不麾蚤注謂麾快也不以先時為快也在
漢書則麾下作戲下音同

埶

史漢埶郎勢字楚元王傳埶為宛朐侯師古曰埶古
埶字二字音義不同

邪

後漢韓康傳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邪注邪語餘聲
也音乃賀反今吳人語餘尚言那作平去二音

邪

衺不正也漢相如傳邪與肅慎為鄰右以湯谷為界
師古曰邪讀為左謂東北接也愚以為讀為左者非
是蓋言肅慎在東北隅故曰邪以為鄰若欲言左則
下文自曰左蒼梧右西極矣故文穎曰蒼梧在長安
東南故言左西極在西故言右也邪亦當如字而韻
會下乃曰又外國名亦引此傳為證又非也蓋邪本
徐嗟切若國名則如琅邪渾邪乃余遮切與此不同

欸

令人見事之不然者必出聲曰欸烏開切乃歎聲也楚辭九章欸秋冬之緒風王逸曰歎也韓文亦曰貉語衆很欸說文曰訾也从欠矣聲一曰然也方言南楚凡言曰欸其怒而欸者曰唉史記項羽紀以玉斗獻亞父拔劍撞而破之曰唉通作欸楊子翦牙欸注言切齒而怒也唉怒聲

罯

匠慶請木季孫曰罯注不以道取爲罯疏今律罯人罯賣是也又漢書注奪取也

棲

吳世家棲于會稽越世家保棲于會稽索隱曰鳥所止宿曰棲鄒誕曰保山曰棲左傳作保國語作棲六韜曰軍處山之高者則曰棲是也今之塘棲亦取此

葸

慎謹也心真爲慎不鹵莽也葸悔也質慤也又畏懼也故曰慎而無禮則葸今注但曰畏懼則似其義未全亦作鰓史記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亦作偲魯靈光殿賦心偲偲以發皆懼貌也夫从魚从犬謂之有畏懼貌可也若从艸又何畏懼之有

拜

拜本作𢷎首至地也今作拜服也葢兩手下地曰拜又曰拜平衡也平衡曰磬折頭與腰平漢書鄺生不拜長揖師古曰長揖者手自上而及下也周禮九𢷎一曰稽首頭下至地稽留乃起殆下衡服之甚也太甲拜手稽首葢頭至地而留之久也二曰頓首下手置首于地即起也乃今之叩頭類于凶拜古之君臣相答拜或書啓稱頓首者皆尊重之意非伏地而拜也三曰空首下手首不至地葢惟頭至手即拜手也四曰振動頭振動而戰慄也或以爲兩手相擊非也

五曰吉拜雍容而下手即今之常拜或以爲拜而後稽顙非也六曰凶拜拜而後稽顙也七曰奇拜一拜也禮簡不再拜也八曰褒拜褒[illegible]報答拜也或以褒拜爲持節拜亦非也九曰肅拜直身肅容而微下手或曰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曰肅拜如今之婦人拜也又有曰雅拜者先下一膝唐人謂之雅拜或曰倚拜也曰之拜者兩膝齊屈而俱下如今之道士拜及鄉村老婦猶然曰膜拜者兩手合掌以承顙如今之僧拜本夷狄拜也周禮婦拜捧地古樂府伸腰拜手跪是也後周天元令命婦人爲男子拜是古肅

婦人皆肅拜也今則但微屈其膝而躬不曲其名曰
趄曰福弁男子之作揖皆曰相叫也後漢書高句驪
國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古者郊祀天地止于再拜
是神祇雖至尊至重其禮不可加也見天子亦曰稽
首再拜董偃館陶公主家庖人也見漢武帝亦曰昧
死再拜謁今君臣之四拜大朝則五拜三叩頭子弟
之于父兄亦四拜甚至于朋友長幼亦四拜皆禮也
至于致書父毋則稱百拜我朝　洪武三年五月諭
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稽首頓首再拜百拜實非禮
也宜定其式禮部議凡致書于尊者稱端肅奉書答

則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啟上與下稱書寄書
答卑幼與尊長云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云書付其
乃令有亂禮敗法者如壻之于外舅姑婦之于舅姑
皆行八拜名曰拖泥八拜甚可鄙恥也余在軍門時
又見一姦諂者每一拜必四叩頭凡四拜共一十六
叩頭此又小人中之小人想是夷狄禽獸之禮也罪
不容誅矣宋賈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浚每有劄子自
事必稱浚萬拜覆時人因號之曰朱萬拜浚字深源
乃朱文公之曾孫也

走

今人叱人之去曰走史酈生傳叱使者曰走復入言
沛公

籠街

今之喝道即籠街也唐時言中丞呵止不半坊令兩
坊詔傳呼不得過三百步若今時則三千步不止矣
孟子有云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行則辟矣其政
何如

戍伐

戍說文从人从戈人荷戈以戍也則伐字亦从人从
戈當云人坐臥故爲戍守人立行則爲征伐也此足

以補字書之缺

選輭

執玉高卑吉凶辨焉俯仰之度不可不愼也今人過
承上官手恭及地何其諂容也漢書公卿選輭容頭
過身嗟乎輭也久矣今之戲劇穿皁檔者以手叉之
能容頭即身子可過矣眞善喻也

合要

合要辭即今合同契也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王叔
氏不能舉其契是也左傳

束修

禮修脯也十脡為束修孔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似非謂脯贄也蓋言自行束帶修飾之禮以上故延篤曰吾自束修以來為人臣不陷于不忠梁商曰王公束修厲節賈堅曰吾束修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是也若肉脯則亦甚褻矣谷梁束修之肉不行境中

減省

今人凡欲將就曰減省元帝紀減謂損其數省謂全去之也

模範

模範猶云規矩準繩也以木曰模以竹曰範故从木从竹範本作范

尋常

四尺曰仞倍仞曰尋故曰八尺曰尋今論語注以七尺為仞非也一丈六尺曰常蓋倍尋也

若干

若干見禮記今人稱幾許為若干一作如干干者數始于一終于十合一十而成干言其數之未定也

扈從

上林賦扈從橫行出于四校之中師古曰言其跋扈縱恣而行出于校之四外也非是蓋扈尾也後從曰扈故侍從天子曰扈從今逐獸橫行故言出于四校之中若言跋扈則强梁也詩疏云凶橫自恣陵人之貌漢書音義云自大也如此又豈臣子侍從之禮邪

其平

其平者後漢楊由京侯書名凡十餘篇皆占術見本傳今通志通考等書皆失載

司武

司武即司馬平公見之曰司武而牿于朝

雅舂

漢楚元王傳衣之赭衣使杵臼雅舂于市晉灼曰高

肱舉杵正身而舂之師古曰為木杵而手舂即今步臼耳非碓舂也宋祁曰雅謂舂而雅歌以相舂也余以為舂者之歌出于自然惡可强之使雅歌以為辱邪此又不通之論蓋雅樂器也樂記訊疾以雅注雅狀如漆筩中有椎周禮笙師注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組疏畫是言舂米之桶有似于雅之漆筩故名雅舂也即今之木臼漢注皆未明

三才宗

天宗曰天宗天神也曰陽宗日也曰陰宗月也曰星

宗北辰也　地宗曰岱宗泰山也　曰瀆宗河也　人宗曰大宗曰小宗族也曰祝宗先聖之後也曰秩宗典禮也曰文宗如陳子昂崔孝伯是也曰女宗鮑蘇之妻不妒是也曰談宗長于辭說如樂廣是也曰辭宗如張九齡是也

溫暾湯

今人以人性不爽利者曰溫暾湯蓋言不冷不熱也溫暾二字唐詩常用

孔子無蓋

家語孔子將行雨而無蓋禮記仲尼之畜狗死曰貧

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殆未爲大夫之前也

至人無夢

至人無夢古之億言也至人莫如聖人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咶高宗夢傅說文王夢九齡仲尼夢周公奠兩楹烏得無夢又言愚人賢人無夢亦不然蓋非無夢也其夢無憑也周禮掌三夢又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星辰有居直星有扶刻也又曰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謂會民方相氏逐惡夢至四郊又曰夢不欲數占占則著著則怪自因想之說明而夢不必占矣

然燃[illegible]

然字本作肰然下从火不必更从旁火矣然上从犬不必更从旁犬矣此皆後世文盛故不得不以此別之非古人制字之意也

謫吏

書既富方穀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筭乃得爲吏賈人有財不得爲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漢景二年廉士寡欲易足訾筭四得官是十筭十萬也四筭四萬也食貨志以舊吏弄法故謫之吏發有訾者爲吏也漢武發謫吏穿昆明池是也又稱

姦詐強取者爲橋虔吏漢詔橋虔吏因乘埶目侵蒸庶是也

都吏

漢二千石遣都吏循行律說都吏今督郵也閑惠曉事即爲文無害都吏漢末時又有督郵御史是必天子所使者也蘇武傳及假吏常惠等師古曰假吏猶言兼吏也時權爲使之吏若今之差人充使典矣

榜賣公卿

鬻爵自是錯言之一曰主足用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漢文帝時張釋之以貲爲郎武帝令吏入穀補

官卽至六百石竊帝榜賣公卿及州郡黃散段頴張
温崔烈雖有功勳名譽亦以貲得之又漢不足奉戰
士令民得買爵乃置武功爵我朝亦不免此獘

許子弟隨任

唐太宗貞觀元年許子弟年十九以下隨父兄之官
所我朝未嘗限年皆得隨任但不許應試耳

任回載書

唐蕭倣在南海地多穀紙倣勑子弟繕寫缺落文史
子廩曰家書缺者誠宜補葺然此去京師水陸萬里
不可露齎當須篋笥人觀兼乘謂是貨財古人惎避

之嫌得爲深誡倣曰吾不之思也夫蕭氏之愼節如
此卒保世業今之仕者不惟多置書爲公名而載歸
鬻之以爲私利且路途廢國家官錢民力轉運其費
何如甚至有貪汙者畏人議識暗藏金銀于書篋中
以防道路盜寇者視廩言能不媿死乎壯齋郎基爲
頴川太守嘗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于此
乎唯頗令人寫書潘子義謂之風流罪過基曰觀過
知仁斯亦可矣家大夫由禮部而兩督學政所以兼
車聯舫者惟書籍而已曾何足以累清節耶

五爵別名

周書王子晉曰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伯能移善于
衆與百姓同謂之公公能樹名與物天道俱謂之侯
蔡邕曰三公者天子之相相助也侯者候也候逆順
也伯者白也明白于德也子者滋也男者任也據此
則多出相字一義如起于後世丞相之說也但當云
公者共也與天子共理天下也爲是

人情懷土不同

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不可乎少留謝
元暉直中書省詩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唐劉元
濟經廬嶽廻望江州想洛陽詩故園有歸夢他山非

行樂他鄉徒可遊凜潤終旋泊至于蘇子瞻西湖望
湖樓詩我本無家更安任故鄉無此好江山在儋耳
詩海南萬里眞吾鄉人情懷土不同何至于如此淮
南子曰取竈前土將去令人不思鄉

子卯當樂

禮言子卯不樂蓋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
之疾日不擧樂爲吉所以戒懼也然止甲乙二日余
則以爲二日旣聖人奮起翦除大惡則萬古之下百
姓且當歌舞相慶以爲在上之戒安得復忌之也

獻美人敗君

史記紂沈湎于酒婦人是用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乃囚文王于羑里閎夭之徒求得美女文馬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獻紂紂大悅赦之傳言文王乃歸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及後幽王時褒姒有獄而以女入之王王遂置之而變是女使至于爲后夫周之興也以女蠱其君周之亡也亦爲人以女所蠱天之報施何其昭昭而不爽哉逸周書武王克紂歸而燎于廟以紂與二妾之首先馘又曰武王斬紂首懸諸太白斬二女首懸諸小白又曰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史記武王克商紂不走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而死武王入商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史記武王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劍斬以玄鉞懸其頭小白之旗傳記云太公蒙面而斬妲己嗚呼武王將誅紂而哀之尚書曰予惟率夷憸[illegible]戎

留青日札卷之四

留青日札卷之五

錢塘田藝衡子秇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詩談初編

文有似拙而實妙者史記也詩有似拙而實妙者樂府也拙忌其俚妙忌其纖宋俚也元纖也

詩必識得一分方做得一分必進得一層方歷得一層知行有序古今無等也

詩關氣運此語誠然固不特周召鄭衛皎然可辨也漢世渾厚高古魏國雄俊秀發兩晉平典風麗六代富艷綺靡漢稱東都魏首建安太康永嘉體分二軸宋齊梁陳氣出一機精鑒詳評自然可別

蘇子卿李少卿之詩意遠詞高自學炎漢詩格渾之晉魏終竟不倫

曹子建棄婦篇庭靈鳴成寧五韻重用

陸士衡豐才奇思誠當一字千金所謂氣少于公幹文劣于仲宣者蓋劉則風骨超群王則秀麗獨步至若粲之悽愴楨之振絕足擅偏長

六朝鮑謝謂照元暉唐鮑謝謂防良齋

阮籍咏懷篇超出江左諸人之上惟靖節勝之

淵明入室應物升堂

韋蘇州詩平淡閒雅至于高古處獨步開元所云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跡絶似淵明皎然稱之云格將寒松高氣與秋江清信爲知音也又賈島有落葉滿長安蘇拯云落葉滿長道李逮勲落葉滿長川皎然秋風落葉滿空山皆好

劉乂本豪俠士而修養一篇便覺見理其勸韓潮州勿執古之章的爲名言

長孫左輔之寄衣曲盛唐之晩唐也馬戴之薊門懐古詩晩唐之盛唐也

王右丞苦爲宦情所縛若能脫去塵羈只據其才思則輞川之興便可寄跡柴桑然其詩亦山林之竒逸也

詩類其爲人且只如李杜二大家太白做人飄逸所以詩飄逸子美做人沈着所以詩沈着如書稱鍾王亦皆似人

太白寧放弃而不作眷戀之態寧狂蕩而不作規矩之語子美不能不讓此兩着元微之謂太白不能窺杜甫之藩籬況堂奥乎此非公論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齊巳云須知一一丈夫氣不是綺羅兒女言此真知太白者

李長吉分明是一箇太白可惜天碎國寳故竒而未純世以牧之爲小杜當以長吉爲小李

貫休云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是詩之難知也久矣或問詩如何則高曰必如貫休云真風含素髮秋色入靈臺方可言詩

相如濡筆而腐毫子雲輟翰而驚夢王充氣竭于沈慮桓譚疾感于苦思枚臯應詔而奏賦楊脩覩總而檢書平子研兩京于十年太冲練三都于一紀潘緯十年方吟古鏡何須一夕乃賦瀟湘薛道衡蹋壁而

卧搜蘇廷碩占授而脱脱劉敞一揮九制文瑛擘鉢成詩秦少游對客而揮毫陳無巳閉門而覔句

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蓋選中自三代涉戰國秦漢晋魏六朝以來文字皆有可作本領耳在古則渾厚在近則華麗也嗟乎今之能學舉子業者即謂之秀才至于文選則生平未始聞知其名況能爛其書析其義乎雖謂之蠢才可也

鄭奕以文選教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學沈謝嘲風咏月汙人行止嗟乎今之學士大夫未嘗不讀孝經論語也而乃嘲貨咏賂汙自巳之行止

不忠不孝敗國亡家又豈讀文選之罪乎
今人但知李太白鳳凰臺出于黃鶴樓而不知崔顥又出于龍池篇也若夫鸚鵡洲則又鳳凰臺之餘意耳沈佺期龍池篇云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池開天漢分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邸第樓臺多氣色君王鳧鴈有光輝爲報寰中百川水來朝此地莫東歸崔司勳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太白登金陵鳳凰臺云鳳凰臺上鳳凰遊

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爲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鸚鵡洲云鸚鵡來過吳江水江上洲傳鸚鵡名鸚鵡西飛隴山去芳草之樹何青青烟開蘭葉香風起岸夾桃花錦浪生遷客此時徒極目長洲孤月向誰明沈詩凡五龍字二池字四天字崔詩凡二白雲二黃鶴二去字二空字二人字二悠悠歷歷萋萋字嚴滄浪以此篇爲七言律第一李詩三鳳字二凰字二臺字六鸚鵡字二江字三洲字四篇機杼一軸天錦粲然各用疊字成章尤爲奇也

特拈出之以表當場敵手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帝車南指遁七曜于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酉陽雜俎謂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多不解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而華蓋以下不明焉杜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扶搏楊升菴以爲晉天文志華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太甲恐是六甲一星之名未有考証夫以一行之邃于星歷張燕公段柯古之殫見洽聞而猶未知姑闕以俟博識客舉以問余因弁釋之曰帝車北斗也太微垣北七星曰北斗

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故運乎天中臨制四方以建四時均五行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人君之象號令之主又爲帝車取運動之義春秋緯曰瑤光第一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合爲斗漢輿服志後世聖人觀于天視斗周旋魁方杓曲以擕龍角爲帝車夏五月建午斗柄指正南離方文明之象又南方之宿曰星七星爲賢士明則道化成暗則賢良不起又魁一星主秦而星乃周之分野屬雍州
七曜者日月歲星熒惑填星太白辰星也歲木以饑熒惑火以亂填土以殺太白金以強戰辰水以女亂

五星所聚宿其國王天下從歲以義從熒惑以禮從
塡以重從太白以兵從辰以法五星若合是謂易行
有德受慶奄有四方亡德受罰離其家國魁下六星
兩兩而比者曰三能漢書能音台三台為天階太乙
躡以上下一名泰階在太微垣西二星曰上台為上
階司命上一星為男主下一星為女主次二星曰中
台為中階司空上一星為公侯下一星為卿大夫東
二星曰下台為下階司祿上一星為元士下一星為
庶人孔子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位不過為魯司
寇攝行相事耳是降而從公侯卿大夫之列也雖日

月合璧五星聯珠何益哉故曰遁七曜于中階
紫微垣華蓋七星扛九星柄合十六星在勾陳上覆
蔽大帝之座孝經援神契曰斗曲杓撓象成車房為
龍馬華蓋覆鈎天罡入魁神不獨居故驂駕陪乘以
道踟躕益州在西方故曰華蓋西臨也
漢封禪書曰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
鬼索隱曰畫青車以甲乙畫赤車以丙丁畫玄車以
壬癸畫白車以庚辛畫黃車以戊己宋書曰五色安
車五色立車名五乘建龍旂駕四馬施八鸞餘如金
根車之制其車各如方色馬亦如之所謂五時副車

俗謂為五帝車是即五雲車耳庾信詩北屬五雲車
王維詩來往五雲車皆謂此也正西方畢宿有五車
五星主天子五岳西北曰天庫太白東北曰天獄辰
星東南曰天倉歲星中央曰司空塡星西南曰卿相
熒惑凡此五車各以五寅日候之金車庚寅木車甲
寅火車丙寅土車戊寅水車壬寅又雲五色具者賢
人隱其下也青雲潤澤蔽日在西北為舉賢良雲而
畢乃晉之分野正屬益州故王勃于益州廟碑用之
蓋言華蓋西臨高望五雲之車于太甲之象木車色
青既以甲乙畫之又以甲寅候之實五車之首故云

太甲耳如甲如乙皆天神之名而曰太者尊之之至
也故曰太甲猶太乙也
廣文選誤如張協結宇窮岡曲文選已收入雜詩而
此云招隱魏文帝置酒坐飛岡文選本江淹雜體而
此直云文帝遊宴如古辭驅車上東門冉冉孤生竹
昭昭素明月之類率皆重出不可枚舉又文帝堯任
舜禹一篇本集八卷作歌魏德十二卷又作秋胡行
重複可厭甚至于阮嗣宗碑本嵇叔良撰而誤作叔
夜乃曰嵇康中山王撰文木賦乃以文為中山王名
而題云木賦南宋人王微撰詠賦乃以宋王微作宋

王而題作微詠賦真小兒之作也不直一笑

世稱李杜因白甫也杜子美長沙送李十一銜詩李杜齊名真忝竊蓋假李固杜喬以自況也

梁簡文夜夜曲云靄靄夜中霜河開向曉光枕啼常帶粉身眠不着牀蘭膏盡更益薰爐滅復香但問愁多少便知夜短長此篇曲體人意且以夜之短長繫于愁之多少非親知其味者不能道也

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岩宿一篇蘇子瞻欲刪後二句謝眺洞庭張樂地一篇嚴儀卿欲刪廣平聽方藉二句皆不然全章本自悠揚去之則局促矣

王融報范雲詩無覆自昔代有美今比鄰注古語云千里一賢猶爲比鄰又越絕書百歲一賢猶爲比肩

李太白詩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今之不讀一字書者不獨邊城之兒雖中原富室子弟亦目不識一丁字者多矣所謂平生不讀半行書却把黃金買身貴者比比皆然也

李群玉酒飛鸚鵡重歌送鷓鴣愁鸚鵡杯鴝鵒詞的對愈於李太白鸕鷀杓鸚鵡鐺之句

樂府有君不見又有獨不見唐人改之曰君不聞君不知等篇如岑嘉州云君不聞胡笳聲最悲又云汝不聞秦箏聲最苦

莫染亦莫鑷任從伊滿頭白雖無耐藥黑也不禁秋靜枕聽蟬臥閑垂看水流浮生未達此多爲爾爲愁此篇可爲世人染鑷白髮者之戒余年未四十而頭早白每有勸余染摘者余即笑吟此句曰白雖無奈老黑也不禁秋以自解云近見杭婦朱桂英嘗詠云白髮新添數百莖幾番拔盡白還生不如不拔由他白那得工夫與白爭亦可喜也朱氏號養誠道人所著有閨閣窮玄集余爲之叙

蘇拯寄遠云妾願化爲霜日日下河梁若能侵鬢色

先染薄情郎願爲霜意甚奇勝如爲雲爲雨者

九日登高落帽人人能用惟高適杜甫能翻案使事仲武云閉門無不可何事更登高又云縱使登高只斷腸不如獨坐空搔首子美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整冠誠詩家起死廻生手也嚴正平十日詩宿醒猶落帽華髮強扶冠亦妙

賈島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即其本色語已在言目外更不必謂燒殺活和尚也揔不若清尚云道力自超然身亡同坐禪則行圓示寂真坐化也水流原在海月落不離天既得禪宗上乘而溪白華時雪風

香焚處烟則非燒殺矣世人頻下淚不見我師玄則
俗人昧于無生之理故爾哀之蓋不知我師玄妙之
法正欲離形耳可謂深探三昧者又何必云自嬿雙
淚下不是觧空人使浪仙早達此種色相豈肯便逐
初服故必見得一層透然後說得一層透
杜工部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還同卧竹根王介甫
除日立春詩迎春朝翦綵守歲夜傾銀雖用杜句上
下無映帶傾不成話或笑曰此傾銀匠出身歲盡夜
并爐底也可鄙可笑
昌黎詩何人有酒身無事誰家多竹門可欵粗淺殊

甚都不成語而宋人方謂之閒遠
秦韜玉云要路強干情本薄舊山歸去意偏長余每
誦此不覺淚下
聶夷中賣絲糶穀之篇全唐詩話以為言近意遠合
三百篇之旨或又謂可為詩史皆非也試觀三百篇
中如譚大夫南箕北斗之諷何其溫厚和平初不必
顯然如醫瘡剜肉之怨訕也
吳俗除夕燒松盆取家計鬆泛之義范至能燒火盆
行云春前五日初更後排門燃火如晴晝則當時亦
有不用除夜者一作秈盆

錢員外云落葉淮邊雨以落葉比雨無可上人云聽
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以雨比落葉也
鳴環即鳴珂盧綸云小臣無事諫空愧伴鳴環
王貞白御溝水詩此波涵帝澤貫休改作此中固好
孫逖上陽水窓賜宴云此中歌在藻況住期紅樓院
應制云誰謂此中難可到則先已有人道之矣
少陵遊子云巴蜀愁難語吳門興杳然愁難語者何
曰九江春草外愁難語者何曰三峽暮帆前生涯流
落不能上霄漢故曰厭向成都卜家國憂勤不忍眈
杯酒故曰休為吏部眠終戀戀不忘朝廷冀哀老而

尤得見君故末云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群仙也范元
實所注不解其妙乃謂君平之卜所以養生畢卓之
飲所以忘憂今皆不能如意又傷人世險隘不能容
已故有蓬萊群仙之思嗚呼何好為臆說以病作者
之旨哉
于濆樂府每有奇思如采薇易為山何必登首陽濯
纓易為水何必泛滄浪余樂誦之思歸引云日開十
二門自是無歸計可為切中人病又云不長不成人
及長老逼身欲及時者念諸山村叟云雖霑巾覆形
不及貴門犬傷時之言也

李建勲雖居極品然惜花憐酒鮮吐娍媚辭如須愁
多日謝翻怕十分開空庭悄悄月如霜獨倚闌干伴
花立如肺傷徒問藥髮落不盈梳携酒復携觴朝朝
一似忙足見得花酒風味
余每中酒欲尋佳句不可得偶見隴西公春雨詩云
惟稱乖慵多睡者掩門中酒覽閒書若爲余言者
劉郎中生公講堂詩謝枋得以爲笑生公真可發一
笑蓋禹錫以爲生公今不可見一方明月可中庭郎
見生公身後之法相矣烏得爲笑彼哉
長吉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耀日金鱗開蓋言甲光

之金鱗輝映如曜日而鮮明也王安石不解此意言
方黑雲安得曜日近有俗本妄改作曜目尤可笑也
占書猛將氣紫黑如城樓或狀閃黑旗又曰軍勝之
氣如火光夜照人又岱山氣正黑故云鴈門也
李季蘭居女流之冠若離情徧芳草無處不萋萋含
意無窮哀而不怨便如宋玉言愁文通恨別亦未必
過之
余事率意而行人多病余曰任性于鵠云獨來多任
性惟與白雲期又任性常多出人來得見稀如此任
性亦復何害

君言妾貌改妾畏君心移終須一相見并得兩心知
宋玉九辨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嗟夫
君臣朋友之間可以念之
劉兼云處處落花春寂寂時時中酒病懨懨雖軟弱
亦纖麗有情又云花落青苔錦數重書淫不覺避春
慵書淫二字亦可喜
鄭巢云山寒蕉滿衣又云生計少於僧皆佳句
顏延年云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illegible]靈[illegible]云竹覆
經冬雪庭昏未夕陰余嘗有句云[illegible]宿山雲濕窻明
竹雪寒又云松林晴雪落竹院曉陰生

王維早朝云方朔金門侍言滑稽弄臣也班姬玉輦
迎言蠱惑內嬖也仍聞遣方士東海訪蓬瀛分明以
秦皇漢武神仙聲色譏其君非體也近時選唐律類
抄者以此爲首何哉宗楚客云幸覩八龍遊閬苑無
勞萬里訪蓬瀛可謂有箴規矣結句如太白君王多
樂事還與萬方同韋元旦仙榜承恩爭既醉方知朝
野更歡娛王右丞爲乘陽氣行時令不是宸遊玩物
華方得扈從應制之體
今人羞嬰兒不穿衣瘞于路傍潘岳西征賦夭赤子
于新安坎路側而瘞之韓愈詩數條藤束木皮棺草

殯荒山白骨寒于鵂悼孩子詩裸送不以衣瘞埋于中衢則唐時已然余少年有三殤之戚特破此風盖彭殤之情一也

諺云一朝權在手堪作令兒行唐朱瀣奉使設宴戲擲籠籌詩一朝權在手看取令行時此張打牛口氣也

戎昱云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非親知此味者不能道非曾知此味者亦不可與道或曰不眠安得有夢此正所謂癡人前不可說夢也唐昭宗詞思夢時時睡不語長如醉迺知味者不曾眠[illegible]

夢之心急故身雖眠而心實醒耳杜牧之春思詩自是求佳夢何須訝晝眠是也又重尋春晝夢笑把淺花枝更奇呂文穆公詩挑盡寒燈夢不成

李賀桃花亂落如紅雨韓偓杏花飄雪小桃紅桃花紅而長吉以雨比之杏花紅而致堯以雪比之皆可爲善用不拘拘于故常者所以爲奇不然則梛雲李月梨雪桃霞誰不能道

張旭草聖在當時已重有此名高常侍贈張九旭詩興來書自聖醉後語成顛

萬古長如匹練垂一條界破青山色周昇徐凝惡詩廬山瀑布三千仞畫破青霄始落斜亦非曹松善句

詩有自然成對者李長吉云天若有情天亦老石曼卿對之曰月如無恨月長圓冦準有云水底月爲天上月楊大年對之曰眼中人似面前人余以爲不佳欲以夢中人是意間人對之不知何如

孺子歌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左太冲濯足萬里流黃魯直云清江濯足㮣下坐至于李義山以清泉濯足爲殺風景古人豈殺風景者耶在清泉則不可在萬里江流則亦無害也但嚴維云深木鳴騶馭晴山耀武貴夫遊雲門寺不應有此惡狀商隱以松

下喝道爲殺風景此言當矣

商隱詩本不足取惟事對偶耳如馬嵬詩結句頗佳胡仔苕溪漁隱且病其庸近所云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蓋譏元宗既爲四紀天子則開元天寶之治歷練國體久矣非庸君幼主比也而乃縱玉環之淫亂使覆國亡身不能保一婦人不及盧家有娼婦莫愁得以始終享其樂而不至于喪亡也唐天子不亦深可耻哉惜乎不能以關雎之事風之

王勃物色連三月風光絕四鄰盧照鄰草色迷三徑風光動四鄰余嘗有曰物色常三月風光藐四鄰

留青日札卷之六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懋升玄輝校

詩談二編

左傳士會自秦歸晉繞朝贈之以策云子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策策文也李太白誤以爲鞭策之策故其詩云臨行還贈繞朝鞭幸有高渤海詩可証耳高適送渾將軍出塞云遠別無輕繞朝策平戎早寄仲宣詩惜乎楊升菴攷據亦不及此耳

孟浩然風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劉履以一孤字爲病此無害自是佳句賈至江邊數杯酒海內一孤舟又明月秋風洞庭水孤鴻落落一扁舟劉昚虛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岑參澧上一孤舟杜牧萬山深處一孤舟劉文房青山萬里一孤舟又幾家同住一孤城高常侍江海一扁舟王之渙一片孤城萬仞山李太白孤帆一片日邊來李益吹角江城片月孤我朝張亨父亦云江湖離思一孤舟余嘗有送人詩云五湖獨客一孤舟如匹即一也孟子力不能勝一匹雛新書殺一匹夫意亦如此

杜子美花亞欲移竹孟東野南浦桃花亞水紅李嘉祐霜濃竹枝亞包佶多年亞石松方千應候先開亞水枝亞義如壓言低枝也

杜工部關山同一點岑嘉州巖灘一點舟中月又赤驃馬歌草頭一點疾如飛又西看一點是關樓朱灣白鳥翔翠微詩淨中雲一點花蘂夫人云氷肌玉骨清無汗水殿風來暗香滿繡簾一點月窺人欹枕釵橫雲鬢亂起來庭戶悄無聲時見疎星渡河漢屈指西風幾時來不道流年暗中換宋張安國詞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界瓊田三萬頃着我扁舟一葉大月雲風也馬也樓也皆謂之一點甚奇

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梁說樹坐參猿笑杜甫楓樹坐猿猱黃鶯並坐交愁濕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薛能花欄鳥坐低坐字甚奇而螢坐尤奇唐人皆本于劉也

小雅正月本音政周正履端舉正之義也自避秦始皇諱乃音征詩人多不能改正如嚴維海上新正逢故人皇甫冉客裏新正阻舊歡岑參正月今欲半李建勲更堪正月過孟浩然新正柏酒傳杜審言欲向正元歌萬壽韓退之共驚爛熳開正月薛逢相逢但祝新正壽又王十朋答賀正啓賦椒花之頌獻鞋後

于元正占茅茹之爻亨必同于他日是也獨晋王沉正會賦伊月正之元吉兮應三統之中靈高常侍十月朝宴詩歲時當正月甲子入初寒則撥亂反正矣今之人孰能改之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六朝謂玄暉工于發端信乎雄壓千古若陶淵明少年壯且厲撫劍獨行遊陸士衡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王正長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鮑明遠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皆先作之則矣

王子安臨高臺云錦衣夜不襞羅幃晝未空樂而失晝夜也庾丹秋閨有望云羅襦曉長襞翠被夜徒薰愁而失晝夜也

陳月出詩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李太白送祝八若見天涯思故人浣紗石上窺明月杜子美夢李太白落月滿屋梁猶疑見顏色常建宿王昌齡隱處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王昌齡贈馮六元二山月出華陰開此河渚霧清光比故人豁然展心悟以月比人甚得懷人之體皆出于三百篇也

雲中辨江樹景也天際識歸舟情也宋之問亦云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便不及矣因念古今得意句難得一聯悉稱暗牖懸蛛網不如空梁落燕泥傍水見寒花不如出關逢落葉

東野云出門即有礙誰爲天地寬陳無已云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似覺有味

孟浩然登峴山詩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劉全白云人事歲年改峴山今古存如出一轍獨太白云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真有顛倒豪傑之妙一篇言飲酒行樂而未復歸之于正方見其高

今花始開曰試花張司業新桃行植之三年餘今夏初試花月令桃始華亦讀如試

後漢郡國志三輔之外分九州州部有刺史九州控郡國郡國有太守今知府稱太守是矣而知州反稱刺史何也刺史當如今按察使都御史之類韓翃送劉評事赴廣東使幕詩竇府叅軍趍傳舍交州刺史拜行衣想郎今欽差御史輩也不然刺史何以拜之又別駕亦稱半刺蘇頲送彭州權別駕詩秖道歌謠迎半刺徒聞禮數揖中台別駕又稱別乘岑參送襄州任別駕云別乘向襄州

晋段灼傳灼上疏追理鄧艾有曰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王維夷門歌亦云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

何所求以後人之言而用之前人之事渾化無迹使人不知其妙真點鐵成金手也

包何云一官何幸得同時十載無媒獨見遺錢起送鄔三落第云名宦無媒自古遲窮通此別不堪悲貫休逢周朴云倘遇中興主還應不用媒夫自登第而居官未有不用媒者世事可知矣又不得用于當時之君而反思乎中興之主不亦可悲之甚乎鼂公寄陳叔易云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牙郎市井牙行也以仕宦而倚狙獪之人則又下于媒妁一等矣烏在其爲處士哉善乎于濆有云白玉若無

玷花顏須及時國色久在室良媒亦生疑鴉鬟未成髻鸞鏡徒相知翩翩效顰者郤笑從人遲寓意最深良媒亦疑況他人乎效顰亦笑況他人乎

鄭泉曰死葬我陶家之側願身化爲土幸爲酒器獲我心矣元稹放言云他時定葬燒缸地賣與人家得酒盛余嘗笑之曰設或燒作溺器將柰之何然文淵可謂箇中妙人也

唐避高祖諱以淵作泉耿湋云何事學泉明韓君平云閑道泉明居止近李太白云酣歌一夜送泉明獨包幼嗣云數日滯淵明或臨文不諱或後人所改

春入池塘草秋生芳樹苔上句乃謝靈運思惠連下句乃包幼嗣思幼正可爲的對聯也

楚詞魂營營而至曙謝靈運云得以慰營魂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經營屏營怔營皆不安之意猶云魂魄不安也如老子意亦當云以不安之魄而欲抱守真一誰能保其不離乎

孔子逝川之嘆即易之欲及時也茂先勵志云逝者如斯曾無日夜景陽詠史云川上之嘆逝前修以自勗至宋程伯淳乃謂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嗚呼妄哉獨不有二張可據又郭景純遊仙詩云臨川

哀年邁撫心獨悲吒

王維送丘爲云知爾不能薦羞稱獻納臣嚴維亦云明主豈能好今人誰舉賢皆爲時事惜也觀此則浩然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疎之句未足深罪也丘爲嘉興人官至右庶子八十致仕九十六卒

讀書不能破其底裏則終不爲我有必使迎刃而觧如破竹之勢根節不滯迺爲善讀書故杜工部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今嘉州亦云讀書破萬卷何事來從戎破字甚妙今曲調亦名入破

王昌齡灞池詩開門望長川薄暮見漁者借問白頭

翁垂綸幾年也二韻俱用助語亦妙

列子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李白大覺高僧蘭若詩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是儒釋弟子皆可稱門徒即門生也

馬虞臣云自從來闕下未勝在山中蘇拯云因君向帝里使我厭山中趣向可謂霄壤矣

花綾着油粉非獨近時有之自唐已然蘇拯織綾詞不學鄰婦事慵懶蠟指粉拭設官眼所言鵲鳳鬪珊花鳥鮮活張翅鶴折枝梅即今花樣也

靖節飲酒詩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挽辭千秋萬

歲後誰知榮與辱可謂了生死人矣

詩中聯最忌板對如孟襄陽何如石嵓趣自入户庭間不見穿針婦空懷故國樓忽逢青鳥使邀入赤松家主人開舊館留客醉新豐對而不對獨臻其妙

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許渾云地蒸川有毒天暖樹無秋即諺所謂樹蠻不落葉也沈雲卿云南浮漲海人何處北望衡陽少鴈飛韓翃云前臨漲海無人過却望衡陽鴈幾群齊已云瘴國頻聞說邊鴻亦不遊又唐李明遠爲潘州司馬即今高州嘗有詩云北鳥飛不到南人誰與遊即諺所謂鴈飛不到處人被利名牽省也

彈鋏歌一句易水歌二句大風歌三句南風歌四句夏人歌五句麥彥歌六句夫歌以永言今只此數篇畧畧數句而聖賢王伯俠士婦人氣象自別又何必連篇累牘以辭相侈哉

庾信詩荷香薰水殿閣影入池蓮荷即蓮也殿即閣也此上下互句法惟六朝爲多

駱賓王林疑中散地人似上皇時芳杜湘君曲幽蘭楚客詞二聯中用四人又李嶠芳桂中尊酒幽蘭下調悲

杜審言冠盖非新里章華即舊臺嚴維珠履迎佳客金錢與莫愁包幼正王粲頻徵楚君恩許入秦皆假對也此格甚多

張謂別嵩郎中詩八句中五句着地名盧象雜詩八句中四地名王昌齡送朱越一絶四句四地名孟浩然宴榮山人池亭律詩四句中用入人姓名皆不妨其好處然終是一病也

抱朴子云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黽晉書作怯如雞此誤而妄改之也黽本黽字之訛言畏怯人之甚縮頭不敢出

如龜也泥龜本叶韻古作䶇類黽
蔡邕協和昏賦乾坤和其剛柔艮兊感其股腓下用
咸卦六二九三爻辭似近于戲矣
介推左傳作介之推史記作介子推琴操作介子綏
之子二字皆虛莊子驪之姬呂覽丹之姬孟子庾公
之斯尹公之他則公之二字又皆虛也王昌齡西見
之推廟空爲人所憐顧況浮生果何慕老去羨介推
廬江兩仲卿前漢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焦仲卿漢
建安中廬江府小吏妻劉氏爲姑所逐自誓弗嫁逼
之投水死仲卿聞之亦自縊于庭樹今名小吏港太

白詩孔雀東飛何處棲廬江小吏仲卿妻爲客裁縫
君自見城烏獨宿夜空啼
長信怨沈佺期云妾心君未察王貞白全篇皆好崔
顥泣盡無人問似近于俗至于李白云別有留情處
承恩樂未窮留情俗本作歡娛錢起則云誰念昭陽
夜歌舞君王玉輦正淹留畧無含畜幾于恨詈賈至
云獨坐思千里又非幽人所宜也
陶弘景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
持贈君盧綸可憐荒歲青山下惟有松枝可贈君居
山者能以白雲青松贈人可謂不俗矣

錢塘蘇小小人道最夭邪夭音作歪非也夭少好貌
即妖也邪即歪也楊用脩詩話亦不能辨正最俗誤
作是又葛魯卿詞人間花月見新妖不數江南蘇小
正謂此也
余每客遊寄息野店中得句云酒香人欲歇野店日
矜斜因思店字可入詩料韋應物楚山明月滿淮店
夜鍾微岑參野店臨官路重城壓御堤溫庭筠雞聲
茅店月人跡板橋霜陳羽都門雨歇愁分處山店燈
殘夢到時韋莊詩明日五更孤店裏醉醒何處各沾
巾皆佳句也如蘇子瞻默數來時店真擔夫語耳

作俏作做不必以韓詩君若問方橋方橋如此作爲
證後漢書廉范傳范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梁
江洪紅牋詩雜彩何足奇唯紅偏可作灼爍類蕖開
輕明似霞破唐沈佺期曝衣曲瑇瑁筵中別作春琅
玕窓裏翻成晝
唐詩多用千門如鑾輿迥出千門柳歸鴻欲度千門
雪却望千門草色閒盖建章宮千門萬戶也故王安
石亦云千門萬戶曈曈日
張謂由來此貨稱難得多恐君王不忍看李商隱不
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皆得忠君愛國之

意絶句須得此法

胥松云平生五字句一夕滿頭絲足見苦心又云吟詩應有罪當路郤如讐切中時病也但所作不佳耳如靠月坐蒼山非善居山者不能道也

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云況乃凌窮髮顧啓期妻地記曰浪山海中南極之觀嶺窮髮之人舉帆揚越以爲標的又見第十卷窮髮不毛下

瑟瑟殷紅也碧也殷文珪云水面風吹瑟瑟羅白樂天云半江瑟瑟半江紅又文珪詩一逕秋雨睡初起半硯冷雲吟未成儘有思致

張繼會稽郡樓雪霽云夏禹壇前仍聚玉西施浦上更飛沙蓋用莫玉浣沙事亦奇

劉長卿送子壻崔真父歸長城詩送君卮酒不成歡幼女辭家事伯鸞桃葉宜人誠可詠柳花如雪若爲看心憐稚齒鳴環去身愧衰顏對玉難惆悵暮帆何處落青山無限水漫漫用詩桃夭謝道蘊柳絮鳴珮玉潤等事甚妙長城今湖州長興也

詩人詠興必須合理嚴滄浪乃云詩有别調非關理也何哉如黃庭堅稱美其子婦有云雙鬟女弟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則禮義安在山谷可謂不鮮事體者矣聚麀之戒自謹言始

皇甫曾風傳刻漏星河曙月上梧桐雨露清視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之句迥不及矣

戴叔倫月明山水共蒼蒼壘城鬢鬚秋景兩蒼蒼總不若薛濤月寒山色共蒼蒼爲妙

杜牧他年會着荷衣去不向山僧道姓名後又有云山僧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擾擾塵中人多有媿于方外者矣

出關逢落葉何等自然賈浪仙出逢危葉落便覺費力又如楓葉落行舟亦書所見耳

今呼侍婢曰丫頭蓋言其頭上方梳雙髻未成人之時即漢之所謂偏髾也劉賓客詩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爲小樊而作花面者未開臉也

李太白擣衣篇閨裏佳人年十餘嚬蛾對影恨離居夫以年十餘之佳人而當戍交河之狂夫豈情也哉當是離居十餘年也又志稱真臘國女子滿十歲即嫁冒額施朱以錦圍身今吾鄉貧家女亦有十一二嫁人者是可恐也孰不可恐也爲政者當戒絶之

劉威北風吹别思杳杳度雲山真名言也好于北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之句

古今元宵詩蘇味道獨步穠李人名落梅曲名不禁
夜本作不惜夜甚妙
女郎魚玄機愁隨芳草新甚有思致至于易求無價
寶難得有心郎又夢爲蝴蝶也尋花何其淫也後爲
使女緑翹事下獄死
李益松老風易悲山空雲更白甚妙
江總侍宴瑶泉殿云雀驚疑欲曙蟬噪似含凉上官
儀洛堤步月云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袁恕己屏
風云鳥驚疑欲曙蟬噪不知秋張說秋夜遊灃湖云
鴈飛江月冷猿嘯野風秋

張說去歲荆南梅似雪今年薊北雪如梅何遜與范
雲聯句云洛陽城東西卻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
來花似雪張有所祖也
杜審言北斗挂城邉南山倚殿前李義南山近壓仙
樓上北斗平臨魏闕前李參南山近獻仙杯上北斗
平臨御扆前蘇頲宮中下見南山盡城上平臨北斗
懸又王維文移北斗成天象酒近南山作壽杯
李嶠更取峯霞入酒杯郎士元直取流鶯送酒杯余
常有句云誰遣飛花落酒杯一作勝酒杯
盧照鄰乘春聊騁望孟浩然才子乘春來騁望
王右丞太平辭聖德超千古皇風靖四方王昌齡駕
幸河東詩聖德超千古皇風扇九圍
酴醾黃魯直詩云名字因壺酒注云本酒名花色似
故取以名酒故韓持國云毎恐春歸有餘恨典刑元
在酒杯中劉彦冲云只恐春歸有遺恨典刑猶在濁
醪中皆非也此花本作荼蘼乃因花以名酒耳如李
太白云鵞兒黃似酒亦因鵞兒黃以名酒也
章孝標飲酣杯有浪李建勳新酒欲生波
馬戴待月人相對驚風鴈不群趙嘏悲心人望月獨
夜鴈驚群余亦有句云凭闌望月人何處吹角臨風
鴈失群

國初稱高楊張徐若季廸才力雙全遠入唐境餘皆
元習嗣後競稱何李若崆峒之文亦庶幾矣
莊定山陳白沙曾不可以言詩而公甫乃曰百鍊不
如莊定山此兩人所以合轍也而李西崖雖不滿之
猶云陳詩極有聲韻莊詩苦思精鍊不知聲韻苦思
在何處亦有何益也解縉紳輕脫詩皆口號而當時
人乃稱其才名絶世可謂遺笑萬世也不得其死所
宜哉今類集者若　文　選之類猶采入之何也
皇明詩抄皇明雅音盛明風雅皇明風雅皇明文衡

文選文統文苑文範諸集皆文獻之可徵者
福建張獻叔嘉猷爲龍泉教諭王御史應箕亦同邑人巡按至處州張欲王以出格之禮相待而王反甚踞王合屬府縣學官而試之張不得已勉强就試王以秋江曉霽命題張落句云芙蓉最是無情物又向前溪作晚陰王覽之大怒痛恨入骨蓋王之未遇時其母改節適人前溪故張辱之也次日對衆官漫然嗔罵將別一教官重責十五下而張亦竟置最下考左遷其所作如獨憐芳草別共醉菊花杯坐席流花氣征鞍拂柳絲可謂俊雅性嗜酒有晉人風致

永嘉侯一麟酷倣右丞如四顧徒餘壁一牀空有書好道髮新白爲儒家舊貧每因桃上夢識得屋前山皆得意句也與其兄一元足稱華萼在南海則有二黎曰民表民褒其二難也如民表殿隨山勢轉池向水源開鑄金成九鼎斲業建諸藩極渾雄矣
徐夢華字子善錢塘烏山人魁梧倜儻燕頷虬髯鼓頰風生故其詩蕭豁儁朗有爾爾樓稿行于世如采蓮曲采采六郎花衣濕花間露不惜羅衣寒秪恐秋光暮西湖曲湖水年年綠春花度度新六橋歌舞地幾易管絃人年二十六爲南安參軍有思親詩爲憐萱草庭前冷不戀梅花嶺上春即挂冠而歸其人品可知
徐後餘杭人偉貌豪襟詩復俊逸如綠醑醉空金盤落銀缸暖映玉交枝片湖沙暖眠鸂鶒花塢春陰困海棠依松當道似人立落葉滿林如雨飛亦可成家也西湖聞笛云月白霜寒客夢醒笛聲迥出柳洲亭莫教吹過孤山去風裏梅花不耐聽一時傳之

留青日札卷之六終

留青日札卷之七

錢塘田藝蘅子秇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玉笑零音

鵬運扶搖不知遊于天外蝨逃縫絮不求出乎褌中居化有宜適真各得

華渚流虹虹非淫氣有窮射日日豈陽精

柱梁衣繡而士寒谷犯切中晋文之病鼠壤餘蔬而妹弃成績奚知李耳之仁

心全者以身爲朽骨神超者以心爲死灰覩玄合者以神爲殘影

神龍無豭邪靈鳳無孳雛白狗不能産騶虞黃狼不鮮變天祿

禦寇好游壺丘曉之以内觀宋牼好游孟氏語之以尊德德尊則高而俯物觀内則明而燭人

酷刑爲櫛則鐵落黔黎巧諂爲鉤則魚餒臣妾故聖王櫛之以禮梳之以樂釣之以義網之以仁

上善若水有時而作惡貞心如石有時而自開是以怒動情瀾喜開愁竇

詩人以素餐爲譏商君以荒飽爲懼使勳華而爲巢許則丹商之惡不彰使癸辛而爲輿臺則禹湯之滓不斬

雷無偏擊日無私燭使編首而擊之則豐隆亦褻矣推戶而燭之則羲和其勞乎擊因邪召燭以虛來虛納天光邪基天戾

伊尹亡而沃丁塈以天子之禮周公封而成王賜以天子之樂弃天下尚爲敝屣假禮樂豈爲虛文生前名器或惜繁纓死後功勳何難隧道

心如天運謂之勤心如地寧謂之愼天匪勤則不能廣運地匪愼則不能久持乾之自強天心也坤之厚載地心也

忘名之士能弃萬乘之君好名之人能輕千乘之國

陽鱎逆吏宓子爲之長揮猛狗齕人韓非因之並歎

景陽入井麗華逐御客何在庭花空厓山蹈海白鷴從丞相猶存衍義進君臣兩失禽色同荒

士苟潔心無假浴于江海女能飭體何必競其黛朱

觀文未及李生嘆愈老不休韓子悲

劉累豢夏后之龍孔甲醢鱗而龍逝孟虧馴虞氏之鳳夏民食卵而鳳翔

五府靈而中天之臺以建六府流而方寸之地乃空

以軒乘鶴衛國謂之不君以車載獫周家名爲賢主

女冠男冠妹喜亡國男服女服何晏喪軀

子雲注情于緜竹非楊莊無以上宣相如立譽于子虛非得意莫能自薦

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朝夕之室子野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辨而測勝負之軍

女樂歸而魯削巫音作而楚衰漢飾伎以祭郊唐耤倡以供御

尚父戒罔念魯叟悔徒思惟克乃作聖非學亦成章

果有人面之名仁者不餐其肉虽有猶塗之號孝子

不瘞其親

梁山壅河三日不逝晋景公素縞哭之而水流海潮擊岸百里爲墟吳越王強弩射之而潮息是伯鯀之智不及于輦夫之言而神禹之功僅等乎鐵箭之力

鮑魚小鮮呂消不登于太子邪蒿惡萊邪蒔不進于儲君爲傳者貴謹其幾微養德者在慎其飲食

師寒而楚子拊之三軍暖如挾纊兵渴而曹操譎之萬衆津若餐梅

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實沈臺台非鄭僑之博物不能言龍見絳郊非蔡墨之明占莫能禦雖禀生知之質亦資好學之功

隼雖鷙不能以攫鳳虎雖猛不能以搏麟

王道通衢也伯道支徑也三代以上由通衢其功緩三代以下由支徑其效速噫通衢日荆棘矣

耕男之職也今之業耕者毀其鉏犂而誨其子以盜織婦之事也今之業織者毀其機杼而誨其女以淫是何也古之耕織也得飽暖而今之耕織也餒寒因之矣耕織反不若淫盜噫是孰使之然哉

文王伐崇而韈係解自結之而弗彼其所與處君道也武王伐紂而韈係解五人在前而莫肯結臣道也

周之君臣兩得之矣自是而下君將自結邪臣將結之邪一舉足而見之矣

楊朱泣二岐阮耤泣窮途一以悲道之多端一以悲道之不達

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殷已慤吾從周然則文果勝慤矣乎慤非殷之初也文非周之末也

楚莊納伍胥之諫而罷淫樂齊威悟淳于之諷而行誅賞易曰冥豫成有渝无咎言人君貴信賢而改過也名之曰莊威不亦宜乎

龍負夏禹之艇卒治水而空衣蛇遶衛君之輪遂捘

殿而伏劍
陽君道也故尊而難對陰臣道也故卑而喜應九疇
之凶生于對奇也八卦之吉生于應偶也
風行天上動萬物者莫疾乎風水行地中潤萬物者
莫疾乎水故生者之擇居宛者之擇穴皆莫離乎風
水也
治世不能無淫祠正人未嘗有淫祀
潮汐之盛縮因月之盈虛古語如是誰則驗之吾觀
于魚腦之光感而信之矣蓋魚蝦水畜也水者月之
液月者水之精陰氣之以類相感者也

管晏之文無鹽醜女也雖醜而有益于國莊列之文
西施美婦也雖美而無裨于世
文勝而周衰清談而晉敗道學盛而宋亡國無實也
拘儒不可與談玄腐儒不可與論道
蠡戴山而水居蟹負粒而陸遊大小之樂均也虵委
腹而緩步蚿百足而疾行有無之勢一也孰重孰輕
孰多孰寡孰勞孰逸理之各足焉耳
天本明雲蔽之心本明欲蔽之雲散欲消天心同澈
雲錮欲錮天心同閉
鸛鵒之勇能奪巢終貽竊位之恥鴶鵴之智能轉九

卒蒙穢飽之羞泰伯逃荆夷齊采薇醜此故也
以人治人孔子之教也以心印心佛氏之教也聖人
見道不遠人故曰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至人見
道不外心故曰離道別覓道終身不見道人即心也
心即人也夫道一而已矣
禽之集也翔以擇木獸之走也挺以擇蔭人之處也
審以擇居翔以擇木可以遠矰弋挺以擇蔭可以遠
陷阱審以擇居可以遠刑辟
惡土雖善種不生善土雖惡種不死良農擇地而種
君子擇人而施

智者之納言也如以水沃燥沙也昏者之拒諫也如
以水潑鎔金也以水沃乎燥沙吾見其順受矣以水
潑乎鎔金吾見其騰沸矣非水之異也投之非其所
也非辭之殊也告之非其人也
有千里之馬而無千里之御不能獨馳也有千里之
御而無千里之芻豢不能久良也善其芻豢者主也
善其御者牧也如是而不千里非騏驥也
忍大師曰死生大事禹曰生寄死歸莊周曰生浮死
休知其爲大事則人固不可輕于生死而忽之知其
爲寄歸浮休則人亦不可重于生死而慼之如是可

爲了死生者

螽斯春黍雖不足以濟飢而惰農媿矣莎雞促織雖不足以濟寒而嬾婦驚矣冊鳥挾火雖不足以濟昏而暗行懼矣嗚呼其諸造物者自然之治乎

𣲖樝之木不適用于稗生豫章之材不可琢于既朽何則物有不同時有所宜也

虎豹驅羊孰不憐豺狼驅民孰能愍

罪春秋于當時仲尼不得已也期子雲于後世楊雄其如何哉

雖有金鍾擊以金梃其聲必裂雖有仁主輔以仁臣

其治必弱扣金鍾必以木鎚佐仁主必以義士

權會莊誦易卦而郤乘驢前後之鬼徐份詭誦孝經而愈陵父危篤之疾會北齊人份陳人

猛虎之勢奮于一撲三軍之氣作于一鼓

麒麟麋鹿有角同也然麒麟不能爲麋鹿之觡角君子小人有心同也然君子不能爲小人之易心

繩之生也曲其用也必直人之生也直其用也或曲

衣錦食鮮非所以延年服粗爨糲聊可以卒歲

勾踐鑄金于少伯君子謂之貌昆貫休鑄金于賈島君子謂之心師

王右軍之書五十三乃成高常侍之詩五十外始學阮籍之放見稱于司馬稽康之和致忤于鍾會晉公之度征西之禍于此見之矣

蘿蔦依松林可以延百尋青蠅附驥尾可以致千里其爲依附則得矣而如仰高居後何哉

堯舜之愛身甚于愛天下故讓天下于許由務光而不恡許由務光知其害故不受天下以完其身堯舜之愛天下不如愛子故不以天下與冊朱商均朱均非不肖也何以故讓天下與舜禹而不爭不賢而忍之乎舜禹不知其害而受之天下故有蒼梧會稽之

禍不得死于故居而死于逆旅不得死于中國而死于四夷

展禽忍于三黜在今人則爲之貪位慕祿屈原甘于九死在今人則爲之病狂喪心

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却段䫜裹一卒之瘡而西羌平子罕哭一夫之亡而宋國安私恩小惠三代以下皆是道也今此之不能爲將之道何如

晉文公二豎入于膏肓扁鵲識之秦孝王崔妃入于靈府許智莊識之非察其疾也乃診其心也

欒布祠彭越不忘奴主之情廉范斂廣漢實切師生

之義
良匠之目無材弗良聖主之目無臣弗聖非材之盡
良也大小各有所取也非臣之盡聖也内外各有所
使也
雖鷙雄墉犬猛專牢強弱之不敵也螳勇兼埕蜂策
攻寡衆寡之相凌也據勢以獵憑力以角其諸春秋
戰國之君乎
孔子以死喪之道爲難言重陰道也孟子以浩然之
氣爲難言重陽道也然則終不可言與曰原始反終
故知死生之説

形如槁木不死之真心如穀種長生之仁死生不測
造化之神
防細民之口易防處士之口難得丘民之心易得游
士之心難此七國所以懼横議而暴秦所以令逐客
也
象以齒焚犀以角斃猩以血剌熊以掌亡貂以毛誅
蚌以珠剖鼉斷尾以纓狖分腋以白龜鑽介以靈麝
噬臍以香故曰禽獸無辜懐寶其害匹夫何辜懐璧
其罪嗟夫罪在懐璧固已矣攘人之璧而自抵于罪
者獨何與

地以海爲腎故水鹹人以腎爲海故溺鹹
以熱攻熱藥有附子以凶去凶治有干戈善用則生
不善用則死
若綱在綱挈繩者君如錐處囊脫穎者人
人之初生以七日爲臘人之初死以七日爲忌一臘
而一魄成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魄具矣一忌而一
魂散故七七四十九日而七魂泯矣易曰精氣爲物
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
微言絶耳頻遠嘆别于歐陽鄙吝萌心仲舉思見乎
黄叔

君子之異于人者道同于人者貌
冬江而夏山公閱休之安宅也地棺而天椁銷摇子
之大塟也
西伯澤及枯骼而大老雙歸燕昭價重死骨而駿馬
三至
白駒過隙魏豹且感于人生飛鳥過目張翰愁思乎
瀛海
大禹入裸國而不衣泰伯適荆蠻而鬋髮父母之遺
體有時而自殘衣冠之盛儀因地而或廢
仲尼擊槁而歌狳風仁可以充飢也曾參曳履而歌

商頌義可以禦（疾）也

分人以道謂之神分人以德謂之聖分人以功謂之公分人以利謂之私

田子見玉食蹙然曰弗飢斯可矣見衣錦顰然曰弗寒斯可矣見華屋愀然曰弗露斯可矣毋玉爾食而玉爾儀毋錦爾衣而錦爾心毋華爾屋而華爾德惟儀之玉以振天下惟心之錦以文天下惟德之華以覆天下故君子去彼取此

王生以結襪而重廷尉汲黯以長揖而重將軍吳雄不擇封塋而三世廷尉趙典故犯妖禁而三葉

司隸陳伯敬終不言死而年老見殺

學非誦說之末也行而已政非文飾之具也實而已王非治安之迹也化而已化者其帝乎皇則神矣

有一鄉一國天下之量斯能受一鄉一國天下之善故曰量者量也量其多寡而受之也

田真三人共爨婦析紫荊之幹以圖分劉良四世同居妻易庭禽之雛以求異故齊家者先刑其室正內者必絕其私

倉庚爲炙可止妬婦之心鳳凰爲羹難化忌士之口

太公誅狂獝華士周公非之而下白屋之賢於勳容

騶緐共茁重華矯之而正四裔之罪

徐景山畫生鯔而執白獺放挫啼懸死鼠而釣大鵰

畫䲭其冠裳乎懸鼠其爵祿乎嗚呼悲夫

孔子歷諸侯七十一聘而不遇一主乃思九夷老子歷流沙八十一國而化被三千遂忘中夏

倚牆之木盜之橋倚牀之僕姦之梯

周旦作金縢以祈天命君子以爲咒詛之媒夏俞鑄咼象以辟神姦後世遂有厭鎮之術俞古禹字

亡國之社上屋而下柴絕于天地也敗家之子覆祀而滅嗣絕于祖宗也

心靈匪形故天地不能役而人反以利祿役其心心虛匪氣故陰陽不能運而人反以喜怒運其氣此心之所以不能不動也盡心者虛存心者靈

祭塟厚而奉養薄末世之孝子也承順過而彌拂微末世之忠臣也事生孝之先犯顏忠之大

琴瑟合調夫婦之所以諧音塤篪一節兄弟之所以同氣黿鳴而鼈應兔死則狐悲

人之爲學四書其門牆也五經堂奧也子史廊廡也九流百家其器用也居不可以不廣學不可以不博舉業錮而居隘語錄倡而學荒

有子如龍虎不須作馬牛有子如豚犬何須作馬牛

浩水雜江水淸元能辨其性故淬劍精否城雜南泠德裕能辨其味故煮茶美

京師元帝爲周圍尚談老子之旨海島宋君爲元逐猶講大學之章爾臣朽主自取滅亡神謨聖訓何裨觧禳

天地施恩于萬物而不望萬物之報吾是以知天地之大父母施恩于子孫而不望子孫之報吾是以知父母之大天爲嚴父地慈母少極吾宗太極祖巍巍乎其功德蕩蕩乎其難名哉

腐鼠墮而虞氏亡猰狗逐而華臣走孽雖由于自作釁實起于不虞

欲治疑獄雖觟觥解觸咎繇碌碌若齊大師倉光實危尚父唯唯 倉光一作倉兕

敗歲皆莩形菜色之民而通都有吞花卧柳之司牧防秋多夢妻哭子之士而幕府有歌兒舞女之將軍民欲不流得乎士求不叛難矣

善富者羞德之不積不羞金之不積善貴者耻德之不彰不耻祿之不彰德以聚金則滿不撲德以屏祿則㒷不顛

鯀子瞻作殺雞之䟽非吾儒之仁張弇厓轉刲羊之經乃異端之義

用良匠者必胥良材用大賢者必胥大位無良材則良匠不足以成器無大位則大賢不足以成治

臨厠而惰容非顏閔之德臏刃而回慮非關比之忠

君子寢義而夢榮小人寢利而夢辱是故寢薄水者夢溺寢積薪者夢焚

乾蓋西旋故二曜輪運坤輿東轉故百谷馬奔暮沒而朝升同此日也天不更則日亦不更左注而右浮同此水也地不耗則水亦不耗

民無百里之名士無千里之名仲尼所以來鳳狗之誚民無百里之友士無千里之友林宗所以叢黨錮之災友者人之所憎名者天之所忌

三皇不期皇而皇五帝不期帝而帝三王不期王而王期皇不皇者始皇也期帝不帝者東帝也期王不王者霸王也

以蛙黽當鼓吹孔珪之志務不在于淸音以蟋蟀代簫管道貴之聲實有契于定慧

詩因鼓吹發桓玄耳入而心通筆以鼓吹神張旭得心而應手

珠雖沕不失爲寶莠雖蕃不失爲草無爲回穴毋爲

蹶老

江河若決神禹不能輓其流井田既開周公不能復其界地利有宜人事有時

日月不以陰霾而改其升沉聖賢不以昏亂而變其出處有常度萬物仰有常德萬民望

建律者君行律者臣守律者民

以道爲穽則士游祥麟以德爲籠則士來瑞鳳以功爲喦則士投猛虎以利爲藪則士奔狂狗

梓慶鐻成而疑鬼靈丟鍼妙而驚神聖道散于游藝

天巧喪于工人

狂以全身君子也狂以殺身小人也被髮箕子邑罵坐灌夫亡接輿陸通以播杖正平殃五子歌不慧仲尼思中行

日閑輿衛何難乎良馬之逐不離輜重豈憂乎終日之行利往基于具備喪握本于持輕

月不暇照雲火升櫟雨不及施水輪灌隴

笑之頻者泣必深生之急者亡必疾

天鑄萬物聖人鼓之天想至文聖人詁之鑄非鼓則器將盬蘊非詁則文不宜

七卷終

留青日札卷之八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懋升玄珠校

天地

天圓十二綱運關三百六十轉爲一周天運三千六百周爲陽孛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轉爲一度地轉三千三百度爲陽餓天地相去四十萬九千里四方相去萬萬九千里張衡靈憲云八極之維經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短減千里東西廣增千里自地至天半于八極地之深亦如之或曰地廣東西二萬八千里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八步南北二萬六千里計

九州之別褱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萊沮所生鳥獸所聚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磽确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蓋古之四極甚近也河圖括地象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内地東西二萬三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東極至西極豎亥步北極至南極步畧不同似不足信山海經言四極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或曰地厚七萬二千二百里下至泉壤第一壘上至星天九萬七千二百里下至九

幽洞淵上至星天一千二百一十八萬里

堪輿

堪輿說文堪地突也从土甚聲一曰任也徐曰地穴出也故曰堪天道也輿地道也又曰扶輿扶說文佐也相也扶持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持即扶載即輿也从手夫聲所謂側手曰扶也禮記注鋪四指曰扶

天殼

無稽之言至朱子極矣仲晦曰天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又曰北海只挨着天殼邊過此可

發一笑余曰天殼可對地榮或曰何也曰殼中非榮而何此宋人天地如雞子之說也則盤古皇當爲之雛矣

日月

天體東西南北經三十五萬七千里每一方八萬九千二百五十步里自地至天八萬里日月居陽城之半爲中乃體正圓也日月徑四百里周一千二百里至地高二萬五千里日月光之所經八十一萬里至冬日南行三萬里至夏日北行三萬里東西如之其日行四極也東極日午西極夜半西極日午東極夜半南北如之八極之外日月之光不至則萬物寢息

桑柳

日出于扶桑入于細柳桑柳者天地之際也日行一度二千里晝行一千里夜行一千里麒麟之行亦一千里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一晝夜行二萬六千里晨鳧之飛亦二萬六千里

日月暈

暈日月旁氣也周禮眡祲十煇一祲二象三鐫四監五闇六瞢七彌八敘九隮十想蓋陰陽之氣凝結融聚而日月之光照射成煇也諺云大暈風小暈雨又

漢書太平之世日抱重光

日景

周公以土圭法測土深正日日至之景尺有五寸日爲陽精玄象之著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尺三寸見隋天文志蓋土圭測日景千里差一寸愈南則日短夜長愈北則日長夜短以景測天而知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每度日行一晝夜以景測地而知地周遊于三萬里之中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今夫運易見而地運難知蓋陽動而陰靜也度天舍也

日光摩蕩

嘉靖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至二十五六日日光外將有黑氣如盤從東與日磨蕩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未申時日光忽暗有青黑紫色日影如盤數十相摩視久則百千飛蕩滿天漸向西北散沒易通卦驗曰愚智同位日月無光

觀日法

元登州李國用爲卒時遇神仙教以覩日之法洞見臟腑世稱神仙

倒景

今人以返照爲倒景非也司馬相如賁列缺之倒景

謂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故日景倒在地下也陵陽子曰列缺氣去地一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谷永曰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反從下照故其景倒服虔曰列缺天閃也魏瓘賦凌倒景而將越

月初生

諺云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月如彎弓少雨多風蓋月出入黃道之中而又有青白赤黑各二道是謂九行行南爲陽道則無雨行北爲陰道則有雨仰瓦則北彎弓則南驗之無爽

赤月

六月初月新生其色大赤如火蓋時亢旱已久日方赤故月借日之光亦赤也雖星亦皆赤者可見其射日之妙矣至于燈火亦無不倍常紅光雖近盞燈光取日之氣者故人言夜間燈火明而焰長則明日必晴若暗而焰短則明日當雨占之甚驗

紫微

紫帛青赤間色也北方黑色北方正水黑剋火赤故紫色赤黑紫從天文垣名天之氣微茫而莫測也紫盧即紫微之盧見晉左太冲白髮賦紫庭見齊王融雜體報范通直詩極屋脊之棟高及甚也天至高物

莫與並故稱紫極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大帝室太一之精漢書曰中宮天極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春秋元命苞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陰陽開開皆在此中也宸屋宇也室之奥者後人指帝居曰紫宸

七曜

日月二曜也水火木金土五星也共爲七曜今星術家增入羅㬋計都月孛紫炁四星共謂之十一曜馬洪武十年春太祖與翰林應奉傅藻典籍黃鄰考功監丞郭傳論乾旋之理日月五星並行之道諸臣皆

以蔡氏言爲必然乃曰天體左旋日月亦左旋復云天健疾日日不及天一度月遲于日不及天十三度謂不及天爲天所棄也太祖深以爲蔡氏之謬曰吾聽諸儒蔡氏之論甚以爲不然雖百餘年已往之儒朕猶因事而罵之蔡氏故作聰明以註書及觀書註語纒矣所言乾旋之道但知膚不究其肌不格其物以論天象是以以已意之順亂乾道之順以已意之逆亂乾道之逆夫何云蓋謂朕自起兵以來與知天文精曆數者晝夜仰觀俯察二十有三年矣知天體左旋日月五星右旋非此一日之辯辯非尋常之機

所以非尋常之機者何因與群雄並驅欲明休咎特用心焉故知日月五星右旋之必然也今蔡氏以進曰退以退曰進朕謂諸儒曰何故典籍黃鄰代蔡氏曰以理若是曰理者何曰首以天疾行晝夜三百六十五度行健也次以理曰當繼之不及天一度未以太陰之行不敢過太陽特不及天十三度此因意僻着而爲理所以順亂逆逆亂順是也所謂蔡氏之僻者但見日月在天周流不息安得不與天順其道而並馳既馳安得不分次序而進此蔡氏之機理不見也吾以蔡氏此説審慮之知其不當其蔡氏平昔所著之書莫不多差矣夫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陽剛而人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所行舍次晝在數中分曉其太陰與夫五星昭昭然右旋緯列宿於穷壤其太陰之行疾而可稽驗者若指一宿爲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若天晴氣爽正當望日則盡一夜知太陰右旋矣何以見盖列宿附天舍次定而不動者其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比月未入地時而行過列宿之東一丈曉然今蔡氏所言不過一晝夜一循環爲之理説差多矣且天覆地以地上仰觀平視則天行地上所以行地上者以十二方位驗

之定列宿之循環是也其日月附于天以天上觀之以列舍不動之分則日行上天右旋驗矣故天大運而左旋一晝夜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小運之旋一晝夜西行一夜一年一周天太陽同其數太陰一晝夜行十三度一月一周天此日月細行之定數也其日月一晝夜一周天日月未嘗西行也乃天體帶而循環見其疾速也此即古今曆家所言蟻行磨上的論吾爲斯而着意因蔡氏不窮稽於理以郭傳黃鄰等務本蔡氏之謬言意在刑其人以誡後人特赦三番入禁而又權釋之使習知天象而畢來告故遣行焉

因爲之論

客星

昔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晏子笑曰茀星將出彗星何懼注客星侵側欲相害也漢光武建武三十一年秋七月客星見軒轅炎二尺所西南行至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凡一百十三日而滅因考客星者周伯老子王蓬絮國皇溫星皆客星也行諸列舍十二國分野各在其所臨之邦所守之宿以占吉凶周伯大而色黄煌煌然見其國兵起若有喪天下饑衆庶流亡去其鄉瑞星中名狀與此同而占異老子明大色白淳淳然所出之國爲饑爲凶爲善爲惡爲喜爲怒常出見則兵大起人主有憂王者以赦除咎則災消王蓬絮狀如粉絮拂拂然見則其國兵起若有喪白衣之會其邦饑亡又曰王蓬絮星色青而熒熒然所見之國風雨不如節焦旱物不生五穀不成登蝗蟲多國皇星出而大其色黄白望之有芒角見則兵起國多變若有水饑人主惡之衆庶多疾溫星色白而大狀如風動搖常出四隅出東南天下有兵將軍出于野出東北當有千里暴兵出西北亦如之出西南其國兵喪並起若有大水人

饑又曰溫星出東南爲大將軍服屈不能發者出于東北暴骸三千里出西亦然凡客星見其分若留止即以其色占吉凶星大事大星小事小星色黄得地色白有喪色青有憂色黒有死色赤有兵各以五色占之皆不出三年又曰客星入列宿中外官者各以其所出部舍官名爲其事近之者爲其謀其下之國皆受其禍以所守之舍爲其期以五氣相賊者爲其使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一曰老子二曰國皇三曰溫星老子一星休咎半之國皇溫星皆爲咎徵老子非李耳古之有德行而不仕老而有壽之人國皇者國星也不知何國人溫星者溫其姓古之有操行而不仕者也三人者其精皆爲星帝命之爲客星錯出乎五緯之間其見無期其行無度晉志無國星溫星而有周伯王蓬絮芮又有盜星種陵天狗女帛之爲凶也隋志五星周伯蓬絮同晉志其三星與此同然周伯晉志以爲祥隋志以爲妖桑思玄客星亭記有云客星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溫星所犯大凶漢光武時犯帝座故太史奏曰甚急其後居周之分野而光武崩而天文志不著其應似因嚴子陵前者加足帝腹之故而諱其占也觀晉劉聰

時客星犯紫微太史康伯以為非常之變聰遂減亡
是可知矣其說亦頗奇恍蘇州人柳州通判又我
太祖嘗作嚴光論亦深不足于光云漢宣帝　年夏
客星見昴卷舌間元帝初元元年四月客星大如瓜
在南斗第二星東五月渤海大水六月關東大饑

景星

天文志曰天暒而見景星孟康曰暒精明也有赤方
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
星凡三星狀如半月王者得天心不私人則見

德星

人但知陳太丘德星里而不知唐崔郾宣宗賜名德
星堂德星社陰德星三星直斗口隨北斗小而銳若
見若不見或曰即天乙星

分野

周禮太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保章
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唐僧一行以天下
山河之象分為兩界而以星辰河漢別之陰陽升降
配以古今輿地是曰分野乃諸家說天之祖也春秋
時州鳩裨竈之徒論諸國分野不及吳越至周禮鄭
玄註始曰星紀吳越也范曄志星紀起斗十一度至
婺女七度于辰為丑于分野為吳越晉書起斗十二
度費直起斗十度終婺女五度一行起斗九度終婺
女四度班固志分星紀為二云吳斗分野越牽牛婺
女分野曆家仰儀之法反以觀天取光之所燭為驗
星紀在北吳越在南蓋光燭之也又星經北斗玉衡
第六星主揚州以五巳日候之以丁巳日候吳郡
效外曰野牧外曰野大野曰平分者分值也天有九
野　中央曰鈞天　東方曰蒼天一作昊　東北曰旻
天一作變　北方曰玄天　西北曰幽天　西方曰皓
天一作成　西南曰朱天　南方曰炎天一作赤　東南

曰陽天　又太玄九天一中天二羨天三從天四更
天五睟天六廓天七咸天八沉天九成天
五星分野天官書　秦之疆候太白占狼弧　吳楚
候熒惑占鳥衡　燕齊候星辰占虛危　宋鄭候歲
星占房心　晉亦候星辰占參觜　秦晉好用心復
占太白　胡貉數侵掠占星辰
二十八宿分野　角亢氐主兗　房心主豫　尾箕
主幽　斗主江湖　牽牛婺女主揚　虛危主青
營室東壁主并　奎婁胃主徐　昴畢主冀　觜參
主益　車井輿鬼主雍　柳七星張主三河　翼軫

主荆　兗屬鄭　豫屬宋　幽屬燕　揚屬吳越
青屬齊　幷屬衛　徐屬魯　冀屬趙　益屬魏
雍屬秦　三河三輔屬周　荆屬楚
月建分野黄裳天文圖　天漢四瀆之精起鶉火至箕尾十二辰斗綱所指謂之月建十二次日月所會元枵至陬訾十二分野　次所臨故曰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地有十二辰王侯之所國
十干分野　甲乙四海之外　丙丁江淮海岱
戊己中州河濟　庚辛華山以西　壬癸常山以北
淮南子又曰　甲齊　乙東夷　丙楚　丁南夷

戊魏　己韓　庚秦　辛西夷　壬衛　癸越
十二支分野　子周　丑翟　寅楚　卯鄭　辰晉
巳衛　午秦　未宋　申齊　酉魯　戌趙　亥燕

星好風雨

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孔安國曰箕好風畢好雨蔡邕曰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風雨師神畢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雨詩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是也又孫武子火攻之法曰起火在日月在箕壁翼軫風起之日也則月從壁翼軫亦好風矣辛酉五月五日日入酉時正三刻月在乾兌之交一星犯月其大如彈丸其光如太白初有芒如兩角與月相敵漸盪漸離約去滿尺而寢六日七日皆大雨或曰辰星入月或曰正離畢也故滂沱又閏五月初四日有星在月下甚大相去不五六寸月正仰而初六漸遠丈許十五六七日巳後大雨水田野陸沉從星何以風雨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水出南則旱或言北旱南水月爲天下占房爲九州候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孔子曰月離其陰故雨月離其陽故不雨是也

五星聚營室

嘉靖三年甲申正月丙寅十一日五星即聚于營室但太陽未到宮耳至十六日太陽躔室初度木星室四度火星室七度土星室二度金星室十一度水星室七度孛星室三度此天文所罕遘者每舉以問術士多不知其說者占主朝廷營建

彗臨東井

嘉靖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彗孛于井宿之間未及二歲凡已三見未幾而首相永嘉張公罷去時人爲之謡曰石產房州胡明善禍從地出星臨井宿張孚敬

灾自天來胡公爲直隸廵按御史時以釆石去

熒惑入南斗

嘉靖二十二年癸卯七月熒惑入南斗占主東南大饑荒是冬及明年春江南两浙大饑斗米數百錢

星變雜記

嘉靖辛酉六月一日黄昏有星流于牛女之間墜地如雞子大一路有光燭天

壬戌六月二十四日有流星大如月隕于西北其聲殷殷如雷其光燭天或曰火殃

甲子七月十七八日日正中時有星在日傍人皆見之大以爲異或曰此太白晝見也市中一老人獨嗟嘆而去或有所知問之不肯明言其故

乙丑六月二十　日有大火如斗隕于西南

四十五年丙寅十一月十五日四更有一大星下隕群星數百如雨隨之逾月上崩

三才太白

天之太白星名謝皇羽詩柴關當太白藥氣近樵青地之太白水神名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霓游微霧鶩怳荒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七發曰附從太白　人之太白李謫仙也其母夢長庚星入懐而生故以白名之信乎其天才也

黄道

處暑之後秋分之前晴明日沒之時登高遠望其南方若虹霓斜界纖微雲氣皆不敢侵入者是名天之黄道也

赤虹黒虹

辛酉閏五月二十九日酉時赤虹二道自西北經東南亘天又甲子六月初四日黒虹見北方此兵象也至十二月北虜果犯京畿內外戒嚴

心房

星乃陰陽之精而二十八宿又星之精也經言心房二宿具男女二形是邪氣淫罹矣不知造化何以有此故生人值之有二形人亦曰两儀人俗名二紐子西域謂之博乂半釋迦大般若經五種黄門梵言扇搋半釋迦一有男根用而不生子者曰半釋迦二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而不生子者曰伊利沙半釋迦三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曰扇搋半釋迦四半月能男半月女曰博乂半釋迦五被割形曰留拏半釋迦晏子見鈎星在房心之間知犇地當動

留青日札卷之八

留青日札卷之九

錢塘田藝蘅子埶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玉女

周書王會圖所載非寶異物不過紀帝王祥瑞而已至于沈約宋書符瑞志則又可鄙笑甚至不知玉女之名乃訓釋之曰玉女天賜妾也則又雲漢之上有居民而茫茫昊天亦有夫妻子女矣既有玉女必有金童何不並列之是錄鬼魅之尤也相如大人賦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張揖曰玉女青

要乘弋等也揚雄賦玉女無所眺其淸盧靈光賦玉女窺窻而下視注刻玉女形于窻上李白詩莫宿玉女窻甘泉賦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却宓妃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神異經東荒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常與玉女共投壺華山上有玉女洗頭盆

孟婆

北齊李騊駼聘陳問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曰山海經帝之女遊于江中出入必以風雨自隨以帝女故曰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媼此俚語也亦未得其義蓋易巽爲風其卦爲少女三陰卦以孟仲季言之故曰孟婆蔣捷詞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怎禁他孟婆合皂巽亦東南之卦于時正春也管輅占曰少女風又嶺表有颶母可對孟婆也

瘴母

今嶺南但言瘴氣而人不知有瘴母番禺記曰有物自雲而下始如彈丸漸如車輪遂四散人中之郎病名曰瘴母也甚奇

天妃

宋神宗元豐六年傅士王古請婦人之神封夫人再

封妃比閩西有天妃宮乃漕運奉祀之神皆云起于宋盛于元盖時海運者靈也而不知何處人此女乃福建莆田林氏之季女幼悟玄機長知禍福在室三十年顯靈元祐州里立祠至元中奏號天妃我　朝洪武初海運有功乃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娘娘之號夫曰聖妃可也曾乃曰天妃天果有妃乎盖妃娘也對也故天子曰后妃次曰妃嬪又太子諸王之適室亦曰妃或作斐列仙傳江斐二女亦作　皆匹耦之稱故詩曰丧其妃耦妃音配是也今以三十之室子而强加之曰妃可謂名稱其情乎以妃而上

配之以天不亦甚褻矣乎神必有所不享也余意欲以聖妃易作聖女何如或曰天女庶不悖瀆也

天火

左傳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尚書曰火曰炎上古者五行皆有官火官失職則火不炎上春秋繁露曰火不炎上秋多雹由王者視不明也人君惑于讒邪內離骨肉外疎忠臣咎及于火則大旱必有火國語曰火焚其彝器子孫爲疑由王者蔑弃五則也嘉靖間火焚太廟九廟奉天殿午門者屢矣隆慶初火焚承運庫累朝寶器殆盡皆火失其道也可不復其官邪

改火改烟

古者鑽燧改火所以革故而取新也春取榆柳之火者榆柳色青木之火也木能生火夏取棗杏之火棗杏色赤火之火也火能生土夏季取桑柘之火桑柘色黃土之火也土能生金秋取柞楢之火柞楢色白金之火也金能生水冬取槐檀之火槐檀色黑水之火也周禮又曰季夏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注季春則火星見于建辰之月因出之以宣其氣雖烈山焚萊不禁也季秋則火星伏于建戌之月因內之以息其氣雖鑠金焚薙不爲也又淮南子曰夏爨柘燧火冬爨松燧火其說頗異然人但知改火而不知其煙亦隨所改而不同故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尚書大傳曰煙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霜雪不降責于天公臣多弑主孽多弑宗五品不訓責于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于地公

陽燧取火

不獨燧人氏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而竹亦可以取火石亦可以取火又以堅木鑽石亦可以生火古人以陽燧取火于日方諸取水于月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熱而爲火陽燧金也取金猛無緣者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燥艾承之有頃即焦吹之得火今亦不必用猛金也以水精大珠向日對照以草紙承其下一點透明紙焦煙起即得火矣則是方諸取水亦可以取火也一統志名曰朝霞大火珠在占城國出大如雞卵狀類水晶當午置日中以艾藉之火出是也可見陰陽一理日月一氣水火一原

氣水

天地皆氣水也蓋水載地而天包水而氣承天是天地之外皆水而水之下乃氣以其混淪而言則謂之大氣以其旋轉束負而言則謂之罡風此日月星辰之所以能從地下運行而出沒也今人皆言氣水蓋蒸濕之謂也浮則爲氣沈則爲水二者陰陽一理而已故氣屬天水屬地天以氣成地以水載水之出雲煙即氣也氣之降雨露即水也變化消息兼究其根

日月内明

或曰日月外明内暗月外暗内明余則以爲不然要皆以巳昭昭然後能使人昭昭也若夫日之薄蝕月之晦朔又安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哉

漢案戶

大戴禮七月漢案戶謂天漢直戶也今五月

六更

漢書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唐六典太史門典鐘二百八十人掌鐘故詩有云促漏遥鐘動静聞其漏五五相遞凡二十五故李郢詩云二十五聲秋點長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宋宮中及州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

點又并初更去其二點首尾止二十一點至今仍之故曰一更三點禁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後不用鐘或用鐵磬鐵磬南齊製初用鼓磬以應更唱宋太祖以鼓多驚寢遂易以鐵磬此更鼓之變也或謂之鉦即今之雲板也陳履常詩殘點連聲殺五更汪元量詩亂點傳籌殺六更今報更鼕鼕鼓將盡則雲板連敲謂之殺更南史陳文帝每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相續勑雞人伺漏傳籤于殿中令投籤于階石上鎗然有聲隋煬帝詩投籤初報曉唐王維詩絳幘雞人報曉籌是也衛公兵法曰鼓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角吹十二聲爲一疊鼓止角動也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三通爲發晌今早晚各止三通也其鐘聲則一百八撞以應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數

有雲無露

大戴禮曰陽氣盛散爲雨露雲陰也陰氣盛則露微李太白詩天清白露下杜子美詩露下天高秋水清

甘露

洪武二年十月甘露降于乾清宮後苑蒼松上宋濂作頌又六年癸丑正月四日丙午　上御武樓便閣

勑取甘露于宫中盛以翠甌玉漿珠圓世所未覩昇飃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以露投之須臾融化上取杓中瀉二内侍舉幕承之查滓已淨重漉以絳紗囊上飲一爵而分賜與御史中丞楊寧贊善大夫宋濂曰此天地至和所凝也卿等服之去沈痾而衍遐齡其味甘如飴而弗膩其氣清于蘭而不艷一入口間神覩如覺爽越飄飄然欲御風而行見于學士甘露漿詩序又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上詣圜丘見森松極杪露水凝枝垂懸上下有若明珠蜜蜂交雜採而啖之甘如餳糖見御製甘露論嘉靖某年十一月冬至日甘露降于承天園陵松樹守臣貢之以賜大學士夏言疏謝有曰蜜醇氷瑩傾仙掌于雲中委素流甘結珠排于林表稽首以嘗憶金莖之流瀣入口而化凝玉杵之玄霜云云蓋天地之氣和則爲雨天氣下降地氣不應則爲露露本天氣故極其清也五行之質具于地而其氣則行于天得之者其行木則色青味酸而氣生其行火則色赤味苦而氣長其行金則色白味辛而氣收其行水則色黑味鹹而氣藏土則流行于四時而獨王于大夏其色黃其味甘其氣沖和故甘露得土行之精而味甘大抵皆和氣之應豐

年之兆也瑞應圖云色濃爲甘露王者施德惠則甘露降其草木晉中典書曰甘露降耆老得敬則松栢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甘露者仁澤也一名天酒有朱露丹露玄露靑露黃露白露之異者即五行之異稟也嘉靖三十五年乙卯十一月十六日遊小小洞天偶見甘露降于岊岊松竹葉上摘而飲之信如凝脂甘飴生平塵穢肺腸一旦洗淨因作詩曰仁澤閟天酒何當此降祥冬餐同沆瀣瑞應獨松篁綴葉珠生彩霑衣玉有香不須仙掌上端勝飲瓊漿後二十二日與諸友復遊岊岊忽遇甘露從空而降天無片雲正午時也蔣子久大駭異之作詩贈余曰忽看海上丹丘覺獨洒山中翰墨房樹樹氷珠如弄彩紛紛芸葉盡凝香秪宜詞客分甘飲絕勝金莖脅玉甞況是此邦耆舊在定知仁澤預呈祥茗溪漁隱甞載熙寧六年建昌松上甘露述華陰道人之言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涌併于未死之前此木蓋將槁故耳明春松果不復榮此妄言也無知傖子復信其言何哉今甘露降于空中視以十目指以十手非夜中松上所凝結者況竹木初未嘗枯槁則漁隱之言不亦信乎其妄哉

護霜天

天有雲則無霜名護霜天杜牧詩護霜雲破海天遥于鵠云護霜雲映月蒙龍晏原叔云幾點護霜雲影轉高適云江雲薄護霜

茂州雪

嘉靖二十八九年四川茂州六月初二日大雪七月初三日又雪餘姚魏體元隨陳副使洪濛在彼茂道親見故言之又四十年左祿在寧波六月三日亦落雪似黃色小僕隨行亦目親也嘉靖二十一年象山雨黃霧行人口耳皆塞

雷

雷天地之義氣也故春分而發秋分而收晝而作夜而息今則方春而震隆冬而驟無分于晝夜而霹靂此殆之其所暴怒而辟焉者矣甲子十一月十一日庚戌戌時雷鳴閃電夜分大霹靂屋皆震有聲直至十二日辛亥寅時方止連陰雨十餘日忽大風大暖人皆裸體如春夏時令又十二月初一日己巳申酉時晴天雷鳴是夜大風适地初二日飛雪初三初四日甚寒雖晴明雪凍不消初五日復大雪初七日有風甚寒初八日丙子狂風終日掀屋拔木飛沙走石滿天地皆黃泥沙塞遍門戶不可開已案堆積如塵池沼浪湧舟楫不行人民恐懼隆慶二年九月八日大熱如夏雷震次日忽作寒如冬半夜雷電達旦

雷擊人

王充有雷虛篇以雷之擊人爲偶然辯之甚詳此或未盡天道之妙天無妄災雷無虛擊今歷觀遠近所擊死者雖未必皆元惡之人而不善者實居多矣王大父朝議公嘗言正德間餘姚孫乙以假銀去寧波買牛一頭牛主持銀納官錢人詰其僞造悔恨無及因自縊死孫牽牛在途忽遇霹靂擊死昭昭之報可

不畏哉嘉靖間余東鄰雷擊湯琦隆慶六年四月二十八日雷擊西南里許王材滿野初聞香烟若神人經過者湯殞于桑樹上其妻在下王死于麥田中其兩兄在傍皆不傷及但後皆雷電三日人以爲天檢屍也是可異耳雷本有神嘉靖四十年餘杭溪西李氏婦與陳氏女共盆洗綿雷擊其婦却將此女移開二三丈若見有神提去者婦家欲審其故次日求巫召將問有何罪雷神降箕書曰此婦初世爲倡貪色耽酒再世爲娼謀客姓棕三世爲人不敬父母其夫復叩之曰今在我家却無罪也又大怒書曰安得無

罪大秤小斗于是其夫大懼即剖斗折秤哀求悔過馬城中有弟恃強凌虐其兄忽日雷震皆見紅袍金冠人進其門兄趨外避之交肩狹衖身若火炙其弟避于卓下及死反僵立卓上又一子逆其母乃反手自縛蹲于街心咸見天神挿一小白旗于頭上而擊死又八十老婦平生奉佛持齋誦經亦擊爲肉泥

雷擊屋樹

雷擊房屋樹木皆不祥之兆徐二毋身雷擊樓柱爲四有使女坐于柱下但覺昏瞑家遂中衰從兄廩生芝雷擊小樓不久夫婦物故又雷擊從兄廻功郎悳

家後園大樹枯死父子皆亡絶嗣隆慶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午時京師雷震三次圜丘齋利門鴟吻擊碎倒地次年五月二十六日卯時駕崩

雷書

人言雷擊者其背必有朱書每每驗之未見但有青紫火焰傷衣服亦焦烟氣熏臭不可聞者王大父古川公言成化丁未七月二十五日申時雷擊吳縣張家園梓樹地上有字其文曰子乃言三字横經五六寸長二尺餘盡如指大入土寸深雨洗不滅此又不知何理也

雷鍼

雷擊之下入土二三尺必有物如豆青色石上圓而大下細而尖如針曰雷斧可以入藥兼能辟邪余嘗見之數年前吾鄉雷擊死一人僵立田中其下掘得一針亦如之隆慶壬申夏擊死王材時腦後一穴如彈丸大從左腋而出此目擊者昔人云雷從地下奮起擊人則此物又安得從上入土也

天鼓鳴

洪武元年八月六日之夜京師天鳴因大赦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未申時天鼓震西北俗云乾雷響次年丙寅正月八九日夜半雷鳴或云天鼓

震隆慶元年十二月七日甘肅西寧衛奏天鼓聲從西南上鳴往東北方去又二年三月五日懐慶府東北方天鼓鳴三聲又三月直隷新城縣空中迅響三次其聲如雷二聖廟前天鼓鳴三次南面六十餘步天下火光一塊陷地一尺跑出黒石一塊如碗大許家莊亦落一星天鼓鳴三次如火光落地陷一孔如拳大出黒石一塊重二斤十四兩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天鼓鳴二聲人謂之天爆諺云天砲雉雞叫有米沒人要果然夏米反賤也

雹

隆慶二年五月自京師延綏河東河南皆氷雹火光頻見宣府都御史王遴奏馬羣堡大雨雹長四十里高二尺連年虜犯西北破石州永平京師大震黄台吉寇莊浪靖虜又三月二十四日未時邏化氷雹如雞子又四月五日萬全等處白晝晦冥雨雹擁至牛羊擊殞六年二月十日吾鄉晴天忽大雨雹四月又大雹人見黑霧中一物蜿蜒大可合抱黑形兩目閃電氷雹隨之屋瓦震舞次日竹林鳥雀擊死千萬自西北直去東南一路横過吾鄉十五里此龍雹也左傳曰冬之愆陽夏之伏陰五行傳陰脅陽也

風變

隆慶二年戊辰正月元旦大風走石飛沙天地昏黑錢塘湖市新馬頭官船火起沿燒民居二千餘家官民船舫焚者三四百隻死者四十餘人至初八九日民間訛言朝廷點選綉女自湖州而來人家女子七八歲已上二十歲已下無不婚嫁不及擇配東送西迎街市接踵勢如抄奪甚則畏官府禁之黑夜潛行惟恐失曉歌笑哭泣之聲喧嚷達旦千里鼎沸無問大小長幼美惡貧富以出門得偶即為大幸雖山谷村落之僻士夫詩禮之家亦皆不免時遇一大將官抵北關放砲三聲民間愈荒驚走曰朝使太監至矣倉忙激變幾至于亂至十三日上司出榜嚴禁尤不能止真人間之大變也未幾而知其偽悔恨嗟嘆之聲則又盈于室家然亦無及矣愚民無知揺惑此甚可笑也此風直播于江西閩廣極于邊海而止又何其遠也一富家偶雇一錫工在家造鑞器至夜半有女不得其配又不敢出門擇人乃呼錫工曰急起急起可成親也錫工睡夢中茫然無知及起而摹搓兩眼則堂前燈燭煇煌主翁之女已艶粧待聘矣大出

不意又一家相約一人黑夜送女往則巷門鎖柵未啟情甚極矣門内一賣豆腐者曉起磨豆見之偶無妻室固不肯啟鑰強要而成親女父懼天明又見其人少年嘆曰亦得亦得即以女與之又一人約一婿家及送女往則又一家送女先入門正結花燭矣後去者爭之皆曰柰何柰何女父既極曰吾女亦當送君為副室也于是三人同拜遂得二妻焉又訛言并選寡婦伴送入京于是孀居老少之婦亦皆從人一民家毋女二人嫁一家父子二人正相得也又一婦守制二十年幾四十五六誓不再適有女亦二十餘

未嫁至此不得已毋東女西各從其人哭别而去此又大好笑事也時童謠曰正月朔起亂頭風大小女兒嫁老公又有人爲詩曰大男小女不須愁富貴貧窮錯對頭堪笑一班貞節婦也隨飛詔去風流因憶大元後至正丁丑六月民間謡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韃靼爲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江南人皆男女年十二三巳上便爲婚嫁六禮既無片言即合其始終皇迫之勢陶九成紀之與今名合時吳僧子庭有詩戲之曰一封册詔未爲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明月樓頭望惟有姮娥不嫁

人又有人集古句云翠翠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值千金共君今夜不須睡明日池塘是緑陰余則改之曰白日荒張夜又深只消一刻換千金大家今夜不得睡明日池塘遍緑陰蓋巽爲風命令之象又爲少女風自火出故元旦先火而灾及家人傳曰四氣皆亂故風又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

天筭帳

嘉靖二年溧陽一富翁家忽失其帳簿尋至簷溜下大雨水中取而視之紙後不濕凡得利于前而名猶存者悉皆消除亦天理也

九卷終

留青日札卷之十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楙升玄素校

地羅

天地之間南北之正當用子午正針惟江南地偏不可用子午之正故用壬丙縫針此即洛陽天地之中故測日景必正在外縣即少偏之意

三天子都

徽州古有三天子都又有三天子障山唐永徽間睦州女子陳碩真反自稱文佳皇帝其地相傳有天子

基後清溪堨村民方臘居此亦作亂自號聖公建元永樂

羅平國

唐咸通元年浙東賊裘甫稱天下都知兵馬使改元羅平鑄印曰天平蓋咸通末吳越間訛言山中有大鳥四目三足聲云羅平天冊見者有殃民間多畫像祀之後董昌僭稱帝曰此吾之鸑鷟也乃稱大越羅平國建元天冊印曰順天治國之印榜南門曰天冊樓令群下謂巳曰聖人又元大德元年平陽陳空崖同嫂蘇錦娘反又建羅平旗號

八索

左傳九丘八索淮南子曰九丘九州也八索八澤也按丘又高也今任丘之類索又羈縻也今夷索之類

倭國

吳自泰伯至夫差二十五世勾踐滅吳其子孫支庶入海爲倭故通鑑前編注云今日本國吳泰伯之後余以爲倭夷種[illegible]豈果泰伯之後也今又曰徐倭以爲徐福之後似亦悲然其說矣

文身

文身見汲冢周書蓋周官有墨刑罰五百故曰刀墨

是巾之民後世謂之曰黥古稱勾吳乃文身之地亦同雕題繡面之俗吳太伯世家文身斷髮注以象龍子吳王夫差曰我文身不足以責禮後漢書南蠻傳雕題注題額也雕之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也又云哀牢夷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見風俗通唐書既勒人文身碧瞳即碧眼胡雛也今雲南之羅鬼夷亦文面又可見文身之俗不止于勾吳也余始祖聞氏于元末居方山東夾塘灣養少年亡賴三千人爲兵保障鄉土內家丁健兒五百餘口悉刺爲花拳繡腿以龍鳳蛇虫別其貴賤之分　太祖夷滅之皆充花拳繡腿軍已載之田氏本支譜中余幼時猶及見會城住房客名孫祿者父子兄弟各于兩臂背足刺爲花卉葫蘆鳥獸之形因國法甚禁皆在隱處不令人見余命解衣歷歷按之亦有五彩填者分明可玩及詢其故乃云業下海爲鮮者必須黥體然後能辟蛟龍鯨鯢之害也方知揃髮文身古亦有自

防風氏國

夏禹僇防風氏身橫九畝骨節專車今湖州乃防風之國武康縣有封山禺山及防風氏廟而會稽有刑塘乃云殺防風之處未知孰是齊世家長翟來谷梁

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于軾又魯文公十一年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傳長狄也兄弟三人一之齊榮如一之魯僑如一之晉焚如大害中國尾石不能害得　臣射其目殺之獲長翟僑如埋其首于子駒之門以命宣伯注叔孫得臣子埋僑如使後世旌功長翟史記鄋瞞國孔子人稱長人長九尺六寸又大人汪罔長翟防風蓋即一種人也身橫九畝云是六九五丈四尺或有理周語曰人之長極幾何仲尼曰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洪範五行傳長翟之人長五丈餘嘉靖間杭菜市橋民家

被囘禄掘地得骷髏一枚如手大骨節一枝長五尺

東坑

甘泉賦陳衆車于東坑辨亡論陸公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注東坑東海也說文阬閬也虛壍也

崇山

沈佺期詩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從山谷變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今序云按九真圖崇山越裳四十里杉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于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欵鈇縢竹明昧有三十峰夾水直上千餘仞諸仙窟宅在焉我　太祖高皇帝送

雲南僧崇證入崇山詩涉入崇山路杳冥心悽神愴足難行雲凝樹沒千嵒合雪積橋過百里平杖錫欲棲烟寺沒倚崖穏憩草房空後身必以身先造素福還應福愈盈詩十八首前有序後有記命中書舍人揭樞書之洪武十七年二月在筇竹寺中今以崇山為在湖廣慈利縣者誤也

黒齒漆齒

黒齒東夷漆齒西夷戰國策黒齒雕題大吳之國也後漢書東海中有黒齒國使驛所傳極于此矣又吳都賦儋耳黒齒之酋注曰西屠以草染齒染白作黒不知有何美也周書伊尹為四方獻令曰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闟耳貫胷雕題離丘漆齒唐稱三種夷見人以漆及鏤金銀飾齒寢食則去之此又異也今芒市長官司之俗多以酸石榴皮以藥染成黒齒初無金銀鏤飾脫去之理然中國人有生而齒黒者人但知雲南之有金齒而不知又有所謂銀齒見唐書金齒夷漢謂永昌徼外之夷即今生甸大伯夷種也非今金齒衛之地齒居晋而黄則晋人當名黄齒

金鄰

金鄰一作金潾夫南國之外二千餘里有金鄰國土

地出銀人衆好獵漢文選曰金鄰象郡之渠唐書宦者傳真獵金鄰等國張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麟玉環穿耳誰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銅柱不獨馬援吳黄武二年程普關羽分界鑄銅柱為誓在衡山縣西北一百二十里又五代晋與楚王馬希範立銅柱為界學士李皐銘在辰州西北一百十里會溪對又涪陵江口名銅柱灘也

罨畫溪

罨畫溪在湖州長興西八里罨畫者畫家雜彩色也罨罕也所以取魚亦鳥網蜀都賦罨翡翠今名遊絲

緝又在合韻說文空也網從上掩之也鄭嵎津陽門
詩象牀塵漲卷颭被藉簷虫網玻璃碑張泌詩卷岸
春潮打船尾足以互發捲字之義溪上蘇木驛捲花
竹掩映舊有卷畫亭鄭谷詩顧渚山邊郡溪將卷畫
遲又成都崇慶州有卷畫池趙抃有詩

兩陽關

史記齊世家曾伐我入陽關徐廣曰在鉅平括地志
兗州博平縣南二十九里西臨汶水唐陽關在安西
詩西出陽關無故人是東西兩陽關也

石留地

石田左傳磽諸石田無所用之又有石留地戰國策
段規謂韓王曰分地必取成皐韓王曰成皐石留之
地無所用之也注瘠土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
一曰墝埆而石也或作溜三都賦林藪石留而蕪穢

散花灘

散花灘在西湖北東馬塍邊溜水閘下是也張伯雨
馬塍新居詩浮家泊宅意何如玉室金堂計未疏歸
錦橋邊停舫子散花灘上作樓居澹然到處自鑿井
玄晏閉門方著書但得草堂貲便足人間何地不樵
漁歸錦橋即今賣魚橋僧澹然詩到處自鑿井不能
飲常流蓋用此也

鸑鷟縣

鸑鷟縣即鸛雀樓凉州有鸑鷟縣漢馬賢追先零到
鸑鷟注音鸛雀是也又河中有鸛雀樓司馬禮詩鸛
雀飛何處城隅草自春李益詩鸛雀樓西百尺檣汀
洲雲樹共茫茫張喬詩高樓懷古動悲詞鸛雀今無
野雀過是也

石紐村

禹穴在成都前已載之世紀禹生石紐邑後漢戴叔
鸞傳禹生西羌水經注蜀廣柔縣今石鼓山又大業

山有采藥亭元和志地名刳兒畔華陽國志夷人營
其地方百里不敢居牧有過逃其野中不敢追云畏
禹之神能藏三年爲人所得則共原之云禹神靈祐
之也六月六日生今以是日祭祀

三弱水

東海中有弱水不勝鴻毛至則必溺故名又西海中
亦有弱水西海今西寧衛西三百里弱水在甘州之
西秦乞伏熾磐討吐谷渾覓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覓
地降署爲弱水護軍又道經廣野山北海弱水中

鳥鼠牛蛇山

蔡氏沈不取書傳鳥鼠同穴之事杜子美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今甘肅志凉州有鼠名兀兒有鳥名本周兒即同穴而處者也然在爾雅鼠曰鼵鳥曰鵌又廣西潯州桂平縣有牛蛇山名牸牛與蛇同穴牛嘗舐里人以皮裹手塗鹽入穴探之其角如玉取以為器予在潯州而親見之天下事迭迭相類如此不可以拘儒臆見而不信之也

莫愁村

古樂府有莫愁樂石城樂唐書樂志曰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謡石城樂第二歌云陽春百花生摘插

環髻前挽指蹋忘愁相與及盛年莫愁樂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尚未詳也莫愁盧家女子善歌唱嘗入楚宮李商隱詩如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是也莫愁村今在承天府漢江西石城在州西北晉羊祜所建鄭谷詩石城昔為莫愁鄉莫愁竟散石城荒江人依舊棹舴艋江岸還飛雙死央王横詩村近莫愁連竹塢人歌楚些下蘋州又沈佺期詩盧家少婦鬱金堂即此

木蘭山

木蘭乃朱氏女子代父從征其詞有可汗之語蓋非晉即隋唐也今黃州梁安縣即隋木蘭縣有木蘭山在黃陂縣北七十里上有將軍冢忠烈廟焉足以補樂府解題之缺也

舜井

瞽叟繼母及象蓋都君之井在今襄陽均州土陂窐子鋪即舜耕處有康山碎米山田中石盖井即舜所浚者修真觀左一穴云即從空旁出處皆好事者傳會之說也宋真宗祀汾陰賜河中府舜井名曰廣孝泉舜泉坊御製賛以記之

三水府

今俗稱水府三官者起于偽唐保大中上水府馬當中水府采石下水府金山皆有王號宋因之加封爵祭告

漢壽亭

太常寺卿黃芳奏南京欽天山十廟內漢前將軍壽亭侯之神姓關名羽五月十三日致祭臣考之前少詹事程敏政言漢壽縣名在犍為史稱費禕遇害于漢壽唐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漢壽者封邑亭侯者爵也今大明會典亦只稱壽亭侯去漢而以壽亭為封邑誤矣嘉靖十年八月家大夫在禮部覆議

云按漢書建安四年先主劉備使司馬關羽行徐州太守事五年曹操東伐擒羽歸袁紹遣其將顏良攻東郡羽獨刺良于萬衆之中操表羽爲漢壽亭侯三國紀勸進表漢壽亭侯關羽新亭侯張飛觀此則亭侯爲封爵之通稱而漢壽爲封邑無疑蓋漢壽在犍爲郡即今之敘州府也後世訛以漢爲國號而以壽亭爲封邑會典未之釐正也予按禹貢潛水注水出岷山之西東流過漢壽南流有高山上合下開水經其中曰沫水又穫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橦漢壽縣入穴中出海經可考而一統志皆失載

半州

吳書甘寧將兵遂徙屯于半州吳志潘璋領百校屯半州又朱績傳留置半州孫慮傳開府治半州

市井

後漢循吏傳白首不入市井注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曰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而風俗通乃曰市井者言人至市有鬻賣者當于井上洗濯令香絜然後到市此說非也古者井田因井爲市顏師古曰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亦未明蓋言市中之道四達如井因井路蹊集之便以相交易故曰市井或曰在國曰市在野曰井

南渡杭州

宋之南渡駐驆杭州王阮言曰今東南王氣鍾在建鄴長江千里控扼所會弃而弗顧退守幽深之地若將終身焉如是而曰謀國果得爲善謀乎且夫戰者以地爲本湖山廻環孰與乎龍盤虎踞之雄胥潮奔猛孰與乎長江之險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于通都大邑而匣金以守之愚恐半夜之或失也及後迂儒謬爲形

勝之說曰斷牛首之山則天下無完兵決西湖之水則滿城皆魚鱉眞可笑也又其後創爲留後門之說劉豫金虜入寇高宗親禦之趙鼎因諭樗留後門之策乃起張浚爲闔浙江淮宣撫預備退保之地夫國君死社稷若留後門則自天子而下諸侯大夫皆欲留後門矣孰肯死乎恐非社稷爲重君爲輕之義也

大玄城

蜀土惡成都城藏壞高駢易以磚甓陴堞完新負城丘陵悉墾平之以便農桑記功筮之得大畜駢曰畜者養也濟以剛健輝光日新吉孰大焉文宜去下存

上因名大玄城見唐書俗本訛作大玄城一統志云
蹟亦失載之

絶江

吕覽曰絶江者託于船致遠者託于驥霸王者託于
賢絶江者横渡江也猶云絶流也漢李廣傳南絶幕
師古曰絶渡也

土脉不同

田地有横土有立土西北方横土可以穴居以其不
崩也立土不可種禾江南又有斜土或近山海之故
亦不可種水不溜也

山飛

自古山崩山鳴而山移之變甚少惟晉惠帝元康四
年夏五月蜀郡山移正統十四年紹興府山移于平
地又地動白毛生陝西山移有聲叫三日移去數里
嘉靖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陝西西安府同州澄
城縣麻林陂界頭山未時吼起聲如風雷晝夜響至
二十七日子時山嶺高一百餘丈腰約七十餘丈劈
裂一半而下東西移走三里南北五里東有土嶺深
澗淤塞漫平又隆慶四年八月二日湖州山崩成川

江枯

嘉靖丁未自夏至冬浙江潮汐不至水源乾涸中流
可涉而渡夫江面十八里而今一線之水災異甚矣

涌川

吳都賦錢塘縣武陵龍川出其坰故曰涌川

補陀洛迦山

補陀洛迦山在定海縣東海中約一潮可到一名梅
岑山或謂梅福煉丹于此因名有善才嵓潮音洞世
稱觀音大士化現之地僧德韶甃石橋宋寧宗題曰
大士橋佛書所稱海嵓孤絶處是也居民以爲甚著
靈應唐大中間建寳陀寺嘉靖二十七年海寇焚掠

占爲營窟三十六年提督胡公建議遷于招寳山招
寳山舊名候濤定海縣東北二里後以諸番入貢停
泊改名招寳山惟嵊縣清風祠藏倭寇四百餘人官
兵圍燒殿宇不燬當門弓弩雨注而烈婦神像無一
鏃犯及遂乃束手就僇如有神助者此則王氏正氣
之靈也

四海

東海南海易窮漢使東道極于黒齒國南道極于烏
弋山離國此亦當是西南也烏弋山離去長安萬二
千二百里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又乘水

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云闐水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源出焉康居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臨大澤無崖盖北海云禹貢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班固賦西遡河源東澹海漘北動幽崖南趨朱垠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東泰遠西邠國南濮鉛北祝栗謂之四極

佛氏四海

有漏苦海願趍越無爲樂海願常遊觀在福海願恒

盈嘗來智海願圓滿

築城開河

秦使蒙恬築長城而秦亡隋使麻叔謀開汴堤而隋滅元使賈魯治黃河而元亂故曰天下嗸嗸新主之資也然其利則及于後世矣

惡樵

玄中記天下之強者東海之惡樵水灌而不已惡樵即沃焦也

方徵

方者面也一方之面也故今之方伯曰方面官徵者繞也所以繞逆蠻夷使不得侵入中國張揖曰以木石水爲界南方赤徼炎徼漢書遼東之外亦曰徼

術

術車道也說文邑中道也月令孟春端徑術孟子仁術猶言義路也又言教亦多術亦此義非機巧技藝之術

行國寄田

漢書西夜國類羌氏行國大月氏本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行國其奇鄯善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又依耐國少穀寄田師古曰寄于他國種田也行

國可對寄田又甚奇

五尺道

漢書西南夷傳秦時嘗破畧通五尺道師古曰道纔廣五尺可配五丈原七盤山九折坂三丈陂五戍陌

靈鷲山

靈鷲山被云者闍崛山者闍鷲也崛崫也又云小孤山王舍穴見史記故錢塘飛來峯曰靈鷲漢李廣傳注師古曰鵰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翮可以爲箭羽

交阯

後漢書南蠻傳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

非是蓋其國人之足大指交故名若云同川而浴則今兩廣男女皆然何獨交阯

窮髮不毛

地以草木爲毛髮北方寒極草木不生故號窮髮莊子窮髮之北列子終髮北之化是也諸葛孔明曰深入不毛則南方亦可稱窮髮矣

毛人

毛人國在日本東三千餘里身面俱生毛約半寸許其狀如豬今中國人往往有手足長毛甚黑如豬者亦有白毛如羊者蓋皆天地戾氣所鍾故產此異相

而俗人不知乃曰禽獸輪廻所生則毛人國豈皆輪廻所聚者邪太平五年餘杭民婦產子青毛二肉角

魚米桂樵之地

田澄唐人蜀城詩地富魚爲米山芳桂是樵余以爲上句可用之湖廣下句可用之桂林蓋襄陽眞魚米之地而靜江則彌山徧谷皆桂樹也

梅花水桃花石

南京鍾山泉滴水皆成梅花定海東北桃州山昔傳安期生以醉墨灑于石上遂成桃花今名桃花石也

留青日札十卷終

留青日札卷之十一

錢塘田藝蘅子埶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田

田土也地也陳也填也土巳耕曰田五稼填滿其中也又四歲爲田　菑一歲田又不耕田　畬二歲田又火種田　新三歲田又柔田　睬和田　又不耕燒種田曰畭　畈平田　畡城下田　瞻水田　畕比田　畸殘田　畾田間　畔田界　疄田隴　眺田中穴　䲭塍也　吭陌也境也　畛壟土　町田

踐處區畔埒　甾墾田畇　畊畎耕田　横東西耕由南北耕　畋耕外地　汙邪下地田　畘田多畎隴中深尺廣尺也六畎爲一畝　畝司馬法六尺爲步百步爲畝熊周云步以人足爲數王制古者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秦孝公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禮記一畝之宫蹞徑一步長百步爲畝折而方之東西南北各十步爲宅牆方六尺程子曰古百畝止當今之四十一畝今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畹楚詞滋蘭之九畹田三十畝曰畹九畹共二百七十畝秦孝公則以三十步爲畹王逸云畹十二畝

雙田五畝曰一雙黃金華詩招客先開四十雙按官
給田四十雙乃二百畝陶九成則曰四角爲雙約四
畝　畦五十畝禮圭田五十畝　頃百畝爲頃坪亦
百畝　井井田九百畝　畛井田閒陌十夫之道也
溝上涂也十夫有溝溝上有畛　丘十六井坵區分
域也　疇並畔也一井爲疇九疇九井也又耕治之
田又穀田曰田麻田曰疇　甸六十四井　里方里
而井井九百畝王制疏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濶一
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濶一百步所謂一夫一婦
佃田百畝也佃治土也夫三爲屋是三頃也屋三爲

井濶三百步長三百步是九百畝長濶一里也若夫
路程則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又方一里計十二萬
九千六百步也或曰三百六十步爲一里若夫居止
則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或曰五家爲軌十軌爲里
成田方十里曰成　阡田閒南北道陌田閒東西道
漢元帝紀出入阡陌又志商君壞井田開阡陌陜勝
傳贊蹶定行伍俛仰阡陌食貨志亡農夫之苦有仟
佰之得注千錢曰仟百錢曰佰文字音義仟謂千人
之長佰謂百人之長韻會云仟佰通作阡陌

輿地圖

輿地圖見淮南王傳及後漢光武本紀易曰爲輿是
即坤象厚德載物之義而蘇林盡載之注亦本諸此
亦猶天形如倚蓋張衡作蓋天圖云洪武十八年三
月　上覽輿地圖侍臣有言今天下一統海外蠻夷
無不向化輿圖之廣誠古所未有　上曰地廣則教
化難周人衆則撫摩難徧此正當戒慎天命人心惟
德是視紂以天下而亡湯以七十里而興所繫在德
豈在地之大小哉大哉王言真創業守成之龜鑑也
我　朝輿地之廣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
五十里此寰宇通衢四至延袤之數若夫國初之東

北若三衛西南若交趾蠻夷之道則不止此矣余嘗
應聘纂修浙江通志因檢舊志欲仿十郡志例隋大
業初內史舍人竇威崔祖濬黄治侯偉等撰區宇圖
志一部五百餘卷又著丹陽郡風俗乃以吳人爲東
夷帝不悅遣柳逵宣敕責之謂無次序各賜杖即日
復遣秘書學士十八人修十郡志內史侍郎虞世基
總檢及奏帝曰學士修書頗得人意各賜帛二十段
共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叙山川則卷首有山水
圖叙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叙城隍則卷首有公館
圖其圖上山川城邑題字極細並用歐陽肅書若我

朝一統志其中考據不精體式未備甚有重複可厭
者須重修之可也後通志成不能盡如吾意亦非佳
製也後必有改正者

三京三都三天

洪武元年八月詔以大梁為北京金陵為南京既立
南京大業有司次第舉行北京之事三年以臨濠府
乃興龍之地改為中立府定為中都築新城于府西
二十里有萬歲山皇城宮殿宗廟省臺皆備後 上
謂群臣曰大梁四面受敵非建都之地且人民凋敝
不可重勞興築罷之而劉伯溫言于上曰臨濠雖帝

鄉然非建都之地七年十月改中立府為鳳陽府治
于新城以舊會同館為之因在鳳皇山之陽故名鳳
陽府也 太祖嘗御謹身殿問廷臣曰北平建都可
以控制胡虜而運掉東南比今南京何如翰林修撰
鮑頻對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國在燕今已百年地氣
天運已盡不可因也今南京興王之地宮闕已完不
可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于是中止頻歙人又御
史胡子祺請遷都關中以漕運艱難不報及永樂以
燕王龍興于北平後定鼎遂改為北京宮殿成仍稱
行在正統辛酉始定北京革行在之稱我 皇上由

興府入承大統乃陞安陸州為承天府仍曰興都而
南京曰應天府北京曰順天府可謂之三京三都三
天矣 太祖建都金陵啓于尚書陶安和尚金碧峰
成祖建都金臺啓于尚書李至剛和尚姚廣孝弘治
四年十月興王奏稱臣聞衛輝府地形瘠窪遞年黃
河溢乞照崇吉等王更改所封地方乞將湖廣安陸
州撥賜與臣況本州舊有梁王等王府基易為改造
孝宗聖旨安陸州既會議相應地方准奏遷徙也今
獻陵之南五泉野古名天子墓今呼天子岡史無所
考我 朝初封郢王于安陸及府而甍乃應今兆也

大明京師臨濠先讖

元世祖問劉太保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處
最佳劉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
遂定都燕之計上都元開元今遼東口外大都元大
興府即今順天府大興縣地也萬年國祚之長卜矣
今京師禁中之瓊花島梳粧臺皆金之故物也臺今
訛為蕭太后梳粧樓本金燕山故都城之東北隅入
元改為萬歲山今在禁中西南方章宗建臺與李妃
登焉得句云二人土上坐妃即對曰一月日邊明時
皆以讚妙誇之殊不知今為大明建都之地此其先

兆也元主嘗召術士問以國祚對曰國家千秋萬歲不必深慮除日月並行乃可憂耳乃明字隱語也皆大明之讖云　周世宗顯德中至淮南嘗言荆塗二山爲濠州朝岡有王者氣後三百年而我　太祖實應其瑞可見天時地利人心皆非偶然也

吳越地

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吳漢封劉賈爲荆王賈爲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爲郡治吳武帝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爲治并屬于會稽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

成帝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順帝永建四年劉聖博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已巳至吳之太平三年丁丑積百二十九歲見會稽典錄朱育云

語兒

越絕書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又云語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于柴辟亭又云女陽亭者句踐入官于吳夫人從道產女此亭養于就李鄉句踐勝吳更名女陽更就李爲語兒鄉水經注云東逕禦兒鄉萬善歷曰吳黄武六年正月獲彭綺是歲由拳西鄉有產而隨便能語云天明河欲清腳折金乃生是因訛爲語兒鄉非也國語曰句踐之地北至禦兒常昭曰越北鄙在嘉興是也今嘉興志語溪在崇德東南一名語兒中涇又名沙渚塘爲吳棲兵之地又錢塘有女兒橋亦此前漢書封核終古爲語兒侯孟康曰越中地名後漢書南粵傳東粵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軍卒錢塘核終古斬徇北將軍爲語兒侯師古曰錢塘會稽縣核音亥孟康曰語兒越中地今吳南亭是也師古曰語或作篽或作禦音同侯鯖錄語兒梨果實之珍因其地名

也又元史載征交趾東道由女兒關進

錢塘湖

晉陳訓傳時錢塘湖開或言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時皓以問訓訓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將有輿櫬銜璧之事非吉祥也尋而吳亡吳赤烏十二年寶鼎出臨平湖天璽元年臨平湖自漢末淤塞一夕忽開元興二年錢塘臨平湖水赤陳後主末年臨平草久塞忽然自通

西湖温泉醴泉新婦磯青龍港雙投橋

西湖今但知有冷泉而不知有温泉醴泉在冷泉之

上見武林舊事今不可考矣惜哉有好事者問津新婦磯楊廉夫西湖竹枝詞家住西湖新婦磯又石新婦石新婦下水連空飛來峯前山萬重郯九成竹枝詞風篁嶺頭西日晡背龍港口新月微馮士卿詞請看雙投橋下水新開兩朶玉芙蓉此皆遺逸隱蹟也

子陵耕釣處

余嘗辯嚴子陵耕釣處已著爲記今見宋之廣輔云孫公守是邦疑范文正公既爲先生立祠而碑刻不著搜訪久之乃得唐興元中戶部郎崔儒所爲記於頹垣間果言有田可力耕而田且不存命吏登山巓

求之深谷谺然開爲平疇有泉注之大旱不枯袤二百畝史所謂耕于富春山者即此也詰其主名則爲世家所有公欲損公帑以歸田卒不從作詩傷之名曰浩嘆我　太祖嘗作嚴光論有云漢之嚴光當國家中興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爲君者慮恐德薄才疎致生民之受患禮賢之心甚切是致嚴光周黨於朝何期至而大禮莈然無所知故縱之飄然而往却乃棲崖濱水以爲自樂吁當時舉者果何人歟以斯人聞上及至不仕而往古今以爲奇哉在朕則不然假使赤眉王郎劉盆子等輩混殺未定之時則光釣于何處當時挈家草莽求食顧命之不暇安得優游樂釣歟今之所以獲釣者君恩也假使當時聘于朝拒命而弗仕去此而終無人用天子才疎德薄民受其害天下荒荒若果如是樂釣歟優游歟朕觀當時之罪人罪人大者莫過嚴光周黨之徒不正忘恩終無補報可不恨歟

東山

謝安之東山先在會稽最後在金陵而餘杭亦有東山故本傳云安石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嘆曰此與伯夷何遠蘇子瞻有游餘杭東西岩詩

注云即謝安東山所謂攜縹緲人來上東西山者是也又仁和横里亦有東山今有謝公廟在焉無據

楊墳

宋楊和王沂中之墓在德清縣中隣于錢塘去吾鄉甚近規制甚大徑路猶存碑表盡滅惟一菴觀乃香火院此地有楊姓者云是後裔其像尚在楊悅家并高孝御札三十九道或石刻或墨跡其墳舊都盜掘正德間一沈姓者發得玉盌二枚玉杯十枚玉象棋一副并諸玩器爲傭人報于鎮守内監遂都没入止存玉棋欟而改作婦人首飾花朶余嘗見之真可惜

也又近年小民土中得一銅爵容酒一升爲沈子甡所得出以飲予腹下有子孫永享四篆字蓋宋內府賜物也當時殉葬之物何其太盛自宋元至今發之尚未能盡也

武溪

虎林之改武林或云因多虎患或曰南唐諱之也而虎丘亦改武丘白居易因嵒亭詩似移天目石疑入武丘山又不知虎溪亦曾改爲武溪見郎士元題精舍寺詩又晉書魏命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也

天目山崩

天目杭之主山也嘉靖己亥六月天目山崩石下出蛇千餘條衢嚴水災傷人按度宗甲戌天目山崩宋社遂屋今未出十年倭寇大擾東南多事亦杭之氣數然哉余後過崩處見其峯巒皆粉碎老僧歷歷指示又庚申七月　日天目發洪臨安於潛新城大水杭嘉湖災傷詔恤又甲子四月二十一日餘杭臨安大雨水黃湖雙溪尤甚只會坑一所發洪二十八處

石鍾山

赤壁山乃吳破曹處湖廣赤壁有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皆有之惟武昌嘉魚縣西南八十里大江濱北岸烏林南岸赤壁是也唐屬蒲圻故云去縣西百四十里今屬嘉魚宋謝枋得猶于石崖見赤壁二字蘇子瞻所遊乃黃州西下津江百步赤壁磯土人訛爲赤鼻非故地也可謂賦而失實張文潛但知辨其誤而亦不識此山之名子瞻所遊自名石鍾山

鮌山

杭有鮌寡孤獨四山皆孑然無依挺然獨峙之名今孤山在錢塘西湖世所著者獨山在仁和橫里亦通津人皆望而知之寡山在餘杭支巷界去余家之西咫尺耳亦名爲鳳山以其象飛鳳形也人莫之稱但

曰寡山惟鮌山衆皆不知其所在殊不知即寡山之西一水之隔今俗名魚山魚者鮌字之省文而傳誤者也人或以吳音以魚爲吳以吳爲魚如蘇州之吳城亦呼爲魚城之類故遂改正之曰吳山又因杭城有吳山著名也復添之曰小吳山而縣志亦曰吳山此皆不學失考之故也當改之曰鮌山不然即仍曰魚山庶愛禮存羊之意使後世可以循名而責實也

孔敬康印水

孔愉放龜左顧遂作一印其文曰孔敬康印沈之于水即今德清縣龜潭中因封餘不亭侯故今名餘不

溪也不平聲

餘不

湖州有餘英溪餘不溪不今秋韻作方鳩切非也當作虞韻風無切本作柎說文鄂足也草木房爲柎一曰華下萼通作不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鄭云承華者鄂不當作柎鄂足也即今言花蒂也此地有梅溪苕溪其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其義可見矣若作方鳩切則本注說文云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與溪水全不相干涉左傳華不注者山名人皆讀作入聲誤也古不字有讀作缶音者作俯音者並無逋骨切之

音今作入聲如卜乃俗音也惟伏琛亝記引虞摯畿服經作柎言此山孤秀如華跗之注于水溪得之矣李太白詩云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峰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此其證也在今山東濟南府

吳泉

吳泉即虞淵見河圖緯象云邠之隘上爲㚘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爲吳泉月所登此僞書也虞綽逃難易姓名作吳阜唐高祖諱淵後易作泉詩云酣歌一夜送泉明是也顏杲卿子名泉明彭州司馬

沙上

今錢塘江干有地名曰沙上實平土也沙說文作水散石也故其字或作砂詩注作水旁又大水挾小水曰沙故其字或作沙今南京有白沙廣東亦有白沙徽州有錦沙之類蓋水邊可耕之地也

狗塟良犬鋪

余鄉東北十餘里地名狗塟其鋪曰良犬初不解其義述征記彭城東峤一丘俗謂之狗塟或云徐偃王塟后倉者也徐國宮人娠而生卵弃之水濱有狗名后倉銜歸成人遂爲徐之嗣君純筋無骨曰偃王躬行仁義衆附之得朱弓朱矢之瑞周穆王命楚滅之

后倉將死生角及尾實黃龍也余鄉之狗塟或曰狗濡身濕草以救野火焚其主人之故其事見縣志

禹穴

四川石泉縣石紐村禹生之地其地溪杳人跡所不到者名禹穴都御史劉公遜夫求得古碑上刻乃李太白書禹穴二字今會稽亦有禹穴乃窆所也

月窟

楊子雲長楊賦西壓月窟東震日域服虔注以爲月所生處楊用修引李太白天馬來出月氏窟以爲月窟月氏國日域日逐單于近之矣日域猶言日本國

也邵堯夫因倡爲天根月窟之句天果有根月果有窟耶岐陽王平沙漠表云東日窟而西月氏莫非王土南炎荒而北瀚海共惟帝臣

白雲宗田

吾鄉有田名白雲宗田蓋我　朝洪武初抄末元僧之產也元有八思巴號金童少長學富五明故又稱曰班彌怛及卒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元年又頒各行省爲之塑像泰定二年西臺御史李昌言西

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騎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姦汙女婦白雲宗曰蓮宗頗滔奸利

嚣

嚣有二音其義亦異在蕭韻者作喧鬧聲口爭曰嚣氣出頭上也所謂市嚣塵嚣是也在敖韻者爲地名尚書序仲丁居于嚣其地在陳留浚儀之間即秦之敖倉也三川爲天下之朝市故名敖云左傳有嚣氏之隧史記注青陽在青之陽玄嚣在玄之嚣青東方玄北方也

水土生人

孔子家語云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秏土之人醜呂氏春秋云輕水所多禿與瘿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尪與傴人任子云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氣人急而賊草木子云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喑風氣多聾木氣多傴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瘿暑氣多殘雲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尪衍氣多仁陵氣多貪又周書曰丘陵之人專而長淮南子

曰東方之人長

埋土乾湖

杭有貴公子以廕得縣官畧不知事體在任出郭門見一大土阜當道因亟呼地方人吒曰何不開掘平治者老曰爲力固易但爲無處可容此土耳本官乃操吳音曰有介子難快掘箇潭埋了罷一時傳爲笑話因思宋王安石爲相有人獻計乾太湖可得良田數萬頃安石與客議之劉貢父曰此易爲也但旁邊別開一箇太湖納了此水則成良田矣安石悟而大笑此古今的對

十一卷終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大明大統曆解

大明者國號也一人爲大日月爲明天大地大人大而宇宙人物如日月之明無所不照也

大統曆者取春秋大一統之義以名曆也統者系也總理也綱紀也撫御也曆者象也曆象日月星辰是也數也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通作歷過也傳也黃帝造歷天官書黃帝考正星曆又曰容成曰羲和

洪武十七年欽天監博士元統言今曆雖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見授時之法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臣今以洪武甲子歲冬至爲大統曆元推衍開磨勘司令王道亨有師郭伯王者精明九數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蓋天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因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書奏上是其言擢統爲監正其後二十六年欽天監監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爲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長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今監正元統改作洪武甲子曆元不用消長之法非是今當用至元辛巳爲曆元及消長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統復爭之上曰二統皆難憑只驗七政交會行度無差者爲是自是欽天監造曆以洪武甲子爲曆元仍依舊法推筭不用捷法

國初曆有襲爵受封祈福求醫乘船渡水登高履險收斂貨財等名通曰宜不通曰忌與今式不同而紀

年則由洪武元年以前與元年遡上則但書甲子平行不用故元之年號也

洪武二十年御史解縉上封事中有曰治曆用方向煞神天德月德之類最甚不經但宜申播種之時不必用建除之妙上嘉其識而不能用

回回曆者相傳西域馬可之地年號阿剌必時異人馬哈麻之所作也其元起于隋開皇十九年巳未歲其法常以三百五十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閏日凡一百二十八年閏三十一日又以三百日曆千九百四十一年而宮月甲子再會其白羊宮第一日日

月五星之行與中國春正定氣日之宿直同其用以推步分經緯著陵犯之占曆家之最精密者元末時其曆始入中國我朝造大統曆得西域人之精于曆者于是命欽天監以其曆與中國曆相參推步至今用之按洪武壬戌十二月敕翰林編修馬沙亦黑馬哈麻有曰大將入胡都得秘藏之書數十百册乃乾方先聖之書我中國無解其文者聞爾道學本宗深通其理命譯之今數月測天之道甚是精詳想即此曆也

三統者天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十一月乾之初九黃

鍾爲天統立天之道也六月坤之初六林鍾爲地統立地之道也正月乾之九二舊作九三誤也太簇爲人統立人之道也子爲天正丑爲地正寅爲人正所謂三正也

蔡邕獨斷曰夏以十三月爲正十寸爲尺律中太簇言萬物始簇而生故以爲正也殷以十二月爲正九寸爲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大勝助黃鍾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爲正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八寸爲尺律中黃鍾言陽氣踵黃泉而出故以爲正也

周正自建子而民事則以夏時故逸周書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我周改正易械以垂三統至于敬授人時巡狩烝嘗猶自夏焉孔子曰吾得夏時焉故曰行夏之時至漢武帝魏文帝始定用夏時建寅也

古曆有六象黃帝曆元起辛卯　顓帝用乙卯　虞用戊午　夏用丙寅　商用甲寅　周用丁巳　魯用庚子　秦用顓帝曆　漢因秦用乙卯或云用殷曆故通鑑編年朔日兩存之也

曆日按堯典曰曆象日月星辰未嘗言曆日字也周禮馮相氏以會天位注謂合此歲日月星辰宿五者以爲時事之候若今曆日大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

日直其也又引孝經説曰故敕以天期四時節有早晚趣勉趣時無失天位皆此術也以此觀之曆法已備于漢是漢世巳謂之曆日矣

元初用劉宋日曆名曰大明曆遼金皆用之故元亦因之易名曰授時曆

年本作秊从禾千聲取禾一熟也故又曰稔亦謂歲一稔也釋名進也進而前也中數曰歲朔數曰年年是據有氣之初歲是舉年中之稱

歲木星也从步戌聲俗作山非也越也越故限也木星曰歲星越歷二十八宿宣徧陰陽十二月一次是

一年行一次十二次而周天行一次而四時功畢故
謂年曰歲天氣始于甲地氣始于子子甲相合故名
曰歲年禾一熟歲騎兩稔九月建戌故从戌推步起
也次者第也又位次也曰歲次者蓋言歲行在某也
太歲在四仲則歲行三宿太歲在四孟四季則歲行
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行二十八宿故十二歲
而周天也漢志曰天一晝夜而運過星從天而西日
違天而東日行與天運周在天成度有曆成日日周
于天四時備成孫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
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至朔同在日首謂之

部部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太史公以十
九年爲章七十六年爲部五百一十三年爲會一千
五百年爲紀四千五百年爲元
歲古作遂史記注引陸賈楚漢春秋云三老董公入
十二遂封爲成侯遂即歲也今文从步从戌年至戌
而終乃秦人以十月爲歲首前此未有也崔希裕略
古篇歲作㞢
歲差法元熊太古曰古人善曆有歲差之法郭太史
言自漢至今凡十次差故作簡儀以考中星作土圭
十五尺長以驗日景又以蓋天仰而覩日之所纏皆

前代所未有也是以授時曆日測月驗永終無弊又
嘗遣使十四輩分隸十四處于夏至日測景長短徃
徃千里差一寸而地之高下水之緩急皆得而知之
上都去大都千里而近其高四十里也日之廣千里
星之廣百里或七十里五十里故王畿千里象日之
廣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象星之大小
也日景每千里差一寸愈南則日短而夜長愈北則
日長而夜短大都在地東北故夏至日晝六十二刻
夜三十八刻若洛陽有周公測景臺夏至日又晝六
十刻夜四十刻矣

漢志曰元歲之閏陰陽災經經歲四千五百六十年
災歲五十七年者謂五十七年爲陽九百六也注四
百八十年爲陽九之會入元一百六年爲百六之厄
陽九陽七陽五陽三陰九陰七陰五陰三皆災歲也
月闕也十五稍減故曰闕也本太陰之精以象其形
因其圓缺有度故一闕爲一月歲有十二月月凡三
十日本三百六十六日天順動而不止不能無小失
故節減其六日又減小月六日以順天象三歲足得
一月餘六日故三歲而閏又餘六日積二歲又餘二
十四日故五歲再閏从門从王周禮閏月王居門中

是也俗作玉者非閏之言潤也云曆長就短也年以日月十二會爲一周故止于三百五十四日而成年歲以星度中朔術爲一周故三百六十六日而後成歲必五歲餘兩月而後五氣之氣始備而度始周此所以再閏而無餘日七閏而無餘分也

史記年表秦二年後九月盖秦不置閏爲後九月盖以十月爲正朔故于常閏之歲率歸餘于終而爲後九月也取左傳所謂歸餘于終之義漢因之不改自高帝至文帝皆書後九月是秦漢皆以建寅之月爲正月也太初九年始改歲自正月而起正朔曆數合

而爲一矣

漢紀秦二年十月文穎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即位周火德以五勝之法勝火者水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爲歲首又元年冬十月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至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爲歲首秦正月如淳曰以十月爲歲首而正月更爲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古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曆之後記事者追改之也以十月爲歲首即謂十月爲正月今此眞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漢初曆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前漢之末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

宋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楊文鎰建言曆日六十甲子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爲支干相承雖止于六十本命之外卻從一歲起首並不見當生紀年若存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使期頤之人猶見本年號令司天議之司天請如上旨即印新曆須行上可之

日實也从口从一太陽之精不虧象形也以其一度一見故爲一日歲有四時時各三月月有節氣有中氣[illegible]而始爲節自始至終之半爲中

刻鍥[illegible]漏也鍥漏箭以候日晷曰刻故因謂晷度

曰刻古制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晝夜中六十刻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前二刻半爲明日入後二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裨于晝則晝多于夜五刻夏至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晝三十五刻夜六十五刻春秋分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從春分至夏至增九刻半夏至至秋分減亦如之從秋分至冬至減十刻半從冬至至春分增亦如之漢初大率九日增減一刻至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日晝夜百刻律令所謂言日者以百刻是也百刻分布

十二時每時得八刻三分刻之一今曆初一二三四刻止立初初刻正一二三四刻止立正初刻各得六分刻之一總計一時八刻之外有二小刻二十四小刻共爲四刻始合百刻析而數之二十四小刻合九十六刻以成百二十刻

節竹約也从竹即聲制也止也故限時而成節有四時有八節五日爲一候候待也節氣若有所伺也月有六候故一歲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即六氣而成時故二十四氣爲一歲也七十二候後魏始載于曆故今因之

建樹也置也定法也凡戌時北斗之杓指于方位之初則爲節斗杓指于方位之中則爲中氣一月一招搖而指故名月建閏月則月内無中氣乃戌時斗杓指于兩辰之間杓料柄也从杓聲北斗之星凡七第一星故名杓又云自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自東而南而西而北从寅而至丑終也歲从戌推步而北斗之占亦自戌時見星爲始故回回曆白羊宮于辰亦在戌也

月初日朔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與日同度謂之朔弦弓弦也月半之名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月之上半曰上弦下半曰下弦東漢志曰日月謂之合朔日月相去近一遠三謂之弦注上弦初七八下弦二十二三

望月滿也與日相望如朝君也漢志日月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爲弦全照乃成望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月大十六日望月小十五日望間有十四十七望者

月盡曰晦晦灰也月死爲灰光盡似之也漢志曰以月及日光盡體伏謂之晦注陕近陽則晦二十九日小盡三十日曰大盡

日與天會而有氣盈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小餘八也月與日會而有朔虛即曆書所謂大餘五十四小餘三百四十八也大餘日也小餘分也五歲再閏而無餘日十九歲七閏而無餘分曆書所謂無大餘無小餘也

社地主也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上所宜之木

王爲郡姓立社曰大社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也以社爲后土者蓋社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共工氏有子句龍爲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今民間或十家五家共爲田社是私社也社必春秋者重農事也月令近春分秋分前後戊日爲社日禮之所謂元日元吉也必戊者土也蓋立春立秋第五戊爲社若節在戊日午前則六戊節在戊日午後只五戊是也

伏伏藏也伏有初伏中伏末伏三日乃六月之節四氣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于立秋以金代火金

畏火故至庚必伏三伏皆庚金故也周時無所謂伏起于秦穆公二年初作伏祠或曰文公或曰始皇今按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第五庚爲末伏若五庚在立秋前則第六庚爲末伏也

王衡杓建天之綱也日月初躔星之紀也今之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皆太陽所躔之次舍也

歲德五行同須異位之德歲合五行相合之辰奏書天之掌記博士貴人力士凶神也太歲君也太陰土星之精其后妃也將軍金星之精方伯之神蠶室其妻也長短星潮候也其餘不可盡名無多泥也

建除家即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閉十二名也

天文家即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二十八宿是也

星禽衍法角木蛟　亢金龍　氐土貉　房日兔
心月狐　尾火虎　箕水豹　斗木獬　牛金龍
女土蝠　虛日鼠　危月燕　室火猪　壁水貐
奎木狼　婁金狗　胃土雉　昴日雞　畢月烏
觜火猴　參水猿　井木犴　鬼金羊　柳土獐
星日馬　張月鹿　翼火蛇　軫水蚓二十八宿酉

陽雜俎以爲有姓有形皆不稽之談也

九宮之法即洛書之數也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以後天卦位配之一白坎二黑坤三碧震四綠巽五黃中宮六白乾七赤兌八白艮九紫離也九宮七色見乾鑿度

唐會要曰曆中九宮天蓬星太乙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衡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今曆中但列其色于下方而不著其名世人謂之曰

飛九宮

十干者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也干犯也屬陽故曰天干出甲于甲奮軋于乙明炳于丙大盛于丁豐楙于戊理紀于巳斂更于庚悉新于辛懷妊于壬陳揆于癸陰陽合德化生萬物也　甲本戈甲或曰拆也萬物甲拆而出也　乙本魚腸或曰萬物屈曲而未伸也　丙本魚尾或曰萬物炳然著見也　丁本蠆尾又萬物壯實之形也　戊本武又萬物之茂盛也　巳本几又萬物有形可紀識也　庚本鬲或曰萬物堅強而收斂也　辛本被罪或曰萬物方盛而

見制也　壬本懷妊　癸本草實或曰冬時如土旣平萬物可揆度也

十二支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也支象竹之枝葉下垂也分也度也屬陰故曰地支　子人子也孳也陽氣始生于下也　丑手杻也寒氣屈曲而尚紐也　寅髕也　卯牖也又冒也萬物冒地而出也　辰本日月星之名又伸也萬物伸而已出也　巳本虵屬巳也陽氣畢布巳盡也　午牾也交布也陽氣愕而忤也　未木之滋也又昧也日旣中而陽[illegible]幽也　申持簡也又萬物申束以成體也　酉卣也就也萬物熟而成就也　戌本戊咸又殺也萬物將滅息也　亥本豕屬又核也萬物堅核而收藏也

太歲在甲曰閼逢一作焉逢萬物欲出閉塞而未通也在乙曰旃蒙一作端蒙旃存也蒙冒也萬物萌動蒙甲而出也在丙曰柔兆一作游兆萬物生枝布葉柔輭兆圻也在丁曰強圉萬物剛勝也在戊曰著雍中央和養萬物也在巳曰屠維萬物各成其性屠別維離也在庚曰上章萬物畢生而章明也在辛曰重光萬物將就成就而再新也或誤作昭陽在壬曰玄黓歲終包妊萬物而深藏也在癸曰昭陽陽氣萌動

萬物將顯也或誤作重光此歲陽也

月在甲曰畢乙曰橘丙曰修丁曰圉戊曰厲巳曰則庚曰窒辛曰塞壬曰終癸曰極此月陽也

大撓占斗建作甲子以支干爲配　甲巳土乙庚金丁壬木丙辛水戊癸火此十干化五行眞氣也　甲乙見子丑午未爲金見戌亥辰巳爲火見申酉寅卯爲水　丙丁見寅卯申酉爲火見子丑午未爲水見戌亥辰巳爲土　戊巳見辰巳戌亥爲木見寅卯申酉爲土見子丑午未爲火　庚辛見午未子丑爲土見辰巳戌亥爲金見寅卯申酉爲木　壬癸見申酉

寅卯爲金見午未子丑爲木見辰巳戌亥爲水一以天干爲主一以地支爲主故不同也

十二辰之肖　子曰鼠前四爪陰後五爪陽　丑曰牛屬陰蹄分四爪　寅曰虎陽五爪　卯曰兎陰缺唇四爪　辰曰龍陽五爪　巳曰蛇陰雙舌　午曰馬陽火蹄圓單蹄　未曰羊陰蹄分四爪　申曰猴陽五爪　酉曰雞陰四爪　戌曰狗陽五爪　亥曰猪陰蹄分四爪

正五行　甲乙寅卯木　丙丁巳午火　戊巳辰戌丑未土　庚辛申酉金　壬癸亥子水　乾金巽木坤艮土此以支幹屬五行也　五行相生者生者左旋故以中央土生西方金金生北方水水生東方木木生南方火火復生中央土此河圖之生數也　五行相剋者剋者右轉故以中央土而剋北與西北之水水剋南與東南之火火剋西與西南之金金剋東與東北之木木又剋中央之土此洛書之剋數也

五行生剋制化者生中有剋者盖木生火火盛則木爲灰燼火生土土盛則火遏滅土生金金盛則草木不生金生水水盛則物沉溺水生木木盛則水阻溢此生中有剋也　剋中有生者盖木剋土土厚則喜

木剋是爲秀聳山林土剋水水盛則喜土剋是爲樽節堤防水剋火火盛則喜水剋是爲既濟成功火剋金金盛則喜火剋是爲煅煉全材金剋木是爲斧斤斵削此剋中有生也總名之曰五行家

李淳風作六十花甲子歌甲子乙丑海中金（子水爲湖又水旺之地兼金死于子墓于丑水旺而金死墓故曰海中金也）丙寅丁卯爐中火（寅三陽卯四陽火既得地又得寅卯木以生之天地開爐萬物始生故曰爐中火也）戊辰己巳大林木（辰原野巳六陽木至六陽則枝葉茂以茂盛之木而在原野之間故曰大林木也）庚午辛未路傍土（未中之木而生午位之旺火火旺則土受刑土之始生未能育物猶路傍土故曰路傍土也）壬申癸酉劍鋒金（申酉金之正位兼臨官帝旺酉金既生旺則誠剛矣剛則無踰于劍鋒故曰劍鋒金也）甲戌乙亥山頭火（戌亥爲天門火照天門其光至高故曰山頭火也）丙子丁丑澗下水（水旺于子衰于丑旺而反衰則不能爲江河故曰澗下水也）戊寅己卯城頭土（天干戊己屬土寅爲艮山土積而爲山故曰城頭土也）庚辰辛巳白鑞金（金養于辰生于巳形質初成未能堅利故曰白鑞金也）壬午癸未楊柳木（木死于午墓于未木既死墓雖得天干壬癸之水以生之終是柔弱故曰楊柳木也）甲申乙酉井泉水（金臨官申帝旺酉金既生旺則水由以生然方生之際力量未洪故曰井泉水也）丙戌丁亥屋上土（丙丁屬火戌亥爲天門火既炎上則土非在下而生故曰屋上土也）戊子己丑霹靂火（丑屬土子屬水水居正位而納音乃火水中之火非龍神則無故曰霹靂火也）庚寅辛卯松柏木（木臨官寅帝旺卯木既生旺則非柔弱之比故曰松柏木也）壬辰癸巳長流水（辰爲水庫巳爲金長生之地金生則

水性已存以庫水而逢生金則泉源終不竭故曰長流水也
甲午乙未沙中金 午火壯之地火旺則金敗未爲火衰之地火衰則金冠帶敗而方冠帶未能砍伐故曰沙中金也
丙申丁酉山下火 申爲地戸酉爲日入之門日至此時而藏光故曰山下火也
戊戌己亥平地木 戌爲原野亥爲木生之地夫木生于原野則非一根一株之比故曰平地木也
庚子辛丑壁上土 丑雖土家正位而子則水旺之地土見木多則爲泥矣蓋曰壁上土也
壬寅癸卯金箔金 寅卯爲木旺之地木旺則金羸又金絶于寅胎于卯金既無力故曰金箔金也
甲辰乙巳覆燈火 辰爲食時巳爲禺中日之將中艷陽之勢光于天下故曰覆燈火也
丙午丁未天河水 丙丁屬火午爲火旺之地而納音乃水水自火出非銀漢不能有也故曰天河水也
戊申己酉大驛土 申爲坤坤爲地酉爲兌兌爲澤戊己之土爲加于坤澤之上非其他浮薄之土也故曰大驛土也
庚戌辛亥釵釧金 金至戌而衰至

亥而病金既衰病則誠柔矣故曰釵釧金也
壬子癸丑桑柘木 子屬水丑屬金水方生木金則伐之猶桑柘方生人便以爲蠶故曰桑柘木也
甲寅乙卯大溪水 寅爲東北維卯爲正東水流正東則其性順而川澗池沼俱合而歸故曰大溪水也
丙辰丁巳沙中土 土庫辰絶巳而天干丙丁之火至辰冠帶巳臨官土既庫絶旺火復與生之故曰沙中土也
戊午己未天上火 午爲土旺之地未中之木又復生之火性炎上及逢生地故曰天上火也
庚申辛酉石榴木 申爲七月酉爲八月此時木則絶矣惟石榴之木復結實矣故曰石榴木也
壬戌癸亥大海水 水冠帶戌臨官亥水臨官冠帶則力厚矣兼亥爲江非他水之比故曰大海水也
鬼谷子作納音六十甲子納音蓋六十律旋相爲宮
也一行合五音十二律納六十音也凡氣始于東方

而右行音起于西方而左行故四時始于木木傳于
火火傳于土土傳于金金傳于水五行始于金金傳
于火火傳于木木傳于水水傳于土納音與易納甲
同法也　六十甲子曆也納音律也支干納音之別
也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
土五行之中惟金木有自然之音水火土必相假而
後成音蓋水假土火假水土假火故金音四九木音
三八水音五十火音一六土音二七此不易之論也
何以言之甲己子午九也乙庚丑未八也丙辛寅申
七也丁壬卯酉六也戊癸辰戌五也巳亥四也甲子

乙丑其數三十有四四者金之音也故曰金戊辰己
巳其數二十有八八者木之音也故曰木庚午辛未
其數三十有二二者火也土以火爲音故曰土甲申
乙酉其數三十十者土也水以土爲音故曰水戊子
己丑其數三十有一一者水也火以水爲音故曰火
六十甲子皆然此納音之所起也
黃鍾黃中色鍾種也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
大呂呂旅也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　太族
族奏也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　夾鍾陰夾助太族
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　姑洗洗潔也陽氣洗物

孳絜之也　中吕微陰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　蕤賓蕤繼也賓導也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　林鍾林君也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　夷則夷傷也則法也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　南吕南任也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　亡射射厭也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亡厭已也　應鍾陰氣應亡射該臧萬物而雜陽閡種也周伶州鳩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

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曰太族所以金奏贊揚出滯也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錯也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者無貳也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道也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吕助宣物也二閒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閒中吕宣中氣也四閒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閒南吕贊陽秀也六閒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留青日札卷之十二終

留青日札卷之十三

錢塘田藝蘅子埶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大明大統曆解

正月不曰一月而曰正月者歲之首月取其端正故史記名端月云二世二年正月也正本去聲从一从止當也是也君也小雅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注正讀曰政以純陽用事爲正陽之月也秦始皇名政政一作正以正月旦日生故名正時避諱故讀如征然禮記緇衣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漢書敘傳奕世宗

正並叶音征今當改正也正必建寅者所謂夏正也又爲陬月故曰孟陬陬仮隅也孟陬東北陬也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律中太簇律者候氣之管以銅或竹爲之中猶應也太簇律長八寸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也寅髕也陽氣動去黃泉欲上出陰尚強也象㞢不達髕寅于下也故曰引達于寅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格起也萬物承陽而興起也攝提星名隨斗杓建十二月格木長貌又正也舉也　立春正月節立建也置也从大立一之上也春蠢也陽也从日艸春時生也蠢也

蠢與也歲之始萬物蠢蠢然出也春爲青陽東方少陽之色也物生乃動運故爲規所謂東方之神太皡乘震執規司春是也立春者春氣始建也如初成立也　初五日曰東風解凍冬則北風結凍春則風自東來木氣通火故温而解凍也爾雅謂之谷風

次五日曰蟄虫始振九月之末蟄虫咸俯則至冬而皆藏矣春至而蘇始振動而將出未出也　又五日曰魚陟負氷魚寒則伏于水底陽動而濳鱗升起上游而背負于氷也故月令作魚上冰　雨水正月中雨去聲水需雲間自上而下也水象衆水並流中有

微陽之氣而陽氣既動散而爲水也天一生水故水自天而雨北風凍之則凝而爲雪東風解之乃散而爲水　初五日曰獺祭魚獺似狐而小青黒色膚如伏翼从頼或作獱一名水狗水居食魚者取魚祭天乃敢自食報本也其祭也圓鋪水象也能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斃此類之不推也淮南子曰鵲巢知風之目獺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移穴也或曰獺一歲二祭然後漁人入澤梁　次五日曰候鴈北鴈隨陽鳥也知時候以保身有去就之義而不失序一名朱鳥一名陽鳥寒則來于江南熱則歸于塞北故至

此則漸返于北矣世傳衡州有回鴈峰鴈至此不過遇春而回故又曰過彭蠡之北也涿州有鴈塞山上有大池水鴈皆棲集故名鴈塞月令作鴻鴈北秋令曰鴻鴈來又曰鴻鴈來賓冬令曰鴈北鄉皆取其知時也熊太古言右開平五月見鷗鷺鴉鶻在彼七月回大都見其南歸又靈川秋分時衆鳥自湖南又廣西春分時又皆出廣則隨陽之鳥不特鴻鴈也　又五日曰草木萌動即禮之所謂區萌達也屈生曰勾芒直出曰萌萌而曰動尚未至乎甲拆也惟此一句乃月令天地和同草木萌動之文

二月建卯曰仲春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律中夾鍾夾鍾律長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一曰如月如從隨也从女从口女子從人之命也言隨正月如相從也卯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卯茂也謂陽氣生而孳茂也故曰冒茆于卯太歲在卯曰單閼單音然盛也閼塞也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自塞止遮壅也　驚蟄二月節正月而蟄虫始振者至此而奮然震驚而蟄皆啓發矣　初五日曰桃始華桃者五木之精仙木也故草木萌動之下即繼之曰桃始華始或曰讀作試華榮也本音華呼

瓜切木謂之華吕氏春秋作桃李華埤雅作小桃花又曰其性早華故先百木　次五日曰倉庚鳴倉庚鶬鶊鸝黃也一名商庚一作鶬鶊黃離黃鸝黃鶯楚雀摶黍或呼黃離留黃栗留黃袍金衣公子其色初黧黑而後純黃亦應節趨時之鳥故出幽谷遷喬木而睍睆好音爾雅黃鳥鳴而蠶生是也但今江南清明後而蠶始生二月或太早又三月盡鶯始出谷而鳴不知月令何早也水中黃刺魚亦名黃牙魚能變黃鶯余親見一箇已變前一半而尾尚未蛻者　又五日曰鷹化爲鳩鷹鷙鳥也一名題肩一名征鳥一歲曰

黃鷹二歲曰鴘鷹次赤也三歲曰鶬鷹今通謂之角鷹頂有毛角也鳩鶻鳩鷽鳩之類也九鳥曰鳩能鳩聚陽氣又鵴鳩曰今之鷹也鷹大而鳩差小鷹鷙而鳩差馴孟春時生育氣盛故鷹感之而化爲鳩耳且草木蕃茂翅弱爪柔自不能搏擊如化而善也夏小正曰仲秋鳩化爲鷹復變而之不仁故不記也因形移易曰化其非因形移易者直曰爲言其與化又異也古人以鳲鳩爲秸鞠爲布穀引詩鵲巢鳩居爲證則非也居鵲巢乃今之鸜鵒毛色別種與布穀絕不相類且布穀自能營巢而不巧故名之曰拙鳩俗言拙布穀者以此又以鳩爲鶻鵃鶻鳩春來冬去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或曰即鶥鳩似斑鳩小于斑鳩者曰鳴鳩即鶉鳩鵓鳩即布穀之音轉也又以鳴鳩即鶻鳩誤矣或亦方言之不同也但後穀雨中曰鳴鳩者是可知其爲名非上鳴字是虛字也　春分二月中分判也裂也半也春九十日至此而前後判裂各半而適中也陽生于子而終于午至卯而中分陰陽相停故晝夜相停各五十刻無長短之差月令所謂日夜分是也　初五日曰玄鳥至玄鳥燕也其色玄也其名自呼曰鳦亦作乙聲多稍小者漢燕

紫胸輕小者越燕胸斑黑聲大者胡燕又曰沙燕白者名天女一名鷙鳥一名鷾鴯或作意怠夏小正曰至者入人室屋也春分至秋分去亦知時鳥也　次五日曰雷乃發聲雷陰陽薄動生物者也古作靁从四田二回自子至卯積四陽而復雷乃發聲所以四田也陰陽回薄所以二回也乃象氣出之難亦繼事之辭也發起也舒也揚也興也故曆法春夏曰發秋冬曰斂是也單出曰聲聲震激而猛疾則爲霆故霹靂者天之怒氣也　又五日曰始電電陰陽之激曜也與雷同氣發而爲光故淮南子曰雷以電爲鞭或

曰雷出天氣雹出地氣故雹从坤省殄也乍見則殄滅也夫陽微則光不見二月陽氣漸盛以擊于陰其光乃見易大壯二月之卦以雷在天上得名又曰雷雹合而章故曰雷光也月令始雹之下曰蟄虫咸動啓戶始出是立春之始振月初之驚蟄者至此而畢發無遺矣又素問王冰注雷乃發聲之下有芍藥榮芍藥香草制食之毒者莫良于芍藥故獨得藥之名所謂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草謂之榮與此不同兄令芍藥四月始榮故知其僞也

三月建辰日季春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律中姑洗一曰竊月竊本作窉从宂从丙丙位南方萬物炳然天地陰陽之門戶陽功將成陰光以起也辰震也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故曰振美于辰太歲在辰曰執徐執持守也揗因也留也徐緩也即月令所謂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如向之執持之物至此而舒散也　清明三月節東南之風曰清明風季春之時適當方位萬物皆齊乎巽矣何潔齊而顯著乎故曰清明也在地者莫清于青水在天者莫明于日月也　初五日曰桐始華桐榮桐木也華而不實今名白桐最大可為棺槨墨子桐棺三

寸是也故又曰榇桐此外木之以桐名者甚多其類有三種似梧而無子者曰青桐一名榇色白葉似青桐有子肥美可食者曰梧桐一名梓桐生山岡花苗紫色子可壓油者曰岡梧俗名油桐油讀作去聲惟此種稍白桐耳白桐知歲氣每年一枝生十二葉閏則十三葉故可作琴瑟也非其類者四種曰赬桐夏花紅如火曰紫桐花如百合曰刺桐出泉州曰胡桐出鄯善淚可以汗金銀後漢書哀牢夷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華白毳取毳淹績織以為布　次五日曰田鼠化為鴽鼠穴蟲名善盜晝伏夜動也鴽牟母也田鼠形大頭似兔尾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一名鼢鼠鴽即今鵪鶉一作䳺鶉乃似鴿而小者爾雅宜以為鴿誤矣故蔡邕曰鶉鴿是也鼠陰而鴽陽陽氣盛故陰化為陽也淮南子曰蝦蟆化鶉性淳不越橫草無常居而有常匹熊太古言在廣東八月見魚化為鶉南北各不知也　又五日曰虹始見虹螮蝀也狀如蟲故从虫虹攻也純陽攻陰之氣又曰陰氣就交于陽映日而光莊子曰陽炙陰成虹禮疏云日照雨滴則生雙出鮮盛者雄闇者雌一名美

人蜺又名挈貳蜺說文于霓下注曰屈虹陰氣也斗
精失度則霓見態王惑于晷皆曰不當交而交天
地之淫氣也盖陽氣下而陰應則為雲而雨陰氣起
而陽氣不應則為虹也一名天弓又曰帝弓或曰有
質其首如驢故能入溪飲水吐釜成金又似妖物也
王冰注田鼠化為鴽下有牡丹華牡丹花也一名百
兩金一名鼠姑廣雅謂之木牡丹唐人謂之木芍藥
此時雖當華古人不重始紀于晉而盛稱于唐亦偽
也　穀雨三月中穀續也百穀之總名也雨亦去聲
時可播種雨其穀于水亦自上而下也吳鄉風俗每

于清明後浸種穀是也　初五日曰萍始生萍水草
也蕃滋生一夜七子無根而浮常與水平故曰萍又
無定性隨風漂流故曰藻萍青藻紫楊花入水化為
浮萍一名水花一名水白今廣有麻藻異種長可指
許葉相對聯綴不似萍之點點清輕也萍乃陰物靜
以承陽故曝之不死惟以盆水在下承之而虛閣萍
于上以曬之即枯死矣　次五日曰鳴鳩拂其羽鳴
鳩鶻鵃也此時穀雨之後故曰布穀一名撥穀雌雄
追逐鳴而過擊其翅若鼓翼拍其身而直刺向上亦
陽氣使之也天晴則呼其牝雨則逐之俗言喚婦逐

婦常聞其聲故曰鳴鳩其形小如斑鳩說者不觧鳴
字是名故以為即鷹所化者真誤矣　又五日曰戴
勝降于桑戴勝織紝之鳥頭上花毛成勝時蠶生之
候若自天而降下于桑亦氣使之也一名戴鵀按相
如傳西王母皜然白首戴勝而穴處盖勝者婦人首
飾即漢所謂華勝也今江南桑時之鳥白頭黑衣而
未嘗見其勝乃專集于桑以食葚子者其有勝者則
緑衣黃襟而不降于桑且非其時所必有也
四月建巳曰孟夏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律中中
呂一曰余月余舒也故語之舒曰余言萬物至此而

舒散暢茂也巳巳也陽氣巳出陰氣巳藏萬物見成
文章故巳為蛇象形象蛇之變化有文章也故曰巳
藏于巳太歲在巳曰大荒落荒遠也大也有也亦寛
廣之義落非凋零之謂乃居也始也萬物大盛磊落
布濩也一作芒落或曰四月正陽亦名正月皆去聲
此又人所罕知者　立夏四月節夏假也物假大乃
宣平故曰大夏楚詞收恢台之孟夏恢大也台胎也
氣大而育物也夏曰朱明一曰長嬴即恢台也至此
而夏氣始建立也　初五日曰螻蟈鳴一名螻蛄一
名螜夏小正曰螜則鳴一名天螻一名仙姑一名碩

鼠又曰螻蛞俗曰土狗臭蟲也或曰螻蝈蛙也非
是穴土中好夜出又好入室偷燈火以返穴俗謂之
替鬼役也雄者喜鳴善飛雌者腹大羽小不能飛食
風與土廣志曰會稽謂之蝭蛞　次五日曰蚯蚓出
蚓本作螾其爲物不息引而後申故曰却行一名蜿
蟺一名曲蟺一名蜷蚓一名土龍善鳴于土中故又
曰歌女老者白頸俗名陽顯即古稱蚓廣東名朐䏰
陰而屈者乘陽而申見也皆陰氣始而螻蛞蚯蚓應
之也蟲自有一種名臭蟲者人遂以蚓非臭蟲殊不
知此物亦臭故說文本草皆以爲臭蟲也但陸德明

鄭康成皆以爲蛙非矣　又五日曰王瓜生通志曰
王瓜曰土瓜曰騤姑曰鉤瓤曰菲芴均房閒曰老鵶
瓜又曰菟瓜其根可生食類瓜故得瓜名而鄭玄以
爲菝葜誤矣圖經以爲生平野田宅及墻垣葉似栝
樓烏藥圓無丫缺有毛如刺蔓生五月開黃花花下
結子如彈丸生青熟赤根似葛細而多糝又名土瓜
一名落鵶瓜今藥中所用也鄭玄以爲即草挈本草
作菝葜王冰王瓜生作赤箭生即此也蓋以其色赤
故耳所謂赤箭藥名況月令是月聚畜百藥是也俗
名瓜蔞一種小而微尖色紅但圖經以爲又名土瓜

非也土瓜自是一種如山藥土蔙可生食今又一種
形微長而圓有肉如刺色白熟則漸黃亦有黃白種
種可生食自名黃瓜今俗人誤此以爲王瓜因其音
之近也又通志赤箭曰離母曰鬼督郵曰合離曰獨
搖曰定風有風不動無風自搖又獨活亦曰獨搖草
得風不搖無風自動又鬼督郵亦曰獨搖草而徐長
卿赤箭俱有鬼督郵之名而實異若以王瓜根爲可
生食即今名青木香也　小滿四月中小滿者萬物
至此而小得盈滿也有小滿而無大滿者何也蓋節
氣因時物兼人事而人事不可以大滿也非若寒暑

與雪可以兼小大也　初五日曰苦菜秀苦菜今野
苦苣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脆美可茹爲菜而味苦
故名蔡邕以爲苦蕒菜俗呼苦馬菜鷰兒菜通志曰
白選又野生褊苣人家常食曰白苣即萵苣與苦
[illegible]八月撒子漫種兒老圃書故埤雅亦曰生于寒
秋經冬歷春至夏而秀也[illegible]褊苣不可
食即別一種說文之所謂草名也詩采苦采苦誰爲
荼苦其甘如薺故可食內則濡豚包苦是名萵苣者
也但注以爲荼即荼則誤之甚矣今韻荼云本作荼
而荼字說文亦以爲苦荼即今荼苦也鮑氏遂以爲

感火氣而苦味成殊不知荼有三四種而荼字下又曰菜名可知矣又有一種葉似苦苣而汁白花黃似菊者一曰芽秀一名英荼詩有女如荼是也況荼茗檟蔎荈皆木一種五名安得謂之菜也秀出也榮也茂也美也草木之華曰秀故曰吐華曰秀若以不榮而實謂之秀而乃病之曰苦菜不實則不知秀有兩義矣王冰注作吳葵華說文葵菜也夫葵爲百菜之王唐本草注吳葵云即關河閒謂之苦菜夏小正作王萯秀也　次五日曰靡草死靡草名感陰氣而死柔而委靡不勝至陽而死也呂氏春秋任地篇孟夏

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注昔終也三葉謂薺葶藶菥蓂也董仲舒曰葶藶枯于仲夏是也　又五日曰麥秋至麥繼絕續乏之穀秋種厚薶謂之麥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說文曰芒穀今大麥有芒小麥無芒又有䅘麥一曰麰麥即來麥或曰大麥又曰短粒麥夫百穀以秋爲成熟之期惟麥夏熟故以夏爲秋而曰麥秋至月令曰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也王冰作小暑至夫小暑乃六月一節安得又入候中或即白露降太一候也復爲白露八月節之謂與

五月建午曰仲夏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律中蕤賓一曰皐月說文皐白之進也从白从本意者白爲秋氣之色至此而陽已極陰逆生故秋欲亢也或曰皐局也萬物至此而各有局限部分也午梧也五月陰氣午逆陽冒地而出也蓋陽極陰生午者正衡之地午象逆衡也故曰咢布于午太歲在午曰敦牂敦大也牂盛也萬物大盛也　芒種五月節麥穀皆爲芒種種上聲說文類也又種去聲埶也布之也此時有芒之種可以布種故今人作芒種作去聲當也

初五日曰螳蜋生堂蜋有斧蟲故曰拒斧訛曰拆父

一名蟷蜋一名不蝎以其能捷飛故名天馬其子曰蜱蛸又曰莫貈陰氣始起殺蟲應之而生故能捕蟬而食深秋生子木間一殼百子至此時則破殼而出可以入藥一名桑螵蛸類從曰螳蜋之氣含之生火蚯蚓之塵背酒起霧　次五日曰鵙始鳴鵙一作博勞百勞伯勞左傳名伯趙喙黑似鷃鶡而大賊害之鳥故俗名鳳凰皂隸夏至來冬至去應陰氣之動不能翺翔直飛而已一名鶗鴂離騷恐鶗鴂之先鳴也百草爲之不芳蓋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也一作鶗鴂南蠻之聲似之故曰鴂舌之人又名

巧婦易林曰鵙必單棲鷙必匹飛蓋惡鳥故單棲也俗曰逐瘟因其聲惡言能逐瘟氣追人魂也亦作逐瘟則感陰而鳴是蓋起于曹植惡鳥論以伯勞爲尹伯奇所化故俗惡伯勞言所鳴之家必有凶是也鵙善制虵故曰鵙鳴在上虵蟠不動鵲鳴在上蝟反不行夫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陰氣至而鵙鳴可績之候　又五日曰反舌無聲反舌鳥名禮記疏百舌鳥也以其能反復其舌隨百鳥之音故名至此感陰氣而無聲俗名泥百舌歐陽永叔詩百舌子莫道泥滑滑宮花正好愁雨來暇日方催花正發是以百

舌即泥滑滑之故今亦名之曰泥百舌也飲春水而開口飲秋水而閉口故梅堯臣百舌詩一冬常噤默乘春何多舌周書反舌有聲讒人在側故杜甫云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蓋陰氣之應巧言之象也又易通卦驗冊鉛餘論作蝦蟆無聲而人皆信之蓋注疏以反舌爲蝦蟆惑之也殊不知蝦蟆蛙屬此時正鳴而劉禹錫百舌吟云數聲不盡又飛去又云天生羽族爾何微則蝦蟇豈有羽而能飛者況結之曰南方朱鳥一相見索莫無言蒿下飛即所謂無聲也
夏至五月中至到也極也陽氣假大夏到此而至極也故曰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初五日曰鹿角解山獸屬陽角支向前一陰始生感之而角自退落今家所畜麕鹿每歲驗之時日不爽及出時數夜即長以盆水照之新出角少不端正則又能觸落而復換是尤異也　次五日曰蜩始鳴蜩大蟬也或作蟺楚曰蜩宋衛曰螗鄭曰蜋秦晉曰蟬形聲大而黑紫色曰馬蜩俗名老全全則越人蟬音也無口而旁鳴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曰蟬脫藥名也一名枯蟬曰伏蜻蟟者能鳴雌者瘂而無聲亦名蟪蛄夏生者夏死夏生者秋死故莊子曰蟪蛄不知春秋惟本草以爲

蚱蜢誤矣蓋蚱蜢尖頭尾蟲也生于草中非生于楊柳上今小艇之形似之故曰蚱蜢也蜩乃蜣蜋脫殼而成蜣蜋即蛣蜣黑甲蟲能轉糞土爲圜故又名弄丸又之羽化如尸解而去其鼻高目深者名胡蜣蜋亦屬陽故夏至而鳴也　又五日曰半夏生半夏藥名白而細圓夏之半而生感乎陰也月令半夏生之下有曰木堇榮故王冰從之木堇槿也櫬也花朝生暮落故名舜一名日及一名蕣華
六月建未曰季夏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律中林鍾一曰且月且薦也陽氣薦進之極也又多貌詩籩豆

有且是也亦謂陽衆多也未味也五行木老于未象水重枝葉也故曰昧薆于未太歲在未曰恊洽言陰欲化物而陽氣漸和合也　小暑六月節暑熱也月初暑氣猶小也　初五日曰温風至温煗也暖也南方火温熱之風至也　次五日曰蟋蟀居壁悉蟀蓋也一曰蛬蛩又名蜻蛚似蝗而小正黒有光澤如漆有角翅即今趣織俗作促織生野中羽翼漸成而居穴之壁壁垣也漸寒則自宇而漸入于牀下矣一種二尾能鬬一種三尾不能鬬俗名油葫蘆乃如蟋蟀者詩義問曰悉率食蠅而化語曰趣織鳴嬾婦驚蓋

催寒之蛩也　又五日曰鷹始摯摯本作鷙或作鵟搏擊也禮注䟽獸摯从執从手鳥鷙从執从鳥是也氣未肅殺故鷹始摶擊以迎金氣故月令作鷹集蚤鵟記又作鷹乃學習盖可見矣　大暑六月中熱至此而大也　初五日曰腐草爲螢即螢火蟲夜飛腹下如火故曰即照又名熠燐一名挾火一名據火一名夜光宵燭一名丹良丹鳥朽爛之草所化陽明之極則幽陰之物亦感之而化無情而生有情也明堂月令作腐草爲蠲爾雅曰熒火即照是熒即螢也説又蠲明也是矣又曰蠲馬蠲从虫益聲　象形則又似詩所謂熠燿宵行者是名宵行虫形如蠶夜行地上疾下有光古今注辨之曰熠燿非螢生卑濕處尾後帶火古人因其有光或亦卑濕腐草所化故誤以螢爲蠲耳愚謂螢草螢也盖有二種淮南子作蚈者水螢也唐子卿有賦曰水螢有虫惟虫能天彼何爲而化草此何事而居泉腹可自持故無耿于蟹足能自運亦何憐于蛇色動波間狀珠遼于合浦影懸潭下若星聚于潁川故知此爲水螢也　次五日曰土潤溽暑濕熱也土氣濕潤而暑氣欝蒸也　又五日曰大雨時行土氣成暑暑極成雨大雨及時而行所以退暑而迎秋也或曰皆東井之所主也

錢塘田藝蘅子藝著
倩徐懋升[illegible]校

大明大統曆解

七月建申日孟秋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律中夷則一曰相月相助也導也儐也周禮出接賓曰儐人詔禮曰相言秋之迎夏相扶助導引而成物也申神也陰氣成自申束从臼自持也又曰身也萬物身體皆成就也故曰申堅于申太歲在申曰涒灘涒大也灘水濡而乾也言萬物收斂而乾實也或以灘爲修也而云修長　立秋七月節秋揫也物揫斂乃成熟故禾熟曰秋一曰白藏一曰素商秋爲矩少昊乘兌執矩司秋是也秋至此而建立也　初五日曰涼風至涼薄寒也西南方風曰涼風至此而凄清之氣至焉故六月之風曰溫而七月之風曰涼陰之代陽也周禮所謂火見而清風戒寒也禮記作盲風至目無眸子曰盲亦揫斂之意也　次五日曰白露降露陰之液和氣潤澤津凝爲露也白西方秋金之色天之陰氣成液下降爲白露而潤物也　又五日曰寒蟬鳴蟬小如蜩今名枝嘹言在樹枝上鳴其音嘹繞可

聽也即啞蟬初瘖及得寒露冷風乃鳴故易義論云秋風至而寒蟬吟俗作蜘蟟非也形小而青綠色聲接續而急疾所謂寒螿鳴夕者此也多爲水中黑殼蟲所化俗名蝦鼈蟲乃蜻蜓以尾點水生子水草上而青鮹魚食之腹脹孕蟲噬破母腹而出身似蟬而小及蛻乃爲蟬也亦屬陰感秋而鳴者有蜩先鳴故此不復言始也寒蟬爾雅曰寒螿是名即鳴鳩之謂也　處暑七月中處止也息也暑熱至此而止息　初五日曰鷹乃祭鳥二月而化爲鳩者至六月而始摯今則感金氣之肅殺而乃搏擊飛鳥矣然必先祭而後食者亦猶獺之報本也或以爲有胎之禽則不擊故曰義鳥今則不然雖當春亦殺雛而食之未見其義也月令天子法此故于其下文曰戮有罪征不義一作始行戮亦論其常耳　次五日曰天地始肅秋氣清而陰陽始振肅也故下文曰不可以贏　又五日曰禾乃登禾嘉穀之總名登升成也禾至此而乃熟也故曰農乃登穀

八月建酉日仲秋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律中南呂一曰壯月壯大也健也故易二月之卦曰大壯注威盛強猛之名是也今八月亦爲壯月者豈二月

為春之盛八月為秋之盛故與或曰壯傷也故郭璞
以淮呼壯為傷今此名出自淮南鴻烈篇而又皆無
所解故余釋之如此酉就也季秋可為酎酒成熟也
故曰畱熟于酉亦曰飽也老也古文作丣丣為春門
萬物已出酉為秋門萬物已入故一丣閉門象也太
歲在酉曰作噩作起也爲也生也噩嚴肅貌言萬物
皆作起而嚴肅也天文志作詻亦作㗖咢鄂音義同
或則以噩為零落則非也　白露八月節前七月次
五日既日白露降矣而此復以為節者秋金色白陰
氣漸重露茫茫而白也其下文又曰盲風至盲風疾

風也盲者閉暗之稱當建酉闔戶之月故其風謂之
盲風又謂之閶闔風　初五日曰鴻鴈來六曰鴻小
曰鴈正月之候鴈北歸沙漠者至此而復自北而來
南矣言北而不言南者自中國言故曰來也淮南子
作候鴈來說文以鴻為鴻鵠則誤矣鵠黃鵠大水鳥
也又曰白鵠詩疏羽毛純白似鶴而大肉美如鴈是
也又小鳥曰鵠鵠射取其雞中皆非鴈類又鴈有鴚
鵝倉鴚之名　次五日曰玄鳥歸春分而燕至者今
則自南而北矣說者皆以燕為北方之鳥也殊不知
其來也言至而未嘗言南其去也言歸而未嘗言北

非若鴈之明言北者故今江南山谷中土人掘石穴
往往見蟄燕成窟蓋畏寒而服藏土窟耳或曰燕蟄
于水底非皆歸北也豈所謂胡燕歸北越燕歸南而
漢燕留漢也與　又五日曰羣鳥養羞養供也羞食
也衆鳥藏食以自育將以備冬也所謂命有司趣民
收斂務畜菜者以此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秋分八
月中秋至此而平半故亦曰日夜分也　初五日曰
雷始收聲春分而雷乃發聲者至此而收聲君斂聚
其聲于地中陰收捕陽而萬物隨氣以入故易地中
有雷曰復雷藏澤中曰隨也　次五日曰蟄蟲坏戶

器未燒㕭坏鎔物之始也居內半門曰戶　立春而
蟄蟲始振者至此而入土復培益其戶使之漸小可
以通明出入尚未至于寒而塗墐也故下文曰殺氣
浸盛陽氣日衰蓋蟲畏寒而自避也　又五日曰水
始涸立春東風解凍之水正月中之雨水大暑大雨
時行之水至此而乾渴非真乾渴也水固曰涸若消
斂而不復滿盈故曰始涸蓋春夏氣至而水生秋冬
氣返而水降也今或連年入九十月之後大雨橫行
洪水汎濫可謂不時而不涸矣調燮何居
九月建戌日季秋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律中無射

一曰玄月玄黒赤色微也幽遠也象幽而入覆之也九月之天色似之且陽微而幽深萬物入覆也一曰暮商戌滅也陽氣微萬物畢成陽下入地戌合一也五行土生于戌盛于戌故曰畢入于戌太歳在戌曰閹茂閹閉也茂草木盛也言閉藏萬物之盛也故一作掩茂或以茂爲冒是冒即閹也非是　寒露九月節露在七八月而白昔至此則寒冷而將凝矣　初五日曰鴻鴈來賓白露節鴈先來者爲王此時來者皆後至矣故爲賓通書作來濱以爲水際蓋賓濱之誤也先至者豈獨不來水際乎　次五日曰雀入大

水爲蛤雀依人小鳥也故名家賓今曰麻雀通作爵故月令作爵入大水蛤蚌屬曰蜃非也泰人謂之牡厲說文曰燕所化又魁蛤一名復累曰老服翼所化即用此理也惟此雀乃黄雀也蛤乃白蛤也大水乃海也國語云雀入大海爲蛤舊云風寒氣肅入海而變蓋黄雀自海外而來初時輕細後食中國稻粱肥重飛不能越海故多沈溺而變蛤也其油一點成一蛤大小因之府東惠州志海中黄雀魚八月化爲黄雀十月後入海復化爲魚古今注雀入水不則多淫泆蓋雀交不一鳥之最淫泆者也　又五日曰菊有

黄花菊治蘠也一名日精本草菊華一名節華注有兩種一莖紫氣香味甘可食一莖青作蒿艾氣味苦名苦薏本作鞠通作蘜月令从鞠黄中央土色土盛于戌故菊之黄華應其時也故桃桐之花不言色而菊獨言黄又菊有紅白紫黒數十種而獨重其黄貴中色也故易之坤土旺之極亦取象曰黄裳蓋可知矣　霜降九月中露草霜也露者霜之始白者寒寒者結而爲霜矣霜喪也成物者其氣慘毒物皆喪也霜露皆陰陽之氣陰氣勝則露凝而爲霜易之坤曰履霜堅氷至所以爲陰凝也周語曰駟見而隕霜隕

降也　初五日曰豺乃祭獸月令作豺乃祭獸戮禽豺狼屬狗聲長尾白頰色黄體細瘦故謂之豺棘以獸祭天亦如鷹之報本也其祭方鋪金象也必祭而後食是春夏之時豺當餓死矣蓋食獸者其常而至此乃一祭以更始也獺鷹皆然此亦古人所未道者也　次五日曰草木黄落霜後枝葉皆黄而凋落也故下文曰乃伐薪爲炭　又五日曰蟄蟲咸俯秋分之蟄蟲坏戶者至此寒凜皆垂其首而不食故下文曰咸俯在內皆墐其戶也淮南子曰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向而爲戶王水此下有日景天華

十月建亥曰孟冬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律中應
鍾一曰陽月老陰之極將復爲陽喜之也太初又曰
畢月畢終也陰盡而陽復來也左傳曰良月良善也
重盈數也亦曰暢月暢充也言萬物充實也一曰上
冬言爲冬之始也一曰小春言日暖如春也亥荄也
有微陽起接盛陰萬物之荄皆動也盛陰感陽物皆
含育于內亥人之懷妊也故曰該閡于亥太歲在亥
曰太淵獻淵深也獻進也萬物大小深藏以迎陽也
或以大淵獻爲困敦夫歲在子曰困敦此誤易之
立冬十月節冬終也藏也物終藏乃可稱冬曰元英

陰極而冬始建立也　初五日曰水始冰冰仌凍也
本作仌象水凝之形而冬亦作冬从古仌字也結陰
成冰積冰曰凌冰壯曰凍冰流曰澌冰解曰泮冰始
凝而至乎壯也　次五日曰地始凍寒而土氣凝結
冰漸壯故地凍而未至于拆也　又五日曰雉入大
水爲蜃雉鳥名即山雞有十四種盧諸喬一作鷮鳴
鷩秩海翟山鷩卓翟搖一作鷂鷂鵗鷷爾雅曰鷂
雉鷂雉鳪雉鷩雉秩雉海雉鸐雉山雉鶾雉鵫雉漢
曰野雉禮曰疏趾五采成章故曰華蟲也蜃蛟屬世
言雉與虵交而禮記注謂雉由于虵化故以雉子爲

蜃埤雅亦曰似虵而大腰下盡逆鱗即蛸類也而淮
南子玉篇諸家皆以蜃爲大蛤亦曰蚌屬本草大蛤
曰車螯一名蜃又曰車輪海島吐氣成樓臺與蛟龍
同是又爲蛤類矣當從禮注爲是或曰大水淮也晉
語曰雉入于淮爲蜃卅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
故司閉或即雉入大水爲蜃也蛇求于龜則爲龜求
于雉則爲蜃一曰蜃狀似螭有耳有角背鬣紅色獨
鷹田鼠曰化爲鴽鴽而腐草雀雉止言爲而不言化
者何也蓋改其舊質謂之變馴致于善謂之化因形
而易謂之變離形而易謂之化書大宗伯合天地之

化注能生非類曰化鷹化爲鳩身在而心化也鼠化
爲鴽雀雉化爲蛤蜃皆據身亦化故能生非類按此
則鷹不離形雀雉亦當爲化矣豈月令之省文邪余
意鷹鼠皆有害于物故曰化所謂馴致于善也若夫
因形離形之說則前論備之矣變化序曰鵲之爲猿
虵之爲鼈孔雀雖有雌雄將乳之時登木哀鳴虵即
與交而雉亦與虵交晉武庫中虵化雉　小雪十月
中雪凝雨說物者也綏也水下遇寒而凝綏綏然下
也天地積陰溫則爲雨寒則爲雪五穀之精也寒未
盛故雪猶小也　初五日曰虹藏不見三月虹始見

者至此則隱伏而不見陰陽不交故似蹴之也文子
曰至治之世虹霓不見夫婦過禮則虹氣盛　次五
日日天氣上升地氣下降　又五日日閉塞而成冬
天地交則通而爲泰不交則閉塞而爲否故月令曰
天地不通此四時之所以終而成冬也
十一月建子曰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律中
黃鍾一曰辜月辜臯也有自新之義十一月一陽復
生故爲物將自新也月令亦作暢月子併足爲併者
在縈縈也孳也孳孳無已也夜半陽氣起人承陽萬
物滋因以名辰故曰孳萌于子太歲在子曰困敦困

故廬也从木在口中舊所居廬木久而困弊也故又
曰窮也極也敦去聲竪也大也丘一成爲敦丘言陽
氣困弊之極而漸高大或誤以此爲大淵獻是月也
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蕩動也　大雪十一月節寒
盛故雪大也　初五日日鶡鴠不鳴鶡似雉黃黑色
故名曰褐性勇猛善鬬終無負期于必死一死乃止
漢書作鶡雞一作鴇漢書鶡雀注音芬或曰本作鴇
假借作鶡又云大而色青則鴇自是一種爲非鶡也
此皆鶡字之義並不言鶡鴠至于鴠則曰渴鴠一作
鴇鴠曷旦渴旦詩作盍旦鴇曷皆音渴鴠旦同似鷄
晝夜常鳴求旦之鳥故詩曰相彼鴇鴠尚或惡之鳴
急旦也十月之時夜甚短鳴鴠求旦故人惡之今冬
至將來一陽復生故不鳴蓋鶡鴠本陽鳥感陽而聲
默又名倒挂則其好陽可知矣恐卽今嶺南之倒挂
鳥遇寒極而鳴郭璞亦云似鷄冬無毛晝夜鳴卽寒
號蟲淮南子陳皓方氏亦然信無疑矣不然則鶡本
勇雉漢書魏賦並不言其鳴否唐詩簡鳥啼渴旦京
藥墜相思卽此相思子乃今之紅豆也　次五日日
虎始交虎山獸之君感微陽之氣故雌雄始交今世
諺云虎交一世　又五日日荔挺出荔草名似蒲而

小根可爲刷本草馬蘭江東呼旱蒲多植于階庭挺
一枝也獨也挺然勁直之貌故荔挺可以爲刷傅亮
冬至詩梨荔迎時薑是也一名蠡實或曰卽馬薤也
陳皓不識以爲香草蓋香草乃薜荔或又以薜荔爲
壯如烏韭韭也薜荔自是昔邪垣衣之類俗名鬼饅
頭舊名木饅頭如果之名荔支非荔之本名也月令
鶡鴠不鳴之上有曰冰益壯地始坼于十月水始冰
地始凍之文尤相發明此上有芸始生芸香草可以
辟蠹　冬至十一月中孝經說曰至有三義一陰極
之至二陽氣始至三日行南至故曰冬至至日夜半

子時之半而一陽生葭灰起日晷漸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也周正建子為正月人統也　初五日曰蚯蚓結立夏而出者至此寒極而交結如繩矣蚯蚓亦曰鳴砌結者穴居首陽下向陽動則穴而上首故其身結而屈也　次五日曰麋角解麋形大如鹿澤獸也屬陰角支向後一陽始生感之而角自退落如夏至之鹿角解也麋四目其二夜目目下有竅夜即能視故淮南子曰孕婦見麋而子四目也角重者二十餘斤自生至[illegible]月之久頓長也陸佃曰麋陽獸角始生而後護耳陽獸何以遇陽而解非也　又五

日曰水泉動天一生水水原曰泉秋分而水涸立冬而冰至此一陽動于九地之下而水泉亦動于九淵之下矣但萌動而未流也

十二月建丑曰季冬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律中大呂一曰涂月涂路也旅塗也九軌曰涂通達之道二陽漸長萬物亨通也古無途字俗作途丑紐也萬物動用事象手舉有所執也故曰紐牙于丑又昧爽為丑人皆起有為也太歲在丑曰赤奮若赤陽色易乾為大赤是也奮揚也奮在田上鼓翅輕疾也若順也亦豫及之辭言陽氣奮發而萬物無不順其性也

小寒十二月節寒尚小也　初五日曰鴈北鄉鄉去聲面也禮依南鄉書席南鄉易嚮明通作向白露而鴻鴈來寒露而鴻鴈來賓者至此將避熱而歸漸向北而飛及立春之後則盡北矣　次五日曰鵲始巢鵲本作舄又作誰在木上曰巢鵲知太歲所在作巢背太歲向太乙巢取木杪枝不取墮地故一名乾鵲古云乾鵲知風是也又冬至架巢至春乃成吳人占巢卜水旱高則水低則旱也生子後則鸜鵒奪而居之所謂惟鵲有巢惟鳩居之諺云喜鵲窩得生血出八哥得窩見成窠是也鸜鵒俗名八哥鵲鳴則有吉

慶來故名喜鵲諺云喜鵲叫好事到是也又曰見鵲上梁者必貴出埤雅　又五日曰雉雊說文雊雉鳴也文明之禽感陽氣而有聲故又曰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雷在地中雉性精剛獨知之應而鳴也埤雅作雉始雊師曠曰雉交不再故紀之　大寒十二月中寒威至此而極大矣　初五日曰雞乳雞知時畜稽也能考時也生于曰乳感陽氣而生育也今四時皆生此其正候耳埤雅作雞始乳此下有款冬華款冬花生于水底董仲舒曰款冬華于嚴霜是也　次五日曰征鴈厲疾鷹曰征鳥凡雕隼鶻鷂能征伐禽

獸者通名之也埤雅作鷙鳥殺戮不辜白厲病惡來急曰疾至此而剛猛迅速陽漸長至于四則將化而馴也 又五日曰水澤腹堅下有水鍾曰澤腹厚也身中也堅固也剛也立冬而水始氷大雪而氷益壯至此則自薄而厚自厚而固水澤之腹皆結實所謂連底凍也故月令又曰氷方盛水澤腹堅命取氷以入凌人之職也

按秦相呂不韋集儒士使著所聞爲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每篇首皆有月令今禮記所載即其文也宋黃東發論之詳矣蓋月令固非盡述二代

之制亦非立爲秦人一代之制呂不韋姑集衆聞而天時行事若可垂訓記禮者又從而取之頗多呂氏本文爲是而禮記傳寫差訛爲非如候鴈北誤作鴻鴈來溽暑誤作辱暑蟄蟲咸俯在穴皆墐其戶誤以穴爲内諸家曲爲之說而不敢以呂氏證之若夫王瓜生作王善生涼風至作凉風至雉雊雞乳分二候而作乳雉雊則又呂氏之誤而當從月令者也學禮者正之可也

留青日札十四卷終

留青日札卷之十五

錢塘田藝蘅子秇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丁

丁當也值也萬物盛于丙成于丁其形中正象心也今人年二十爲成丁古者四十歲曰丁蓋人壽以百歲爲期一千十年故丁在四十彊仕之時蘇武丁年奉使是也漢景天下男子年二十而始傅晉武令男子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以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爲

老小不事宋孝武以十五至十六爲半丁十七爲全丁隋二十一成丁煬帝二十二成丁唐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我朝法人年四歲即附籍十五以下曰不成丁無差役十六以上曰成丁始有差役七十以上及廢疾得免差役

六尺之孤

六尺之孤周禮國中七尺野外六尺皆不從征六尺年十五七尺年三十夫自十五至三十方作七尺又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

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

漢老弱未傳者悉詣軍

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之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癃蓋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未二十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皆發之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

豚犬

人呼巳子曰犬子又曰豚兒謂賤之也漢司馬相如少時好讀書學擊劍名犬子師古曰父母愛之不欲稱斥故為此名也王脩名狗子類之推曰北土名兒為駒為豚然古者名子不以畜牲以其廢祀也而周公名子曰禽孔子以鯉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蟣虱至於展禽解狐司馬牛之類比比皆然則又烏在其為不以畜牲而重名也又呼兄弟之子為猶子言猶巳之子也古稱隴西人呼犬子為猶子是猶子即犬子也況猶亦獸名故从犬又總名之曰豚犬若劉景升直豚犬耳越語范蠡欲速報吳使國民衆多令國人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三十不娶皆罪父母生丈夫與酒三壺犬一生女子與酒一壺豚一所謂豚犬蓋幼幼之事也又南史皇太子齊武帝時小史易名犬子梁武丁貴嬪生廬陵威王武帝謂其父道遷曰賢女復育一男答曰莫道賭狗子世人以為笑

寳寳保保

今人愛惜其子每呼之曰寳寳蓋言愛惜如珍寳也亦作保保或作阿保人則以為保抱護恤之意殊不知保保者元人尊重之稱如曰丞相王保保又元史勇士洪寳寳我朝曹國公李文忠亦稱李保保見草

木子

周歲周年

今小兒生日周歲死者曰周年吉凶之稱未嘗混也所謂推步起戌故以歲為始也周年即朞年唐明皇諱隆朞故改為周年一作祺匝四時也

鹽口馬丁

今百姓計口而納鹽糧國制須民以鹽乃收其鈔國初沈留公差自杭赴京奏杭州市民不務生理專服美麗衣服出入公門結交官吏説事過錢壞法害民太祖曰浙江等處及直隸府州市民着他見丁出錢

買馬往北地當驛站去今爲丁田馬丁云

養老

有虞氏以燕禮　夏后氏以饗禮　殷人以食禮
周人兼用之　有虞氏深衣而養老　夏后氏燕衣
而養老　殷人縞衣而養老　周人玄衣而養老
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庶老于下庠　夏后氏養國
老于東序庶老于西序　殷人養國老于右學庶老
于左學　周人養國老于東膠庶老于虞庠即西膠
五十曰艾（髮蒼白色如艾也又歷也長者多更歷也）　異粻　養于鄉
不從力政　而爵　始衰　杖于家

漢高帝舉民五十以上有行能爲鄉三老升縣三老
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
魏文帝舉民望五十以上守素衡門者授令長
六十曰耆指使而將入于老也周禮八十曰者不從
力役指事使人也又音義云至也至老境也則六十
曰耆爲是　宿肉　養于國　不與服戎　不親學
非肉不飽　杖于鄉　歲制
隋文帝六十爲老乃免丁役
七十曰悼（悼愛也）　貳膳　養于學達于諸侯　不俟朝
不與賓客之事　致政唯衰麻爲喪　非帛不煖

於國　七十曰老　時制　又曰古希古所少也
八十曰耋（至老）常珍　月告存　齊喪之事弗及
杖于朝　月制　拜君命一坐再至　非人不暖杜
子美詩暖老須燕玉謂燕趙美婦人如玉也
漢八十者二筭不事（注免二口之筭賦也）　漢文帝賜米酒肉
唐太宗八十以上粟二斛　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
九十曰耄（忘昏）飲食不離寢膳飲從于遊　日有秩使
人受（君命）　雖人不暖　天子欲有問則就其室以
珍從　日脩惟絞紟衾冒死而后制
漢九十者一子不事（注蠲其賦役）　漢文帝賜帛絮

武帝有受鬻法給米粟爲糜爲復子若孫令得身率
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唐太宗九十以上粟三斛
百歲曰期頤人生以百年爲期頤養也又與朞同
唐太宗粟三斛加絹二疋加版授又侍五人
洪武十九年六月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凡耆老年八
十以上鄉黨稱善貧無產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
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賜帛一疋絮一斤若有田產
足以自贍者止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
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賜爵鄉士天下富
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以上賜爵社士咸許

冠帶與縣官平禮免雜泛差徭正官歲一存問給賜
之物本州縣委敎篤生員按月詣門禮送毋得給與
陳粟著爲令上復諭禮部試尚書李原名曰尚齒所
以教敬事長所以教順虞夏商周莫不以齒爲尚而
養老之禮未嘗廢是以人興于孝弟風俗淳厚治道
隆平曩者詔天下行養老之政尚慮有司奉行不至
爾其以朕命申之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行脩練達
時務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太祖諭禮
部郎中鄭居貞曰古之老者雖不任以政至于咨詢
謀謨則老者閱歷多而聞見廣達于人情周于物理

有可資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力衰耗則不能勝
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太祖曰政爲比來有司不體
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
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
經豈可槩以耄而弃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
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于
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洪武詔賜京師民七十
以上天下民八十以上爵里士京師民八十以上天
下民九十以上爵鄉士名稱甚奇孟子友一鄉之善
士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春秋豫讓國士漢韓信
國士戰國魯仲連天下士里士鄉士皆有所本也
宣德二年二月詔民年八十以上每名給絹一疋綿
布一疋綿一斤肉十斤酒一斗米一石錢塘縣民人
潘士庶等四十名皆如數給賜

十九世同居

三世同居蔡邕　後漢樊重
四世同居隋劉君良　唐高安崔鄆宋繼鄧文瑞
三從同居牛敬則
五世同居奉新陰幼述　晉桑虞子子桑　桐廬戴
元益　王復謙

六世同居建昌洪文撫
七世同居太原郭儁　溫州趙友　杭州俞舉慶
八世同居宋貴州劉懷　潞州邢濬
九世同居唐張公藝
十世同居宋觧州董孝章
十一世同居銅陵阮鍾倚
十八世同居唐德安陳克
十九世同居會稽裘承詢大中祥符四年旌表門閭
其後二三百年猶號義門真難事也我　朝惟金華
浦江鄭氏家法過之見宋景濂義門記豈非聖世之

人瑞哉

老戒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今有八九十歲而勤渠貪惏無止者真馬牛也余子幼造宅之戒身親犯之

龍鍾

今人年老行動不便曰龍鍾自來多不解其意余以爲鍾聚也故說文曰如天之鍾美是也蓋言能至于老則蟠聚而不能奮飛故以之稱老年翁也如鮐背之類也李濟翁以爲鍾即涔者謬矣

尚父　仲父　亞父　仲兄

周太公曰師尚父劉向曰師之尚之父之　又曹操吳越王錢鏐　宦官李輔國漢唐皆稱尚父　又士人稱輔國曰五父猶今之顯宦稱賊臣嚴嵩爲乾爺者不下三五十人　又周宣王子尚父　齊管仲秦呂不韋皆曰仲父　蜀廣漢太守夏纂請高士秦宓爲師友祭酒號仲父　魏道武稱奚牧曰仲兄　又項羽稱范增曰亞父　假父見秦史　又唐張全義

公

禮志曰古人相呼曰公而宋顏延之怒人呼公　鉅公天子　上公　宰公　相公　國公　明公　府公見史書　丞公韓子稱縣丞　大公酒工又杙工

門子

卿之適子曰門子言將代父當門者也正室皆謂之門子鄭玄云正室適子也今以門子而加于官府隸役之身獨何與又家有長子曰家督春秋戰國時大夫之冢嫡亦稱太子見孟孫智伯趙襄子等傳禮卿大夫之支子爲側室賈誼非有仄室之埶

大漢

我　朝直殿將軍專選人材長大者故曰大漢南方人少餘杭吳某正德間曾選中在元名鎮殿將軍亦

曰大漢今許將軍老而退直在寒族長不過九尺

長人

河圖龍文曰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以東大秦國人長十丈又東十萬里佻人國長三丈五尺又東十萬里中秦國人長一丈天之東南西北極各有銅頭鐵額兵長三千萬丈又有金剛敢死力士長三千萬丈天中太平之都有都甲食鬼鉞而兵長三千萬丈神異經西南大荒中人長一丈腹圍九尺一名無不達西北海外人長二千里兩脚中間相去一千里腹圍一千五百里名曰無路之人東南隅大荒中有林父高

千里腹圍百輔崔鴻前秦錄曰苻堅以乞活夏默爲左鎮郎胡人護磨那爲右鎮郎奄人申香爲拂蓋郎各身長一丈八尺並多力善射每食飯一石肉三十斤苻健皇始四年長人見新平長五丈河流大屨一隻長七尺三寸指長尺餘魏咸熙大人見襄武長三丈脚跡三尺二寸宋南渡武林兄妹二人各長一丈二尺隆慶三年筮國人施六來投軍門長一丈六寸是年又商邺衛指揮僉事陳律腰大十圍腹垂幾至于膝重三百八十斤惜不甚長耳

朱儒

我君小子朱儒是使國人謂襄公曰小子謂臧紇曰朱儒蓋武仲短小故也與侏儒同後漢書朱儒國在東海女王國南四千里人長三四尺拾遺記貟嶠山有陀移國人長三尺廣延國人長二尺杭城此種人甚衆其所生子則又皆長也

竫人

郭璞讃竫人小人也音淨𨛬子原詩竫人長九寸漢武東郡送人長七寸名曰巨靈東方朔神異經西海外鵠國人長七寸西北荒中小人長一寸光武時潁川人張仲師長二寸又見胸九成所紀人腊事此種往往有之矣嘉靖三十四年衢州商人胡秀號碧泉在餘杭新街頭楊一松家寓下攜一小人至長可一尺眉目鬚髮種種皆備乃男子也約年五十餘歲云至海東大洋中泊岸時忽風浪中得此同輩男女一十七人衆商救之各分其一乃以朱紅鳥籠盛之承以木板以米水食之口中但聞作唧唧聲不知所言何事見人亦不驚懼能周旋其間倦則睡息此即竫人國人也務光黄帝時人皇甫謐云其長七寸

遳人

遳七禾切今作矬與短矮同从矢方言曰[illegible][illegible]短也

遳脆見文選又唐書王伾傳形容遳陋

笨人

今言人之不鄉溜者曰笨音奔去聲从竹从本故粗率也晉書豫章太守史疇肥大時人目爲笨伯宋書王微粗笨朱子不學誤以孔明爲盆

儓儗人

李太白送魏萬詩五月造我語知非儓儗人今人或作獃騃說文騃馬行仡也韻會病也癡也音呆海篇作儓𠏉儓相戲謂曰獃廣韻字也至于戲罵人曰窒浸阿獃言死人也回回俗老人舍身窟浸而死百年

後得之可爲藥故曰蠻人番言木乃伊是也

骨懂

今賣雜玩寳貨肆曰骨董鋪侁池筆記陸道士詩投醪骨董羮鏑內掘窖盤游飯盌中蓋羅浮潁老取飲食雜烹之名曰骨董羮則骨董之義可知矣又稱人之出身好者曰骨董想亦此意而唐天寳初玄宗游華清宫有劉朝霞者獻駕幸温泉賦有曰骨懂雖短伎藝能長則又當爲骨懂矣夫懂乃懵懂字心亂也豈方言然與

執古執方頭

今人謂不通時宜者爲執古謂不圓活轉變者爲執方頭執古見唐盧仝詩云莫執古方頭見陸魯望詩云方頭不會王門事

惡客

黄庭堅以不飲酒者爲惡客故云破卵扶頭把一杯燈前風味喚仍回高陽社裏如相訪不用閑攜惡客來元次山以非酒徒即爲惡客故曰將船何處去送客小回南有時逢惡客還家亦少酣二公以惡客之名贈此輩極佳予以爲不能詩者亦當名之曰惡客蓋皆敗人清興故也

忙人

忙从心从亡忘亦从心从亡亡有傍正之不同耳如慚之與慙悺之與悹懈之與懈諍之與諍可以通用者大不相同矣猶忡之不可以爲忠怡之不可以爲怠怙之不可以爲怘也意者人心健忘則忙矣列子宋有病忘者家語魯有大忘者孔子謂顏淵曰吾與汝忘是皆心安而善忘者若有心而偏則甚忙矣

閑人

閒之爲義或曰月到門庭方是閒也古皆从日與間同其音稍與耳閒亦人之所難得者杜牧之有云不是閒人閒不得願爲閒客此閒行吳興因建得閒亭余性極愛閒而閒中不能静處尋詩問酒灌卉調禽實無暇時因憶韓致堯有云書墻暗記移花日洗瓮先知醞酒期須信閒人有忙事早來衝雨覓漁師玉山樵人可謂同調矣

聖人昏仕非禮

禮三十而昏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孔子二十而生鯉四十強仕堯十三而佐封禹十二而爲司空何也

老人閉房開房

男子六十而閉房以[illegible]衰也重性命也七十大衰寢

非人不賤故復開房余謂古人所稟純厚而又三十始婚故可以至六十而後寡慾若今人則所稟既已漓薄而又未弱冠而遽有室則當五十而閉房可也如不能飲者酒家有進户法謂以酒漸漸誘之以開其量余嘗謂惟壯者可以強之使進若年老而血氣漸衰則力不足以勝杯酌亦當以漸而減名之曰退户法亦所以重性命也詩人所云衰頹借酒紅又非復開其户之謂邪

大老

大老見孟子　宋江州民呼公曰大老見侯鯖録

元老詩　二老伯夷太公今杭婦稱貼夫曰二老　三灘老　峽中船人曰長年三老　四老漢四皓　五老舜臣五星精　又睢陽　八老淮南八公也　九老香山　又至道　天老杜甫稱宰相　閣老唐書楊綰傳　堂老　廷老皆宰相見史則今在殿中者可稱殿老　翰林院都察院之類可稱曰院老古今但稱院長　詹事府順天府之類當曰府老　大理寺之類曰寺老則爲和尚矣可發一笑　國老見史　守老即家長見禮　宗老　家老　卿老周官　村老　耆老　房老妾長年者　嘉靖末年風俗

原缺

忽變士大夫至于小民莫不相稱曰翁曰老諺云官無尊卑皆曰一老人無大小皆曰一翁此人孽也

不備人

月令先雷三日以木鐸循道令兆姓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玄女房中經雷電之子必病顛狂又祉日妊者生而白頭犯天譴也

生異類

虎之生豹鵲之生鶴鶡之生鵶雀之生鷂馬之生驢騾猶可謂之同類未甚相遠也至于鵰之生犬生蚍羊之生猪甚于羊狗與猪之生人豈莊子所論程生馬馬生人之謂邪兵部洪尚書公在四川報一民婦

產卵四五十枚如鷄鶩旦餘杭塘南人家鷄卵生牛後半身猶帶黃未化又猪生一人其身首俱人惟手足似猪嘉靖二十六年二月京師十王府前王健兒家猪生五子其一人首後二蹄人足生即能行又崇德羊生一人弘治間錢塘湖市民家生子一頭兩面二耳四足具男女形正德間邵主簿家在鎮江一產五女嘉靖初西溪婦生一子兩頭一身五臟在外十三年臨安一產四子長六七寸二十四年良渚王本妻生一男兩頭隆慶初餘杭周氏一產四蛇大異事

留青日札卷之十六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懋升玄華校

陳田同音

今人但知敬仲奔齊以田易姓以爲第用陳字之右腹耳殊不知形既存舊聲亦同音蓋尊祖敬宗不忘本始也今之田徒年切古亦如直珍切詩定之方中云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漢童謡亦云邪徑賊良田讒口害善人唐韓退之越裳操亦云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皆可見

矣通志但云陳氏爲田氏音訛也未詳此耳

以國爲氏

陳氏嬀姓初封虞城後封于遂今鉅野後封於陳今陳州治宛丘縣本太昊伏羲氏之墟舜傳天下于禹禹封舜之子商均于虞城周武王克商乃求舜後以備三恪得胡公滿封之于陳以奉舜祀或曰當周之興有虞遏父者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子滿而封于陳以奉舜祀滿號胡公往往以領胡之故而得此號成公元年楚王爲夏徵舒弑靈公遂率諸侯伐陳謂陳人曰無恐吾誅徵舒而已已而縣陳群臣皆賀申叔時不賀王問其故曰鄙語有之牽牛以蹊人之田田主奪之牛蹊則有罪矣而奪之牛不亦甚乎今君徵兵諸侯以討不義已而取之以利其地何以令于天下是以不賀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于晉而立之是爲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矣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哀公三十四年司徒招作亂楚靈王使公子弃疾帥師圍陳滅之使弃疾爲陳公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帝之族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于遂蓋商之興也存舜之後而封于

遂世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以舜居嬀汭故姓之曰嬀而祀虞帝且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五歲弃疾弑靈王而自立是爲平王欲和諸侯乃求陳悼太子偃師之子吳立爲陳侯是爲惠公湣公二十二年獲麟之歲也二十四年楚惠王使子西之子公孫朝伐陳而滅之子孫以國爲氏又廣陵之陳實劉氏魯相無子以外孫劉矯嗣河南氏志云侯莫陳之後亦改爲陳氏又白氏貴嬪初改爲陳氏是爲萬年之陳也按陳嬀姓也然伍員曰夏少康爲有仍牧正逃奔有虞虞思妻之以二姚是則又爲姚姓也

蓋嬀姓始于周姚姓自夏有之然則堯舜妻以二女而賜之姓者賜以姚也謂爲嬀誤矣自夏之前爲虞國至商爲遂國未知虞之存于商否然至周則遂虞皆爲姬姓國矣而胡公之陳爲嬀不復言姚矣

陳田始末

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凡八世路史曰五帝之中獨舜不出于黃帝虞幕生窮係生敬康生喬牛生瞽瞍舜起嬀汭以嬀爲姓至周武王封舜後滿于陳是爲胡公傳申公犀侯傳弟相

公皐羊傳中公子孝公突慎公圉戎幽公寧釐公孝武公靈夷公説傳弟平公燮文公圉桓公鮑傳弟厲公佗母蔡女也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筮之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太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自胡公至完凡十三世七年蔡人殺厲公傳桓公太子免之子利公躍五月傳弟莊公林傳弟宣公杵臼二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完懼禍奔齊乃齊桓公小白之十四年也桓公欲使陳完爲卿完曰羈旅之臣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爲工正工正者周禮冬官爲考工主器械者或曰掌百工也齊懿仲欲妻敬仲卜之占曰是爲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敬仲以陳字爲田氏或曰陳田聲相近也應劭曰始食菜地由是改姓田氏然齊無田邑完字敬仲史記曰謚也生田穉孟夷或作夷孟思生田湣孟莊一作孟芷或作閔孟克生文子田須無諫莊公厚客晉欒盈弗聽生桓子田無宇有力事莊公有寵生武子田開發子田乞乞事景公爲大夫以

小斗受賦稅以大斗予粟行陰德于民得齊衆心宗族益彊民思田氏使乞救范中行氏輸之粟逐國惠子斥晏孺子荼而立悼公陽生于家遂爲相專齊政生成子田常相簡公壬復修釐子之政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以田豹田乎行言殺監止子我遂殺簡公立平公驁常相之修功行賞親于百姓言于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五年齊政皆歸于常割安平以東至琅琊自爲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生襄子田盤一作壁作班他男七十餘人或曰百餘人盤相宣公使其兄

第宗人盡爲齊都邑大夫以有齊國生莊子田白一作伯相宣公生悼子田　次太公田和相宣公五十一年田會自廩丘反康公貸十四年和遷康公海上十八年和與魏巷衛會濁澤求爲諸侯文侯請于周天子許之十九年立和爲齊侯紀元年生桓公田午或曰午弑侯田剡及孺子田喜而兼齊生威王田因齊故齊康公卒絶無後奉邑皆入田氏自稱爲王以令天下最彊于諸侯生宣王田辟彊三晉之王皆朝于博望生湣王田地一作遂三十六年王爲東帝二月復爲王欲幷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

稱臣諸侯恐懼四十年樂毅入臨淄走莒淖齒殺之生襄王田法章安平君田單復齊生王田建四十四年秦虜王建遷之共齊人怨之歌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自完至和凡十一世自和至建凡九世歳壬寅呂齊絶歳庚辰田齊滅秦二世元年齊王田儋二年齊王田假一年齊王田都元年膠東王田市三年齊王田榮二年濟北王田安元年齊王田廣二年齊王田横一年起壬辰至丁酉而滅共六年漢興諸侯田並徙陽陵後又徙北平其族田角田間徙關中自春秋至漢代有聞人皆敬仲之苗裔也漢求帝後嬀昌爲始睦侯王莽時封田豐爲世睦侯一作代睦侯奉敬仲後子恢避莽亂居吳郡改姓嬀氏五代孫敷又改爲姚氏至後魏孝文詔訪舜後獲梁郡民嬀苟之復其家

第二氏

第二氏其先齊諸田漢武帝徙諸陵以門秩次第田廣之孫田登爲第二氏

第五氏

第五氏嬀姓齊諸田之後

第八氏

第八氏出陳留風俗通亦齊諸田之後田廣弟田英爲第八門因氏王莽時有講大夫第八矯皆以次爲氏也

荀田氏

荀氏之族見于後世者亦有田氏

田車氏

田千秋因賜小車改爲車氏後魏車焜氏亦爲車氏

田紇干氏

後周田弘爲大司空鴈門郡公賜姓紇干氏紇干氏本代人孝文帝復改爲干氏

田王氏

齊諸田子孫他徙者人稱之曰王家其後世遂爲王氏

田光氏

田光之後秦末避地以光爲氏故有光氏然田光有二曰先生者見信陵君傳曰守相走城陽見田儋傳

聞人氏

聞人氏風俗通少正卯魯之聞人其後遂以聞人爲氏然聞達之人皆謂聞人何必少正卯以惡聞也漢有太子少傳聞人通沛人治后氏禮宋大觀登科聞

人宏政和聞人穎立秀州人聞人韶金華令

闅氏

闅氏卽聞人也宋登科有聞見昌闅舜舉此皆以凶德爲氏也愚則以爲闅說文知聲也从耳門聲禮曰諓聞書曰敷聞曰無窮之聞詩曰聲聞曰令聞皆美稱也又安知不有名人者因之以得姓爲闅者乎又何必闅之同于聞人也況閿又地名弘農有閿亭前漢書有湖閿鄉孟康曰閿古聞字建安中正作聞如鄭興客受聞鄉是也又武帝經桐鄉聞破南粤故置聞喜縣今山西也安知不有名人者以地爲姓乎

田以事爲氏

漢王充論五音五姓之妄而曰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氏姓也以本姓則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吏王父字則田之氏姓因上世有事于田農如神農后稷遂師田畯之類或未可知也然胡公滿乃陶正之子其後不爲陶氏何也

姓

姓說文人所生也从女生聲乃曰古者神母感天而生子故从女則非也蓋男女無不由母以生故制字从女生也非特諧聲本會意也古作嵤囧窗牖麗明

象形也从生从囧象人生所自出之門戶也白虎通曰姓生也人所禀以生也故祖父之相生雖百世此姓不改唐玄宗問于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之後古者無民邪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此論極正非鑿空臆度之言譬如今之

大姓巨族之里其旁義男家生多竊附主人之姓以長其世數代之後遂莫能辨其真偽矣以今証古不亦尤著明也邪三代以前姓以別婚姻氏以辨貴賤三代以後姓氏浸廣年世既遠族類益繁於是以氏爲姓而索之族矣自五胡金元華夷大混又有以部落爲姓者有因功賜姓者有因過因形改姓者有避仇避難避嫌改姓者有慕前賢名字冒姓者有音訛及音同文異或文同音異轉姓者有省文省言轉姓者又國初禁從蒙古之姓小民畏懼乃併古之覆姓去其一字若皇甫之爲皇呼延之爲呼赫連之爲連

聞人之爲聞者又不可勝計也翰林編修吳沉爲千家姓表進凡一千九百六十八姓然尚有遺者

氏族

氏正義曰猶家也釋例曰別而稱之曰氏合而言之曰族曰姓氏者姓以繫統百世使不別氏以別子孫之所出言姓則在上言氏即在下如今云姓田氏姓聞氏也族者屬也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各自爲氏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夏之苡氏以吞薏苡而生也今作姒商之子氏以吞燕子而生也周之姬氏以履大人綦而生也推此可知矣

名

名自命也从夕口夕者冥不相見故口以自名也白虎通殷以甲乙名不以子丑名甲乙幹也子丑枝也後世不知此義以地枝名者多矣周禮子生三月妻以子見于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山川又若子已孤不更名左傳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于物爲假取于父爲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

職以山川則廢生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古者諱名不諱姓生曰名死曰諱今稱人曰尊諱非禮也

字

禮男子二十冠而字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字本乳也从宀子子亦聲王充曰古者立字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予字子我是也公羊傳曰名不如字古之

君子之名子也必以信義而擇淑令所以祥其名也不以官職所以殊其名也不以畜幣所以重其名也不以隱疾所以顯其名也遍告內外所以昭其名也書而藏之所以寶其名也賤者避焉所以貴其名也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名成乎禮字依乎名名字之本字名之末也故曰字以表德有德可表則表之令無德而字之則亦妄人而已適所以辱其名也又况降而爲號乎別號之興寔泉樗里兆于春秋蓋周末文勝之弊也乃今降及輿臺罔不有號嗟乎彼哉

單名兼名單字兼字

名之或單或兼示非一也春秋讖二名謂其無常也今爲吾子孫約以二十字爲兼名曰世益殷齊業嘉謀自祖貽允能承禾志方遂萬年思蓋欲其有序而不紊也然字亦有單有兼仲尼伯魚兼也臯陶字隤敳回字淵曾點字晳皆單也在後世則兼字通行矣

伯仲季

禮五十乃加伯仲白虎通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伯長也大也仲中也次也季少也末也風俗通曰氏于字伯仲季是也或稱孟仲季孟亦長也始也或稱伯叔季叔本拾也收拾之也周之有太伯仲雍季歷也魯之有孟孫叔孫季孫也文王時南宮氏之有二伯二仲二叔二季所謂周有八士也然重仲叔而不重伯孟者明長之不可二也伯夷仲遼而曰叔齊叔即季也猶叔世曰季世也伯牛仲弓之稱未必皆五十而後加也女子亦自爲伯仲法陰陽各有終始也十五通乎織紝之事思慮定故許嫁笄而字若伯姬孟子季女是也

子稱父名

古人質實不獨子思稱祖仲尼如漢爰種亦稱叔父盎字曰絲又張頵乃張堪之子至爲朱暉曰大人不

與堪爲友暉曰堪嘗有知巳之言則是子稱父名也

母稱子字

晁錯之父稱子曰公班昭女誡曰恒恐子穀負辱清朝子穀者曹成之字乃曹壽之子也魏畧單固字恭夏其母夏侯氏謂之曰恭夏汝本自不欲應州郡也我強故耳

人自稱其字

自宜呼名乃有自稱字者王猛誓衆曰王景畧受國厚恩王貞與齊王陳啓孝逸生于戰爭之季崔頤答豫章王書亦自稱祖濬隋帝亦稱曰崔祖濬聞一知

十元結與何員外書自稱曰次山白

田氏古諱不當犯

諱古人名厚道也况姓同乎後人避之毋自薄也因嘉靖間錢塘一輕薄子試于有司與世父同諱故著之編世父名在正德己卯科鄉試録中特小人無忌憚耳凡見于前者玆不重出聊録其行槩云

田穰苴 大司馬有兵法　田開之 周威公時　田單 安平君　田豹 齊

田無擇 子方魏文師　田需 魏人　田既 齊將軍　田逆 齊

田駢 稷下號天口作田子　田嬰 一作盼靖郭君　田文 嬰子孟嘗君　田吸 齊將

田生 騶人善韓干雜家說　田忌 一名期思徐將　田軫 即陳軫　田解 齊將

田俅子 有墨家三篇　田光 齊守相凡三人　田光 燕處士稱先生　田光 漢盧奴令

田仲 魏君士楚游俠　田連 善鼓琴　田蘇 晉　田景 宋

田何 善易見高士傳　田巴 善鼓瑟　田不禮 趙臣　田邑

田叔 字少卿漢魯相　田仁 叔子司直人　田蚡 長陵人武安侯　田甲 賈人

田千秋 丞相富民侯　田弱 薦法真　田肯　田確 凡二

田廣明 大鴻臚　田豫 字國讓大夫　田彭祖 豫子　田洛 晉刺史

田延年 字子賓大司農　田基 晉中牟人司徒　田翮 陽平人將樂子　田泓 晉將

田疇 字子泰蓚亭侯凡二人　田續 疇從孫關內侯　田章 晉護軍綿州人　田德平 參軍

田安典 下邽人魏太守　田長樂 安典子　田式 字顯標長樂子二世本郡太守封公

田信 戊子隋儀同　田典祖 刺史　田益宗 與相弟光城人曲陽作諸巴酋

田奐生 隋太守　田會賢　田纂 皆益宗子　田[illegible] 行高

田弘 字廣略鴈門郡公　田仁恭 字長貴弘子上柱國　田世師 仁恭子平人高

田德懋 仁恭子平原公　田軌 雍州長安人隋信都郡公　田弘 軌子信州公刺史

田仁會 弘子將軍謚威　田歸道 仁會子國公謚烈　田賓庭 仁會子光祿卿

田神功 冀州人信都王　田神玉 弟汴宋節度留後　田朝 常山王鴈門郡

田環 平州人都水使者　田守義 環子　田承嗣 守義子鴈門郡王

田華 承嗣子太常少卿　田緒 字承緒嗣子駙馬都尉　田季安 字夔緒子太尉

田懷諫 季安子衛將軍　田廷琳 守義子　田廷惲 環子司馬

田廷玠 廷惲子尚書　田縉 字雲長扶風郡公　田悅 廷玠子唐濟陽郡王

田弘正 字道安廷玠子初名季安愛之故名興朝廷賜今名中書令謚曰忠愍著卷樓沂公史例

田布 字敦禮弘正子節度尚書僕射謚曰孝天下稱忠義田氏　田少卿 代國公

田鐵 布子刺史　田融 弘正兄太子賓客留守　田羣 弘正子刺史

田肇 弘正子代射牟死　田牟 弘正子尚書左僕射　田昂 梁鎮南將軍

田晁 節度使　田秀　田昉 刺史

田在賓 將軍　田穎 字德臣合肥人平章　田鳳 唐京兆判官即京兆田郎

田澄 唐蜀人能詩　田游巖 三原人入太白山隱箕山由東都拜崇文館學士洗馬　田志亨 晉人通真子得仙

田鸞 食栢葉得仙　田璆 得仙　田錫 洪雅人宋侍郎

田敏 鄒平人梁少保　田章 敏子殿中丞

田况 陽翟人少傅謚宣簡　田晝 字承君况從子校書郎　田渭 縉雲人進士浙東提舉

田疇 華亭人六館士世商　田仁朗 知州　田祐恭 思州人世守本州

田瑜 壽安人與士
田闢 盛康人世稱義方田氏
田如鼇 進士轉運副使
田如鵬 進士
田如鵠 進士
田如鴻 進士
田京 滄州人諫議大夫
田開 知州
田泂 刺史
田告 濟東人善太玄
田照鄰 知縣
田紹斌 汾州人團練使
田重進 知州
田琢 字器之安定人尚書
田景遷 刺史
田真子 晉江人進士
田鎮則 字朝英分宜人進士
田澹 字宗正丞偽學黨籍
田偉 江陵人宋尉有博古堂藏書五萬七千卷世稱荊南田氏
田鎬 偉之子
田真 京兆人
田廣
田慶 紫荊田氏
田子真 侍郎
田雄 元京兆總管
田灝 字縣之典中人遼尚書
田道源 宋太傅墊西湖
田確 安陽人金尚書
田溫 荊州人元守本州

田滋 開封人元開封郡公
田粟 北平人有金石錄六卷
田忠良 字正卿方扶忠獻公
田天澤 忠良子學士
田章臯 巴東人允孫大夫
田豐 山東人

田氏本支譜圖

田九疇 一世 元末人 無嗣
田得源 二世 卒閩氏生二子
田瓊 三世 字廷瑞生二子
田英 四世 字仲美生三子
田邦 五世 字人寧朝議公三子
田汝登 六世 字伯禾鄉貢士無子以藝衡為嗣今以次孫世傳為嗣之後
田世傳 八世
田益 九世
田殷 十世
田汝成 六世 字叔禾進士亞中大夫生二子
田藝衡 七世 字子藝生三子
田世守 八世
田益 九世
田殷 十世
田世得 八世
田益 九世
田殷 十世
田世爵 八世

十六卷終

留青日札卷之十七

錢塘田藝蘅子秇撰
倩徐懋升玄墀校

越絕書人姓名字考

余嘗作越絕書序見文集上二卷所云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以口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與之同名去而得衣非袁乎米而覆庚非康乎此則姓袁名康也蓋袁長衣貌从衣叀省聲毛氏云从口俗从厶非也康本古文米康字从米庚聲口承以天當為吳屈原同名當為平此則姓吳名平也

吳大言也从矢口大言故側口以出聲類苑云如言有口為吳無口為天是古文變隸易楷之訛非从天也又王充按書篇云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又云君高之越紐録臨淮郡漢武帝置今徐州會稽秦郡漢為吳國今蘇州以康為泰也則當字曰太伯以康為衢也則當字曰文術蓋術者道路也豈兩人邪或一人而二字也高平曰原故屈子名平而字原今平之字曰君高宜也况漢之高平縣屬臨淮亦其證也越紐者即越絕也蓋紐有結束之義即絕之所謂斷㰆也紐有關紐之義即絕之所謂最絕也豈

初名越紐錄而後定爲越絶書邪又隋志作越絶紀漢文選注有當中越絶書

泰伯季歷

周泰伯旣爲吳開國之君使袁康而吳人也則不當復字曰太伯使越人也則是幸吳之亡而犯賢聖之字矣以此推之則越絶本含兩義而文術之字爲當也論者曰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采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之名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悟以避之哉又以此推之則季歷之名文王曰昌西伯之名武王曰發是

三代皆有無君之心矣故曰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又曰西伯陰行善政皆可疑也泰伯眞至德矣

越句踐四世五世考

周貞定王四年丙子乃越伯句踐三十二年冬十一月句踐卒子適郢立見左傳紀年作鹿郢史記作鼫與十年壬午伯適郢六年卒子不壽立二十年壬辰伯不壽十年卒子翁立是爲朱句威烈王十四年己巳越伯翁三十七年卒子翳立二十二年丁丑乃越伯翳之八年次年戊寅入通鑑史記越世家句踐卒四世而至王翳翳卒子王之侯立索隱引紀年云翳遷于吳三十六年七月太子諸咎弒其君翳呂氏紀越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高誘注授乃句踐五世孫越絶書句踐子與夷與夷子子翁子翁子不揚不揚子無彊楚威王滅之無彊之子之侯竊自立爲君長之侯子尊尊子親親失衆楚伐之走南山淮南子翳賢不欲爲王逃于山穴之中越人以火熏之出而立之虞翻曰越王翳讓位逃于巫山之穴越人熏而出之斯非泰伯之儔邪見三國志注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

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搜素善反又悉遭反邀遭反李云名淮南子作翳丹穴爾雅云南戴日爲丹穴見莊子元王三年越滅吳盡有吳地傳六世至王無彊伐楚大敗顯王三十六年也楚威王殺無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越以此散亡是史記句踐之四世王翳五世王之侯高誘句踐之五世授紀年四世翳五世諸咎越絶四世無彊五世之侯又云句踐生鼫與鼫與生不壽不壽生翁翁生翳翳生之侯之侯生無彊實六世舊經云五世者誤也見浙江通志

注惟史記與越絶頗合豈無彊爲騶之字邪之侯疑即諸咎之音訛也紀年諸咎弒其君翳而越絶則羗滅無彊之侯竊自立爲君長觀竊字之意亦頗可疑或以爲翳即豫馳與即夷與不揚即不壽而諸咎即授之子皆未可知也

夏啓周武王皆八十二歲即位

禹年一百六歲而卒啓即位年八十二歲則啓生時禹年二十四歲而紀云禹三十未娶行至塗山而娶女憍何也文王年九十七歲而卒十五歲而生發則武王即位時亦當八十二歲在位十九年則是一百

一歲而紀云九十三亦誤也又云殷王祖甲二十八祀庚寅生昌則又六年而爲廪辛又六年而爲庚丁又二十一年而爲武乙又四年而爲太丁又三年而爲帝乙又三十七年而爲紂辛凡一百一十年而商亡文王壽九十七則死後十三年而武王興也伯夷罪之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信十三年而不葬則武王誠不忠不孝者矣近作四書人物考者皆失于考證何也

周武王老而娶呂邑姜

文王十三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發則武王之生乃庚丁三年甲辰也文王至紂十五年而始得呂尚則武王巳年七十六七矣而云娶呂尚女邑姜豈其父方十二即冠而娶太姒顧其子反老耄而始婚邪非人情也亦非禮也况太公此時巳八十矣故西伯稱之曰叟樂此邪則翁婿年相若矣以年相若之婚而又稱其翁曰師尚父豈情之所安也哉

孔子傳考正

孔子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一月庚子生或作十月二十一日六歲而顏路生九歲而子路生十五歲而閔子騫生十九而娶开官氏亦非三十而婚之

禮也二十而生伯魚時爲委吏司職吏史記言弟子益進此時諸門人皆未生不知果何弟子也二十九歲冉有仲弓生三十巫馬期生三十一顏淵生伯魚年十一矣三十二子貢生三十五樊遲生次年原憲生本傳云夫子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顏子方六歲不知又何人也又云魯亂適齊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夫孔子三十歲時景公與晏嬰適魯既有秦穆公之對而景公説矣至此又何必自辱爲家臣以通乎景公也不臣于晏嬰而臣于高昭子何也三十九澹臺滅明生四十二公西華生四十五卜子夏生

陽虎亂季氏僭夫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時顏子方十五次年而子游曾子方生乃問歆器矣十七而孟釐子稱其達三十三而齊景公稱其聖人之智四十二而知桓子之羵羊辨吳專車之骨反獨不知宥坐之器而問焉何也本傳四十七爲中都宰史記在五十一年次年子張生又次年子賤生五十一誅少正卯史記遲五年五十七畏于匡顏淵後年二十七子路年四十八而由之本傳在五十四困陳蔡之後亦誤也六十宋司馬桓魋逐之適鄭立東門鄭人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

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者三寸此人固未嘗見堯禹輩而乃云然者不亦妄哉喪狗之言好事者傳會輕侮之文也而學士大夫信之可發一笑六十一與蒲人盟毋適衛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邪子曰要盟神不聽此非聖人之言也夫神雖不聽要盟君子旣與之盟雖要亦不可負也終欲負之何如其初之不從邪自陳遷蔡史記作六十傳多三年尼陳蔡之時弟子有慍心子路時五十四子貢三十二顏子三十三則伯魚當四十四傳云鯉五十而卒則顏子亦當四十三四矣以請車之事知之也何以曰三十二而卒夫子惜其短命無明文也夢奠時傳作七十三吳氏曰時伯魚已歿六年則又當爲七十五矣此皆人物考之失考者也

仲尼庚生

孔氏子姓出宋閔公之後閔公生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三世生正考父傳所謂三命滋益恭者考父生孔父嘉爲大司馬卽宋華父督殺嘉而取其妻者也其子奔魯後世以字爲孔氏又爲孔父氏五世曰叔梁紇有女無子妾生孟皮有足疾後娶顏氏之三女徵在生仲尼三歲父亡十七歲母亡仲尼生鯉伯

魚出妻嫁于衛庚氏生二子長早喪無子所記子思之哭嫂爲位是也一子相承至九世次卽伋子思之子名白字子上

舜妹　孔妾

人皆知舜有敖弟而不知有敖妹史曰父母不愛弟妹不親是也仲尼之妾人所未知者宰我對楚昭王曰夫子妻不服采妾不衣帛是也禮四十無子而後娶妾孔子二十而生鯉此必婢耳豈开官氏旣出而畜之者邪妻旣出矣則五六十歲之下不當復書曰夫人开官氏卒

丘尼取義

孔大也丘土之高也尼古夷字夷平也蓋高而平之命名命字之義也如言陵夷若丘陵之漸平也如漢藝文志公孫尼子與夷同是也何必神之曰禱于尼山而云然哉古亦作𡰥漢書𡰥江地名司馬𡰥人名又尼從後近之也猶昵也又和也尸子曰悅尼而來遠即孔子所謂近者悅而遠者來也尼通作屔屔反頂受水丘从山尼聲言頂當高反下故曰反頂引孔子象屔丘山四方高中央㡽下也又曰孔子反宇見文選注又後漢高獲傳爲人尼首方面

孟子傳考

孟氏姬姓魯桓公子慶父之後也慶父曰共仲本仲氏亦曰仲孫氏爲閔公之故諱弒君之罪更爲孟氏亦曰孟孫氏又衛有公孟縶之後亦曰孟氏齊有孟軻字子車秦有孟說齊有仲孫湫韓有仲孫貣蓋孟以次爲氏也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夏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赧王二十六年春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年八十四歲母仉氏

四明公

東有啓明文王西伯邵公召南也而叚成式乃以爲夏啓爲東明公文王爲西明公邵公爲南明公季札爲北明公又不知吳延陵何以屬北可笑之甚

老成氏考成氏

老成子古賢人其裔孫曰老成方爲宋大夫著書十篇言黃老之道又考成子者書述黃老之道列子有考成子㓜學于尹文先生見通志以吉德爲氏

舜文五人

舜有臣五人曰禹稷契臯陶伯益也荀子曰禹得益臯陶橫革直成爲輔呂氏春秋曰禹得陶化益真成橫革之交五人化益世本宋衷注伯益也真成即直

成也　文王五臣號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也見孔子答孟武伯問　晉重耳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賈佗先軫魏武子　孟獻子有友五人曰樂正裘牧仲孟子忘其三人今按仲孫蔑嘗曰吾甚貧惟有二士曰顏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本作姓裘名牧仲　衛太子與五人介輿猳從曰太子良夫宦者羅伯姬孔悝母也

伯夷仲遜叔齊

孤竹君墨台音眉怡見孔叢子注一作默台見路史

名初字子朝見韓詩外傳孤竹國名即觚竹北海之孤山是也太史公伯夷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不知孤竹君有三子曰伯夷名允一名元字公信乃元子曰伯遼名憑乃中子曰叔齊名致字公遠一作智字公達乃嫡子或曰夷齊謚也畧見春秋少陽篇伯遼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見吾衍閒居録初欲立夷不可初薨夷齊偕巽去之北海之瀕于是立憑或曰憑夷齊之弟一曰異母弟見烈士傳漢光和元年柳城岸壞遼守虞翻夢人曰予伯夷之弟孤竹君之子遼海見漂旦往視之有浮棺尸絳衣

露冠者葬之又搜神記見浮棺破之而語破者尋死民有強保視者皆無病而死此其異也宋元符三年封伯夷爲清惠侯叔齊爲仁惠侯而仲遼則無傳故世罕知之後墨台氏辟難改爲墨氏又改爲怡氏故其後有怡寬後漢樅陽侯竹晏報怨不改姓加二作竺以存夷齊是也又齊太公之祖亦名伯夷

三千人

夏桀牛飲者三千人孔子從學者三千人孟嘗君四公子食客各三千人漢高祖夜出美女三千人宋武帝三千歌舞宿層臺不過皆言其多耳

四皓

會稽太守王景興問士于虞翻翻對曰鄞大里黃公絜己暴秦之世高祖即祚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會稽續志云黃公之賢列于四皓在秦漢時乃里人也晉夏統言會稽土地風俗其人循循然猶有黃公之高節王元之在汝州有詩云未必頸如樗里子也應頭似夏黃公畢文簡譏之以謂不當云夏黃公杜子美詩云黃綺終辭漢王逸少有尚想黃綺帖陶淵明詩云黃綺之商山南史阮孝緒云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是皆以黃爲姓矣王貢傳序四皓名

字當讀爲綺里季夏而後人誤讀爲夏黃公者亦猶樂正裘牧仲之誤耳袁正獻之父作堯牖閒評云今王姆乃黃墓也舊傳爲秦世黃公墓云又曰黃姑林即黃公林也輿地志云鄞有大里夏里黃公所居按今鄞無大里亦無夏里今有仲夏亦傳爲夏黃公所居云史記留侯傳註陳留志云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黃老之道云先有崔姓者作家乘故撰黃爲崔以誣祖之豐南禺道生亦云公姓崔名廣下黃人也故號下黃公古有內黃外黃上黃下黃皆趙魏地見應劭東觀漢記黃伯思東觀餘論云奉

化志謂爲奉人定海志謂爲定人俱非定志以舟山有黃公墓乃後漢道士赤刀厭虎爲虎所食者廣一作鄺圉公姓唐名秉字宣明襄邑人居東園一作園角里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軹人太伯之後號霸上先生今洞庭山有角里村一作祿里綺里姓朱名暉字文季姓氏書綺里姓季氏也一作綺季皆不可信

南子子南

衛夫人南子少子郢字子南又楚令尹子南又孔子弟子秦祖字子南

古先生

唐詩依止古先生一作故乃竺乾國人善入無爲

劉季非字

漢高祖荀悅曰諱邦字季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呂媼曰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夫季當爲行如古之伯仲季非字也如後曰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伯名演字伯升又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仲郃陽侯名喜能爲產業見漢書是知伯仲非二兄之字皆行也古人質朴故以伯仲季爲字稱耳如云會羽季父左尹項伯師古曰伯者其字也名纏越絕書吳王濞父字爲仲又曰邦之字曰國者蓋臣下以國避諱代邦之義也如文帝諱盈之字曰滿師古曰臣下以滿字代盈是也後光武諱秀字文叔伏侯古今注曰秀之字曰茂伯仲叔季兄弟之次長兄伯升次仲故字文叔焉

臯伯通高伯通

梁鴻字伯鸞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其妻同縣孟氏女傳云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多一孟字當名光義是其妻既云狀肥醜而黑又云衣綺縞傅粉墨遂至吳依大家臯伯通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及鴻思恢作詩

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三句後二句都不成詩既曰念高子又曰想念恢不惟姓名俱用亦重復無味也高士傳恢字伯通恐是高臯同音而伯通同字也

夫人細君

徐夫人男子姓名荆軻傳得趙人徐夫人匕首漢武帝時丁夫人越人也以詛軍爲功右師細君亦唐博士姓名見包咸傳漢樊崇字細君師古曰東方朔妻名細君又烏孫公主劉細君

陳姥

諸葛亮遺司馬懿巾幗梁臨川王安侵魏魏遺以巾幗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謂呂僧珍也隋陳稜不敢出戰杜伏威遺以婦人服致書稱爲陳姥則仲達亦當爲司馬媼矣

秦越人郭玉

扁鵲曰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于理一輕身重財二衣食不能適三陰陽并藏氣不和四形羸不能服藥五信巫不信醫六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郭玉曰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療有四難焉自用意不任臣一將身不謹二骨節不彊不能使藥

三好逸惡勞四扁鵲得之長桑君郭玉得之涪翁

吳華佗宋徐嗣伯

華一名旉字元化本傳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佗令病者冬十一月坐石槽中平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會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將至八十灌熱氣乃蒸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使然火温床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徐嗣伯字叔紹將軍房伯玉服五石散十許劑無益更患冷夏日常複衣徐曰伏熱應須以水發之非冬月不可至十一月冰雪大盛令二人夾捉伯玉解衣坐于石上取冷水從頭澆之盡二十斛伯玉口噤氣絶家人啼哭請止嗣伯遣人執杖防閤敢有諫者撾之又盡水百斛伯玉始能動而見背上彭彭有氣俄而起坐曰熱不可忍乞冷飲以水與之一飲一升病即差

重瞳十人

堯舜三瞳子　舜重瞳　晉重耳重瞳　項羽重瞳　王莽亦[illegible]　隋魚俱羅重瞳煬帝忌而誅之　五代東漢劉[illegible]重瞳　梁灌王友孜重瞳　元末明玉珍重瞳後爲飛矢損右目號明眼子　皆雙目四瞳子也　南唐李煜一目重瞳　盧循瞳子四轉

異姓名字

皇祊起字曾班漢丹溪仙人　劉伯莊即秦嫪毐　金曼倩即東方朔　當塗高　秦周字平王皆漢人　陸杲字明霞吳人　于邵字相門　陸疾字季疵郎陸羽　臺濛字項雲晉唐人　陔郎晉人　高昂字敖曹姿體雄異見北史　佼強山陽人橫行將軍　侊尼倪鎮東大將軍　獨孤陀字黎邪　務銀提燕馮啟遼東太守　徐宜字驕稱　桓譚字君山　慰㑺　叢　上　宇　笪　徒　縱　忽　崩　享　虁　死　厶　法　礿　旦　禰　工　晄　針　終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懋升元叔校

畔官

戴仲培云魯泮官非學漢儒又言頖官因詩而訛鄭氏解詩泮音半禮記頖音班通典言魯國泗水縣泮水出焉世以泮宮爲半月形遂以辟雍爲圓水形蔡邕獨斷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漢晉相襲孔子廟碑云行秋饗飲酒畔宮畢復禮孔子宅

麗譙樓

今譙樓舊名樓之別名莊子無盛鶴列于麗譙之間麗力知力支二音譙亦作嶕謂華麗而嶕嶢也或曰魏城門名也又譙門見漢書師古曰門上爲高樓以望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亦呼爲巢如巢車是也亦作樵趙充國爲木樵宋時名曰勅書樓見淳化二年詔命以藏所受詔勅咸著于籍違者論罪此尊重王言眞良法也今之詔敕府州縣不知置于何所矣宜法此故事改爲勅書樓

臺門

今人呼墻門曰臺門古今注城門皆築土爲之累土曰臺故亦謂之臺門臺所以登高而望遠也

鈐下　戲下　轂下　牀下

書僧稱將帥曰鈐下謂鈐閤之下也見羊祜傳又作戲下大將軍旗曰戲韓信傳可致戲下注與麾同麾下謂麾節之下也薛宣傳執憲轂下謂在輦轂之下也則將軍有推轂之義亦可稱曰轂下矣至于門下則在張蒼傳謂殿門之下云若今侍御史也在司馬相如傳則又謂長卿門下是尊卑可通稱也魏文帝爲太子拜荀公達于牀下諸葛孔明拜龐德公于牀下則又或可稱牀下于高尚之士矣

東箱

西廂即西清今人家廂房淸僻處也漢書鼂錯趨避東箱蓋箱與廂通今國子監亦有東廂等名東榮東霤南榮南除南庭也東除中唐

私府

魯人爲長府注藏名漢路溫舒遷廣陽私府長師古曰藏錢之府天子曰少府諸侯曰私府猶漢之御府今之內府也天文有天庫天積龍珠皆藏府之星焉

兵庫

禮王者審五庫之量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

庫四曰樂庫五曰宴器庫商君書曰湯武破桀紂海内無患築五庫以藏五兵至漢乃曰武庫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蓋言王僧辯之箭戈電戟也五兵者世本曰弓殳矛戈戟周禮注曰矛戟劍盾弓鼓司注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攻穀梁曰矛戟鉞刀盾弓矢漢書注矛戟劍弓戈又有車之五兵鄭司農云戈殳戟酋矛夷矛有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淮南子則以五兵配五方曰東方矛南方弩中央劍西方戈北方鎩其器互有不同也至于魏

相之所謂五兵則義兵應兵忿兵貪兵驕兵後之五兵尚書則所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名雖是而實非矣

蘇

何遜詩郊郭勤二頃形體憇一蘇二頃用蘇季子負郭田事一蘇孫思邈屠蘇菴事屠絕鬼氣蘇醒人魂

宅

宅者擇也擇吉地而營之也孔子所謂里仁爲美擇不處仁者是也周制五畝之宅注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禮曰儒有一畝之宫宫穿也穿舊而崇高也又容也大能容物也古者上下可通稱也尉繚子曰天子宅千畝諸侯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我　朝定制在京功臣宅舍後許留空地十丈左右各五丈唐之屋舍王公以下不得施重栱藻井重栱者謂四鋪作五鋪作六鋪七鋪八鋪作即今之壘栱也藻井者天花板井口内畫以水藻者也非常參官不得造袖心舍及施懸魚尾獸乳梁袖心舍穿廊也懸魚燕鳳拔合尖下所垂之物也尾獸屋上獸頭及轉角飛仙海馬之類也乳梁歴槽方上之短梁也五品以上許作烏頭大門即綽楔門也宋之梐桓即官府門首拒馬叉子也鴟尾屋脊兩頭吻獸也拒鵲者尾獸上

鐵叉也今制官民房屋不許九五間數及歇山轉角重簷重栱繪畫藻井硃紅門牕其樓房不在重簷之例而品官皆有規則矣又浙江布政使司准奏故官之家會依品級起造房屋者除因貪汚黜罷者令改拆外其能守法奉公終于本等職事許令子孫永遠居住如此不惟厲仕者兼謹之心亦祖父舍宅門蔭子孫之盛典也見皇明制書

堂

堂言堂堂高明也禮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又尚書大傳曰天子之堂高九雉公

侯七雉子男五雉雉者長三丈高一丈也九雉者
三九二十七丈高九丈也墨子曰堯舜堂高三丈漢
武帝玉堂去地十二丈譏其侈也殿大堂也古君臣
通稱見史記大夏漢殿名今人亦通稱

城堞

西都賦金城萬雉注方丈爲堵三丈爲雉雉飛不過
三丈公羊傳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五雉而城天子城
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三雉
又五經異義曰天子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
男三仞七雉爲七丈九仞者八尺曰仞當七丈二尺

也五十雉者凡一千五百丈古者六尺爲步一百八
十丈爲里則五十雉者爲八里之城也百雉十六里
之城千雉者一百六十里也古王制大邑不過三國
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王城九里公侯城三里
伯一里二百八十八步子男一里也

漢不急城長安

高祖以戍卒婁敬之言都長安既十二年尚不城至
孝惠元年春正月乃城長安三年春發長安男女十
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鄭氏曰城一面故速
罷六月又發徒隷二萬人城長安五年春正月復發
長安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九月長
安城成是帝王之都十二年無城始終五年而城成
可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矣海上自倭亂以來有司
急于築城民受其害故并記之

柴營

甘寧傳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柴當去聲即砦字
糜芳以南郡降吳後虞翻乘車行經芳營門吏閉門
車不得過翻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

步檐

漢相如賦步櫚周流唐朱子奢幽州昭仁寺碑步櫚

拖虹霓 色頹唐公太尉文貞宋公碑嘗于光範門
内坐步檐中梁書重齋步檐簡文帝秋夜詩檐重月
沒早晉夏侯湛秋夕哀詩尋修廡之飛檐覽明月之
流光謝希逸宣貴妃誄巡櫚而臨蕙路江文通詩步
櫚遵瓊弁呂濟曰步櫚長廊也故杜甫詩步檐倚杖
看牛斗今俗本作步蟾夫以月而爲步蟾則又易之
爲踏兎走蜍可乎蓋步檐以混成而言如今之飛檐
步廊也故屋之半間亦曰一步非言步行于檐下也
余以爲古者六尺爲步今之廊檐大率廣六尺耶步
檐之明証也趙清獻中秋送物啓云薄奉野芹即檐

兎皷秋毫之意高攀仙桂願步蟾爲天闕之遊可謂
依樣畫葫蘆者也

金鋪

西都賦排玉戸而颺金鋪蜀都賦金鋪交暎長門賦
擠玉戸而撼金鋪張正見詩飛閩敞金鋪沈佺期詩
舞閣金鋪借日懸李賀詩月綴金鋪光脉脉鋪古器
名篚方鋪圓乃禮器也舞賦鋪首炳以焜煌注門扇
鎖處也漢門有鋪首正象其圓形盖三代已有之或
以韋索或以螺蚌或以金銅各隨其所王之德也

銀鋪

景福殿賦曰青鎖銀鋪

金屈戍　銅鋪

梁簡文詩織成屏風金屈戍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戍
一作屈膝盧照鄰詩娼婦盤龍金屈膝李賀詩屈膝
銅鋪鎖阿甄説者以爲即鋪首非也盖既言屈膝又
言銅鋪則非一物明矣余謂即今之蝴蝶扇鉸也可
以屈申摺疊故可用之屏風也一名倉琅根漢書曰
宮門銅鍰也師古曰鍰與鐶同

瓊鋪

楊炯青苔賦曰腤瓊鋪謂扉上有金玉龍獸以銜環
者我　朝公侯一二品門用獸面擺錫環三品至五
品惟擺錫環六品至九品用鐵環

三代獄

夏曰夏臺一曰念室殷曰羑里一曰動止周曰囹圄
一曰稽留夏念者欲其愁思而悔悟也羑里地名河
内蕩陰羑水出焉即亳州羑通作牖史記文王拘于
牖里班彪游居賦嗟西伯于牖城説文羑進善也道
也書曰誕受羑若是也牖穿壁以木爲交窻也開明
也動止者止之使不得妄動也囹領也圄禦也領録
囚徒禁御也然囹亦櫺也禮疏曰牢也圄止也所以

止出入罪人于舍即稽留之義也秦亦名囹圄漢晉
作囹圄空虛嗟夫今之囹圄不勝其充實矣
獄确也實确人情僞也从言从二犬所以守也春秋
元命包曰爲獄圓者象斗運合也
牢者言所在堅牢也盖取以室禁牛之義也
圜土者言築土之表牆其形圜也今之高牆是也
犴見家語犴獄見詩即今牢門所圖猛獸也韓詩外
傳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漢諺曰廷尉獄平如
砥有錢生無錢死今之諺亦云衙門日日向南開有
理無錢莫進來嗚呼弊也久矣是故惟能不進于衙

門而後可不入于囹圄也

申明亭

周曰鋤漢曰街彈室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鄭玄注云鋤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蓋鋤取鋤彊之義彈則在朝曰彈文在野曰褒彈評彈是也漢曰里宰曰亭長即今之里長申明亭也古者彰善闡惡表厥里宅故曰編民古樂府云移惡于姓篇著里端是也今在城之叓舖一名冷舖即街彈室也羇候所即稽留獄也事由微以至著罪由小以至大故絶惡于鄉也易爲力止惡于辟也難爲功苟能舉

孝廉則人皆崇德矣舉力田則人皆務本矣淫者宫其勢閉其幽則姦絶跡矣盜者刖其足抉其目則賊斷種矣外此而因循以爲治欲求囹圄之空虛吾見其不可得矣

戒石

我　朝立石于府州縣甬道中作亭覆之名曰戒石鐫二大字于其前其陰刻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此蓋作于蜀主孟昶其文尚多乃刪取于宋太宗者初用黄廷堅所書對面豎省者能有幾人殊不知上天固難欺而下民亦難虐也民雖至愚虐甚則變欲安其上復可得乎戒之戒之

立車　眠轎

漢有安車有立車安車可坐者也即步輦今之四轎八轎其濫觴也古人譏桀駕人車則今之用眠轎者其罪惡浮于桀紂矣士大夫是可忍哉白虎通曰制車以步故立乘孔子所以升車必正立蓋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共深高九尺五寸故仲尼長九尺餘亦可立也列女傳立輜無軿是婦女亦立也

金車　銅車　鐵車

孔子曰乘殷之輅秦始皇閱三代之車獨有取于殷輅南史齊志曰殷有瑞因乘鉤而制車因桑根而爲色古所謂器車也桑根車一曰金根車言桑色黄如金也漢儀天子法駕曰金根車不學之子誤改爲金銀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根車應載萬物也東京賦農輅注農輿無蓋所謂耕根車也易困于金車太子之輦曰銅車亞于金也陸機詩撫劍遵銅車則田單之鐵轂當名曰鐵車矣故余嘗有詩云赴敵霜金劍追奔雷鐵車

長簷車　薄笨車

長簷車即今逍遙輻之飛檐也顔氏家訓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駕長檐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班絲隱囊今之輜帷或絹或布即古之巾車也紬綵帳幔以蔽風雨即油碧車之遺制也但不知隱囊何物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豈用之憑手而可囊物者與唐詩隱囊紗帽坐彈碁古有紫荷囊古錦囊之類又劉凝之妻郭不事榮華共乘薄笨車出市買易

縣榻挂牀

牀八尺榻三尺五寸長狹而卑榻然近地也有似于枰獨坐曰枰臨濟周璆字孟玉高絜之士陳蕃致之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與豫章徐穉事同魏裴潛爲兖州刺史作一胡牀及去官留以挂柱梁簡文詩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牀李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牀牀制出自虜故名隋改爲交牀故可以挂又不知榻何以縣之也

席名

席釋也可卷可舒也蒲筵三禮圖竹席　莞席周禮　簟席注五席　蔣席禹　篾席成王尚書注桃枝竹　底席蒻華　豐席莞　越席左傳　筍席蒻竹　碧蒲席西王母　蒻席文仲　麟文席燕昭王　蒼文席老萊子　紺席　六采綺席　白菅席皆漢文帝　兼葭席鄭畋　龍鬚席　赤皮席　花席　經席皆晉　葦席魏　菰席宋武帝　蒲花席朝鮮　雲母席　水葱席　薄乘席一名半月席異草　藤席　熊席衛靈公　三經席仲尼　蘇薰席重慶出

舟船名

鴻耳船神也見梁簡文記　孟公孟姥船神姓名見北戸錄　揚雄曰自關而西曰船自關而東曰舟說文舟周流也船循也循水而行也　艘大船總名　艦上下重版　廬船上屋　飛廬重室　雀室又在上可以候遠若鳥鵲巢也　鷁首畫大水鳥于船頭以辟水怪也　舳船後　艫船頭　舷船邊　舸大船　艖小舸　刀舠同二百斛　艇三百斛　艨艟一作蒙衝外狹而長戰船也　艬江舟　艆艄海船　海舸合木船　大海鰍　小海鰍皆海船　王翼大翼十丈　中翼九丈六尺　小翼九尺伍于胥所制翼取鳥之輕飛疾逝也張景陽曰浮三翼泛中沚顔延年詩千翼泛輕波言千艘也　須慮越人謂船爲須慮見越絶書　餘皇吳王僚　艑吳小船　舸吳　杭方舟　舫併船晉餽棠至下邳遂解舫爲单

舸　太白船秦　逐龍船漢　鴻毛舟漢影娥舟
鳴鶴　容與　清廣　采菱　越女皆太液池舟
馳馬吳　五樓吳　鴨頭船諸葛恪　飛雲　蒼隼
先登　飛鳥皆晉戰船　紫宮　升進　曜陽　射
獵　飛龍皆晉天泉池舟　指南靈芝池舟　雲母
無極含利池舟　華泉　常安皆都亭池舟　青雀
舟陶侃　青翰舟鄂君　翔鳳宋孝武　凌風舸仙
舟　輕利船梁　朱雀航陳　龍舟　鳳艒音墨見
隋志　水龍隋戰艦見文帝答梁睿詔　樓船　戈
船漢　鸂鶒舟蜀王　鸜鵒海船合木爲槽　白鵠

浮雲皆唐舟　犀舟漢堅也　鯿魚舟梁　飛鳧楚
又曰青鳧一名鳧車　螺舟宛渠國　舴艋小舟
晋畫船米元章　狎鷗行檻　白鷺浮居　五湖浪
跡皆田子舟　麗司馬彪曰小船　采蓮　蓮葉舟
沙棠舟木名　木蘭舟張正見詩千里尋陽岸三翼
木蘭舟　芙蓉艦三十國春秋　竹船蜀剖巨竹爲
之　桂舟　栢舟　楊舟皆以木名　舨艙敵舟言
可抵當也　艚運船　八槽艦盧循起四層高十餘
丈　和州載史成汭作巨艦制度如府署名和州載
艀　艘吳舟　油船吳　十層赤樓帛蘭船䑩鶻船
注以帛飾闌檻　木龍舟唐　荃橈宋　赤馬船唐
吳江　梅花海鶻迅舸　霞水仙艫田子舟名有窓
曰舲取王子安落霞秋水之句也　萬斛舟　千料
船宋長十餘丈　搶金楠木舟　大烏龍　小烏龍
大綠　間綠　十樣錦　勝金羈皆宋西湖船　車
船即輪舟　切爪舟俗名爪皮船　紅馬船　黑樓
子　混江龍　撞倒山皆我朝　水月樓　雪月槎
烟水浮居　烟波釣艇　天上行舟皆西湖舟名
淮南子曰古者見窾木浮而知爲舟　易曰刳木爲
舟　物理論曰化狐作　墨子曰巧桂作又曰棄作

世本曰共鼓貨狄作　東皙曰伯益作　山海經曰
番禺作又曰有大人之國坐而削舟

舟具

艣進船具縱曰櫓今之三櫓船亦名三尾　槳橫而
後拽也古詩艇子打兩槳蘇子瞻詩急催艇子操三
槳　棹前推也今長江曰棹槳船吾鄉有扳槳船
楫划楫　榜棹也　鳴榔　篙竹竿　檣挂帆木
帆障風者竹帆蒲帆布帆錦帆　纜維舟索　繂引
船索齊武帝綠絲爲帆繂　筏篷　篷篷皆覆盖
舵正船木　椓杙戢橜也所以繫舟　鐵十字即猫

所以碇船　斗桅上小方屋所以望星斗　蕩舟古作航越女蕩舟見左傳　習船見漢書即吳兒習水者　會心特舫古者士特舟即扁舟也梁簡文有言會心處不在遠依然林水魚鳥自來親人田子扁曰

游心天地外　溪可釣山可樵聖世本無浮海志
浪跡水雲中　蘭爲舟桂爲楫野人自有濟川材
三千世界清水壑　白鷗朱鷺意中尋外方盟遠
十二仙人白玉壺　錦纜牙檣花底重小海音高
風便勝乘金勒馬　書畫蒲行窩茶竈筆牀成淨業
月明恍坐水晶宮　烟波容泊宅柳風蘆月傲滄洲

筏船

古者庶人乘桴謂維木以爲渡也即木牌孔子乘桴竹筏也小曰筏大曰桴後漢哀牢夷傳道兵乘箄船注箄音蒲佳反縛竹木爲箄以當船也今溪中竹箄

龍骨

今水車中蝦蟆練頭名曰龍骨蓋龍能行水亦取其形之似脊骨也王安石詩倒持龍骨挂屋敖又云龍骨長乾挂梁梠又云翛翛兩龍骨豈得長挂壁蓋龍骨節節故可挂今遂以爲水車非也至于蘇子瞻詩乃云翻翻聯聯銜尾鴉犖犖确确蛻骨蛇即龍骨也

留青日札之十九

錢塘田藝蘅子秇撰
倩徐懋升玄擧校

八能

後漢書古者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鐘律取土灰放陰陽又日進退于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

西音

有娀簡狄歌燕燕往飛北音之始也塗山女嬌歌候人兮猗南音之始也已載詩女史昔周昭王涉漢中

流而隕其右辛遊靡極王遂卒不復還周乃侯其子于西翟實爲長公楚徙宅西河長公思故處始作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國之風蓋取乎此

四夷樂

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孝經鉤命決曰東休南任西林離北僸東都賦作僸休兜離是以兜爲任也

淫聲

鄭聲淫今考鄭詩非淫鄭聲則淫淫者聲之過也猶雨之過者曰淫雨水之過者曰淫水故曰溢也禮曰

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郎鄭聲類也
魏文侯曰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故子夏曰所問者
樂也所好者音也又曰鄭聲好濫淫志宋音燕安溺
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驁辟驕志左傳曰煩手淫聲
慆堙心耳乃忘和平謂之鄭聲許慎五經通義曰鄭
重之音使人淫過也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
史記曰鄭衛之曲動而心淫蓋鄭衛之音亂世之音
也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故魏杜夔傳自左延
年等雖妙于音咸善鄭聲其好古存正莫及夔隋萬
寶常傳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

一時之妙又習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于雅如今之
時曲俚戲未必皆其辭之鄙悖褻狎而謂之淫也至
使以弋陽之倡優爲之則演者其形淫唱者其聲淫
而人之觀者因而惑其心蕩其思則君子不得不禁
而絶之矣故鄭聲在所當放也何晏有曰鄱陽惡戲
難與曹也左太冲亦曰鄱陽暴謔中酒而作鄱陽即
豫章其人俗性躁急今弋陽即鄱陽地則其惡戲有
自來矣

弦柱

弦以成聲柱以調音柱促則弦急柱緩則弦舒有朱
弦素弦綠弦翠弦禮朱弦疏越侯瑾箏賦朱弦徵而
慷慨張祐丘家箏詩十指纖纖玉筍紅鴈行輕過翠
弦中柱用木或玉或犀角象牙撓撥用骨角犀象玳
瑁金銀蓋美人彈絲恐傷其指爲甲副之名曰替指
梁簡文詩停弦繫爪甲息吹治唇朱杜子美詩銀甲
彈箏用又箏詩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白居易詩
[illegible]玓瓅柱觸玉玲瓏琴五弦七弦唐太宗加爲
[illegible]惠連贊體兼九絲聲備五音未嘗有柱也
[illegible]琴清玉柱秋灰變緩幕琴大者曰離十
五十弦後分爲二十五弦常用者十
弦曰[illegible]

九弦雅瑟二十三弦又曰瑟大爲離小爲步有柱李
義山詩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又錢起
詩二十五弦彈夜月不勝清怨却飛來箏五弦筑身
又曰弦柱十二乃秦聲也又曰十三弦柱高三寸一
名須瑟梁元帝詩瓊柱動金絲秦聲發趙曲昭明詩
塵多澁移柱風燥脆調弦又名搊箏又名軋箏以片
竹潤其端而軋之劉禹錫詩滿坐無言聽軋箏秋山
碧樹一蟬清只應曾送秦王女寫盡雲間鸞鳳聲箏
郎箏也形差小名曰擂箏乃用竹鼓之箜篌一名坎
侯因姓二十三弦或曰二十四弦或曰二十五弦有

柱孫氏賦凌危柱以頡頏憑哀弦以躑躅鼓之曰掀
又曰撮撚簡文詩掀遲初挑吹弄急時催舞釗音逐
弦鳴衫廻半彰柱顧況詩起坐可憐能抱撮大指調
弦中指撥琵琶四弦樂録云出于弦鞾虞世南賦尋
斯樂之惟始乃弦𢧐之遺事是也成公綏賦樂則齊
州之冊桂柱則梁山之象犀㧙以玳瑁格以瑶枝辟
收賦金華徘徊而月照玉柱的歷以星懸是琵琶亦
有柱也又名胡琴兩部者王仁裕使荆渚高從誨出
十妓彈胡琴高曰紅妝齊抱紫檀槽一抹生弦四十
條蘇子瞻詩紫衫玉帶兩部全琵琶一抹四十弦

靁鼓　雷鼓

靁鼓六面鼓雷鼓八面鼓今鎮海樓更鼓八面所謂
雷鼓也見禮記六鼓今擂鼓即雷去聲崔顥詩兩朝
出將復入相五世疊鼓乘朱輪即今轅門鼓也梅聖
俞歌漁陽三疊音隆隆謂漁陽三撾也

腰鼓　舞鼓

有馬上鼓有尖底鼓腰鼓即今懸于項而平腰者蘇
子詩腰鼓百面如春雷細腰鼓俗名杖鼓讀作強字
去聲宋蕭思話十歲好擊細腰鼓舞鼓即盤鼓今舞
人所用者又以優人倒卧足上所舞弄者俗名杠鼓

三棒鼓

今吳越婦女用三棒上下擊鼓謂之三棒鼓江北鳳
陽男子尤善即唐三杖鼓也咸通中王文舉好弄三
杖鼓打撩萬不失一是也杖音與歌聲句拍附和爲
節又能夾一刀弄之

缶

缶土器可鼓蓋中虛善容外圓善應中聲之所自出
而爲立秋之音也易之比盈缶坎用缶離鼓缶詩之
宛丘擊缶乃三代以前上古之器想即今磁盆之類
或曰形如覆盆以四杖擊之或言唐堯時有擊壤而
歌者因使鄭以麋鞈冥缶而鼓之理或然也莊周鼓

盆而歌墨子吟缶齊景公鼓盆史記趙王爲秦王擊
缶李斯以擊甕扣缶爲秦聲則其來久矣宋儒以爲
出于西戎不學之故也此後唐司馬滔之樂有八缶
郭道源十二甌酌水筯擊李琬九甌名曰水盞

箜篌

箜篌之名樂府解題已詳余以爲字皆从竹恐亦當
以竹鼓之如擊筑者然也舊云㨂手摘之或曰两手
齊彈如侯暉云其聲坎坎應節則當如竹擊也漢靈
帝好立空侯抱于懷則本並彈又徐月華善卧空侯

則疑一手彈也

布鼓

今雷州布鼓之說漢王尊傳曰毋持布鼓過雷門謂以布爲鼓也相傳越城門號雷門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或曰會稽大鼓名雷門有白鶴飛入鼓今雷州因擊雷山水得名海康銅鼓村雷震而水出也英䧺山有雷師廟又名英靈岡云雷出于此又傳鄉人皆造雷鼓雷車于廟中有以魚肉進者立爲霆震有記云陳天建初州民陳氏獵獲一卵大尺餘一日震開生一子有文在手曰雷州長名文玉鄉俗呼曰雷種後

爲本州刺史歿而祀之封顯震王又名威化志以爲雷聲近在言語之間故名非也國史補曰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伏地中其狀如彘人取而食之搜神記曰楊道和夏于田中以鋤格雷神之肱落地不得去色如丹目如鏡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豈雷神之形如是邪其說不經今以四月二十四日爲雷神生日孰知之也

銅鼓

古之銅鼓鑄異獸形爲飾以高大爲貴面闊丈餘出于南蠻天竺國馬援征交趾得而鑄爲馬式後有大中小之製廣西岑溪縣有銅鼓神廟南寧志馬援銅鼓形如坐墪而空其下滿腹皆細花紋四角有小蟾蜍兩人舁行拊之聲如鞞鼓又雷州天寧寺銅鼓高二尺四寸徑四尺餘形極精緻通典云南雄諸蠻欲相攻擊則鳴此鼓到者如雲家有鼓者號曰都老或云諸葛亮散埋銅鼓以壓蠻獠廉州志亦云孔明征蠻之具其所云中小銅鼓以韋冒一面而擊之響亮不下鳴鼉今則懸而擊之者也觀石鼓可以蒙皮而擊則銅之蒙革無不可矣石鼓傳稱八方之荒有石鼓焉蒙之以皮其音如雷浙中晉時有臨平石鼓張

華奏取蜀中桐木作魚形扣之聲聞數里今地名桐扣去吾鄉七十里臨海白鶴山石鼓與興長城夏架山石鼓又有玉鼓見春秋孔演圖古之土鼓禮運蕢桴而土鼓或窪土而爲之周官壺涿氏炮土而爲鼓鄭康成曰瓦鼓杜子春則以土鼓爲瓦鼓以革爲面非也少昊冒革以爲鼓夏后氏加四足焉周兵車之鼓有跗即今鼓架之遺製也今文廟一柱者名曰楹鼓建鼓所謂商人貫之以柱者也周人懸鼓謂懸而擊之者也今人家所用日唐鼓或以堂上作樂用之亦曰堂鼓殊不知古樂堂上有拊無鼓不詳所起也

圓腹

類說呂阿香夏圓腹圓腹者琵琶也今琵琶腹不甚圓恐當是阮也漢唐以來琵琶皆用撥而今手彈琵琶或曰自貞觀中裴洛兒始當時謂之搊琵琶古琵琶用鵾雞股開元段師用皮弦阮圓槽而十三柱也世以阮咸得名而黃庭堅摘阮歌云手揮琵琶送飛鴻身今親見阮仲容則又以爲仲容所作唐有五絃者如琵琶而小北國所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爲搊琵琶元微之詩琵琶宮調八十一三調弦中彈不出賀懷智云琵琶有八十四調內

黃鍾太簇林鍾宮聲彈不出也今止二十八調也今琵琶四絃後周書武帝所彈五絃一名阮咸故今名阮又形圓如月一名月琴又有六角八角者皆四絃所謂酒徒鮑家四絃者或此又有三絃者直名曰三絃子非古雅樂也

琵琶記

高明者溫州瑞安人以春秋中大元至正乙酉第授處州錄事後改調浙東閫幕都事轉江西行臺椽又轉福建行省都事方國珍留置幕下不從旅寓明州櫟社以詞曲自娛因感劉後村之詩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唱蔡中郎之句乃作琵琶記有王四者以學聞則誠與之友善勸之仕登第後即棄其妻而贅于太師不花家則誠悔之因作此記以諷諫名之曰琵琶者取其上四王字爲王四云耳元人呼牛爲不花故謂之牛太師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也高皇帝微時嘗奇此戲及登極召則誠以疾辭使者以記上進上覽之曰五經四書在民間譬諸五穀不可無此記乃珍羞之屬俎豆之間亦不可少也于是捕王四置之極刑或曰東嘉初以伯喈爲不忠不孝夢伯喈謂之曰公能易我爲善行當有以報公遂以

全忠全孝易之東嘉後果發解未知然否後卒于寧海時陸德暘以詩哭之曰亂離遭世變出處嘆才難墜地文將喪憂天寢不安名題前進士爵署舊郎官一代儒林傳真堪入史刊

畫角

黃帝吹角或曰出于越李衛公兵法吹角十二聲爲一疊後世製之以司晨昏說者曰五音三曰角爲民爲民者當儉約不奢僭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動肝也今畫角所吹之曲其詞云爲軍難爲民難難又難蓋角爲民之事也天下之民不過軍民二者而

已而祭酒胡公儼乃曰爲君難爲臣難又難是誤以軍爲君以民爲臣音之相近耳與角爲民之事全不相涉特表出之宋紹興㓨高州有吹角老兵題詩譙樓曰晝角吹來歲月深譙樓無古亦無今不如歸我龍山去松竹青青何處尋遂遁去人以爲仙

楊皮觱篥

白樂天觱篥詩翦削乾蘆插寒竹九孔漏聲五音足又云指點之下師授聲含嚼之間天與氣即今頭管又牧童剥楊樹皮卷成觱篥以竹爲管而吹之亦有用桃皮者即所謂桃皮蘆管之製古名管木其聲應

觱篥横吹之南蠻高麗之樂也廣西苗用蘆葉即蘆笳蘆管之類也觱篥本名悲篥聲悲胡人以角爲之以驚中國之馬後乃以笳爲首以竹爲管所法者角音故曰角即今畫角葦角長五尺形如竹筒唐鹵薄軍中皆用之或竹木或皮乃胡器也

嘯葉

今小兒用響板草貉于舌端吹之或用竹葉古謂之嘯葉蓋銜葉而嘯其聲清震或言橘柚尤善今未見用之者若馬氏云卷蘆葉而爲之之形如笳則誤矣此則帝木之流也又有以蚌殼兩片夾竹葉而嘯之

猴戲

樂記獶雜子女注舞者如猴戲也所云毋教猱升木陸璣云獨猴也一曰母猴一名王孫即胡孫或作獶獿師古曰善技拭故謂善塗者爲獿人盖猱本貪獸也詩疏曰猱獨猴也楚人謂之沐猴故今之娼婦謂之曰猱兒又古有沐猴鬭狗之戲今教坊司能舞猴

逆行連倒

今雜戲有名篤义子者或即當時跂行鱉食之伎晉咸康中散騎侍郎顧臻所謂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順傷彝倫

之大者即此梁陳時有曰擲倒獨猴幢之流

拔河之戲

今小兒兩頭挖索而對輓之力强者牽弱者而仆則以爲勝負而笑讓爲樂此唐清明節拔河之戲也當時君臣亦以此爲樂不典甚矣見金坡遺事

角觝

今小兒俯身兩手據地以頭相觸作牛鬭狀者即古角觝之戲後魏道武帝詔修角觝百戲是也或曰本六國時造秦因廣之漢武復用之兩兩相當角其伎藝也或曰蚩尤頭有角與黃帝鬭以角觝人宋時冀

州蚩尤葳其民两两戴牛角相觝即此也

踢鞠

鞠戯黄帝軍中之樂所以習勤劳也唐歸氏子弟嘲皮日休云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燀了水中揉一包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此可見其制宋柳三復云背裝花屈膝白打大廉斯進前行两歩蹺後立多時此可見其法

海東青撲天鵝

今鼓吹中鎖刺曲有名海東青撲天鵝音極寮亮蓋象其聲也此北鄙殺伐之聲乃元曲也元之鷹房養

禽名曰海東青每放之以獲天鵝有重三十餘斤者以首得者爲貴以進御膳故名曰頭鵝賞黄金一錠海東青鶻之一種亦名白鶻有玉爪黒爪之別與金眼鴉鶻皆能以小撃大食天鵝鵚鶖之屬然獨畏燕又元萬戸府歳用喂養鷹肉三十餘萬斤一統志云出五國城東小而徤能擒天鵝白者尤貴今之天鵝毬是也

白翎雀

元樂府有名白翎雀者札木賞言于汪罕曰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鴻鴈耳言白翎雀寒暑常在北地鴻鴈則隨陽南遷也因製此曲

寡婦吟

南都賦寡婦悲吟鵾鷄哀鳴李善注寡婦吟未詳此即陶嬰黄鵠歌也

千金一弄

今人但知有千金買一笑而不知有千金買一弄也顧况李供奉彈箜篌歌云實可重不惜千金買一弄

望江南　哀江南

朱厓李太尉鎮浙西日爲亡姬謝秋娘作望江南曲庾信作哀江南賦

彈胡笳

戎昱詩緑瑟胡笳誰妙彈山人杜陵名庭蘭不知胡笳何以彈之

鼓吹

鼓吹即今鹵簿中樂器也故樂府有鼓吹曲桓玄作詩思不來輙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故李太白云詩因鼓吹發酒爲劍歌雄又李翰爲文精密而思遲常從今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属文則文亦因鼓吹發也張旭聞鼓吹而得筆法意　則字又因鼓吹發也

繞樑歌　振林聲

列女傳韓娥鬻歌假食音繞梁欐三日不絶又七發汪虞公善歌發聲動梁上塵又列子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地狹不足迴旋申脚

漢景帝時諸侯王來朝詔更前稱壽歌舞長沙定王但張袖小舉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迴旋帝以武陵桂陽屬焉又同華二州節度使周智光謟拜尚書左僕射恚語曰吾有大功上不與平章事且同華地狹不足申脚若加陝虢商鄜坊

五州差可二事畧相類

禽鳥戲

鳥有蠟嘴畫眉之戲獸有胡猻狗馬之戲虫有螻蟻蝦蟆烏龜之戲余幼時皆及見之盖宸濠倡亂招致姦徒後敗而流落逃食山林故也因憶唐時有蝟戲乃場中以二刺蝟對打令既合節奏又中章程山人王固能爲蠅虎子戲擊鼓出筒數十行分爲二隊變陣合戰今不復見之

舌人

東京賦重舌注舌人也即今譯諸夷語者其名甚佳今人能爲百鳥語者其音酷相類亦可謂百舌人也

乾荷葉

今人盛唱曲名乾荷葉夫荷葉既乾不知有何可取殊不知其誤也乃偏荷葉也宋人小詞髮䯼偏荷葉偏乃未開之荷葉猶酒器之所謂金卷荷也金卷荷亦曲名古人謂之垂螺亦謂之雙螺即古詩兩髦之義相如賦垂髾注髮後垂也師古曰燕尾之屬比齊後宮作偏髾髾字書髾髮末也

度曲

歌終更授其次曰度曲即今之過曲也呂詵曰曲之節度非也

謡　和　歩

徒歌曰謡徒吹曰和徒鼓琴曰歩凡曰徒者不用絲竹而从肉言故謡作䛕即唐人之肉聲也吹與琴無章曲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同氣故熒惑火星有毒童謡者熒惑使之也從遥遠而來也

鬼面

西京賦曰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注曰皆爲假頭也假作其形即今面鬼兒也

留青日札卷之十九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倚徐懋昇玄舉校

柳枝

章臺柳以李將姬柳氏得名韓員外翃所謂縱使長條似舊垂也應攀折他人手者也　陽臺柳亦以蜀妓柳氏得名　御史　所謂從今喚作陽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者也　韓退之侍兒名柳枝所謂別來楊柳街頭樹擺亂春風只欲飛者也　白樂天侍兒亦名柳枝所謂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

者也　李義山屬情洛中婦亦名柳枝所謂畫屏繡步障物物自成雙者也　楊廉夫侍兒亦名柳枝所謂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彈歌舞弄琵琶可憐一箇楊夫子化作江南散樂家楊基亦寄之詩云長笛參差吹海鳳小璃楊柳舞妖魔而犇大年讀廉夫集云白髮草玄楊子宅紅粧檀板謝家湖蓋指此也

夷光修明

越以西施鄭旦獻吳皆天下絕色世言姓施而家有東西之居故曰西施是亡其名也後吳易其名曰夷光修明越既入吳二女方止苑樹下越兵望之以爲神女不敢犯墨子曰西施之沈其美也是當溺死而傳記皆云范蠡載之而逃入于五湖世言范子所載止西施也而楊廉夫之詠范蠡事則又云西施鄭旦坐兩頭是當二女裸而汎矣孟子止稱西子不言施

宵明燭光

黃帝姬姓亦云姚姓堯舜皆出于黃帝堯改伊祁姓舜改姚姓黃帝生少皞皞極堯爲陶唐氏黃帝生昌意顓頊窮蟬敬康句芒蟜牛瞽瞍舜爲有虞氏是舜乃堯之五代孫也不應爲翁壻舜既娶堯二女俱爲妃長娥皇無子次女英生商均世紀又云舜有庶子

八人皆不肖又立妃癸比生二女名曰宵明曰燭光

楊玉環

楊貴妃傳曰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孫徙蒲州之永樂外傳曰弘農華陰人後徙居蒲州永樂之獨頭村父玄琰蜀州司戶妃生于蜀誤墜池中後人呼爲落妃池池在導江縣前早孤養于叔父士曹玄璬家今廣西通志則曰妃乃容州普寧縣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妃有異質都部署楊康求爲女時楊玄琰爲長史又從康求爲女攜至京進入壽王瑁宮城西至今有楊妃井二說迥異妃小字玉環又名玉妃又名阿

迨開元四年生二十二年十一月歸壽邸年一十九歲又六年爲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取于壽邸度爲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年二十五歲矣天寶四載七月冊韋氏配壽邸冊太真爲貴妃五載七月因忤旨送還第九載二月又送還第凡十三年爲十五載賜死馬嵬驛年三十八歲豐碩善媚卒傾家國云

復見兩木蘭

韓氏保寧民家女也明玉珍亂蜀女恐爲所掠乃易男子飾托名從軍調征雲南往返七年人無知者雖同伍亦莫覺也後遇其叔一見驚異乃明是女攜歸

四川當時皆呼之曰貞女黃善聰應天淮清橋民家女年十[illegible]母其姊已適人獨父業販線香憐善聰孤幼無所寄養乃令爲男子裝飾攜之旅遊廬鳳間者數年父亦死善聰即詭姓名曰張勝仍習其業自活[illegible]同輩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不知其女也約爲火伴同寢食者踰年恒稱有疾不解衣襪夜乃溲溺弘治辛亥正月與英皆返南京已年二十矣巾帽往見其姊仍以姊稱之姊言我初無弟安得來此善聰乃笑曰弟即善聰也泣語其故姊大怒且詈之曰男女亂群玷辱我家甚矣汝雖自明誰則信之因逐不納善聰不勝憤懣泣且誓曰妹此身苟汙有死而已須令明白以表寸心其鄰即穩婆居姊聊呼驗之乃果處子始相持慟哭手爲易男子裝越月英來候再約同往則善聰出見忽爲女子矣英大驚駭問知其故怏怏而歸如有所失益恨其往事之愚也乃告其母母亦嗟嘆不已時英猶未室母賢之即爲之求婚善聰不從曰妾竟歸英保人無疑乎交親鄰里來勸則涕泗橫流所執益堅眾口喧傳以爲奇事厰衛聞之乃助其聘禮判爲夫婦嗚呼觀此二貞女則雖南齊之東陽婁逞五代之臨邛黃崇嘏又何以加之

可謂我朝兩木蘭矣婁逞者女名變服爲丈夫仕至揚州從事黃崇嘏見詩女史有女狀元春桃記

張好好

張好好年十三杜牧以善歌直樂籍中所云婷婷嫋嫋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者是也又張好好以歌爲著作沈述師以雙鬟納之

阿杜

阿杜齊周盤龍愛妾盤龍大破魏軍高帝送金釵二十枚與杜氏手勅曰餉周公阿杜今人稱妾曰阿大音如杜阿者吳人以爲語助詞亦啓口聲而漢之婦

人乃有名阿者如周郁妻名曰趙阿古陽阿作平聲

紅霞帔

紅霞帔者宋宮人品名紹興間如張頑兒鄭廿八侯九娘馮十一娘張真奴劉翠奴劉十娘鮑倬兒王八兒又有紫霞帔王受奴之類今西湖褒親崇壽寺乃紅霞帔劉貴妃香火院故俗稱劉寺不知翠奴十娘果何人也升陽翁詩翟羽鸞綃事已空奉華遺寺對高松是也奉華劉妃閣名予家田尚稱劉寺香火田

兩金屋

漢武帝阿嬌金屋貯之唐飛燕輕鳳金屋藏之漢成帝后趙氏名飛燕

俞尼子金蓮

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伎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金蓮人但知爲潘妃事而不知窅娘亦有之高低步舞固不同也齊東昏侯爲潘妃鑿金爲蓮花以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又南唐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鈿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韈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鎬詩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是也貼地柎低而可行六尺想高而可舞

窅娘新月脚

婦人扎脚纏足古未嘗有俗傳起于西施然莫可考也洛神賦凌波微步趙飛燕能爲掌上舞綠珠步香塵無跡皆喻其體輕未始顯言足小也然稱其步微掌上無跡則纖細亦可想見矣自南唐李後主令窅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則今之遺風也萦溪遷京也纏弓兜也今之脚小者香奩艷詠必曰筍芽曰半叉但語則曰三寸三分誠雅緻也若夫昔人所詠弓鞋則彎轉如弓乃北方婦人之態南人笑之曰翻頭脚亦曰搖船頭又其下品也斯不足觀矣

屧舄屐

屧履中薦也曰步屧曰響屧吳王宮中有響屧廊以楩梓板藉地西子行則有聲故名響屧是婦女遍服之韓偓屧子詩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雖短謂之六寸膚圓想亦不纏足也梁詩書屧重高牆畫之者當是繪以五彩高牆者想是闊頼也今之高底鞋類屧底曰舄以皮爲之舄以木置履下乾濕不畏古者祭服用之屐以木爲之即今之木屐古婦女亦著之李

白浣沙石上女詩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今廣東婦女雖晴天白晝亦穿木屐余嘗戲給事中李濡徵云樂府有雙行纏今南海可謂雙行屐矣因作雙行屐云荔枝醉赬頳末麗蟠清䙌孔雀隱蘭皐佳人出茅屋繡帛謝纏綿赤脚幸馳逐白足越羅裙紅屐奇南木金齒滑不磨王趾纖可掬西子畫㯶聲東陽素波沐不雨石琳琅無雷車轣轆烈日響洞房良宵展郎腹非乏蓮花承頗厭笋芽縮知音寔自然絲竹不如肉孺徵笑曰足可補香奩新詠也他日與李兵部少偕在西湖席上以金蓮小命題索賦余復戲之曰

貴地惟有雙行屐耳舉以誦之軒渠不能自已

屣靸鞋

蹝本作躧舞履也足跟不正納莊子原憲華冠縰履史記女子則鼓鳴瑟跕蹝注曰躡跟爲跕不着跟爲屣似今靸鞋釋名靸小兒履也鞋履也爾雅曰單底曰履飾足以爲禮也三代以皮爲之朝祭之服也亦有以葛爲之者詩糾糾葛屨是也秦始皇二年遂以蒲爲之名曰靸鞋二世加以鳳頭仍用蒲即今無後跟涼鞋也晉永嘉元年用黃草宫内妃御皆着始有伏鳩頭履子即今黃草心鞋也梁天監中武帝易以

絲名鮮脫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㨾差多古有遠遊履又詩云足下絲履五文章平頭奴子提履霜唐大曆進五朵草履子建中進百合草履子大和吳越間織高頭草履如綾縠又麻履曰屩草曰扉屩乃不帶者名鮮脫履履朝服屨燕服荀子紃屨之士注編麻爲之禮記注紃施縫中若今時條也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夫古之婦工以治內事今后妃之屨使臣工造之可耻甚矣唐書東女國蘇羅屨也今靸鞋不纏足者曳之今之纏足者以絲爲鞋則梁製也以羊皮銷金箔爲之則三代之遺意而極其奢巧也

以蒲草麻葛爲之則古今之通用也首以鳳頭伏鳩鴛鴦則昉于秦晉繡以雲露花草則昉于五朵百合而其高底鞋即古之重臺履也琴面鞋即笏頭履也其婦人鞋底以二色帛前後半節合成則元時名曰錯到底不知起于何代至若飾以金寶珠玉則淫風極矣踐于足者如此則戴于首者不言可知

女靴

靴本胡服趙武靈王所作實錄曰胡履也初短靿以黃皮爲之後漸以長靿唐馬周殺其靿加以靴氈裴叔通以羊爲之隱麖加以帶子裝束蓋婦人皆可服

之幷州婦人臨水浣衣有人換其新靴是也古人有舞靴李太白詩靑黛畫眉紅綿靴楊廉夫詩繡靴蹴踘勾驪樣羅帕垂鬟女直妝

女韈

韈足衣今之膝褲炙轂子曰三代謂之角韈前後兩隻相成中心繫帶至魏文帝吳妃始以綾羅裁縫爲之曹子建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唐楊貴妃錦拗韈杜牧詠韈詩云鈿尺裁量减四分纖纖玉筍裹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韓偓屧子詩六寸膚圓光緻緻夫尺減其四分當亦六分是

即致堯之六寸也今婦人有不着韈者太白詩屐上足如霜不着鴉頭韈則唐時已然

婦衣

禮婦人之服不殊謂衣裳上下同色也今惟越人服青爲然我　朝定制婦人止服絹布不許用綾錦綺繡其色只用藍紫桃花淺色不許用青綠大紅深色農民之家方得服紬紗今則婢子衣綺羅倡婦厭錦繡矣

袜䏑

今之袜䏑一名襴裙隋煬帝詩錦袖淮南舞寶袜楚宮腰詡偃詩細風吹寶袜輕露濕紅紗盧照鄰詩倡家寶袜蛟龍被裌女人脇衣也崔豹謂之腰綵引左傳衵服陳靈公衷衵服而戲于朝日日近身衣也郎唐訶子之類寶袜在外以束裙腰者視圖畫古美人妝可見故曰楚宮腰曰細風吹者此也若貼身之衵則風不能吹矣自後而圍向前故又名合歡襴裙沈約詩領上蒲萄繡腰中合歡綺是也其繡帶亦名袜帶今襴裙在內有袖者曰主腰領襟之緣尚繡蒲萄花言其花朵朵圓如蒲萄也

細簡裙

梁簡文詩羅裙宜細簡先見廣西婦女衣長裙後曳地四五尺行則以兩婢前攜之簡多而細名曰馬牙簡或古之遺製也與漢文後宮衣不曳地者不同韻書曰襉裙幅相攝也杭婦女闊簡高繫以輕薄爲尚北方尚有貼地者以不纏足欲裙蓋之也又杜牧詠襪詩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是唐之裙亦足以隱足也畫裙今俗盛行

名清

目上爲名目下爲清見爾雅又詩清揚婉兮目上曰清目下曰揚釋名清青也去濁遠穢色如青也揚本

作睤眉間曰睤目美也或作睗注䟽揚者眉上之
名因名眉曰揚詩美目揚兮又曰揚且之晳注眉
上廣也抑若揚兮䟽云揚是額之別名以有毛揚起
故名眉為揚揚雄揚眉曰揚衡諺言稱眉稱即揚也

綠眉

詩稱蛾眉而楚辭乃云曉眉曼綠曹元寵夜歸曲異
妝秀色擬眉綠黛眉漢給宮人螺子黛翠眉梁冀妻
改翠眉為愁眉魏宮人畫長眉多作翠眉驚鶴髻
古詩云常得畫翠對臉傳紅玄眉曹子建七啓玄
眉弛兮鉛華落即墨眉今廣東始興縣溪中出石墨

婦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黃眉後周靜帝令宮人黃
眉墨粧庾信詩眉心濃黛直點額角輕黃細安盧照
鄰詩纖纖初月上鴉黃又云鴉黃粉白車中出司馬
溫詩將粉粧成半額黃蓋眉黃起于漢宮而漢賦乃
有綠眉赤眉朱眉晉有宋赤眉北齊有姚黃眉何也
眉之名則有開元御愛眉遠山眉小山眉五嶽眉新
月眉月棱眉垂珠眉倒暈眉分梢眉涵煙眉即今柳
葉眉八字眉梢分而斜起又有眉間俏者即古之面
花蓋起于上官昭容飾之以掩黥迹者或曰壽陽宮
主落梅花之事或曰孫夫人粧瀨髓之遺或貼花或
點朱今又以翠羽為珠鳳梅花樓臺之狀小巧精妙
間于眉心能益妍麗故曰俏也眉有天生而細長者
其有粗大者則以線繳之或以刀削之想古有此風
故周庾信鏡賦云鬢齊故略眉平猶剃又有廣眉漢
諺宮中好廣眉四方高半額又不知眉毛天生何可
移上之半額也文選刻畫鬋鬢蓋古飾即如此

眉語眼語

婦女之眉最善蠱人故从女从眉曰媚眉不能語而
太白詩眉語兩自笑溫庭筠詩眉語柳毿毿柳渾詩
窓[illegible]眉語度又太白閒將手語彈鳴箏即以奕為手

談也唐書道路目語漢李陵傳未得私語即目視陵
師古曰以目相視而感動之今俗所謂眼語也皆奇

斜紅

美人妝面既傅粉復以臙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
者為酒暈妝淺者為桃花妝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為
飛霞妝梁簡文詩云分妝間淺靨繞臉傅斜紅則斜
紅繞臉即古妝也

飛雲丹

飛雲丹即今水銀燒粉也云是蕭史作與弄玉今名
玉華花粉者最佳古人傅面用米粉故字从米或染

之爲紅粉後乃燒鉛爲粉云是紂始又調脂作紅也

月運紅潮

月運紅潮者婦女之桃花癸水也古名入月唐詩筵奏君王知入月故名月事醫書名月經言按月而經脉行也取以入藥則名紅鉛漢律謂之姅變婦人汙也又傷孕也蓋幼女未過老嫗當絕故其字从半女也古人點朱于額以示進退之節所謂程姬之疾也故曰丹的曰玄的或曰今之手中金鐲亦所以止觸也周禮王之陰事陰令亦有掌之者漢掖庭令晝漏不盡八刻白録所記推當御見者我　朝宮中欽録

簿女官掌之余之高祖姑蔡氏之姊杭之豐寧坊人也當憲廟時爲女官甚得幸以選纁女一差至杭官官侍者四人與三司諸大夫抗禮所言宮掖事甚詳髮巾左右繫金錢所鬌俱禿云件駕蚕起用以掠髮者有報宮之牋有衛門之寢有承御之名有紀幸之籍其事甚詳且密雖　聖上亦不得而觀覽也

髮膩

婦人頭髮爲膏澤黏膩曰膩必湯沐乃可解攷工記弓人注膩亦黏也音職古人俱用芳澤以香潤其髮然但稱玄稱鬒稱烏雲也而魏璀賦乃云黄金釵今碧雲髮杜牧之賦乃云緑雲擾擾梳曉鬟也

穿耳

女子穿耳帶以耳環蓋自古有之乃賤者之事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杜子美詩玉環穿耳誰家女諸葛恪曰母之于女天性之愛穿耳貫珠何傷于仁

鴛央七十二

古詩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央鴛央七十二羅列自成行人皆不辯七十二之說蓋言美人之數也又古人多言三三美人夫三三則六而六六則爲三十六

矣左右各三十六合之則爲七十二矣蓋六六陰數之極而六六三十六者又純陰之數故用之婦人也楊應夫詩別院三千紅芍藥洞房七十紫鴛央蓋爲對耦所拘耳楊慎詩芳池七十二寶帳千重

金釵十二行

古樂府河中曲咏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後人遂誤以爲金釵美人十二行殊不知古婦人髻高故能插金釵十二行乃六雙也

百媚千媚

百媚郎也千媚娘也見淳于王歌百媚在城外千媚

在中央坐來生百媚謂張麗華見煬帝詩

美人雙騎

江北佳人多能騎馬今走騾騎婦人亦能雙乘落鞯謂之雙飛燕甚可觀也李太白詩自有兩少妾雙騎駿馬行蘇子瞻詞細馬遠駝雙侍女想亦重坐也

姣

姣淫也穆姜弃位而姣不可謂貞姣戶交反又如字嵇叔夜音姣言姣小人爲淫也女交曰姣女喬曰嬌

昏嫁

古者女子二十而嫁越王句踐令國中女子年十七

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惠律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筭蓋漢律民不繇者貲錢二十二又高帝初爲筭賦注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筭今罪謫五筭出六百錢也唐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聘娶貧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古者女子重失時仲春不禁淫奔故名野合順群情也杜工部詩不嫁惜娉婷是舉見在而言也陳無已詩當年不嫁惜娉婷是舉過去而言也白樂天詩寄言癡小人家女愼勿將身輕許人是舉未來而言也有深意矣

卷二十終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一

錢塘田藝蘅子秇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戚夫人

于季子云百戰方夷項三章且代秦功德蕭相國氣盡戚夫人范至能云劉項家人總可憐英雄無策庇嬋娟戚姬葬處君知否不及虞兮有墓田夫以沛公之英雄豈無策以庇戚姬而爲之氣盡哉蓋必有所自矣帝欲全夫人非易儲不可苟爲萬世計太子既不可易又不如付身後事于不知黃鵠之悲特牽于衽

席之愛耳且帝誠寵夫人必決易太子則雖猛悍如呂后亦無如之柰何但帝春秋既盛亦患諸故將之跋扈非太后必不足以懾服之况既易後寧免太后之不反正乎寧免天下之不使言首亂者乎不若已之以俟太后之容置固不意人彘之毒至于母子之俱盡也故知帝愛國甚于愛家愛公甚于愛私其心亦悲矣

王昭君妹

昭君嫁單于史未嘗有其有妹白樂天嘲雪中馬上妓云雪裏君看何所似王昭君妹寫真圖此強造也

姝注女衮之外更無他音且其第二句云引手低蛾
索一盃則所謂一盃者酒邪湯邪水邪皆病也

兩哀姜

魯莊公夫人齊女曰哀姜又文公長妃齊女哭而過
市國人哀之故亦曰哀姜

六飛燕

漢趙飛燕倡陽阿主家學歌舞以其身輕可爲掌上
舞故號曰飛燕陽阿舞亦因此得名又張湯飛燕旅
力作辭見後漢書臧洪傳按褚燕後爲張牛角軍師
改姓張燕僄悍捷速過人軍中號爲飛燕即黑山賊

也見魏志又唐寶曆三年浙東貢舞女二人一曰飛
燕一曰輕鳳修眉黟首蘭氣融冶冬不纊衣夏無汗
體上琢玉芙蓉爲二女歌舞臺每歌舞一發如鸞鳳
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態艶非人間所有每歌舞上
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也宮中語曰寶帳
香重重一雙紅芙蓉又青龍飛燕古戰艦名又古良
馬名飛燕

兩小小

南齊小小姓蘇錢塘人又唐齊公伎名小小能爲真

四碧玉

碧玉晉喬知之妾所愛明珠十斛買娉婷是也又陳
後主寄碧玉詩離別腸猶斷相思骨合銷愁魂若飛
散憑仗一相招又楚王碧玉審言詩清風細雨濕梅
花驟馬先過碧玉家正值楚王宮裡宴門前初下七
香車又宋汝南王妾碧玉所歌碧玉破瓜時是也碧
玉歌一名千金意晉孫綽作

兩虞姬

虞姬名損之齊威王之姬也諫齊王烹佞臣周破胡
與阿大夫薦北郭先生與即墨大夫齊國大治又西
楚霸王亦有虞姬

兩朝雲

河間王姬名朝雲假爲老嫗吹篪羌泣降者語曰快
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蘇子瞻妾亦名朝雲詩所謂
不似楊枝別樂天者是也

兩小蠻

白居易妾名小蠻詩云楊柳小蠻腰于鵠襄陽看花
詩自注云時因小蠻作又謝阿蠻唐玄宗舞女

兩夜來

魏文帝美人薛靈芸號曰夜來又唐靖恭　伎女亦
字曰夜來

騃冶

隋煬長安貢御車女袁寶兒年十五腰肢纖墮騃冶多態帝又曰多憨態虞世南詩曰垂肩亸袖太憨生

祝英臺

英臺上虞祝氏女子易爲男子裝出遊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祝先歸二年山伯訪之方知其爲女子悵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時祝已許馬氏矣山伯後爲鄞令疾革葬鄮城西明年祝適馬氏舟過墓所風濤不能進英臺聞有山伯墓因登冢號慟地忽裂開祝氏隨焉遂埋雙璧人皆異之

晉丞相謝安奏之因表其墓云此與紫玉及華山畿女之事甚相類今俗演爲雜劇也

龍井神女祠

具區東山有井淵深叵測世呼柳毅井即唐所傳洞庭君女歸柳毅事言至今風月夜往往見彼雙雙出游嘉靖辛丑中書舍人王子蔡子　子同游酒酣因吟曰橘花垂蔭碧闌干此地曾經柳毅傳卿亦有書吾肯寄汲深千尺轆轤懸時林月漸明隱隱見橘柚影中一美人掩映若隔煙霧却前遙吟曰橘花如雪晩風清迢遞關山春高鶯明月一天涼似水不堪重省舊時情即追討其跡杳不可得質明欲闢地祠之鍤下砰然有聲得一石碑題曰龍井神女祠因建宇于其上

王烈女

王氏者山東人家貧八歲貨與淮安倡家及長即知處身失所欲脫去無計倡婦百般誘之執意不爲動一日強使與上客合姦因涕泣謂客曰妾本良人女因貧故至此妾久忍死者未及見父母一訣耳今忍遂汙吾身邪引刀自刎客大驚駭剏救不及事聞于官令厚葬之後有吳主事在淮一夕夢女號泣拜堂

下驚問之對曰妾烈女王氏也具陳其故且言家居五壩上願君白之黎明吳君訪得其墓遂令修葺之復會張御史疏聞建祠祀之嘉靖年間事

寒香晩翠

寒香晩翠者海鹽張公寧之二妾也寧字靜之號方洲正統進士漳州知府寒香姓高氏晩翠姓李氏年可十六七皆端潔慧悟公老益愛重之及病將革無子諸姬年長者悉命出之二氏獨不忍去因泣請曰妾二人有死無貳幸及公目未瞑願賜一閤同處且封鑰之第留一竇以進湯粥誓以死殉公也遂引刀

各截其髮以示無他賜公命從之乃寂居小閣絕不與外間通聲問及卒乃設席閣中旦夕哭臨服三年喪不闚戶者五十餘年嗣子曰嘉秀字文英舉嘉靖己丑進士其書錦歸也二氏因語人曰妾等犬馬之齒已踰七旬幸不辱先公于地下他日相從可無汗顏矣又況有佳後邪于是即日令啓鑰而出之則皤然雙老媼矣親戚莫不憐且敬之遂爲之奏聞旌之曰雙節云

柳含春

含春姓柳氏國初明州女子也年十六患病禱于關

王祠而愈因繡旛往酬之一少年僧頗聰慧窺柳氏之姿而恱之因以其姓戲作呪語誦之于神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攀折尚憐枝葉小黃鸝飛上力難禁留取待春深女亦甚慧聞之不勝其怒歸告于父父訟之于方國珍時國珍據明州捕僧至問之曰何姓對曰姓竺名月華國珍命以竹籠盛之將沉之江又曰我亦取汝姓當作一偈送汝歸東流因吟曰江南竹巧匠結成籠好與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其僧痛哭哀訴曰死吾分也乞容一言國珍許之僧曰江南月如鏡亦如鈎明鏡不臨紅粉面曲鈎不上畫簾頭空自照東流國珍知其以名爲答大笑而釋之且令蓄髮以柳氏配爲夫婦

大家有五

漢魏以來宮中呼官家曰大家蔡邕獨斷天子親近侍從官稱大家漢有曹大家唐有郎大家又順帝虞美人以梁后故抑而不登但稱大家而已家音姑左傳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史記長鋏歸來乎食無魚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是也

西施毛嬙皆越人

神女賦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是

二人也舊說毛嬙即西施誤矣莊子注西施夏姬也勾踐獻吴美人又毛嬙司馬云古美人一曰越王美姬則二女則越產矣

四麗華

漢光武后陰麗華自言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陳後主后張麗華後漢劉聰妻劉娥字麗華　人又後周宣帝后楊麗華

白眉神

教坊妓女皆供白眉神每至朔望則以手帕汗巾之類扎神面一遭若遇子弟有打乖空頭者輙以帕洒

拂其面一洗而過則子弟之心自然歡悅相從留戀不已蓋花門厭術也

私科子　鴇子

雞雉所乳曰窠即科也晏子春秋殺科雉者不出三月蓋言官妓出科私娼不出科如乳雞也又老妓名鴇子一作鴇䳄似大鴈無後趾虎文性群居如鴈自然有行列連蹄不樹止俗呼獨豹老妓性行似之

弄新婦

今徽州等處人娶新婦入門衆親戚皆百般戲謔弄名曰弄新婦甚有至于不堪弄謔死者云其衣服

鞋履皆用綵縫綴恐有踈脫但不及于亂耳風俗薄惡之甚真南蠻之遺習也唐時即有此風曰娶婦之家弄新婦今越俗親友必將新壻灌醉于房中

繡花娘插帶婆瞎先生

古人以尼姑道姑卦姑爲三姑以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爲六婆謂不容入門方成人家又如避虵蝎蓋惡其貽害之甚也今則三姑六婆之害處處有之而此外又有數種　曰繡花娘者以善針刺出入大家因請以教導閨女他日多被誘引成花娘花娘者杭人罵倡伎淫婦之稱也　曰插帶婆者富貴大家婦女赴人筵席金玉珠翠首飾甚多自不能簪妝則專雇此輩顏色間雜四面均匀一首之大幾如合抱即一插帶頂刻費銀二三錢及上轎之時幾不能入簾輿也入人家坐席則須倭僕四五人廻侍左右仰視俯察惟恐一物之遺失一花之傾倒即能解意以手拾取扶植每爲從者熟視動心遂至通姦露醜或有自早至晚坐久頭重不堪其苦眩暈扶歸者或遺失一物值數十金歸家悔恨涕泣數日成疾者亦有假借他人另置賠償者後聞江西建昌婦女粧飾亦然此風所當痛革也　曰瞎先生者乃雙目瞽

女即宋陌頭盲女之流自幼學習小說辭曲弹琵琶爲生多有美色精技藝善笑謔可動人者大家婦女驕奢之極無以度日必招致此輩養之深院靜室晝夜狎集飲宴稱之曰先生若南唐女冠耿先者淫詞穢語汙人閨耳引動春心多致敗壞門風今習以成俗恬不知恠甚至家主亦悅之留薦枕席而忘其瞎真異事也

插秧婦詩

戴九靈插秧婦詩青袯蒙頭作野粧輕移蓮步水雲鄉恐插秧婦人必俱大脚者安得復云蓮步耶云裙

翻蛺蝶隨風舞手學蜻蜓點水忙聚來烟烟青滿把細分春雨綠成行村歌欲和聲難調羞殺揚鞭馬上郎江北婦女皆務農其夫反謳歌擊鼓大晒風俗也

媵妾　從嫁

曹植媵余行兮歸朔方媵送昏之名爾雅曰將送也儀禮言媵爵公羊言開媵路史記言伊尹有莘之媵臣江有汜序言嫡媵鄭氏引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是也今人家之從嫁爲側室者皆曰媵妾從去聲

宦官妻

石顯傳丞相御史條奏顯惡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

憂死唐高力士娶呂玄晤女國妹李輔國帝爲娶元擢女爲妻宋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溫皆衰絰臨哭元趙伯顏不花年踰二十先有妻子順帝刑其勢爲奄人不花不捨其妻仍與之共處我　朝宣德中賜太監陳蕪兩夫人陳蕪賜姓名王瑾字潤德天順初賜太監吳誠妻余見傳記所載以爲此曹要婦人何用或曰雖去其勢男性猶在必須近婦女乃安夜也家君在京所善太監侯玉亦有妻妾甚美且多及家君督學廣東出京玉送別出二女子相贈此內臣交好之至厚者一名白秀者乃絕色也云玉之寵姬暇日細詢其故真如所傳言相愛淫謔甚于平人夫妻居室之事每一交接則將女人徧體抓咬必汗出興闌而後巳其女人每當值一夕則必倦病數日蓋慾火鬱而不暢故也此女素爲狐狸迷染其後隨至嶺外在滁州時余曉起親見之形如猫而玄黑變態不常然亦不爲害因命小苗童曰凌鴻伴宿察之則狐自窓眼潛入伏于女身小童舒手摸之則亦不變形如毛狗而巳後家人畏懼與廣東僕周俊爲妻狐復不捨俊亦厭之歸杭又賣與徽州某商今尚在杭不知何如矣

宦女

古之宦官周閹人寺人之職說文宦仕也執事于中也左傳爲宦女一曰閹人說文閹豎也宫中閹閽閉門者蓋男無勢精閉者也書官辟宫罰男子割勢女子幽閉次死之刑一名腐刑一曰犗刑詩寺人之令注寺人奄官也或作閹洪武初有監正監副監丞門正門副寺名永樂間始名太監少監

婦人封侯

漢陰安侯乃高帝兄伯妻羹頡侯母丘嫂也樊伉母呂須封臨光侯一作林光秦林光宫在雲陽即漢之

甘泉蕭何夫人封酇侯許負河内老嫗善相封鳴雌亭侯晉羊祜妻封萬歲君元朝四品官妻郡君五品縣君我　朝公主之下皆稱君夫人之下皆稱人

瑞蓮池二女

元末施州向氏諱氏二女相與濯手于仙女池遂生嘉蓮時僞夏明玉珍據四川命選宮嬪二女皆在選中向氏立爲后諱氏退還乃自投池中而死

馬版腸湯

今鄭元和雜戲出于李亞仙傳亦多不合所言馬版腸湯事乃元時歌妓郭順時秀者秀色藝超絶教坊

白眉學士王公元鼎甚眷之秀偶疾思得馬版腸充饌公殺所騎千金五花馬取腸以供當時傳爲嘉話今又以王商配之李娟奴爲戲皆失其真也

誚失婢榜

唐人有誚失婢榜詩因友人之婢逃去原情寄嘲云撫養在香閨嬌癡教不依總然桃葉寵打得柳花飛曉露空調粉春羅枉賜衣内家方妬殺好處任從歸偷鎖出深閨風花何所依想應乘月去誰道綍天飛燭暗斯垂淚香凝舊舞衣恩情如不斷還向夢中歸揭榜諸因依千聲叫不歸頭盤紅縷髻身着紫羅衣夾帶無金玉窩藏有是非請君看賞格惆悵信音稀白樂天云舊恩慚自薄前事悔難追可謂有忠厚之意劉賓客和之云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是亦難乎其爲情矣

額黄　鬟㨶

額上塗黄漢宮妝也梁簡文詩同安鬟裡㨶異作額間黄徐排云留心散廣黛輕手拂花黄虞世南袁寶見詩學畫鴉黄半未成今此妝不復經見矣㨶者挾開也四十年前婦女理鬟尚用㨶以木爲之形如棗核兩頭尖尖可二寸長以漆光澤用以鬆髩名曰鬢棗今亦不復用之競作薄薄安髩如古之蟬翼髩也

螓首　花尖

詩螓首蛾眉螓一名蜻蜻蛩也蟪蟟之小而緑色者孫炎曰有文者謂之螓似蟬而小頭有方文詩言額廣而方也今杭州婦女皆尚闊額亦有花尖者額中髮際垂下自成尖文有效顰而強飾者

剺臂　彈骨

倡婦與子弟燒香剌臂以爲盟誓皆起于古史記魯世家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女說而愛之割臂以盟列子曰紀昌飛衛請爲父子剺臂以誓不得告術于

人淮南子曰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唾盟所由各異其于信一也彈骨者胡人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也蓋胡人之俗以得帝王頂骨爲鉢盂則吉祥如意老上單于以月氏頭爲飲器李賀歌所云血凾模糊截仇首半骴劖作玻璃杯目眥生紅酒徹纈戎王脑堂沃焦𤍠是也又元僧楊璉真伽以理宗頂骨爲飲器我　太祖先疐之聚寶山後歸諸穆陵高季迪所云玉顱深注酡酥酒誤比戎王月氏首是也又萬震南州異物志烏滸在廣州南交州北道間伺行旅擊之利得人食之取其髑髏破之以飲酒又徐

嵩爲符堅始平守姚方成執而不屈斬嵩漆其首爲便器顧亮有云黔州都督有血頂精魂夜夜溺中啼其原皆起于趙襄子漆智伯頭爲飲器但酒溺異耳

指甲

唐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骰子賭酒微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祐曰但知報道金釵落髣髴還應露指尖宋劉攽之沁園春云銷薄春氷碾輕寒玉漸長漸彎見鳳鞋泥汙偎人强剔龍涎香斷撥火輕翻學撫瑤琴時時欲剪更掬水魚鱗波底寒纖柔處試摘花香滿縷裏成斑時將粉淚偷彈記綰玉曾教柳傳看箏恩情相著搔便玉體歸期暗數畫徧闌干每到相思沉吟靜處斜倚朱唇皓齒間風流甚把仙郎暗掐莫放春閒我朝沈彥傳纖手云曾見花梢揀俏枝宛如春笋露參差金釵欲溜輕攏髩寶鑑重臨淡掃眉雙送鞦韆扶索處半揎羅袖賭鬮時香腮悶托聞嘶馬忙揭朱簾認阿誰皆非春笋不能當也又以鳳仙花和白礬擣之染爲紅甲昔人有云嬌彈粉淚抛紅豆戲掐花枝鏤絳霞又云拂黛火星流夜月畫眉紅雨過春山尤可把翫也至于秃指婦人深爲村鄙元人有小令嘲

之名醉扶歸云十指如枯笋和袖捧金尊搊殺銀箏字不真揉痒天生鈍總有相思淚痕索把拳頭搵此又可爲撫掌絶倒

古后妃婦人異名

衛子夫　王翁須　王政君　郭聖通　鄧猛女
劉義王　劉紅夫　劉小民　劉成男　郭女王
賈南風　王貞風　褚蒜子　杜陵陽　李陵容
何法倪　謝梵境　丁令光　路惠男　章要男
鄭大車　袁大捨　王穆之　王靈賓　獨孤伽羅
穆邪利小字黄花　王地餘　王神愛　鄭阿春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二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懋升玄叔校

巾

巾本佩巾禮左佩紛帨是也帨拭物之巾詩無感我帨兮卽今之手巾汗巾也亦褵屬褵婦人之褘卽今香纓詩親結其褵注帨巾也詩縞衣綦巾綦蒼艾色女之貧陋者漢賈山至言又云赦罪人憐其亾髮賜之巾故曰卑賤者所服或曰古者有幘無巾王莽頭禿始施巾加于冠內一曰首飾儀禮二十庶人士冠

庶人巾巾謹也當自謹脩于四教也蔡邕則云天子見令長三老官屬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又漢文帝髮壯加巾是天子亦服巾也草木子曰紗帽圓領唐服也仕者用之巾笠襴衫宋服也巾環襈領金服也帽子繫腰元服也方巾圓領大明服也庶民用之蓋古之庶人服巾而今制則庶人不得服巾故玄中記亦云奚冊富豪要裹頭巾者納牛駞七十頭馬百匹名曰舍利是庶人雖富豪在匈奴亦不得服巾也

練巾襴衛着練紷也　綸巾諸葛孔明　白綸巾謝萬　紫綸巾石季龍史季龍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着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文織成靴游于戲馬觀綸青絲綬也本音倫一在山韻與關同韵而關字初無龍春切者淳韻亦不收而古人關巾謂卽白綸巾何也魏璀擣衣賦黃金釵兮碧雲髮白綸巾兮青女月佳人聰兮良未歇則是婦人亦冠白綸巾也

白帢巾帢本音韐韎韐士服蔽膝之衣詩韎韐注合韋爲之以茅蒐草染之一曰韎韐是則未染者當爲白帢矣魏太祖擬皮弁裁縑帛爲帢以色別貴賤本軍飾非國容并缺四隅曰帢一曰按頭使下故曰帢

郎小白帢也哀帝改用素白帢帢疑作答史記答布千匹注白疊布也南史高昌國有草實如繭中絲爲細纑名曰白疊安子國人取以爲布甚輭白唐書又云白氎擷花可織爲布想卽今之木綿花初名吉貝布也一作白氎巾杜子美詩光明白氎巾是也夫既曰莫絲則又不當从毛注作毛布矣今之以褐布作巾者本當从毛而白氈巾則純用毛製疑古之白氎亦如此製故从毛也　桐巾隋左相牛弘上議着桐巾以桐木爲之內加漆詔從之大業十年禮官上疏裹頭者宜裹巾子　烏匼巾子美詩晚風爽烏匼注

烏巾也即如今烏紗巾之類　小烏巾子美詩頭戴
小烏巾　烏角巾子美詩錦里先生烏角巾蘇子瞻
詩二老白接䍦兩郎烏角巾　角巾晉羊祜王導
折角巾郭林宗遇雨折一角故名今有六角巾八角
巾常服本四角此好異者　帤巾方言大巾一曰幣
巾播巾　葛巾諸葛孔明又淵明用以漉酒唐武則
天賜群臣葛巾子呼爲武家高巾子杜甫詩呼兒正
葛巾　幅巾製見家禮漢末王公名士以幅巾爲雅
袁紹崔豹爲將帥皆着幅　闊幅巾程伊川紗背後
望之如鐘形其製似今道士謂之仙尭巾　大幅巾

唐日本國　踏養巾唐中宗賜百官踏養巾帝在藩
時冠　珠巾唐昭宗時侯王將帥以珠一顆盤幞頭
脚貫以銀線而簪之軍人又以珠飾巾　新羅巾皇
甫玄眞獻新羅巾子碎塵于高瑀以贖田知之非
夾羅巾唐文宗性儉素駙馬來處仁戴夾羅巾帝戒
之謂非所宜今則庶人皆戴之亦有夾綢紗巾而用
金線盤者　鹿巾路群製陶弘景遁明鹿皮巾　穀
皮巾張孝秀文逸穀皮巾　化巾桑維翰服蟬翼紗
大夫帽庶表四方名爲化巾　尖巾蜀王衍製　僕
射巾裴晃　華陽巾顧況　蓮花巾吳江女道士

燕巾後世上下通用之幘　雲巾一名燕尾巾蘇子
瞻謝人惠雲巾詩燕尾稱呼理未便或曰燕巾即幘
也髮有巾曰幘蓋覆髮者卑賤執事不冠之服後世
以爲燕巾　圓頭巾楊供奉官及諸司長官則有圓
羅頭巾子　方頭巾李白詩首戴方頭巾或曰自宋
至今庶民頭巾法天地取方圓之象名曰平定巾
平頭巾唐置平頭樣巾　漁巾高九萬　白鷺巾晉
山簡白接䍦接䍦白帽也爾雅注江東取白頭翅背
上長翰毛以爲睫攡名之曰白鷺縗　唐巾唐制四
脚二繫腦後二繫領下服牢不脫有兩帶四帶之異

今則二帶上繫二帶向後下垂也今之進士巾亦稱
唐巾　忠義巾一名關王巾漢關雲長製　高士巾
山林隱逸之服　凌雲巾用金線或青絨線盤屈作
雲狀者　玉臺巾方而匾者即四方巾之制小異
兩儀巾後垂飛葉二扇飛詹巾　鶻鴟巾宋館伴所
褁　東坡巾云蘇子遺制　山谷巾黃庭堅遺制
陽明巾近時新建伯王伯安製　萬字巾　鑿子巾
今人以白爲凶服未聞有白綸巾白恰白氈巾之制
惟喪服乃用麻用葛而有萬字鑿子之制萬字則上
闊而下狹形如萬字鑿子則如唐巾而去其帶耳

帽

帽冒也上古用羽毛及皮爲之今以紗羅紵絲馬尾氂牛尾椶藤竹蒻爲之輿服志上古穴居野處衣毛而帽皮又曰官民皆帶帽其簷或圓或前圓後方或樓子蓋兜鍪之遺制也所云樓子即今南方村中小兒所帶五彩帽余幼時尚見小兒帶雙耳金線帽皆元俗也所謂帽則金其頂襖則線其腰者也又元婦人皆帶皮帽

鎖鎖帽

鎖鎖帽出回紇用鎖鎖木根製之爲帽火燒不滅亦

不作灰可配火鼠布即火毳布後漢書火毳即火浣布布出燃洲異物志云獸毛織成博物志云出西域玄中記云南方炎山拾遺記又云羽山石火可焚垢衣令潔也此尤異元阿合馬言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然請遣官採取石絨可對氷錦

張公帽賦

諺云張公帽掇在李公頭上有人作賦云物各有主貌貴相宜竊張公之帽也假李老以戴之兮長隱君乃岸幘而襃禮木于居士反我冠而壯儀亦可謂善謔者古之李晟繡帽管寧白帽汝陽王璡砑絹帽西王母舞者研光帽何尚之鹿皮帽唐紗帽宋高帽鄭通刺船郎黄帽吐番氈帽西羌鹿帽以羊毛爲之秦漢鞔以故席四緣垂網子飾以珠玉謂之韋帽

盛服先生

禮記蔡明盛服左傳盛服將朝漢路溫舒傳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云云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注盛服先生謂儒紳也故前言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云云

貢服

周官九貢有服貢左傳則云諸侯不貢車服若今之絲葛錦紵出于方物諸侯安得不貢苟不貢則天子

將自織之邪我　朝蘇之致仕朱隆希以獻太極衣于　今上而遂被寵何其諂佞也夫以文彥博而獻燈籠錦則尚何怪于小人也哉不貢者命之貢也

端疋

周制帛廣二尺二寸爲幅四丈爲疋今四丈曰疋一疋曰端古者十尺曰丈倍丈曰端二丈也倍端曰兩四丈也倍兩曰疋八丈也又兩頭曰端叩兩端是也

織絲段子

玉藻士不衣織織音志注染絲而織之也今人以紵絲曰段子余見宋人以褐亦稱段子張文潛雜志曰

褐毛布也非今叚子乎則綾羅亦可同稱

全甲

史記霍去病傳殺樓蘭王斬盧胡王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曰全甲謂其足不失落也漢書作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師古曰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皆非是觀書法曰殺曰斬曰誅曰執曰首虜曰收則全甲亦疑是王之下王子之上作全甲同非若作足不失落尤可笑愚意全甲亦當作渾身貫甲之謂蓋精兵也又若是精兵只當序于

執王子之下在首虜之上故疑是名王以下之人

介

漢南粵王傳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師古曰介恃也下云嘉遂出介弟兵就舍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兩介字同而注不同殊不知介卽介道之介

鐵室

鐵室卽今渾身鐵甲言如室之蔽身也出韓非子

克絲作

克絲作起于宋樓閣百花龍鳳極其工巧今作尅絲蘇作最喜

鸘鷞裘

鸘鷞裘卽翡翠裘之類乃神鳥也東方曰發明西方曰鸘鷞南方曰焦明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鷞或作鸘淮南子言長頸綠色似鴈叚成式言如燕稍大足短趾似鼠未嘗見下地常止林中偶失勢控地不能自振及舉上凌青霄出涼州卽西方也

翠被

左傳荊王以鷸羽飾被鷸翡翠也漢賈山傳飾以翡翠注應劭曰雄曰翡雌曰翠異物志翡翠赤而大于翠師古曰鳥各別類非雄雌異名也又曰雄而赤者

曰翡雌而青者曰翠故曰翠被今翠鈿翠冠皆此又博物志名此爲比翼鳥出參嵎山非也比翼鳥自名鶼鶼也翡翠盛于嶺南今本山亦產此鳥可用爲飾名曰土翠亦曰硬翠不如交廣翠輭

鴛衾

今之色被橫其卧邊綠幅作異色曰當頭當去聲卽古被池之遺製又于其橫幅分缺二穴如月者用以叩頸此古之鴛衾也古詩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

六合被

唐莊宗命蜀匠旋織十幅無縫錦爲被財被成賜名

褚絮

史記漢賜南粵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厚薄之差也李太白明朝驛使發一夜絮征袍絮着綿也古詩着以長相思亦謂着絮也緜餘曰絮不緜曰綿故絮曰敝絮即繭黃也今謂之敗絮又曰絮胎

白紵

左傳季札與子產縞帶公孫僑就獻季子紵衣注吳地貴縞鄭貴紵也說文紵綠屬細者爲絟粗者爲紵陸璣云如麻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春生荊揚間一

歲三收周禮典枲縷紵白而細疏曰紵後漢書哀牢夷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注華陽國志蘭干獠言紵也績苧一 紕謂之紕此白紵也樂有白紵舞樂府解題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即所謂白紵衣白綸巾之類其形容極善矣王建詩新縫白紵舞衣成來遲邀得吳王迎元稹詩西施自舞王自管白紵翻翻鶴翎散蓋荊揚本吳地故出紵獨精如今揚之晒白福建之北蒸而家園所產亦多女工手績極精妙也舞衣若用白練不亦尤輕細貴重耶詩縞衣綦巾縞繒之精白者禮季

康子縞服注生絹古稱齊紈魯縞漢書縞素更縞衣

烏皮六縫

烏皮六縫靴也唐有此名故曰高力士終以脫烏皮六縫爲深耻又阿耆茶國名靴曰由縛屣于闐國有石鞾南唐元宗嘗謂馮權曰我富貴日爲爾置銀靴馬及保大初因擊鞠賜銀三十斤權命工鍛靴穿之人皆癡笑元人有蕃頂靴以爲華靡

薄借

周禮玉䯻注有薄借綦漢文帝履不借視朝不借者草履也一作薄借陸游詩游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

褌袴松

褌幒也褻衣也漢司馬相如着犢鼻褌晉阮咸晒犢鼻褌以三尺布爲之形如牛鼻蓋前後各一幅中裁兩尖襠交輳即今之牛頭子褌一名梢子乃爲農夫田衣而士人無復服之者矣蓋起于西戎以牛皮爲褌故名今所謂皮褌是也夏始用絹長至膝周文王製裩長至膝謂之弊衣賤人不下服曰良衣蓋良人之服也北齊與袴均袴脛衣也漢外戚傳窮絝注今之緄襠絝有前襠不得交通周仁溺袴注尿袴也爲小袴以藉尿晉謝尚刺紋袴又晉書動不敢出褌襠

詩所云鐵柄襠今吳中婦人尚有穿大脚開襠袴者獨浦城婦人皆不穿袴此尤淫風薄俗而廣西土官婦女亦不着袴乃着裙五六層後曳地四五尺此又蠻夷之習也師古注犢鼻褌卽今之松松之容反此字甚妙

獨力衣

槃瓠有帝女入山女解去衣裳爲僕鑒之結着獨力之衣又云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蓋槃瓠原五彩毛故也注僕鑒獨力皆未詳流俗本或有改鑒字爲豎者妄穿鑿也于寶晉紀曰俗稱赤髀橫裙卽其子孫言連接裙幅也中裙貼身之衣漢有禿裙

流蘇

流蘇見漢禮樂志薛瓚注作流遡古用于宮懸今用于帷帳蘇說文桂荏也紫蘇水蘇取其芬香也又𧄼草曰蘇故名樵蘇乃盤線繒綵之五綵錯爲之同心而下垂者又析羽曰流蘇摯虞曰緝鳥尾垂之若流然以其蕊下垂故曰蘇今之旌竿上綴旒也又蜀國夫人繡帷珠絡同昌公主靈粟珠絡王融詩云幸得與珠綴幕歷君之楹宋詞流蘇帳煖金雞曉是也條鬚亦當作條蘇東京賦飛流蘇之騷殺又馬上飾也

珠纓絡

荀子曰處女嬰寶珠卽今珠纓絡也一名珠落索說文嬰頸飾也胡人連貝飾頸曰嬰女子之飾也一作瓔珞觀世音普門品經無盡意菩薩解頸下衆寶珠瓔珞價直百千兩金而以與之三禮圖珠瓔翠綫左傳玉纓又婦奉舅姑所持者曰香纓以五綵爲之杜詩眞珠絡臂韝

百索

小兒周歲項帶五色彩絲繩名曰百索不知何義按東宮舊事中有六色罽緄云象水中荇藻以飾緄帶

者此必起于夷俗也魏書宋齊謂魏爲索虜謂以索辮髮也今小兒亦以色絲辮髮而後垂之則此信爲胡元之舊習也若取長命縷之義亦通

香毬

今鍍金香毬如渾天儀然其中三層關棙輕重適均圓轉不已置之被中而火不覆滅其外花卉玲瓏而篆烟四出眞閨房之雅器也西京雜記長安巧手丁緩作卧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爲機環轉其運四周卽此又有以奇香異屑製之者亦名香毬乃舞人摶弄以爲劇者故白樂天詩柘枝隨畫鼓調笑從香毬

又云香毬趑拍廻環匝花盞拋毬取次飛又有綵毬
繡毬皆婦女之戲具也所謂逞巧者

透額羅

元稹贈劉采春詩謾裹常州透額羅即今之亮羅也
蓋羅者言其文羅疏也故曰方目羅以細勻爲貴故
曰輕羅其厚重者曰結羅古稱織女秋雲羅太上黃
庭經金簡鳳文羅越地名越羅蘇子詩舞衫初試越
羅新今吳地出水緯羅子虛賦云雜纖羅垂霧縠

錦綺

錦金也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字從金帛綺奇也織綵

華麗人皆異之故字從奇絲錦有大小登高光明博
山茱萸交龍蒲萄鳳凰朱雀之名今之宋錦漢錦蠻
虎靈芝之界地八寶之類皆其制也

文繡

織曰錦刺曰繡釋名文修然也尹則以爲慎肅難成
故從絲肅也五色備故曰文繡春秋元命苞曰齊能
成文繡應天道上匹二萬中萬下五千今上百萬矣

絹縑

絲厚而疏者曰絹其兼絲而細密者曰縑晉令縑一
匹當絹六丈疎布一匹當絹一匹絹一匹當綿二斤

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十尺爲端

布衣

周制五十方衣帛范子曰古者庶人老耋而後衣絲
其餘則麻枲而已故曰布衣今富者綺繡羅紈素綈
氷錦也隋文帝焚綾文布即今花雲布鄱陽王恢焚
筒布即今細布飛花布之類細縠曰阿細布曰錫

禽獸之飾

禮記狼臅膏皮可爲表又曰君之右虎裘左狼裘夫
天地間最貴者人最賤者莫如禽獸故曰鳥獸不可
與同羣君子遠之然而古之人飲血可也茹毛不可

也猶可委曰上古無衣至于中古則衣裳之制興矣
文章之度備矣繪以五龍飾以五雉吾猶鄙之而況
手所執者象之牙足所踐者牛馬之華體所被者犬
羊狐貉狼豻之皮是勿也履也裘也無之果何害也
而必欲以人身而易禽獸何所取也以爲美觀則觀
未必美也以爲寒乎則貧人不服裘未聞皆凍死無
噍類者矣夫裼乃毛布而說者猶以爲賤者之服况
皮毛乎唐書驃國古朱波國也民衣用白氎朝霞以
蠶帛傷生不敢衣之此雖夷俗然禮失而求之野有
足取焉作俑之後乃有翡翠爲冠者鶴翎雉頭獺鼠

爲裘爲領者犀象魚鮫爲貂爲帶爲簪者氂牛馬尾爲巾帽者麋鹿驢騾之革爲靴韈者是六尺之軀無非禽獸之類嗚呼形既獸矣尚何怪其心之不獸也哉夫龍鳳麒麟旣可以飾服則龜亦四靈之一也何不用之邪

我朝服制

洪武改元詔衣冠悉服唐制士民束髮于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皂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紬絹樂妓則帶

明角皂褙不許同二十二年申嚴巾帽之禁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二十四年生員玉色絹布襴衫寬袖皂線縧軟巾垂巾農家許着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着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爲商賈者亦不許着紬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累朝遞有禁革隆慶四年又革雜流舉監忠靖冠服士庶男女宋錦雲鶴綾段紗羅女衣花鳳通袖機坊不許織造今宋錦禁而漢錦出矣吾不知夏商周之錦又何如也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二終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三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懋升玄梁校

玉五德七德

五經通義曰溫潤而澤有似于智銳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撓有似于義有瑕于內必見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墜有似于禮是曰智仁義信禮者玉之五德也禮記曰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是曰仁智義

禮樂忠信者玉之七德也故君子比德于玉也

金

五金黃金白銀赤銅青鉛黑鐵書金作贖刑傳曰黃金也呂刑其罰百鍰傳曰黃鐵也漢賜有言黃金者其不言黃而賜金者凡一斤與萬錢古六兩曰鍰二鍰四兩曰斤是十六兩也二十四銖曰兩二十四兩曰鎰說文一兩曰一金周制一斤曰一金秦制一鎰曰一金漢制一斤曰一金若一斤爲萬錢則萬錢止今之十兩也董彥遠曰漢一斤金四兩直二千五百文又漢一貫千錢也王莽末年省中尚有黃金六十

餘萬斤後世絕少由所耗之途廣也金一爲箔無復再還元矣唐六典有十四種銷金拍金鍍金織金砑金披金泥金鏤金撚金戧金圈金貼金嵌金裹金古又有鈿金大中祥符元年詔金箔金銀線貼金銷金間金蹙金線裝貼什器土木玩弄之物並行禁斷非命婦不得以爲首飾飾許人糾告並以違制論寺觀飾塑像者齎金銀并工價就文思院換易四年又詔宮院苑囿等止用丹白裝飾不得用五彩皇親士庶之家亦不得用春幡勝除宣賜外許用綾不得用羅諸般花用通草不得用繒又八年詔自中宮以下衣

服並不得以金爲飾應銷金貼金縷金間金戧金圈金解金剔金撚金陷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皆不許造慶曆二年申嚴其禁上自宮掖悉皆屏臣庶之家犯者必置于法仁宗明道二年詔冊寶法物凡用金者並改用銀以金塗之洪武元年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爲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上曰朕富有天下豈吝于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節大費必至開奢汰之源啟華靡之漸未必不由小而至大也二年詔禁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紵絲綾羅止許用紬絹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花

金膏

金膏穆天子傳示汝黃金之膏束皙曰金膏可以續骨今有名接骨銅者疑即此種

鉛錫

說文鉛青金也錫之類能殺虫毒錫銀色而鉛質也古稱鉛爲黑錫今曰黑鉛是也禮金錫注錫鈏也鑞也今曰鑞錫是也本草云錫有黑有白錫粉胡粉也當曰鉛粉蓋鉛可燒粉而錫不可燒今之定粉水粉

是也古稱鉛生蜀錫生桂陽今無錫縣有錫山廣信府有鉛山又曰有銀坑處有之然錫爲五金之賊或造化物理之相制也

四席四几五玉九寶四輅

顧命中華玉几者五色彩玉也文貝几者餘蚳餘泉貝甲也雕玉几者刻玉以飾几而正義乃曰玉謂之雕金謂之鏤雜以金玉刻鏤爲飾是因傳刻鏤之文而誤也漆几簑席黼純者桃枝竹席白黑雜繒緣之也底席綴純者蒻苹雜彩也豐席畫純者莞彩色也筍席玄紛純者蒻竹祟綬也弘璧者大璧也琬琰

者琬圭以治德琰圭以易行皆九寸大玉者華山之球也夷玉者傳夷常也王肅云東夷之美玉鄭玄云東北之珣玗琪也天球者鄭玄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禮器名之此所謂越玉五重也馬氏云越地所獻玉也赤刀者傳寶刀赤色或曰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虞書典謨河圖者伏羲大卦胤之舞衣者胤國所爲舞者之衣大貝者如車渠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渠車𦊆也鼖鼓者長八尺商周傳寶之兌之戈者和之弓者垂之

竹矢者兌和古之巧人垂舜共工所作之竹矢則兌和又在其前矣此所陳之九寶也大輅者玉綴輅者金先輅者象次輅者木周禮巾車掌玉之五輅而革輅第四此無之也

瑪瑙琥珀水晶流離

瑪瑙博雅石次玉也廣韻寶石文色如馬之瑙故名或曰丹丘之野鬼血所化今有纏絲馬瑙海蛭馬瑙之名

琥珀出罽賓國藥名博物志作松脂淪入地千年化茯苓茯苓千年化琥珀今泰山有茯苓而無琥珀永昌有琥珀而無茯苓又桃濬入地所化虎目光入地化物如琥珀後漢書哀牢夷虎魄廣雅曰虎魄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虎魄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通志云今人有煮䴏雞及青魚枕僞爲之者又云虎魄中有一蜂形色如生者可以拾芥名靈魄又龍血入地所化又南蠻折腰蜂燒治爲琥珀又瑿曰瑿珀舊云琥珀千年爲瑿然不生中國不可知者

水晶說文石也產于石中宋政和間太和山崩出水晶或曰老冰所化日本國有青水晶紅水晶烏水晶

又其次而色昏者曰綿晶出四川蛾眉山者曰蛾眉晶石中有絲絲黑毫如眉甚奇堂夜之山多水玉郭璞云卽水精也太康四年林邑王獻紫水精唾壺一口青白水精唾壺二口

琉璃魏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流離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于衆玉其色不恒今俈所用皆銷冶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尢虛脆不貞實非眞物也漢書罽賓國出流離

鈔

我朝之鈔卽元之楮幣也劉秉忠曰錢用于陽楮用

于陰華夏陽明之區沙漠幽陰之域是也

錢戈

說者以古人名錢曰刀以其利且能殺人也又曰錢文亦从二戈言其凶害也此皆大鑿殊不知戔殘箋之从兩戈又何害人之有若从貝从戔爲賤則與錢字取義頗合太昊以來有錢太昊高陽曰金有熊高辛曰貨陶唐曰泉商周曰布齊莒曰刀泉言形金言質刀言器貨布言用周曰錢禹曰幣漢武皮幣曰白金三品詳見後直百五銖下

黃

黃中色中央土之貴重者故衣有五色惟黃裳則帝王服之玉有五色惟黃琮則祭天用之銀有五色惟黃銀則道家用之取其得陰陽之正氣天地之中色也

三珠樹

晉王衍神姿高徹如瑶林玉樹唐王勃與兄勔勮皆才美故人號之曰三珠樹如詩人所言可人坐上三珠樹皆本諸此初不解所謂每疑以爲如稱玉樹瓊枝之流而山海經又言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玕琪樹實皆樹也梁吳筠詩安得崑崙山偃蹇三珠樹三珠樹始芗絳葉亥朱虛山海經三珠樹生赤水上爲樹如柏葉皆爲珠後至嶺南見海商下番者言有珠子樹其珠生于蚌中蚌生于樹上綴着不解而樹乃生于石石在海底蛋戶斂人泅于水中鑿石得樹其樹如楊柳枝良可愛也疑始釋然蓋亦珊瑚樹琅玕樹之生成者也又聞海中有翠荷葉盤乃天生綠石盆在水如荷葉翠色可愛出陸日久則漸淡而枯惟得水養之而以珠樹珊瑚樹植之其中尤可寶玩家大夫適采珠之時云曾見其盤

九錫

九錫經本無文周禮以爲九命春秋說有之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鈇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皆天子制度尊之故錫與但數少耳漢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廼加九錫瓚曰九錫備物伯者之盛禮齊桓晉文猶不能備今三進賢便受之似不當也當受進賢之一錫尚書大傳云三適謂之有功錫以車服弓矢是也據此則車馬也衣服也弓矢也又謂之三錫亦易師之九二王三錫命是也况諸侯賜弓矢乃得專征伐今三適待進賢

耳安得越錫弓矢遠專征伐亦恐不然或當是車馬樂器也因其適得貢人者三故亦錫之者三既曰車服弓矢而又謂之一錫亦非也

六駕

甘泉賦駟蒼螭六素虯河東賦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校獵賦六白虎載靈輿易之六龍即書之六馬天子之所御也諸侯駟駕四馬也太守五馬大夫驂乘三馬也士駢駕二馬也

麢牀

後漢書拂菻夷出麢注麢狼也異物志似鹿而角觸前向入林樹挂角逐入林則搏之皮可作履韈角正四據南人因以為牀麢狼見吳都賦

桃笙象簟

左思賦桃笙象簟笙簟皆竹席桃笙者桃竹簟或以為即今桃絲竹非是乃蘄州笛竹一名蘄葉簟言簟紋如蘄葉之細也象簟見晉書車永刺廣州子多作象牙細簟劉楨爪賦更鋪象牙之席

高士椅

今之高士椅即古之繩床所謂折背樣者是也本以胃之君致恭之容今則以為燕居便體之具矣但用

椶綿之類穿者曰繩牀用藤則曰藤牀其制一也

白鹽枕

高昌國白鹽如玉為枕入貢

𦨴杌

今大家用三脚木牀以坐歌伎蓋曰𦨴杌也歐陽永叔見楊直講女奴彈琵琶詩嬌兒兩幅青布裙三脚木牀坐調曲是也

連齒木屐

着屐登山乃謝康樂事而謝安亦屐則登山去前齒下嶺去後齒宋高祖則好着連齒木屐見南史蓋即今之拖屐也梁朝盛時貴遊子弟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碁子方褥憑斑絲隱囊

長宜子孫

余得土中古鏡一枚欵製甚古其篆文四字曰長宜子孫不知其為何代物按東京記上陽宮在皇城西南東苑掘地得銅器似盆而淺中有隱起雙鯉之狀魚間有四篆字曰長宜子孫時人以為李氏再興之符高宗末年嘗居此宮聽政也古之六花水浮鑑名有云子孫具備𠁷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又十二辰鑑銘有云辟除不祥宜吉永長保二親利孫子

碑印紅沫

徑山宋時萬壽禪寺大碑其中一御寶至今如朱砂印痕風雨不剝滅人皆不識其故此名紅沫也紅沫者鍊丹砂爲黃金碎以染筆書入石中雖削去愈明想內府用此

桓魋石槨

宋桓魋石槨在彭城北六里山下臨泗水槨乃青石有龜龍麟鳳隱起之形三年不成故孔子曰死欲速朽

買路錢

高子皐曰買道而葬後難繼也今人出喪柩行之道于前拋金銀紙錢名曰買路錢卽高季買道之遺意也我　朝某皇太后出殯亦見其燒買路錢

埊鐵牛

牛留守開墓得古穴玉靶劍一具玉簪一枚鐵牛二頭唐書新語載僧泓告張說有云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爲土界又一丈二尺爲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壓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以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深闊而上斂其中項謂之中焦欲俯歛而傍敞墓中未粉爲飾以代石堊不置瓶甒瓷瓦以其近于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爲怪不置朱丹雄黃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羽毛以其近于屍鑄鐵爲牛豕象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置之墓以助神道

券臺

墓前地名明堂一曰券臺淸異錄葬家聽術士說例用朱書鐵券標四界及主名意謂亡者居室之執守不知爭地者誰耶齋墓前甃石若磚而方長高不登三尺號曰券臺貧無力則每祭祀以藉尊俎謂之土

筵席

刺紙

古者削竹木以書姓名故曰刺所云書姓名于奏白是也刺从刀朿朿亦聲俗作刺非刺來朿切戾也後以紙書故曰名紙漢郭林宗載刺盈車禰衡懷刺漫滅孟宗家貧刺詣魏爵里刺北齊李元忠取刺匆遁唐李德裕貴盛人始用門狀唐門狀競用善紙有識者尚非之嘉靖初年士夫刺紙不過用白鹿如兩指濶而書簡或用顏色蘇箋以爲大事亦止一尺長耳近則競用奏本白錄羅紋箋甚至于松江五色蠟箋

臙脂毬青花鳥格眼白录官司年節以大紅紙爲拜
帖餽送則以銷金大紅紙爲禮書封筒長可五六尺
濶不減四五寸段帕書册亦以紅紙封裹鄉士夫皆
效之云此風起于京師勳戚之家可謂奢侈暴殄之
極矣夫上司取之府縣而府縣取之庫子故縣中庫
子之役未有不破家者不然亦取之槽戶殊不知此
紙皆小民之皮膚也白者其骨髓紅者其膏血剥民
之皮以書已之名以充貴顯之美觀何忍心害理如
是哉節用愛人爲民上者其試思之

尺籍

尺籍竹簡也長一尺二寸曰尺舉成數也馮唐傳士
卒起田中安知尺籍伍符符行契也

斗箱

斗筲斗十升漢志斗者聚升之量筲本作箱陳留曰
飯帚宋魏曰箸筩一曰飯器以竹爲之筭籌也數也
或作算通作筭史記上方與晁錯調兵筭單食是筲
爲飯器無疑矣今俗名竹飯器曰筲箕是也即筭食
之類筭長六寸計歷數者从竹弄言常弄乃不誤也
今漢律歷志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
枚而成六觚爲一握所以爲筭法之用也景帝詔訾
筭十以上服虔曰訾萬錢筭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十
筭十萬也似多七字

正鵠

論語正鵠注畫布曰正棲皮曰鵠蓋張布曰侯侯中
者曰鵠鵠中者曰正正中者曰槷侯四尺鵠二尺正
四寸質二寸射義注曰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梏也梏
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正平尺直曲尺木工器名

掌扇

扇如手掌偉而立張也亦曰障扇可障日也漢名障
翳翳華蓋也

白削

白削置膝上古稱鄭之刀宋之斤魯之
削是也禮考工記築氏爲削注即今書刀

石柱

丁謂招降施州酋長田彥伊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
可對交趾銅柱又江西有許旌陽鐵柱銅柱起漢武
帝柏梁臺而侍御史冠亦有鐵柱也

料絲

料絲燈屏風出雲南金齒衛用瑪瑙紫石英諸藥擣
爲屑煮爛爲粉用北方天花菜點凝成膏乃縱橫織

絲如綃勻薄上施繪畫也

直百五銖

余得古錢其文曰直百五銖又有曰大泉五十曰半兩曰貨泉說文曰錢貨也周禮注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流衍無不徧也貨財也从貝化可以交易曰貨鄭康成曰金玉曰貨漢高帝行八銖錢文帝行四銖武帝行五銖蓋十黍爲絫十絫爲銖八銖爲錙二十四銖爲兩半兩亦武帝所造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之讖云其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天鳳元年復作貨布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並行志曰流于泉布于布也

巹巹

婚禮合巹曰用匏謂之巹今作巹匏似瓠長而瘦上曰瓠其味甘短頸大腹曰匏其味苦苦意用匏有二義匏苦故不可食今用之以飲是喻夫婦當同辛苦也匏八音之一笙竽用之今用之夫婦是喻音韻調和即琴瑟之好合也从丞从巳曰巹从承从巳曰巹巹謹身有所承也蓋言妻當謹慎其身以承事其夫

靉靆

提學副使潮陽林公有二物如大錢形質薄而透明如硝子石如琉璃色如雲母每看文章目力昏倦不辨細書以此掩目精神不散筆畫倍明中用綾絹聯之縛于腦後人皆不識舉以問余余曰此靉靆也出于西域滿剌國或聞公得自南海賈胡必是無疑矣後見張公方洲雜錄與此正同云見　宣廟賜胡宗伯物即此以金相輪郭而衍之爲柄紐制其末合則爲一岐則爲二如市肆中等子匣又孫糸政景章亦有一具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似聞其名爲僾逮則其二字之訛也蓋靉靆乃輕雲貌言如輕雲之籠日月不掩其明也若作曖睫亦可

猫睛祖母祿

猫埔名猫兒眼一線中橫四面活光輪轉照人次者名走水石無光祖母祿本綠寶石上者名助把避深暗綠色中者名助木剌明綠色下者名撒卜泥淺綠色帶石者皆出回回山坑中正德嘉靖以來抄沒劉瑾江彬嚴嵩輩此寶最奇且多隆慶四年戶部進上金兩事內猫睛祖母祿等項一萬八千四百顆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四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楙升玄蘂校

酒原

酒从水从酉說文作諧聲田子曰會意也八月建酉酎酒八月而成是也或作酓亦作酉故釋名曰酒酉也釀之米麴酉繹而味美也　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　酒造也吉凶所造起也　酒踧也能否皆蹙相蹴持飲之也俱見上　酒乳也所以柔身扶老也見春秋元命苞及運斗樞　酒者天之美祿帝

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老百福之會非酒不行見漢食貨志　空桑穢飯醞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䤈甜醹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見古語　世本曰儀狄始作酒醪以變五味戰國策曰帝女儀狄作酒史言禹飲而甘之遂絕旨酒而疏儀狄又曰少康作酒一曰杜康作秫酒說名曰少康一名杜康魏武帝詩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故晉祖台之曰願君亟儀狄于羽山放杜康于三危劉愷箴曰爰建上業曰康曰狄魏畧則曰杜康以酉日死故酉日不飲酒不會客則又大謬之甚矣急就章杜康

作箕帚亦曰少康是也　先酒始為酒者古人欽必祭先酒故有祭酒老者舉酒祭地也柳子厚詩舉觴酹先酒　周禮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沉齊　齊和也以節度作之也　泛者成而浮滓泛泛然即浮蟻在上也　醴者體成而汁滓相將上下一體即甜酒也　盎猶翁也成而色翁翁然即甘濁而不泲者　醍體成而紅赤色如今糟牀下酒色　沉滓之下溺而老者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事酒醳酒也初造之酒一

名苦酒又名醇酒　昔酒久酒舊醳也又酋繹酒也久則水上見而糟少故酒熟曰酋即昔酒也今之白酒久熟者善故名酒官曰大酋　清酒冬釀夏成酒也　呂氏春秋曰孟冬命有司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善用六物無或差忒大酋監之　淮南子曰酒感東方木水風之氣而成　麴酒母蘖也蘖牙米也春秋緯曰凡黍為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麥釀黍為酒　酴酒母也麥酒不去滓飲也　酶酒本也或作䤋一作媒孟康曰酒教齊人名麴餅曰媒　醭麴生衣細屑也二熟

麪也　釀醞造也　醽醲醴　酤皆一宿熟酒也今
雞鳴酒一名酤又作沽孔子沽酒不食注買酒曰沽
非也三代時無賣酒者乃一夜暴成生酒也余性不
食生酒故知仲尼同調也　醂酘也酮也皆重醞
酎三重醞　酷未沸一作酥　醪汁滓酒　漿酢也
酒正辨四飲之物三曰漿　醇一作涼滕夫注涼以
水和酒也　醑首酒厚也　醨尾酒薄也今名二水
酒　三酒禮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　醆酒
濁而微清者　醷　酸茜酒也皆去滓　醽　酭
釃　猷　篘　籅漉皆以筐盝酒并袋下酒之名今

曰醡一作笮　糟　醅　蒨酒滓也

酒味

甜酒世間能飲者多不喜甜酒故白樂天詩云量大
厭甜酒才高笑小詩至于杜子美則曰人生幾何春
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韓退之曰一尊春酒甘如飴
丈人此樂無人知劉禹錫歷陽詩曰湖魚香勝肉官
酒重于餳則古人亦有好甜酒者矣豈所謂能書不
擇筆能飲不擇酒邪余性最不喜甜酒故知白公爲
得箇中真味也

香醪酒有自然之香乃爲佳醞非必用花及香藥釀
之也書黍甘爲香器不潔者不香麴不精者不香

烈酒性爽豁也韓昌黎詩酒味既酷烈又云酒味既
冷烈酷味厚也張載賦曰漂蟻萍布芬香酷烈

辣酒辣味辛過于酷也歐陽茉叔詩云滑辣潑醅如
玉醴經曰酒甘易釀味辛難醞

生酒不煮不蒸酒也世有專喜飲生酒者云有風味
但性太熱難入口耳楊廷秀歌云生酒清于雪煮酒
赤如血煮酒不如生酒烈煮酒只帶烟火氣生酒不
離泉石味

苦酒韓子蒼詩云飲慣茅柴諳苦硬不知如蜜有香

醪蘇子瞻云白酒微帶荷心苦又云松明酒味甘餘
而小苦夫苦者炎上之味方言苦快也郭璞曰苦而
爲快猶以臭爲香以治爲亂反覆用之也一作會酣
酮皆苦味也又魏名臣傳醋名苦酒

醲酒曰醹味醲醶也蘇詩杜酒粥向醲歐詩綠醅異
更醲

淡酒曰醨味薄也萬畢術注斷蒲漬酒中即厚

凍漿酒凡酒過熱則酸過冷則凍古亦名凍醴魏都
賦云凍醴流澌溫酎躍波

酸酒蘇子瞻詩酸酒如虀湯甜酒如蜜汁三年黃州

城飲酒但飲灖

灰酒或用茅柴灰或用石灰今杭州多灰酒而京師人造酒亦用灰觸鼻刺口蜇舌善飲者甚病之而張汝弼謂之燕京琥珀惟內法酒其風致異常誠可恠也宋南雄太守王元遂乃曰以白酒之和者紅酒之勁者相合為一殺以白灰一刀圭飲之風味頓奇則知世固有此惡人也飲灰酒必破腹裂唇而反以為佳味至云無灰則性不烈烝不可售此又大可惡事也

酒色

紅酒李賀詩小槽酒滴珍珠紅

紫酒譚用之詩杯粘紫酒金螺重注江南紅釀涼州蒲桃

黃酒皇甫子奇以色如金而味醇且苦者名之曰酒賢張九齡詩玉盌纔傾黃蜜剖杜甫云鵞兒黃似酒又云對酒愛新鵞蘇軾云大杓瀉鵞黃

綠酒南岳夫人傳說王子喬瓊蘇綠酒杜詩綠酒正相親又云遥觀漢水鴨頭綠恰似蒲萄初潑醅白樂天云傾如竹葉杯中綠秦少游云翡翠側身窺綠酒蘇子瞻云小舟浮鴨綠至楊廷秀乃云鵝頭鴨綠變鵞黃則綠酒或老乃成黃色也

碧酒列仙傳安期生與神女會圓丘酣玄碧之香酒杜詩重碧酤新酒

清酒詩清酒百壺鄒陽賦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聖明濁者須駿蘇子云誰分銀榼送清醇

白酒曰醝一作鄭又名酘白居易詩白酒善消愁蘇子云白酒無聲滑瀉油

濁酒嵇康云濁酒一杯杜少陵云牆頭過濁醪

黑酒醉鄉日月謂之愚酒色黑而酸醨者也

酒法

宋大隱朱翼中北山酒經三卷曰其道深遠非宜彼

不足以發其義其術精微非三昧不足以善其事

曰釀者壞飯也老也飯老即壞飯不壞則酒不甜田子曰卽今之飯空殺老者也飯不作空則酒不多

曰麴之于黍猶鉛之于汞陰陽相制變化自然田子曰麥性陰黍性陽故先漬麥而後投黍也

曰麴有用藥者所以治疾也今平常醞法亦用諸品藥材惟用烏頭者飲之頭痛耳獨金華酒用砒霜尤當戒忌也

麴用豆亦佳神農氏赤小豆飲汁愈酒病蓋酒性熱豆性涼使硬薄者得之少蘊藉耳今菉豆尤佳

飲家須察黍性新陳天氣冷煖春夏黍性新軟則先
湯而後米酒人謂之倒湯酘去秋冬黍性陳硬則先米
而後湯酒人謂之正湯
浙人不善偷酸所以酒熟入灰北人不善偷甜所以
飲多令人膈上懊憹故醉米而偷酸投醽而偷甜
酒酉也酉者陰中也酉用事而收收者甘也卯用
事而爲散散者辛也酒之名以甘辛爲義金木間隔
以土爲媒自酸之甘自甘之辛而酒成焉所謂以土
之甘合水作酸以木之酸合土作辛然後知投者所
以作辛也投者再釀也張華有九醖酒

尤忌見日若太陽出即酒多不中買糶以夜半蒸炊
昧旦下釀今之黃昏下酒亦以陰制陽也
着水無多少拌和黍麥以勻爲度若投多水寬亦可
水力勝麴麴力勝水即善矣
醞不用酵則酒難發醅來遲則脚不正祗用正法酒
醅最良不然則掉取醅面絞令稍乾和以麴蘗掛于
衡茅謂之乾酵用酵四時不同冬月用酵緊用麴少
夏月用麴多用酵緩天氣熱置甕于深屋寒則溫室
用甕圍繞冬月蓋覆即湯氣在內而不凍夏月閉藏
即陰氣在內而酒不動真得卯酉出入之妙也

酒名

元酒一作玄酒明水禮　旨酒儀狄　甘醴禮記
上尊漢酒糯米一斗　中尊稷一斗　下尊粟一斗
黃封宮酒　九醖一名九醇正月旦作八月成酒
十旬一百日成南都賦九醖甘醴十旬兼清　雙投
宋　三杓宋　四酎見楚詞云四重釀也又云四器
並熟　歡伯易林　忘憂漢　聖人魏畧曰白酒一
曰清酒　賢人清酒或曰濁酒　君子糯觴醉人者
中人黍觴醉人者皆家醪　小人巷醪灰觴醉人
紅友　玉友曾端伯名劉跋作傳　三友今人稱酒

曰三酉皆言三點水加酉也當作三友音之同也白
樂天以詩酒琴爲三友　天祿大夫王世充封酒
太平君子南唐穆宗西涼蒲萄酒　君子觴一名快
活湯當塗一鍾酒麴皆發散藥見風即消既不久醉
又無腹滯之患人呼曰快活湯士大夫呼曰君子觴
也　天聖酒號國夫人鹿腸酒　青州從事好酒
平原督郵惡酒　步兵厨阮籍　謝公樓一名紅泥
酒在汀州張曲江詩謝公樓上好醇酒二百青蚨買
一斗鍾用紅泥　冷仙宋麴　君臣慶會蔡京酒
郎官清黃山谷詩　崔家酒五代張白詩灞陵城裏

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　眞一仙人蘇子瞻曰鶴
新居異人授法米麥水三一而已　麻姑以泉名
百氏槳雜瑞様洒卽百家酒　霹靂酎暑月大雷時
收雨水淘米炊飯釀酒　白雪清泉田子醖雪酒
逡巡酒韓北渚詩　丑未觴南唐汴州牛酥羊髓置
醇酒中煖消而後飲　臘酒韋氏月録云臘月造酒
四月成梅聖俞詩欲為三伏美方俟十旬清卽此
千日中山　齊雲清露宋　雲腴宋景王　天醇宋
向后　瑞露田埒飲仙酒又宋吕王酒名瑞露又八
桂酒　金盤露處州　金莖瑞露田子醸花露酒

秋露白杭新城　雲液劉孝標云松子玉槳衛卿雲
液蘇子謝送酒詩揚州雲液却如酥又云花前白酒
傾雲液　流霞一名紫霞紫府仙醞　玉露春劉拾
遺酒味辛　明星酒洛陽　月波宋德隆　月醴
醍醐紅色　縹醪魏武賜崔浩十斛　清醇錢世昭
酒　碧香王詵蘇詩碧香近出帝子家　清醑鄭紳
酒　靈液張敦禮　凝醇宋燕王　親賢宋　檎姦
劉曰堅親賢檎姦正好作對　儀德宋惠恭后酒
嘉成宋濟王　介壽曹湜　保平曹晟　表勲秦檜
酒　褒功童貫　眉壽宋官肆　家醞宋李瑋酒

玉液古名又宋越王　瓊液　瓊酥皆醉鄉日月
瓊飴謝玄卿仙酒　玉腴宋劉后　瓊醑亦越邸
瓊醾鄆王　瓊緑宋朱后　玉酒瀛洲玉膏　琥珀
漢酒　珍珠紅唐酒今潞州燒酒亦名珍珠紅又宋
取西湖珍珠泉釀酒　銀光宋酒　漂玉枚乘賦
碎玉相州酒　玉浮梁李太白好飲玉浮梁謂浮蛆
酒脂也　玉練槌浦江月泉吟社詩山歌聒耳烏鹽
角村酒柔情玉練槌　玉蘭文鑑玉蘭酒熟金醅溢
是也　瑶泉宋開封　瑶源王師約　瑶池劉后
金槳醪漢西京雜記　金泉洛口　金波李遵勗

成春宋曾詩　浮春濟王　燒春劔南　麵米春雲
安　羅浮春蘇子　萬里春范至能用八桂酒法釀
于成都名此　石練春富平　土窟春滎陽　洞庭
春色又云橘酒　皇都春　留都春　十洲春　海
岳春皆宋　慶雲皇甫別駕　倉春玉唐末馮翊城
外酒家仙書　梨花春杭州人趁梨花時酒熟白樂
天詩青旗沽酒趁梨花　春泉蔡王　春蟻庾信詩春
蟻未曾開　白蟻侯穆詩白蟻泛金甌　緑蟻謝元
暉詩緑蟻方獨持　浮蟻　鳧花梁簡文集　乳泓
蘇詩潑雪披雲得乳泓白酒乳酒　雞鳴酒卽一宿

酤　白鶴觴　騎驢酒皆劉白墮　魚兒酒裴度用
龍腦凝結刻小魚兒狀每沸酒一盞投一魚其中
鯽魚酒以線懸鯽置煮酒中　芊羔酒　龍胎醴酉
陽雜俎　桐馬酒漢給大官以馬乳爲酒采桐葉時
乃成李奇曰漢武有桐馬官作酒挏合作挏音動推
引也韋革爲皮兜受數斗盛馬乳揰挏之　雕肉酒
香蛇酒廣南　雪花肉酒宋　蜜酒道士楊世昌
蜜林檎言味如蜜色如林檎　軟脚酒一名濯足酒
蘇子瞻還須更置軟脚酒　紅梁新醞陳後主名
玉薤隋煬帝　薤白杜子詩酥煖薤白酒　蔗酒蘇

祿國又梁人作藷蔗酒名金漿漢賦爵獻金漿之醪
以此　桂醑愽羅縣蘇詩爛煮葵羹斟桂醑風流可
借在蠻村　蘭肯宋肅王　蘭生漢武帝　椒漿楚
辭　茱萸酒　栢酒歲時記　棣華蔡攸　菊花酒
漢人以菊花莖葉釀黍米至來年九月九日熟西京
雜記田子名曰甘谷春又名菊花新　旋復酒即夏
菊花生野中田子取其能明目去痰名曰金復春
桃花酒色紅　松醪中山陸士衡有詩　松明酒蘇
子瞻　藤酒廣西又有風藤酒　桭酒桭音陣木汁
可爲酒　嚴樹酒瓊州有木名嚴樹擣其皮葉浸以

清水以粳釀和之或取石榴花葉和醞數日成酒能
醉人　椰子酒　樹心酒皆渤泥國名巴尾樹
枸杞　人參　當歸　地黃　茯苓　木香藥酒
竹葉豫比　葡萄大宛凉州　荔枝綠王公權酒
綠荔枝廖致平酒黃魯直詩王公權家荔枝綠廖致
平家綠荔枝試傾一杯重碧色快剝千顆輕紅肌
姜酒　芙蓉酒宋　綠珠香液田子蒜豆酒舊出淮
安　蓮花酒又蓮花白蘇子云請君多釀蓮花酒田
子之醞多用花蕋夏麴冬釀名曰菖蒲秋珠　荼蘼
古言色如荼蘼故名酴醾或曰麥酒不去滓而飲一

日重釀酒　黃玉清　白玉清田子名黃白荼蘼
百花酒餘杭阿姥墩　勝茶宋謝府　茅柴言如茅
柴火焰易過也　壓茅柴黃州　齊中酒　聽事酒
猥酒荊州三品酒　屠蘇一作酴酥孫思邈菴名
至清堂陸放翁嚴州酒　流香宋賜陸游酒詩云歸
來幸有流香在　乾和一名乾酢河東并汾以爲貴
品即今不入水者張文潛詩釀酒愛乾和後周給道
遥公韋瓊河東酒即此　潘酒江外酒名皮日休詩
明朝有物充君信潘酒三餅寄夜航　滴酒和米麴
以芋盛蓋候氣蒸凝滴故名出廣東欽州靈山志一

過酒用白酒再醞滴酒者　盈壁清　淳若空宋秀
州酒夫酒以清爲上品而嘉湖酒肆獨重漉酒真可
笑也彼或以爲有力　泛盎黄庭堅詩浮蛆翁翁盃
裏滑坐想康成輸泛盎翁上聲酒成而翁翁然葱白
色也　餅而江東熟酒諺云餅而猶可比瓮頭見蘭
亭紀原　利市酒色忽變紅造化所染　冶聾社日
酒　醽醁湘東美品一作酃淥今長沙酉陽雜俎有
醽醁法又名湘零酒　桑落河中坊井名桑落時取
其水釀酒庾信詩蒲城桑落酒或以爲桑郎又訛爲
索郎又曰羗中桑落河馬乳酒　烏程今湖州因烏

氏程氏善釀名之　上若　下若吳興有箬溪故取
其上流下流之水而名　郫筒蜀竹中酒　翠濤魏
徵能冶酒有醽醁翠濤十年不敗　香泉宋高后蘇
軾詩莫辭白酒瀉香泉　新豐李白詩新豐美酒斗
十千　宜城即九醞古傳羅國今襄陽宋之問詩尊
溢宜城酒今人若言尊溢金華酒則不惟酒惡其詩
亦惡矣今蘭溪不如梅溪　富水郢　溢水潯陽
西市汴京　蝦蟆陵皆宋史　坤儀宋寧德宮　坤
珍洞聖后　慶源潘正夫　和泉梁奉常　林盧燚
高麗　神功泉廬山　青田因核名酉陽雜俎又名
沈釀　樂浪酒　紫羨皆見雜俎　文章酒即五加
皮　千里酒劉白墮言至千里不壞則今至自萬里
者亦有不足爲奇蓋言醉行千里不醒也史桂陽程
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　熏肌酒楊恭酒名一
曰千歲藥造　三勒漿胡人采陀得花造酒名之
哈剌基又名荅剌古元人酒見草木子即打辣酥
般若湯北僧名酒華言不悉也　米汁蘇晉嘗言彌
勒繡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常于市中飲酒人不
識也　餘杭酒丁仙芝詩十千兌得餘杭酒不知當
時十千兌得幾何恐非新豐斗價耳今日若十千錢

便可兌得十石諺云餘杭酒比水高一分日夜肚飽
不醉人余嘗有詩云餘杭好酒不醉人餘杭好花不
當春非誣善也　藍橋宋　太平豐樂宋因樓名
薨宮集大成薨宮耀州青楹韋炳取三家酒合醅飲
之　水綿襖北人又名曰裹牽綿貧兒諺云一尺布
不遮風一碗酒暖烘烘半夜便做寒號蟲言易醒依
舊冷也　飲家以酒爲魯酒薺言趙厚魯薄也曰村
醪蓋家釀美村釀惡也　曰續命湯而金樓子名曰
斷腸酒爛腸酒　曰百藥長而裴楷名曰狂藥　曰
禍水而陶翰林名曰禍泉

酒飲

禮者不脫屨而即序也　宴者跣而上坐也又賈逵曰不脫屨升堂曰醮一曰飫　酌盛酒行觴也　酌少飲也　酬獻主人進客　酢客酌主人　配相飲也　醑報也　醧一作甌能者飲之不能者已也　醵合錢共飲也　勞酒饗禮　酺賜民共飲也　醻醋也　醽飲盡　酳以酒漱口食畢以酒演養其氣也　醮獨酌而醉　擩飲持酒往飲　浮相強也　崇飲過也　痛飲虐也　轟飲狂也　渴飲若口燥而欲飲也　酣耽樂　醉卒也度也不至于乱也

沈者齊顏色均衆寡又曰過飲湛溺也　湎者閉門不出又曰顏色齊同故作醽也　酩酊　酕醄皆醉甚也　鯨飲海呑也　泥飲爛醉　獵酒索飲也　日飲漢書日日飲　食酒漢書能多飲費盡　婪尾藍尾末飲　陽醉詐也　霽醉深也　被酒帶醉中酒傷而惡也　使酒酗亂也　清酣不飲而心醉　奰不醉而怒　白著宋人言酒酣　醟禜也兇酒甚亂小人飲酒一醉日富亦因酒爲禜也　淫湛酒坊記三酒示民不淫也　酲病酒　醒醉解也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四終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五

錢塘田藝蘅子秇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酒器

爵象爵形取其鳴節節足足以戒荒淫也受一升　玉爵出禮　周曰爵　觚鄉飲酒爵受二升說文作三升韓詩外傳作一升觚寡也飲當少也觝同　角以角爲之觸罪過也受四升　觛卮觶觝觛同圓器以角爲之受四升禮記疏作三升觶適也當適可也或曰觛小觶卮从卩以節飲也　玉卮　金屈卮如

菜椀而有手把子　散訕也人謗訕也受五升田子曰散分離也客當散去也　觥罰不敬也受五升毛詩注大七升　兕觥詩兕牛角可以飲者本作觵其狀曲起觵觵然也　斝畫禾稼之象受六升　商曰斝　璀左傳曰斝也廣韻曰玉升　斗取象于北斗受十升　大斗詩長三尺從大器挹之于樽也周禮作豆俗作㪷　卣中尊有三品上彝三斗中卣五斗下罍六斗　甒紂臣昆吾作瓦甒受五斗禮記君尊方言罌中寬下直上銳下砥　罍象雲雷施不窮也受一石　金罍詩縋曰酒尊似壺容一斛　山罍夏

尊　雲罍　𦉢尊漢孝王　壺受一石石十斗重一
百二十斤圜晉也或日劉伯倫一飲一石五斗解酲
田子曰以今量較之古一石得三斗其五斗當一斗
五升也　鴟䳓瓶大一石小五斗　鴟夷榼形楊雄
箴　琖爵也夏曰琖盞同　醆盞盞也　鐙二年謂
之鍾　杯桮盃䀀鈈匜同側杯有兩耳　匜杯也似
銻　罇罍甒墫樽本作尊周禮六罇　犧尊　象尊
皆周　著尊商　壺尊夏　太尊　山尊皆有虞盖
犧牛形象象形著底著地壺太皆古尾山山雲形
玄璜禮器　大貝出日南可爲酒杯見爾雅翼郎朋

朋兩尊詩朋酒斯饗　觴卮總名又實曰觴　羽觴
者作生爵形有頸尾羽翼言如飛羽之輕疾　同爵
名書祭以酌酒　缾缾瓶甀同似鍾而頸長　盌小
盂椀盌同　缶小瓦盆秦人擊之以節歌益也實二
斛杜子美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田子
酒所笑而撫之曰此吾家之故物亦吾家之長物也
黃目酒尊名黃中也目氣之清明者也　坎爾雅小
罍謂之坎酒尊也　勺杓同挹酒器容一升　龍勺
疏勺　蒲勺皆祼爵明堂位　玉杯箕子諫紂　常
滿周穆王西光珠常滿杯容三斗　經閩人爲酒器

曰一經二經三經四經五經　程酒量名品七十髮
爲程十程爲分　滑稽一名陽燧尊程浩音義　白
罰爵舉白舉觴告白盡不一　太白魏文侯浮之太
白　白獸尊晉　伯雅七升　仲雅六升　季雅五
升劉表三爵　盃雅也　縹瓷瓷器堅緻者笙賦
縹瓷之酃醁　鸚觴刻杯爲鸚鳥之形嵇叔夜鸚觴
酌醴　青田核烏孫國劉璋號青田壺貯水即如酒
可供二十人　車渠椀玉屬織理緐文出西域車渠
國魏文帝賦　崑崙觴魏賈將　綠文測海蠡陳後
主　蠡杯梁陸倕銘用邁羽杯珍踰渠盌　又半破

瓢以酌水曰蠡　大蘢大杓晉諸阮　煖玉杯唐寧
王　七寶盌隋文帝厭突厥　玻瓈七寶杯唐玄宗
以酌李太白　玻瓈盌韓退之詩靈液屢進玻瓈盌
琉璃盌晉王導　琉璃鍾李賀詩　紫霞杯唐高麗
獻　酒甖蜀器大斗之屬　鵞鶩盞張易之　鸕鷀
杓　鸚鵡鐺李太白酒飛鸚鵡重螺名形如鳥嘴可
爲酒杯　九曲杯以螺爲之藪穴極彎曲可以藏酒
水精杯唐罽賓國獻　蓬萊盞　海山螺　舞仙螺
匏子卮　慢卷荷　金蕉葉　玉蟾兒李適之七品
名　鑿落韓昌黎酡顏傾鑿落　金鑿落宋姜堯章

煎燭屢呼金鑿落　不落白樂天銀花不落從君勸
水晶不落渴道家有水晶不落一隻　龍杓唐文宗
賜牛僧孺彝尊龍杓曰精金古器以比君子　鶺尾
杓陳思王杓柄長置之酒樽王欲勸酒者呼之則尾
指其人　銀鐺金屬有耳足齊明帝欲壞銀酒鐺又
竟陵王子遺徐景山酒鐺　朱提瓶自觀時潛泉浮
酒通坫轉注瓶受百斛同紀數千人飲畢尚不能半
漢朱提縣朱提山出銀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
五百八十韓退之我有雙飲醆其銀得朱提　偏提
唐注子　小蠻白居易晚春酒醒尋劉夢得詩還攜

小蠻去試覓老劉看方回云小蠻酒榼也非舞腰
鸂鶒卮唐昭宗　金卷荷唐蓮子杯　金罇謝靈運
清醑滿金罇　金盞杜子美誰能載酒開金盞　神
通盞南唐文宗　五位瓶南唐以銅爲之高三尺圓
八九尺上下直如桶様安嵌蓋其口有微竅可傾酒
春日郊行家家用之　小海甌耀州陶器平底深盌
狀簡古　抵鵲杯元自誠類珉淺黃色　燕羽觴狹
長兩邊作飛燕羽塗以佳漆　金魚英琖陶穀中有
園林美女之象貢散騎霖曰琖中游伎非好事而何
銅鶴尊元嘉銅尊鶴形注酒則一足倚滿則止不滿

則傾　玉琖　琥珀琖皆宋乾德高昌國貢　兎絲
盞宋　藥玉盞蘇子瞻　雪堂義尊蘇黃州　梨花
盞黃庭堅詩　金叵羅　玉東西皆古飲器　瑪瑙
杯　火雞卵杯注酒自熱　蝦杯廣州人取大蝦頭
爲杯　蟹杯以金銀爲之欲不得其法則雙螯鉗其
脣必盡乃脫其製甚巧　鳳觜杯佘集中曾載鳳觜
杯詩已極其形狀又聞投之以鴆毒諸酒必裂當時
試之果然今按有鳥名鵜鶘者喙大而勾長一尺赤
黃色受二升南人以爲酒杯或此類也或言鳳骨黑
色向晃白者豈五色鳳骨異邪　金當杯楊維楨醉

後不辭金當杯　竹根杯庾信江淹集　竹壘截竹
飲酒辛仲宣器　酒杯藤大死藤香美可以酌酒以
其實消酒　椰子榼出廣州張安國有詩今有椰瓢
柳琖　瘿木尊李翰林詩卽田子石雲瓢之類也
様柃盂其木出渤海國文縷可愛其瘿可爲盂田子
詩旋傾金覆酒滿注様柃盂金覆花也　桂琖以桂
木爲之　藤杯　竹絲琖　襆琖織成花鳥可愛
沉香琖　瑇瑁琖　龜同鶴頂杯俱海南　丹砂杯
青霞杯田子所名　船酒舟也吳鄭泉曰願得美酒
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晉畢卓曰給酒滿

數百斛船以四時甘味置兩頭二事正相類今酒船以金銀爲之內藏風帆十幅注酒滿一分則一帆舉飲乾一分則一帆落眞鬼工也　酒海乾饌子銀海受一斗　雍都帍炳酒海　玉窪緯㗊　窪尊石尊李適之元次山　胡餅唐太宗賜李大亮胡餅曰雖無千鎰乃朕自御者史炤曰汲水器胡三省曰酒器非汲水器鄭子瑣言卽今壺缾也田子曰王昌齡邊塞曲云胡缾落膊紫薄汗是可証也諸人徒辨而無所據故不明耳　服匿漢書注服匿如罌小口大腹方底用受酒酪二斗所此匈奴器河東北界人亦呼

服匿　飲器趙襄子漆智伯頭爲飲器又匈奴破月氏王以頭爲飲器又元僧漆宋理宗髑髏爲飲器史記注椑榼也飲酒器　卺破瓢爲杯也昏義𢭏揖婦入共牢而食合卺而酳　汕碗折酒大器舒散也　缸韓詩傾樽與斟酌四壁堆罌缸　玉缸唐詩花撲玉缸春酒香　碧筩荷葉杯魏鄭公慤一名象鼻杯蓋刺葉心而飲其莖也　觧語杯陶九成命美人捧荷花擎杯花心而飲之風味良不惡也　白玉蓮花杯王禾年與賓卞楊繪飲于私室出其妻趙氏間坐令妻以左右手杓酒飲卞繪謂之曰白玉蓮花杯

雙鳧杯一名金蓮杯卽鞋杯也曰雙鳧者人但知爲葉令王喬飛舄事而不知女人繡鞋亦名雙鳧王深輔道有雙鳧詩云時時行地羅裙掩雙手更擎春瀲灧傍人都道不須辭儘做十分能幾點春柔淺醮滿蒨煖和教勸人教引滿洛塵忽浥不勝嬌剗踏金蓮行款款則知昔日狂客亦以此行酒也　金蓮者取齊東昏侯妃潘玉奴步步生蓮花之義楊廉夫名之曰金蓮杯瞿宗吉席上賦沁園春詞云一掬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量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醖釀朝雲斟量暮雨能使麴生風味奇何

須去向花塵留迹月地偷期風流到手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凌波南浦惟誇羅襪賞花上苑秖勸金巵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裙深掩將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廉夫大加稱賞命侍伎即歌以行觴極歡而罷　總爵士虞禮注口足間有篆文爲飾　黃流周禮玉人注鼻勺曰流詩箋以圭爲柄黃金爲勺以飾流鬯照酒黃故曰黃流公羊傳荀子皆作沐　越王鳥杯越王鳥似鳶而喙勾可受二升南人以爲酒杯冀似薰陸香南人以爲香一名鸛鷵鳥出肇慶府　鸛鷵杯鸛鷵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

以爲酒器見劉欣期益州記　渾脫酒器見草木子紫皮甌漢書師古曰盛酒器　酒鐺徐景山煮酒器象罍而高　鐵杯漢武以鐵杯飲羌胡不能舉　訶陵樽南海蠻酋簇簇鋒鱗角內玄外黃曰依休贈魏朴朴字不琢毗陵處士龔美序曰眞古人之雅貺銀平脫破觚　八斗金鍍銀酒甕皆唐賜安祿山酒器　馬腦榼魏后奇器容三升玉縱之人稱西域鬼作　照世杯出撒馬罕兒國卽漢罽賓國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　龍卵壺以龍卵爲之金鑲嵌以明月珠猫睛諸寶乃嘉靖末年籍沒嚴嵩器也凡五枚

雙龍龍卵壺一　龍卵酒甕二以銀爲座此古所未聞也　龍蠡杯以大海螺刻其中爲出水龍形頭角宛然底尖以藤架盛之出海南　美人壺以銀範美人形髮中入酒傍立一鳳前擎荷葉一片以銀杯一枚置葉上葉卽少低鳳口中吐酒杯滿卽止不歠不溢舉杯則葉仍浮起鳳口曾無餘滴飲盡復置之則復注如前凡容酒十二杯不煩人力轆轤若神不知起于何代也銀重三十六兩精異常朱琴外飾杭工亦能爲之時于肆中回易惜余無物不能得之也乃吹簫引鳳形余爲名之曰弄玉壺　蓮子杯形如蓮蓬中置銀仙人一能浮能沉周圍蓮子六枚心中脂藏銀牌六面上各有字傍有壍入酒初注酒則左浮一面飲盡則沉又注酒則右浮一面飲盡亦沉入酒則同而左右不紊凡六注而周其仙人則常偕浮偕沉也非鬼工而何　酒龍以銅鑄爲龍象吐酒而飲之唐時因以人之善飲者名之曰酒龍

酒肆

酒肆自古有之所云沽酒市脯是也肆中酒先清後濁先濃後薄不獨今時之弊在唐已然矣韋應物詩主人無錢且專利百斛一醸斯須美初醸後薄爲大

偷飲者知名不知味是當時酒亦皆有名也

酒禁

自禹惡旨酒周公作酒誥而酒之禁令遂萌蘖矣漢律三人已上無故群飲者罰金四兩文帝後元年詔爲酒醪以靡穀者多禁酤酒以後或因旱潦而禁或因兵革而禁甚有如搜索醸器者非醉人爲瑞之景運也安得天下皆成醉鄉之化也哉

賜酺

趙武靈王行賞大赦置酒酺五日後世因之漢有大慶往往賜酺或三日或五日史臣紀之以爲盛典哉

朝初政許群臣得飲于市樓臨川揭孟同執宴南市
樓詩詔出金錢送酒爐綺樓勝會集文儒江頭魚藻
新開宴苑外鶯花又賜酺趙女酒翻歌扇濕燕姬香
襲舞裙汙綉筵莫道知音少司馬能琴絕代無此真
聖世太平之氣象也所云南市樓者曰醉仙樓樂民
樓集賢樓謳歌樓鼓腹樓輕烟樓淡粉樓梅妍樓翠
柳樓凡十四所皆洪武間建以聚四方賓客者後為
都御史顧佐奏革于是有官吏挾妓飲酒之禁

酒榷　官酒

漢武帝三年初榷酒昭帝時丞相田千秋奏罷酒酤

賣酒斗四錢王莽時羲和魯匡請賣官酒于是命縣
官沽酒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率開一爐以賣
月售五十釀為準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
六斛六斗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七入官其
三及糟截灰炭給工器薪樵之費郡一人乘傳督酒
利至宋王安石則又散青苗錢于設廳而置酒肆于
譙門小民持錢出者誘之使飲又恐其不顧則命娼
女坐肆作樂以蠱惑之小民無知爭競鬬毆則又差
兵官列枷杖以彈壓之名曰設法賣酒嗚呼弊至此
而極矣醉鄉安得而不亂哉宋酒賦歲二千萬而已

州尤盛王曄詩杭城東南劇地淛湖海都榷利冠天
下旗亭壓重闉南渡官酒十三庫每歲清明前開煮
中秋前賣新諸庫呈樣酒于點檢所所呈臨安府既
中擇日開沽以白布三丈餘揭竹竿頭題曰某庫選
到酒匠某人醖造上等醲辣無比高酒三五人扶之
而行以鼓樂妓女雜技利市之物前導名曰迎酒一
時繁華可想見也今杭州酒肆最盛故都之遺風與

酒經

神農本草黃帝內經言酒之性味與致用致病之詳
則酒之時義大矣哉于是漢汝陽王璡有甘露經王

績追焦革釀法為酒經又采儀狄杜康以來善造者
為酒譜竇子野亦有酒譜宋志酒錄一卷白酒方一
卷食圖四時酒要方一卷藏釀方一卷劉炫酒孝經
一卷貞元飲晷三卷朱翼中酒經三卷李保續北山
酒經一卷胡氏醉鄉小略五卷皇甫崧醉鄉日月三
卷今最有聞家大夫愛之皆著醉鄉律令一卷序曰
皇甫子奇作醉鄉日月條列飲事三十篇自謂酒史
之董狐矣第其敘述猶冗肯綮弗竟讀之不能無遺
悵焉予也陸沉丘壑託契麴生晨夕相從情好甚篤
惜其風味又溷于俗子而品詠未聲于高賢也取皇

甫氏之意而芟繁撮要易其未然而補其未備著爲醉鄉律令一篇庶使湎身濡首者有所禁而不淫齊聖温克者有所循而益謹爾嗟乎選勝賞心能無崇飲千鍾百榼貴在德將在昔賢豪咸非惰者酒中之趣先得我心乎誠有味于酒乎聊以韜精光澆磊落耳　醉鄉之宜十有一　醉花宜晝　醉雪宜夜　醉月宜樓　醉暑宜舟　醉山宜幽　醉水宜秋　醉佳人宜微酡　醉文士宜妙令酌無苛　醉豪客宜揮觥發浩歌　醉將離宜鳴鼉　醉知音宜樂侑語無它　醉徒之選十有二　款于辭而不佞者

愉于色而不靡者　怯猛飲而惜終懽者　撫物爲令而不涉重者　問令即解而不再問者　善戲謔而不虐者　語便便而不亂者　持屈爵而不分愬者　偕衆樂而惡外囂者　飛斝騰觥而德儀無愆者　坐端凝而神爽逸者　寧酣沈而不傾潑者

酒所不懽之候十有四　主人吝　賓輕主　會客不投　殽核雜陳而不序　妓驕而樂澀　譊家常議朝除　迭詠諧　刻觴政　録事不綱　興居紛紜　附耳囁語　蔑章程而騁牛飲　醒木訥而醉劳嘈

酒令

古有令圃芝蘭一卷庭萱譜一卷小酒令一卷紀集所載咸極精妙未易枚舉余嘗與騷墨清酣頗窮雅令偶記數種因筆左方聊供笑談非敢曰文字飲也

秋宵賞月忽輕雲翳之因爲四聲令曰雲掩皓月以羽觴飛巡仍擊筯四聲爲韻催之一韻不叶者罰一觴不成句者罰四之座客可録者有曰天朗氣烈日秋爽與發曰蟾皎桂馥曰風冷露潔曰情美醉極蓋不許重出一字故難之也最後一妓名玉蟾者曰行酒唱曲莫不大加稱賞以爲用常言合調不孤雅會可謂俊姬也

一日酒所談杜子美大麥行云大麥乾枯小麥黄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鎌胡與羌其意蓋本于漢之童謡也謡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時正麥秋將至海寇方猖軍民擊倭婦女耕穫頗合此景因舉以爲令一人曰小麥青青大麥齊誰當穫者毋與妻丈夫何在西擊氐一人曰小麥青青大麥黄誰當穫者婦與娘丈夫何在西擊羌一人曰小麥青青大麥䵂誰當穫者姑與嫡丈夫何在北擊狄余曰諸君對酒空談尚含倭夷而不敢攻擊何況于望風而不逃避赴敵

而不敗北者哉因得句曰小麥青青大麥多誰當穫者婦與婆丈夫何在東擊倭又曰小麥青青大麥垂誰當穫者毋與姨丈夫何在東擊夷咸曰姨何可以當婦余笑曰此小姨填房也盍座上客有大姨夫作小姨夫者故戲之衆發一笑合席各賞一觴又曰小麥青青大麥蒼誰當穫者婦與嫜丈夫何在南擊漳咸訝曰漳何以當擊余曰漳州人正賊首也時適有福建人在席衆皆撫掌絶倒一寧波客曰小麥青青大麥有誰當穫者婦與母丈夫何在東擊守咸曰何也曰本府太守貪酷害民狠如倭賊十倍故當擊之

衆又哄然一人曰小麥青青大麥豐誰當穫者婦與翁丈夫何在西擊戎咸笑曰婦翁何可以共事乃曰鄰有子從戎者而無母其公遂淫其媳故云然耳皆大笑而散

座間舉杜牧之詩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爲令余曰烟籠寒水月籠原夜泊秦淮近酒村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調金門有曰月籠堤近酒司玉交枝有曰月籠川近酒船鷓鴣天有曰月籠汀近酒亭柳稍青又月籠 家近酒曹月兒高此重一月字故罰一觥又月籠洲近酒樓楚天秋余曰諸令皆佳或于后主不切耳乃終之曰烟籠寒水月籠沚夜泊秦淮近酒市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胡天子衆既賞余而又以又調罰余于是更歌曰烟籠寒水月籠浮夜泊秦淮近酒鄰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綵樓春盍用臨春結綺樓之事也而客之玉交枝獨切玉樹云

楊大年有閙忙令云世上何人最號閙司諫拂衣歸華山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客舉爲令禁用故事但用常言行之或曰云云閙順風順水下平灘云云忙過關過壩搶頭航或曰云云閙極品歸

家又有錢云云忙忝官 急浸 衆大笑曰此真忙矣余曰世上何人號最閙娼家孤老包過年世人何人號最忙婦女偷情夫進房衆又大笑稱妙

酒帝

酒人 酒徒漢 八達晉 七賢晉 醉聖李白 醉翁白樂天蘇軾歐陽修 醉吟先生居易 醉士皮日休 醉民 酒民皆元次山 八仙唐 醉史柳放 醉侯皮襲美詩他年謁帝言何事請贈劉伶作醉侯唐人又云若使劉伶爲酒帝亦須封我醉鄉侯余有云但願酣天逆酩帝不妨醉海作醼民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五終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六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懋升玄褱校

七件事

諺云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蓋言人家之所必用缺一不可也元人小詞有云倚蓬窗無語嗟呀七件兒全無做甚麽人家柴似靈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醬甕兒恰纔夢撒鹽瓶兒又告消乏茶也無些醋也無些七件事尚且艱難怎生教我折柳攀花此折桂令也我　朝餘姚王德章者安貧士也嘗口占云柴米油鹽醬醋茶七般都在別人家我也一些憂不得且鋤明月種梅花即此可以知其操矣

柴說文小木散材謂不入屋及器用者也大者析之爲柴小者合束爲薪月令收積柴薪注薪施炊爨柴以給燎今總名曰柴薪是柴从木薪亦从艸从木說文薪蕘也一曰大木可析曰薪故从斤詩析薪如之何匪斧弗克是也柴不足吳人燒草稈淮人燒荻蘆北人燒煤燒牛馬糞其窮甚矣而奢侈者乃以蠟代薪抑獨何哉

米說文穬實也穬顆粒也象黍禾之形八八米之形

原缺第二、三葉

黒鹽是也又有黄鹽紫鹽即戎鹽也後漢[illegible]者紫色鹽也有青鹽其肅一路有青鹽池[illegible]紅鹽池貴州鎮遠民以蕨灰爲鹽時俗味苦者曰苦鹽甜者曰鉛鹽東方曰斥西方曰鹵河東曰鹽河內曰鹹亦曰鹺今江于近海人稱沙鹵之地當曰沙㡿㡿東方鹹地鹵西方鹹地史記東方食鹽㡿西方食鹽鹵故說文曰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又天生曰鹵人生曰鹽釋名地不生物曰鹵故沙鹵謂之确薄之地今亦通稱㡿鹵也諺曰鹽筋醋力王霽云君子喜食酸小人喜食鹹方書云心病禁鹹脾病禁酸

醬說文醢也从肉酉酒以和醬也醢肉醬也古有豉醬又菜爼亦謂之醬禮記芥醬是也今之醬則豆醬也用黄豆和小麥麪伴勻發黄名曰醬黄又用鹽和水成鹵而下之晒熟成醬以供烹調其汁曰醬油又豌豆亦可造醬磨碎者曰細醬亦曰㧱醬豉史記鹽豉千合楚詞大苦鹹酸辛甘行注曰大苦豉也豉配鹽幽菽也赤豆也幽謂造之幽暗也今人謂之遏醬藏之幽室是也白虎通有榆莢醬武帝內傳神藥有連珠醬玉津金醬元霜醬唐有葫蘆醬宋有紅螺醬廣人有蟻子醬今之富家有枸杞醬玫瑰醬鄉間小

民家豆醬亦不多得食至于深山窮谷中則終身不沾唇者有之其市井之臭而蛆者乃貨易得食誠可憫也孔子不得其醬不食又安得不絕糧

醋醶也本作酢禮記疏注酢截也酪注亦酢截也今用米或麪造如造酒法而納成酸香味也上者色紅名珠兒滴醋次者色黃下者色白有臘醋或桃花醋即唐人之桃花醋有六月六醋有白酒醋小民亦不多得彥云若要富賣酒醋蓋二物甚有利也

茶本蔎也山中多產采葉作飲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蓋早晚之別名也驚蟄爲上清明

次之穀雨又次之其事甚著陸羽有茶經三卷又茶記三卷唐温庭筠採茶錄三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蜀毛錫茶譜一卷丁謂北苑茶錄三卷又北苑拾遺一卷蔡宗顏茶山節對一卷又茶譜遺事一卷北苑煎茶法一卷曾伉茶苑總錄十四卷茶塲易覽十卷蔡襄有進茶錄黃儒有品茶要錄熊蕃有宣化北苑貢茶錄熊克有北苑別錄余亦有煮泉小品論之詳矣唐德宗時納戶部侍郎趙贊之議初榷茶漆竹木十取其一而茶極盛于宋我　朝洪武二十四年詔天下產茶之地歲貢茶以建寧爲上其名曰探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筍不用碾爲龍鳳團皆芽茶也而西北茶馬之禁甚重其利亦甚厚詳見茶馬攷考

茶之僞者宋名盜葉有柿葉有桴櫨葉今之僞者雜以苦燈樹楊柳芽小民不能辨其所得飲者名曰托葉亦有止飲米湯而終身不知茶味者

茶酒名春

古人酒多以春名而茶亦有以春名者盖以四時之景惟春爲美也酒曰滎陽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凍春宜城之竹葉春宗安之麴米春劍南之燒春吳會之洞庭春色宋蔡邸之春泉濟邸之浮春曹詩之成春

武林之皇都春江閩之留都春海閩之十洲春西總之海嶽春越州之蓬萊春錦江之錦波春浮玉春建康之秦淮春温州之豐和春蘭溪之穀溪春榮邸之萬象皆春石湖之萬里春茶曰宜和之玉液長春龍苑報春萬春銀葉我　朝建寧貢茶曰探春曰先春曰次春又宋謝府酒名勝茶此又奇也余欲以茶亦名曰勝酒不尤大奇也哉

小芽

熊克北苑別錄載茶之品有曰小芽者其小如鷹爪先次蒸熟置之水盆中剔取其精英僅如針小謂之

水芽是小芽中之最精者曰中芽者即一鎗二旗也
曰紫芽者葉之紫者也曰白合者乃小芽有兩葉抱
而生者也曰烏蔕者茶之帶頭者也水芽爲上小芽
次之中芽又次之紫芽白合烏蔕皆在所不取而貴
儒品茶要録以爲茶事起于驚蟄前其采芽如鷹爪
初造曰試焙又曰一火其次曰二火二火之茶已次
一火矣故市茶芽者惟同出于三火前者爲最佳

竹篠飲

竹林飲晉七賢事又陸機在洛忽思東頭竹篠之飲
語劉寶卿曰思轉深矣竹根飲杜共酔還同卧竹根

忘憂草木

蘐草忘憂見嵇康養生論一名無憂草見通志 菊
忘憂見陶淵明詩 檳榔扶留可以忘憂見酉陽雜
俎 山麻鬬憂見梁吳筠采藥大布山詩我本此山
北緑澗采山麻九莖日間照三葉長生花可以鬬憂
疾聊持駐景斜 不憂草西安牛首山出一名鬼草
赤莖葉如葵秀如禾服之不憂見一統志

桃花米飯

宋武帝張妃桃花米飯見梁崔祖思政事疏杜工部
詩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言飯紅潤之色也又狀
稻詩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即桃花米也

供大人米

摩揭它國有異稻巨粒號曰供大人米即今江南之
香珠稻類也香珠亦名御米但粒小耳黄勉之理生
玉鏡稻品失載之

御麥

御麥出于西番舊名番麥以其曾經進御故曰御麥
幹葉類稷花類稻穗其苞如拳而長其鬚如紅絨其
粒如芡實大而瑩白花開于頂實結于節真異穀也
吾鄉傳得此種多有種之者吾鄉以麥爲一熟古稱

小麥忌戌大麥忌子皆忌水也故吳鄉低田不可種
漢武帝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何也宿麥
者謂秋冬種之經歲乃熟也

重羅麪

麪小麥末也今市肆標曰重羅白麪漢束晳賦曰重
羅之麪塵飛雪白又名玉塵橋中叟曰君輸我瀛洲
玉塵九斛莎云命合史庖食莫思重羅麪元尚食局
有御麥麪恐即今所種之番麥也或以爲因其磨製
之巧不沾塵埃而名恐非也

米豆

雷州思靈島出米豆枝葉似柳花如烏豆一種之後數年收實淮南子豆之美者有米豆是也

雕胡米

雕菰禮記注雕胡菰米作安胡之飯周官魚宜菰一名蔣心中有黑點者名烏鬱俗名灰茭自有一種米茭杜詩波飄菰米沉雲黑飯茭也故曰菰黍蓬者野茭也不能結實惟堪薦藉故曰薦即今之茭白也通志茭首茭草之首有一種可食一名茭白一名菰首一名須爾雅云須葑蓯葑菰根也本作蕈陸璣曰蕪菁郭璞曰菘菜陸佃曰蕪菁方言謂之蕘大芥皆非菰類也

瓊枝

石花菜一名瓊枝見瓊州文昌縣志即越中鹿角類

葱餅

唐侍郎侯思正蒸餅縮葱加肉因號縮葱侍郎卽今之春餅用卷葱肉者也宋蘇子瞻乃云煮餅澆油葱又云一杯湯餅潑油葱此類今市肆中所賣者制度如此

雕梅

李太白詩云珍盤薦雕梅今雕梅婦女巧者能之取青梅以小刀刻畫或爲同心錢或爲盤花或爲線縷

或爲條環樓臺備去其核略無損缺或提起則玲瓏交結合之則依然一梅也且以銅青蜂蜜浸之愈久愈實而青色如生亦珍品之最巧者

誤餤

王敦如廁誤食乾棗澡豆世以爲笑談王安石禁中與宴食釣餌盡棋仁宗言其詐殆未可知近見仁和學師茹茵有人餽龍涎餅一盒不知爲香每席各供一楪自既餐盡復勉强勸人食之衆皆掩口而不敢言秖稱其美而袖之則古今俗物異事往往有對也

乳石首

今之異端齋食者諸葷皆禁忌反食牛乳白鮝以爲佛家許食乳餅石首故雖長素者亦食之殊不知此大錯認也乳乃廣東乳田所種者實米粉蝸汁非今之牛乳也見白獺髓石首即石耳乃深山窮厓所産者蒸雨露之精英非今之黄魚白鮝也此輩饞嘴貪歡佛口蛇心任其所食不必明以告之

伴食伴飯

唐盧懷慎伴食宰相五季軍頭非有戰功皆號伴飯指揮使

飲亭

無草木零落也一作荒年細民以草根木皮爲食今草木零落則無可爲食矣故曰野有餓莩

菱飯芋羹

菱今吳人四角曰菱兩角曰芰郎沙角彎菱史記作蔆應劭曰蔆芰也非是芡雞頭也司馬相如作遴周禮籩人蔆芡也疏云則菱角亦謂籩實菜也名薢茩一名蕨攈芋一名土芝蜀名蹲鴟紫白二種君子芋大如斗魁善芋大如瓶有水旱二種吾鄉以菱芋爲兩熟一物不熟亦稱一荒菱亦可名水芝也

八珍二種

八珍淳熬也淳母也炮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糝也肝膋也先儒不數糝而分炮豚牂爲二非也又迤北八珍醍醐也麆沆也野駝蹄也鹿唇也駝乳麋也天鵝炙也紫玉漿也玄玉漿也

陪鼎

陪鼎加籩的對也所以厚殷勤也

芊背皮

今酒席中之芊背皮所謂薦體在元謂之挈設上賓用之或用馬背皮餘賓用前手後手鵝則敬鵤今俗敬首在北人則否也若貴戚之家有名曰割牲者以數十金駿馬奚人當堂呈過一庖丁持利刀飛取其脊肉一臠而獻之以誇豪奢也嗚呼暴殄至此其視食前方丈日食萬錢者又何如耶

懸雞

家大夫在京師時有一蔣攬頭家請貴客八人每席盤中進雞首八枚凡用雞六十四隻矣一御史性喜食因并家大夫席上者取而食之蔣氏以目視僕少頃復進雞首八盤亦如其數則凡一席之費一百三十餘雞矣況其他乎家大夫爲之坐不安席也因言先侍郎江公之儉嘗爲客設一雞而客卒不至時正

暑熱遂懸之井中幾七晝夜京師因爲之語曰經年不請客屠文伯七日尚懸雞江景職居應坤嘉與人仕至副使先正儉德真可師也

養生妙法

軟飯　爛肉　少酒　獨宿此古人養生妙法也余嘗屏而書之座右曰軟飯以養胃爛肉以養人少酒以養血獨宿以養神此日用之妙法乃在家之全真

四毒

美酒爲毒難多飲蜂液爲蜜難益食勇夫強國而難近好女悅心而難畜辯士快意而難信故美味腐腸

好色感志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見王充論衡余節而録之

十盜

周武王問太公曰貧富豈有命乎將治生不得其意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弃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見六韜此雖僞書亦足以爲吾人治家之戒宜焉防之可也余因自計平生多犯此戒惟[illegible]而處貧賤則有計生之盜不善治產業

事任之僮僕則有失時之盜所舉七女而存者四則有不過門之盜雖不多飲而招者必赴且惜終歡則有廢事之盜取水去厨甚遠而每日用水甚多則有爨汲不便之盜煮酒烹茶不耐食冷熏籠篝火夜靜息烟則有樵薪不繼之盜夫以一室之中而六盜集焉欲不貧得乎

張莊簡格言

張時敏名悅華亭人也嘗有言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此言既非陋而背禮實適俗而可行在君子謂之尚質在小人謂之不情

薄薄酒

趙明叔有言薄薄酒勝茶湯醜醜婦勝空房陶靖節弱女雖非男強慵良勝無之詩蓋指酒也膠西先生之言實祖于此至于蘇子瞻則廣之曰薄薄酒勝茶湯粗粗布勝無裳醜妻惡妾勝空房又云薄薄酒飲兩鍾粗粗布着兩重醜惡雖異醉煖同醜妻惡妾壽乃公余又廣之曰酸酸酒勝醋湯稀稀粥勝絕糧粗粗布可禦寒貧病到老勝無常有妻有妾醜不妨妻

妾太美多淫荒或曰此雖戲言切中時病也

鼠雀耗

三代什一而稅何嘗有正耗之名後唐明宗時入倉觀受納主藏吏懼責其多取因爲輕量明宗曰倉廪宿藏動經數歲取之若此豈後無折缺乎吏因曰自來主藏者破家竭産以償所欠正爲此耳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以爲雀鼠耗也至今仍之又有所謂正耗加耗小耗大耗水耗嗚呼法日增而弊日甚民日貧而國日耗矣安得免民田租如漢文之世也哉節用愛民而足國亦必有其道也

同類相食

水畜之物鱗族自食之甲族能食之羽族毛族又能食之然後人盡食之矣雲飛之物羽族自食之毛族亦能食之然後人盡食之矣陸走之物毛族自食之鱗族亦能食之然後人盡食之矣至于蜾虫之屬天地間之至貴者也宜乎物莫能害之矣然泳于淵澤者鱗甲之族能食之也迷于山林者毛族能食之也死而弃于草野者羽族能食之也然猶之可諉也曰自輕其生若夫人乃同類血氣之親本無間于初生也而乃財利之私皆干戈之屠戮是亦食人之儞也

然後戾氣相感變爲禽獸而有食人之人出焉如唐朱粲之搗磨縣荊州之火光賊宋登州之范温唐尚書如張茂昭上將軍如萇從簡趙思綰高澧臨安尉如薛震宋率府如王繼勳欽州守如林千之之輩乃有想肉人腊事件饒把火不美羹和骨爛兩脚羊之名嗚呼天地之變極矣人與禽獸曾何別乎今之大酒席以糖爲人以粉爲毛女八仙以供人食是豈但率獸食人而已乎誠可謂人相食矣賢士大夫皆恬然嚼之不忍之心何在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六終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七

錢塘田　藝蘅子秇撰

倩徐懋升玄舉　校

寺觀

漢明帝遣蔡愔使西天竺國請摩騰歸漢舍于鴻臚寺殊不知寺者止也又曰嗣也治事者嗣續于其中也鴻臚乃今四夷之館故暫舍之無何後于東都門外建精舍以居之因白馬䭾經遂曰白馬寺而僧之偁寺之始遺禍萬世矣晉孝武奉佛法遂立精舍于殿內引沙門居之至宋徽宗宣和詔改寺曰宮院曰

觀以尊奉道士殊不知觀者觀也兩觀所以登高以望雲物以懸法象漢之東觀所以藏書初非事異端之處惟黃帝內傳置元始真容于高觀上此僞書也

蘭若

梵言阿蘭若皆知曰寺也或曰無諍也或曰空靜處也殊不知蘭香草也若乾草也卽所謂清淨草菴之意人皆不原字義故其說不明

戒壇

杭州昭慶寺每年三月開戒壇爲天下僧人受戒之所故名曰萬善戒壇禪家五戒一曰不殺生命二曰

不偸盜財物三曰不聽淫聲美色四曰不飲酒茹葷五曰不妄言戲語今則僧尼雜處道俗混淆四時遊戲群集實爲淫亂葷膻之壇矣在宋時戒壇僧尼爲姦太祖深惡之開寶五年詔曰僧尼無間實紊教法應尼合度者只許于本寺起壇受戒令尼大德主之如違重置其罪許人告也貽謀錄中載僧戒壇中公然招誘新尼受戒不至者反誣以違法噫弊也久矣嘉靖三十五年倭寇臨北關都御史李天寵焚之乃五月六日也不數年總制胡宗憲重建煥然勝昔遊僧復來四十五年春巡按龐公按察徐公王公泰公

毅然痛禁異端絕影眞一快事隆慶三年己巳閏六月六日戌時爲雷火一夜焚盡蓋天將滅之也

重陽菴

重陽菴在吳山之東人多不知其所取義今南山地名道姑灣掘土五六尺即見菴基磚瓦無窓且有假山皆太湖佳石土人云重陽女菴也與地名道姑灣相合城中重陽菴郡志不載其故而石壁但有元天師廣微子所書大重陽菴字則此或下院也但重陽之名不見于宋或曰始于元大德年間或曰重陽女乃宋高宗二宮人出家于此蓋香火院也此又臆説

西京賦曰集重陽之清澂注曰神明臺高　去下地之埃穢乃上止于天陽之宇清澂之中也道書言上爲陽而清又爲陽故曰重陽

皮場廟

王叔永載行都試禮部者皆禱于皮場廟皮場即皮剝所也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傳聞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詔封靈貺侯廟在萬壽觀之晨華館館與貢院爲隣不知士人之禱始於何時館何因而置廟也今杭州皮場廟在吳山上應試士子尚多禱之亦有禱于江東廟文昌祠者或曰宋時有禱于子游子

夏名二相廟者今何不禱于先聖孔子廟邪余曰仲尼與爾輩不合方怪爾輩安肯保祐邪或曰何也余曰深怪宋儒破碎章句注脚違悖聖經而當今排偶浮靡時文相去又甚遠與已爲仇故耳聞者絕倒

晏公廟

太祖渡江取張士誠舟將覆紅袍救上且指之以舟者問何神曰晏公也後猪婆龍攻崩江岸神復化爲老漁翁示以殺鼉之法問何人又曰晏姓也　太祖感之遂封爲神霄玉府都督大元帥仍命有司祀之今江海著靈甚顯昔宋高宗渡河有泥馬引途之異

故杭州有白馬廟祀之元世祖取江南欲渡黃河苦乏舟夢一老叟指引明日果見一人先涉濟軍遂訪爲答剌罕與五品印撥三百戶食之信乎帝王之興天與人歸自有靈兆也

東明寺

東明寺在錢塘安溪去吾鄉不二十里相傳建文皇帝爲僧曾居此寺舊傳厠制如樓與人家頗異後流廣西歸老北京宮中稱曰老佛崩時欲謚爲神宗而朝廷不允葬西山銘曰天下大法師之墓初建文之自焚也葬祭以天子之禮駙馬都尉梅殷軍中發喪

縞素私謚爲孝愍皇帝後王事楊循吉致仕遣子奏復建文帝號孝廟亦不之罪

和尚道人仙人通稱

佛圖澄本天竺人少學道妙通玄術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又勒大笑曰道人謬矣又勒益重之事必諮而後行號曰大和尚又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眞僞渾殽多生愆過石虎下書料簡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國之神非諸華所應祠奉漢代初傳其道唯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衆隷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爲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石虎以澄故下書曰朕出自邊戎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虎太子邃且名其子曰小阿彌又僧亦可稱仙人昔道開從西來日行七百里太史奏石虎云有仙人星見當有高士入境見高僧傳

火居火宅

今道士之有室家者名爲火居道士唐鄭熊番禺雜

記廣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又陶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亦曰房老則道有妻者亦當曰道嫂俗言道婆佛妻名耶須見蓮經注洪武六年令民家女子未及四十者不許爲尼姑女冠二十年令民年二十以上者不許爲僧二十四年令民有效瑜珈教稱爲善友假張眞人名私造符錄者皆治以重罪二十七年令僧道有妻妾者許諸人捉逐相容隱者罪之有稱白蓮靈寶火居及僧道不務祖風妄爲議論阻令者皆治重罪永樂十年諭天下僧道多不守戒律民間修齋誦經槪較利厚薄又無誠心

甚至飲酒食肉游蕩荒淫畧無顧忌又有無知愚民亦稱道人一槩蠱惑男女雜處無別敗壞風化即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

喪葬用僧樂

今俗疾病則用僧道作齋醮喪死則用僧道作道場送葬則用僧道爲引導不惟愚民之家雖士宦亦有爲之者間爲正人君子之所譏笑則託名曰我固知其非禮奈此先人遺命不敢違也嗚呼君子從治命不從亂命何惑于異端如此哉宋開寶三年詔開封府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威儀前引此崇

正道厚風俗之大端也又太平興國六年詔禁送葬不得用樂庶人不得用方相魌頭皆良法也

僧道不拜

律僧道不拜父母唐傅奕奏高祖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是亦不拜也

妖僧

妖僧行果云自海上來杭州多技善幻以符說禁治病人輒愈人或訛言曰仙時劉郎中景寅吳員外郎鼎咸得告家食聞行果名召之與語大悅受辟穀運氣法屏人扃室以一倀子守之行果則往來二子所指授也頃之劉忽瞑眩欲死以語行果行果曰是將遊神神遊而復可以昇矣又頃之瞑眩益甚若有物冉冉自口脫于几上爲么人長不滿指盤辟而歌纖如蠅散劉問曰爾何爲者曰吾君之元神也倀子駭而大譟么人忽亾劉遂僵仆移時而甦叩之若癡語不憶矣遂得悸病忽忽三月而卒吳既受法瞑眩時作如劉然不知劉已死惑于行果信之益篤一日忽大叫曰八仙至矣躍起若肅客狀吳病跛不良于行至是步武舒展矧如也俄而空中語曰吾將乘白鳳之膏蒼龍之髓續爾筋骸吳謝曰謹俟命既而家中

百怪朋作犬登竈而嗥嬰兒反接若桎梏而啼家人大懼無何行果突至吳且輦且罵曰妖禿爾賊任氏剝其二稚爲幻世間吾今訴帝殺汝矣行果瞿瞿狼顧出門不知所往而吳亦病悸判年始痊詢之二子之家果然怪亦甚矣妖僧所作不知果何術也家大夫言乘生洽吳之子邂晦爲按察副使余得其詳

四方光明電王

電陰陽激曜與雷同氣發而爲光也世人以雷爲雷公漢王仲壬嘗辨之矣而異端又以電爲電王則尤可笑金光明經曰四方光明電王東方阿揭多電王

南方阿羝嚕電王西方壬多光電王北方蘇多末尼電王豈吾儒所謂風伯雨師者有以倡之邪

磨衲衲盂

磨衲者高麗僧衣也甚精好爲禪師法衲衣盂即衣鉢見松漠紀聞余欲改爲衲盂更新西域緝木綿花織成布曰屈眴布後人以碧絹爲裏是趂磨所傳者名曰信衣又釋伽佛將金縷僧迦黎衣傳與迦葉爲佛始祖即大衣也

佛牙

西湖法相寺中藏一異齒其大如拳正碧綠色透明

山僧云是佛牙以誘婦女奉禮請覩獲利也其狀如蟠牙想是西域異獸口中者且云此佛丈六金身如有此牙則須十六丈長乃可容此頭也古人所載耶衍國有金輪王齒長三寸豈是物耶唐傳奕以羚羊角扣碎婆羅門僧佛齒五代趙鳳以斧砍碎西域佛牙我　朝正德九年正月十六日乾清宮灾吏部尚書楊一清上言五事其三謂不宜創梵宇于西內蓋禁中自來有佛堂釋殿惟正德中因近習張銳張雄錢寧等以佛事蠱惑武宗引西番僧出入禁內至今上始議除去命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看大善殿內有金銀鑄像夷鬼淫褻之狀鉅細不下千百餘金函玉匣藏貯名爲佛骨佛頭佛牙之類枯朽摧裂奇離傀儡亦計不下千百片言請瘞之草野不得瀆留清禁以永杜愚冥眩惑之端請將佛骨佛牙一切付之于火以滅其跡其金銀銅像亦併令燬銷實爲千古稱快而萬代瞻仰者也實嘉靖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夏言題請遂皆燬滅計佛骨骨牙齒不下千百斤又何其多也其所爲男女淫褻之像者名曰歡喜佛傳聞欲以教太子蓋慮長于深宮之中不知人事故也今　皇上毀之誠可謂端本

之教矣漢成帝畫紂踞妲己而坐爲長夜之樂于屏又蔵王子海陽立十五年坐畫屋爲男女贏交接置酒請諸父姊妹飲令仰視畫此淫圖之始也胡元伶人詹俊子爲淫亂之物此淫具之始也所謂歡喜佛者想亦此類其殿名曰大善乃大惡也

念佛婆

今燒香名念佛婆者人家老婦衰敗無所事事乃怕死修善結會念佛如古白蓮教皆爲師姑尼姑所引因而成群傾國老幼美惡無不入會淫僧淫道拜爲乾娘而淫婦淫妻又拜僧道爲師爲父自稱曰弟子

晝夜姦宿淫樂其丈夫子孫亦有奉佛入教不以為耻大家婦女雖不出家而持齋把素袖藏念珠口誦佛號裝供神像儼然寺院婦人無子誘云某僧能幹可乞一佛種如磨勝過繇之淤即元之所謂大布施以身布施之流也可勝誅邪亦有引誘少年師尼與丈夫淫樂者誠所謂歡喜佛矣戒之戒之

假師姑

隆慶庚午妖僧圓曉穿耳纏足粧飾為假師姑至餘杭地誘念佛婦人淫媾甚多雖富貴之家不免其汙事露送縣賄釋按察吳公擒之盡發其姦醜穢滿邑

乃號令通衢致之死刑則又頌穢滿省矣總制郭公薦剡所云開運河而百姓騰懽擒妖僧而一方稱快正謂此也吳公名敎傳朝城人崇正闢邪真王政也

僧道托生　僧道名子

房琯是永禪師李白是金粟如來崔曙是泰山老師張方平是琅琊寺僧蘇軾是杭州壽星院眞戒和尚王十朋是族叔之師嚴伯威史彌遠是覺闍黎馮京是五臺僧眞德秀是浦城草菴和尚我朝尚書常州胡濙是天池僧進士太原王瓊是西番僧豈輪廻之徵邪又六朝文人多以僧道佛命名甚可鄙笑而文天祥正氣君子也乃名其二子曰道生佛生今洪武時東川侯胡海第七子名和尚第八子名行者見學士劉三吾所撰墓志鞏昌侯郭子興次子名官僧永樂十五年丁酉福建榜有顧佛童楊佛童薛佛劉童皆生員中式

儒者奉佛

宋尹和靖拜迎天竺觀音在虎丘每旦頂禮佛念金剛經今之士大夫托名逃禪往往修齋誦經事佛甚虔至有捐妾捨女以奉僧道者每至醜穢敗露動經法司破家亡身不齒士類　州文武之家如　少卿

許指揮之輩甚可嗤笑也嗟夫古之胡后郤曇獻之扇徐妃贈瑶光之枕龜茲王女納于鳩摩羅什千金公主偶于淫毒丐僧彰之史冊遺臭萬世彼獨不監邪

曇霍膽巴

傉檀女病病甚請救療曇霍曰人之死生自有定期聖人亦不能轉禍為福曇霍安能延命耶正可知早晚耳元僧膽巴曰佛法猶燈籠風雨至乃可蔽若燭盡則無如之何正所謂藥醫不死病佛度有緣人也惑世愚民可笑可笑

布袋和尚　灰袋道士

布袋和尚者號長汀子在奉化縣岳林寺嘗皤腹以杖荷一布袋凡供身之具盡貯袋中隨處偃臥天將雨即着濕草履驟行途中遇亢陽即曳高齒木屐竪膝而睡梁貞明三年于寺中東廊石上端坐而逝今縣北二里塔亭山上有鉢盂佛跡宋岳珂賛曰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多少自在元布袋者景元號此庵永嘉人叅蔣山圜悟禪師有得悟曰我這裏師禪都被元首座一布袋盛去也因呼爲元布袋又

灰袋道士蜀中人乃唐時陽狂異人也

猪頭和尚　魚肉道人

和尚宋衢州人戒律精嚴平生惟嗜食猪首人以猪首與之日食數十枚曾不見其骨人皆異之稱爲活佛與趙清獻公友善今骨相尚留定光寺中從者捧一猪首侍之仍當時之名故曰猪頭和尚廟其壁有石刻趙公碑記魚肉道人者成都人宋大觀中生而手足攣縮瘖不能言遇異人以藥一粒納口中遂能言語動作知隱慝事至羅浮山謁王野人名靚野人曰子可教取魚肉與之食道人自此能食生肉號曰魚肉道人紹興末封達眞先生此四人正好作對或

戲曰猪頭和尚可對吾鄉狗肉道人

三教

元孛木魯翀子翬曰釋如黃金道如白璧儒如五穀當時以爲名言余則以爲釋不如鐵道不如石蓋二氏無益于世徒耗五穀耳佛者言其弗是人也猶言俳者言其非是人也以俳爲倡優者言其人之猖狂而可憂也惟釋害人最大在元有白蓮教滿摩教回回教頭陀教各自有宗猶道之符水教儒之道學教其亂天下一也儒之有道學即五穀之有稊稗耳

姚廣孝

廣孝幼名天禧長洲人世醫從相城道士席應珍席通儒多異術質敏盡得其傳嘗白父不願醫願仕以顯父母父不從一日入城見僧官騶從之盛嘆曰僧亦富貴如此邪元壬辰年遂出家入里之妙智菴改名道衍游學江湖工爲詩文洪武癸丑請給禮部度牒于覺林寺入冊四年詔取高僧至則以病回八年詔通儒廣孝以僧試禮部中不願仕贈僧服還山及壬戌九月詔選高僧分侍諸王廣孝往燕王府住持慶壽禪寺十五年孝慈皇后崩親王各奏乞僧修齋于是左善世宗泐季潭舉之遂見知于成祖頎建靖

難之功壬午十月拜僧録司左善世永樂甲申三月簡東宮輔導擢太子少師因賜今名不拜惟受章服仍居慶壽寺及太孫就學命設講席于文華殿之東復令廣孝及翰林內閣諸臣侍焉九年考滿爲壬辰二月給與誥命封贈祖菊山父妙心俱贈資善大夫祖母周氏毋費氏俱贈夫人併本身凡五道終身不畜髮不娶妻今寺中有方面紅袍玉帶髡頂戴唐帽像尚存焉卒年八十四義子曰繼錄功爲尚寶司少卿廣孝贈榮國公謚恭靖配享成祖廟廷或曰初名衍字斯道成祖嘗賜兩宮人逾月不近上乃召還之

嘉靖九年移祀大興隆寺罷侑享禮也

大光明佛

烏思藏大乘法王居西天日落佛國東土永樂三年誥封萬行圓融如法最勝弘慈廣濟護國宣教正覺如來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佛氏三十六字法號十一年喃葛兒藏卜來朝封爲灌頂弘慈通慧國師給金印嘉靖十年應襲昆葛鎖南扎叭堅參巴藏卜西番字表一通時通把人等譯之曰上位人皇帝主大法皇帝前烏思藏應襲大乘法王昆葛鎖南扎叭堅參巴藏卜差使臣昆葛班鳩兒等拜奏上位登大寶位萬萬年金身堅固猶如須彌天下太平四海一家聖意公無間遠邇我烏思藏高僧剌麻僧俗人等時常祝延聖壽萬萬歲今于鼠年具印信番本一道并年例方物赴京進貢銅佛銅塔舍利珊瑚犀牛角紫紅白足力麻左髻海螺黑香硼砂茜草葫黃蓮毛纓紅白黑鐵刀麻氆氌等件又廂嵌甸子練鍍金佛一尊畫像釋迦佛一幅舍利十顆金五錢

朱正增

正增本姓穆正德間魏彬誘見投充義子賜姓朱氏

與周一淒卽周伴兒馬時明卽馬福壽眞人李雲峪卽李躧住右至靈霄一然卽聶道兒附權奸魏彬陳應循等以贓充軍嘉靖三年復以傳奉夤緣爲奸家大夫在儀制効之曰先朝宿蠹盛世遺奸鑽剌榮身賄賂賍罪朦朧陳乞豈天聽之能周依附營求信國法之難宥有傷聖化自玷宗風乞正典刑以杜奸蘖十年十月有言都饒他着照舊焚修又給還度牒皆顯靈宮靜虛觀道士也自後濫觴而左道興矣邵眞人陶眞人符籙妖惑最盛而陶爲之魁陶仲文黃岡人由倉官封恭誠伯祿一千二百石隆慶初追奪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懋升玄集校

道士主禮樂

我 朝祭祀贊禮者太常寺之道士奏樂者神樂觀之道士皆異端也天神何為而格哉至于府州縣則樂奏于道士相禮者乃吾儒也聖賢與異端正相攻擊而侏儒在所必誅者安肯復來享乎周禮天子大祀禮主于大宗伯樂主于大司樂此所以盡誠盡物郊則天神格而廟則神鬼享也洪武四年擇監生及

文武大臣子弟在學校者充樂舞生此祖宗崇正闢邪良法美意也何莫舉而行之哉又正統三年禁祀孔子于釋老宮祭物非所産者以所産代之如今之小縣不出鹿者以羊代鹿而近日上司至以山縣出鹿者令以羊代仍追鹿價入已誠敬何在嗚呼爾愛其金我愛其禮也曾謂仲尼享此不及物之祭乎

布政使司城隍廟

京師都城隍廟以天下十三省城隍之神配享禮也仲夏皇帝遣官致祭南京仲秋祭之則各省當立布政使司城隍廟乃禮也如浙江則當題其主曰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城隍之神而以杭州府城隍之神配享置主于殿中之左又次而以仁和縣錢塘縣城隍之神分配于東西兩廡庶幾事體合宜今但稱杭州府城隍是上無一省而下無兩縣也與府縣分祀孔子之制有異又總制部院三司莅任之日必齋宿謁廟而反行四拜禮于一府之神是以親臨上司而跪拜于屬官也何冠履倒置幽明悖禮之若是哉不若齋戒拜謁于先師孔子之廟亦為合禮也世有議禮君子舉吾言而奏行之以正祀典以妥神靈亦可以補國家二百年之缺典也

伏波將軍有八人

漢有兩伏波將軍前邳離侯路博德後新息侯馬援蘇子瞻嘗辨之家大夫嘗遊南海龍王廟廡下有神號伏波曹將軍詢之土人云唐府新羅使入貢夜變有神介而持戈曰予為南海伏波曹將軍也龍王遣我護汝但渡無苦明日風浪大作見一人出波心以手按怒濤旋滅遂立祠于此余又見史言鍾士雄陳伏波將軍嶺南酋帥也晉虞瑶傳學強識仕至伏波將軍墓在寧波慈谿縣西南六十里五馬山上又葛洪為將兵都尉攻庾氷別帥破之遷伏波將軍見本

傳秦索菱任符堅至伏波將軍見其兄索泮傳內又
晉周處傳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今嶺海多
伏波廟而雷之徐聞海之烏蠻灘香火尤盛士夫客
商往來必禱祀乃濟詩人詠伏波者但知馬援不知
有其七余過其廟故詳紀之

武安王

後漢延岑自稱武安王於漢中又秦將白起則封武
安君後關雲長亦封武安王有客爲余召箕一日降
壇其勢甚猛書云威鎮華夷義勇三分四海才兼文
武英雄千古一人余曰公乃武安王邪復書曰諾余

曰聞公之靈豈不入吳何以至此又書曰赤兔騰霜
汗雨寒青龍偃月血風腥曉來飛渡烏江上始信天
亡最有靈客皆愕然蓋不獨見公之英靈千古不昧
而隱然非戰之罪自寓于言表矣神之無所不至故
如此其著邪今過志常德府龍陽縣本漢武陵郡索
縣地東漢爲漢壽縣而武陵縣陽嘉中一名漢壽吳
曰吳壽又劉宋有晉壽郡今成都也亦其一證云

神助陣

嘉靖乙卯倭寇大作直攻會城余鳩集鄉兵千人爲
保守計猶恐人心不安乃擇日築高壇于西郊以順
金方肅殺之氣刑牲插血爲文告天以求助于古今
名將自武成王而下三十餘人後賊臨方山四日不
退鄉兵迎敵不戰而遁四方被擄人回云賊人西望
見雲中神兵衆多金甲神將形甚長大旗幟分明是
以不敢交戰而去也衆皆聞言踴躍感悅靈應已畧
載之回瀾橋記中余憶古今此事常有如晉王導以
儀物鼓吹求助于鍾山之神以禦符堅其後八公山
草木皆兵唐太山陰兵助戰以破李師道我　朝真
武之神助成祖以破胡虜又杭州都指揮使李公祭
告岳武穆王墓請岳雲所貽鐵鎗以破桃花洞賊是

也此皆正神大道吾儒所當行者但如唐之使妖僧
誦呪祈禳宋之宰相閉門修齋誦經則不可耳方倭
寇焚燒湖市時城中官府及鄉士夫亦有就寺觀設
醮燒香祈保退敵者左道惑衆可耻之甚也正神乃
肯助正人若邪神必反助妖人矣因思國制旗纛上
所圖天王等像又不知何名或助于天寶間不空三
藏之術也

家神卻盜

燭溪湖胡家有群盜破門而入見其家堂上有三四
老人會飲燈燭掩映鼓吹不絕賊皆驚走實其夜無

人也乃家之先神耳異哉

彭祖

顓頊之孫陸終氏之第三子母鬼方氏孕十一年而生姓籛名鏗自堯歷夏殷之末已年七百餘歲封于韓大彭故孔子稱老彭周衰浮游四方入蜀留家武當山王逸楚詞注彭祖好知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司馬彪莊子注彭祖八百猶悔不壽恨輒晚而唾遠又曰彭祖餌雲母御女數十晚娶妻鄭氏妖姪敗道而死非壽終也仙傳云彭祖年八百歲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可謂多壽而窮苦孤獨者矣武進薛應

旂作四書人物考失載故并錄之

西域天竺國求老子象

天竺國破降王玄策其迦沒路國獻異物并上地圖請老子像夫老子既曰出西域至流沙而西域之國反來中華求象可發一笑

木鑽鐵杵

世所傳木鑽穿石盤乃老君之于傳先生也石上磨鐵杵乃真人之于玄武帝也

施存

施存齊人孔子弟子三千之數自號婉盆子得道變化昇之道今中岳少室之壺公是也見真誥云未受太上書猶未成真其行玉斧軍火符是其所受之枝條也

呂紹先　何仙姑

呂嵒字洞賓初名紹先京川人二十不從婚取會昌咸通時舉進士滯場屋者二十三年五十道始成祖渭禮部侍郎父讓海州刺史余嘗召其洞賓降書云輕揮羽扇平分湘水烟霞泉石爲徒侶清風兩袖擔氣麤洞庭飛過經千里飽嚼瑶華掛玉髓乾坤狀拾葫蘆裏一聲長笑海空秋數着殘棋山月起未書

曰踏歌行余請作西湖賦即運箕如飛筆不停綴有云槃碧落之兩峯臥白雲于三竺六橋水流魚與俱四賢堂寂鹿獨宿真佳句也客有戲之者曰公之仙姑何在即書云仙姑至矣箕停少選復書云閬苑逢萊自可人東山人駐幾千春要知古女真消息碧廣青天月一輪余曰非藏何仙姑三字邪復書曰然然然余出一句曰日月爲明分晝夜求之屬對箕即應之曰此拘于字難對聊對一句乃書曰女生合姓別陰陽客又戲之曰適見洞賓否箕忽震怒者久之復書曰仙友從來有洞賓爾今問我是何因婉娩自許

逢周穆姜女誰知與亂臣烈火精金應不鑠蒼蠅白璧未嘗磷道心清淨渾如水不學凡間犬豕人何仙姑者廣東增城人生而項有六毫所居地有雲母忽夢異人教之服餌唐景龍中仙去今有雲母嶺永州志云何仙姑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能知人禍福宋類苑云潭州夏鈞過永州問姑曰世多言呂先生今安在姑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到潭日取寺中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蓋呂洞賓自稱華州回道士見岳州一統志又浙江志載嚴州婦女唐廣真與夫相離從師修道徑謁何仙姑

後遂得仙則仙姑之事信矣

藍關雪　潮臺雨

韓退之貶潮陽至藍關遇雪其姪韓湘字北渚冒雪而來故有知汝遠來應有意之句又宰相劉瞻其兄劉賭幼好仙術有道士至門謂之曰能相師乎曰諾即隨之入羅浮山後四十年瞻被貶逐至潮臺泊舟有少年冒雨而來乃賭也自言已名列仙籍矣悲喜不勝一夕不知所往二事相類又皆唐人真異也

麻姑

唐顏魯公作麻姑壇記載事甚詳在江西廬山今藏布政使司庫名曰換金牌以其難得也人皆不知其原麻姑者乃後趙石勒麻胡秋之女其父猛悍人畏之築城嚴酷晝夜不止惟雞鳴乃息女憐之假作雞鳴衆雞皆鳴衆工乃止父覺而撻之女懼而逃入黃州仙姑洞修道後于城北石橋飛昇名其橋曰望仙今羅田有麻姑崖

祠山張大帝

武當人張秉遇仙女山中謂曰帝以君功在吳分故遣我爲配生子以木德王其地且約踰年再會秉如期往仙女抱幼子歸秉曰當世世相承血食吳楚後

生子渤爲祠山之神今廣德州横山有廟志云生西漢末遊苕霅之間夫人李氏亦有別妃廟至今香火甚盛以二月八日生辰先一日必多風後一日必多雨俗人相傳以爲神請其夫人之小姨飲酒故加以風雨欲覩其足也可謂瀆神矣然至今此日風雨甚驗亦異事也又有埋藏之異是日土人殺牛祀之坎其庭中以所祭牛牲及器皿數百瘞于坎中明日發視之空坎一無所有

張果老

張果古仙人能著書見通志又張果老乃唐玄宗時

神仙見柳氏傳聞今有張果老倒騎驢圖

華天師

天師之名起于莊子徐無鬼篇曰黄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在漢爲五斗米賊今於潛乃道陵所生處宋林積爲南劍太守送張天師之子于獄而奏曰其祖乃漢賊不宜使子孫襲封元詔三十六代張天師朝京錫以金印封留國公主領江南三山符籙道教事太祖兵取江西張四十二代孫正常字仲紀遣人來見自後六朝京師洪武初上謂群臣曰至尊者天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遂命去其舊稱俾

爲大真人改天師印爲真人印秩正二品二十四年授真人張宇二品銀印後別授六品銅印文曰龍虎山正一玄壇之印英宗易以金印文曰正一嗣教大真人府之印弘治間賜以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功印蓋府有張道陵所傳玉印一枚其文如此乃雲篆而陽平治即蜀之陽平山二十八治之一道陵起處也朝廷恐其隨身有失別作此賜之嘉靖十七年真人朝覲與余舟聯泊彭蠡湖星子驛口半夜雷雨大作霹靂震死賫敕二人亦快事也凡一千四百餘歲相傳五十代至隆慶元年乃革天師之號止稱真人追奪其玉印又聖世一大快事也

神君

今淫祠邪神所稱神君者起于漢武帝乃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于先後宛若宛若祠于室平原君亦往祠子孫貴顯故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磃氏館聞其言不見其人云即嘉靖初鎮江以北之靈哥類也

堂上堂下房中道中邪神

漢高祖四年梁巫祠房中堂上之屬荆巫祠堂下之屬師古曰堂下在堂之下武帝天漢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今俗人信巫尚有此數祠其祭陳設不同

如此當痛禁之

風流神

洞庭包山林木陰森居民稠密近有風流神在東灣茹家園軒中能呼人姓名談世隱事自言終南山道人每出酒果樂賓彼則暗處陪語潨潨洞洞言無譌浪亦善吟咏有曰自入空山歷歲華幾經葉落幾經花諸君問我原蹤跡太華峰頭第一家洞庭秋水碧玻瓈日浸東方月浸西萬里紅塵渾不到可能着我道人棲暝煙一抹起山城返照林間石壁晴多少樓臺銜倒景獨能容我看分明其所說事驗于前而昧

于後不知其爲何妖也

二郎三郎神

灌口二郎神在四川灌江口　和合二郎神市井商賈所祀者　竹王三郎神漢夜郎縣　泰山三郎神獄訟所祀者　五郎神即五通也一作五顯五聖吾鄉有五郎山神姓田氏鄉民奉事甚虔今爲朝議公塋地

王喬

王喬周太子晉善吹笙作鳳鳴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二十餘年仙去見劉向列仙傳汲冢書載王喬卒時

年止十五六是可謂夭非所以爲壽也裴秀冀州記緱氏仙人巷者昔有王僑犍爲武陽人爲柏人令于此登仙非王子喬也又陳書周文育傳王琳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又葉縣令王喬飛舄者

兩沉女巫

女巫即今之師娘最能左道惑民古人巫蠱之禍皆起于此蓋能出入宮闈閭閻故耳漢鄴郡守西門豹沉女巫五人于河伯娶婦又晉陽令狄惟謙沉女巫郭天師于河皆大丈夫爲治之正法也

妖報

漢武帝好仙而終歸茂陵梁武帝奉佛而餓死臺城宋徽宗信道而流離五國或曰鹿皮公吞玉華而尸蟲王西城漱龍胎而死訣仇季子咽金波而臭徹司馬季主服霧散而首落黒狄吞紅丹而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柏成納靈氣而腸腐嗚呼異哉真異端之異報也

閉氣道士

嘗見一道士能爲閉氣之術每夏夜裸卧任蚊蟲嗜身畧不爲動待其齊集甚衆然後禁閉其氣膚理輳密若吸住其喙牢不可脫者雖起而行走亦不失落

飛聲嗡嗡然良久甚疲乃放氣縱之使去其蚊嘴敝再不復能嗜人矣或有就身撲殺者亦不之禁曰此物毒人殺之無罪過也

使鬼法

世有采生摘割之法今越人亦能之有宋文元者以教書在余外祖餘杭徐家能役使鬼每呼仙童則其鬼即至但無形聲耳命之移卓椅則卓椅行動自能整齊命移置庭中自能出戸命之斟酒杯盤自行或剪紙爲神形貼于壁上以水一碗命之手執則其碗自吸于壁而水不傾覆一夕有錫工同寢宋惡之命

甕且牀則飛磚走石寃鬼啼哭乞哀移寢而止不知
果何術也毋男歷山公從業今時時能言之

鬼殺咸寧

嘉靖間大學士夏言侍郎曾銑皆不得其死及咸寧
侯仇鸞疾篤親見二公守之乃于牀上稽首謝罪對
妻子名言之竟以疽發背死復剖棺梟首人以爲報
施之應云漢田蚡論嘗嬰灌夫弃市乃十二月晦也
春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嘑服謝罪上使視鬼者
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守笞欲殺之竟死具見本
傳二事正相類也

于肅愍公辟鬼

肅愍公爲諸生時忽窓外有巨人持一扇乞詩公醉
中即揮筆書曰大造乾坤手重扶社稷時其人大驚
悲躍而去乃鬼也所遺扇則蕉葉一片耳余祖言之

失母之妖

上虞民家母八十餘夏月風雨大作忽失所在其子
追訪七八日無可踪跡遇樵人見于嵩山頂上端坐
荆棘中問之不語乃呼其子視亦無知覺後數月乃
復舊也又餘杭郭家婁婦纔十餘日行至竈前忽然
不見家人尋覓不得後五日閣在山中已將死家人
往救醒問之云被三四人拖抱從屋脊上飛過與淫
媾如醉夢中今偶從松樹墮下也後或看守不謹即
又攝去其夫大懼乃賣于王新建家其妖始絶因憶
古人所記鬼攝少年美姬者多矣未聞娶此老婦尤可怪也

見鬼投井

張輝平南人廣西解元景泰元年爲香山教諭忽見
官舍井中有紅衣人出而招之輝素有膽氣呵之走
上蓮花峯而滅次日會飲縣堂與縣丞爭位交毆歸
而投井死馮定蘇州人進士成化中以副使赴京聽
選朝罷逕至宗人府府中有一井甚大定忽下馬趨

至井旁顧其中拱揖者三四從者見之方驚駭定忽
解帶置地涌身而入急救之死矣

雙修法

元西番僧伽璘真善秘密法謂順帝曰陛下雖尊居
萬乘富有四海不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
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習之名雙脩法又有運氣術
名演揲兒法華言大喜樂皆房中術也號所處室曰
皆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今之夫婦雙修法禍起
于此

五道將軍

今云五道將軍謂盜神也余意出于莊子胠篋篇盜亦有道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是五者豈所謂五道邪又俗有游方五聖樹頭五聖花花五聖皆貪淫邪亂之神或曰即五通也今之上官可謂之六道將軍矣客曰何也曰擒盜而納其財反不殺而縱之非六聖而何

禽獸變婦女

老狐能變婦人以媚人世所知也而海中紅裳魚亦能變山中釣星鳥亦能變一名夜行遊女衣毛則爲飛鳥脫毛則爲婦人能乳人子或云産死者所化

淫報

麋蜚陰物也婦女多淫亂則生春秋書蜚所以譏莊公也杜氏曰短狐洪範傳曰三足鼈本草曰射工西方書言淫人受果報雀鴿鴛鴦此物皆淫鳥也雀交不一四時有子九月入水爲蛤否則多淫泆鴿喜合逐月有子雌反乘雄吳越有云鵓鴿檐前雌打雄是也書稱虫不再交者虎死央瑇瑁也雄曰死雌曰央乃匹鳥未嘗相離失偶則思而死故曰死思今反云娼婦所變似與韓朋事異又食蜉蝛令人善淫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八終

留青日札卷之二十九

錢塘田藝蘅子蓺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四神四靈四祥

天有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星之精降而在地則爲龍虎鳥龜四獸之象兵家謂之四神麟鳳龜龍禮謂之四靈麒麟獅子福祿玄武我　朝謂之四祥王充之論四靈有曰燕飛輕于鳳皇兔走疾于麒麟鼃躍躁于靈龜蛇騰便于神龍則是一無所靈矣惟甲可卜有國所寶不疑卜廢又何靈哉宣德癸丑翰林院

編修許彬進四祥詩此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也

五靈

龍鳳麒麟白虎神龜左氏之所謂五靈也配以五方則龍東方木也木蕤則生火王者聽聰正知而水官修則龍出大川鳳南方火也火炖則生土土王者貌恭體仁而木官修則鳳鳴高梧麟中央土也土壯則生金王者視明禮備而火官修則麟游茂苑白虎西方金也金漻則生水王者思慮信立而土官修則虎馴名山龜北方水也水液則生木王者言從文成而金官修則龜浮靈沼蓋乳子則尅母質母則致子感應

循環生養不窮氣化自然之妙也

五靈之長

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爲之長萬物之中人爲最靈而聖人又爲萬物之靈是當爲五靈之長矣因是推之動物皆然夫植物則亦有然者穀植三百六十而禾爲之長木植三百六十而松爲之長草植三百六十而蓍爲之長蔬植三百六十而葵爲之長然聖人皆爲之樽節愛養以遂其生以昔其世故

能爲天地昆蟲草木之主則是當爲百靈之長矣

麒麟

麒麟雄曰麒雌曰麟字皆从鹿故說文于麒曰仁獸麇身牛尾一角从鹿其聲是也至于馬之曰騏者亦从馬其聲而曰文如博棊則鑿矣夫棊本从木其聲又何文之有不知於麒於騏於棊之取義皆有文如博甚否也麟說文大牝鹿陸璣曰麕身牛尾黃色圓蹄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正義云有角示有武肉示不用郭璞曰角在鼻上京房曰五采腹黃高丈二尺金獸之瑞今并州有麟如鹿非瑞應麟也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一作游聖歸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綏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所則生鶡冠子曰玄枵之獸陽之精也感精符曰一角明海內共一王也我 朝永樂甲午榜葛剌國乙未麻林國皆貢麒麟成化七年常德沅江縣產麒麟甲辰泗州牛武陵田家牛皆生麒麟俱殺之弘治辛亥蒲圻鄧榮家牛亦生麒麟不食而死嘉靖十六年四月舞陽縣生麒麟雙角馬蹄口吐火烱其聲如雷野人怪而擊死其字又作麐䴬驎見春秋傳

獅子

漢書烏弋山離國出獅子孟康曰獅子似虎正黃有顊耏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狻猊如虦貓食虎豹日走五百里此常有不足異成化戊戌西夷貢獅子家大夫在京師與蟻房曾見之至嘉靖四十二年又貢內兄張子文時爲陝西布政使親見之云大抵黃色如金毛狗而尾長有威夷人以鐵索二條鎖之載以鐵籠命之當堂放開則先將大鐵樁長可六七尺釘沒地中方可帶索放縱任其盤旋不使見犬馬之類恐觸其怒也夷人與之狎習戲舞偶一犬失逐過前即舒獅大吼一聲草木屋瓦皆震此犬倉皇驚仆不

知逃避之所蒐人亦大忙迫遂收之官日供一羊或牛馬之肉數十斤須百夫扛荷且伴送蒐人五六十名其為居民之害蒐人言初得小雛二頭養之而斃其一此其雄也又家大夫言京中見飼獅子者不與活生口恐觸其怒雖犬羊亦與死者虎遇毛物必用舌舐去毛而後食惟獅子則舒前足攫物吹氣一口則毛自落雖秋風之捲敗葉不如是之迅速此其異于虎豹者亦畏之又陜西老人言五十年前貢一次與此正相類則知是成化戊戌嘉峪關所進是也西域又有黒獅子捧獅子其糞名蘇合香其筋為

絃鼓之則衆絃皆絶其尾為拂子則夏月蝇蚋不敢集其上又犬生二子曰獅又彪一名師子

福禄

福禄番人本名福俚狀如驢騾花紋黒白交錯瑩淨可愛異他獸出忽魯謨斯等國王繪圖所不載者又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曰天鹿兩角者曰辟邪漢之天禄閣因獸得名也

玄虎

玄虎本名曰䶂式六切爾雅黒䶂也貀似豹無前足或曰似虎而黒無前兩足又虪黒虎

白虎

白虎即騶虞也書注義獸白虎黒文五采其尾三倍鳴聲如雷嘯則風生瑞應圖曰仁而不害湯時戲于朝見春秋演義圖郭璞曰恠獸河圖括地象曰玉虎晋太康六年荆州送兩足虎索靖議稱半虎時稱為白虎非也今之背斑白而虎文者亦彪也

復通犀

漢書通犀如淳曰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今名通天犀也又有復通犀者尤為至寶通天犀地黒而花白復通則通天白花中復有黒花故名此希世之珍也

草木子曰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角之理形似百物犀角通者是其病角有鴆處必有犀三毛同孔抱朴子云以為笄導攪毒藥則生白沫無復毒勢又敬宗南昌國進夜明犀狀類通天光照百里南州謂之玄犀異物志曰含精吐烈望若華燭是也倒插犀者一半已下通正插犀者一半已上通腰鼓犀者中斷不通駭雞犀者雞見其光影則驚鳴出義渠國或曰以米試之則雞駭角一尺以上刻魚形入水開方三尺故名分水犀大中時女蠻貢雙龍犀楊收女有別熙犀唐有辟寒犀辟塵犀文宗辟暑犀同昌公

主獨忿犀波斯名黒暗有二角長在鼻短在額

馬

天子十二閑六種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十二
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左傳注每廐爲一閑二百
一十六匹馬四足曰匹左傳襄二年賂夙沙衛以索
馬牛皆百匹或作疋小爾雅二丈爲两倍两爲疋四
丈也馬光景一疋長故曰疋家語吳門白馬疋練是
也　又匹偶也易馬匹亡　馬武獸也貓作影古作
髟隸作馬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　驪馬一圉八麗
見周禮　一歳爲馵　二歳爲駒又五尺以上陰白

雜毛亦曰駒　三歳四歳爲駣两齒　八歳爲馱
二十歳齒盡平　六尺以上爲馬一曰驁馬　七尺
以上爲騋父爲蚪一曰田馬　八尺以上爲龍瑞應
圖曰龍馬仁馬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一曰戎馬八
尺　牡曰隲牝曰騇騇草馬也　駁文馬　馬毋見
漢書

古良馬名

飛黃　翠黃龍翼馬身皆黃帝馬　赤文堯馬五色
古黃　騰黃　中黃　乘黃　渠黃　古皇一名吉
皇　吉光　吉疆　九代夏后啓舞馬　文馬紂

雞斯一作奚斯　騱奚　翠麟　麟趾　腰裊一作
騕褭　飛菟　玄蚪　驊騮一作華騮赤馬黒毛
乘風　遺風吕氏春秋　先景　齧膝　乘旦一
吉良大封國文馬　赤驥　騏驥孫陽所相青驪色
又蒼艾色　秀騏　游騏子虛賦　㒞馬東北俞人
馬一角無角騏　蘭池　常驪　逄騩皆見尸子
龍媒　驥子　白虎羽獵賦　驚鴻　屈乘　玉澤
師曠將來　駁龍　紫鹿　文的　駰駼陳琳武庫
賦　絶地　翻羽　奔霄　越影　踰輝　超光
騰霧　挾翼周穆王八駿　白犧　蹄輪　山子

盜驪　騄駬　驊騮渠黃赤驥皆八駿之別名陸鴻
漸曰山谷之人獻神馬八匹　驌驦一作驌左傳唐
成公两馬　綠虵　孝駁、逐日一日能行萬里
追風　白兎　躡景　犇電一作追電、飛翮
銅雀　晨鳧一作長鳧秦始皇七馬　飛燕含陽侯
飛兎見禰衡傳　白鵠漢　烏騅楚霸王騅蒼白雜
色師古曰因其色名之也本作蒼黒雜毛馬
浮雲　赤電　絶群　逸驃　紫燕　綠螭　龍子
驎駒　絶塵皆漢文帝千里馬　蒲梢　龍文　魚
目　汗血皆天馬子史記大宛馬　西極馬出烏孫

初亦名天馬皆漢武帝　杲下騧漢厩中馬即今杲
下馬出朝鮮高三尺　雙脊馬隴水出　乾河馬
小步馬漢烏秅國一名百步千蹄　元馬甚巨日行
千里　駃騠即决蹄馬父贏子剗母腹而生生七日
而超其母史記注北狄駿馬與騊駼同　騊駼青色
出陶全國師古曰海中獸壯如馬即騨騻　巨虚駥
驍野馬　騉蹄趼恭馬又曰騉駼　騂馬施水出見
山海經　的盧白額易曰的顙本作駒今之戴星馬
漢昭烈晉庾亮同惟準有旋毛及白毛名的吻凶
赤兎關羽得曰布馬　絕景曹操見魏書　驚帆皆

真　紫馬謝康樂　驌驦父馬陳安　龍驤晉書
朱龍趙冉閔　赭白晉高麗國獻又燕慕容廆馬名
赭白有奇相四十九歲駿逸不虧又宋文帝馬名
茲白文選注義渠獻茲白若馬鋸齒食虎豹　駁易
乾為駁馬色不純也詩皇駁其馬赤白色齊桓公晉
平公馬後周齊王憲獨取駁馬曰色類既殊駁獸名
如馬白身黑尾食虎豹君乘火王南海輸駁馬又兖
州六駁食猛獸　鐵驪月令赤黑色　鐵驄青色
纖驪古良馬又曹丕與孫權馬　紫騂曹植馬
奔虹赤　什伐赤　拳毛騧　颯露紫　時勒驃

黃驃驄　青騅　白蹄皆唐太宗　紅玉　紫玉
照夜白　百花華　飛香　平山　凌雲　碧雲騢
皆玄宗太宛汗血　如意騮　神智驄德宗功臣
皎雪驄　凝露驄　懸光駿　决波騟　飛霞驃
騰霜白　發電赤　流星騧　翔麟紫　皆唐時骨
利幹獻　飛鳳　蹀馬善舞　流金騧回紇名馬
越賧駿見唐書　花驄于闐國出唐有玉花驄
五花馬唐人尚翦騣馬三騣者曰三花五騣者曰五
花　忽雷駁秦叔寶　赤驃陽城王衛伯玉有歌
獅子驄郭子儀花馬　青海驄吐谷渾出小馬又有

青海周八九百里中有山須氷合游牝馬其上明年
生駒號龍種嘗得波斯馬牧于海生驄駒日步千里
故世稱青海驄見唐書　紫叱撥酒徒鮑生換妾
桃花叱撥唐名馬黃白雜色曰駓即桃花馬　一丈
烏梁太祖賜寇彥卿　赤舞龍駒　白舞龍駒梁吐
谷渾獻能拜伏起舞唐玄宗時使壯士舉木榻而馬
舞其上　連錢驄即青驪驎亦曰驒　烏驄　青龍
冒頓馬　騂騣番中大馬　白鼻騧　白額駒李暠
麝香騟　錦耳驄　駱十二　赵日驄　偏界玉
蹈水騟　長命騮　孫兒驄　龍鬃白　八百哥

掠地雲　錦地龍　雪面娘　月影三　玉屋騟
撒沙騮　天花落　旋風白　窣地驕　六尺金皆
蜀王衍苑馬　綠耳梯李從謙　吉祥座杜重威
肉胡麻景延廣　金鞍使者　千里將軍　致遠侯
渥洼郎　驥國公王景五馬　玉逍遥宋仁宗馬
自在將軍劉吾馬　五白　玉面皆北虜良馬
紅耳叱撥　鴛央叱撥　桃花叱撥　丁香叱撥
青叱撥　騘叱撥　榆叱撥　紫騮叱撥凡八種見
宋王明群牧故事

大明名馬

青驄　赤驃　飛越峯一名撞倒山皆　太祖神駿
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僞夏明昇降獻良馬十其一白
者云得之貴州養龍坑身長十有一尺頭高九尺足
高七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
腹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辟易鞴勒
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　上親撰祝策　詔祀馬
祖乃勅典牧副使高敬囊沙四百斤壓之人跨囊上
游行死中性漸柔馴八月癸巳　上行夕月禮于清
凉山壇上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　上大
悅賜名爲飛越峯用命御用監直長馬晋臣繪形藏

馬詩見宋學士贊　一名撞倒山者國初破陳友諒
獲其戰艦有名曰混江龍曰撞倒山者與馬同也
六蹄馬見張靖之集　龍馬　成祖永樂庚子十二
月青州諸城縣民崔友諒家有牝馬浴于青水潭雲
霧與騰若有物與交及生駒色青蒼而麟臆肉[illegible]龍
文徧體形狀非常有司進于上文武表賀名龍馬
龍駒　赤兎　烏兎　飛兎　飛黃　銀褐　棗騮
黃馬　成祖八駿名　龍駒戰于鄭村壩中箭都指
揮丑丑㧞　赤兎戰白溝河中箭都指揮亞失鐵木
兒㧞　烏兎戰東昌中箭都督童信㧞　飛兎戰夾

河中箭都指揮猫兒㧞　飛黃戰槀城中箭都督麻
子帖木兒㧞　銀褐戰宿州中箭都督亦頼令鑾㧞
棗騮戰于小河中箭安順侯脫火赤㧞　黃馬戰靈
壁中箭指揮雞兒㧞　學士劉定之詠之夫靖難八
駿皆　成祖所乘而皆臨陣中箭又皆大貴人爲之
㧞馬亦已奇矣况駿皆傷而　成祖聖躬無虞以重
光大明之業不亦尤大奇駿也哉因繪之爲八駿圖
視周穆王之八駿唐太宗之八駿超越當萬里矣
龍馬宣德九年甘肅獻
玉驎騄　白玉馴　碧玉驕　照夜璧　銀河練

躍池駿　飛雲白背　天閑選乗也嘉靖十二年四月十三日　上演馬南城召大學士張孚敬李時方獻夫翟鑾同遊環碧殿嘉樂館錫宴重華殿賜孚敬蟒服時等飛魚服　上賦律詩二首紀之群臣應制奉和張公詩云傳宣萬乗御重華得賜同游即賜茶環碧殿前先看馬蒼龍門外更觀花君臣自古原同體海宇于今總一家錫宴從容還賜服聖恩莫報實無涯李文公詩云聖王御極萬方安試馬宸遊愜衆懽内苑草茵迎玉輦行宮花氣襲雕鞍薰風拂拂當朱夏翠靄葱葱映紫鑾千載明良真不偶流傳青史後

人看方公詩云御林初夏晴明日天子乗龍喜色多共訝飛雲擎白玉渾看匹練下銀河同游環碧臣何幸賜對重華語更和應制慚無天馬賦南薰惟誦舜廷歌翟公詩云宸游内苑御飛龍盡是神駒渥產雄巧剪緋羅纏寶鐙分題玉篆佩花驄三千廄内名稱貴十二閑中品料崇從此受恩何以報願將補汗從長風又云選得龍媒新賜名習從環碧殿頭行草茵似錦蹄過軟官路如絃踏去平立向天墀應自慶穿將仙伏絶無驚微臣得侍躍池上願搭聲詩頌聖明

地中馬

古者龍馬有圖出于河歐陽公尚疑之乃有種蒔馬出于俱位國云以馬種蒔而生馬又襄陽記臣廬山一地穴漢時有數百匹馬出因名馬穴吳陸遜亦知此穴馬出得數十匹梁元帝答齊國雙馬書曰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滇池水裏遠訪猶難則馬穴信矣不亦爲天地間之怪馬哉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地鏡圖曰銅器之精見爲馬

解語馬

解語馬大食國出能解人語淮南子曰馬聾虫也而

可以通志則馬固解人語也然人亦有解馬語者陽翁偉知蹇馬耿馬之遇屬李南知赤馬白馬之呼子見論衡及抱朴子書

貊

貊説文北方國豸種本作貉孟子大貉小貉也或作狢史記胡狢月氏師古曰東北方三韓之屬又貘似熊而黄黒色出蜀白居易云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寢其皮辟温圖其形辟邪今俗謂之白澤杭有白澤大王廟猶所謂白馬廟也軒轅紀帝登桓山於海濵得白澤神獸能言達于萬物之情因問天下鬼神之事

今寫爲圖作祝邪之文以祝之或作貘相如傳貘犛豕牢夷傳貊獸似騶而小驢父牛母也今南中志云貊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云貊色蒼白其皮温暖皆似未明余嘗因蠻貊之義而推四夷之名莫非禽獸取義也并列于後

夷羌蠻狄

東方之人曰夷从大从弓舊稱俗仁而壽有君子不死之國九夷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九種也又東夷九類玄菟樂浪高驪蒲飾鳧臾索家東屠倭人天鄙也西方之人曰羌从人从

羊謂西戎牧羊人也後漢書羌有百五十四種散處三河或作徺南方之人曰蠻从虫䜌聲蛇種也禮夏官疏蠻縻也以爲夷狄縻繫之以政教書三百里蠻注蠻慢也風俗通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其類有八天竺咳首僬僥跛踵穿胸儋耳狗軹旁春世之所謂八蠻也北方之人曰狄从犬亦省聲赤狄本犬種狄之爲言淫辟也風俗通其行邪辟其俗叔嫂同穴父子無別其類有五月支穢貊匈奴單于白屋也或作翟史戎翟荒服匈奴傳夷翟又赤翟白翟翟山雉也又西曰氐氐羝也與羌同亦曰戎从戈甲會意詩

疏兇也斬伐殺生不得其中其類有六僥夷戎央耆白耆羌鼻息[illegible]也余謂戎與羝類獸名也屬也又曰蜀者葵中蠶大如指今四川地也東南曰閩越種从虫門聲周禮職方氏七閩注閩蠻之別國語芊蠻也又叔熊避難于濮蠻隨其俗如蠻人其子孫分爲七種故曰七閩今分八府故曰八閩周禮疏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曰荆蠻者晉志荆彊也言其氣躁彊亦曰警也言南蠻數爲寇逆常警備也又高辛氏槃瓠爲帝女入山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自相夫婦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又戎曰獂豕之逸也漢書匈奴

傳隴以西有畎狄獂之戎史斬戎之獂王或作狟貆貉豸也貉似狐善睡獸西南夷曰貘又曰犵狫犬種也曰羯羊皆从羊羌種也曰哀牢者牛羊之在牢可哀也北狄曰胡胡从肉果聲牛頷下垂皮也曰羯胡者羊羖牸也曰獯鬻曰獫狁曰匈奴皆犬之兇惡者突厥之先小兒與牝狼交遂生十男突者犬從穴中伺人不意突然暫出也曰高句驪曰驃曰狼牙修曰頋子皆獸類也曰回鶻北夷種即回紇唐時請改回鶻言其便捷如鶻之飛也曰蠑螈曰蠕蠕則又皆細近矣中國以禽獸畜夷狄一至此哉　二十九卷終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懋升玄榮校

龜

孔子曰龍食于清游于清龜食于清游于濁魚食于濁游于清丘上不為龍下不為魚中止其龜與因考周禮言龜四時所生者不同未聞有五色者嘉靖四十一年陜西歲官王金表進五色龜云得之終南山此又異産也朝廷告廟錫之以官宋衛平曰龜者天下之寶其壽蔽天地四時變色春蒼夏黃秋白冬黑王

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以安社稷故元王卒受之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張平子思玄賦東龜注青色也抱朴子龜千歲五色異色如玉額上兩骨起如角解人言浮出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禮甲龜三百六十神龜為之長爾雅一神龜二靈龜三攝龜四寶龜五文龜六筮龜七山龜八澤龜九水龜十火龜神龜最神靈龜本草曰秦龜亦曰蟕蠵其甲有文似瑇瑁而差薄耳故名鼊皮能鳴多出涪陵其甲可以卜攝龜小龜一名蠳龜一名來蛇龜好食蛇亦曰呷蛇龜腹甲曲折解能自張閉一名陵龜又云蛇所化故曰蠢龜寶龜傳國者所寶文龜甲有文彩者河圖曰靈龜負書冊甲青文筮龜常在蓍叢下火龜生于火者猶火山生火鼠也龜之中一行五方勝以應五行兩旁左右各四方勝共八以應八節周外左右各一十二方勝共二十四以應二十四氣通共三十七數以應乾之策三十六而太極居中不動之一數底板下為地左右各六凡十二方勝以應十二州分野之應通背上三十七數計四十九數即合太極虛一之數說苑曰千歲五色

背陰而陽上隆象天下平象地轉運應四時蛇頭龍頸左睛象日右睛象月知存亡吉凶二說頗合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能得百莖蓍并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或曰百歲一尾千歲十尾

龜書

洛龜負書歐陽公猶疑之抱朴子曰八卦生鷹隼之

所秡六甲出靈龜之所負爲麟隼之羽文亦有八卦之象也車頻秦書曰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如石作池養之則河圖洛書信矣

能言龜

說苑曰龜千歲能與人言此或辯人言也如今之吳下婦女教龜算命者小龜皆能曉人言語令行即行令止即止不必千歲也又有烏龜疊塔之戲甚奇異至于洞冥記乃曰獻能言之龜則未之聞也

蘭葉龜

古言龜生三百歲大如錢游于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尺二寸而許景先之詩則云蘭葉負龜初薦社桐花集鳳更來儀是又能游于蘭葉之上矣

朋貝

六韜曰散宜生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大貝百朋以免文王詩曰錫我百朋注二貝爲朋貝者俗名蚆一作海蚆周用紫貝是也書傳大貝如大車之渠今雲南所用小貝以一爲莊四莊爲手四手爲苗五苗爲索交易租賦皆用之易曰或錫之十朋之龜注大寶也兩龜爲朋惠州志有巨龜在沙磧間背生樹木渡海者誤以爲洲依以炊食龜熱而沉死者數十人此正所謂大寶也龜三足曰賁又三鳥爲朋

雄龜

說文曰天地之性廣肩者無雄龜鼈之類以蛇爲雄此大不然余嘗聞之老漁翁善食鼈者云龜鼈之類自各有雌雄其尾尖而長者雄短而肥者雌也因多取而畜之往往交群自能生育可見物之不可不格

卜兆

世本曰巫咸作筮禮曰龜曰卜蓍曰筮元命苞曰古司怪主卜三禮圖曰秋取龜春攻龜卜春灼後右夏

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左書五兆一曰雨二曰霽三曰蒙四曰驛五曰克古者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占龜者五兆大橫土兆也直木兆也從右邪上金兆也從左邪上火兆也曲水兆也以大小長短明暗爲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爲吉又有旋者吉又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方兆二功兆三義兆四弓兆經兆一百二十體言四兆者分爲四部是龜卜四部蓍筮三篇也白虎通曰乾草枯骨衆多獨以蓍龜何龜之言久也蓍之言耆也五行傳曰鳥獸草木之壽久而能知吉凶也若煩數涸瀆或不精嚴神不告也或

觀卦祭兆占不得也或龜不神蓍不靈此其所以過差聖人不得專用也龜筮共違于人神靈不祐也

大橫兆　山陵兆　壽房兆

文帝卜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爲天王夏啓以光漢書注大橫文正橫也張晏曰文帝龔父迹言似啟也殊不知文帝之子景帝名曰啓此又其先兆也非但天王之爲天子也又左傳有兆如山陵者又順烈梁皇后名妠年十三選入掖庭太史卜兆得壽房又筮得坤之比遂以爲貴人

大鳥卦

張衡思玄賦懼筮之長短兮鑽東龜以觀禎遇九皐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呈言卜而遇大鳥之卦素意不逞繇辭也易中孚鳴鶴在陰亦九皐之謂也

不獻魚鼈

禮水潦降不獻魚鼈注云水涸魚鼈易得不足貴故不獻非也蓋憫其易得故不忍獻之非賤其不足貴也聖人豈忍口腹以貪易得之味者哉此弋不射宿之意也又周禮春獻鼈蜃文子曰鼈無耳而不可蔽精于明也

赤鱓公

唐律取鯉即放之賣者杖六十號曰赤鱓公以其與國姓同音也佩用魚符亦取鯉象武后革命以龜代之先是隋煬帝時爲鳳艒之歌云三月三日到江頭正見鯉魚波上游意欲持鉤往撩取恐是蛟龍還復休此李氏興之讖也故唐人重鯉猶　先朝吳越諱言朝廷禁小民不許畜猪亦謂與國姓同音也一時信之猶無大小屠宰一空至于肉賤而不售愚民無知眞可笑也鱓即鯉字

蛟鯉

草木子魚三千斤爲蛟按蛟龍三十六鱗鯉亦三十

六鱗數合故能飛能化龍云池中畜鯉至大風雨時雷霆便率羣魚飛去又蛟似蛇四足細頸白嬰似龍無角池滿三千六百蛟來爲之長能率魚而飛置笱水中即不復去夫三十六三千六百皆老陰六六之數故能化也一名水豹文選蛟蛇也

灌水鯉

時有憲司一達官出令禁街坊灌水魚塞沙雞鵝等細務余適在一縣官席上燕會偶市鮮鱗作羹廵卒擒一魚牙行并二鯉魚灌水者至其人懼責乃涕泣哀辯非灌水者縣官方怒必欲加刑法余醉中憐之

乃叱之曰汝休再言不是灌水之鯉阿衡之珍味湯嗜之我亦嗜之耳縣官不觧詢知其故遂笑而釋之葢世傳伊尹干湯言天子可具三羣之蟲而水居之珍有洞庭之鮒灌水之鯉也灌水地名今四川灌江

鯈䱁

荀子鯈䱁者浮陽之魚也胠于沙而思水則無逮矣即鱎也陽晝謂子賤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接道子賤曰車驅之所謂陽橋者故宓子廟碑云豈

意陽驕化而爲魴從木從馬古字通用鱎白魚也

摩蝎魚

海中大魚口可容舟故曰吞舟之魚其名曰摩竭

斗魚

皮日休詩一斗霜鱗換濁醪注吳中賣魚論斗酒乃論斤今以斤稱酒尚然至于魚則間亦用斗惟淮上細鰕方用斗量論石豈即漢水居千石魚波之義邪然古人二十四銖曰兩六兩曰鍰十六兩曰斤十五斤曰秤三十斤曰鈞一百二十斤曰石豈所云千石有亦斤之積與而斗魚其竒草木子曰武陽小魚一斤千頭今細蝦米名曰一莢千言一箸可千頭也

群物工藝

虎善卜　貍善博　鸖善符　鸛善舞　鷄善鬬
鸞善歌　鸚鵡鸜鵒善言　鳩善步罡　鶖善畫印
鸂鶒善劾　蜾蠃善祝　蛇鱓向王　鵲巢背大歲
燕伏戊巳　虎奋衝破　乾鵲知來　猩猩知往
鸖影抱　鶴睛抱　鼈精抱　蝦蟇聲抱　熊宜經
鳥宜申　龜宜息　狼宜顧　鶴聲學仙　雉聲宜習武　烏聲宜習醫　鴈聲宜習卜筮　鵲聲宜習工巧　梟聲宜習符呪此皆物性自然之巧也

群物相制

青要食虎　金翅鳥食龍　蜈蚣食龍　鼠食象
獅食豕　角端食獅　玄龜食蟒　蚺蛇吞鹿
狼𤝕齧鶴　蝍蛆困螣蛇　蟾蜍蜈蚣　飛鼠斷猿
豈在形之大小哉氣足以制之而已

群物忌食

獺飲酒而斃　猩猩飲酒而仆　虎食楊梅而醉
貓食薄荷而醉　鳩食桑椹而醉　雀食木鼈而醉
熊食鹽而死　魚食巴豆而浮　鵪鶉食豕肉而瘋
貓食黃魚而癩　狗食木鼈而死此皆物性之適也

蝗

魚子能變蝗部吏侵漁百姓則生今三十年無之皆爲螟蟘之害豈古之貪吏顯而今之貪吏隱邪

豹脚

豹脚今花蚊南方蚊母鳥吐蚊諺云錢清蚊子大如鵝高郵蚊子大如鴨此地有露筋娘子廟是其證也北方元故都間有大如蜻蜓者見北征錄大戴禮曰聖人有國蟁蚊不食天駒又晏子曰焦螟集于蚊睫栖宿去來而弗覺神異經方蚊翼下有小飛虫生九卵成九子飛而去蚊不知即蟭螟子浮塵子之類

龍鴨

弘治間徐德輝鳳之任江西偶見河有鴨七頭毛色異常從者擊之俱向曠野飛去所過之地盡成川澤始知是龍所變也正德間餘姚燭溪湖童愚潘家夜半風雨大作忽見房中窓間有物掩映其夫令婦推窓視之手上如有物擦過者少頃風雨遂息迨曉牀後地穿一穴廣六七尺深半之門外一望數里道路橋梁悉皆崩圯方知其爲蜃也嘉靖二十一年杭州八字橋胡獸醫家風雨晝作屋柱傍穴地出蜃破椽尢四五尺而起又三十二年龍過方山余祖塋松木大可數十圍者悉連根拔起七八株三十七年六月六日余避暑昌嵓見一白龍挂于山南尾垂至地復引一龍而上並遊雲中少焉村民走報起于青墩壞廬舍數十家其氣如火勃勃然蒸人甚可畏也去此栽二里許四十五年六月三十日龍過西湖風雨大作寶所塔鐵頂墮下湖船翻三四隻接待寺新建千佛巨閣平地帶起丈餘者三次跌爲虀粉無完植者後有人自蘇州回云是日亦大風雨有龍過

馬黑牛黄羊哀狗寶鳳石虎石鮓答

馬黑一名馬墨在腎

牛黄在膽牛有黄者或吐弄之人得所吐黄剖之中有物如蝶飛去惟以活取者爲難得治痰火癲癇凡牛有黄者時常有聲以秋月夜盆水取之則活

羊哀在腸形如小鼠子可治噎食翻胃余見其三

狗寶凡狗有寶則羸瘦毛落不勝其熱入水自濡嘉靖四十四年春吾鄉一小民家屠一狗腹中有白石三塊如栗同胞破之可千葉入藥可治毒瘡

鳳石鳳皇所止處脚下掘深三尺有物如白石服之安心神

虎石一名虎精虎目放光射之墜入地中成物如白

入藥治小兒驚
鮓荅乃走獸腹中所産石子蒙古人用以禱雨一作
鮓單出西寧古輪臺之地又曰馬驢鼻患腫毒即難
秣土人伺其將潰以囊承口腫落而得之如雞卵堅
如石軍中無水即掘地置其中以氈覆之可得水一
二升猪亦有之

印魚

印魚本作鮣吳都賦鮣龜鱕鯌鮣魚長三尺許無鱗
身中正四方如印扶南國俗云諸大魚欲死鮣魚皆
先封之今吾鄉池中往往有魚身如火烙印者小民

無知以爲五聖所印名曰神魚凡魚有印則水畜必
敗即所謂魚欲死也

魚虎

魚虎水狗也能食魚故一名天狗本名鴗又名翠碧

鴻豹

鴻豹即搗也善食鴻見易林又名獨豹

玄針

玄針蝌蚪也色黑而尾如針一名玄魚

射魚

春秋隱公矢魚于棠宋史丁璉跣而射魚南都賦俯
貫鰌鰋唐詩澄潭晴日射遊魚又云秉燭射遊魚李
商隱射魚曲云思牢弩箭磨青石繡額蠻渠三虎力
是皆用竹弓砮鏃以射之也

魚聲

吳都賦魚鳥聱耴呂向曰魚當無聲此云云者文之
失也此正陸夫不解耳海中捕石首魚者以竹筒聽
之其聲如鼃魚來候也上林賦魚鼈讙聲可証

魚名切對

西施乳可對楊妃舌新婦臂可對老婆牙河豚腴名
西施乳江珧柱名楊妃舌吹沙魚爾雅名鯊鮀海濱

人呼曰新婦臂以爲珍品蟟生于海島又名老婆牙

鯗

鯗古謂之薨魚周禮辨魚物爲鱻薨注魚乾也通作
槁故今名乾魚爾雅冀南人以魚薨而食之曰鯗宋
時武昌謂之淡魚今有鹹鹵未乾者直曰鹵魚

馬捉老鼠

方言馬捉老鼠蓋譏人粗撞不了事也傳曰騏驥騂
騮捕鼠于深宮之中曾不如跛貓淮南子曰釋大道
而任小數無以異于使蟹捕鼠蟾蜍捕蚤不足以禁
姦塞邪盧照鄰云命鸞鳳兮逐雀驅龍驥兮捕鼠馬

巽詩將吾劍兮切淤泥使良驥兮捕老鼠莊子曰騏
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貍狌言殊技也

狗

狗叩也見人而叩事也孔子曰叩氣吠以守是也狗
苟也遇類而苟合也韓子曰蠅營狗苟是也

大狗

獒大狗也漢書罽賓國出大狗郭義恭廣志曰狗大
如驢赤色數里搖鞉以呼之

小狗

今之矮爬狗即古小狗之種蓋與中國狗交而漸高

大者也馬鐙狗長四五寸可藏之馬鐙中者唐高祖
時高昌獻狗高六寸長尺能曳馬銜燭云出拂菻國
中國始有拂菻狗菻或作森元延祐間佛菻國使來
言國當日沒之處有水銀海周圍四五十里健夫駿
馬貼金薄馳逐引水銀沸逐取之用香草同煎即成
花銀矣杜環經行記拂林在苫國西一名犁靬一統
志其國東自大食及于闐回紇抵中國洪武四年朝
貢土產不載今杭城此種甚多其最小者沈舉人汝
文家得一對自徐閣老處紫毛可愛

沐猴

史沐猴而冠沐猴猴名出罽賓國見漢書郭義恭廣
志曰沐猴即獮猴也又爪哇國有猴王猴夫人山中
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即出或投以果實則其大
猴二先至食畢群猴乃食又百花國有紅猴

長卿

長卿蟛蜞也即今蟛蜞之大者余戲贈之詩曰名既
侔猶彭越字復相如長卿黃中文章膏發介然甲冑
戈兵茂陵壚頭風味梁楚江上威聲伴余橙酒潦倒
免爾草泥橫行又藥名徐長卿蕭子雲賦長卿晚翠
簡子秋紅蠏八跪而二螯荀子曰六跪而二螯非也

又苑國出百足蟹長九尺四螯煎爲膠名蟹膠

方正學蛇報之妄

所傳方希直之父葬祖夢蛇而殺之之事以爲毋見
黑氣入室而妊又云生而吐舌如蛇此真小人好事
之誣也遂以赤族爲蛇報此又佛氏之妄談以惑衆
者夫蛇天地間之毒虫殺之何害畜之何益便便真
有黑氣入室安知非玄武之神所托生者乎又安知
非燕王起于北方以兆登極以成正學萬世之事業
者乎生而吐舌又安知非能言語文章以明古今大
道以陳君臣正義之用者乎身苟全矣名苟立矣使

其先人後裔之遊魂死而無媿于天上地下何樂如之而反憂于族之赤不赤哉夫不忠不孝而赤族是可耻也忠矣孝矣而族赤焉是可榮也于蛇何與嗚乎小人之說不止蛇珠雀環之可笑也宋庠登科此常事耳而以爲救蟻之報甚至于繪之爲圖以惑世愚民倡爲佛氏不敢殺生之論鄙哉鄙哉是可謂蠖蟻狀元矣不亦小乎其爲學問福量也邪

蚶

蚶甲虫之肉最甘者也余得海濱一巨蚶可一尺五寸世所罕有留殼以充酒器名之曰蚶舟其小者名尾銜子言形如尾蛆也其種可種廣東有蚶田

四方淫物

東方之鰈比目魚也西方之蟨比肩獸也南方之鶼比翼鳥也北方有比肩之民亦當曰淫民極樂國其人二首而一身晉楊方合歡詩譬彼比目魚又生爲併身物暑往比翼扇寒坐併肩氈齊彼蛩蛩獸舉動不相捐比目魚本名魼古名淫魚魏文帝詩淫魚乘波聽踊躍自浮沉博物志比翼鳥一青一赤一名共命鳥釋書共命鳥二首一身杜詩蓮花交響共命鳥是也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一

錢塘田藝蘅子執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鸜

今人但知鸜爲鸜鵒左傳鸜鵒來巢考工記鸜鵒不踰濟莊子鸜鵒子即今八哥兒也鳥短尾其形類賜殊不知鸜自是一種大鳥晉韓友傳將有大鸜鳥來集廳事上至日果有大鸜垂尾九尺說文韻書皆失收又作鴸鴝鵙䧳字

么鳳

么鳳小鳥名也産于廣西世人不知故書中亦呼曰

鳥鳳形如喜鵲二尾毛獨長能唱小樂府如笙簫之音故曹組夜歸曲云何處荒榛挂么鳳蘇子瞻梅花辭云倒挂綠毛么鳳今土人亦名倒挂鳥蜀桐花鳥似鳳而小名曰倒挂子即此

大馬爵

漢書安息國有大馬爵廣志曰大爵頸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我朝有鳥大如驢集于南京五鳳樓上想即此鳥飛來者安息以大鳥卵獻漢又烏弋山離國有大鳥卵如甕余

因笑曰今之麻爵乃此鳥之耳孫也又王莽時有大鳥如馬五色龍文與衆鳥數千集于沛國蘄縣

三青鳥

三危山有青鳥居之爲王母使者取食漢武帝思鈎弋夫人起通靈臺常有一青鳥集臺上往來左傳青鳥氏司啓者也注鶬鴰也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因啓有青信通問之義故言西王母使者唐詩紀事青鳥注云未詳又特此問風胡詩誤作風湖亦注未詳真三家村蒙童讀書也因并記之

五色爵

五色爵出瓊州常以兩絳者先至廣西有五色小鳳

雉尾

相如賦蒙鶡蘇注鶡似雉鬭死不郤蒙其尾爲帽也書有鶡冠子今武弁上插雉尾取雉之飛若矢之迅往一直發而墮蓋取其死速激烈之意也朝廷用雉尾扇者或取雉是離禽明王于火也離禽王火出闕隠居周禮庖人共六禽雉乃其一亦倉卒之貫日華子云秋冬益春夏毒健雉曰鷮尾長六尺

告天子信天翁

有小鳥一飛直冲入雲搠身徑落其聲唧唧名曰告天子又鳥專居水濱俟魚鷹所得之魚偶然墜地者拾而食之故名信天翁

厓山白鷳

厓山之敗陸秀夫負帝昺帝以帛繫腰以金璽之投水而死時御舟一白鷳奮擊哀鳴與籠墜死水中史傳紀之以爲美談此非美事也夫播海之時何時也而尚攜及白鷳使秀夫而容怗危幼主尚爲禽荒之玩亦非忠臣矣縱使奮擊哀鳴亦不過見人喧嚷忙迫或驚逸跳踏而下水耳何感恩徇義之有哉自宋至今人皆惑之而不能辯故痛削之

伯勞東去燕西飛

伯勞鶪也楊子雲賦鶪鵙蘇林音殄絹師古音弟桂字書云伯勞也伯勞五更鳴不止至曙乃息燕晝語夜息伯勞夏至來冬至去燕春分來秋分去伯勞聲惡燕語善伯勞單飛獨栖燕匹栖雙飛每每相反而不相合故樂府云伯勞東去燕西飛喻離别也

雲白鳥

鴆一名雲白鳥吳都賦白雉落鴆零黒色長頸赤喙能食蝮蛇體有毒故曰鴆毒江南大山中皆有之以象牙諸骨試之一時碎裂黒色其羽最毒也

鸛鷸鷥

鸛愛陰惡陽故易曰鳴鸛在陰从雨鸘好霜故从霜鷺惡露故去雨皆制字順物性之義又諧聲也

鎖帽鳥

鎖帽鳥其羽細密如衣幅鎖緊其毳織以為布紋如紈綺今名鎖伏給列志名曰梭服

雞盲雀瞽

凡鳥瞎者詩雞棲于時日之夕矣蓋雞至昏時則眼無所覩也顏之推曰雀奚夕瞽鴟奚晝盲焦貢曰雀目燕頷畏昏無光莊子曰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

瞋目不見丘山今人之目至晚不見者名曰雞盲

鸕鷀　烏鬼

相如賦箴疵鵁盧注盧鸕鷀也水鳥似鶂而黑一名鷧吐而生子圖經云峽中人號曰烏鬼故杜子美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蓋言此鳥捕魚而人得食之也又云峽中養鵜雛帶銅錫環獻神名曰烏鬼見黃庭堅詩然元稹云病賽烏為鬼巫占瓦代龜又云商人賽烏鬼或言祭烏蠻鬼以禳厲鬼是有兩說也今有烏蠻灘

湯火鴨

廣東湯熇鴨卵出雛浙江火焙鴨卵出雛皆異

赤雀

品嵓有一赤雀如練雀長尾絳色志曰赤雀不見則國無賢白雀不降則國無嗣不知果何祥也嘉靖間曾貢白雀表賀者以為前星之應是也

姊規

子規人但知其為催春歸去之鳥蓋因其聲曰歸去了故又名思歸鳥而不知亦為先春而鳴之鳥史記歷書百草奮興姊規先滜索隱曰子規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澤而鳴是也韓致光春恨詩殘夢依依酒力

餘城頭批批頻伴啼鳥批頻鳥即鵯鵊也催明之鳥隋煬帝詩笑勸上林中除却司晨鳥司晨鳥即與起也今先春鳴者曰金雞籠古鴨鵊一名夏雞至鶯候乃鳴者俗曰扎山扎火亦因其聲也

舍利吐金

酉陽雜俎有吐金鳥文選又有名舍利者注舍利獸名性吐金或鳥獸二種也今鳥能吐方錦尺餘其形五色文曰吐綬鳥若今雲南四川所畜之鴨其糞可以淘金亦可名為便金鴨矣鵝雀之名曰負金鸑鷟之名曰屬玉正可謂的對也天地高遠何物不有譬

之珠人但知有蚌珠蛇珠而不知有蝦珠鼈珠傳曰舜攝天子有鋑耳貫胷之民來獻珠蝦珠鼈狀如肺四眼六脚而吐珠出南海又王生石中而魚亦生玉海魚曰文魮鳥頭魚尾鳴如磬而生玉何其恠哉

騰遠

騰遠漢書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服虔曰騰遠獸名張揖曰射干似狐能緣木夫騰遠既作獸則不應在上當是禽名也莊子騰猿得柘棘南都賦鸞鷟鵷雛翔其上騰猿飛鸓棲其閒蜀都賦猨狖騰希而競捷豈騰遠即騰猿邪

飛龍

飛龍鳥名六臣注皆未詳此鳥鳳頭龍尾其文五色以象五方一名飛廉一名龍雀漢銅鑄其像以彰瑞應明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天馬置平樂觀故曰龍雀蟠蜿天馬半漢天馬即銅馬言其形容之高半入于雲漢也宜補注之

黃雀語

列子曰梁鴦能養野禽獸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又曰東方介氏之國其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也左傳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爲犧

矣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冶長貧而閒居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徨子長如其言往山中果得大羊食之有餘及亡羊氏跡之索得其角乃以爲偷訟之魯君魯君不信鳥語逮繫之獄孔子素知之爲之白于魯君亦不解也于是嘆曰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未幾子長在獄舍雀復飛鳴其上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旁當亟禦之勿彷徨子長介獄吏白之魯君魯君亦弗信也姑如其言往跡之則齊師果將及

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冶辭不服蓋耻因禽獸以得祿也後世遂廢其學故沈佺期燕詩有云不如黃雀語能免冶長灾白居易鳥鵲贈答詩序云余非冶長不能通其意皆爲此也史記曰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焉益部耆舊傳楊宣爲河內太守群雀鳴桑上知前有覆車之粟論衡廣漢楊翁偉能聽百鳥之音又東方朔能解鳥語惜乎今之未見其人也

游雉　由鹿

潘岳射雉賦良游呃喔游雉媒也呂溫由鹿賦言由

此鹿以致他鹿也由游同義又蜂媒鶴媒皆此類也今射鳥者尚曰媒頭又網鳥者之媒曰囮

南岳夫人使者

青鳥已見前節令工之畫西王母圖者旁有一青鳥頂有毛角亦鳳類也長沙猴仙姑脩道衡山年八十餘獨居南岳魏夫人仙壇忽有一青鳥飛來自言我乃南岳夫人使也以姑修道命我為伴每有人游山青鳥必預言其姓名一日言今夕有暴客至姑無恐果羣僧挺刃將害姑姑卧床上僧無所見而出俱為虎所食後隱九疑山仙去青鳥亦隨逝則是青鳥又可

名為南岳夫人使矣見我朝志

傳信鳥

元藏機有三鳥大類黃鶴每翔空中呼之即至能令授人語謂之傳信鳥即寄書鴿寄詩燕之類傳信鳥可對林君復報客鶴盖二人皆處士也

白頭翁

鳥之名白頭翁者二種其一綠衣素襟而頂毛圓白如小錢者愛往來于花樹間其一純黑衣紅足朱喙惟首盡白獨桑時群至又獸亦有白頭翁乃猴也白頂黑身或黃體廣西兩江中甚多至于白額虎白頭馬白項鳥皆相類也

四時蠶

雲南干厓宣撫司有四時蠶絲染五色以織土錦又僞越外紀一年再稻一歲八蠶今南安也吳都賦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永嘉記郡有八輩蠶一曰蚖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蚖蠶四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曰寒珍七月績七曰四出蠶九月初績八曰寒蠶十月績凡蠶再熟者皆謂之珍今温州田稻一歲兩種廣東又有三熟田因地氣暖也或疑一歲八蠶之說今吾鄉

亦有三蠶曰頭蠶曰二蠶曰三蠶又有曰柘蠶食柘葉而生者有曰紅蠶三九二十七日而熟者又廣西横州有曰楓蠶楓葉始生有虫食葉如蠶赤黑色四月熟將吐絲土人劈取其絲光明如琴絃海濵蜑人買作釣緡史言野蠶成繭者其名曰蠓又尹思貞為青州刺史有治績蠶至一歲四熟吾鄉桑貴蠶饑則以米粉洒葉而餵之山海經皋塗山白石名礜蠶食之而肥蚖一作原蠶再蠶也一曰晚蠶也蚁初生也蠖二眠也蠶三眠也蝩晚生也蝖自死也蛹又名螝蠶蛹也蝅蠶蛾也蝘子也有細繭有同工繭有白有

黃有青松蘭有火蠶冷蠶氷蠶懶替蠶是亦八蠶類
也或書作䖵神之也俗或作蚕非也蚕上聲天殄切
名蜸蚕蚓也即今言地蠶之類

蠶忽絲

一蠶為忽一忽為絲劉德曰忽蜘蛛網也夫忽既為
蜘蛛網則絲為蠶絲也明矣止當云一忽為蠶一蠶
為絲一當先云一蠶反為忽也今則十微為忽十忽
為絲十絲為毫孫子筭術蠶所生吐絲為忽十忽為
秋十秋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此皆起度之源班
固曰分者自三微而成著意即毫釐秋忽也

爛馬蟥

今土人有虫雨後始出如細蚓黃色匾身長者二尺
頭如錐形如線所過有光畧似馬蟥稍觸之即寸斷
故俗名爛馬蟥宋時黃州人謂之蠱今两廣之蠱又
與此不同爛馬蟥能食蚯蚓雞食之而死草木子土
蠱似書帶即此

蒲盧

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虫也蜾蠃蒲盧也即
細腰蜂一名蠮蒲盧取桑虫之子負持而去嫗嘔養
之以成其子故古人傳會其音曰螟蛉螟蛉似我似
我今人以抱他人之子曰螟蛉之子者以此北魏胡
叟養子字之曰螟蛉所謂布囊盛餘肉餅以付螟蛉
者是也此皆未然楊子曰螟蛉有子殪而逢蜾蠃蜾
蠃凡細虫皆可負去必斃死之而寄生一子于其上
積四五虫乃以泥封之久之卵得其氣而生其初生
也又食其虫俱盡則可以啓封而出戸矣子雲之言
方是又大戴禮雉入淮為蜃曰蜃蒲盧也謂蚌也朱
子曰蒲盧草也沈子曰蒲葦也觧頥新語曰蠮之細
腰者曰蒲盧其說各異也

蜂蝶有雌

博物志曰細腰無雌蜂類也古今注曰蜂蝶之類無
雌是不然蜂蝶之陰陽在尾往往見其交合蜂之末
岐者牝也末銳者牡也蝶之翅文者牝也翅純者牡
也束晳曰蜂出蜘蛛列子曰蝶出烏足或曰壞裙化
蝶腐菌化蜂今蜂皆卵生而蝶多橘虫所化也

白花蛇

白花蛇出蘄州背有白花出黃州者雖死兩目有光
入藥甚效今臨安於潜山中亦出此蛇脊有白花方
勝頭有一小角云亦能治病也

紫蚿

荀子東海則有紫紶魚鹽謂之石决明郭璞江賦石
蜐應節而揚葩南越志石蜐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
花龜脚俗名龜脚但石决明又名紫貝如蛤

鴈足繫帛書

隆慶時督學林公試杭士論以鴈足繫帛書爲題余
讀禮家食不與子弟來言余曰子卿事人所共知者
不足爲奇且僞也君能以眞鴈書答之便爲奇士矣
漢書蘇武傳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
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
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言

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
左右而驚謝漢使因歸武故曰僞事也惟元郝伯常
之事乃眞蹟可異耳中統元年三月元世祖欲定和
議于宋以郝經爲翰林侍講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
使以行賈似道拘留儀眞不遣至元十一年伐宋問
執行人之罪時公在拘所已十五載以音問不通乃
于季秋甲戌用帛一方博二寸高五寸書曰霜落風
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
纍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
國信大使郝經書于眞州忠勇軍營新館凡五十九

字以蠟丸帛先是有以鴈獻公者命畜之鴈見公輙
鼓翼引吭似有所訴者公感悟北向再拜以帛書親
係鴈足祝之北飛十二月伯顏師渡大江十二年二
月似道悩送公歸國三月虞人獲鴈于汴梁金明池
四月公至燕七月卒年五十三謚文忠其書中統十
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絶故不知也宋亡帛書
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學士郭貫見之
奏聞仁宗勑中使取之裝黄成卷文臣各題識之藏
秘書監陶宗儀所紀以霜落作零落誤也且云尺帛
又獲之苑中以聞上惻然曰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

人鴈比乎皆附會也我朝宋學士題其後甚詳云帛
背有陵川郝氏印方一寸文透于面所云漢昭帝使
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帛書言武牧羝澤
中則與本傳不合蓋詭計出于常惠耳此失考也後
杭士果無一人知者由不見元史耳督學者亦知否
又一學使試去後當見思論余曰此必何武事誤以
常作當耳止作經書二義於此題下但書云當宜作
常乃何武事邪投卷而出後果優等相知蓋資治通
鑑不考本傳事既踈畧而坊本俗刻蒙童所習又多
訛字形影想像甚誤後學師非師弟子非弟子誰能

口正而心印之邪因并記之以爲博識之助

鷄鵞妖

嘉靖戊子閩中民家生一鷄子上有故知吉凶之患六字其人驚異遂獻之官府疑而剖之則鮮血一腔耳其殼至今藏于布政司庫中又家長老言正德間余族人家生一雞四足不食而死又嘉靖二十六年余大兄家生一鵞止一掌懼而弃之其時餘姚陳家一鵞生三掌

豬妖

嘉靖六年吾鄉蔡家一毋豬忽入房卧于牀上其家怪而欲殺之忽作言曰我欠汝家債今已償完後當養子以報杜家非汝所有也遂生小豬十二頭即領至河濱叢棘中藏之偶杜某者來蔡家索債蔡因前怪即以豬與之復生五乳訖無他異因思至正八年杭州施鹽商家有毋豬自食其子喂者箠之即作人言曰你不喂我食我飢而自食其子干你何事其主怪而將殺之又曰我只欠你家錢三千七百五文賣我足矣遂貨之得錢如數二事正相類

彘

彘豕也後號廢謂之彘足與鹿足同今湖州浮玉山有獸狀如猴四耳虎身牛尾音吠如犬名曰䝟是亦野豬之類別一種異獸也古之劍鼻玉彘或取象于此必非因豕而得名也即璏王莽碎玉劍璏

方相

方相四目鬼物故有腦入蒸丸費長房于李娥識之其兩目者曰倛即魌頭周禮方相氏敺罔象是也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而儺以索室敺疫謂之時儺言四時皆作也罔象好食亡者肝而畏栢與虎故墓上樹栢爲石虎以辟邪也

禽獸衣冠

我朝内監虫蟻房虎豹犀象各有職秩有品料如虎之將軍象之指揮不尤甚于秦松之大夫漢栢之將軍乎唐舞馬衣以文繡猴能隨班起居賜之以緋昭宗號之曰孫供奉北齊後主馬犬有儀同郡公之號雞以旃罽食物十餘種古人譏不仁之君鶴爲大夫也鶡鶡爲孃也肥馬而食人猶可秉也肥虎豹犀象而食人果何所用乎又甚至于漢之諸王役宮嬪與犬羊交接亡真禽獸而已矣弘治初議放所畜禽獸以節冗費所司言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殺之恐非諒闇新政孝宗曰但絶其食令之自斃可也

三十一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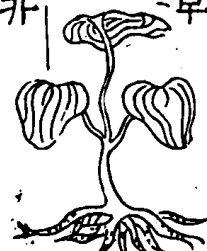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懋升玄默校

蘅

山海經天帝山有草狀如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蘅可以走馬食之已癭郭璞注帶之令人便馬或曰馬得之而健走爾雅杜土鹵注杜蘅似葵而香陶隱居云根葉都似細辛惟氣小異爾方藥少用惟道家服之令人身衣香本草杜蘅味辛溫無毒主風寒欬逆香人衣體生山谷三月三日采根熟洗暴乾唐注葉

形如馬蹄故云馬蹄香生山之陰水澤下濕地根似細辛白前等今俗以及巳代之謬矣圖經云江淮間皆有之黃白色拳局而脆乾則作團春初于宿根上生苗葉似馬蹄形高二三寸莖如麥稾麤細每窠上五七葉或八九葉別無枝蔓又于葉莖間罅內蘆頭上貼地生紫花其花似見不見闇結實如豆大窠內細子似天仙子苗葉俱青經霜卽枯其根成空似飰帶容闊細長四五寸色微黃白作湯浴衣香甚佳所謂葉如葵者今葵花也香如蘼蕪者今芎藭苗也卽江蘺靳芷根曰芎藭苗曰蘼蕪及巳獨莖莖端四葉葉間白花殊無芳氣有毒服之令人吐惟療瘡疥不可亂杜蘅也今花紫色如指大圓而內空葉碧綠

香宇新圖

杜若

范子計然曰杜蘅杜若出南郡漢中大者大善本草以杜若一名杜蘅非也杜若一名杜蓮一名白蓮白芩若之生武陵川澤及宛句葉似山薑而有文理根

似高良薑而細味辛香花黃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豆蔻又絕似旋復根殆欲相亂葉小異爾廣志曰楚蘅亦非也味辛微溫無毒止痛除口臭氣益精明目輕身令人不忘圖見本草

細辛

細辛根極細葉如葵赤黑一根一葉相對今人多以杜蘅當之本草有信州華州岢嵐軍三種一名小辛云東陽臨海者形狀好辛烈不及華陰高麗者色白佳華州柔韌極細深紫色味極辛嚼之習習如椒又襄陽一種極細直色黃白乃鬼督郵也圖見本草

白前

白前葉如柳或似芫花苗高尺許生洲渚沙磧之上似細辛而大色白易折根白長于細辛味甘俗以酒漬服名石藍又名嗽藥圖見本草

風流樹

施州傻水寨有木名普舍樹普舍華言風流也昔覃氏祖於東門關伐一異木隨流至地名那車復生根而活四時開百種花覃氏子孫歌舞其下花迺自落取而簪之他姓人往歌花不復落尤爲異也見湖廣通志

百穀

五穀鄭氏云麻黍稷麥豆朱子云稻黍稷麥菽六穀稻黍稷粱麥苽九穀稷秫黍稻麻大小豆大小麥物理論曰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廣雅曰大豆菽也小豆荅也大麥麰也小麥秾也楊泉曰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取穀各二十凡爲百穀周書曰禾麥居東方黍居南方稻居中央粟居西方菽居北方范子計然曰五穀者東方多麥南方多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

文淵閣芍藥

宣廟幸文淵閣命于閣右築石臺植潛紅芍藥一本景泰初增植二本左純白右深紅後學士李賢命之以美名曰醉仙顏潛紅也曰玉帶白純白也曰宮錦紅深紅也與衆賦詩曰玉堂賞花集

鬱金

鬱金芳草也四月初生苗似薑黃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無實根黃赤取四畔子根去皮火乾之生蜀西戎馬藥用之胡人謂之馬蒁嶺南者有實似小豆蔻不堪啖今鬱林州也周禮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十二葉爲百草之英十葉爲貫百廿

貫築以煮之爲鬱遠方鬱人所貢合而釀酒以降神也築春也即楚貢包茅以縮酒之類魏略云生大秦國二三月花如紅藍四五月采花即香然大秦國去長安四萬里至漢始通不應三代時得此草也味辛或曰味苦舊說若蘭故曰鬱金香今之鬱金作熕潘臭本草又云不香今將染婦人衣最鮮明然不奈日炙染成衣則微有鬱金之氣然本草木部中又有鬱金香豈草木二種邪字書鬱下注木叢者於鬱下注芳草古人用以飾屋則當从草以塗壁如椒房之義若以木則當如栢梁矣沈佺期詩盧家少婦鬱金堂

海燕雙飛玳瑁梁堂一作香又古樂府云鬱金蘇合及都梁都梁香澤蘭因山得名蘇合紫赤色似紫真檀重如石燒灰白者佳

蓬虆

蓬虆曰覆盆曰陵虆今人謂之蒣有蔓生叢生樹生帳叢生者大而可愛謂之蓬虆其樹生者謂之覆盆子亦謂之西國草亦謂之畢楞伽爾雅云堇蒛盆其鋪地蔓生者曰地蒣又云藨老子曰不得其時則蓬虆而行此西國草之所由名與

丹藜

藜王彗今落帚初生藜爲茹詩北山有萊是也大可爲杖禮記原憲杖藜應門史記黃石公鬚眉皆白拄杖丹藜履赤舃又劉向太乙燃青藜

枇杷

枇杷見上林賦初無音周祗枇杷賦曰名同音巃質異貞松則是與琵琶音相同也琵琶見阮咸傳亦無音今人皆作平聲然古人詩中琵字多作仄聲用如白樂天金屑琵琶槽四絃不似琵琶聲忽聞水上琵琶聲宋史君斷腸猶帶琵琶絃皆讀如被聲今吳音讀作㴱音趣入聲也韻會亦曰又質韻容齋隨筆亦曰樂天作入聲

藍

詩終朝采藍說文藍染青草也藍三種蓼藍如蓼染綠大藍如芥淺碧槐藍如槐葉染青皆可作澱色成勝母故曰青出藍而青于藍趙岐云陳留人以種藍染紺爲業白樂天詩老絲練綠紅藍染染成紅線紅于藍卽今閩廣之深青發紅紫光焰者紺深青揚赤色李益詩藍葉鬱重重藍花石榴色少女歸少年光華自相得是藍花本紅也杜子美詩有蔚藍天段成式雲藍紙蓋言天色雲色皆如其藍也又有紅藍花

一名黃藍矣似蘇花似蒲出西域張騫所得染爲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花非會之重絳也赤白之間爲紅

董澤之蒲會稽之竹

契丹上京曰西樓有蒲瀕水叢生一莖葉如柳長不盈尋丈用以作箭不𥎊揉而堅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近渤海者爲女真亦曰女直宋之金國慎肅氏遺種渤海之別族所云慎肅氏之矢卽此後漢書挹婁古慎肅之國善射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鏃皆施毒中人卽死通志蒲柳爾雅楊蒲柳其條可爲箭幹故左傳云董澤之蒲崔豹

云水楊卽蒲楊任矢用本草云枝莖勁韌爾雅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郭璞曰箭竹名因以爲號今箭竹高一丈節澗三尺可作矢易剡木爲矢蒲竹皆木

雞舌香

雞舌香出崑崙以南枝葉及皮並似栗花如梅子似棗核此雌者也雄者花不實采花釀之以成香或云是沈香木花或云草花蔓生實熟貫之漢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云刁侍中年老口臭故桓帝出雞舌香與含之令人于乳香中時時得木實似棗核者以爲雞舌堅頑枯燥絕無香味燒亦無香也或曰母丁香是

也俗人以其似丁子故爲丁子香

不愁木

忘憂花可對不愁木一名帝休山海經少室山有木名帝休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之不愁本草云嵩山有此木人固未識可求之也又草木名有天然作對者助情花可對無義草助情乃天寶遺事金燈一名無義草蓋花葉不相見也一名獨搖又名離母離母可對宜男

茶梅

劉長卿有海紅花詩李太白詩注新羅國多海紅今茶梅卽小樣粉紅山茶本名海紅花以其自十二月開至二月與梅同時故曰茶梅劉仕亨詩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蓋山茶一種數名花極紅而瓣極厚者曰都勝卽今寶珠也又以其心紅族如鶴頂故曰鶴頂色淡而無心者曰玉茗卽今粉紅山茶嘗憶古詩有云淺爲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

練實

竹實色白故名曰練實神農云通神明輕身益氣陶隱居云竹實出藍田江東有花無實頃來斑斑有實

狀如小麥堪可爲飯嘉靖二十年昌化徧山竹皆成穟實舂碎若米而紫黑色炊之可食古人以爲荒年之兆余園中竹亦結實剝開甚清香其竹卽枯死恐非鸞鳳之所食也後見予陽山所生竹實大如雞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膈清凉生山林深茂處日久汁枯乾而味尚存此鸞鳳之所眘也字書迺于楝木下云鵷雛食其實又云通作練引莊子非練實不食何也風俗通解多食楝

後庭花後庭草中庭花

陳後主有玉樹後庭花曲又温庭筠詩宜男謾作後

庭草不似猩桃結子紅是萱草爲後庭草也百合花一名中庭花見本草今之雞冠花即後庭花見蘇集

吉貝草

吉貝草即今欝林布南蠻緝其花爲布且精白細輭

五色石榴花

榴本名若榴初來安石國故曰石榴本曰安石榴張騫使大夏所得又云從海外新羅國來故名海榴想當時惟紅色一種故又名丹若今則紅者數種一單葉紅者甚多一千葉深紅結實名實珠榴即今千葉石榴有子大赤者有子雪白者有甜酸二種甜者佳

詳格物總論甘者名天漿酸者入藥一千葉深紅不結實一單葉樹甚小長不逾尺可供盆几之玩名火石榴甚能開花亦有千葉者此外有一種白花曰白石榴黃花者曰黃石榴藍花者曰青石榴古人所不載者段成式曰白馬甘榴一實直牛晉安帝時武陵臨沅獻安石榴一蔕六實見宋書

瓊花

瓊赤玉也古今無以瓊瑲喻白鮮于詩百蘤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寄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蓓冠羣芳一株攢萬枝而宋次道迺云瓊花一名玉蘂見揚州后土廟玉蘂花序退朝錄云揚州后土廟瓊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即李衛公所謂玉蘂花也舊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攷王蘂爲瓊花者宋王元之也又雍錄以玉蘂即梔子花亦名山礬以其色可以染黃不假礬而成是瓊花玉蘂本是一種覩瓊玉取義可見以玉蘂爲梔子惟唐長安一株元白賦詩甚貴重又曰花白心黃三四月開芬芳滿野高可數丈則爲今千葉梔子無疑八但疑其本之高耳齊東野語又以瓊花絕類聚八仙但色微黃而香宋仁宗哲宗移植禁苑遂死載復還祠宦者陳深取孫枝接于八仙

根上至今流傳杭諸家堂瓊花園是也然香色亦少異矣瓊花園今名通聖祠即春秋慶忌宅基曰通聖者其神迺唐褚遂良九世孫始爲綾錦者故至今祀之又瓊野錄一卷陳氏曰學士洪邁園池記述題咏曰瓊野者從維揚得瓊花植之而生遂以名園今聚八仙即八仙花西湖山中在在有之以其無枝開花七八朵相叢故曰聚八仙又無一小朵五瓣如梅花今取其根以接粉團花者粉團余嘗更其名曰玉屑毬第不知所接之貼頭又是何處得來之種耳白而無香若八仙可接瓊花則今梔子又單葉千葉滿野

不必接矣何所貴重使人詠羨如此王建唐昌觀玉蘂花詩女冠夜覺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劉禹錫長安觀玉蘂花詩玉女來觀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即今粉團花無疑也葛常之以爲其他皆八仙近似而非者蓋不曾見八仙所接瓊花故也余園中千葉梔子亦高可丈許安敢遽許爲玉蘂要之玉蘂即瓊花而梔子山礬自爲別一種迥不相類也説文梔黄木可染者徐曰鮮支木也漢相如賦鮮支黄礫師古曰即支子樹貨殖傳千畝卮茜注鮮支也西域名詹蔔花一名林蘭一名木丹一名越桃爾雅云半瓣

有甚至于爾雅翼則以草木花不過五出唯卮六出今單葉六出而千葉者又不下十數瓣矣黄庭堅易瑒花名曰山礬蓋瑒玉名取其白也猶云瓊花自好且名勝山礬而礬直必欲改之何也而曾端伯遂以爲即唐昌玉蘂花尤誤玉蘂花詩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今梔子花初不謝落故知非也蜀孟昶召百官宴芳林園賞紅梔花青城山中進三粒子種成花出而紅清香如梅當時最重之此又梔子之異

朱果 又韋應物詩洞庭摘人采調鄉也

李太白於焉摘朱果兼得養玄牝朱果謂火棗也然則不如以炎實名火棗而以朱果名櫻桃如紅桃紅李紅杏皆可蓋真誥素問以桃李杏栗棗爲之五果

木蘭

木蘭樹高數仞本作欄出蜀韶春州者各異皮似桂而香狀似楠樹葉似菌桂有三道縱文皮有縱横文或曰一名林蘭杜蘭夫林蘭即梔子花也述異記木蘭川在潯陽江中多木蘭又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舟至今在洲中詩人多用木蘭事故表出之

怪竹

怪竹見唐書不知今爲何竹名甚奇高宗遣宦者采怪竹江南將蒔上苑荆州長史蘇良嗣囚之今上亦曾遣使采江南方竹即此類也方竹寧波志云葛仙翁煉丹于定海靈峰植竹筯化爲竹而方

白桂

張曲江云桂華秋皎潔段成式云桂花三月生黄而不白以譏九齡之妄夫桂本秋樹有紅有黄有白有春桂四季桂成段公所見止知有春桂耳紅桂宋象山史本初家有之因接本獻于朝多植禁中高宗雅愛之號曰丹植四方爭求歲接數百本今出象山者

香色芬麗移之四方則香色少損矣蓋地氣使然也

合歡草木

嵇康合歡蠲忿萱草忘憂通志𨗈曰萱草曰合歡草又曰無憂草何也今萱曰忘憂花本草云食之令人好歡樂無憂至于合歡亦曰令人歡樂無憂是其性味同也萱一名宜男丹棘鹊年非鹿葱亦名忘歸草陸士衡詩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即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之意而字書藼即藼萱爾雅藼草似茅可爲繩說文作杜榮則謬之甚矣惟合歡多種難辨陶隱居云合歡俗間少識之者當以其非療病之功稍見輕略遂致永謝猶如長生之法人罕敦尚亦爲遺弃唐注云葉如皁莢槐等極細五月花發紅白色所在山澗中有之今東西京第宅山池間亦有種者或曰合昏秋實作莢子極細薄崔正熊云一名青棠似梧桐樹枝葉繁弱互相交結風來輙自相解了不牽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叔夜種之舍前故云然也本草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棠詩話云心胷填鬱爲肺灌取合歡皮煮服之陳無已詩探囊一視合歡湯是也其葉至夜即合故曰合昏字書本作棔朝舒夕歛故名合棔木俗轉爲合歡又曰合婚杜子美詩

合婚尚知時夗央不獨宿故圖經曰夜合也衍義曰花色如醮暈線上半白下半肉紅散垂如絲爲花之異其綠葉夜合又謂之夜合花即今之烏茸樹巧對所謂烏茸花放猶如羊毛筆半醮銀硃者但其花不香耳又草有夜合花梛子厚詩夜合花開香滿庭韓忠獻詩所愛夜合花清馥逾衆芳余在嶺南多種之古人因合歡有夜合之義遂有合歡扇合歡帶合歡被合歡牀合歡枕合歡絲索與香囊之類也今水田中有草名夜合草又何首烏即交藤亦名夜合見通志草木略又酉陽雜俎載胡椒結子兩兩相對葉晨開暮合合則裹其子於葉中是亦當爲合昏椒矣又南海有菜四葉相對夜合晝開名合歡菜見番禺雜記又武林西山舊有香竹院名曰扶竹其筍名合歡筍即四川涪州相思崖桃釵竹一名相思竹也

相思樹

今之相思木生嶺南樹高丈餘其子曰相思子即紅豆漢文選注赤如珊瑚者詩所謂紅豆生南國秋來發幾枝贈君頻采摘此物最相思秋開花二三月莢枯子老零落可拾數斗其樹大而白枝葉似槐斜斫之有文理可爲碁枰琵琶槽南方甚多余山中亦有

數株高三五丈又入一種豆頗圓小半段紅半段黑者本草通九竅治心腹氣令人香止熱悶子赤黑間者佳豈所謂單思子邪蓋杭有少年子弟與一伎交好及別後少年以相思子作綠紗囊寄之以表相思之意因思想成疾醫藥不効鄰家老翁訪之自言其故翁廼大笑解之曰吾聞所謂相思者必兩人一心彼此注念山川阻隔寃斷神勞然後謂之相思今子之故人朝東暮西又抱琵琶過別船矣爾獨癡心追戀此則謂之單思病耳實非相思也不幾于枉捐軀命乎少年聞之喟然長嘆赧顏流汗不覺釋然遂推枕

而起因記之并傳一笑又相思子合糯米炭屑貯龍腦香不耗

仙人樹

甘峻山有仙人樹人行山中苦飢即采食之飽不得持去平居時則不得易見其山多佳木冬溫夏凉本月支國後爲張掖郡今之甘州也

不死草

廣西柳州產苴草如茅高二三尺食之多壽故名夏月采置几筵中則蚊蠅不近物亦不速腐甘州柳州皆南中。樂土故異卉產焉一統志諸名公集載之終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三

錢塘田藝蘅子秇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伯夷采葛

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今人但知夷齊采薇而不知采葛以爲衣也葛絺綌草葛單賦之邇女事之功尚書禹貢卉服注葛越江都王傳荃葛注細葛布也令婦女采葛以獻吳今江南之葛甚盛而以廣東爲精美又有可食者花藤能醒酒名雞齊又名鹿藿黃斤吳都賦食

葛香茅又有毒不可食者名野葛薇似藿生山中一云似萍爾雅薇垂水注水菜詩注曰苦菜陸璣曰山菜注今野豌豆苗蜀名巢菜三秦記夷齊食之三年顏色不變武王誡之不食而死廣志葉可食利人海藥云又食不饑又白薇藥名亦曰薇草一名白幕一名春草一名骨美本草云又服利人或即此種也又金櫻芽亦名薇詩采薇是也

四皓采榮

楊子雲解嘲曰四皓采榮于南山文選漢書諸注以榮爲榮名殊可鄙笑說文但云榮桐木也一日草華

謂之榮而不詳其所自出是卽伯夷采薇𢧐焦采蔬
蓋采之以爲食也山海經鼓鐙之山有草焉名榮其
葉如柳其本如雞卵食之已風是也子虛賦蔡紅華
朱榮矣本草紫桐梧桐子皆可食但動風氣不同

素馨

素馨有白有淡黄或曰卽茉莉雙瓣者曰茉莉單瓣
者素馨龜山志又云素馨四瓣南方草木記曰胡人
自西國移植南海陸賈南行紀曰南越五谷無味百
花不香獨有二花不隨水土而變然素馨之香不如
茉莉而茉莉又有一種紅者但無香耳在佛書名曰

悉那名廣東昔有劉王女素馨者其冢在陽江縣上
生此花因其名故名素馨宋傅伯成詩昔日雲鬟鎖
翠屏只今烟冢伴荒城香魂斷續無人問空有幽花
獨擅名宋艮嶽八芳草曰金蛾曰玉蟬曰虎耳曰鳳
尾曰素馨曰渠那曰茉莉曰含笑茉莉洛陽名園記
作抹厲王十朋作没利林利惟洪景盧作末麗頗雅
佛書翻譯名義云末利曰鬘華堪以飾鬘梁張隱素
馨花詩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是也余嘗攷末利
名曰玉香花取其花浸水淪茗風味甚雋

十八娘紅姑娘

荔枝有名十八娘者上品今草中有名錦荔枝者元
時名曰紅姑娘亦自可愛徐大章元故宮記金殿前
有野果名紅姑娘外垂絳囊中空有子如丹珠味酸
甜可食盈盈繞砌與翠草同芳是也余嘗有詩云十
八娘豐殺有名紅姑娘弱更多情秋風一棻呈丹齒
幸免騷人誚側生殺去聲方言忒殺也

煬帝楊柳楊王甜梅

隋煬帝御筆寫賜垂柳姓楊曰楊柳也見開河記此
好事者爲之也詩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宋玉釣賦倚
乎楊柳之間子虛賦宋楊注郭璞曰楊柳可證其妄

又吳武王楊行密諱杏爲甜梅是以行杏同音也今
讀行作平聲者非又行密以父名怤謂與夫同音迺
于御史大夫光祿大夫之類皆去夫字此尤可笑也

應時靈卉

大戴禮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巳後日落一葉周
而復始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卽生朱草後漢書
中元元年赤草生于水厓赤草朱草也蓂莢紀日亦
然月小盡則留一葉梧桐紀月左右生十二葉從下
數一葉爲一月有閏則生十三葉視葉獨小者在第
幾則知閏在幾月矣藕皃此藉𥷚赤箭皆應月耦

十二孔閏益一孔亮䖍藉菰芋皆十二子閏益一子
赤箭亦十二根爲衛又南海有草叢生如藤蔓土人
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
名曰知風草朱草卽屈軼堯時生于庭佞人至卽止
之其莖如鐵又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
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疑卽朱草也王筠寓直
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說文槐名守宮也周禮
朝士面三槐三公位焉注音槐言櫰來人於此欲與
之謀也故人家門庭多植槐取守官之義堪輿家所
謂前槐後樸也

榕

桐城阮公督學時忽問余曰榕是何木余漫應之曰
南方木之有容者又問有何題詠余則舉柳子厚榕
葉滿城鶯亂啼之句阮公首肯曰信然蓋適一嶺南
士大夫以榕爲號者求作齋記也余退而檢字書止
言初如葛藟緣木後迺成樹生于南方及詢之閩中
一士夫迺云其樹最大葉最陰枝上生根垂地根上
復生枝如藤蔓然幹闊三四丈中通不圓實木理麤
惡不堪作器用遂意以容者言其中空有容又其葉
陰可廣覆被也或曰新長未空者可鏇作盤盒甚輕

菠薐

今之菠菜卽唐之菠薐菜出自西域頗陵國云僧人
帶其子來也通志云張騫帶來

橡

栩實本作樣从木羕聲今作橡小爾雅柞實廣韻櫟
實通作象周禮掌染注象斗之屬染黑所謂皁物也
因謂黑色曰皁又可染濇黃色爲書殼紙故稱皁殼
色俗名黃皁吃斗摯虞入南山饑拾橡實食杜甫客
秦州采橡皁自給故曰饑食楢溪橡梅聖俞亦云野
糧收橡子狙公賦芋注芋橡子故子美又云天寒橡

櫟隨狙公然食之令人禿髮山僧制之成粉亦可食

瞑菜瞑木

綷菜夏生于池沼葉類茨菰根如藕條南海人食之
云令人思睡呼爲瞑菜榆一名零榆二月采皮取白
暴乾八月采實可以救荒又莢仁作糜羹令人多睡
又作醬佳故嵇叔夜云榆令人瞑爾雅榆白枌也漢
有枌榆社白榆有刺詩山有樞是也

七里香九里香

今山中春時開細白花滿樹清香逼人者名曰七里
香砉之可以鬆膩髮古云卽芸也可以辟蠹并去蚤

虱說文芸草似苜蓿禮圖葉似邪蒿香美可食沈括云類豌豆秋後葉微白如粉漢樹之蘭臺石室藏書之府又有一種相類而不香者土人名曰八里臭[illegible]之頭昡在嶺南欽州反名九里香

劒葉蘭

嶺南劒葉蘭即今建蘭其名甚佳有魚子蘭廼蔓生細粟花其春蘭廼名樹蘭海濵別有桂蘭亦頗奇異

品藻

品藻苔名一名品落以落形如品也出南粵志又言人有鑑別者曰品藻蓋言能品第文藻也

石蜜

廣右甘蔗色白而甚細其堅如竹名曰石蜜通志亦者崑崙蔗白者竹蔗黄者蠟蔗小而燥者荻蔗又芳蔗杜蔗舊言草之蔗出者以節節側生也傳巽七誨云南方茶子西極石蜜楞嚴經黑石蜜乃甘蔗糖也又櫻桃亦名石蜜未知西極所珍又何品也

瓜宜七夕

七夕乞巧而陳瓜又刻鏤成花名曰花瓜蓋織女星主瓜果故洪邁老圃賦織文耀而瓜薦又有瓠瓜星羊駮兎頭龍蹄獸掌桂髓密筩小青大斑皆瓜名也

又有綠沉瓜梁武帝西園食綠沉瓜見南史郃陽令胡嶠於回紇得瓜種以牛糞結實大如斗味甘名曰西瓜見陷盧記按西戎地淺之燉煌郡唐置瓜州瓜大如斛因瓜以名州也豈五代時方入中國邪文選浮甘瓜于清泉杜詩瓜嚼水晶寒非西瓜莫可當也今有五色紅瓜尚名曰番瓜但可烹食非西瓜種也

文章草

余嘗有遊仙詩云旌節花開降西母文章草熟醉東華旌節花即錦葵俗音訛作錦茄見花因其花小而類茄花也高四五尺節節對生紅紫如錦見黎州圖

經文章草即五加皮譙周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蓋王屋山人王常所謂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又東華真人以五加為金玉之香草見煑石經此茄字凡二韻三讀一云茄芙蕖莖即荷梗也一云茄菜名子可食隋煬帝名為崑崙紫瓜今之落酥也老者名穀子茄一云茄五茄藥名今作五加皮也

檮杌

檮杌孟子注惡獸名非也檮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楚謂之檮杌惡木取其記惡以為戒趙岐曰檮杌者

嚚凶之類與于記惡之名杌樹無枝也从木从壽从兀壽攵也兀不動也不从攵則非獸明矣又舜四凶一名檮杌杜注頑凶無疇匹貌師古漢書注鯀崇伯之名即檮杌也惟周禮外史以檮杌爲惡獸春秋直史不避君之善惡故爲春秋爲檮杌也史高陽才子檮戭漢書檮余山藝文志公檮生師古曰直由切惟孟子今音濤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上番下番

竹之有上番下番即今言大番小番也番去聲謂大年生笋多小年生笋少也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蔡

夢弼注不知此義乃云上番音上篔蜀名竹叢曰林篔誤之甚矣既不識竹又不識詩真瞎子也何以注爲非萬玉主人不知此妙

五葷

禮記葷注葷及辛菜荀子志不在于食葷注葱薤也道家以韭蒜芸薹胡荽薤爲五葷楞伽經五辛一大蒜二茖葱三慈葱四蘭葱五興渠謂之五種辛菜立春日五辛盤今多用芥也取發新之意

苻公鬚

池州人呼苻爲苻公鬚言其亂生若鬚也今水中有名温草者俗名温頭鬉何不稱温毋髮以對苻公鬚

黄雪

雪白也止可以詠梅花宋人盧梅坡尚以爲須遜其白而詩人乃以梨花爲白雪雪未聞有黄也而于武陵詠木樨曰夜揉黄雪作秋光謝無逸曰白雪凝酥點嫩黄楊庭秀曰雪花四出翦鵝黄

玉鱗

梅雪皆白故皆可稱玉鱗張公雪詩戰退玉龍三百萬敗殘鱗甲滿天飛李群玉梅花詩玉鱗寂寂飛斜月兄繹本于李也飛天飛月亦奇如蘇子瞻欲贈湖

中赤玉鱗則赤玉鱗可作桃花用杜子美丹砂作尾黄金鱗則黄金鱗可作菊或金絲桃花用又素鱗可用之梨與李碧鱗可用之碧桃綠鱗可用之綠萼梅蒼鱗本松雪見蘇詩青鱗本劍鋒見孟詩

五色芝

我皇上五色芝進自陝西王僉自後曾遣御史巡行天下采芝浙江總督胡公亦有所進每本有高尺許者云用芝以合仙藥芝曰菌五色加紫爲六芝青曰龍芝赤曰丹芝黄曰金芝白曰玉芝黑曰玄芝紫曰木芝瑞草也生則有雲氣及瑞獸之異蓋言其狀也

余庭中産玉芝一竹林中木芝二其下皆有黄氣

櫞

列子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櫞碧樹而冬生櫞柚同漢書橘柚芬芳注曰柚卽橙也非是蓋柚與橙異種初非一物所云似橘而大味酢皮厚者是也後又云盧橘夏孰黄甘橙楱郭璞曰黄甘橘孰而味精楱亦橘之類張揖曰楱小橘也出武林則知柚非橙矣

美人蕉

美人蕉産于廣西樹不甚高花瓣尖大紅色甚美故名也嘗移歸植之不開花葢地土寒不宜也又有名

板蕉佛手蕉者皆生子可食亦異于浙中黄花者余嘗詠美人蕉詩云芭蕉葉葉颺瑶空丹蕚高擎映日紅一似美人春睡起絳唇翠袖舞東風

白草

今稱北狄之地曰黄沙白草漢書鄯善國本名樓蘭出胡桐白草孟康曰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熟時正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蟲食其樹沫出下流名胡桐淚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又烏秅國間有白草岑嘉州玉門關歌黄沙萬里白草枯言枯則生

自白

千歲虆萬年枝

葡萄漢書作蒲陶一名馬乳號草龍珠張云孔六帖有大如雞卵者可釀酒張騫自西域來中國今有紫水晶瑪瑙三種又有蘡薁名山葡萄野生實小亦可爲酒埜主嘔逆卽今悠悠藤之類故名千歲虆又名爲蘽歲藤大者如碗冬夏不彫在草木之間詩食鬱及薁是也余嘗有詩云酒香千歲虆花發萬年枝萬年枝者橀也似梓椋葉可愛二月華白子似杏宮禁種之取億萬之義故又名萬歲樹謝朓詩風動萬年

枝是也又冬青名女貞木亦名萬年枝

花性陰陽

稻花也葵花也蓮花也晝炕宵合而向日麥花也菱花也拘佛頭花也宵炕晝合而向月親陰親陽性也

奇南

奇南香名蓋言南方之奇木也亦作奇藍乃沉香木之生結者古人詩多用沉香而不見奇南之名亦遺事也故拈出之

連理木

余所居之前榆樹一株同本而枝連理居之後烏桕

二株異根而枝亦連理舊云北方有大榆江南但有樞榆白榆樞刺榆也非是江南榆有莢所謂榆錢也未嘗有刺詩山有樞隰有榆並音由禮春取榆柳之火古詩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龔遂守渤海勸民種榆一口一樹蓋有用之材也鳥柏曰椵一名柜柳葉臭可染皂子可壓油瑞應圖曰王者德化洽八方合爲一家則木連理又曰不失小民心則生連理木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晉中興徵祥書曰連理者仁木也或異枝還合或兩樹共合以今驗古兩瑞適符不知果何徵也湛方生之頌有云相彼

神奇遠見徵祥同根連柯本枝俱昌皇基增構靈祚維長運隆周室道均三王丕[illegible]休風載揚

花嬋娟

嬋娟美好也余嘗詩中言花月嬋娟有客疑花不可以稱嬋娟予暗笑之因其以詩自鳴故不面折也夫世之美好者莫如花則花之名嬋娟不言可許矣況月以皎潔尚得稱嬋娟而詩人往往以嬋娟稱竹莫敢異議又況贈之于花乎

借花看借客醉

虞伯生詩雨浥輕塵道未乾朝回隨處借花看借花看三字情與甚奇借客醉者余性不多飲迺苦好飲日無事非杯杓無以自適每掃徑以竢佳侶之來盍借客以取醉也因憶白樂天送呂漳州詩有云獨醉似無名借君作題目可謂契合者矣昔人有云賣花擔上看桃李沽酒樓頭聽管絃此則貧窮兒之行徑也又小說一人好飲其妻不容約曰有客至則當出酒肴君迺可飲其夭苦無客出門久竢偶遇一路人遂揖之曰久不會晤少屈坐談其人初不相識請問何意主曰少刻當告其妻爲有客至盛席款之歡飲甚洽客惶恐終不安席必求其相延之故則出一

掀指以示之上書陪我二字蓋畏妻之約欲借客以爲媒藥也并記之可發一笑

惜花人

種花而弗愛猶弗種也愛花而弗惜猶弗愛也愛有貪情惜兼痛意辟諸學知不如好好不如樂也古之括香使司花女移春檻選勝亭買之千金贈之九錫無非愛之深耳懸金鈴燒紅燭付酒盞籍枕幃武仲不啟關子美不掃徑無非惜之至耳韓子云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禪家所謂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有生老死十二因緣不能解脫者此也杜子云一片

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所謂從愛生憂者也又云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所謂從憂生愛者也綺包紛紛無可奈何非與花爲命者又何足以知之也哉甲子春三月六日香宇薔薇十二屏花開甚盛黃昏風雨大作無策蔽覆勉強就枕子玹趣田子起曰爭忍羣芳落莫耶亟宜秉燭往探平安也至則紅愁綠慘俛首垂泣若訴若怨不忍相見者田子方太息而子玹忽鬫然大笑田子曰何謂也子玹曰獨不念蘇子之詩乎曰蘇詩云何因長吟曰東風陣陣泛寒光大雨沉沉水滿廊只恐夜深花睡去

故燒高燭照紅粧子藝不覺抵掌絕倒持燭翻減徘徊竚惜者久之恐寒不能返室且曰此大佳話也不可無紀遂口占一篇用慰花神云耳雨過三日便爲霖何況春來兩月陰撫景忽思燒燭咏不眠重起惜花心紅粧冷落燈光濕翠屋淋漓夜色深扶病細君能解事當年誰復伴知音意亦庶幾不負賞花者矣湿吞梱切上聲水流物去也其去聲卽爲褪蓋方言也亦可以補字書之不備者

別花人

惜花人固難得而別花人亦難得未有能別花而不惜花者今俗人家不惟不種花雖好事者種之彼亦不知其名視之如凡草鄙之如惡木眞殺風景也所以古人謂難得別花人夫紫薇薔薇特常植耳而白樂天猶惜之故其詩曰除却微之見應愛世間少有別花人又云移他到此須爲主不別花人莫使看是則太傅可謂之別花主而微之可謂之別花人已古之文人亦有極殺風景事蓋折花極俗人惡事也而蘇子瞻歐陽永叔亦嘗犯之子瞻在東武南禪資福寺大會賓客翦芍藥七千餘朶置瓶盎中供佛賞翫永叔在揚州會客取荷花千朶插畫盆中圍繞坐

席命客傳花人摘一葉盡處飲酒此皆忍心人也惜花之情安在余嘗于花開日大書粉牌懸諸花間曰名花猶美人也可翫而不可褻可愛而不可折擷葉一瓣者是裂美人之裳也搯花一痕者是撓美人之膚也拗花一枝者是折美人之肱也以酒噴花者是唾美人之面也以香觸花者是熏美人之目也解衣對花狼藉可厭者是與美人裸裎相逐也近而覷者謂之盲屈而嗅者謂之齆語曰寧逢惡賓莫殺風景諭而不省誓不再請嗚呼此雖戲詞無非憐芳菲而惜香豔耳凡我同志共守此約

終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四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楙升玄懋校

蓍

易曰聖人幽贊于神明而生蓍史記曰蓍千歲則一本百莖其下必有神龜守之白虎通曰蓍之言耆也陽之老也故曰下有神龜上有稠蓍其形長丈其叢生滿百莖通志蓍如蒿華如菊生上蔡白龜祠傍一叢之幹二三十或四五十高五六尺余在南京宗人府蓮公處見盆中所栽蓍問之云得自陳州伏羲陵

上其葉類細蓬蒿其莖則與家藏枯蓍無別余爲乞一二本曰汝車載不便待我東歸日當分其半與之蓋後公作府雲南沒于道今竟不知落于何所心甚惜之夫蓍迺草之最壽者六十曰耆故字从艸从耆張茂先曰以老故知吉凶生千歲三百莖同本其上常有黃雲覆之王充曰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故生遲留曆歲長久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蓍策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餘其叢生滿百莖可以當大衍之數者三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雲氣覆之學齋佔嗶又云一叢必四十九莖以應大衍之數恐未必然也

用蓍

卦皆伏羲作故曰聖人者伏羲作六十四卦者也乾鑿度云垂皇策者羲孔穎達云伏羲始用蓍則是用蓍之法亦當自伏羲始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大夫五士三莖有美惡故周官簭人上春相簭三易用策數各不同連山用三十六策歸藏用四十五策周易用四十九策簭人掌三易辨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巫作筮字

之誤也太卜傳曰上有擣蓍下有神龜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即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即可用矣其揲蓍古法亦與今筮法不同曰一爻變以變爻爲主二爻變占事之始終下爻事之始而上爻事之終也今則惟以上爻爲主三爻變以二卦彖辭占事之始終本卦彖事之始之卦彖事之終也今則以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四爻變以二不變爻爲主今則占之卦二不變爻仍以下爻爲主五爻變以不變爻爲主今則占卦不變爻

六爻變以之卦象辭爲主今則乾坤占二用餘如之六爻不變以本卦象辭爲主皆微有異同也太史公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所謂異卜者如越人雞卜漢武帝用鼠卜後漢書倭灼骨以卜用決吉凶夫餘國殺牛以蹄占吉凶注曰蹄合者爲吉解者爲凶契丹行軍用艾和馬糞于白羊琵琶骨上炙炙破便出行炙不破即止一統志松藩之俗刻木以成爻易炙羊髆以斷吉凶今杭之賣豆腐者亦刻木以計斤兩又善用尾卜尾易初爻變起者止十卦故曰前十卦主貞自第二爻變起者亦十卦故曰後十卦主悔

九棘

禮秋官孤卿位九棘王制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易繫用徽纆寘之叢棘後漢書冠榮傳寘之嚴棘之下本所以斷獄治冦也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聽訟于其下棘赤心有刺治人者原其心不失其赤實事所以刺人情令各歸實也即今小棗叢生者从並束低小也故曰叢棘九者陽數之極九卿之象也又唐刺州李国清爲下所逐掠府庫李忠臣即圍棘約士投所掠物園中一日盡獲今則上自官府取之而自圖下至試院取之而圍士是蓋以防賊者而防官防士矣安得使其官其士不爲民賊乎

光風草

苜蓿漢志作目宿爾雅作牧蓿或作蒷蓿草名或曰苿出大宛國漢使得之種離宮一名光風草今之鶴頂草似灰藋秋後結實黑房纍纍如穄俗謂之木栗其米可爲飯亦可釀酒故曰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穄即稷也

蘆橘

蘆橘惠州出許渾南海詩蘆橘花香拂釣磯美人猶舞越羅衣蘇軾詩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

新今廣東呼枇杷爲蘆橘知府麗公振卿言之賦中自有枇杷又優曇鉢似琵琶無花而實亦出肇慶府

波羅蜜

波羅蜜出波羅国其形如東瓜其味如蜜見一統志又出廣州大如冬瓜皮有軟刺五六月熟味甜其香滿室核可煮食能飽人一名曩伽結

三色八仙花

三色聚八仙花土人名登花雲南嵩明州抹搬山出

蘇合香

蘇合油樹生膏可爲藥安南出吳少微詩北林朝日

明光錦南國微風蘇合香今藥中蘇合丸也

不死樹　長生樹

郭璞不死樹賛萬物暫見人生如寄不死之樹壽蔽天地洛陽宮殿簿明光殿前長生二株晉華林園長生六株萬年殿前長生二株鄴中記冬日不凋葉大如掌至八九月乃生華色白子赤大如橡子不中啖世人謂西王母長生樹晉稽含有賦十洲記祖洲上有不死草如瓜苗許景先詩瑞氣朝浮五雲閣祥光夜吐萬年枝又有千年木見成都志萬歳棗出三佛齊国千年棗出拂林國皆見一統志

柰棠

柰棠果瀧水縣出即詩中所用柰棠木其果如李無核

蘼蕪

蘼蕪江蘺也音如離義故逐婦采之詩曰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是也古言是當歸誤矣當歸一名文無將離者贈之以當歸交藤何首烏也食之多慾而有子故思婦采之詩曰上山采交藤是也

巴旦杏

巴旦杏西沓哈烈于闐出似棗而甜者名忽鹿麻今名八鞑杏仁

蘹香

蘹香即茴香大小二種玉篇廣韻不收蘹字

卷耳草　卷葹草

卷耳草拔其心而不死宿莽也離騷云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莽茂草可以毒魚一名葞一名春草一名芒草亦作茵爾雅故稱藥草或曰木若石楠葉稀無花實一說藤也生繞樹木間此今之雷公藤也是有二種爾雅又曰莽似竹而中實促節陸機詩安巒邅平莽蓋草也又芫花一名毒魚即黄大戟

其根曰蜀桑根又必栗香葉如椿擣碎置上流魚悉暴鰓一名化木香即膽香也用爲書軸白魚不損書周禮翦氏掌除毒物以莽草熏之則死離騷資卷葹以盈室郭璞注宿莽也爾雅翼蒼枲耳實如鼠耳蒼色上多刺好着人衣詩贈君卷葹草腸斷不須言爾雅卷葹草拔心不死本草一名地葵一名常思

甘露草　白蘘荷

甘露草出撒馬兒罕小草叢生葉細如藍秋露凝其上味如蜜可熬爲餳夷呼爲達即古倉蓋甘露也即漢罽賓國白蘘荷即甘露解中蠱毒子厚種之栁州

寄生草

寄生草卽蘿一名菟童又名老秃簪今曲名寄生草乃蘿綿無根草也

宿田翁

惡莠恐其亂苗今莠乃狗尾草去苗甚遠安得亂苗惟莨稗可以亂苗詩曰不稂不莠禾粟生穗而不實者俗名宿田翁今與人曰不郞不秀者本此

蘆薈

蘆薈草狀如黨尾釆之玉器搗研成膏名曰蘆薈出大食國今用爲小兒消疳藥一曰樹脂俗呼爲象膽

薔薇露

薔薇露卽花上露花與中國不同土人取其花浸水故多僞者又占城國薔薇水以琉璃搌試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爲眞今富豪婦女用以調粉傅面

胡曼

肇慶府有草曰胡曼服之卽死小民爭鬪或負債輒服之以誣人

宜男草　忌女莖

今草宜男花也見傅玄賦又厌藿一名金鎖夭時其白靑色者名曰忌女莖不入藥用見本草

宜母子　妬母草

宜母子者果名形如柑橘廣州出世有速成之物蓋駒騐生七日而超其父笋生旬有六日而齊其母世謂之妬母草故騐曰龍駒笋曰龍孫言龍者能變化不測也

苞笋

苞笋抽節劉曰苞笋冬笋也見馬援傳

蘧草

通草王叡迎神歌云蘧草頭花椰葉裙蒲葵樹下舞蠻雲今作通草蒲葵卽椶櫚也

夫娘子

草子甚細如刺其氣臭惡善惹人衣者名曰夫娘子初不可解按南方苗人謂妻曰夫娘又謂婦人之無行者亦曰夫娘蓋言其臭穢善惹人耳南宋蕭齊崇尚佛法故法琳辨正論云閣内夫娘悉令持戒麾下將士咸使誦經謂夫人娘子也

竦麻

南越志竦麻大二圍高數丈四月結實無衰落蓋木也楚辭采竦麻兮瑤華注以爲麻誤矣麻何以可對瑤華並稱也

交讓木

岷山有木一年左邊榮一年右邊榮名曰交讓木亦對連理樹也

安息香　金顏香

安息出安南三佛齊諸國樹如苦楝大而直葉類羊桃而長中心有脂類核桃穰而香但不宜燒能發衆香之氣故人取以和香又真臘國有名金顏香者其氣亦能聚衆香

鐵樹花

鐵樹花海南出樹高一二尺葉密而紅枝皆鐵色生于海底諺云鐵樹開花喻難得也

斑枝花

今之稱子率用斑枝花出南方俗訛作攀枝花唐李商隱木綿花下鷓鴣飛王叡詩紙錢飛出木綿花其樹大可合抱葉黃花紅如山茶而片極厚其實如酒杯口有綿可作布見張勃吳錄

菖蒲花

菖蒲老則開花色青而白細者如絲粗者如指甚香亦關氣數之盛諺云菖蒲花難見面古烏夜啼云菖蒲花可憐聞香不曾識張籍云君恩已去若再返菖蒲花青月長滿趙牧云菖蒲花開魚尾定金丹始可延君命今菖蒲花甚多乃葉上長出不足爲異也

東風　夫留

蜀都賦東風夫留文選注東風菜名今新興縣斷續藤人山中行渴則取汁而飲之志名爲東風菜是也愛州人云蒟醬人家多種蔓生子長大謂苗爲浮留藤取葉合檳榔食之辛而香也劉淵林文選注乃蜀中所產蓽撥于也味辛烈于蒟醬張獻叔自雲南帶來食之本二種也浮留即夫留土人名蔞葉藤

瓜祭

禮郊特牲曰瓜祭上環論語蔬食菜羹瓜祭是也

社木

逸書太社惟松東社惟桐南社惟梓西社惟槐見白虎通社木不同漢有枌榆社宋有棘社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之木詩以社以方注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民或五家十家爲社是私社也宰我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又曰使民戰栗意以古者戮民于社是時哀公微弱三家強橫將社將屋故欲使三家戰栗哀公戮之于社耳孔子知哀公之不能用知三家之不能去故惜之云云非

齊宰予之失言之

墳木

天子墳高三丈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古者墓之中野不封不樹自井田之法行而死徙無出鄉則欲如今之或千里或數百里外求風水善地不可得也又立爲墓大夫以辨墓地以序昭穆則欲如今之名自爲墓以分墓求禍利者不可得也今之庶人惟樹松柏則僭天子諸侯之制矣所謂五患者風水之經也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

不爲耕犁所及又曰不爲溝渠道避材落遠井竈是也仲尼之墓皆楷木又云遠方弟子各樹以異材理或然也王于曲阜古城顏回墓上石楠二株大三四十圍土人相傳云顏子手植之木郡志皆載之夫以不幸短命之人何以預知其少年將死而即手植此木以爲墓也蓋顏子實年六十餘耳欒即木蘭又樾之別種有五曰朱欒曰香欒

侯桃

侯桃山桃子如麻子而誤以爲辛夷爾雅褫桃山桃也詩侯栗侯梅汪維也乃也漢有侯李俱作[illegible]

平仲 君遷

吳都賦平仲君遷注皆木名劉成曰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而未詳也平本作枰上林賦華楓枰櫨枰木理平可爲棊局故棊盤曰枰唐詩芳春平仲綠清夜子規啼是也君遷本作梬棗出交趾司馬溫公云如馬嬭俗名牛嬭柹今本草有君遷子味甘平無毒止渴去煩熱令人潤澤樹高丈餘子中有汁如乳汁生海南又言即柹漆非也別有椑柹日華子云作漆甚妙生江淮南似柹而青黑色閒居賦梁侯烏椑之柹是也可補文選注

三香

三香者椒欓薑也椒二種胡椒川椒也欓即茱萸也其子相似者曰椴俗名殺火又作辣火本作椴椴大大椒也薑亦二種上林賦茈薑蘘荷張揖曰茈薑子薑也又有山薑

葴將

上林賦葴將若蓀李善本作葴持張揖曰葴持缺盆未詳也葴音針至諶切乃馬藍也又作寒將即寒漿善本蓋誤以將作持也當補文選注

木盛土衰

桑道茂居有栢甚茂曰人居而木蕃者去之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乃以鐵數十鈞埋其下復曰後有發其地而死者太和中温造居之發蔵鐵而造死見唐書

娑羅樹

娑羅樹出西番海中余在潯州時官圃一株甚巨每枝生葉七片有花穗甚長而黄如栗花秋後結實如栗可食正所謂七葉樹也今餘杭南安寺前二株左右對植甚茂問之士人皆不知其名一僧乃云相傳是娑羅樹番僧所植者此不謬矣唐李邕娑羅樹碑云惡禽不集凡草不庇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蔵泰而秋有成是也第以段成式之博雅而曰花開如蓮則大悖耳其樹詳于佛書維摩詰經有菩羅樹唐會要云菩提樹一名皮羅樹葉似白楊即思惟樹一名成道樹西域記名畢鉢羅又雙樹名婆羅樹其花名娑羅法今所稱娑羅法門也蓋娑婆音同故互言之耳今月中樹影皆曰閻浮山娑婆樹影即此歐陽永叔娑羅樹云伊洛多奇木娑羅舊得名常于佛家見宜在月中生余嘗有遊南安寺詩昔聞雙樹法今見兩娑羅徑草何由茀山禽自許過三花

空道士七葉隱孀娥願作團欒相秋成處處歌

匏瓠

詩酌之用匏昭其質也匏从夸包聲取其可包藏物也然匏苦瓠甘詩匏有苦葉陸佃曰長而瘦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惟匏酌酒冬盛則暖夏盛則寒世多用之詩誤瓠作匏也說文亦然惟孔子言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繫者所謂佩匏也又濩落如五石瓠則可通用

木中字

餘杭徐第之斫後園樹破之中有右衛王通所五字人皆怪之以之供神余爲考之南唐天曆間平江木中有天下太平之王六字齊永明秣陵安明寺木中有法大德三字宋太平興国元年瑞安木中有天下太平字熙寧惠州木有王帝萬天下太平字政和武義木有萬宋年歲四字治平杭州南新街柿木中有上天大国四字類顏真卿書法皆木妖也亦文妖也

木拔自植

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台州大雷雨東門外湖邊合抱大樹忽然拔起倒一宿復自植立有司皆往視之後倒其木爲神像立廟祀之宋嘉定六年嚴州大樹自

拔占曰將亂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建寧枯樹自立京房曰妃后有專木仆反立亦木妖也

木生異實

嘉靖三十年蕭山桃樹生橘上虞象山皆李樹生王瓜諺云李樹生王瓜千里無人家寧波志亦載此後海上皆被倭寇之禍按元順帝至正中李實如黃瓜諺云李如黃瓜民皆無家是也又象山柏樹開雞冠花古占草木互妖也上下失所隆慶五年辛未四月錢塘湖市果樹生桃形類油桃色紅小僕親見二枚無核九月西溪果樹生林檎三枚黃生蘂采之唐大

和中成都李生木瓜宋紹興中建德果生桃紹熙中富陽果生檎實占曰木生異實國主殃傳曰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奸謀則木不曲直注云姦謀者謂增賦履畝之事時兩浙丈量田土增賦煩民厤吏胥爲奸千里受害也說曰木東方也於易爲觀其於五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鑾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今木生異實與夫桃李冬華百卉變色之類皆木失其性也

終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五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沈萬三秀

今人言富者必曰沈萬三秀云蓋元末人也沈姓萬三行秀者元時稱人以郎官秀爲等第至今人之鄙人曰不郎不秀是言不高不下也萬三名富字仲榮其弟萬四名貴字仲華本湖州南潯人父沈祐始徙蘇之長洲東蔡村貴之子漢傑又徙于化周莊今南京之會同館乃其故宅後湖中地乃其花園初居東蔡村時人以汙萊之地歸之祐躬率子弟服勞糞治

有方潴洩有法由是致富不貲洪武中萬三萬四率先兩浙大戶輸稅萬石仍獻白金五千兩以佐用度上命其造廊房爲楹六百五十披甲馬軍者十務鑿所獻金乃已又命分築南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其工先畢　太祖嘗犒軍萬三欲代出犒銀上曰朕有軍百萬汝能徧及乎萬三曰每一軍願犒金一兩上曰此雖汝好意然不須汝也由此遂欲殺之太后苦諫以爲彼富固敵國然未嘗爲不法事奈何殺之上意乃釋然亦由此被人告訐或旁累所逮及往往

曲宥之後得流雲南其壻余十全亦流潮州尋命選大戶家爲京官六曹令近侍各舉所知得漢傑之子曰玠者擢爲戶部倉曹員外郎受官辭祿上益器重之也至今傳二家子孫之在流所者尚富足或云善黠化之術又當元末時吳人陸德原者富而好古亦能詩文名振吳下沈萬三秀曾爲之治財入　國朝德原亦爲黄冠蓋懼法而逃云嘉靖間嚴嵩盜竊國柄貪墨滔天苞苴公行仕路汙穢迨丙辰科一進士用金一萬三千兩買選吏部考功主事時人號之曰沈萬三官率爲科道所劾以此形之奏章遂命錦

衣揄治削籍大伏政也因詳及之

劉瑾

劉瑾陝西西安興平人景泰初以淨身進坐内臣李廣奸黨充南京海子口軍貪緣取用　乾清宮灾復發配又召回僉書正德元年十月掌司禮監事提督團營與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丘聚等爲八黨肆惡無忌僞傳詔旨變亂成法謀爲不軌五年八月張永撼瑾因征寧夏安化王歸疏瑾大奸一十七罪伏誅籍没家産

平天冠一頂　衮龍袍四領　蟒衣四百七十襲

八爪金龍盔甲三十副　金甲二副　金鉤三千　金絲碧玉帶五條　玉帶四千一百六十條　玉印一顆　玉琴一張　寶石二斗　牙牌二櫃　穿宮牌五百面　金銀湯鼓五百件　金二十四萬錠　碎金五萬七千八百兩　銀元寶五百萬錠約計銀二十五千萬兩　零銀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餘物不可勝計

錢寧

錢寧幼名福寧兒雲南李巡檢之家生子也大監錢能鎮守雲南時養以爲子故名錢寧後得寵于　武

宗賜以國姓號爲義子因稱朱寧正德八年以左都督掌錦衣衛事于與國政鉗制百司罪惡貫盈十四年七月以宸濠事敗下詔獄伏誅籍没家産

金七十杠共十萬五千兩　銀二千四百九十杠共四百九十八萬兩　碎金銀并首飾五百二十箱　珍珠二櫃　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　胡椒三千五百担　蘇木七十杠　段疋三千六百杠　餘物不可勝計

江彬

江彬者大同遊擊也正德時劉瑾既誅餘黨逃竄義

子劉六劉七趙風子邢老虎楊寡婦倡亂內地號爲流賊官軍屢敗因調邊兵入禦彬亦建功漸謀進用賜姓朱氏兇悍橫行公卿屏息導　上巡遊禍幾不測十二年冬以左都督閂應州功封平虜伯明年

上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以朱彬爲威武副將軍欲巡行天下以窮逸樂十六年春駕崩三月以皇太后懿旨下獄伏誅籍沒家產

金七十櫃共一十萬五千兩　銀二千二百櫃共四百四十萬兩　金銀首飾五百一十箱　金銀湯鼓四百箇　餘物不可勝計

嚴嵩

嚴嵩江西袁州分宜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太學士詐僞百端貪酷萬狀結交內侍殺戮大臣乾兒門生布滿天下妖人術士引入禁中二十年來流毒華夷蓋古今元惡巨奸罕與儔匹者也議者以爲李林甫秦檜不啻過焉其子嚴世蕃起白徒官工部左侍郎助父肆虐欺君誤國爲禍尤甚言官疏劾嵩罷職世蕃充雷州衛軍後與羅龍文等怨望謀叛奉　聖旨這逆情你每既會問的確嚴世蕃羅龍文便會官決了盜用官銀財貨家產著各該巡按御史嚴拘的親兒男盡數追沒入官送部不許親識人等侵匿受寄違者即便拿問嚴嵩長子欺君大負恩眷并伊孫見任文武職官的都削職爲民有司拘管當差餘黨逆邪盡行逐治毋致貽患其餘俱依擬行奏內不言逆本者何法制且不查究所云逆本者指嵩賊也積惡所及死灰餘燼猶能焚灼臺察之吻況當炎炎炙手之時乎有其君無其臣古人痛惜良不誣也巡按御史林潤等抄沒江西家產略載其大綱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也

誥勅翰器等項共二百二十四件　金共一萬三千

一百七十一兩六錢五分　純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萬一千零三十三兩三錢一分內有金海水龍壺五金龍耳圓杯二金龍盤三　金廂珠寶器皿共三百六十七件共重一千八百零二兩七錢二分內有龍盤鳳杯龍壺　壞金器共二百五十三件內有金牌十二面金人三箇共重四百零三兩九錢二分　連前各項金器三千八百五件共重一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兩九錢五分　金廂珠玉首飾共二十三副計二百八十四件共重四百四十八兩五錢一分內有猫睛六顆祖母綠二件　金廂珠寶

首飾共一百五十九副計一千八百零三件共重二千七百九十二兩二錢六分內有猫睛二十顆有天上長庚人間壽域慶無窮壽永喜心字等名件　金玉珠寶頭箍圍髻共二十一條共重九十九兩六錢三分　金玉珠寶等耳環耳墜耳塞共二百六十七雙內有猫睛二顆共重一百四十九兩八錢三分　金廂珠玉寶石等項墜領墜胸禁步事件共六十二件共重一百七十九兩二錢六分　金廂珠玉寶簪共三百零九件共重九十二兩八錢四分　金玉廂嵌珠寶等鐲釧共一百零五件共重四百二十兩一

錢　雜色金玉首飾內有美人夜遊玲瓏掩耳共七百七十六件共重九百四十九兩七錢六分　金廂珠玉寶石帽頂共三十五箇共重七十七兩一錢七分　金廂玉寶條環二百八件共重一千一百一十三兩零九分內有海內英雄五龍翫月福壽康寧等名色猫睛二十顆內墨猫睛一顆貝月大珠不計　金廂嵌珠寶條釧六十八件共重二百三十五兩七錢五分內猫睛二顆　連前首飾等項共三千九百三十八件共重六千五百五十八兩二錢　通共淨金淨器皿首飾等項共重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兩

八錢　淨銀二百零一萬三千四百七十八兩九錢　銀器皿共一千六百四十九件共重一萬三千三百五十七兩三錢五分內有滿池嬌銀山二座　銀嵌寶首飾事件六百二十八件重二百五十三兩八錢五分　連前銀器共計二千二百七十七件共重一萬三千六百一十一兩二錢　通共淨銀器共重二百二萬七千九十兩一錢　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共重三千五百二十九兩五錢內有漢始建國元年注水玉匜晉永和鎮宅世寶紫玉杯永和鎮宅世寶玉盤紫玉墨玉碧玉黃玉荒玉花玉等名畨字玉

板一片重一十三兩七錢千岩競秀玉山一座重一十三兩二錢　玉帶二百零二件　金廂玳瑁犀角瑪瑙銀珊珠鈿牙香等帶共一百二十四條　金摺絲帶環等項共三十三條內猫睛二顆　金廂珠珊犀象玳瑁器皿共五百六十三件共重一千三百三十一兩七錢　金銀廂牙筋二千六百八十二雙　金廂雙龍龍卵壺一把鍍金雙龍龍卵壺一把金廂龍卵酒瓮二箇連座未廂龍卵一枚共龍卵五箇　珍珠冠頭箍等項內有五鳳三鳳等冠共六十三頂件共重三百六兩三錢　珍珠寶石琥珀共重二百

六十兩五錢　珊瑚犀角象牙等項共六十九件內有大學士司丞牙牌二面除珠不計件　珍奇玩器珠寶水晶珊瑚玻瓈瑪瑙哥窑柴窑嘉峪石斗龍鬚席西洋席共三千五百五十六件副雙　象牙鐵八十五根　洪熙宣德古洲水張膽空青薔薇露共卡三鑵盒　礦砂三百八十五兩　硃砂二百五十斤六兩　檀沉降速等香二百九十一根重五千五十八斤十兩　竒南香三塊　沉香山四座　織金粧花段共一千一百五十一匹內有大紅粧花五爪雲龍過肩段二匹　絹七百四十三匹　羅六百四十

七匹　紗一千一百四十七匹　紬八百一十四匹段機二百七十四匹　絨五百九十一匹內有西洋鐵色褐六匹　錦二百一十四匹內宋錦一百一十七匹　綾一十一匹　瑣幅一百六匹零一段　葛五十七匹　布五百七十六匹內有西洋紅白棉布已上共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一匹零一段　織金粧花男女衣服段絹羅紗紬段機絨宋錦葛貂裘絲布洒線共一千三百零四件　絲緜四百八十七斤刻絲蟗補四十副件　金銀鈸扇二萬七千三百零八把　古今名琴五十四張內有月下水玉琴咸通

之寶清廟之音響泉霜鐘清流漱玉玉壺氷蒼龍嘴玉一天秋萬壑松秋澗泉雪夜鐘玉琮琤寒玉秋月春雷調古氷泉垂月松風鳴雷震殿九霄鳴珮龙水高山寒江落鴈等名大理石古銅琴　古硯一十六方內有未央宮瓦研銅雀瓦研唐天策府研貞觀上苑研蘇東坡天成研宣和殿研文文山研　都丞文具六副　屏風圍屏一百零八座架　大理石螺鈿玳瑁牀一十七張　古銅器一千一百二十七件重六千九百九十四斤零二兩　銅錢九千四百七十五文　鈔二綑　古今書籍八十八部二千六百一

十三本　石刻法帖墨蹟三百五十八冊軸　古今名畫刻絲納紗紙織金繡手卷冊葉共三千二百零一軸內有唐九成宮避暑圖阿房宮圖宋周方矩學士文會圖金谷園圖唐閻文本職貢圖杏壇圖趙王宮殿圖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西湖春曉圖南屏晚鐘圖劉松源西湖圖　變價紬絹布匹二萬七十四百八十三匹共估價一萬五千零四十小兩六錢變價男女衣裘一萬七千四十一件共估價銀六千二百五兩零七分　變價扇柄二百八十四柄共估價銀八兩六錢四分　變價銅錫器二項共姑價銀

二百七十九兩五錢五分　變價螺鈿石牀六百四十張共估價銀二千一百二十七兩八錢五分　變價帳幔被褥共二萬二千四百二十七件雙副共估價銀二千二百四十八兩二錢　轎三十五乘共銀一千七十兩　卓椅廚櫃七千四百二十四件共銀一千四百五兩　盤盒家伙九萬四千九百二十六件把雙　毛氊膠藤通估銀一千二百三十五兩九錢五分　樂器神龕共四百二十零件估銀二十兩八錢四分　兵器三百四十一件　變價第宅房屋共六千七百四間所共價銀八萬六千三百五十兩　變

價田地山塘約三萬餘畝共價銀四萬四千四百九十三兩四錢六分七釐二毫　變價船板稍穀馬牛等畜共銀二千七百八十七兩六錢八分　通計淨銀并器皿首飾與變賣寄借銀二百三十四萬二千七百三十一兩七錢七分七釐二毫　續追金七十四兩七錢九分　續追銀一萬三千九百兩八錢九分二釐　續追金玉器物共二百一十三件副　又硃砂八十兩　檀速香二百八十四根　中替牙牌一面　續追變價物件共估銀八百四十四兩四錢四分　連淨銀銀器共一萬六千五百一十六兩二釐連先報通共銀二百三十五萬九千二百四十七兩七錢七分九釐二毫

又直隸巡按御史孫丕揚抄沒嚴嵩北京家產

五綵金龍羅段等一千六百七十九匹　金四百八十三兩二錢　金珠寶首飾六百五十件重六百三十四兩　金廂瑪瑙象牙金玉寶帶四十七條　銀一萬二千六百五兩　珍珠寶石二十四兩五錢　玉石犀角珊瑚象牙器皿三百三十斤　降真等香一千五百三十斤　牙笏三十七根　牙牌三面　牙筯四百三十一雙　圖書古畫三千六百五部軸

織金粧花衣服翠物二百一十三箱　房屋共一千七百餘間所內有雕刻香十間　金絲銅錫器皿共五千五百餘件　地一百五十餘所畝　寄出銀三千八百餘兩

傳聞二處所抄不過十四五蓋行賂于權要者十二三寄頓于親戚者十三四鄢埸久營兎窟多術安能根連株拔風埽霆滅如我　高皇帝籍沒胡藍二黨時亦其籍中龍卵猫睛諸奇貨皆得之仇鸞海上將領并賊汪直求和易者越王宮殿圖乃仁和丁氏物會寧圖乃錢塘洪氏物皆總督胡公以數百金轉

易者清明上河圖乃蘇州陸氏物以千二百金購之纔得之贋本卒破數十家其禍皆成于王彪湯九張四輩可謂尤物害民也嵩娍生辰總督諸公皆以紫金鑄為文字綴以錦綺以珍珠為瓔珞以珊瑚為闌杆雜以寶石襲以香藥綢羅圍繞綵繡燦爛眩目駭人以供一時之翫以悅奸臣之心罪不容誅矣又聞有八寶溺器金絲幃帳及違禁諸異具先已毀滅而嵩當斥逐時身負奇珍狼倉道路為人搜奪卒至乞食殞軀世蕃又縱姬妾宣婬以繁蔭襲飾美人隊伍以代摴蒱其孫嚴紹庚嚴鵠等嘗對人言一年儘費

二萬金尚苦多蔵無可用處于是競相窮奢極慾鬼殛神號而禍敗立至矣所恨者不父子祖孫駢斬藁街以為天下後世快耳論者又曰若并其壻婦之家及鄢懋卿諸黨而盡發之則所得又當百十此也足國裕边斯亦良策又何必丈量驅土加賦困民也哉

鄢懋卿

鄢懋卿者江西豐城人嘉靖辛丑進士賊嵩義子也又結昏因之好嵩之爪牙羽翼固未易屈指數而陰謀盜行則皆懋卿助之科道論劾自知難容而貪盜之心尚未厭足于是乞為好差以圖歸討乃以都御史經理東南塩課商務聲勢赫炎藉記所未有者每歷淮揚諸大鎮則餽索不下二三百萬金風力所加甚于詔旨及至吾杭則三司望塵而讋懾府縣問風而奔走如點選婦女以充內人八轎之夫役多至百名置造金銀湯鼓罷皿以充筵席之供亦費千百兩猛如倭冦室家驚皇山岳震搖又受竈户贓私六萬為老奏乞分外優免田丁貽害平民萬死有餘辜矣嗚呼冰山一傾今不知所積竟何如邪

陶世恩

陶世恩湖廣黄岡人其父仲文以倉大使嘗刑假符

籙進用官至禮部尚書恭誠伯世恩以恩亦至尚寶少卿傳習偽書招聚奸黨妄造方藥希圖寵榮乃進小洎等丹而陶倣者其從子也則進九白及兠肚香袍劉文彬進經驗仙丹陝西鄠人王金先以獻五色龜芝得倖亦進百花等酒令人飲之能使丹田即刻火發三原申世文進丹名曰天水生元至于武當山道士太康高守中進三元等丹皆用麝香附子諸熱毒之劑假以延年羽化為名其實皆房中術耳未幾駕崩隆慶初伏誅嗚呼此輩妖人惑君不足深責當時師保諸公豈不與聞邪漠然付之不知坐視君父

之阽危而不諫救尚自鳴曰賢相便當愧死矣

馬祖師

嘉靖三十四年秋杭人訛傳馬祖師至云能入人家迷惑人至死變幻飛走異形多能爲蝴蝶人禦之則刀杖反傷其人或害及家人妻子于是晝夜鳴金鼜鼓喊聲趕逐無分鄉市人不聊生不知所爲皆相傳書符貼于門戶雖深山窮谷皆然也蓋此言起于蘇常乃妖人馬道士幻術惑衆將爲不軌而特盛于湖州特余在金陵至蘇州則巡按御史尚維持出榜諭衆擒其姦徒正法訛言者枷號以安民心而馬道士

卒遁去余方抵家則吾鄉哄然矣惟湖州士民崇信雖仕宦大夫顯顯有名者亦受其愚云以盆水照影則[illegible]賊過別或有影帶貂璫幞頭紗帽撘鞶諸色種種奇怪者亦有帶平天冠如帝王像者彼即署名簿籍預定官爵大小高下大率如所見之影羣居烏程雲霧山中乃三十六年秋也約九月十四日舉事倡亂以白巾爲號先二日有鄔彩者發其謀于主簿田木渭白于知縣蔣弘德合謀緝捕賊首蔣鵬蔣湖越城逸去集于烏鎮燓林燒刼民舍地方被害十六日總制胡宗憲檄知府李敏德委千戶蔡懋恩李鉞督兵擒之亦放火殺害無辜數百人而馬道士終不獲搜得花名簿三五冊中多士大夫皆與胡公厚善者因焚其籍不治然而小民疑畏逃竄者多矣遺弃家產田地反爲漏名士夫所得如籍沒者然甚獲厚利此又可笑也使再遲數月則禍變綿延有大可憂者白蓮教之禍可不嚴禁之邪寧波志載三十七年春馬道人能翦紙爲兵念呪即能布障夜入人家男婦睡時多爲所壓不能醒雖醒氣猶索索不蘇有因而死者書符作飩饉䬳䬳四字雖邊海州縣無不至後遇廣西人云亦被其擾也

李良雨

隆慶二年五月陝西民李良雨本男子無恙忽變爲婦人與同夥一人合爲夫婦其弟李良雲報官奏聞此陰盛陽衰之妖也因考建安七年越嶲男子化爲女子占主易代余作詩云日不可爲月山不可爲川如何天與地顛倒如轉圜山西古出將剛氣今不全乃有彼丈夫而化爲嬋娟姓李名良雨草衣雨露偏木性失曲直剋土不生烟同火自匹配嗣續恐弗延茲訝陽從陰陰疑易陽權造化豈小兒變幻等滄田丈夫不雄飛雌伏亦自便把酒發浩歎不飲空潸然終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六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懋[illegible]校

混古始天易

昔者四聖人之作易也時更三古道成三天者也是故包犧氏爲上古先天之易

繫辭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又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又云古之葬者又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伏羲重卦六十四卦之名具矣又命子襄爲飛龍氏造爲六書至于黃帝時蒼頡

從而衍之耳于今升于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乃曰伏羲之易小成爲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爲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爲後天何也

文王爲中古後天之易而周公因之子之于父繼志述事當然也

繫辭曰其衰世之意邪又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又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不曰中天而曰後天者仲尼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是也

至于孔子則爲下古終天之易矣仲尼五十學易三絕韋編集三聖之大成贊十翼之奧旨春秋之世維下矣謂非終天地之功而大明周易之道者乎

作易之有憂患者不獨西伯之困羑里也周公有東都之居孔子有陳蔡之厄豈危者使平之道固如是邪十翼者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繫辭上下文言也說卦雜卦序卦也凡十傳周易者夏曰連山夏正建寅爲人統艮寅位也故連山首艮商曰歸藏商正建丑爲地統坤地也故歸藏首坤周曰周易周正建子爲天統乾天也故周易首乾或曰神農曰連山氏故連山爲炎帝之易所謂中成也黃

帝曰歸藏氏故歸藏爲軒轅之易所謂大成也若然則伏羲畫一奇以象乾畫一偶以象坤則首乾坤者本太昊氏之易而周用之者也蓋岐周地名因地以名代因代以名易猶曰周書周禮也鄭玄乃曰周道周普無所不備故名周易豈其然乎

然天无終盡之理易有相生之機窮上反下剝之所以必復也衰往盛來損之所以必益也造化之妙曾有終而不始者哉

繫辭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又曰生生之謂易至于善言終始之義者莫辨乎易矣乾之萬物資始

大明終始始而亨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坤之元成而代有終也者物之始生也泰之物不可以終通否之物不可以終否謙之君子有終蠱之終則有始剝之物不可以終盡大過之物不可以終遯遯之物不可以終遯壯之物不可以終壯蹇之物不可以終難損益盛衰之始也震之物不可以終動艮之物不可以終止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歸妹女之終也巽之无初有終渙之物不可以終離既濟之初吉終亂未濟不續終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易之爲書

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懼以終始此之謂易之道也

于是合三古而爲混古之元還終天而爲始天之化此元極之易所由以再造者也田子曰其惟始天乎我知者其惟始天乎我從者

余嘗撰周易三明集十卷蓋欲上明乎天道下明乎地理中明乎人事類乾坤之彖象附諸卦之文言正繫辭之錯簡訂本義之疑缺復河洛之元圖考三易之異典證古今之筮法廣易外之別傳庶幾成一家之言乃所以明易非敢以擬易也若夫圖象之學則其大綱也故列之爲首篇云

元極圖

元極圖

元極者混沌真純絪緼固結有精而无色有氣而无形乃一團元神之極而造化未兆之胎也非超元極而獨立者孰能見之也哉孔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老子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

莊子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又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其斯之謂與

或曰吾子論易而有取于老莊何也曰先儒不云乎老子得易之體而无極之說實自逍遙生太極之先之意發之嗚呼道不可與拘曲談也

元本作亓从二从人二者兩儀之象也人者以奇偶二畫並其首分其足所以參天地而首出乎庶物者也實三極之祖也

元之爲義乾坤屯訟比履泰大有隨蠱臨无妄大

爲離睽損益升井革鼎渙之封爻莫不具之或曰元亨利貞或曰元亨或曰元永貞或曰元夫或曰元吉朱子注曰元大也則元吉何以別作大吉元亨何以別作大亨乎如以大哉乾元作大哉乾大可乎盖元之不可以訓大猶大之不可以爲元也

極本作𣚃从木从人从口从又手木者屋脊之棟高及甚也亟者諧聲人以口謀手執趨事之意故曰敏疾也急也天體至高物莫與並其色青赤相間曰紫極北辰在天之中以正四時爲天樞曰北極老人一星以均二分曰南極此在天成象者不外乎極也東

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鉛北至祝栗曰四極合上下四方曰六極總四正四隅之畫處曰八極帝王所居之都曰四方之極此在地成形者不外乎極也書曰惟皇作極皇建其有極禮曰以爲民極傳曰天子建中和之極此在人成德者亦不外乎極也周子厚乃以無極言之夫既謂之極則不可以言无既謂之无則不可以言極有而不可見遂名之曰无无而不終无遂生乎有此則始天之元也

極之爲義卦爻亦具言之乾上九之與時偕極節九二之失時極未濟初六之亦不知極繫辭所謂三極之道極數知來極深研幾極天下之賾是也

靈極圖

靈極者混淪初竅樞紐乍萌匪鑿而自通如丸之有孔乃一點靈光之極而造化欲啟之實也非潛靈極而首居者孰能知之也哉孔子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老子曰常无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竅其斯之謂與

龜者甲蟲之長五靈之一也氣足故不食神全故壽蔽天地孔子嘗曰龍食于清游于清龜食于清游于濁魚食于濁游于清丘上不爲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龜與舍爾靈龜盖傷之也伯陽之所謂妙者即无名天地之始竅者即有名萬物之毋无欲其靈𢒞乎有欲其朶頤乎玄牝其衆妙之門乎

靈本作靈从王从雨㗊聲需雨自天何其靈也王者以王事神靈何其誠也心虛則靈故靈極之中象之今靈从巫盖後世邪主以巫事神故去玉從巫非

也此神之所以不格而不靈也今反古从王

太極圖

太極圖

太極者靈極之漸闢而漸虛者也洞然朗然不淆不蔚其元極本來之全體乎孔子曰易有太極是也

晉顧榮有云太極者混沌之時矇昧未分紀瞻則曰其理極盡無復外形後之論者莫能尚矣

太本作亣从一从人从二上之一即陽之竒也下之二即陰之偶也其中以竒偶之畫合而改之即人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也然而人之首必出于陽之上而包乎陰者所謂參天兩地而成位乎其中也三才之理具是矣立人之道其可已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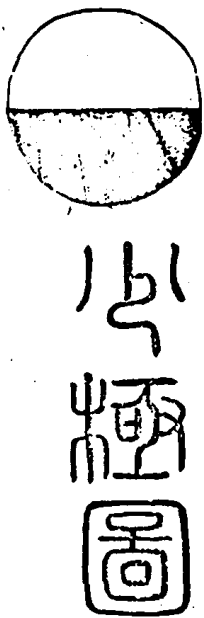
動靜圖

易動含靜

動靜者太極之初雖含陰陽未分動靜至此凝者漸融形者漸運陽動而上動中有陰陰靜而下靜中有陽矣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殆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乎蓋陰陽當以上下分而不當以左右列動靜當以生中含而不當以極後復此則千古不宜之秘也玄黄由之而判男女由之而成非有顛倒造化之妙轉移乾坤之力者其孰能正周子未正之極也哉

或曰周子之圖既以黒白分陰陽則其中不必更作一小白圈矣吾子仍之何也曰此即靈極本來

之真體也衆人固不識耳知靈極之妙者其知太極之全乎動从力从重陽之力重而能運也靜从青爭聲爭引也青東方少陽之色陰至此而不見故靜也陽本作昜日出地上昜氣舒勿之象陰本作侌今聲也云象氣見別作陰陽今通用之

少極圖

少極圖

少極者陽既動而輕清者皆上浮陰既靜而重濁者皆下沈則天日升而高地日降而卑而天地于焉有象矣由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林林總總焉莫不充塞于兩閒也孔子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其斯之謂與是故太極猶祖也少極猶宗也乾猶父坤猶母也六子猶弟兄也六十四卦猶子也三百八十四爻猶孫也生生之易固如是乎

或曰既有太極而復有少極者何也曰太即老也猶四象之有太陽太陰也老陽老陰不能復生故必得少陽少陰者而後能成生育之功焉此少極

之不可已也其斯爲三才之朕乎

少本作𡭔一奇立于其中二偶分于左右而陽氣屈曲于其下尚小而未申微而未盛故謂之少也老之反也圖从啚从口啚音鄙口即圍字画形也古作圂

三才圖

乃爲萬物之靈象臂脛之形也又作𠂊元之从儿即此也今作人易有聖人賢人武人匪人以德言也大人小人以位言也

三才者天地人之全體也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而大人者得二氣之精立兩儀之極而首出乎其中矣所謂參天兩地之道也孔子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所謂三才統體一太極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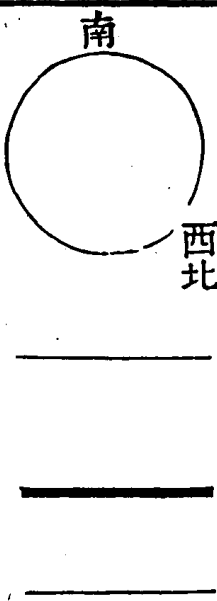
今夫易有聖人有大君而獨有取于大人者尊乾也乾之二五君臣之極也大从一从人一人曰大老子所謂天大地大道大人大是也大人之在諸

卦者訟否二五離蹇之上萃困革五巽皆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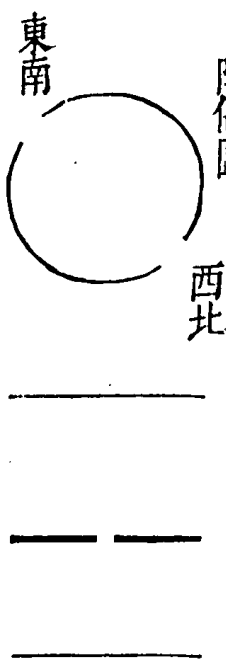
三者以偶之二疊于奇一之上其數三實三才之道也才本作𡯁木幹也木冒地而生東方之行去其枝根則爲才所以象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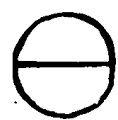
陽奇圖

南

西北

陽奇者包羲氏仰觀俯察之餘見天之不滿于西北

也故將太極之全體斷其西北而申之使直焉則爲一而横陳矣于是畫一畫以象之其数奇故謂之奇陽之所以一而實也而天運之左旋四氣之順布莫不自天門之闢而出之矣彼聖人者豈徒直爲单畫而已哉

陰偶圖

陰偶者包羲氏又有見于地之不滿于東南也復將太極之全體斷其東南而析之使兩焉則爲一而並列矣于是畫一畫以象之其数偶故謂之偶陰之所以二而虚也而寒暑之平分山河之兩戒莫不自地戶之闢而見之矣作易者豈創爲二畫而無所本與

太陽圖

太陽者日也日从〇从一〇者太極之全一者陽奇之數以一而横亘于〇中其精實而不虧故日爲太陽之象也通論所謂天無二日故于文〇一爲日是也

太陰圖

太陰者月也月从冂从二冂者太極之闕二者陰偶之數以二而並列于冂中其精虚而不盈故月爲太陰之象也毛氏所謂月上有闕中二畫不連右是也

象明圖

象明者因日月之象而合之以成明所以作易之原也孔子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是也況離東坎西又本于包羲氏先天之方位乎

易象圖

易象者因日月之象而合之以成易所以爲易之義

也孔子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日月運行一寒一
暑陰陽之義配日月是也故鄭厚亦云易從日从月
天下之理一奇一偶盡矣陸秉云易字篆文日下从
月取日月交配而成也蓋日東月西則爲明日上月
下則爲易特一旋轉運用之間耳況離南坎北又合
于文王後天之方位乎故曰天地自然之易也
朱子曰易書名也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雖
然予竊聞之一名而含三義者易之謂乎以交代
而名則曰易所謂生生是也以常體而名則曰不
易所謂定位是也以改革而名則曰變易所謂不

居是也蓋易本夷益切其音如亦而乾鑿度乃云
易者其德也變易者其氣也不易者其位也于是
鄭康成主之遂以易爲易簡之義作爲難易之音
嗚呼是誠鑿之甚矣

易

易本从日月又借爲蜥蜴之易守宮蘆蝘在水曰蜴
龍子蚚形能致雨雹无恒色一日十二變故爲易也

卦

卦从圭卜圭瑞玉上圜象天下方象地六十四黍亦
爲一圭卦之數也又文采淳爲一圭即物相雜故曰
文也卜灼剥龜也象炙龜之形從橫之兆周禮疏卜
赴也赴來者之心也孔穎達則曰卦者掛也掛之于
壁縣物之杙也夫卦无形何可掛也予謂卜用奇偶
各一其畫奇立爲身偶貫爲耳兩圭則絜也秉圭絜
以卜極其誠矣圭從重土者非是
周禮曰經卦皆八其六皆六十四六古別字重八也
重八則八八六十四之數也或直二畫作八所以分
別異形于八也
占卜法曰內卦爲貞朝卜用之外卦爲悔夕卜用之
入門曰內夕卜曰外或曰內卦主內外卦主外

爻

爻者交也囟之交疏也囟孔六十有四六囟凡三百
八十四目爻之數也余謂爻从二乂有變動交錯之
象孔子曰參伍以變是也

彖

彖者修豪之獸彖類也豕頭銳而上見故彖居卦爻
之首豕走斷然不疑故彖能決斷一卦之體或曰彖
名茅犀形小獨角善知吉凶故曰猪神出于南荒

象

象南粤巨獸命在于鼻以鼻取物而食如天之以氣

致用也猶感雷而文生即天之感氣而文自生也人皆罕見故想像其形而曰象 所謂肖象是也

數

一即奇也環之復爲太極矣 二者即偶之疊也 三合一奇二偶而參之者也 四本二偶重之而成三今作四口圜象天即太極之形八即偶之折也 五本作乂以奇偶兩画交午以定四方中央之位也 六三小篆加上下二画作㐅以象天地數之中也 六三偶也老陰之數 七从四奇一画爲五衺縱爲二少陽之數也 八从重四以丿而記四也少陰之數

九从五奇老陽之數也九者究也屈曲究盡之形也 陽數終于九陰數終于十 十从五偶以乂而正之從衡各當乂數象布籌計數之形此河洛中五從橫十五之全數也 上今作上以奇之一立于偶二之上象陽氣之上升天之尊也 丅今作下以奇之一而楗于偶二之下象陰氣之下降地之卑也 中者从〇从丨以奇之一而直竪于太極之中不偏不倚无過不及故謂之中 正本䠶的四尺曰正象形也从一止者足之一止必當端方故謂之正也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六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七

錢塘田藝蘅子秇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非夫過言

古人有言君子居是都不非其大夫夫所大于夫者以其道大德大而業大如孟子所謂大丈夫是也夫既大矣而君子是之也固宜乃今或不然不大其道大其勢不大其德大其財不大其業大其弊雖謂之小夫可也則吾之非之也亦宜是故非文事所以是經也非武備所以是緯也非民風所以是本也皆即

吾之所居所見而非之者也若夫其大者則吾嘗是之矣苟能因吾之所非者而自非其非則吾亦將因其是者而復是其是矣芻談蕘議或在上者之藥箴石諫也與

非文事

國家用人率重科舉而科舉取士率重文章科舉制也不可易也文章華也不可核也又況文之未必盡章矣乎試即其所舉者而考其實則言行未必其相符而德業未必其相副也盖是者恒十三而非者恒十七矣或有白頭之老叟亦有黃口之小兒竊者

以財而發身貴者挾勢以膺薦目不知書惟習括帖身不居業惟事鑽求主司以是而信其才銓曹以是而陞其遷嗚呼科舉如此况于昏耄之貢途乎又况于卑賤之吏役乎吾見天下之事日敝矣善爲治者盍亦反其本耶

國朝經義取士即往代之詞賦也五經四書聖學之本敎爲時義體制亦佳第流習漸靡淫泆自恣殆與詞賦不殊盖洪武永樂之間渾厚純朴直而不俚宣德巳後體格卑弱風骨斬然弘治正德浸淫復振逮乎嘉靖局面忽更纖縟者麗而不雅棘鉤者怪而不

典瀆漫者濫而不裁嘗觀弘治間一二程文詞理明暢即後學可式也當是時李公東陽程公敏政王公鏊皆以博雅爲時宗而錢與謙顧士亷輩又以雋才唾手高第是以青衿之士咸取則焉自薛侃呂言欲以論孟古義爲式場屋而大學士張孚敬深以爲然又復奏遣京官出主省試少年初學競爲奇妖無所顧憚文體頓襲反可慨也先大夫兩督學政首以正文體爲務敦實學爲教在廣東則名其堂曰崇正在福建則名其堂曰養正規復舊制人文煥然改觀所有興革條約布諸學政集者至明且悉也惜乎一倡十咻而時態復變耳豈氣運之使然也哉

時義之奇怪者莫過于嘉靖十年之後有士子作孔子聖之時者一題其破承云聖易也夫易時也以時語聖神哉此殆以題釋義非以義釋題也與西崑之體何異而督學方爲首舉不亦駭哉

南海陳獻章當成化初會試雖負重名躁于趨進亦投時好競出覩奇作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一題其破云物各有其等聖人等其等考官戲批其傍云若要中進士還須等一等傳者莫不絶倒使在今時更屬平易矣余編修璐嘗有詩云何處歌淅調

旖旋故不辭翦花金瑣瑣鬪葉玉紛紛巧學空中錦輕翻水上雲自慚心太拙到此不能文其言頗切纖縟之病豈特時義爲然哉古作亦有然者矣

括帖之說總屬時套舉子習熟取便于場屋耳先朝陸釴諸公號稱名家至如作易經時文亦有套數凡遇大吉无不利之類則云昏媾獲標梅之吉涉川膺舟楫之任行師有三錫之寵聽訟得金矢之利如此文法不一而足初不論其爲何卦何爻也亦可醜矣又如錦囊集一書人所罕覩得其片紙隻字不啻大貝南金率以厚賂購至抄録七篇偶湊便可命中子

孫秘藏以爲世寶其未得第也則名之曰撞太歲其既得第也則號之曰敲門磚嗚呼祖宗立法惟此爲進賢選能之具而顧使人苟且輕忽之若此不大爲聖世之一玷哉嗣後刻本日多套子日盛甚至于仁義忠孝之類各集美語編爲數聯遇題直書唾手發解三尺童子真才實學不知果安在哉

文章賈禍不惟古人詩詞爲然雖我朝時義亦有自罹其災者當　大祖時臣子往往以光字則字之類觸諱抵戮至于　世宗之時亦有以程式獲罪者如山東試録以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之文結用作聰

明亂舊章等語　皇上震怒以爲誹謗而御史逮捕卒斃杖下其後又有斥罷試官者有停止會舉者于是監臨官慮犯忌諱必擇好題過爲遜迎甚至斷章取義不成文理及試録呈進必用千金買求權要矣浙闈近以大本堂作表題試録已進有人語以此題乃懿文太子時事恐犯忌諱不宜御史驚懼欲死數千金厚賂閣下而息又一科出優恤軍屬判語誤作軍士試録已發差人飛騎追至半途而易之亦費千金又有以幅員作幅幀者真不學無術者也

學士罕能通貫皆指別經爲客經素未曾句讀誤出題目一暫學命易題云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不知故字本屬上文一場喧異又一暫學命詩題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有生員不知其義乃出而語人曰聖經中如何亦有西方菩薩之說非觀世音不能當也此生巨富不久即中舉真優人搬戲文也

楊公用修嘗恨舉業之陋有曰士罕通經諱名苟進徒事末節五經諸子則割取碎語謂之蠡測諸史抄節碎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不通涉經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爲唐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人析爲二人二事合爲一事者余曾見

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歷志先其筭命作先筭其命者近日書坊刻布士子珍爲秘寶轉相差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宋人自尊其宋曰本朝家法與三代同過前代者五事今人亦云本朝家法與三代同宋人云漢有七制唐有三宗本朝有四聖成化中有殿試策襲用本朝及四聖字稱前代爲本朝稱前君爲四聖與三家村中學生稱人父爲家父何異而人莫之非也已無特見一一隨人之聲而和之譬之應聲虫焉此言切中時俗尊信宋人之大病故余嘗曰今之學者宋儒

之忠臣孔門之亂賊也
近時俗學皆尚三蘇文字不復知有唐文矣況秦漢乎故不拘大小試卷主司大率批曰宛然蘇子口氣或曰深得蘇氏家法即中式矣有一士子素不喜眉山文集者乃笑曰衆人皆有蘇子倚靠偏我獨無蘇子可使喚耶于是論策中嘗引證曰蘇子有言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虜有事于民也又云蘇子嘗曰良醫不能救無命彊梁不能與天爭仲尼棲棲墨子皇皇憂人之甚也又云此蘇氏所謂察微慮深慎在未形者也亦漫然批其旁曰此子固嘗留心于

三蘇者但求純熟耳此生見而大笑作詩嘲之云曾見東坡面目無試官驚得震蘇蘇分明指與平川路十箇佳人兩丈夫一時傳誦以爲笑柄殊不知始之蘇子乃史記之蘇秦也繼之蘇子乃漢書蘇竟也終之蘇氏乃竇滔之妻蘇蕙也今不論秦漢不分男女一槩以老泉東坡頴濱當之不亦鄙陋之甚哉嗚呼誠可謂子誠齊人也已
纂修　世宗肅皇帝實録一應合行事宜俱自正德十六年四月起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止挨序年月分別事類務要考覈詳明收録公當編類造冊送史館以備采擇云云隆慶元年五月十三日奉旨
一郡縣境內之人曾授內外文武官職有功績顯著者及丘園之士曾遇優奬者今雖亡歿應有行狀神道碑墓志壙志等文及曾有所上章奏之類抄録類進以憑去取不許將庸常之人狗情虛飾妄報　一凡境內孝子順孫忠臣烈士義夫節婦曾經旌表及奉　旨褒譽者詳悉開報　一各處遞年行過事件有干係纂修可爲勸懲者今開去條件雖不盡載皆須逐一點檢具報余蒙　提學道劄付云學有家傳文兵紀事其論本道合令前來協同整理庶有裨于

大典當無負厥初心也
因考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欽奉　勑諭纂修孝宗敬皇帝實録　一文武官員不問職之大小云云謹按今無大小二字以致卑職下僚雖有功績不得入録深可惜也況文非進士武非開府皆不得與與史漢之例不合　一山林德行之士曾經奬諭謹按今奉　旨奬諭者能幾何哉抱道丘園遺名竹素者多矣　一舊無壙志盖有墓志不須重出也大率子孫不才遺失志傳僞作詭名假托貴顯甚可嗤鄙又或摭入些ゝ微功績附會影響以求合式尤欺罔也

而慕者或節其繁文且因無銘字之語乃棄而不録又可笑矣殊不知古人奇事多于銘中見之　一章奏有傷見在權貴者亦不敢録　子孫貧弱不能自致者多不得録所著文集皆不進呈亦不足以備史官采録當詳之

非武備

古之武事出于一今之武事出于二古者相即將也民即兵也後世文武分而將相異任兵農分而軍民異籍于是天下事如血脉之不通肩臂之相使無恠其聯屬之甚難矣況衛所有司之不相統攝錢粮刑

名之谷爲總理變起于倉卒之際而取辦于行移之間此虛文之所以日煩而實效之所以難責也

軍伍之中往往有習舉子業致身科第爲時名相者未必學校民家子無深解跋鈐素閑觳騎不能爲名將者也顧作養任用之術何如耳

將不久任無以服兵心兵不久練無以諳敵勢兵心服然後可以得其死力敵勢諳然後可以幾其成功乃今纔得一良將本善于陸也而忽移之于水本善于南也而忽調之于北地利既已不諳士卒又無固志及其僨事則一旦以文墨繩之嗚呼如是而謂之善將將吾見其以國與敵也矣

國家養軍優渥本所以衛民也今則慮軍士之陣亡而律法太重也乃反毆民以衛軍因巧立爲之名色焉曰民壯曰勇士曰募兵曰鄉兵甚至此之不足又招及僧兵借及土兵張皇狼狽真可耻也軍民既雜紀律難齊反害地方元氣頓索時人爲之語曰寧可倭子下顧不願官軍救護又曰官兵來猶自可土兵來苦殺我又使南北多事則將何所借兵也哉

數十年以來海上元戎如俞公戚公劉公盧公輩不惟智勇過人抑且紀律嚴明今皆爲名將矣如羅知

縣以功而陞僉事胡典史以功而陞通判皆起于舉人吏員者惜乎拘于資格束于文法不得竟其材以致大用耳任人如此欲望天下之久安長治也得乎故曰時事之敗由書生也

團練鄉兵在沿海已有成效蓋大族之力既能率人而久亂之鄉又皆固志加以守廵之協助府縣之專督是以其勢易行其民易集在內地則大不相侔矣漫然曰團練鄉兵何可得哉故必得望重一邑才攝萬夫恩威兼者之家信義素孚之人而後可與談鄉兵也

嘉靖三十六年督練鄉兵事宜提督軍門牌二面
琥窑鎮係餘杭緊關隘口仰知縣吳應徵分撥鄉義兵二千名協同本地鄉兵併力防守毋致流賊西突悉聽生員田藝蘅操練調遣如違呈送治以軍法此右僉都御史阮公事也公諱鶚桐城人

甲寅年余客遊湖州適海寇逼近姑蘇而兵勢甚弱人無固志府知縣張公晃在烏程謂余曰兵不足用柰何余曰人人皆兵也安得不足但患不精耳爲今之計團練召募皆緩不及事莫若任然悉點富貴家之僕隸以充行伍廢人力強壯器械精明艤櫓完備

可以應令齊集耳公欣然拍案起謝曰此策甚良吾不惜爲國任然也即以利害曉諭之不數日間兵食俱足矣自後王江涇之捷果得此兵之效乙卯年余嘗糾集義兵千人爲保障一方之計具約一十八策呈諸本府李公蒙給帖遵行之亦首載此事

邊方則有夷狄內地則有盜賊夷狄手足之疾盜賊心腹之患小賊不止必爲大盜大盜不止其禍尤甚于夷狄蓋夷狄之來去也有限盜賊之滋蔓也無窮今之當道以催科爲急務以安民爲末節以小賊爲不足治以強盜爲不足慮是武備之設豈專爲外國而官軍之養豈專爲亂世也哉愚則以爲三五家僉者當責之應捕民壯名擒而戶索君二三十人爲群放火殺人者便當責之衛所官軍根雄而彙拔之可也然有土賊有客賊今保甲之法或可以清其流惟族戚之令行庶可以絕其本平民之家一被強盜皆隱忍而不敢呈告蓋苦捕役之需索也慮官司之縱放也在獄則妄攀良善以潤牢吏發徒則逃回草竊以納月錢及成死獄則又姑息而不忍決或因審錄之冤或慮減刑之恤一賊未除全家反破諺云失賊遭官誠可痛哉陵夷疽潰之患所當深長思也

隆慶末鄉民夜獲一盜乃慣偷也送之里長里長懼而不受付之應捕應捕熟而不擒不得已送之縣丞丞鞫之曰汝何處人曰餘杭人丞曰餘杭人如何來我錢塘爲盜堂下隸胥聞之皆掩口而笑是賊但不嘗越境邪又將自已酒食勞之曰汝良苦矣且縱之使逃兩索其賄而罷或私語丞曰治賊何以如是丞笑曰此皆衣食父母也嗚呼此非巨盜之魁也哉時行保甲之政謠曰要民安先保官官養賊賊生翼

非民風

民之風上風之也故曰君子之德風上奢則下侈上

倹則下嗇上欲則下偷上仁則下敦龎上義則下正
直上苛且則下支吾今上之人大率以智術籠絡黔
黎耳或銳始以沽譽或守職以圖遷孰能誠心愛民
治國如家而為百年之計也哉往往稱能者亦先繭
絲而後保障緩撫字而急催科彼猛此寬朝令夕改
而民風日敝矣又何望于貪墨闒茸之鄙夫乎故必
上下不相回護甲第不相朋黨得一賢守令宜于民
風安乎土俗則久任以展其才雖居官以長子孫可
也不入京以登臺閣可也推之而守巡撫按皆然矣
見一不肖者則為之明正其罪速奪其職不事姑息

之舉焉吾見官箴自正吏弊自革盜賊自化百姓自
康而天下自治矣風豈在民也哉

百姓之病非病于天災也惟官邪之是病也水旱凶
荒適然之遇流移自食可以逃生惟官之邪則賄賂
公行是非不白利害莫恤控訴無門此民瘼之所以
日深而積薪之憂可為長歎息而痛哭流涕者也其
病有十曰官府剝削曰號令欺惑曰糧里不均曰鄉
宦詭寄曰竈戶冒免曰錢粮隱賍曰斗級守盤曰塩
捕詐害曰水利占塞曰風俗奢薄昔年民所大病者
惟耳房鋪陳座子館驛買辦諸役十九破家及南海

衛災龎公大肆振作痛革此弊其他亦十去八九惜
乎不得久任今復有萌孽之漸矣獨持風裁者豈無
其人哉龎公名尚鵬癸丑進士有大造于東南曾無
頌碑生祠此亦風俗薄惡之一端也

官箴易正吏弊難清故吏胥上下亦有十弊曰上堂
稟事曰棍徒充吏曰吏犯照會曰司府通連曰出巡
關節曰閣㓕卷宗曰積書把持曰那移錢粮曰仵作
詐害曰白役下鄉嘉靖四十四年龎公亦洗滌二三
惜乎有治法無治人耳

小民出賦稅以給公上有司徵常課以充國用此理

也分也今成熟之時則比較太嚴限期太促不過欲
完公事以衒能聲而已初不計天道之陰晴農工之
間暇否也凶歲則又隱災而不建白或減恩而不蠲
除一切催併大戶以圖集事寬縱小民以沽美名殊
不知凶荒貧富共之者也官府不免小民之一二而
大戶已免小民之四五矣又行勸借之巧令假賑濟
之虛文權貴之家既不敢犯乃獨于鄉村殷實良善
而侵削焉豈仁心仁政也哉

洪武二年詔戸部籍天下戸口置戸帖書各戸之鄉
貫丁口名歲以字號編為勘合用半印鈐記籍于部

佔給于民令有司斟酌比對有不同者問發充軍官隱瞞處斬又二十年浙江布政司進魚鱗圖冊先是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差役往往以田產詭寄親鄰佃僕謂之貼脚詭寄久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姦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上遣國子監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爲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糧長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次其事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彙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至是冊成乃上之嘉靖末年兩浙田土復行

丈量較成化之冊美惡頓異蓋古人法度精詳今時大率苟簡即吾杭論之莫善于海寧莫不善于錢塘而餘杭則曾不丈量含糊申報要皆無任事之人故耳許公天贈在戶部爲余言海寧之政始終條理真合魚鱗舊法至于錢塘則遷延七年而後成雖曰抑平猶爲不平也安得借許而重平吾杭也哉此久任之法所以當急也餘見出思集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七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八

錢塘田藝蘅子藝撰

倩徐懋昇子乘校

雙並文

𧊒（所巾切 衆也） 㚘（蒲早切 並行） 䀠（音拘 左右視） 屾（所因切 二山） 兟（子心切 銳意）

賏（於盈切 貝飾） 㫃（巨員切 左右視） 棘（昨遭切 从此） 䲆（似魚切 二魚） 斦（魚斤切 二斤也）

孖（亦作孳 雙生子） 兓（兟同） 效（音許 說也） 厸（鄰） 弜（音強 又弼）

㸚（衆巾切 多也） 丝（伊蚪切 微也） 蚰（占冤切 亦作蜎） 雔（市由切 二鳥） 欽（去斤切）

从（從） 㔾（从） 㒺（昆多 也） 吅（讙 通） 幵（五堅切 平也） 㹜（牛斤切 二犬吠）

珏（丁殘切） 㼌（弋土切 芳病） 㝔（宜） 多（多） 絲 竝 祘（蘇濱切 明視）

競（爭） 誩（上同） 沝（之水切 二水） 㵘（四 貴切） 赫（火色 盛）

兹（兹） 朋 玨（二玉 穀同） 㺵（音 紉） 𥜶 棘 顛 弱

从（二檢 入同） 弜（居 同） 𤴓（二 彼則 切） 風（可 降二 切） 㻎（而力切 到也）

秝（郎的切 稀疏） 覞（音 視 召） 㚘（皮 見 切） 巴（仕 轉 切） 巽（古 巽字）

誩（折 林） 巜（澮） 龖（龍 飛 龍） 虤（胡 大 切） 馬（走 六 切）

牪（半 件 切） 豩（火類 切） 皕（音 敝） 𦥑（戟） 𦥑 斧

丽（麗 比） 𦣻（溢） 𩱧（利 切） 𧦝（居 立 綺 切） 齒（丁 立 切）

艸（草） 竹 琵 𣏟（音 沝） 𣎵（音 沛） 𢍏（業） 𩰲

三並文

巛（坤） 巜（災） 𧫒（話） 驫（彪） 㗊（郎丁切） 𪓐（奔）

尃敷旭熠乩稽旹耆𠔏箕圅鳳瞶聯岜貞專事爭
寗竇緐綵綵鴦鳥䑋搜暘唐暮謨肞躬肢
顧屑嬛嬋嵤嵘蔺瀕頩頪鬆鬆摺捞抽㦗恅
乎平鐎焦囊䕺晨份彬厷肱酉子脜柔眉眉㸃
芬芬熏熏言亭亭庯庸亣其蟺單汖流嫢裹登寅
麤麁皰危棄兖乘辞辭尸夷伮奴飤飴嘪呪厌侯

上聲

昦昊㒳兩𣐾海涂飲斝楚𠷎醜王巨爽爽蔵勇仏偃
旅旅笵範㠫稟网兩図冈網澡藻杼楮畚本朵朶
杽杻劝砂箕筍筍㝱寢牵宰夗死攻撫它罔寚寶

留青日札 三十八卷 四

吧户瘠剪䖏腫遶遠冂昏肯徃往衏執餯餐飽
乃乃忈恐朋肘帬尹叉爪反反夳叟弅與唇吻胄胰
鄫偕日口煗暖㝯省犮手𡭔眼样鮮衟道礤報屮左
処妣㛐嬈孅美䪼頂㑥齒乱始丣酉丱卯齐齊䐉脖
粥煮鳰島垒壘㒵兒蜂蚌㕛使緢繭霓霰㦸黙衮表
係保荢芋蔐菌圁茵稆礈毋侮翆舞眄盼茶葽卤老
埡塢邪郅鄁黨䆿稗迟起敢敢俩仿綍紵貶賬迋往

去聲

丄上丅下袿社隊埊地不示睭氣㲋畏瞖晋荓併
淲淡淁濟㬻用𢻬侮㵄漢㴱泄灋法佱企佫備仩信

敎孝效教迈記羣亂匛廼兌弁偣价莾共坙坐厚厚
陘痊頭异異爲臭昜萬坃塤㓾鈎斷誓䚔副鉊脳丬兆
精備秠壞㢧弴彤录懸㖞喉嚾嗅亵裕吏衲厺才
坔至㞷蠹諺詑孕嗣匠楷晝書書曹乍乍㝃良
吏事賛貫㫚豊巽戴賜貨啚鄙㝬寶旦旦奭燼墅望
厡厚會岁會贾樊棟柄臚黨弃棄刨斷篠笠朱困
卭族皆替䭾壯豆正㢴彝拚戰㾞癢趆走猒厭邑甚
逓遞逡後遐退逡遂夋愛戞夏嚞及飤飼彖叙餮饍
飰飯餶昌愧愧䛸誕謸訊岦志忈想佮作詺話訔訓
悶思格觸㤂悟惏怖悹悟胷胸㪣勳㥯煛胃胃

留青日札 三十八卷 五

頪沜頟頌䏚眷昇具眘慎呩嗜㐱彥彭變㿝自額貌
嫞婚吆吝㚒要斤近是是蒉老泍泮庿廟㚁奏孚受

入聲

岳岳䨣雹峃窟炨燠戏奪㖄席𤝗獨㚇燊亦
畫㕁貰責秃秃𧯄鬻困固国國帀匝宊突𦵏育䔈薦
迨粒悳德刪刻㡭絕猤翼屰逆㨮掘洿污涖漆㓷列
鼎則囯曰踣仆坼拆佤夙㑀辟圤墣剛㓚剥㓨剔
戕獲䏍雜㳳溺敊捷賊賦益盡須髮㴤能啐嚽肊臆
悊哲㤓恰急急叓復㪿析㦪克家宗㧛宿𦗱盍㔾的
弻弼斷斷𢿱徹笞昔𥴦榭㯈託㜑嬉眣睫圓目靈靈

覎（䚗）淫（淫）殄（殄）考（及）叙（㓞）湏（汩）寔（寨）刌（學）杳（虐）

一字書有古有今有奇有俗古之與今猶可通也奇之與俗不可同也乃若村學究之徒但習千字文之業知有俗而不知有奇知有今而不知有古一遇奇書異畫則直鄙之曰此破體寫耳矴目鉗口赧顏愧心曾不可以句讀甚至于迷其宗旨但讀偏旁雖學士大夫亦不能免此病況可責于舉業之童子乎譬之古則夏殷商彝几席之所未覩至于瓦盆土甂則村莊婦女皆能識之又譬之奇則祥麟瑞鳳人世所罕有者若夫牛馬犬豕則雖三

尺童子亦能見而呼之何也以其熟于習也善乎昔人有言字如牛毛不識一腿又曰所不識者唯入駿圖中數字而已暇日因檢古款各以其類表而出之使兒輩旦夕經目庶不眩于夏殷商彝而可以辨祥麟瑞鳳焉耳

一字書肇于羲頡備于史籀約于李斯暴秦雖有八體之名而古意盡矣六經本皆古文自唐天寶三年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更作楷書以便習讀而俗體始雜之至于今時則魯魚陶陰字既差訛而聖（𡍮）體休書復尚簡矣久假不歸積習成俗誠

所謂獸蹄鳥跡之不若也可不求諸古邪

一周禮保氏以六書教國子人生八歲入小學誦其名而通其義十五入大學則又因其名義而盡格物致知之功焉漢制學僮十七巳上始試諷誦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輙舉劾之我　朝首重字書之學以華蒙古之習因釐正爲洪武正韻一書人文化成此其要也

一獨體爲文文者紋也日月山川依類放象字之所祖也合體爲字字者孳也形聲滋益巧意孔育文

之所生也筆于竹帛爲書書者如也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六書之全也在班孟堅則曰象形象事象意象聲假借轉注蓋言四者有物可見故以象言之若夫假借轉注則寄隱于四象之中而非別有其字也即易四象之義耳

一象形指事其文也日月象其形上下指其事是也會意諧聲其字也齒之從止旨之從匕諧其聲兩人爲从兩入爲㒳（从俗作㒳）會其意是也假借轉注其變也龜甲之甲假借爲天干之甲魚腸之乙假借爲天干之乙褒有四音齊有五音從敦賁皆有七

音盖有八音辟有十一音是轉注之極也文字既窮于是乎變而通之以神化宜民者也是故文最古字次之變又次之

一家大夫嘗作觀風之畧其間所述炎徼異文有云古人稱一統之盛曰書同文今嶺海之間尚多怪字盖夷俗之未殄者如廣人書無曰冇音耄謂與有相反也季子曰孻力來反子之盡也新會則曰屘極命反子之至尾者也巖峒曰凹亦龍反兩山之間也人之傴僂者亦曰凹順德謂石梗曰石硝盖取諸諧聲番禺從化謂地之寛平者曰罘音佩

則無所取義矣他如⿱大坐音穩大坐穩也⿱不高音矮不高故矮也亦作⿱不長不長亦矮也奀音勒勒瘦也⿱不食音齋齋故不食也⿱不生音終終則不生矣孬音蹶人不能舉足之稱仦音嫋小兒也㚢音大女之長者⿱石山音磡山石之巖窟也閂音櫼門之橫關也氽音迺人在水上也韻書作泅氼音魅人沒入水下也閄和緘反隱身忽出以驚人之聲也⿻毛口音鬍毛口也丼東敢反以石擊水之聲也如此之類雖偏傍畧有附會而義理淺陋皆所當禁革者也

一古字埶作蓺一作秇今作蓺而俗作藝古之衞通作衡而俗作衞又如芙蓉之爲夫容文之省也虙犧之爲宓羲又爲伏希亦作伏戲字之異也於戲之作嗚呼音之殊也又省作烏乎即此可以類推矣詳見石經周成難字唐元度九經字様諸書

通俗古音平聲

窓音聰今烟聰唐張祐詩鼻似烟窓耳似鐺　衆音中傍衆草名見爾雅易往得衆也乃得中也往有功也叶今佛書謂百姓曰衆生　弜音欺弓強而偏曰弜今物之傾側不調停者曰偏弜　何音而吳越春秋漁父歌日已夕兮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

寖急兮將柰何何嘆餘聲今吳音近之　磓音機磓也取其中有機關運轉之故今曆日有安碓磓乃二物也或作五對切而碓又作都對切兩音既相近而兩物又相混陸法言作魚衣切是也　依音挨以身相近曰依白樂天詩坐依桃葉妓自注云烏皆切　竵不正也俗作歪亦作華又作低　闖門斜開曰闖國語闖門而與之言　剴今鈍刀割物曰剴漢書注劘剴切也上來反　籸音莘除夕燒籸盆是也俗作松盆又作鬆　悶音門老子昏悶叶今俗音氣悶　散音三琴曲廣陵散元微之詩酒戶年年減山行漸

漸難欲終心爛熳轉覺與闌散　爨七丸切劉士明
動靜字音云炊曰爨平聲炊處曰爨去聲今添新簇
炭曰爨火　竄七丸切鼠入穴也今哄人爲惡曰攛
掇　黰史記黰然黑色亦作殷　毛音無後漢書飢
者毛食寒者裸跣馮衍集毛作無或古字通用也又
注毛草也　扇音擅束晳詩八風代扇與躍叶今使
人扇風曰扇一扇俗作搧　咽即咽字見山海經與
烟之爲煙同則茵堇堙烟禋裀皆可通也　鰯石鼓
文作鰯今作鯿然古稱嘉魚出于丙穴豈即鰯邪
儵音條今白儵魚　招音梟韓文招其君之過言揭

也今曰梟人過失　哨音消楊子匪伏匪堯禮義哨
哨今愶人多言不了曰哨哨　帞衣之接幅曰帞衣
挠曰帞絃　標音抛左傳長木之斃無不標也今禾
標死作去聲　耗音毛亦無也漢書靡有孑耗今四
川有此音　愁音曹楊雄畔牢愁今心中不快曰愺
慒　懊憹音麐猱傷痛聲古有懊憹歌如此音讀
家音哥雉朝飛操我獨何命兮未有家與和阿何叶
越人言家棄如哥棄　家又音居史記食無魚出無
車無以爲家叶又汙邪滿車叶稂稂滿家左傳而弃
其家叶高梁之虛寗戚白水詩浩浩者水育育者魚
未有室家而召我安居古語躓馬破車惡婦破家
家又音姑左傳虞箴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
司原敢告僕夫攻乎反與姑叶又大家叶在此是家
有三音也　牙今鄉音不作五加切而如牝胡切曰
牙𪗋詩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楊雄首
夷其牙或飫之徒　禽音虫易即鹿無虞以從禽也
君子舍之往吝窮也古者羽毛鱗介皆謂之虫今言
禽鳥尚呼曰虫鳥　桓音和漢書何所求死于桓東
少年埸注陳宋之間言桓聲如和今之和表即華表
也棺之華頭俗稱和頭亦當作桓　路音多拶幼行

曰路諺云將將路路上撞見哥哥亦有所本　差
音搓禮御者差沐注淅飯米取其瀋爲沐　兄音郎
漢書語曰雖有親父安知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不
爲狼今呼兄爲阿况又轉况爲平聲如荒　鼎音釘
漢書顯鼎貴如淳曰音釘言方且欲貴矣師古曰讀
如今字又莫說詩匡鼎來音如丁義丁當也言當貴
也　囹古文零　矜漢齡字　殑古勝字　夠音鉤
吳都賦又作去聲俗多曰夠少曰不夠　奄古菴字
𠙹音函漢蔣澄封𠙹亭侯今宜興縣有𠙹山字書不
收此字俗讀如嘔上聲　枏音鉗以木御馬口也左

傳柑馬而秣之今作秣稿字　玷音顛以手揣度物
曰玷俗稱玷斤播兩音作掂

上聲

竉音隴孔竉穴也　空音孔禮函人視其鑚空　衖
余隴切巷道也即今衚道俗作衕　嬉音喜李太白
詩瀺灂九折泚縈迴十餘里四月芰荷發越王日遊
嬉今越音尚然　庋閣藏食物也見禮記注　崽音
宰楚蜀呼子曰崽水經注蠻蜑卄女弱年崽子　圖
古滿字見樂緯動聲儀　吮漢書欶吮音忝　筧𥳽
竹取水今筠筧　殺𦫼上聲俗言忒殺北人曰殺大

屈詩注拜屈也今南方婦人拜曰屈音如起　㞓古
猛字　黲暗黑色曰黲黲　淊音琰水滿也唐詩淊
𪌭王母九霞觴俗本作蹈夫觴豈可足蹈者　眨音
斬俗轉眼間謂之眨眼

去聲

衕音洞俗作衕　龍音弄唐詩玄猿啼深龍楚越謂
竹樹深者爲龍　摝音弄搖也見周禮　雙色絳切
今子騈生曰雙生　出尺類切物自出則入聲使之
出則去聲　揎音意推手曰揖引手曰揎賤人拜貴
人揎　卌四十并也古廐字　索音素臬魚引古[illegible]

枯魚銜索幾何不蠹注古通而中庸素隱行怪注按
漢書當作索不知此字之妙也　婦音負古音否上
聲唐詩亦作去聲　作音做漢書金可作世可度
鬏古樹字　鎖音鍍以金塗物也　大音代易坎卦
四五上爻與際歲叶又涣與位害外叶　髮古文剃
字　黴音昧濡華曰黴說文音壓物中雨而青黑也
一作黣　殺音曬今樂府有元殺旁殺元人傳奇白
鶴子一殺耍孩兒一殺今有入煞曲調　[illegible]古晒
親相親平聲婚姻去聲今曰親家　諒音混順言詎
弄曰談今作譚　牽船纜曰牽又掛牽　耎俗作嫩

字隸作娛　這迎也音顔見儀禮注俗音至　幕音
漫錢背曰幕言漫無文也　𤅊古漫字　瘴山海經
翼望之山有獸焉服之已癉今黃疸病　圂豢同
穿音釧貫穿也　絤古線字　屵古戰字　縛周禮
注素沙今之白縛也　絃古絹字俗作弦非　嚼噍
同桓子新論古諺云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
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今北音猶然吳音則入
聲　踔音吊史記遼東踔遠俗作寫非說文作逴
繞纏也漢書繞出延岑軍後今言纏繞曰繞帳去聲
巧僞功同巧　拋即砲字漢書霹靂車曰拋車　[illegible]

古㬱字　跔古蹈字　介音个左傳不使一介行李
舍音郤又作㝍　光音桄漢書天下光光　㩳與譨
同禮樂志盛揖㩳之容　㹳音亮晒網于道路曰㹳
煬音向竈口炙火　搶北亮切又作搡今搒帆上風
曰使搶　蝗戶孟切今呼横虫　肉采去聲錢孔也
北人呼鳥獸之肉猶如此音　蜚文沸切借作飛

入聲

儵音倏儵然也　㲋古麴字　㝵古六畜字　阿音
屋古阿誰亦作兀誰　㬥與潑同自宽大呼俗言放
潑　㝈古實字　㾦音突不順也古文倒子字曰㐬

帚音伐舂米也　扣與掘同呂氏春秋無不亡之國
無不扣之墓　癹與發同　介音甲漢書甲胄之士
不拜　刹刺也佛書音刹梵言帝刹華言國土　突
音垤即凸　𦥑古周易若字　冏漢索　氷音逼氷
以氷物寒氣逼人也　㽞古邑字　雜音錯公羊傳
雜然助之史雜穜今㴵音錯種　襲音薩以衣周匝
覆之也今一襲作一撒　沺即涉字漢書　极古楫
字　壓俗作捻　㕯女洽切物低垂也　刺七迹切
孟子刺人而殺之又刺刺多言也古作㗊　卅音颯
三十并也今直爲三十字

家大夫觀風略又云兩廣之音雖難通曉然番禺南
海猶有可推潮惠雷廉之間無復清濁如南海謂父
曰爹音爺奢切南史湘東王人之爹音如舵則文同
而聲稍異耳亦曰爸母曰媽曰阿姐呼哥嫂先以亞
先之兒女行第亦曰亞猶吳下之言阿也遊樂曰則
劇朱子語類有之蓋閩廣所同者亦曰倦又曰僣欣
又曰料閉何如曰黙㮇指何處曰蓬蓬語人曰㪔地
無曰毛音如耄晉人有毳飯之戲言三物俱無故以
三毛爲毳移近曰埋呼兒曰仔其不檢者曰散仔斥
男女之賤者男曰獠蓋南海世家所稱憨獠者是也

女曰夫娘訴子弟之汰不曉事者曰大頭蝦陳獻章
常爲之說大略喻其虛張形狀而實不足啖此類皆
方言也他如以東爲凍以管爲官以人爲能以屋爲
竄以刀爲多以父爲苛以酒爲走此類皆方音也
音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如天音神田音陳明音
芒鼠音私心音公應音冲武音無下音虎馬音畝五
經皆然不可枚舉今時讀之未有不駭然者至于方
音則南北迥異如北人王爲裕綠爲慮國爲歸德爲
獃澤爲才之類皆非正音也偶標其著者云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八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九

錢塘田藝蘅子秇撰
倩徐懋升玄舉校

陽關三疊圖譜

送元二使安西　　王維

唐詩紀事作送客詩元姓二行也其名不見于史出使安西貞觀十四年平高昌置安西大都護府顯慶三年徙龜茲都督府後治西州東接焉耆西連疏勒南鄰吐蕃北拒突厥今安西城在陝西靜虜衛

王維字摩詰河東人居藍田輞川唐開元九年進士仕至尚書右丞有文集十卷又送不蒙都護歸安西云鳴笳瀚海曲按接陽關外送劉司直赴安西云絕域陽關道胡沙與塞塵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劉辰翁云更萬首絕句亦無復近古今第一矣

詩人玉屑云中央失粘而意不斷乃折腰體也

渭城秦咸陽孝公所都漢高帝名新城屬長安武帝名渭城唐都長安改京兆郡開元初改京兆府咸陽故城有三秦城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北三十里隋城在縣東北二十里唐城在渭水北杜郵館西蓋渭城因渭水而得名也渭河在府城北五十里出臨洮府渭源縣鳥鼠山西北谷東流經盩厔與平咸陽渭南至華陰界以入黃河

朝雨清晨之雨也浥潤也輕塵陌上浮埃所謂芳塵也客舍渭城邊之客館今旗亭旅邸也新一作春又柳色春一作楊柳春自漢肸凡東出函關必始于霸陵故送行者于此折柳以贈別李太白詞年年柳色霸陵傷別而霸陵橋因名銷魂橋右丞援霸陵折柳之事而致之渭城蓋唐時多事西域行役者旣渡渭水以西北向而抵渭城直趨玉門陽關故以出陽關爲言也右丞又云柳條踈客舍至如張籍詩客亭門外柳折盡向南枝孟郊詩離杯有淚飲別柳無枝春真可以銷魂矣更去聲更盡再盡也謂勸君更盡此酒他日西去出陽關之外已無故人欲求故人今日一杯之樂不可復得買至所謂今日送君須盡醉明朝相憶路漫漫

陽關漢燉煌龍勒之關也西域傳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北有大山中有河東則接漢阨以玉門陽關

西則限以葱嶺使于闐記甘州西始涉磧西北五百里至宿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入吐蕃界西至沙州南十里鳴沙山又東南十里三危山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

一統志陜西行都指揮使司玉門關在故瓜州西北一十八里而瓜州城在肅州城西五百二十六里古西戎地漢焞煌郡也陽關在廢壽昌縣西六里而壽昌縣在沙州城西南一百五十里漢龍勒縣地也玉門在龍勒之西陽關在玉門之南故名之曰陽而清波雜志乃云漢將陽與敗出此關因

以爲名則是不美之號矣敗軍之將叛國之臣烏足以章紀絶微哉

唐陽關在遼西去長安一萬里庾信詩萬里陽關路是也右丞送平判官詩不識陽關路新從定遠侯而蕭鳳使玉門關弟肅勸酒頻頻謂兄曰醉中庶分袂不悲即此

唐人送别率于渭城故岑參送楊子詩斗酒渭城邊壚頭耐醉眠而勸酒二字詩中多用之如杜子美云淚逐勸杯落愁連吹笛生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苦勸君皆情之真而辭之切也

漁溪藂話唐人尤用意小詩其命意與所叙述初不減長篇而促爲四句意工理盡高簡頓挫所以難耳如王摩詰云西出陽關無故人故行者爲可悲而勸酒者不得不飲陽關之詞不可不作

渭城曲

右丞此詩樂府集作渭城曲

劉禹錫初貶乃遷又忤宰相被黜十年再召還與歌者何戡詩曰二十餘年别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惟有何戡在更與慇懃唱渭城謝枋得云夢得怨舊府之零已者今無一存惟一妓獨在不勝情三字

極有味按此則右丞之詩在唐府已入歌曲矣

劉伯芻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早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壚興甚早一旦召之與語貧窘可憐因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餅以償之欣然持鏹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之聲謂其逝矣及呼乃至謂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計轉麄不暇唱渭城矣侍郎大笑曰吾思官徒亦然

王崇熈河送客入京詩渭城柳色已青青強駐行人聽渭城不問使車歸路遠且從尊酒滿杯傾

劉原父長安别蔡嬌詩珉筵銀燭徹宵明白玉佳人

唱渭城更盡一杯須起舞關河秋月不勝情蓋原父守長安時春官妓蔡嬌所謂添酥者也召還賦此

陽關曲

右丞此詩在唐時亦名爲陽關曲

白氏長慶集云最憶陽關唱真珠一串歌注云沈有記行善唱西出陽關無故人詞

歐陽永叔送沈侍制陝西都運有云知君材力多閑暇剩聽陽關辭後聲

曾茶山送伯宏父守天台有云莫作陽關墮淚聲冊丘勝事更君聽

陽關調

秦太虛云右丞此絶句近世又歌入小秦王更名陽關令叟調有曰小陽關又見大石調

冦平仲陽關引曰塞草烟光闊渭水波聲咽春朝雨霽輕塵歛征鞍發指青青楊柳又是輕攀折動黯然知有後會甚時節　更盡一杯酒歌一闋嘆人生最難歡聚易離別且莫辭沉醉聽唱陽關徹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

葉少藴上巳懐西湖醉蓬萊云問春風何事斷送繁紅便拚歸去牢落征途笑行人羈旅一曲陽關斷雲[illegible]詣微渭城朝雨欲寄離愁綠陰千囀黃鸝空語遥想湖邊浪搖空翠絃管風高亂花飛絮曲水流觴有山翁行處翠袖朱欄故人應也弄畫船烟浦會寫相思尊前爲我重翻新句

王晉卿燭影搖紅云香臉輕勻黛眉巧畫宮粧淺風流天付與精神全在嬌波轉早是縈心可慣更那堪頻頻顧盼幾回得見見了還休爭如不見　燭影搖紅夜闌飲散春宵短當時誰解唱陽關離恨天涯遠無奈雲收雨散凭欄干東風淚眼海棠開後燕子來時黃昏庭院

張安國送張魏公出師木蘭花云擁貔貅萬騎聚千里鐵衣寒正玉帳連雲油幢映日飛箭天山錦城洛方面重對籌壺盡日雅歌閑休遣沙場虜騎尚餘匹馬空還　那堪更值春殘斟綠醑對朱顏正宿雨催紅和風換翠梅小香慳牙旗漸西去也望梁州故壘暮雲間休使佳人歛黛斷腸低唱陽關

王嬌紅送情人一翦梅云豆蔻稍頭春意闌風滿前山雨滿前山杜鵑啼血五更殘花不禁寒人不禁寒離合悲歡事幾般離有悲歡合有悲歡別時容易見時難怕唱陽關莫唱陽關

陽關三疊

古陽關

渭城朝雨一霎莫輕塵更洒遍客舍青青弄柔凝千
縷柳色新更洒遍客舍青千縷柳色新　休煩惱
勸君更盡一杯酒人生會少自古富貴功名有定分
莫遣容儀瘦損休煩惱勸君更盡一杯酒只恐怕西
出陽關舊遊如夢眼前無故人秖恐怕西出陽關眼
前無故人此詞不知何人所壘即東坡所聞者

陸藻侍兒美奴卜筭子云送我出東門乍別長安道
兩岸垂楊鎖暮烟正是秋先老　一曲古陽關莫惜

留青日札〔丙〕三十九卷

金尊倒君向瀟湘我向秦魚雁何時到

孫花翁風流子有云三疊古陽關輕寒禁清月滿
征鞍者即此呂居仁生查子云一曲渭城歌柳色
䏻春恨人分南浦春酒把陽關盞皆謂此也

蘇子瞻小秦王云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
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

苕溪漁隱云唐初歌詞多是五言或七言詩初無
長短句自中葉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宋朝則
盡爲此體今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闋是七
言八句詩并七言絕句詩而已瑞鷓鴣尤依字易
歌若小秦王必須雜以虛聲乃可歌耳

謝疊山云唐人餞別必歌陽關三疊

麓堂詩話作詩者不可以義狗辭而須以辭達意
辭能達意可歌可詠則可以傳王摩詰陽關無故
人之句盛唐以前所未道此辭一出一時傳誦不
足至爲三疊歌之後之詠別者千言萬語殆不能
出其意之外必如是方可謂之達耳

芝菴唱論凡唱曲有地所陝西唱陽關三疊黑漆
弩今按大石調有曰陽關三疊正宮有黑漆弩即
學士吟鸚鵡曲也

留青日札〔丙〕三十九卷

疊者重也隆也明也積也楊雄曰古理官決罪三
日得其宜乃行之故从三日从宜會意也王莽以
爲三日太盛改爲三田非義也

三疊者一歌不足以盡其情故必至再而至三猶
琴之有三調笛之有三弄鼓之有漁陽三疊也

渭城朝雨浥輕塵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
新勸君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一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客舍青青柳色
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二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

酒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三疊
余謂唐人三疊之法必如此然後得其正故白居易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三疊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是也若秋澗集所云就中儘是銷魂處不待聽歌第四聲此云第四聲乃西出陽關無故人句也

蘇子瞻曰舊傳陽關三疊然今世歌者每句再疊而已若通一首言之又是四疊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應三疊之說則叢然無復節奏余在密州有文勛長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陽關其聲宛轉

悽斷不類向之所聞每句皆再唱而第一句不疊乃知古本三疊蓋如此及在黃州偶讀樂天對酒詩云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三疊聲注云第四聲勸君更盡一杯酒以此驗之若一句再疊則此句爲第五聲今爲第四聲則第一句不疊審矣詩話雖是黃州後來所作而文勛長官以事至密所傳契勘蘇公先知密州與孔郎中交代自密徙徐今在徐州和孔詩所謂除却膠西不解歌豈正是文勛長官所傳之聲耶

崔仲容贈歌妓云水剪雙眸霧翦衣當筵一曲媚春輝瀟湘夜色怨猶在巫峽曉雲愁不飛皓齒乍分寒玉細黛眉輕壓遠山微渭城朝雨休重唱滿眼陽關客未歸蓋唐人每疊一句即所謂重唱也今女郎崔氏云渭城朝雨休重唱則是第一句亦當疊之矣子瞻所云第一句不疊是但知有第二第三疊而不知有第一疊也故余之疊法實陽關三昧云

周美成蘇幕遮云朧雲沉新月小楊柳梢頭能有春多少試着羅家裠尚峭簾捲青樓占得東風早　翠屏深香篆裊流水落花不管劉郎到三疊陽關聲漸杳斷雲只怕巫山曉

瞿宗吉爲倪氏賦安榮美人行云我聞此語重悲傷對景徘徊欲斷腸渭城楊柳歌三疊溢水琵琶泣數行

陽關連環三疊

連環者取其始終循環宛轉不斷之義也昔始皇遺齊襄王后玉連環曰齊多智解此環后引椎以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故樂府有解連環曲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一疊

西出陽關無故人渭城朝雨浥輕塵勸君更盡一杯

酒客舍青青柳色新　第二疊
客舍青青柳色新渭城朝雨浥輕塵勸君更盡一杯
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三疊
第一疊乃原唱也第二疊則首第四句第三疊則
首第二句首尾相銜轆轤相續故謂之連環一名
移宮陽關又名三換頭陽關況觀第三疊之什則
宋人折腰體之評信乎其大謬矣
陽關四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
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此第四疊也唐人三疊之外獨道此聲好事者特
以補其大成耳若夫其過則隨意唱之無定體也
延安夫人暫止樂昌館寄姊妹蝶戀花云淚揾征衣
脂粉暖四疊陽關唱了千千遍人道山長山又斷蕭
蕭風雨聞孤館　惜別傷離方寸亂忘了臨行酒盞
深和淺若有音書憑過鴈東萊不似蓬萊遠
易安居士李清照鳳皇臺上憶吹簫云香冷金猊被
翻紅浪起來慵自梳頭任寶奩塵滿日上簾鉤生怕
離懷別苦多少事欲說還休新來瘦非干病酒不是
悲秋　休休這回去也千萬遍陽關也則難留念武
陵人遠烟鎖秦樓惟有樓前流水應念我終日凝眸
凝眸處從今又添一段新愁
依依傳　又名陽關依依三疊
依依姓柳氏字倚玉楊州二十四橋人也年紀撟數
之零種出章臺之秀腰不堪束甚于柔條眉不假描
渾如初葉娟娟可愛裊裊無雙辭翰逸群舞歌獨步
與耽浮浪志脫羈垢孰是賞心誰知税駕辛丑之歲
盍簪京口綰帶石頭嬿婉及春綢繆連理信娉婷而
限璧真嫏嬛以含金游子將歸好述遠別悵短亭之
供帳攀香楊以繫韉駕酸分飛驟歌互荅柳子為我

歌陽關第一疊焉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
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田子忼慨舉
白去住牽神少選和風東吹麝帶觧香而漸欺片雲
北邁鸞簫鶯韻而不流柳子再歌入破第二疊朝雨
浥輕塵青青柳色新更盡一杯酒陽關無故人田子
悽其以傷恍忽若失停杯脉脉凝眄惺惺歎江水以
何情憐僕夫之無色柳子卒為我歌入破第三疊焉
浥輕塵柳色新一杯酒無故人辭既促而易竭響復
咽而愈哀句引魂搖泣隨聲淅訝蠙珠之難貫痛肌
玉之頓銷悠入落花望迷芳草古人墮淚之感斷腸

之圖良有以也于是田子澈醻一觥勞歌一曲曰
跡草轍欲生塵無柰盈盈柳眼新何事陽關方拚醉
江南江北未歸人椰子翠袖支頤鳳鞋按拍而歴之
曰悲歌遏莫動梁塵聲破陽關恨轉新看取柳條和
淚飲今宵定是夢中人余不覺大駭偶材深嘆雅思
流風罕嫓擊節奚酬廻復報歌曰一聲一疊一翻新
君是楊州第一人醉裏莫教憔悴盡浮生何處不風
塵蓋欲以少慰其悵云耳踟躕既久徒御難淹斜照
在山歸鴉滿樹乘醉別去何日忘之舟發丹陽神留
白下孤蓬獨酌鬱抱誰開適有感于澈東惜別之事

因作車兒役東馬兒向西賦并綴以楚詞三絶云悲
莫悲兮生別離車輪東去馬西馳窮途有酒無人勸
忍見風前弱柳垂悲莫悲兮生別離飛花如絮雨晴
時何由得似嬰嬰鳥雙擲金梭織柳絲悲莫悲兮生
別離暮春不見以秋期歸來四六橋頭月斷續簫聲
聽與誰姑蘇有朶蓮子者聞余歌而善之觴余永之
而遂和之曰悲莫悲兮生別離伯勞東去燕西飛多
情化作鷀鶘侶烟水雲林願不違相與抵掌笑曰此
真楊州柳枝詞也至于五湖載月人則直命之爲陽
關依依三疊記且語余曰輞川送客之作議者以爲

妙絶古今誠哉是言也獨三疊之旨秘而不傳或傳
而不精恊律者遺恨焉乃今依依特倡家婦耳調結
廻鳳才凌詠雪悟連環之隱訣解紈錦之玄機近與
吾子聯衛遠侔右丞增價謂之並分柳宿而譽掩隋
堤也不亦宜乎童句學士有深慚矣而吾子作詩女
史反殿倚玉于末簡又豈麒麟閣圖子卿之意也哉

陽關三疊琴操

舊譜云陽關曲始于王摩詰而被之管絃或云句
句三疊或云只用第三句三疊今之爲是詞者如
曰青山無數白雲無數淺水蘆花無數是又一變

而爲詞中三疊也

黃庭內景云太上大道玉宸君閒居蘂珠宮作七
言琴心三疊舞胎仙

陽關貫珠三疊

序曰古之人取陽關之詩而播之絲桐已不如肉矣
况舊譜出自俗手雜亂寂寥失三疊之真終非神品
也余嘗按指法于勞吏又訂正于王生頗得勾剔之
奧乃于暇日披竹徑坐玄樓焚金猊撫玉振神交摩
詰思到陽關欣然會心製爲此曲曰淵客調者取綃
人泣珠之義所以調絃也即本題而引之惜其遺也

曰正序者存右丞之正聲也曰貫珠三疊者樂之所謂纍纍如貫珠也每句第減二字則三五七言自成其章此又意外之妙也且三疊以紀其實四疊以盡其变亦唐人之舊也曰一串珠三疊者既分一而爲四復合四而爲一即唐人歌時一串珠之謂初不敢有所增損以失右丞之本旨也曲已闋而意不窮于是爲之餘弄焉而曰珠泣玉盤者旣聞流水之操必墮鮫人之淚白太傅所云大珠小珠落玉盤非知音者不能形容之至于斯也故總而命之曰陽關貫珠三疊焉是雖不足以方南風之雅音亦庶幾乎白雪

之絕響矣世有子期當爲傾耳也與

淵容調第一

元子二二爲王臣二二二當致身送子二二銜君命西入秦馬蕭蕭車轔轔山遥遥水粼粼

第二調

度金河愁路頻望玉門絕四鄰苦辛兮苦辛

第三調

至安西無交親夢長安斷音塵酸辛兮酸辛

第四調

一杯酒聊餞君一首詩聊贈君行矣二二慘神二二去矣二二慘神二二

第五調

元二二二賢哉王臣向異域策奇勛博望兮等倫定遠兮絕群知何年還入秦知何年還入秦

正序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貫珠三疊第一

渭城朝雨浥輕塵　朝雨浥輕塵　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二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　青青柳色新　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三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　更盡一杯酒　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四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陽關無故人　無故人

一串珠三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　朝雨浥輕塵　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青青柳色新　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更盡一杯酒　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陽關無故人　無故人

珠泣玉盤

送元子渭水濱雨乍歇淨方塵柳青青客館春勸君
酒莫辭頻君飲盡莫逡巡陽關外少行人嗟嗟陽關
外無故人持節歸來兮無忘故人二二二二

陽關琵琶

宋時一女子題琵琶亭詩云爺娘重利妾身輕一曲

琵琶萬里行彈到陽關齊拍手不知原是斷腸聲
琵琶亭今在九江府城西江濱即白司馬送客溢
城閣商女琵琶淚濕青衫之所也

序曰余嘗因琵琶亭之詩而推之是四絃亦有陽關
而久矣其無傳矣往有教坊楊氏世習此藝老大濤
陽終淪常調然亦不過半面彈也嗣後十年有金臺
齊一者獨工正面琵琶更加一絃以備五音此又大
奇艷桓西湖偏騁其技于是紬繹右丞之旨摹寫陽
關之情爰製此曲于時柳花正飛漫天作雪因名飛
花三疊即席授齊子俾調素軫以度新腔頃刻之間
遂能神解推徹撚撥咸極其精且善歌咏臨風一抹
歷歷心聲旁水孤吟冷冷情語真雪兒口曹綱手也
雖遊輞川而挾史類不啻過馬兩歌渭城雲消三曲
餘音在耳頻勞夢思又十餘年而楊氏之家有少女
能傳其業南人不尚四絃遂中廢閣惜乎飛花徒付
東流而已聊附之以爲譜云

陽關飛花三疊第一

渭城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二疊

渭城朝雨二二二浥輕塵客舍青青二二二柳色新勸君
更盡二二一杯酒西出陽關二二無故人

第三疊

渭城朝雨浥輕塵二二二客舍青青柳色新二二二
勸君更盡一杯酒二二二西出陽關無故人二二二

飛花滚三疊

渭城朝雨　渭城朝雨浥輕塵　浥輕塵　客舍青
青　客舍青青柳色新　柳色新　勸君更盡　勸
君更盡一杯酒　一杯酒　西出陽關　西出陽關
無故人　無故人

絮沾泥

一疊兮酒行頻再疊兮淚沾巾三疊兮腸欲斷四疊兮摧征輪客邸誰相親柳枝孤負春要知巫峽猿啼苦只聽陽關無故人

王右丞畫陽關圖

深雪偶談此摩詰送元二使安西詩也世傳陽關圖亦出摩詰之手遂成二妙

李伯時畫陽關圖

宣和畫譜李伯時畫今藏在御府如陽關圖一也

志雅堂雜鈔李伯時陽關圖備畫離別悲泣之狀辞紹彭家後有題詩及書王右丞一詩及河東三鳳後人等印

復齋漫錄送元二絕句李伯時取以為畫謂之陽關圖余嘗以為失按漢書陽關去長安二千五百里唐人送客出東門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館在焉擬其所畫當謂之渭城圖可也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宋進士御史檢法居龍眠山因號龍眠居士

陽關圖歌

京兆安汾叟赴辟臨洮幕府南舒李伯時自畫陽關圖并詩以送行浮休居士為繼其後

古人送行贈以言李君送人無以畫自寫陽關萬里情奉送安西從辟者澄心古紙白如銀筆墨輕清意瀟洒短亭離筵列歌舞亭下諠諠簇車馬溪邊一叟靜垂綸橋畔俄逢兩負薪掣臂蒼鷹隨獵犬聳耳鉅驢扶隻輪長安陌上多豪俠正值春風三二月分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主人舉杯苦勸客道是西征無故人慇懃一曲歌未闋歌者背面沾羅巾酒闌童僕各辭親結束鞲縢意氣振稚子牽衣老人哭道上行客皆酸辛唯有溪邊釣魚叟寂寂投竿如不聞李君此畫何容易畫出漁樵有深意為道世間離別人若個不因名與利紅蓮幕府盡奇才家近南山紫翠堆烜赫朱門當巷陌潺湲流水遶亭臺當軒怪石人稀見夾道長松手自栽靜鎖園林鶯對語啟穿堂戶燕驚回試問主翁在何所近向安西幕府開歌舞教成頭已白功名未立老相催西山東國不我與造父王良安在哉已卜買田箕嶺下更看築室頳河限憑君傳與王摩詰畫箇陶潛歸去來

蘇子瞻題陽關圖云不見何戡唱渭城舊人空數米嘉榮龍眠獨識陽關處畫出陽關意外聲

黄庭堅題陽關圖云斷腸聲裏無形影畫出無聲亦
斷腸想得陽關更無語北風低草見牛羊
又云人事好乖當語離龍眠見出斷腸詩渭城柳色
關何事自是離人作許悲
秋澗集題李伯時畫陽關圖云晚唐聲教限羌戎幾
唱陽關慘意濃遠節每矜殷侑狀畧無離別可憐容
又云別淚重於烟柳雨離愁長似玉關程就中儘是
銷魂處不待聽歌第四聲
山陰鄭嘉題陽關送別圖云漠漠楊柳花青青楊柳
樹帶花折長條將送行人去灞陵勿淹留明日發沙
洲沙洲連塞路望望使人愁願推雙車輪推過壽昌
縣壽昌何蔚蔚邊城如眼見別曲歌且停春醪香更
清一杯歌一曲曲盡兩含情含情豈無語離別心更
苦懊恨別離多歡娛能幾許萬水及千山人去幾時
還誰言功名好儂道不如歸
余嘗題琵琶亭陽關圖云 楊柳青青江水清琵琶
亭下小舟橫一杯未盡腸先斷何必陽關第四聲
餘杭蔣子乂題陽關圖譜詩曰盡道陽關句最奇句
中三疊少人知田郎自是推敲手推出前人絕妙詞
留青日札卷之三十九 終

留青日札三十九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田藝蘅撰藝蘅有大明同文集已著錄是書欲
仿容齋隨筆夢溪筆談而所學不足以逮之故蕪
穢特甚其中詩談初編二編各一卷玉笑零音一
卷大統歷解三卷始天易一卷皆以所著別行之
書編入以足卷帙尤可不必

天都載六卷

〔明〕馬大壯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天都載六卷》提要

天都載序

君子之為學也以發道而不發於道立象以畫意致道者也文滅質博溺心致於道者也精觕之分知所以取之而亡矣仲履善學道者也獨取下家之書所為俶詭瑰奇者蔑而薈焉以示博豈徒欲咤人以目所不見也與哉凡人之求道也蔽有二焉不明已心而希博

物則無目者之處寶藏也隨
物皆觸隨觸皆傷不存一物亦
守空知則有目者之居闇室也
不致其光不得其用以一彼一此
以仲儼而衡所以取之其必有

多矣不然多識鳥獸草木亦
名博通神鬼幽秘之事徒辣
吻撟舌而無當于用是亦夷
堅氏之餘閏耳仲儼所取是
余曩者亦有異書之癖所纂

秘苑考略二編各數十卷頃以
多病閒居絫求大道平生所
嗜一切屏棄兼免如飯食木
之訶見仲儼此書不覺把卷
而歎文字因緣有如此者然令

向之所取特其名字形貌而聞
而仲儼獨時時取其精意以
與道發視余所得不啻倍
蓰然則仲儼希呂氏之懸書
而余甘君苗之焚硯夫亦念

有當焉未可至相笑也

江寧友弟顧起元書

仲履之為此書久矣庚子冬日始以刻屬余草一序余時方苦病憊謝不起聊綴數言未敢附名不朽藉以塞責者之意而已踰十年為今庚戌仲履再過南都于所載更有增益君人重授之梓仲履不忍棄余前序讓以卷屬為再書余嬾散久厭筆研既不能小滌舊文之疵纍而疏者弛慢又不堪位置仲履即有昌歜者恐不免為之噴飯滿案也因記之以識余愧

萬曆庚戌孟春起元再書

天都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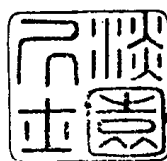
昔聖人慮人溺於物而莫之寤也乃以上下為道器之別然離器而語道舍

下而言上又支離之見而道所不載矣故制器備物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往々為學者言之豈非通其理則器即為道溺於數則道亦為器顧人所心弃謂何耳宋人好談理而寓簡筆談困學紀聞諸編事物名義

精研博致不遺餘力此何以説如余友馬君仲履博學多通奇篇奧帙靡弗采擷少遊明燎羅先生之門覃

思大道而後以餘力爲天都載一書蓋學古有得不問遺經釋史皆辨析之歸於至當非但小說家合叢殘小經作爲短書資談柄而已然則子產甚弘者流固所善論即前所稱三書何綫遠邈余恐不知者謂仲餞學道而溢於

求也輒弁數語於端以解之

萬曆庚戌三月瑯邪焦竑書

天都載序

在昔歲戊子余任南兵之選曹郎得晤新都馬君仲履譚心前席若夙契也仲履英姿俊朴大是翰苑佳器無幾别去歷覽應天賢書未覯君名比余復蒞南銀臺一日君仍儒服儼然來訪余喜且嘆何造物尚靳君一第乎已知久捷制科今又棘闈未偶矣劇談間君出所撰見示係君習業天都館所載者亟披閲再四探玄索秘頗令耳目一新而有勸與懲裨益人生不淺忱奇書也試嘗論之如漢魏皆吾夫子已稱先師唐司空圖之節義宋林處士之貞一暨我昭代待詔聶雲翹之僊游方迺志乞哀之誕足補史氏之缺至若揮麈錄挩朕集之採摘與夫見媸嫫以靜專幻識其衛崇尚溫公不欺之學問皆歸正論也又紀韓湘之藍門杖杞之什圍劉甫人之上昇將謂一念之惡妖星屬電非耶或有間者曰中間昏幽性因果之說爲吾儒所不道嗟夫釋言之矣二氏精粹處与吾儒原不異菩薩行即好生之德也儒中恭經會論与夫奇方獨爽梵呪護生莫非仁愛之貫注其曰不費神通亦不廢神通造化本無心

衆生自造化等語非有所見者不能到即同於二氏奚傷哉抑是編也特仲履之一臠耳仲履志堅神王孜孜矻矻不殊弱季綱是識見日益精著述日益盛出潛離隱而置身於蘭臺芸閣間將朝家左右史重膺簪馬仲履勉旃余拭目以俟

盱江王一言題

天都載叙

班孟堅于劉中壘七畧諸子十家黜小說而存其九九流名自此始然而小說家實具有九流故不易作余于馬仲履天都載有取焉學古通今不宜偏廢陸澄博極載籍為左丞坐不糾劾免官澄自申理褚彦回檢類例甚衆夫亦通人之藪也仲履善談名理詳覈往事而於朝章時務宗原應變復井井膺

傺千古之上六合之外紀述容有訛誤意見容有異同采聽容有闕漏自人情耳偶窺一斑得片語輒形人短膏肓廢疾非非反反瑕瑜妍醜一彼一此離蹤跛訾奚為者

扰仲履摭遺訂譌摟據昭然終不詆訶前人自以為足也才士游戲筆端淳詭不根如郭憲王嘉梁四公諸記無毫髮益人至於周秦行紀牛羊日曆碧雲騢白猿傳之屬

逞私憾狂公是不顧人非鬼責又仲履所深戒故其美者可以勸善其辨者可以解惑其博者可以游藝其精者可以貞教而隱惡闕疑不輕持論敦厚溫柔之意藹然楮

素問致足術也世衰道微鬼蜮其心俸儷其舌朝堂之上咨詈咨訟而隱居放言處士橫議家操袞鉞人持月旦異時史臣何所取裁其流禍且不知所底得仲履一洗之

幸甚王民法納言焦弱侯顧太初
兩太史皆鴻生大儒有蘭臺之鑒
識者獨於是載愛而傳之夫亦有
所感也夫

萬曆辛亥孟夏之朔

大泌山人李維楨本寧甫撰

建武友弟王嘉丞性凝甫書

天都載小引

余友新安馬仲履資穎絕人潛心大業方髫季
一出而先其曹耦聲名奕奕傳都下時隨其尊
公宦郢偕余輩十許人結社謝墩之側頗娛幽
賞社中分席操觚握手道古相得驩甚已而諸
君子踵接取魁元成進士去者六七余愧雌伏
如故彝英杰若仲履亦淹留東南菰蘆中仲履

乃築天都館肆其餘力婆娑二酉漁獵五車上
攷蘭臺石室之緒傍採稗官野史之遺問及齊
諧博物之記兼涉貝梵仙宗之旨凡可廣見聞
資辯証而弘勸戒者皆以寄其筆墨意興久之
成帙因名天都載余披閱再四不啻開波斯藏
得珍珠船傳之通邑大都留之千秋百世亦埶
林中一勝事也仲履精制舉義兼工古文辭詩

歌在開元大曆州書法[illegible]工題入室弟子豐
城未剖延津可待瘞金馬玉堂之署終當以簪
筆策勲勒不朽業而茲集其前茅也知仲履者
不盡於此而此亦可知仲履一班已余讀斯載
而有感焉昔沆攸之云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
年讀書每誦其言輒覺眉宇間有生色頃棲息
謝山唯是偕讀書以破窮愁而送日月亦著有

謝山暇錄十餘卷以方仲履所載殆如夜郎王
視漢孰與我大不勝恧縮而仲履謬許可行然
余遜仲履且欲焚君苗之研未敢示人也異日
者仲履主盟詞壇以椽筆建旗鼓倘余不佞獲
稍以偏師佐焉或更相得驩甚不第若曩日之
分席操觚握手道古者哉未審仲履肯許我否

秣陵友弟黃應登撰

天都載引言

凡載有二其精者以豁性靈而其粗者以廣聞
見則精粗咸其自取耶仲履問業天都暇則寄
及群書搜奇抉秘有所得則筆之久成一集瀚
浩宏博天地之奇觀也古今之異常也人物之
變態也無所不有不亦汗牛充棟乎然仲履用
物宏而取精多也其門下士曰吾將殺青以懸

國門令海內盡知先生也余輾然曰若以此知
亦幾于耳食歟夫爾先生之才之品自有其知
者在惡用是為知知也則此窺爾先生之一班
耳

社弟曹以植題

天都載自敘

余生平於物鮮嗜玩不知棋局幾道樗蒲齒名自對客啣杯外手一編始快餘拙不能事事遂無所事　人恒呼以三事先生余亦漫應之不自知其迂也頃讀書天都館先世藏書悉度其中無異務觀書巢嘗自嘆曰昔王修家不滿斗斛而聚書數百卷余殆類是乎制軌暇披閱所藏第纂稚川之細奇乏佐公之暗錄是虛往虛歸徒以精神敝耳始遇會心處載而識之唯是閨忠貞昭勸戒資考証三者具矣而異蹟奇踪九流百技非所習聞者亦附之以廣聞見所不逮而勸戒之旨居多大都論次其所覽睹及耳於長老先生言或朋輩而概於衷者非臆說也隨其先後無復篇目倫次意欲倣容齋隨筆故事一而五之緘之家塾令兒輩知余嗜好在是庶幾一寓目爾寧自厠於前賢稗官家言挾藏二酉窺秘六庫揚扢風雅之圃品藻渢夫之林者哉即在家塾吾且恐祗供白蟫之食已尔而一二知己梓而傳之毋迺悅篤醜之嫫母憐可憎之敦洽乎梓既成以告余非余意也而叙之者何叙所錄載意也

太都載一卷目錄

天都載卷之一

新都馬大壯仲履撰

秣陵顧起元太初　新都曹以權建父

秣陵焦尊生不害　秣陵焦　周茂孝

豫章王嘉賓仲觀　豫章王嘉弼青蓮同校

嘉靖間御史楊爵以建言逮繫詔獄中周天佐在郎
署間上書論救　世廟怒下詔獄杖六十與爵
同繫三日竟死獄中後亦以遺詔贈周光祿少卿

其忠節足述而兩朝憲章錄二陵編年史嘉隆聞
見紀皆缺不書余故特志之

余觀楊用修餘錄云宋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書極
抵韓侂胄侂胄怒下之大理既建寧圜土中郡守
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繫伯成去郡岳遂病死
獄中忠節灼灼如此近觀歷代名臣及宋諸臣奏
議極詳備而岳奏不與用修表揚忠貞之湮沒也
余觀一統志池州人物亦不載岳獨何璧古今人
物志畧載岳有文學尚氣節武學生狀元及第感
時事上書忤侂胄杖死獄中

萬物之生不越胎卵濕化四者余觀載藉中有宜卵
而或胎及孕育之異者漫錄于此鱗蟲多卵生而
草木子曰海沙魚胎生禽亦皆卵生而博物志曰
鴻鵠千歲者皆胎產鶴經曰鶴一千六百年不食
而胎生何燕泉云諸虻中惟蝮是胎產博物志曰
蚕三化先孕而後交不交者亦生子寤語曰諸魚

懷子不交故子則有雄魚泄精順水著子魚種於
成趙辟公雜說云鰻鱺有雄而無雌以影漫於鱧
魚則其子皆附鱧之鬐鬣而生故謂之鰻鱺代醉
編曰鰱魚青魚人家畜之池中無雌雄皆得水聚
沫所化採蘭雜志云蚊收水化爲小魚小魚不獨
魚子生也兎望月而孕（南史云[illegible]視月[illegible]又云兎舐雄毫而孕）論衡曰生子從口中出埤雅曰吐而生子故
謂之兎燕泉云鸕鷀蒼鶂亦吐生玄覽曰蝦[illegible]

抱䴙鼠飛生續博物志云江浙間有鳥名飛生狐首四足飛而生子卽隨母之後婦人有難產者以其爪置胸腹間立効𧖅異賦云鷺以目而取胎鴿(卽雌鴿)以足而得孕鸛之抱以影夢餘錄又曰鷺相逐而孕鵁鶄目而孕孔雀聞雷而孕函史云烏傳涎而孕禽經曰鵲以音感而孕(鵲乾鵲也上下飛鳴則孕)白鷁相䁥則孕(雌雄相視而孕)鵁鶄睛交而孕(相視而睛不眩轉孕而生雛)鶴以聲交而孕(雄鳴上風雌鳴下風則孕)鶴經又曰鶴六十年

蘗毛生泥不能污一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卩變化論又曰鶴影接而懷卵唐龍江曰鸛履跡而孕其論鶴者稍異他如鴛鴦交頸野雀傳枝騰蛇聽交老鴉過氣孔雀接影蝴蝶絡緯蟋蟀皆以鬚爲鼻交亦在鬚也造化之妙未有二氣不交而生育者至若龜鱉無雄(以與蛇交)蜂蠆無雌(取桑蟲或阜螽子抱而成巳子)蚌蛤無陰陽牝牡(須雀鴿以化)又物化之異者乎凡烏皆雄求于雌惟雀與鶉鶯鷹則雌求雄也

顧太初曰大智度論諸天地獄皆化生餓鬼胎化二種生人道畜生四種生蓋卵生人如毗舍佉母人生三十二卵卵剖生三十二男濕生人如捺羅婆利。女頂上生轉輪聖王化生者劫初生時人皆化生胎生如常人生是也

庚申外史云至正二十五年六月大都天雨魚長尺許城中人家皆取而食亦災之異者而丘仲深世史正綱書災異頗詳于是年止書夏五月大都雨

鼇而獨遺此何也說者云萬曆丁酉楚府內宮後有長春寺遶以澄湖湖與外墩子湖通寺前蓮臺方丈忽龍起蓮葉隙間是日雨如傾魚皆乘水上升從雲中散落百里家家獲魚工部詩曰驟雨落河魚此誠理所有者但乾坤大矣亦何所不有古今正史所載天隕魚事亦不少漢書鴻嘉四年隕魚於信都唐書元和十四年二月晝有魚隕于鄆州故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輟耕

錄曰志云天隕魚人民失所之象述異記曰雍州雨魚長八尺寸許可槩視爲河魚散落乎

弘治壬子浙江鄉試日大雨如注號舍皆漂流諸生避雨悉奔公堂按察令逐之諸生鬨然擊以瓦礫按察走匿監臨大懼欲易明日試劉忠宣大夏曰非制且雨勢驟必晚霽乃令一武弁立案上傳呼諸生自度試目可決第者留否聽出諸生如公言出者雲湧監臨懼以爲虛無人矣雨止請燭者尚

八百人衆皆喜忠宣之處事鎮定敏捷如此是科得王新建守仁胡尚書世寧孫忠烈燧事載忠宣年譜

異物類苑云趙隱之母蔣氏于上澗中見菖蒲花大如車輪傍有神人守護戒勿泄享其富貴年九十四向子孫言之言訖得疾而終出物類相感志又見小說引物類相感志云南荒生蒂竹長百丈圍三尺五寸可爲大船其味美張華注云子筍煮而食之可以已創厲余家有物類相感志不載此二事古書殘缺可惜也又宋張季明引東坡物類相感志云人身血氣周身不知幾千息凡人血行而擁則瘡瘍于虛穴處則生核謂之疊瘍疊瘡生也瘡差核亦消此又是一書

陳晦伯天中記菖蒲類載黃文濟見菖蒲花兆禍梁太祖后見菖蒲花富貴二事而不載趙隱之母事豈偶遺之耶東坡和子由盆中[illegible]菖蒲忽生九花詩曰有花今始信菖蒲[illegible]花不易得

古今稱相術奇中者甚夥至有相影嗅氣聽聲者即理不可曉寶歷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張燈相人影知休咎言人影欲深則貴而壽野語云耿聽聲者兼能嗅衣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宮人扇百餘雜以上及中宮扇[illegible]以嗅嗅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illegible]萬歲又取妃嬪珠冠雜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貴妃已薨此其故物也夏震微時耿聞聲知其必貴以

女妻之又夏震同周虎彭幹徽時耿知其他日皆
爲節度使一日耿謂虎曰吾夜聞軍中金鼓有殺
聲兵將動君三人功名將由此顯矣後果如其言
容齋隨筆曰五代李守正爲河中節度使有術者
善聽聲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
正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于是
决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爲周世宗后說聞錄云
術士王生瞽而善聽聲丁晉公守金陵王生潛聽

其馬蹄聲曰參政月中必召拜相果如其言後肩
宗晏駕公充山陵使王生聽其馬蹄聲曰有西行
之兆諸子責曰爾知相公充山陵使故有是說或
客問之曰蹄西去而無回聲後果罷相分司西京
繼貶崖州斯皆相術中之異者
顧太初曰相術之中又有相手版相花押等法
瞽而聽聲以知吉凶猶有聲可解至北史載盧大翼
幼稱神童後目盲以手模書而知其字又癸辛雜

志載張五星瞽而慧善摸寶玉能別婦人姸媸則
尤不可曉也
馬有墨在腎牛有黃在膽蝶有粉蜂有黃烏賊魚有
墨其墨書紙經年自脫詐偽或以書券也又有羊
哀狗寶大形如瀨芋紙狗寶生狗胞中其形質如鵝卵石而石至白碎之內有文理數十層疊如餅者
顧太初曰侯鯖錄載蝶交則粉褪鶯交則黃褪二
者非若馬墨等諸物可用爲藥也又有雞棲不知

何狀又鷃鳥喙中有鵨綬吐之長尺餘殺視之無
有也
吉安羅文恭公洪先父循與福建莆田吳希由其生
同歲月日而吳遲數時後二人同登弘治己未進
士官俱止憲副羅以癸巳四月三日卒吳亦以癸
巳九月卒但文恭舉進士第一人吳子名紳後爲
德興教文恭贈紳詩有嚴君出處類爾翁生死悲
離歲月同之句載集中

少遊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類謂雞卵生用不足爲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投卵于地㲉破雛行頃之俱滅遁乃感悟遂蔬食終身又宋吏部尚書曾懋初取吳氏生子輒不育異人勸勿食子物如雞鴨子鱐子膹子之類公信之既久不食後娶李氏李氏嘗夢上帝詔與語指殿前蓮花三葉賜之曰與汝三子已而果然又梁時有人常以雞卵白和沐使髮光黑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但聞髮中

數千雞雛之聲又冥報記周武帝好食雞卵後虜爲監膳儀同開皇中死而後蘇云被攝證武帝進白團事儀同不識左右曰名雞卵爲白團可見食子類較殺生其類多其罪更重耳

函史云人魚長三尺不可啖引山海經鮫魚爲證余謂鮫魚人面人手魚身見則風濤起別是一種非人魚也觀洽聞記可證記謂東海人魚之大者長五六尺狀如人眉目口鼻手足頭皆爲美麗女子無不俱足皮肉白如玉鱗有細毛五色輕軟長一二寸髮如馬尾長五六尺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鰥寡多取得養之池沼交合之際與人無異又徂異記曰查道奉使高麗晚泊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雙袒髻鬟亂肘後有紅鬣查命水工以篙扶水中勿令傷婦人得水偃仰復身望查拜手感舞而沒水工曰某在海上未省此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處水類人性

有人化爲魚者史傳所載如徐伯又晉末江州人又獨角三人皆人實化爲魚也又洽聞記曰隆安中丹徒民陳性于江邊作魚簄潮去簄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動臥沙中與語不應中一人就奸之夜夢云我江黃也昨失路落君簄中水人辱我今當殺之性不敢歸待潮來自逐水而去奸者尋病死

有魚化爲人者搜神記曰孔子厄于陳絃歌于館中

夜有一人長九尺餘皂衣高冠大吒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于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如之沒手仆于地乃是大鯷魚也長九尺餘孔子嘆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依憑能爲妖

怪故謂之五酉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爲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係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于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與明日遂行三峽記曰明月峽中有一溪東西流宋順帝昇平二年溪人微生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至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見一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年可十六七自言高堂之女偶化魚遊爲君所得亮問曰既爲人能爲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爲不得其後三年爲亮妻忽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堂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忘者有思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來不知所終又駢雅曰橫公夜能化人異魚也述異記曰北方荒外有石湖方十里中有橫公魚夜即化爲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若以烏梅二七箇煮之即熟可治邪病博物志曰禹行河見長人魚身曰我河精也

魚有聲之異者珠鱉魚如肺（比戶錄云魚之異者肺醴水之魚名諸鱉是也）有目六足有珠（南越志曰六脚而吐珠）音如豚見則天下大旱薄魚狀如鱣一目音如人嘔見則天下水鯢魚如鮎四足長尾聲如小兒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鳥來飲水吸食之述異記曰海魚千歲爲劍魚一名琵琶形如琵琶而善鳴因以名焉

一名而兩物同者王元美委宛餘編載之矣然有宋

悉衣門記干此如歌音巨繞梁絲粥與箜篌相似者曰繞梁楚莊王琴亦曰繞梁珠名莫難見古今注扇亦名莫難見鄴中記鷺曰白鳥見陸機詩疏閻蚋亦曰白鳥見夏小正蟻曰玄駒見夏小正黑鯉亦曰玄駒見古今注壁名夜光螢火名夜光見古今注月亦名夜光見淮南子鷰曰玄鳥烏亦曰玄鳥雞五德田饒言文武勇仁信蟬亦五德陸機言文淸廉儉信劍名魚腸竹亦名魚腸見梁簡文修竹賦豨薟名豕首蠡實亦名豕首見丹鉛續錄樹名蒲盧屏亦名蒲蘆見夏小正果蠃亦名蒲盧見詩果蠃負之注木筆名辛夷芍藥一名辛夷見山海經月中仙名結隣硯亦名結隣見拾遺記類蟲名朐音蠢肕音閏即蚯蚓縣亦名朐肕出漢書矢名忘歸新序曰楚王載忘歸之矢草亦名忘歸陸士衡詩曰安得忘歸草酒名屠蘇廣韻曰屠蘇酒元日飲之可除瘟屋亦名屠蘇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云障月錦屠蘇路險名羊腸水經注名羊腸坂道三十六回水縈廻亦曰羊腸後漢鄧訓傳所謂腸倉是也而元美又曰鶻名晨風馬亦名晨風余見駢雅烏亦名晨風余讀本草諸書草木有

一名而兩物同者因弁記之知母名兒草薯蕷亦名兒草芫花亦名兒草半夏名守田童梁亦名守田禹葭名禹餘糧赭魁亦名禹餘糧紫參名牡蒙王孫亦名牡蒙獨搖草名鬼督郵列仙踪亦名鬼督郵石楠名鬼目樗亦名鬼目枸杞名仙人杖厓蕩山有堇竹自死笥亦名仙人杖顧太初曰酒名屠蘇政以屋得名耳障月錦屠蘇非是屋也

漢武時有獻獨足鶴東方朔辨以山海經爲畢方然一足之鳥又有橐𩇯焉山海經曰羭次山有鳥名橐𩇯食之不畏雷有跂踵焉有商羊焉又有三足之鳥爲瞿鴦爲酸鷅蒙泉類博稿曰氣閉而藏橐𩇯冬見而夏蟄光生而顯鵜鶘晝盲而夜察

文獻通考於青瑣高議云不著作者名氏余近見刻本以爲劉斧諒別有所據耳

草木有生之異者段公路曰睡蓮晝開夜縮入水底晝復出於水面夢草晝縮入地遇夜則復出西陽

雜俎曰漢靈帝時南國獻夜舒荷長一丈一莖四蓮其葉夜舒晝捲又曰扶支國有望舒草紅色葉如蓮葉月出則舒月沒則捲魏明帝時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疎夜乃合爲一莖玄覽曰守宮之槐朝聶胡椒之葉朝展而夕翕芙渠晝炕菱芡之華夜炕江南之㙶夜華江北之㙶晝華三輔故事曰漢苑中有柳狀如人號曰人柳一日三眠三起皆生之異也至若漢昭元鳳二年上

林有柳枯僵自起生枝葉晉永嘉六年七月豫章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榮茂咸和六年曲阿有柳倒地六載忽復起生九年吳雄家有死榆僵地忽因風雨起生興寧三年西昌縣有僵栗樹忽復起生則又爲帝王符瑞非生之異也隋開皇八年夏幽州人家有白楊木懸竈上十餘年忽生條皆長三尺餘甚鮮茂仁壽二年春盩厔人以楊木爲屋梁條長二尺京房書曰后妃有專木仆反立斷枯復生是時獨孤后專恣仁壽四年秋河澗柳樹無故枯落旣而華葉復生京房易飛候曰木再榮國有大喪是歲宮車晏駕又皆爲咎徵耳

李德裕冥數論云余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惟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余見北夢瑣言德裕鑿新繁縣東湖夜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來七九之年當相見于萬里外後于土中得一蟇徑數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

卒于朱崖果應七九之讖又賈氏談錄云李贊皇初掌北門奏記有日者說曰公他日位極人臣但厄在白馬爾及登相位雖親族中亦未有畜白馬者會昌初入廟堂專持國柄然性多忌刻朝士有不協者必遭譴逐翰林學士白敏中大懼遂諷給事中韋弘景上言丞相府不合兼領三司錢穀專政太甚武宗由是疑之及宣帝卽位白自內庭登庸出德裕爲荆南節度使旋屬淮南李相有吳汝

納之獄上命刑部侍郎馬植專鞫其事盡得德裕黨庇之迹因是坐罪竄南海没而不返厄在白馬其信乎則再謫之事已先隱于夢見于日者之言矣

歲蘭每歲元日開花月竹每月生筍棕櫚按月抽一片棕每閏月則半片又通甲載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邊有六葉以下數一葉爲一月閏則十三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羌特有

草生庭十五日以前日生一葉以後日落一葉尸小盡則一葉厭而不落名曰蓂莢觀之以知旬朔又瑞應圖曰朱草百草之精也日生一葉至十六日日落一葉周而復始又尚書中候曰文命咸得後乂在官則朱草生郊草木亦藉氣之靈若此宋僧贊寧筍譜載月竹筍其狀輕短叢生人不知食又筑陽孤竹三年而一筍宋人四六梧桐之葉十三黃楊之厄一寸葢本通甲耳玄覽曰芘菰之實也芋之魁也藕之蒂也皆識閏者也黃楊當閏而倒長一寸芍藥當閏歲而華減艷

贊寧極博洽所著有物異相感志系經籍傳記物類相感者志之分天地人物四門又撰僧史十卷徐鉉仕江南日常至飛虹橋馬不進寧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漚以腐糟隨毀者乃是鉉斸之得巨獸骨試之果然柳開守揚州後圃遇陰雨則青焰夕起觸近則散寧曰此燐火也兵戰血

或牛馬血着土則凝結爲此氣柳掘之皆斷鎗折劒乃古戰地李後主貢畫牛一軸晝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問贊寧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蜯得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現沃焦山風燒嵐石落梅塀得之滴水磨色染物則晝現而夜晦余項見倭林機要曰牛圖之畫乃用大蚌含胎結珠未就如淚者立取和墨日中畫則日見月中畫則夜見似亦有理附記于此寧後充史館編修壽八十四

王處納推其命孤薄三命倉略六壬遁甲俱無貴
壽處納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寧曰毋
謂生我時錢文穆王往臨安拜塋過門而作避于
茅簷甚久浣浴襁籍徘徊方去
年代錄云石季龍時利州綿穀縣山北溪中有石鱉
數千頭登岸暴田苗發軍殘毀至今鱉無頭又湘
潭記曰高郢夜課于豐亭忽見一鱉在案上視之
乃石也郢異之取千題置箱中禱令石鱉銜之以

卜來事既而石鱉舉頭乃是沙州獨鳥賦題出罗
然其年首選湘州記云湘鄉縣有石魚山石色黑
而理若魚開發一重輒有魚形鱗鬐首尾若刻畫
燒之作魚膏臭因名之余祁邑赤嶺嶺麓有溪昔
有人爲梁取魚魚不得下夜飛越嶺漁人張網山
上其飛不過者皆化爲石還[illegible]因以名嶺石
鱉也而能害苗銜題魚水族而能飛又魚石互化
可異也

五湖之說紛紛不一大抵謂五湖即太湖者爲是太
湖一名震澤一名笠澤一名具區周禮楊州之域
其浸五湖國語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亦指吳
又曰吳越戰于五湖史記河渠書于吳則通渠三
江五湖貨殖傳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太史公自
叙曰登姑蘇望五湖風俗通曰越絕吳范蠡乘舟
于五湖書謂震澤底定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
澤周禮楊州之藪曰具區爾雅云吳越之間有具

區郭璞註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是也山海經曰
浮玉山北望具區皆指吳太湖言也越絕書曰太
湖周三萬六千頃十道記曰五湖即太湖以周回
五百里故謂之五湖晉楊泉五湖賦亦指太湖張
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魏韋昭史記注曰
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虞翻
云太湖東通長洲松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宜興
荆溪北通晉陵滆湖東連嘉興韭溪凡五道故謂

五湖陸魯望云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孫奕示兒編曰謝艮齋以侍講當夜直壽皇問五湖何處爲是公奏以漢儒謂五湖太湖别名爲是王濟之蠡謂今湖中亦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而三湖之外又有三名曰梅梁湖金鼎湖東臯里湖而吳人總稱惟曰太湖皆總指太湖言耳至義興記以太湖射湖貴湖陽湖洮湖爲五湖張美和羣書纂數以太湖謝陽湖（一作射）洞庭湖（一名青草）丹陽湖宮亭湖（一名彭蠡 今鄱陽湖）爲于湖水經謂長塘湖射貴湖上湖滆湖太湖爲五湖圖經以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爲五湖裴駰注史記云今太湖中包山有石穴其深洞無知者名洞庭風土記曰陽羨縣東有太湖中有包山山下有地穴潛行地中云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脉十道記謂太湖下有地道潛通巴陵龍威丈人之所居也又或稱洞庭而楊用修愼又謂王勃文

襟三江而帶五湖總言南方之湖洞庭一也青草二也鄱陽三也彭蠡四也太湖五也以上諸說終覺非是實太湖總名耳又楊用修引張守節史記正義以菱湖游湖漠湖貢湖胥湖皆太湖五灣爲五湖考之史記正義注無此文而一統志又謂魏韋昭以胥湖蠡湖洮湖滆湖與太湖爲五湖與史記注相反不知何所據也

余家舊藏有臥龍文集乃諸葛武侯所著共六卷凡七十六篇而出師二表不與焉其首篇論將權而其間治國待士之理具備亦講戎政者所不可闕高似孫論八陣有曰武侯又有將苑一卷十六策一卷蓋指此

黄石公素書六章世傳晉亂有盜發子房塚獲于枕中余讀之議論皆根極理道非如權謀術數類也黄石公又有三略三卷兵書三卷三奇法一卷陰謀軍秘一卷五壘圖一卷內記敵法一卷秘經一

卷記一卷張良經一卷

變化論曰驪龍之目見百里纖芥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羊不見雨狗不見雪而埤雅曰犬喜雪記又稱蜀犬吠雪以蜀中雪少故犬見而吠此又何耶

王元美謂石蜜非蜜也引本草唐書及異物志等書證之大槩指爲今之冰糖而太平廣記又謂櫻桃爲石蜜鬼谷子亦謂櫻桃爲崖蜜齊民要術又謂

石蜜爲糖霜廣志又謂蔗汁爲石蜜程大昌演繁露亦謂蔗汁所凝其狀如冰而名爲石余甚疑之後讀王楙叢書始知石蜜原有數種張衡七辨云沙餳石蜜又閩王遺高祖石蜜十斛此一石蜜正本草所謂崖石間蜂蜜又所謂乳餳爲石蜜者也東坡橄欖詩曰待得微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魏文帝詔曰南方有龍眼荔枝不比西國蒲桃石蜜此一石蜜皆指櫻桃耳

王元簡云孫叔敖碑云名饒字叔敖世未見此碑不知其名饒也余見左傳艾獵城沂注孫叔敖也則敖其名艾獵其字矣使名饒何以左傳不載

顧太初曰東觀餘論載此碑跋漢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固始令段君夢見因故祠架廟堂屋以存其後歐陽公嘗言非此碑不知叔敖名饒

陸延枝說聽載吳有蒯祥者以大木工累官至工部左侍郎食一品祿而王元美異典述載文臣異途有

工部左侍郎蒯義右侍郎蒯鋼蔡信郭文英俱以木工工部左侍郎陸祥以石工並無蒯祥名豈偶遺之耶

物有食火與鐵者原化記曰獸名禍斗如犬而食火糞復爲火能毀屋宇南中八郡志曰貊大如驢狀如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駢雅曰牛而虎文曰軨軨大而食鐵曰齧鐵墨客揮犀曰河州有禽名滑托狀如雕高三尺許常以名自呼能食鐵石郡

守每置酒輒出以示坐客或疑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乃取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即啄而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爛如泥矣

銀亦有物食之者易惟效纍在郎署晤楊㜢山云銀一百五十兩爲白蟻所食蟻隨死投入爐中煎化仍得銀一百五十兩皆辱然咲之越三年出守衢晤余酒泉云陸致齋按粤時有一庫吏失銀三千兩亦於庫窖内掘出死白蟻數石煎化亦得銀一

千五百兩此惟效親語人者

顧大初曰銀化爲蟻耳如晉庫中金化爲蝶亦是此類也

凡竹皆中虛而蜀江心繙石上出桃竹可爲杖其竹獨實如木廣南邛都縣與越嶲俱出凡竹皆勁直而東方有弓竹屈曲如藤得木乃倚

贊皇有親知授舒州牧李謂之曰到彼郡日天柱峰茶可惠三數角其人獻之數十觔李却之明年罷郡求得數角獻之李受之曰此茶可消酒肉毒乃命烹一甌沃于肉食以銀合閉之詰旦同開視其肉已化爲水矣衆服其廣識辨石城建業水亦贊皇事

潯陽記曰黄金山有楠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一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所云交讓樹者此也駢雅云交讓楠也　余見雜記載交讓樹出牂牁兩樹自代而爲盛衰另是一種非楠樹也蕭山孤竹筍生竹死相代不

朱豢儀變怪篇曰掘地得犬牝牡各穴而處名曰豥犬畜之富昌而搜神記曰大興中吳郡府舍中得牝牡犀犬其後太守張茂爲吳興兵所殺此又不知何說也

萬曆己卯嚴州建德縣酒家買一巨鱉懸室中夜半常作人語明日剖烹之腹有老人長六寸許五官皆具首戴皮帽大異之以聞令令以聞太守[illegible]詣楊時入覲以木匣載之行京師諸貴人皆[illegible]

隆慶間潁川王戶部在通州將庖人剖鱉中有鬼判各一朱髮藍面皂帽綠袍左執簿右執筆種種皆具戶部遂斷此味二事見王行甫耳談余謂與隋帝史相之蛤同續[illegible]陽雜俎曰煬帝嗜蛤一歲見一蛤有光及開內見勝有一佛一菩薩像後遂不食蛤[illegible]堅續[illegible]曰[illegible]孫相夜見盤中一蛤取置几上焚香祝之蛤遂自開中有二人形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illegible]蘆花與世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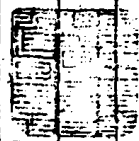
一般史飾以金玉造入佛寺奉之亦不食味絶之可也

顧太初曰唐帝食蛤一蛤擘不開持至御前開之中乃一觀音大士像與煬帝事類偶忘是何帝耳

鷄司晨犬司夜皆氣機相感大觀本草云巽爲雞雞鳴于五更者日將至巽位感動其氣而鳴也石田雜記曰犬之肝如泥土色臭味亦然縛其警夜人在土上走則其肝動氣所感也薛文清讀書錄曰丑時雞先鳴者陽氣動也午時雞亦鳴者陰氣動也禽鳥得氣之先若此

風雨天之行道家兵家祈雨祭風有以符呪者而張華感應志又曰羣毛止風孤槌息潦取黑犬皮幷白毛鷄左翼剪燒之搗篩即風生揚犬即風三寡婦七孤兒令各[illegible]研[illegible]孤兒仰天號向地哭即雨止[illegible]

古父子同名者谷泰隨筆載隋處士羅靖父王元美又載林邑王范揚邁子亦名揚邁[illegible]名疑又引漢書王侯表廣陵孝王之子名德平侯德長子嗣爵復名德

天都載卷之一　終

天都載二卷目錄

天都載卷之二

新都馬大壯仲履撰　新都曹以楨建父
秣陵顧起元太初
秣陵焦尊生不害　秣陵焦　周茂孝
豫章王嘉賓仲觀　豫章王嘉弼青蓮同校

余讀宋學士濂洪武十年致政謝恩表其頌聖止云欽惟　皇帝陛下以布衣混一四海如漢高祖以仁義化被萬方過唐太宗不至如近日過爲𧪄稱也因見先朝文字質朴其君臣士庶風化所尚大都類此

後裔之盛必由先德史傳所載不可勝紀如楊震四公袁安五公蕭瑀八葉尤其章著者偶閱宋初二公事漫筆于此夢餘錄曰宋初江景房者開化人當錢王納土景房實奉版圖歸朝　吳越地陋賦重田畝米三斗景房慨然曰使此籍歸朝廷東南之民瘁矣乃沈其籍于河詣官自劾坐是落職流

衆世子孫由科第至顯官者七十餘人皇朝類苑
曰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贄均
兩浙雜稅方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方
贄謂畝稅一斗天下通法兩浙既爲王民豈當循
僞國法上遂從之方贄終于京東轉運使有五子
皐淮覃鞏空淮之子珪爲宰相他亦多顯者二公
事同而報亦不爽如此

淵明桃花源記說者謂中云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
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以爲淵明寓言豈有實有
此處而不可尋覓者余頃讀石林翁巖下放言云
桃花源今鼎州桃源觀即是其處余雖不及至數
以問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由此
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
未嘗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者相傳自晉
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鳥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
爲占據石林翁此說則其地至宋時已非復淵明

當日景象矣

趙大周貞吉亦是有用之才惜在位不久耳如庚戌
之事趙大周力排和議抗論于朝言 朝廷養士
二百年今一旦有事遂言無人豈 祖宗立國之
意哉且何代無才苟以朝命命之激以忠義誰敢
不盡力効命況虜人用兵氣之盛衰視月盈縮今
十八日矣更一二日則月漸虧虜必退宜不動以
觀其釁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一與之盟則要劫君
相求索金帛何所不至于是和議遂息虜人果以
二十日退去苟當時果與之盟則歲遣重使輸以
歲幣終不能塞虜人無厭之求而召戎啓釁其禍
有不可勝言者今邊釁不開而國勢日尊者皆大
周之力也大周既論列于朝繼上疏陳二事其一
開損軍之令蓋 祖宗之制但邊將有損折軍士
者即謂之失機百姓雖盡爲擄去亦所不論故虜
人一入內地則兵將皆入保城堡縱其剽略而百

姓遂爲魚肉此最爲失策者開損軍之令庶邊始敢提兵出戰稍爲百姓之衛其二錄周尚文功周尚文邊將之有功而方論罪者其三釋放爵楊繼盛蓋二人皆以劾奏權貴論死久禁獄中者遂以此忤權貴大周時爲國子司業即命帶都御史職銜賚銀數萬兩出城賞軍又不給以勑印實陷之也大周至西城請勑印元宰銜恨不許論辨既久義頗正不能奪遂給勑印以行旣出城至佐咸寧營咸寧希中旨不肯收銀令大周遍歷各營唱名給散大周窘迫無計是夜宿咸寧營中至明旦虜人退去果如大周所料幸免于難不然則立爲虀粉矣後以前事責某縣典史

余讀芸心子曰飛蒐應救民之德騶虞昭王者之仁草有指佞犀有觸忿白墮之酒擒奸王度之鏡愈疾內飛蒐事人鮮知者飛蒐神馬名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勤勞救民之害天應其德而至出宋書

韓詩外傳曰凡草木花皆五出惟雪花獨六出亦不盡然郎仁寶曰土生物五爲成數故諸花皆五出巖桂秋生屬金四爲金數故四出又玉蕊花六出碧桃每枝亦有一二朶六出者又醫說云醫人李惟熙善論物理桃杏雙仁輒殺人者其花本五出六出必雙別記云冬至後陰極陽生故梅桃杏李皆五出夏至後陽極陰生故威靈仙鹿葱射干浮瓶蕉梔子皆六出草木花皆五出惟梔子雪花六出雙仁殺人失常故也述異記曰東海郡尉于王有杏一株花雜五色出號六仙人杏

世廟改孔廟稱號爲先師其議本於成弘時程學士敏政至是始行之余讀宋本鶴山雅言云漢魏間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周孔同廟後出周公而專祠孔子據此則漢魏時已有此稱不自程學士始也又讀我 太祖御製文集有曲阜知縣孔克傛勑文中云古人有必報而不忘者先師也

又云特命爲曲阜知縣以報先師又封衍聖公孔
訥誥文云獨先師孔子明哲心樞又云令襲其爵
以奉先師則相沿襲巳久矣
蜀志云蠶叢魚鳧之後有王曰杜宇稱帝號曰望帝
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爲前門熊
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眉爲城郭江潛綿洛爲池
澤汶山爲畜牧南中爲園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
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禪位于開明

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蜀人悲之故
聞子鵑之鳴即曰望帝非實變化也乃寰宇記云
黃帝子昌意娶蜀人女生帝嚳後封其支庶于蜀
始稱王者自名蠶叢後王曰杜宇號望帝荆人鱉
靈其尸隨水上至汶山下見望帝立爲相望帝自
以爲德不如鱉靈禪位鱉靈號開明遂自亡去化
爲子規蜀人聽其鳴曰是我望帝魂也故後世譌
傳爲古帝魂其實要當以蜀誌爲證蜀王本紀亦

與蜀誌同說文謂望帝自慚化爲子規不爲巢若
百鳥巢中生子百鳥爲哺其雛如君臣禮皆沿譌
傳耳
彭祖陸終之子名籛（作剪古字同用）字鏗封于彭而宋莘楙
引姓苑弁論語疏以爲姓籛名鏗而本朝鞠孟春
又引楙爲證誤矣後讀錢德洪彭祖廟碑記云姓
籛名鏗歷仕夏商周爲國師在商封彭城伯故稱
彭祖壽七百七十七歲子五十四人第二十八子

孚爲周文王師去竹氏錢爲吾錢氏受姓之始余
觀姓纂云錢姓出陸終後終生彭祖孫孚爲周錢
府上士因官命氏其云爲文王師去竹氏錢者緒
山又未知何所據也
李肇國史補載江南有蚊母鳥夏月夜鳴吐蚊于叢
葦間又有蚊樹類枇杷樹皮裂蚊紛然而出宋景
濂集云江南有孑孓生洿水中好屈伸水上見人
泳去久則脫爲蚊此蟲化也塞北有蚊母草草熟

而蚊變嶺南有蚊子木實爲盧橘熟則綻蚊出實空此草木化也江東有蟁母鳥郭云蟁母似鶚而大鳴聲如人嘔生池澤茹蘆中形類鳥鶚而大黃白雜文鳴如鴿每鳴吐蚊一二升此禽化也四類惟蟁母出蚊特殊蟁母鷏也因作逐鷏文

余讀徐叔明宗伯冰廳劄記云歲己未言官建議欲嚴加搜檢如鄉場故事二場請題覆儀曹郎案呈欲悉從言官議高安吳公持之曰鄉會二試事體原不相同會闈之士皆歌鹿鳴而來者也故祖宗待之甚厚不過防之覲鄉試錄有搜檢官會試錄則無之矣其意可知也今使歌鹿鳴而來者亦復囚首就試垢辱於奴隸之手法誠密矣但不當自我破壞舊例吾寧使士負 朝廷不可使 朝廷負士竟寢不行又云歲戊午上以太倉歛之 詔九卿會議理財節用之法吏部尚書吳公鵬建明欲裁省解京曆日十分之七高安公曰此 朝廷正朔欲令小民家至戶曉即費不爲奢況所費直毫毛之在馬體耳裁省之恐無益其議遂寢已疏入閣下擬 旨從中竟革解京曆日十分之七時吳吏書議中有減鄉試坊牌銀之半一款高安公曰此寒酸藉以發身者公不記歌鹿鳴時乎吳不能對然其議已徹 上前矣是歲舉人僅得坊牌銀四十兩此二事王元美別記科試考俱不載因記於此

余見小說引陸善長水經云江水源出玉輪山在西蜀是桑欽水經之外又有一水經也後讀姚寬叢語云水經世以爲桑欽撰予讀易水注云易水經其東南合瀛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瀛自下瀛易互受通稱矣又廣陽溪水亦引桑欽說且水經正文皆無此語恐非桑欽撰當別有書也古書散亡良可嘆已姚意亦與余意同余又讀餘冬序錄云陸禋續水經云蛇雉遺卵於地千

年而爲蛟然則陸善長水經其亦續水經乎

北齊柳元伯五子同時領郡時五馬參差于庭故人稱太守爲五馬又或以爲義之事又云謝靈運爲永嘉太守以五馬自隨立五馬亭又遁齋閒覽云漢制駟馬出爲太守增一馬潘子直詩話云禮天子六馬左右驂三公九卿駟馬左驂漢制九卿二千石亦右驂太守駟馬其有加秩中二千石乃右驂故以五馬爲太守美稱未知孰是

西京雜記載十種桃內有櫻桃含桃二種按櫻桃禮記謂之含桃釋者曰以其在枝爲鳥所含故名含桃本草衍義云古謂之含桃可薦宗廟故王摩詰詩曰總是寢園春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是櫻與含總一種耳

世傳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觟䚦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觟䚦卽今所畫獬廌論衡曰獬廌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獄用之又廚中自生肉脯薄如萐形搖鼓生風寒凉食物使之不穢名曰萐脯五色線曰草曰蒲萐王者有孝德則生於廚是也

萬司寇虞愷生弘治巳丑三月十三日比登第初選無錫知縣命下之日乃庚子年三月十三日後爲刑部右侍郎致仕命下之日又乙丑三月十三日偶合之數如[illegible]亦自然中

永寧中南昌有婦人一產四子守問郡人唐檀曰此

何祥也檀曰京師當有兵氣禍發于蕭牆果成閻顯之誅又自建康元年至天禧四年一胎四男者凡三產一男三女者二產二男一女者二自天聖至治平婦人生四男者二生三男者四十四生二男一女者一占者又曰天下安寧無兵荒之憂人民蕃息之驗二占不同並志之

酉陽雜俎云僧一行長于數所善王生其子以罪繫獄求救於一行一行曰吾數推之當有赦矣翊日

遣其徒授以布囊七戒令往某處廢園伺之有物來其數七共捕之以囊携來勿脫也其徒如言而往至晡時七豕入園盡獲之一行置之大甕中密覆封以六一泥朱書大梵字誌之詰朝明皇御便殿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此何祥也一行對曰此古無之惟後魏時嘗失熒惑亦其比也惟施惠可以應之什氏云惟瞋心壞一切善慈心降一切魔臣謂莫若大赦從之其夕一星見七日如故

故至今持斗母咒者皆不食豕本朝徐武功有貞初下制獄引鏡自照曰面色灰敗吾定不免乃日拱手默誦其所奉斗母咒又數日復覽鏡曰吾今知免矣迨獄且論決而風雷大作承天門災方颺晦中或見錦衣堂上有物如豕者七蹲焉蓋斗神所為也公奉斗極誠每日必北向四十九拜無間寒暑閽門不食豕公亦自秘其術不輕以示人蘇州志載公治河時有僧相公它日位極人臣然不免伏法公大驚僧授以魔羅支天之法云非瀕追死莫誦後果獲免魔羅支天即斗母

宋王旦王曾俱謚文貞以避諱改文正惟李文正公與司馬君實范希文眞謚文正本朝朱狀元希周自以避父諱遺言不願謚文後謚恭靖

余郡邑徐春甫精于醫博綜經史著古今醫統一百卷其搜集諸書誠稱該洽第其中辨吳球諸症辨疑冬月傷暑為謬猶未當余嘗閱小說載洞庭葉

翁冬月遘疾幾殆羣醫咸以疢火治王時勉後至獨云中暑衆皆掩口時勉曰諸君莫嗤定是初寒服夏藏曬衣偶觸其熱氣耳問翁果然投以香薷飲而愈則冬月傷暑不可謂無也又卷首書目於荊楚歲時記云不著作者名氏余讀[illegible]考以為宗懍著即本草亦引為宗著想餘[illegible][illegible]志之耳

弱水不能載羽芥而述異記曰滄[illegible]久視山下出澄淥水其泉闊一百步亦謂流淥渠雖投之金石終

不沉沒故舟人以兎鐵爲船舫二水正相反河圖謂禹治水功大天帝以寶文字賜禹佩渡北海弱水之灘史亦云禹濟巨海玄龜爲梁皆天啓神聖不可盡以爲誕也

劇談云杜子美客耒陽一日江上舟中飲醉是夕江水瀑漲子美爲驚濤漂泛其尸不知落於何處元帝思子美詔求之聶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爲白酒牛炙脹而死葢實錄也而唐藝文傳云甫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元稹撰甫墓誌曰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王洙原叔序公詩集云大曆三年春下峽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嘗至嶽廟阻瀑水旬日不得食耒陽聶令知之自具舟迎還五年夏一夕醉飽卒皆譚言之耳墓誌洛誠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山前亦屬空墓誌言嗣子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以家貧子美歿後餘四十年始克葬又云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柩之襄祔事於偃師而襄陽耆舊傳乃誤云子宗文宗武遷葬偃師實未之考耳

樂廣以因想論夢云未有夢乘車入鼠穴者而搜神記載盧汾夢入蟻穴見堂宇題其名曰審雨堂是豈有因有想者耶窮神秘苑曰汾常叩古槐中蟻穴有一女子衣青引汾入見廳堂題曰審雨則近怪矣云夢者是

韓非云楚莊王既勝狩於河雍歸而賞孫叔敖請漢間之地地甚瘠楚法祿臣再世而收地惟叔敖地瘠再世不收故九世而祀不絶史記載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優孟歌于莊王之前莊王乃召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絶與前小異

淮南子曰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又雜志曰蚓無筋而能縮博物志曰落頭蟲以耳爲

蠐螬以背行快於用足草木子曰牛雖有耳而聽以鼻龜雖有鼻而息以耳記曰麞有牙不能噬鹿有角不能觸鶩家鴨有翼不能飛無足而能飛者惟螣蛇聆鼠以尾飛詭鳥以足飛猵以髯飛蟬以翼鳴砂挼子以身倒行砂挼一名苟子能倒行置枕中令夫妻相好事見陳藏器本草象以鼻取水毋借蝦視駏驉借蟨爲走狽借狼走蟾蜍擲糞自其口出

楊文貞東里集云通鑑前編舉要新書婺金履祥編四明陳桱舉要起陶唐以下接乎綱目又云劉恕作通鑑外紀避經[illegible]接百氏之說金履祥謂其野而難質故作前編不復避經桱嘗爲之舉要余觀通鑑綱目前編起自唐堯以下接于綱目之前凡十八卷後又爲舉要三卷皆金仁山履祥編仁山門人金華許謙序之皆云金著不知文貞何據以舉要爲陳著也周伯琦序曰四明陳氏子桱甫世其史學尊承先志纂緝前聞凡方冊所載若盤

古至高辛氏紀其槩爲一卷以冠金氏之所述名之曰通鑑外紀又自一書并其舉要也文貞集中又載四明陳桱著通鑑續編二十卷起盤古至高辛爲一卷契丹事在唐及五代者爲二卷後二十二卷則宋三百二十年之事也此名續編與周序不合鄭仲璧瑗蜩笑外稿云考桱續編自陶唐至三代皆注云見金氏前編及桱歷代筆記筆記余所未睹意文貞所謂舉要新書者即指筆記歟抑別是一書歟附錄于此

余見朝鮮國試文其二論一謂漢高置太公於俎上而不顧而乃爲義帝發喪是豈移孝爲忠之道一謂韓退之不得遂行道之志故感二鳥而作賦初非有美光榮之心二說亦皆可味

湖州天聖禪寺相傳殿左右柱舊常刻木爲龍復盤其上殿西有池一日龍下飲老僧卓錫而訶之龍輒還故柱左右錯盤元趙文敏爲錯龍盤記俾其

事久之一夕暴雷雨龍飛去三輔黃圖曰通天臺元鳳閣自毀椽桷化為龍鳳從風飛去此猶藉木龍身而幻化若張僧繇畫龍點睛輒飛去尤不可解又僧繇曾畫二僧經亂裂而為二唐常侍陸堅得其一後見夢於堅以愈其疾又緯略曰唐趙顏於畫工處得一圖畫美女工曰神畫也呼真真百日即應果如其言一友以為妖贈之寶劍欲斬之真真曰某南岳地仙也君呼妾來今又疑妾妾不可住即携其子上圖圖上添一小兒矣又幽明錄曰石虎時大武殿圖賢人之像頭悉縮肩中此理皆不可曉

余見載籍畫中靈異者甚夥并記于此毛繪遂昌人善畫入神常至會山唐仁院其徒不之禮入佛殿畫一婦乳一兒於壁角而出適夜有兒啼聲怪之一日繪至僧語及繪笑曰若欲絕之甚易乃添乳入口啼聲遂止唐吳道子畫殿內五龍鱗石飛動每天將大雨即生煙霧鄮縣大梅山頂有梅木伐為會稽禹廟之梁張僧繇畫龍于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鬪後人見梁上有水淋漓始駭異之以鐵索鎖于柱唐玄宗命李思訓畫大同殿壁兼掩障異日因奏對語云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通神佳手也潤州興國寺苦鳩鴿棲梁上穢汙尊容張僧繇乃東壁畫一鷹西壁畫一鷂皆側首向簷外看自是鳩鴿等不復敢來江南道士厲歸真善畫牛虎兼工鷙禽雀竹緯有奇思常遊洪州信果觀有三官殿夾紵塑像是玄宗時所作體製妙絕常被雀鴿糞穢其上歸真畫一鷂于壁間筆踪奇絕自此雀鴿無復棲止吳道子嘗訪僧僧不禮遂于壁上畫驢一頭一夜僧房家具踏破憁亂不堪僧知是道子懇邀塗却畫乃已唐寧王善畫馬開元後花萼樓壁上有六馬滾塵圖內明皇最眷之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信偉如也

後壁上粧有一其一失去信知神物與變化俱
也建中初命人牽馬訪醫稱馬患脚以二千求
治其馬毛色骨相醫未嘗見笑曰君馬酷似韓幹
所畫者眞馬者固無也因請馬主遶市門一匝馬
醫隨之忽値韓幹幹亦驚曰眞是吾設色者乃知
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馬若蹶因損前
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脚有一點墨缺
方知畫通靈矣建康有陸溉患癰醫療無效有顧

光寶能畫遂命筆畫一獅子令于外榜之謂陸曰
可虔心祈禱當有驗如言中夜聞戶外有窸窣之
聲明日看獅子口臆有血淋漓溉病乃愈楊子華
常畫馬于壁每夜嘗聞蹄齧長鳴如索水草聲圖
龍于素卷舒之輒雲氣縈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
天下號爲畫聖非有詔不得與外人又郄掃編曰
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何尊師作貓則鼠
輩遠避宮洞于雪川長興成山寺作鶴飛而復歸

信州懷玉山有名畫羅漢郡中每迎請祈雨常有
一二飛還寺中

畫中靈異余謂皆精神所致而人有歸之術者見聞
志云孟蜀有一術士稱善畫蜀主遂于庭之東隅
畫野鵲一隻俄有衆禽集而噪之次令黃筌于庭
之西隅畫野鵲一隻則無有集禽之噪蜀主以故
問筌對曰臣所畫者藝畫也彼所畫者術畫也是
乃有噪禽之異蜀主然之宋初有道士陸希眞者

每畫花一枝張于壁間則遊蜂立至向使邊黃徐
趙輩措筆定無來蜂之驗此抑非眩惑取功沽名
亂藝者乎至于野人騰壁美女下牆禁五彩于水
中起雙龍于霧外皆出方術怪誕推之畫法闕如
也故不錄

相辨貴賤固毫髮不爽然亦係人修德爲轉移耳如
漢周亞夫鄧通從理入口竟以餓死而南史有水
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裴晉公身都將相豈盡憑相哉故古稱聖人不相

鄭弘採薪得一箭有人來取弘還之問所欲弘識其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載薪為難願旦南風暮北風許之故若耶溪風至今為然呼為鄭公風事見本傳又水經注宮亭湖神能分風劈流故曹毗詠云分風劈流為兩又廬山記云宮亭湖神能分風上下船皆便又眞仙通鑑云廬山有鬼詐為廟神能於帳中與人語飲酒則自空中投杯又能

分風送舟所靈者甚衆欒巴為豫章太守至廟即失鬼所在

草木子云中冷泉錫器盛之則漏是水之至精者也博物志云庭州灞水以金銀鐵器盛之皆漏惟瓠葉則不漏異苑云拘夷國北有石駝溺水滴滴溺下如飴以金銀銅鐵木瓦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惟瓠不漏服之令人身上毛落盡得仙路史云西海島間水如脂而黑他物盛之皆滴漏惟牛角可貯南海以媒野象塗少許於樹葉間象拂着身必遲廻不去崑崙奴亦塗身便乘之而歸若家畜焉

雞知子午而吠鶴知子午猫睛亦能猫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暖一名蒙貴亦名烏圓

陸佃云鴈性惡熱不過衡山以南地極燠人罕識雪故鴈向衡山而止殊覺未是蓋鴻趾連不能握不木棲又水鳥惟居於洲渚間書曰陽鳥攸居是也

衡山以南多山故鴈不度因有回鴈峰耳梁州誌曰鴈山有大池水鴈棲集之因名鴈塞大抵非水瀆莫棲也故書於震澤紀陽鳥攸居

南康記曰覆笥山上有湖周廻數十里有一石鴈浮在湖中每至秋天石鴈飛鳴如候時也異物類苑載石燕石鶴石山鷄石鷹而獨遺此何耶

海禹金古樂苑載易緯春秋緯二條余見書緯尚書中候曰周公歸政於成王鳳凰翔庭成王援琴敬

曰鳳凰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此亦嘗補入

七修類稾載洛陽劉太師健初生月餘有僧過其門指視太師曰此兒七死不死過了四十官至一品壽過一百後讀書古廟一夕風雨敗壁壓體明日方得出一也鄉貢入京爲盜縛於雪地凍餓幾死二也會試場中失火犯烈焰而出三也飲酒友家主人恐客散去鎖閉大門一時火起客多有死于

火而得獨全四也傷寒死去三日而甦五也過海封王而舟壞漂蕩幾死既而得生六也一日晝寢有猫過身側爲霹靂震死因而驚死踰時乃醒七也是皆四十以前事後則日受封爵孝宗朝以爲首相正德二年去位累朝贈秩至太師今尚在也年已一百七歲矣僧非神仙何前知如是邪後閱王元美閣臣表云劉公由天順庚辰進士成化二十三年以少詹學士入閣正德元年以少師華蓋殿學士致仕卒年九十四余考之他書并劉墓碑與王說合前所紀恐誤耳

扶老强力（扶老狀如鶴函大作脯食益人氣力走及奔馬）倉庚止妬（格物論云倉庚一名黃鶯一名黃鸝一名黎黃一名鸝鶹一名黃栗鶹一名黃鳥一名黃袍一名商庚一名楚雀一名金衣公子梁武郗后性妬左右言曰臣嘗讀山海經云以倉庚爲膳可以療忌梁武令郗后茹之後妬減半）鶴糞能化石成塵龜溺能濡墨入石蟹膏化漆成水蟾酥潤玉可割蝸牛涎去蝎毒（以涎圖之蝎不敢去蜈蚣亦然）黿脂得火可以燃鐵駝糞煙可殺蚊蟲壁

蟲物氣之相制有如此岳季方雜言曰黃鳥食之止妬鶿魚食之止驕鶡居食之不饑酸鶊食之不醉䱌魚食之已狂人魚食之已癡（酸鶊三足鳥也）酋耳食虎（瑞應圖曰酋耳不食生物遇虎則殺之）青要亦食虎（一云黃腰服虎）鼩犬食虎豹（周書王會曰周成王時渠搜國獻鼩犬鼩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食豺豺食蝟扶老咬蛇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蠱嚙鶴鼷鼠食郊牛獨食猿獒食猴

有交非其類者魚跳躍則蜥蜴從草中下稍相依

近共浮水上乘竟魚還水中蜥蜴還草中語見三
教珠英此猶氣類相近也至孔雀雖有雌雄將乳
之時登木哀鳴有蛇即至與交是以其膽其血皆
能傷人蛇與龜交則產龜是蜾蟲與甲蟲交也雉
與蛇交則產蜃是羽族與蜾蟲交也
物有同產而異種者熊太古曰余過鵰窠姑吏指山
上一穴云昔鵰窠此生三卵一為鵰一為犬一為
蛇心切疑之後於脫脫丞相家見一犬坐客咸指
此犬為雕窠所生乃知向者所聞不為異也東園
客談曰北方凡皁鵰作窠所在官司必令人窮窠
探卵多寡若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有一狗
取養之長則獻於朝與常狗無異但耳上多羽毛
數根耳田獵時鵰上飛狗陸行所逐同至名曰鷹
背狗蓋凡物生三子必有一異耳若晉懷帝永嘉
五年妓產一龍一女一鵝寶武母產蛇時并產一
蛇送之林中後母卒有大蛇徑至葬所則人生他
物尤異矣若物產不盡如種類又其常耳齊民要
術曰凡種黍一黍十子唯二子生黍餘皆生秕雜
俎曰鶻生三子一為鴟禽經曰鸛生三子一為鶴
造化權輿曰鷹鶚之子或為鳩鷹夏雀生鶉楚鳩
生鴞南海記曰鱷生子百為鱷者纔十二餘或為
黿或為鼉玄覽曰鴟乃產鳩鷹亦產狗鮎亦產鰻
牛亦產麟
文選養生論齒居[illegible]不能解近觀醫說引邇
齋閒覽云倪彥及嘗宦太原府云彼中人喜棗無
貴賤老少嘗置於懷袖間等閑探取食之郡人之
齒多黃緣食棗故叔夜所謂齒居晉而黃是也吾
子行曰晉地多棗人嘗懷之若粵人之噉檳榔則
知味甘傷脾故齒黃也
六經天文編云鴈得中和之氣熱則即北寒則即南
以就和氣為禮幣者一取其信一取其和也焦漪
園先生筆乘云親迎執鴈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

竊恐未然蓋古重冠婚婚禮[illegible]以士而用大夫公
服墨車則見婦翁亦用大夫執鴈禮耳若謂始親
迎遽料將來如孤鴈先不再偶可謂祥乎冠禮三
加冠服義與此同余謂先生此説足破千古之疑
矣又按白虎通曰贄用鴈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
節明不失女子之時也儀禮云大夫贄鴈取其候
時而行婚禮用鴈取其[illegible]陰陽往來之義也婚禮
曰贄不用死故詩云雝雝鳴鴈言鴈生而發德具

也李涪刊誤曰鴈是隨陽之禽明隨夫所適也此
皆足互相發明並志之

余觀載籍水有異者併記之郎瑛七修類藁云華亭
寶林寺（近見華亭縣志云寶雲寺）為梁顧野王居地今尚像野
王為伽藍硯池之水早清中綠晚則黑方輿記蜀
青城有水六時灑水以代刻漏陽時灑然而下陰
時無晝夜凡六時灑水名六時水一統志載應城
縣京山有温泉淵靜如鑑聞人聲則如湯奮激其
熱可燖雞又思南府河南府孟縣攸縣四處温泉
與偃師縣鄠溪蓮池皆夏涼冬煖而南陽府裕州
有煖泉二皆三時俱涼至冬則煖又四川梁山縣
多喜山有雌雄二泉一名浴丹泉春夏左盈右竭
秋冬左竭右盈

余郡黃山温泉水同一壑而一半冷一半熱金陵有
半湯湖亦然又一統志載巢縣有半湯池一冷一
熱其初冷熱仍異數里之外始相混[illegible]冷[illegible]

郎亟回（唐羅隱詩云飲水魚心知冷煖濯纓人足識炎涼）又載招遠縣寒
温泉寧海州文泉又登縣湯泉即墨縣温泉阜平
縣湯池（世傳吳王經此欲浴王患池水太熱靈臺旁即有冷泉噴出至今一温一冷）
縣温冷泉皆冷熱二泉同注奉新縣湯泉一温一
沸撫州温湯泉中有伏石分為二流其陰水差寒
其陽水常沸盛弘之荊州記云桂陽縣有圓水一
邊冷一邊暖冷處清且綠煖處白且濁江乘地記
云東南四十里泉半温半冷共出一壑雜俎云句

容縣吳續塘有湖水半冷半熱可以瀹雞皆熟魚
交入輒死張勃吳錄曰丹陽江乘縣有湯泉冬夏
常熱禽魚之類入者輒爛以煮豆穀終日不熟草
木濯之輒更鮮茂鶴山雅言云廬山靈湯院泉沸
如火煎四面盡冷

余讀傅應山鳳翔所刻　皇明詔令內載洪武二
十九年九月十三日立皇太孫詔余考聖政記革
除編年革除遺事吾學編及通紀路紀等書俱云
十五年非二十九年也蓋因詔書內有自甲辰卽
王位戊申卽帝位於今二十九年之文遂誤刻不
知自甲辰至二十五年壬申實總計二十九年耳

吳原博覧集中有韓文公廟碑跋云此東坡撰韓文
公廟碑也板本云不隨死而亾此作不隨生而亾
語若不通然爲公親書不應有誤又手扶雲漢作
手決余謂不隨生而亡亦自佳後讀江西布政司
所刻文忠公全集亦作不隨生而亡扶亦作決又
見華承勛所刻妙絶古今此碑扶亦作決并志之

世知有孟嘉九月登高落帽余讀太和山誌載有落
帽峰漢神仙戴孟于此飛昇落帽于上下有石橋
是落帽事不獨孟嘉也

臨淄有女水世治則流世亂則竭燕建平六年水忽
暴竭玄明惡之寢病而亡太上四年又竭慕容超
惡之燕祚遂淪及宋武北征又激洪流岐山周公
廟有湧泉出故老相傳時平則流世亂則竭唐安
史亂泉竭至大中年復流自後又涸至宋雍熙二
年復湧出清甘異常水新豐鸚鵡谷水世傳清則
太平隋開皇初暫清復濁至唐武德元年復清又
荊州城內有沙池常漏水蕭穎胄爲長史水乃不
漏及穎胄亡復竭

人化之事如鯀化黃熊褒君化龍黃母化黿宣騫母
宋士宗母俱亦化黿徐伯化魚晉末江州人與巴
郡獨角俱亦化魚孫恪妻袁氏化爲老猿高平黃

秀化爲熊其他不可勝紀至抱朴子曰周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述異記曰楚莊王時宮人一旦而化爲野鴟飛去又幾于怪矣

虎死載人化虎如牛哀宣城太守封邵隴西李徵作一李積趙不易妻葉薦妻郟州李忠趙生妻李氏凡七事而通考又載延載初中涪州民范端化爲虎郴州左史因病化爲虎欲食其嫂擒之乃人也雖未全化而虎毛已生元和二年商州洪峌治役夫將化爲虎衆以水沃之不果化玄覽載隋開皇中霍州老翁化爲虎齊諧記載義熙四年吳道宗母化爲烏班虎太康元年江夏安陸縣薛道詢因病化爲虎食人一年復還家爲人後官爲殿中令史搜神記載長沙亭長夜避雨誤入伺虎檻中晨遇人出之尋化爲虎蜀檮杌載孟昶時有樵本罵母忽化虎上城趙廷隱射殺之因告昶曰虎本山林之獸而人化於城市疑虎族中有不軌之士其夜張洪謀叛[illegible]日[illegible]覺伏誅[illegible]僧傳載襄州山僧偶戲擁虎皮於身形遂爲虎而心猶人也但不能言一旦餓甚噬一人細視乃衲僧也心自思曰我以人爲不善活[illegible]爲虎今又食僧寧餓死弗重其罪也因仰天號絕忽皮落依然一[illegible]僧走入佛寺向圓一超上人曰某心有悔行願上人決之具言其事上人曰爾惡念爲虎善心爲人苟有志脫離則人不爲虎虎[illegible]爲人矣僧乃奉教九事當入虎[illegible]

南部新書曰天下[illegible]賦惟長安縣貢土萬年縣貢水唐闕史曰藍田縣貢水常在冬杪如藍水不冰則主吏宣命以祭一夕而成冰

萬畢術曰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淮南子曰犀角駭狐又有駭鷄犀離水犀見抱朴子又宋孝宗時[illegible]犀帶者中有老人持杖形名爲壽星犀又九國志云海商有鬻犀角帶者直數百萬置夜有光洞照

一室蒞馬希聲殺商取之逾月光遂滅夷堅續志云韓魏公犀帶中一片乃鹿啣花此皆奇物也

泊宅編載有一士人淞汴東歸夜泊村步其妻熟寐撼之問何事不荅又撼之妻驚起視之舌腫已滿口不能出聲急訪醫得一叟負囊而至用藥糝比曉復舊問之乃蒲黃一味須眞者佳此可以救急症不可不知

術法中不貴神通亦不廢神通要亦借以化俗耳如

鄧州老僧日食二鵓鴿僧俗共非之老僧終無所避當饌之際貧士求飧分其二足而食食訖老僧盥嗽雙鴿從口而出一則能行一則匍匐在地貧士驚惟亦吐其飯其鴿二脚亦生衆乃驚異號曰鵓鴿和尚唐與元縣有上座僧嘗飲酒食肉羣輩皆效焉一旦多作大餅招羣衆入屍陁林以餅裹腐肉而食數啖不已衆僧掩鼻而走上座曰汝等能食此肉方可食諸肉自此緇徒因成精進宋龔明之中吳紀聞云有蝦子和尚乞於市得錢則買蝦貯之袖中且行食或隨其所往寄視之遇水則出哇羣蝦皆游躍而去一統志載宋僧志言居東京景德寺爲人卜甚驗仁宗以儲嗣未立寄遣問之志言書十一郎付之後英宗以濮王十一子入繼人始悟焉有具齋薦鱠者則并食之臨流而吐化小鮮羣泳而去寶志大師嘗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鱠昭明諸王子皆侍側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

二十餘年矣師何爲爾志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帝深異之如今秣陵有鱠殘魚此皆現神異以警人者也又句踐方斫魚爲膾聞有吳兵棄其餘於江化而爲魚猶作膾形亦名膾殘魚又名王餘魚

游用之潛夢蕉詩話曰南寧伯毛公舜臣在南京留守時被　命灑掃舊内見別院墻壁多舊宮人題咏年久剝落不可盡識其一署云媚蘭仙子書末二句猶可識云寒氣逼人眠不得鐘聲催月下斜

廊宇畫婉麗詞意淒然

凡花多香而獨密香樹其根幹枝葉皆香惟花不香成實乃香按此樹出交州今嶺南諸郡皆有之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浮水面者爲雞骨香其幹爲棧香細枝緊實未爛者爲青桂香其根爲黃熟香其根節輕而大者爲馬蹄香其實爲雞舌香七名同出一樹蓋珍木也

蘭與桂花於四季者余嘗見之而四季荷花惟儋州清水池中有之其花四季不絕而臘月尤盛

南園漫錄云三原王公爲冢宰時天台夏進士鏌以省親違限例當送問鏌以爲毋不服且以詩風貢郎中欽時予爲主事欲據法白公必欲送問鏌急因言曰必欲問有死而已鏌嘗以所爲文獻公公甚惜之命予勸鏌鏌曰果不可免則以進士還官常歸養毋而已予解之曰子節誠高矣然已中進士則不比隱者可行其志今公惜才好士故遣某相告果不服而長歸任子歸矣倘據法行浙江巡按御史提子顧不驚令堂乎夏遂語塞還以白公公喜見於色即遣官持手本引鏌送刑部又叮嚀所遣官善慰諭之及官回召予引官面問曰鏌去云何曰送至刑部門外發嘆而易衣進矣公微笑曰汝在道還使之衣冠乘馬否官曰然公又笑謂予曰此年少有文而不知法故當委曲成之公於

一進士愛惜保護之如此法亦不少屈也可謂難矣

南部烟花記曰文章總集帝命虞世南等四十人選文章自楚詞訖大業共爲一部五千卷號文章總集又擇能書二十人爲御書生分番鈔書此書今不見有錄本

宸濠蓄異謀每陰結天下知名之士遣人至蘇持重幣聘唐六如寅既至處以別館待之甚厚六如佯

半年餘見其所爲多不法知其後必反遂佯狂以
處宸濠差人來饋物則倮形箕踞以手弄其人道
譏呵使者使者反命宸濠曰孰謂唐生賢直一狂
生爾遂遣之歸不久而告變矣蓋六如於大節能
了了如此

文徵明不就寧藩之徵有病起遣懷二律潦倒儒冠
二十年業緣仍在利名間敢言冀北無良馬深愧
淮南賦小山病起秋風吹白髮雨中黃葉暗松關

不嫌窮巷頻回轍消受爐香一味閑經時臥病斷
經過自撥閑愁對酒歌意外紛紜知命在古來賢
達患名多千金逸驥空求骨萬里冥鴻肯受羅心
事悠悠那復識白頭辛苦服儒科

新喻符宜臣力學苦吟尤癖於結字宸濠欲結納宜
臣屬所親作詩諷以意宜臣因用報者之曰羹藜
弗克盧厚味乃酖毒薦稿豈潤櫑芒刺生重褥怡
曠易處心牢籠豈煩促原獸走奔臺山禽鳴待旭
遐想廖處消長歌振林曲卒能自深以成其志

徽宗政和中建設畫學用太學法補試四方畫工以
古人詩句命題嘗試竹鎖橋邊賣酒家人皆可以
形容無不向酒家上着工夫惟一善畫但於橋頭
竹外掛一酒帘書酒字而已便見得酒家在竹內
也又試踏花歸去馬蹄香不可得而形容何以見
得親切有一名畫克盡其妙但掃數蝴蝶飛逐馬
後而已便表得馬蹄香出也果皆中魁選又試蝴

蝶夢中家萬里畫工戰德淳畫蘇武牧羊卧草蝶
中皆良工苦心也

文皇即位詔相傳爲王學士達善所草余讀學士集
中有景仰撮書一編皆揆徃行而論其是非以爲
世訓其人品非庸陋者比故孤樹裒談云即位詔
非王所草聞之先輩實景學士筆也復齋日記曰
永樂間解縉以草登極詔稱旨任之以政不久而
黜此又不知何據也

都玄敬曰新安縣有王喬洞其石皆土所成破之木葉之形交錯其間文理具在若雕刻者衆石皆然洞上二木亦皆化石一木復產枝葉予親見者使人向予言予安能信碑言神仙大丹之成土木皆化為石此說得之余謂土木年久結為石即程氏遺書載人化石七修類藁載鐵樹開花穹壤間類此者尚多不可盡指為丹化

丘文莊濬題釣臺云祚終四百已無漢州歷千年尚姓嚴終古祠堂釣臺側水光山色擁高簷[illegible]而韻險

天都載三卷目錄

各稱林逋十世孫　陸羽所著書
羊馬駝牛象之異　辨方正學之誣
樹上生人
解冶葛蜘蛛毒旋覆根能續筋
異石異犀　天中記遺顧旃事
火浣布有數種與石絨異
字同而音讀異　鬼神隨人念轉移
生祠自始　修文御覽載李陵詩
敵爲虎形　洛陽橋得名
人貴有及物之仁　溫公不爲四六
物化祭柑化鵝水成孕化人二蝦異化
豚歇至無害　物形異者
李筌辨異氣　廉頗扁鵲二墓之異
青田核螺蔎二異物　宋之南京應天府
實心爲政獲神助
匡宿瀑布太白山鐘石落膊石風雨之異

年號字畫有關讖兆　改名關讖兆
磬石由青河進則不恊律
竹中有人卵生人氣生人
衣上出火吉凶不同　潮汐因地不同
書冊所始　烟脂所始
辨員字音　辨乙非注
欸乃
一字二字三字四字紀元

天都載卷之三

新都馬大壯仲履撰　新都曹以楠建父
秣陵顧起元太初　秣陵焦　周茂孝
秣陵焦尊生不害　豫章王嘉弼　青遠同校
豫章王嘉賓　仲觀

宋亡草茅堅臣節者如鄭思肖謝翱張弘毅龔開與唐義士珏林義士德暘宋遺民錄及函史所載諸公人皆知之余見袁祁所撰宋林節士傳人罕知

者因錄于此處士姓余名夔魁字叔梧世家遂安松林少博學慷慨饒大節弱冠舉省魁會伯顏入臨安乘輿播越未廷試而罷時故相陳沂中倡義衢信間處士得檄躍然散所貲部四方壯士三百與開化魏亨中同應沂中兵誓共奬王室已而聞文天祥起兵溫州遂互爲聲援欲求趙宗室在吉安者立之以樹民望未幾沂中兵敗于信州天祥被執北去亨中以憂死處士仰天慟曰天乎宋室滅矣吾何以生哉所親或勸之陶潛不死晉室表未祿仕與在位異胡死爲乃匿姓名遯跡璉瑀山中自號山間人大書宋林二字鐫于石志存宋也元既取天下詔求遺賢浙行省梁僉憲以處士應詔遣使束帛來聘處士對使者曰亡國之臣國危不能救君亡不能死縱憐而用之何裨新政願得追遺躅于巢許幸矣三年聘復來對使者詞益峻竟不可奪而止嗣是惟灌園課讀緘口天下事年

八十終于家臨革零涕謂家人曰吾家世受宋恩志存呼一旅光復舊物柰何稍張輒仆竟賫志以歿今已矣其題吾墓曰宋林處士且戎狄亂華古無百年運汝曹俟聖人出乃仕子孫遵遺命始終元祚無干丰祿者　明興諸孫道用以貢知寶雞思寛以進士爲御史後先振振未艾説者意處士之報云袁初與思寛俱乘癸乙未科進士孫思寛孫貞者萬曆中亦爲御史

房諫著未見録中亦多佳語如泰太也世治太甚而
將反也故聖人處泰而益懼又曰唐五行志云取
財過度則陰失其節而水溢毋氣虛則子氣洩也
又曰貧賤無富貴之欲者古富貴忌貧賤之憂者
亟又曰五行之氣其一旺者其一衰故土木之工
興而金必竭況一衰而二旺乎諫又著答客問一
書其中商確時務亦多可採是必留心經世者
王元美曰嘗見孫兆孺言永順、靖二宣慰酉陽宣

撫之民至今尚冠白巾云爲諸葛武侯服孝後閱
避暑録載所覩明皇幸蜀閬山谷閒民皆冠白巾
以爲蜀人爲武侯服所居深遠者遂不除武侯道
行于蠻貊一至此哉永順永靖皆楚地不知初定
荊州時抑平孟獲後也今土官正堂皆奉武侯像
不敢中坐官民守其三約惟謹余後觀程大昌演
繁露略與元美引避暑録同乃知古人不忌白非
爲服也程云隨志宋齊之閒天子宴私著白高帽
士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
白紗隋時以白帽通慶弔之服國子生亦服白紗
巾晉著白接䍦竇苹酒譜曰接䍦巾也南齊垣崇
祖守壽春著白紗帽肩輿上城今人必以爲怪古
未以白色爲忌也郭林宗遇雨墊巾李賢注云周
遷輿服雜事曰巾以葛爲之形如帢本居士野人
所服魏武造帢其巾乃廢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
紗爲之是其制皆不忌白也樂府白紵歌曰質如

輕雲色如銀制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先驅巾拂塵
吳兢樂府要解舊史白紵吳地所出則誠今之白
紵列子所謂阿錫而西子之舞所謂白紵紛紛鶴
翎亂者是也今世人麗粧必不肯以白紗爲衣古
今之變不同如此唐六典天子服有白紗帽其下
服如裙襦韈皆以白眎朝聽訟接見賓客皆以進
御則猶存古制也然其下注云亦用烏紗則知古
制雖存未必肯用多以烏紗代之則習見忌白久

矣世傳明皇幸蜀圖山谷間老叟出望駕或著白
巾釋者曰爲諸葛武侯服此不知古人不忌白也
兒谷子曰照夜青螢也百花釀蜜也蜒蜜櫻桃也太
平廣記又謂櫻桃爲石蜜廣志謂蔗汁爲石蜜謂
橄欖爲南威又云橄欖獨根東向枝曰木威兩向枝曰橄欖爾雅說文謂
筍爲竹萌爲竹胎酉陽雜俎謂石榴爲丹若傳玄
賦謂宜男花爲令草又傳記謂棗爲木蜜太平廣
記又謂木蜜生南方合體皆甜嫩葉皆可生噉味
如蜜解悶止渴其老枝及根幹堅不可食細破煑
之煎以爲蜜味倍甜釀

水土有生物之異者佛林國有羊羔生于土中國人
候其欲萌乃築墻防外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之
則死惟人着甲走馬擊鼓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
便逐水草是土生動物非犢羊也北遵越集曰余
在廣時立珠子提舉司專掌蜑人入海取珠者得
珠子樹數檐樹如柳枝珠生於蚌蚌生于樹枝生
于石蜑人鑿石得樹樹上求蚌采珠范志能虞衡
志曰石梅一叢數枝橫斜瘦硬形色如枯梅石柏
一幹極細上有一葉宛是側柏二種俱生海中根
皆化爲石是水生植物不獨珊瑚樹也
蠏爲無腸公子蝦蟇亦然衛波傳曰蝦蟇無腸龍蛇
屬也
古名馬有以鳥名者白鶴蜚鴻神鳬黃鵠紫燕銅雀
雞斯有以蟲名者白蟻絲蚍龍子龍駒翠龍象龍

唧蟬奴有以别獸名者翠麟翔麟紫野麋蛾鹿飛
兎白兎赤兎獅子驄有以天文名者奔霄騰霧驕
霜晨風追風追電赤電浮雲皎雪凝露飛霞跂日
驄旋風白月影白忽雷駮碧雲赧發雷赤有以地
理名者絕地青海驄決波騟有以草木名者丁香
桃花玉花驄九花虬百花肇三花駿
楊文貞士奇云聞之前輩言元至正間初改奎章閣
爲宣文朝臣咸謂必命巙巙書榜是時周伯琦雖

在館閣精篆書而未爲上所知夔日令篆書宣文
閣榜十數紙周不識其意一日有旨命夔書宣文
閣榜夔言臣所能眞書非古古莫如篆朝廷宣文
閣用篆書爲得體周伯琦篆書今世無過之者上
如其言召伯琦書下筆稱旨由是益見進用前輩
臨事明于大體而不自取其功與引拔人材委曲
成就之如此皆不可及

國朝內外諸司印文俱用疊篆　御璽及各王府
之寶用玉箸篆惟總兵所掛印文用柳葉篆往大
同叛失總兵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請給新印時鄭
端簡曉爲職方主事白郎中請改柳葉篆文或增
減字或稱別將軍恐原印在叛軍處行文奏報眞
僞難辯多誤事往年胡忠安公失行在禮部之印
改鑄行禮部印在內衙門尚然況邊鎭兵權又反
側時乎郎中不聽

陸容少美丰儀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

寢公紿以疾與期後夜女退公作詩云風清月白
夜窻虛有女來窺咲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
前已薄相如遲明托故去之是秋領鄉薦時年二
十四其介持如此故公後憲廟時爲職方郎嘗疏
阻征安南又疏西域進獅子不宜受又阻太監李
良乞陞　敬皇帝登極疏論八事言多切直時
劉吉柄政疑容侵官將陰中之尚書余子俊爲言
于吏部得出爲浙江叅政尤有聲

博物志曰龜三千歲旋于卷耳之上中華古今注曰
千歲龜常有白氣起道家云虎千年則不蛻而角
生漢中山有虎生角玄中記曰千歲之燕戶北向
千歲之狐爲淫婦百歲之狐爲美女千歲之樹精
爲青羊古今註曰鶴千歲變蒼二千歲變黑所謂
玄鶴也搜神記序曰千歲之雉入海爲蜃百年之
雀入江爲蛤千歲龜黿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爲
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千歲之鼠而能相卜抱

朴子曰龜千歲具五色額上兩骨起如角解人語
浮出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抱朴子曰鹿壽千
歲滿五百歲則色白列仙傳曰鹿一千歲爲蒼鹿
又百年化爲白鹿又五百年化爲玄鹿獸經曰熊
五百歲能化狐狸三百歲善變人形李白集云乳
窟玉泉交流中有蝙蝠千歲體如白雪蓋飲乳水
長生也

家雞先鼓翼者二而後鳴雉雞既鳴而後鼓翼者三

雄雉有冠煮熟仍紅家雞則不然

世言呼盧有神卜富貴可徵昔慕容寶因燕樗蒱危
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蒱有神豈虛語哉欲富貴
可頻得三盧于是三擲盡盧故曰五木之祥呼盧
信驗矣余又觀獨異志云中宗爲武后所廢仰天
而嘆自抛一石于空中祝曰我復帝此石不落其
石遂爲樹掛不落又漢元后在家有白燕銜白石
大如指墜后績筐中后取之石剖爲二中有文曰
母天地武德六年車騎將劉山濤上書言高祖龍
潛時數往來洛郊之庄曾跋二石靴迹見于石中
至今猶在高祖令鑿之深二寸餘其迹愈明乃止
又冊府云晉高祖在晉陽時牙城有僧坊曰崇福
坊之廉下西北隅有泥神神之首忽一日有烟生
其騰郁如曲突之狀坊僧奔赴以爲人火所延乃
俯而視之無所有焉事尋達帝帝名僧之臘高者
問之僧曰貧道見莊宗將得天下曾有此烟觀其

噴湧甚于當時可知矣然則石與泥豈果有神乃
神露其機緘于此耳

石潤知雨以金生水爲水母故而感應類從志曰以
炭與物稱使輕重等懸室中將雨則炭重天晴則
炭輕蓋炭體本枯陰氣易入較他物亦先乾故輕
重可驗耳然夷陵有陰陽石陰石常潤陽石常燥
旱鞭陰石必雨久雨鞭陽石則止物類相感也則
石亦有燥者

綱目考異曰後魏孝明神龜元年遣使西域求佛書
綱目大書示戒又觀歷代崇信異端莫不悉書況
漢明求佛書啓釁端獨缺漏不書所與趙納之書
云未及細看者蓋此類也余以爲綱目之法重首
惡紫陽蓋不欲以首釁累明帝非缺漏也佛法入
中國久矣魏畧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
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劉向列
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

佛經則知漢哀成間已有佛經矣班固匈奴傳曰
霍去病過焉耆千餘里得匈奴祭天金人師古注
云即佛像又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
降得金人之神上祠之甘泉祭不用牛羊惟燒香
禮拜依其國俗又元壽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
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illegible]知武帝時已
有佛法矣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
作中天之臺及秦蒔沙門室利房等至始皇以爲

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蒔正已記仲尼
老聃師竺乾（李涪刊誤曰李商隱爲文曰仲尼師老聃猶龍不知聃師師竺乾徹之周漢以來無此文未知聃師竺乾出于何典）則知周秦已有佛法豈待
漢而始有哉由是考之明帝非首開釁端明矣綱
目非缺漏也彼傳奕韓退之皆謂佛自漢明帝時
始入中國蓋論其顯然者耳

余祁邑不老山相傳彭祖煉丹于此石竈尚存山出
方竹甚奇亦僅數武餘皆常竹後閱北戶錄澄州

産方竹體如削成勁健堪爲杖融州亦出大者數
丈又引正聲集云南方有方竹杖白蟬噪其上陳
貞節嘗咏之武陵桃源山有方竹如削可爲杖

花之黃者多開于土旺四季之時春季則棠棣夏季
則萱葵秋季則黃菊冬季則臘梅土之色[illegible]季見
于一花亦不違其時也

青瑣高議云余讀新唐書韓文公傳云公患鱷魚爲
害作文以牲投惡溪之潭翼日群鱷相率[illegible]徙于

海才三十里而止余甚疑焉斧蓋疑其言三十里而止卒不能入三十里内爲患意其近也余考舊唐書云公令人以牲投之湫水呪之以文呪之夕有暴風雷起于湫中數日湫水盡涸徙于舊湫西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鰐患又讀宣室志亦曰公爲文告之是夕暴風雷起于湫中聲動山岳迨夜分霽焉明日里人視其湫水巳竭公命使窮其迹至湫西六十里易地爲湫鰐亦隨而徙焉與舊唐

書同此劉元城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司馬氏修通鑑悉攄舊史而于新書無取焉良有以也

蛇蟒向壬鸛巢知歲（又曰鸛巢知風之所起）燕知戊巳鶴知夜半雕鳩有别虎知衝破又善卜狼亦善卜又善視巨喙善驚（善避矰弋彈射）蜣蜋善轉丸（莊子謂結蜣之智轉丸）麃善防（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則環角外向以防人害）鴷善書印（即啄木鳥食木蠹遇蠹以嘴畫地成符而蠹自出）鸂鶒善敕（能敕水故命水而物不害）鴆善禁呪（能呪大石使起取蛇食之其禁石時架巢避行前却如道士禹步則石起也）鸛善符（鸛有隱巢

木鸛鳥不能見又有長水石故于巢中養魚水不涸本水鳥覆卵時數入水冷取礜石周卵以助煖氣故術家以鸛巢礜石爲眞物）雉善聽（又不再接）狐善疑貍善搏鸞與鶴善舞鸚鵡鸜鵒善言蜾蠃善祝駝知風又知水脉獺穴知水（識水高下蜉蝣曉潛水之地蛇曉方藥）運日知宴陰諧知雨（鴆毒鳥雄名運日雌名陰諧天晏静無雲則運日先鳴天將陰雨則陰諧先鳴）乾雀知來猩猩知往駢雅曰白澤角端能言獸也歸終知來獸也象知地虛實蝦蟆以端午伏水草而不鳴烏雀以七夕集林木而不飛瑇瑁以甲子庚申

日閉口不食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又有君臣烏有反哺之仁鶺鴒有友悌之愛隼有憫胎之義羊有跪乳之識鴈有啣蘆避矰之能牛有結陣却虎之勇又牛初生則拜四方物類之靈若此

韓昌黎晚年頗親脂粉故事服食用硫黃末攪粥飯啖雄雞不使交千日烹之名火靈庫公間進一隻焉始亦見功終致絶命退之子昶改金根車爲金銀車貽笑于世昶亦登第見語林二子縮衮俱擢

第衮爲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世有知狀元衮者又何孟春序錄云公孫承狀元及第爲時聞人二事人鮮知因錄之

蜈蚣入腹最難出頃見葉繼熙臨桂雜識云一人夜炊火有蜈蚣在吹筒、驚竄入喉漸下胷膈用生雞血灌之少選更飲以生油盞許遂惡心蜈蚣并滚油血中吐下續服雄黃水獲安又聞吳人張冲虛醫多奇効有道人炊一蜈蚣伏火筒中誤吸入

腹痛不可忍張命碎生雞子數枚取其白傾盌中令啜之良久問其痛少定索生油與嚥之須臾大吐則雞子與蜈蚣纏束而下蓋二物氣類相制入腹則合爲一也人服其得醫意云又物類相感志云蜈蚣畏油

黃子發相雨書曰戊申日候日欲入時日上有冠雲不論大小視四方黑者大雨青者小雨趙雪州曰凡遇戊午巳未天必變或遇亢奎二宿值日則可免餘宿不可免又見小說云雪多作于戊巳日間或作于丙丁日吹劍錄曰戊辰巳巳戊戌巳亥日爲木頭鬭土須陰雨此語田家五行諸書俱不載因錄于此然雨雪豈可以時日支干度耶卽驗亦偶合

鷰燕卽一名鷙鳥一名鷾鴯一名天女一名鳦一名玄鳥又烏亦名玄鳥雁一名朱鳥螢亦名丹鳥

鳧雁在江邊沙上食沙石悉皆消爛唯食海蛤不消

隨其糞出入藥功力倍勝

鳩雄呼晴雌呼陰禽經曰鳩拙而安鷦巧而危鳩一名拙鳥不善營巢取鳥巢居之鷦一名巧雀又名巧女取茅秀爲巢以麻紩之一房或二房懸于蒲葦上枝析巢敗甚公鳩獨曰人道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根柴便是家緣了

法苑珠林曰太山之東有醴泉焉其形如井本體皆石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若或汚慢則泉縮焉蓋有神明以宰之也又見輟耕錄載湖州長興州金沙泉唐時用此水造紫筍茶進

貢泉不常出有司具牲牢祭之始得水事訖即涸宋季屢加浚治泉迄不出至元十五年中書省遣官致祭一夕水溢可溉田千畝遂易名瑞應泉而縉紳胜說亦云太守造畢或旋旆少遲則示風雷之變或見鷙獸毒蛇水魅焉搜神記曰武帝徙南岳之祭於廬江潛霍山之上無水廟有四鑊可受四十斛至祭時水輙自滿用之足了事畢即空水經注曰河東霍太山有岳廟甚靈有靈泉以供祭事鼓動則泉流聲絶則水竭湘東有侯曇山上有靈壇壇前有石井深數尺居常無水及臨祈禱則甘泉湧出周用則已謂神明宰之良然

陳嗣初太史家居有客稱林逋十世孫以詩求見太史與之坐少選入取一編授客乃和靖傳也客讀至和靖終身不娶無子客默然太史哂曰君自是間花草非孤山梅樹枝耳余讀宋史逋本傳云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宥子大年頗介

絜自喜

陸羽一名疾字鴻漸一字季疵（疵一作疪）其先不知何許人景陵龍蓋寺僧姓陸于隄上得初生兒育之遂以陸為氏又李肇國史補云景陵僧於水濱得嬰兒育為弟子及長不知姓自筮得蹇之漸繇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姓陸名羽字鴻漸與前稍異並記之所著有茶經三卷人皆知之然其所著尚多有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江表四姓譜十卷南北人物志十卷吳興曆官記三卷潮州刺史記三卷占夢三卷

羊馬臥而起必先前足屬陽也駝牛臥而起必先後足屬陰也羊馬駝牛前足屈後後足屈前惟象似人前足向前後足向後兩乳在胸與他獸異牛食多臥病則立馬食多立病則臥駝臥胸着地而後高象臥臂着地而前高故駝交背相向象交胸相向也

奉天靖難記載　成祖起兵至即位時事頗詳第
中多非實錄如謂　成祖入宮指烟焰處謂方
孝孺曰今日使幼君自焚者皆汝輩所爲也汝死
有餘辜孝孺稽首祈哀乞憐遂命收之此等語豈
可傳信千古使孝孺果爾又何至有赤族之慘
伊尹生于空桑誕也老楓變爲羽人幻化也而海中
有樹能生人者會要云大食國西隣大海常遣人
乘船經八年未極西岸中有一方石石上有樹榦

赤葉青樹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皆咲動其身脚
若著樹枝其使人摘取一枝小兒即死與通考所
載同朱鬱儀玄覽云大食之西有髮彌之樹見人
善笑摘之則稿蓋指此五色線云海中有銀山生
樹名女樹天明時皆生嬰兒日出能行至食時皆
成少年日中成壯年日晚成老年日沒時則死明
日復然
劇野僉載云冶葛食之立死有冶葛處即有白藤花
能解冶葛毒餘冬序錄云有野葛之地必生蕹菜又引草木疏云冶葛有大毒以蕹葉汁滴其苗當時萎死山羊食冶葛苗即肥而大而人食山羊不害蓋物有相化伏也北戶錄云蕹葉葉如柳性冷味甜陳藏器又云味甘平無毒本草云冶葛用羊血土漿解之鴆鳥食水
之處即有犀牛犀牛不濯角其水物食之必死爲
鴆食蛇之故又云蜘蛛齧者雄黃末傅之筋斷須
續者取旋覆根絞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
即相續如故蜀兒奴逃走多刻筋以此續之百不
一失

余祁謝方伯嘗得一石子時則中現一鼠形十二時
變現不爽其石后焚于火余嘗聞于故老心竊疑
之後見小說中載張侍郎九成茵二犀帶中有月
影過望則見皆感天地精氣而成者則石之現形
亦此類耳
天中記狐狸部載搜神記數條而記中顧旃事不載
因錄于此記曰吳郡顧旃至一岡忽聞人語聲云
咄咄今年衰乃與衆尋覓岡頂有一古冢穴見一

老狐蹲其中前有書一卷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
較大咋殺之取書視之悉是奸人女名已經奸者
朱鈎頭所疏名有百數攄女在書次
火鼠氷蠶世之奇珍然火浣布原非一種玄中記曰
南方有炎山四月火生十二月火滅正二三月火
不燃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葉枝條至四月火
燃草木落葉如中國寒時葉落也行人以正二三
月行過此山下取木以為薪燒之無盡時燒不成炭炊熟
則灌滅後復更用如此無窮取其皮績之為火浣布又曰剝木皮以灰煑
為布抱朴子曰夷人取此山木華績以為布又有火
鼠其毛長三寸亦可績以為布蓋二種焉高似孫
緯略曰以陽燧火山陰柘木爇之木皮改常試之
累驗又載杰公至市見貨火浣三端杰公遙識曰
此布二是績木皮所作一是鼠毛所作因問木鼠
之異公曰木堅鼠柔是可別也后讀岳季方正雜
言曰元史奸臣阿合馬傳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為

布火不能然請遣官採取余聞姑蘇有一家有火
浣布纔冊求觀得見正白作紲色試之果然豈石
絨歟十洲記以為火穴鼠氂千斤一丈者妄也余
謂石絨別是一種而指十洲記為妄者非也
余嘗讀書史中有字同而音讀異者小說中曾記之
有未悉者余為廣之聊記于此星宿音星秀二十八宿是也
番禺音潘愚廣州縣名欵乃音靄襖俗作襖靄者非舟中歌聲瀧水瀧音雙
慶府縣名方俟冎音木奇屑句讀音句豆點句音讀袒免音但問五世親涸
羅一音博羅縣名一音寄羅江名牂牁音臧歌蜀江名冒頓音沒突漢匈奴名可
汗音克寒漢唐時虜國王號閼氏音烟脂匈奴妻也用里音祿里四皓之一龜
茲音丘慈曹大家下音姑巳上玉篇者月氏氏音支身毒
音捐毒會稽下音班樊於期於音烏嫪毐音澇靄酈食其下音
異兀寧馨兒寧去聲僕射下音夜姑射下音盐盟津上音孟國
土下音度陶甄音堅又音真繒繳下音勺枹鼓上音敷琅邪下音
邪郡名邪谷上音耶綸巾上綸音關二音皆可儀樽上音梭率更上音
律盤殖下音孫熟食也矛盾食尹切黃能下音奈三足鼈委蛇下音移

於戲音嗚呼嘆辭　尸解下音解　般若音鉢惹釋經　衆生上音中釋經
落魄下音託　隱几上音隱去聲　野燒下音燒去聲　毋丘上音貫見令濟陰縣南
龍兌下音奪趙地　方輿音房豫㴊縣名　糊塗音突　鵲遠去聲遠害全身遠市
朝涯音牙詞押移崕詩押　些音息箇切楚詞　祆音軒胡神也　扁音眠牌額也
殷烏關切赤黑色　溺奴料切尿也沛公溺儒冠　宿留音秀溜　相宕上音掘堀壤下
音地空壁讓君與臣射讓地尺許　揖厭下音葉推手曰揖引手曰讓　亡慮上音無
倒景下音影　耐可上音能　詐諼下音泫亦詐也　郎羅下音攞閩人稱父曰
隆準下音拙　休告下音嗥　骨朵下音都　阿訶上音兀　齊衰音咨衰

扶服匍匐　曲逆去遇　睚眦崖豺　谷蠡祿梨　壘尿倉凝　康居下音渠
函谷上音咸　無射下音射　滹池音烏河名　馱　疆場下音益　觜星上音
崔　角亢下音剛　咎繇音皐遙　金日磾下音密低　受釐下音僖　下音
休屠下音儲　先零下音憐邑名　選愞下音軟　提撕下音西　滑稽上音
骨　椎結下音髻　戲下上音麾　隆慮音林盧地名　又容各二
筆曰郡邑之名有與本字大不同者顏師古以爲
土俗各有別稱者是也姑以漢書地理志言之焉
翊之櫟陽爲藥陽蓮勺爲輦酌太原之慮虒爲

夷上黨之沾爲添蕩陰爲湯陰潁川之不羹爲不
郎南陽之酇爲擲堵陽爲者陽鄧爲讚沛之酇爲
嵯鄲爲多清河之鄃爲輸汝南之平輿爲平預濟
陰之宛句爲宛劬江夏之沙羨爲沙夷九江之橐
皋爲柘姑廬江之雩婁爲吁閭琅邪之不其爲不
基東東之承爲證長沙之承陽爲烝陽臨淮之取
慮爲秋廬會稽之諸暨爲諸既太末爲闥末豫章
之餘汗爲餘干梓潼之汁方爲十方蜀郡之徙爲

斯益州之味爲眛金城之允吾爲鉛牙允街爲鉛
街武威之樸𠜶爲蒲環張掖之番禾爲盤和安定
之烏氏爲烏支西河之鵲澤爲梏澤代郡之狋氏
爲權精遼西之且慮爲趄廬令支爲鈴祇遼東之
番汗爲盤寒樂浪之黏蟬爲黏提蒼梧之荔浦爲
肆浦交趾之羸𨻻爲蓮簍九真之都龐爲都聾日
南之西捲爲西權淮陽之陽夏爲陽賈詹皮之番
爲皮皆不可求之于義訓字書亦不盡載也演繁

露曰虹縣今宿州屬邑今讀如絳孔光傳光爲虹
縣長注虹沛之縣也音貢郎與今呼不同

語云一念善景星慶雲一念惡妖風厲鬼此皆實語
雲谿友議云李常侍續分陝之日閒登城樓遙見
二僧拖秩從寺門而出有二鬼異狀隨僧後諦聽
行過百步忽見一女子自東而來二僧極言而謔
鬼乃俱怒拋沙石作旋風左右或有見者遂召僧
至問其所以具云初出寺門共論經義尋有他言
不敢隱諱伏藏公曰鬼神重𡘕戒善惡必知二僧
旣還益加惕厲

猗覺寮曰生祠始于定國之父郡中生立于公祠余
讀演繁露曰生而立廟請當享之而于公聽之不
辭者習見時事以爲當然也秦始皇自立極廟漢
諸帝皆生自立廟故賈誼對文帝而曰顧成之廟
號爲太宗則生祠殆倣此也非始於于

修文御覽載李陵詩曰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微
陰盛殺氣凄風從此興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
嗟爾窮廬子獨行如覆水短褐中無緒帶斷續以
繩瀉水注瓶中焉辨淄與澠巢父不洗耳後世有
何稱說者謂其答蘇武書爲六朝人代作余謂此
詩亦然

虎嘯則風生而萬籟作虎伏則風止而萬籟息故止
樂用敔爲虎形易曰風從虎是也而七修類稿乃
曰敔形爲虎而伏虎爲金獸應秋也虎亦主聲今
伏而無聲若陽氣之收斂衰謝矣其背之齟齬氣
不暢也所以止樂也此說殊覺無味

余少聞洛陽橋以爲閩地何以是名後讀程泰之小
說有曰泉州北二十里有溪溪通海每潮來人輒
病涉蔡端明君謨守泉時伐石跨溪而橋知潮力
豪大徒柱不能勝遂出新意累石以爲壯趾其制
中間闊兩頭銳銳故不與潮鬪闊故能勝鋪架也
橋成蔡公自書橋旁石曰萬安渡橋而又別爲一

記以載首末今猶巋然矣然蔡公自命爲萬安而土人以及它方皆以洛陽冠名爲是橋實在閩而名以洛陽見者多不解或曰洛客有經此橋者樂其山水寬敞有似洛陽故以名此恐不然也閩固多山然至興化以及泉南則平夷之地甚多此地雖闊不能廣于它處何以獨擅洛陽之名耶予案元和郡縣志洛陽天津橋本維舟爲梁後以洛漲壞船正觀十四年始令石工累石爲脚則是不止

用獨石爲柱而累衆石以爲之趾趾闊而力厚即萬安橋之所取則也矣然則橋名洛陽其必以此之象趾也哉

四友叢説云吾松張莊簡張莊懿皆鄉先達賢者也然莊簡致事家居端重嚴毅與親識少恩雖宗族亦不肯假借毫髮莊懿官至兵部尚書以太子少保致仕居家坦蕩和易不設城府親友皆樂其惠莊簡今子孫單弱亦無顯者獨莊懿子姓繁衍一女一女孫皆至一品夫人一曾孫登進士曾玄孫已四十餘在國學庠序者几十人郡中稱爲名族則知莊簡雖持身嚴正但保全一已終鮮及物之仁莊懿在刑部時其所奏行新例數十條至今用之則知仁恕所及其所活者衆矣是以于定國之家高門待封嚴延年之母掃地以望其變之至史冊所載報應之速蓋未有顯明如此者夫上帝以好生爲德而法家苟一輕重其手人之死生立

判豈非天之最重者耶則莊懿之報實天有意于厚之也

司馬温公平生學問惟是不欺二字其自言不善四六非倦于屬對蓋四六不免諛詞失實故温公不肯爲之耳屬對雖小伎然亦不易如三才天地人四詩風雅頌四時春夏秋冬三德剛柔正直迅雷風烈烈風雷雨絶地天通通天地人夫子天尊大士頭上不同官家宦者官人身中各別皆以爲巧

對又如劉蕡下第我輩何慙雍齒且侯吾屬無患
勸君更盡一杯酒與汝同消萬古愁娶妻不用取
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有名何在鐫頑石路上行
人口是碑皆確對
列子曰蛙變爲鶉熊太古日廣東八月見魚化鶉淮
南子曰鼃化爲鶉鶉化爲鷃鷃化爲布穀布穀復
爲鷂禽經曰仲春鷹化爲鳩季春田鼠化爲鴽仲
秋鳩復化鷹季秋雀入大水爲蛤孟冬雉入水化
爲蜃搜神記序曰腐草爲螢朽葦爲蛬音蛩稻爲蛩
麥爲蛺蝶自無知化爲有知而氣易也鶴爲麞蛇
爲鱉蛬爲蝦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倦遊雜記
曰黃魚化爲鸚䳇泡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爲豪
豬沙魚之斑者化爲虎化書曰老楓化爲羽人朽
物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爲石山
蚯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吳地志曰石首
魚至秋化爲冠鳧古今注曰猿五百歲化爲玃志

又稱羅州魚化爲鹿王元美記蚕蛹化爲蛾蠐螬
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異苑云河南司馬元徹
元嘉中爲新淦令喪官月旦祭柑化爲鵝是亦無
情化爲有情也搜神記曰漢末零陵太守史滿有
女悅門下書佐使婢取盥手殘水飲之遂有娠既
而生子至能行太守抱兒使求其父兒匍匐直入
書佐懷中書佐推之兒仆地化爲水具省前事太守
以女妻吏水孕化人人復化爲水亦異矣又泊宅
編云僧了因嘗寓長蘆寺閒步江上見潮泛小蝦
登岸有化而爲蜻蜓翾然飛去者一蝦再至岸未
及化又爲潮所蕩及三登忽化蜈蚣入水蓋念心
所激也此可見造化本無心衆生自造化憑一念
轉移耳

醫家謂脉歇至者必然有不可藥論者內閣徐文定
公溥爲詹事時服闋至蘇城聞王時勉名醫也令
診之時勉既診以公脉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脉

素有異時勉曰如是則無妨然終不樂次謁范文正公廟少憇坐睡夢一人衣冠來謁曰勿憂也公之壽年還有兩干覺而思之以爲二十年其後二十二年卒時年七十三蓋干之爲字兩十兩一合爲二十二云

草木子云夔一足也蜘蛛六足也蝍蛆四十足也蚿百足博物志云百足一名馬蚿中斷成兩段各行而去帶無足也山海經謂獸名從從亦六足獸有

辣辣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博物志云崇丘山有鳥一足一翼一目相得而飛名曰寅見則吉良乘之壽千歲又云華山有蛇名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按北山經渾夕之山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近讀朱宗室駢雅云肥遺如蛇六足又云肥遺兩身又管子云蟜者一頭而兩身其形若蛇其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魚鱉此涸川水之精也想亦是肥遺總一種物耳

李筌所注有陰符經爲鄧州刺史夜三更東南隅忽見異氣明旦命吏凡郊市如產男女者悉取至焉筌遍視之曰皆凡骨耳重令訪得一牧羊胡媼一子乃安祿山也筌憐容曰此假天子也座客勸殺之筌曰不可殺之恐生眞者矣筌亦異人楊用修謂陰符經亦筌所作而王元美乃謂是經爲秦漢人假作筌爲釋仍托于驪山老姥以神其說皆未爲定論也

世傳神池現珠傘珍奇之物爲廟神靈異說者謂伏機所爲非也余見小說載廉頗墓在趙州能出物借人凡宴客無器用以雞黍祭之焚其券夜往取之自金銀磁錫卓椅之類隨券所書皆可得宴畢復設奠焚券陳所借于墓所使人遥守之入夜皆隱去神怪叵測吳中程公遵曾守趙州親言其事又河間任丘縣有扁鵲墓其祠名藥王祠前有地數畝病禱神以珓卜之許則云從某方取藥如言

掘土果得藥服之無不愈者其色味不一惟奉祠
人能辯之四方日掘丁窟越宿俱平壤矣觀二事
則神池現物自是神異非人力所為
烏孫國有青田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
東萊劉章者得二枚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
熟可供二十客又謝端遇天漢素女遺以螺殼貯
米常不乏此二種皆世奇物也
泊宅編載歐陽公知應天府封五郎廟事而歐公年
譜亦云皇祐二年七月丙戌改知應天府兼南京
留守司蓋今歸德府在宋為應天府亦稱南京
人有實心為政多獲神助余聞尚書吳交石公初為
節推部民有女初嫁夕被殺于帳中追婿入方覺
竟不知為誰所害告之官連及四十餘人公鞫莫
得沉思屢日禱之所奉觀音大士前夜夢見有虎
啣三刀跳一舟上公覺謂虎加三刀成彪字舟者
周也殺人者其周彪乎一詢立服餘俱得釋又程

鋐其同知温州上官檄檢校塩場稱度數日茫無
緒次有老翁曰欲獻愚計請屏左右從之乃曰井
字法言訖忽不見沉思逾夕始悟因畫地作井字
令推塩高廣相等止稱其一而餘八者悉定不三
日塩無遺數上下聞之皆驚異
雁宕龍湫游者有金鼓聲則瀑布隨聲而飛灑說者
謂聲氣相吸故然而陝西太白山軍行山下不得
鳴鼓角鳴則疾風暴雨立至南寧武緣縣有鐘石
在江水中扣之則風雨作瓊州昌化縣有落膊石
其側有橘柚食之則可携去則黑霧暴風駭人池
中有魚亦然此又何也
國家年號字畫有關讖兆如太平興國為一人六十
之類係帝王享祚猶其大者而寇盜之起亦往往
有兆于年號唐僖宗改廣明元年相字者曰有一
人自厓下出姓黃氏左足踏日右足踏月自此天
下被擾是年黃巢入長安亂天下隨筆曰廣明為

唐去丑口而著黄家日月以兆巢賊之禍又陝西
金州有黄巢谷巢亂有太白山人謁金州刺史云
請掘此谷則賊自敗掘之得一石桶上有一劒中
有黄腰獸獸見劒自撲而死後巢旋敗巢亦曾舉
進士又華岳金天王廟玄宗御製碑廣明中其石
忽自鳴隱隱然聲聞數里浹旬後定明年巢寇犯
闕其廟亦爲賊火所爇燬其門觀

讖兆雖形字畫然人心動處卽是先幾如梁太祖初
名温後昭宗勑改名全忠識者曰全字人王也又
在中心不可近臣亦奏上方悔後果篡大位

磬石所出固多然要以泗濱浮磬爲最蓋取其土少
水多易和且潤也唐天寶間廢泗濱磬以華原石
代之白樂天作詩刺樂工非其人宋番陽令吳昇
知靈壁縣會朝廷定樂下縣造磬磬成舟泝汴進
入縣境别有一河號青河趣都城稍徑或由此河
載磬入則磬聲多不協律又中都志曰靈壁磬石

朝廷用之則取民間私取者則無復磬聲此理俱
不可曉

小說載夜郎侯事云有女子浣沙聞竹中有聲剖之
得一男後封夜郎侯以竹爲姓漢武帝賜以王印
又徐君宮人生一大卵棄于野有犬名鵠蒼銜溫
之卵開有一兒有筋無骨後爲徐偃王槖離國王
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曰氣從天來故我有娠及
產子捐豬圈中豬以氣噓之棄馬櫪中馬復噓之
得不死後爲扶餘王諸若此類儒者多以爲誕故
夔餘祿曰小說載橘中四老人對奕曰恨不深根
固蔕其中又稱酈延大竹凌雲剖之中有二翁云
平生深根勁節惜爲主人所伐二事皆好奇者率
意撰造抑不知天壤間何所不有也而槩指爲撰
造

晉五行記曰惠帝納后羊氏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
咸怪之其後后竟坐廢本朝曾中丞詵被逮日衣

上火出竟陷大辟後讀物象通占曰衣服忽有火
光大凶信驗矣然王司馬崇古服玉日衣上火出
漢之不滅萬曆戊戌進士穆天顏未登第前火星
常出其袖幾欲焚衣又爲吉徵亦不可槩論
高麗圖經曰潮汐往來爲天地至信然潮亦有不同
者瓊管志曰江淅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
半月西流半月東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
之盛衰又臨海望前晝潮望後夜潮東海望前夜

潮望後晝潮南海上弦前晝潮上弦後夜潮而水
經乃曰鰌魚長數千里穴居海底入穴則潮上出
穴則潮退此又不知何說也
演繁露曰古書皆卷至唐始爲葉子今書冊也
程泰之曰古者婦人粧飾欲紅則塗朱欲白則傅粉
故曰施朱太赤施粉太白此時未有烟脂故但施
朱爲紅也烟脂出自虜地習鑿齒與燕王書云山
下有紅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接取其上英
鮮者作烟支婦女用爲顏色此蓋指燕支山言也
自霍去病破燕支山匈奴歌曰失我燕支山使我
婦女無顏色以此山產紅藍可爲烟脂而閼氏資
以爲飾故失之則無顏色耳據程此說則烟脂自
漢始有矣而雜錄又曰起自紂以藍花汁凝作脂
以爲桃花粧燕國所出故名燕脂此不知何所據
也
丹鉛總錄曰陸龜蒙詩賴得伍員騷思少夫差剛免

似荊懷宋人小說謂以陸之博學而誤呼伍員名
豈趂韻耶愼按員音運本無前訓惟唐員半千本
劉凝之十世孫因齊受禪奔元魏自比伍員故改
姓員唐世謚云令公四俊苗李崔員以後證先知
員之音運也古賢相傳自有此一種音韻今不悉
見余後讀廣韻員音運乃知原有此音韻用修偶
未之考耳
鉛續錄曰史記東方朔傳止輒乙其處乙音軋有

所絶點而記之曰乙如今讀書以朱志其止處也又文字有遺落勾其旁而添之亦曰乙唐試士式塗几字乙幾字是也今試式亦然而字作註也註乃點之訛耳是用修以乙即註也後讀宋孫季昭示兒編曰今進士書試卷末云塗試乙共計若干字唐時已有此語韓退之讀鶡冠子有曰文字脫繆爲之正五十有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者十有二字云劉蛻文塚銘序云實得二千一百

八十紙有塗乙者有注揩者有覆背者有珠墨圍者觀此則乙與註自別也又容齋二筆云咸通中舉子寫畢無誤題其後曰並無揩改塗乙註

欸乃舟中歌聲或云掉船相應聲讀作靄欸俗讀作襖靄者非楊用修引朱子辯證及項平庵説正之然不若示兒編引洪駒父詩話及廣韻正之爲詳明也

古無紀元以一字紀元者始漢文帝之後元年又景帝之前三年中元年後元年二字紀元始漢武帝之建元三字紀元始梁武帝之中大通又中大同四字紀元始漢哀帝之太初元將又漢光武建武中元魏太武帝太平真君唐武后天冊萬歲又萬歲登封又萬歲通天宋太宗太平興國眞宗大中祥符徽宗建中靖國復周制不改元但紀元年者惟西魏廢帝至周明帝復改元矣

天都載四卷目錄

天都載卷之四

新都馬大壯仲履撰

秣陵顧起元太初　新都曹以植建父

秣陵焦尊生不害　秣陵焦　周茂孝

豫章王嘉賓仲觀　豫章王嘉弼青蓮同校

容斋二筆云忠義有不幸泯滅無傳者南唐後主淫于浮圖氏二人繼踵而諫一獲徙一獲流歙人汪煥爲第三諫極言請死云梁武帝事佛刺血寫佛經散髮爲佛捨身爲佛奴屈膝禮和尚及其終也餓死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践髮舍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之事後主覽書赦而官之近考余郡乘人物志俱不載汪煥名宜容斋傷其湮沒也

容斋隨筆云徽州山水清遠素無火災紹熙元年添差通判盧瑢悉以所作隷字換郡下扁榜自樵樓儀門凡亭榭臺觀之類一切趍新郡人以爲字多燥筆而于州牌尤爲不嚴重私切憂之次年四月火起於郡庫經一日兩夕乃止官舍民廬一空而郡乘志災異缺不書因識于此

宋太學有至樂斋舉人居之多易名待聘遂有成名者錢唐一寺極佳而僧好爭訟沈睿達因閱僧堂見堂字口不合戲舉筆塗之爭競遂息今所在遇火災取州縣牌額焚之得息乃知祈禳厭勝理或有之

南部烟花記曰煬帝會飲爲拆字令侍人杳娘拆杳字爲十八日帝曰能拆朕字乎杳娘曰移左畫居右豈不成淵字耶遂爲唐興之兆

演繁露曰雞林本雞種也高麗不烹雞云如烹則家有禍

沈存中清夜錄云丁朱崖敗有司籍其家有絳紗籠數十大率如燭籠詢其家曰聚螢囊也有火之用無火之熱亦已巧矣然隋煬帝嘗爲大囊照燿山

[illegible]丁製益具體而微則囊螢不獨車胤也

國朝徵聘前有吳陳近有鄧劉四公人多知之而弘治中儒士潘辰以廷臣薦舉欽授翰林待詔歷官太常寺卿嘉靖中生員文徵明以巡撫薦儒士葉幼學以輔臣薦俱授待詔人罕知者因並識之

紀元有相同者漢武帝東晉康帝南齊高祖俱號建元漢光武東晉元帝南齊明帝俱曰建武漢宣帝西晉惠帝皆曰元康晉明帝北齊武成帝皆曰太

寧晉惠帝後魏文成帝皆曰太安漢後主西晉愍帝皆曰建興漢章帝唐憲宗同曰元和漢桓帝宋文帝同曰元嘉[illegible]和帝東晉安帝吳烏程侯同曰元興漢宣帝吳大帝同曰黃龍漢宣帝吳會稽王同曰五鳳漢宣帝魏後廢帝吳烏程侯同曰甘露南齊和帝後魏廢帝同曰中興晉[illegible]宋明帝同曰泰始魏明帝東晉廢帝魏孝文帝[illegible]宗同曰泰和漢明帝晉惠帝魏宣帝同曰永[illegible]帝晉惠帝魏明元帝同曰永興漢桓帝晉惠帝同曰永康漢安帝宋武帝同曰永初漢沖帝西晉懷帝同曰永嘉漢順帝東晉穆帝同曰永和漢和帝齊東昏侯同曰永元晉元帝唐則天同曰永昌南齊明帝唐代宗同曰永泰宋太祖與蜀主王衍同曰乾德有父子同紀年者漢高祖與隱帝同乾佑梁太祖與均王同乾化唐昭宗與昭宣帝同天佑又周太祖世宗恭帝三世同曰顯德

物因人得名者莫邪鑄劒遂名劍曰莫邪劉白墮善釀遂名酒曰白墮藥中使君子因郭使君多用此療小兒而名牽牛因人牽牛易藥而名阮咸作銅器似琵琶因名阮咸後改爲月琴地有因物名者蟲名朐䏰因名縣爲朐䏰物有因地名者僂句之地出龜因名龜曰僂句蔡地出龜因名龜曰蔡冀北出良馬因名馬曰驥衛地出驢因名驢曰衛資暇錄曰世呼驢爲衛衛地出驢其在茲乎

貝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圖經曰象有十二種肉配十二辰屬惟鼻是其肉又膽不附肝隨月在諸肉間淳化中上苑象斃太宗命取膽不獲使問徐鉉鉉曰象膽隨四時今[illegible]在春當在前左足既而剖足果得[illegible]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蚺蛇之膽隨日轉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諸獸肝有定數惟獺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葉其月滿又退之魚腧冬至在腹底近春在鰭

盧山記曰山中僧叢堅面多瘡瘢偶溪中得一石如雞子夜覺涼冷信手磨面瘡瘢盡滅後讀博異記曰龍窠石磨瘡瘢大効六帖云新都相孔休候王莽莽曰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取玉摃碎自裹以進休想龍窠石亦玉之類耳

金鑾密記曰白居易在翰林賜防風粥一甌啜取防風得五合餘食之口香七日

窮幽記曰蜀中厚朴若酒餘糅之紫色

青陽記曰術士相牛僧孺若青蠅拜賀方能及第公疑之及登科訖歸坐家庭有青蠅作八行立約數萬折躬再三良久乃去離上書曰郭汾陽每遷官則面長二寸額有光氣遷巳乃復此皆出于相術之外如魏志載朱建平相應璩曰君年六十二位為常侍先此一年當獨見一白狗也璩年六十一為侍中直內省忽見白狗衆人悉不見果年六十二卒其見白狗事亦出相術外皆可異也

玄覽曰棗李之屬爲核果琴莊美事曰崔奉國家一種李肉厚而無核識者曰天罰乖龍必割其耳其血落地故生此李山海經曰北號之山有木狀如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味甘酸食之不瘧

國初三楊同相人以東西南別稱之士奇江西人稱西楊溥荊州人荊州古南郢也稱南楊榮閩人住京師東稱東楊

幻術有不可解者漫錄于此尉遲偓中朝故事云宣皇朝有術士董元素自江南來人言能役使鬼神

上聞之召見狀貌甚異帝謂左右曰斯人不可測也留於翰林中宿洎夜召與語曰聞公頗有神術今南中柑橘正熟卿能置之否元素對曰此小事請安一合于御榻前數刻間有微風入幕元素乃啓其合柑子滿其中奏曰此江陵枝江縣柑子也遠處取恐遲上嘗之甚嘉嘆謂之曰卿要物應不難也元素曰若非奉天命臣何敢自取自取必有陰譴明日上命一中家小兒以銀笛吹之夜上高

樹宣元素從容聞其聲上曰近有此怪卿爲朕逐之可否元素笑曰此小兒耳乃書一符飛之頃刻乃不聞其聲明日喚小兒詢之云方吹次似有人于口中撥去黑中無計求也上又以十餘片令懷上樹踵前吹之宣元素聽元素吐氣少許其聲遂絕上再三怪之明日喚問乃是被風吹落宮牆外無由到樹上又令人于後苑作一地穴如屋點燭于其間入數人鳴鼓白元素曰又有此妖卿可逐之復飛符良久乃不聞其聲翌日上責穴中人曰方擊鼓次奉中使宣旨不用擊也其夕又穴鳴之戒曰任聞宣傳不可止也復不聞聲上明日問其由奏曰昨夜陛下親到穴止約臣遂不敢違命上曰今夕更爲縱是我來亦不可止也復不聞聲隔日奏曰有一赤龍入穴人皆驚走所以然也宣皇駭之異常勤重前後異術不可盡記賜賚孔多半年後堅辭歸江南乃放去不知其終又云咸通中

有幻術者不知其姓名于坊曲爲戲挈一小兒年十歲已來有刀截下頭臥于地上以頭安置之遂乞錢云活此兒子衆競與之乃叱一聲其兒便走起明日又如此聚人千萬錢多後叱兒不起其人乃謝諸人看云某乍到京國未獲參拜所有高手在此致此小術不行且望縱之某當拜爲師父言訖叱其小兒不起俄有巡吏執之言汝殺人須赴公府其人曰千萬人中某固難逃竄然某更有異

術請且觀之就法亦不晩乃于一函內取一瓜子
以刀劃開臂上陷瓜子于其中又設法起其兒子
無劾斯須露其臂已生一小甜瓜子在臂上乃曰
某不欲殺人願高手放斯小兒起實爲幸矣復叱
之不與其人嗟嘆曰不免殺人也以刀削其甜瓜
落喝一聲小兒乃起如故衆中有一僧頭欻然落
地乃收拾戲具并小兒入布囊中結于背上仰面
吐氣一道如疋練上衝空中忽引手攀緣而上丈

餘而沒遂失所在其僧竟身首異處焉又王行甫
耳談云嘉靖戊子鄂城有人自河洛來善幻術皆
可駭愕婦擊金忽謂其夫曰可上天取仙桃與衆
看官吃始來其夫負有繩一大束因抛繩繩直立
天忽開一門晴霞絢雲閃灼擁族繩與門接夫緣
繩而上從天宮擲桃下葉猶帶露人人皆徧食之
甘美異人間久之俱聞天上作諠詬聲忽擲其人
首足肢體片段而下鮮血淋漓婦伏地泣曰[illegible]

作法不逢天怒今日乃爲天狗所食亦是衆官所
使事關人命今但多得錢治棺殮可去也衆皆驚
怪膽落且傷且懼醵金兩餘給之婦合肢體成人
形盛以條籧謂肢體曰可起矣條籧中應聲曰錢
足否曰足矣忽起仍負其繩去衆人無不灑然絕
倒是年先君侍御捷楚書與里中諸君子所親見
云又云秦王宴藩臬諸司伶人演戲以一童子扮
貂蟬一人扮關雲長扮關者故作誤持大鈌刀出

將童子斬訖身首異處流血滿地諸閹撤尸去王
故作怒諸司大愕罷酒辭出王留欵笑令前童子
出童子復出侑觴私問童子汝何復活曰此府中
戲術其時去首我皆不知徐加頭頸上以手抹之
無痕而我始甦耳一日宴客有侍酒童子盜酒飲
醉王覺而怒即命殺之客爲解王曰汝以箕盛米
一斗立高臺上倒身翻而下一粒不撒則赦汝
童子故求解于客曰容我撒[illegible]一[illegible]粒如何王曰不

可于是聯翻下一粒不撒客爲倒絶諸戲劇皆奇
怪若是大冶胡觀察對薇常在宴所見爲客談若
倒身米不撒則所常見矣又云徽廢王于中秋之
夜與妃玩月宮中見月中門闢瓊宮玉宇光采倒
射中一青衣童子跨玄鶴冉冉翩躚直至王前下
鶴背頓額曰嫦娥主致祝大王妃子千歲千歲以
殿前銀護限歲久銷鑠非大王妃子莫可與計事
者願爲補造富增福祉王大駭異不敢背卽曰有

式可程否厥費幾何童子解小囊出赫蹏式在其
上長一丈一尺高厚皆尺有半費可三千兩王曰
汝返報命來月是日可將去矣及期門復開童子
如前跨鶴至而護限適造成鏤紋皆靈芝瑞草供
置殿前王曰重器非數人不可徒汝单身來索之
哉童子但頓額謝而鶴已張喙銜去如斷梗飄葉
焉童鶴返宮門亦閉王與妃子皆大喜宮臣稱賀
獨門正孔朝東嚋者曰上界神靈之府何所資塵

凡得無爲新垣平玉盃之詐乎王曰明明共見何
詐可爲越三載河洛之濱有客遊妓館輕脫善散
碎銀皆有鏤紋邏者疑之以聞于大金吾陸公炳
逮至乃是道士自陳銀是徽府所施非盗且文罔
安能束我將加桎梏適案頭有小瓶卽投足入漸
没全身公怒碎缾磁片滿地片片呼之皆應終不
敢出獨于某觀掘得鏤紋護限一角朱侍中靜甫
談孔公其先輩所親見也妖幻若此則所謂明皇

入月宮聽霓裳羽衣曲皆此類

草之異者自史紀屈軼能指佞外如常山北有護門
草置諸門上夜有人過其門則叱之（酉陽雜俎）雅州有
舞草獨莖三葉葉如决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
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則動葉如舞
（亦見雜俎）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雞冠大而無
花葉皆相對行人或唱虞美人則兩葉漸搖動如
人撫掌之狀頗中節拍好事者唱之竟日兩葉相

搖亦竟日或唱他辭則寂然不動(賈氏談錄)均州天心山中生異草名薇蘅有風不偃無風亦搖(太平寰宇記)無風獨搖草生嶺南頭如彈子尾若鳥尾兩片開合見人自動(本草)赤箭獨活亦無風獨搖沙筋聞人聲則縮　東海有倒生之木觸之則葉翕(俱玄覽)

萊公雷陽之枯竹昭君冢上之青草雖忠孝不倖皆念慮精誠所感故小說有云伊尹墓之棘直周公墓有模木其葉四時代色春青夏赤秋白冬黑色

得其正孔林有楷木無橫理聖賢冢墓記曰孔子墓上有五味木以其具五味也姜尚書寶遊闕里記曰孔林約廣十餘里中有異草奇木木名楷者尤奇此木性不曲而理有文人以比文王墓之模木人嘗言此林中下無荊棘而上無鳥巢先師在天之靈實使之始不信今見果然尤世間奇特事

東阿季札掛劍處生草一種能治心疾蓋緣季子心許徐君劍也嚴子陵釣臺無別草木盡白茅耳蓋表其清潔之意題釣臺詩有云乾坤留節義草木顯清風指此又瞽瞍村十里舜耕地今無荊棘

角端能言人多知之而白澤亦能言瑞應圖記曰黃帝巡于東海白澤出能言語賢君德及幽遠則出

成化十九年大疫常熟學前程某者每日至午後即昏厥至次日天明始蘇云我隨周神并各處土祇至人家散疫指云某家因子孝其疫不及其家行善亦減數惡者多及之如此者殆二十日後一一

如其言程竟無恙是年宜興一人因無產有役輿其妻覓舟逃溧陽舟子悅其妻至溧陽誘其人曰我于此最熟你可留妻在舟我同往覓舍舟子至山下遂捽死其人回舟紿其妻曰汝夫爲虎噬矣妻哭舟子曰無苦我自與汝配耳其妻疑曰虎豈能盡食吾夫若得見遺肉一臠亦願足然後與爾爲配舟子不得已領其妻往尋不意一虎竟搏舟子而去其妻因哭曰此真有虎吾夫真死矣路人

詰其所由妻以實告[illegible]
舟人打死復活來告豈[illegible]
復活云二事可爲鑒戒[illegible]事與京兆
義虎傳小説
虎搏兎先于四圍撒溺則兎不能出以受其搏獐宿
處四圍自吐涎留一門虎從無涎處入搏獐卽跳
去虎多不能出亦物類之智也
空同子云松檜之木不棲蟬虎豹之皮不上蟻言有

餘威也獸中猛自天鐵熊與獅外惟虎而成化中
內官劉馬于西番買一黑驢以進能日行千里又
善鬬虎　上取虎城一牝虎與鬬一蹄而虎斃又
鬬一牝虎三蹄而斃後與獅鬬被獅折其脊想此
亦龍種類也
輪廻之事正史載羊祜前身爲李氏子若此類見于
紀載者不可勝述余聊記古之名人數條于此蔡
邕是張衡後身商芸小説顧總是劉禎玄怪錄邊鎬[illegible]

靈運玉壺清話嚴武是諸葛武侯代醉編韋皐亦是武侯
宣室記房琯是永禪師東坡詩序韓滉是仲由神仙感遇集范
祖禹是鄧禹家傳劉沆是牛僧孺事文類聚張方平是瑯
琊寺僧冷齋夜話東坡是五戒和尚捫蝨新話史彌遠是覺
闍梨隆山雜志馮京是五臺僧孫公談圃眞西山是草庵和
尚癸辛雜誌外集黃山谷是涪陽誦法華一女子春渚錄趙
鼎是李德裕宋高宗是錢鏐坦齋筆衡王十朋是族叔
之師嚴伯威梅溪文集又王自有詩云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裡還同夢裡將僧數我名

劉道者前身曾寫石橋碑石橋乃天台五百尊羅漢洞口也王安石是秦王貴耳
集岳陽王蕭詧是許玄度詢寓簡袁滋是西華坐禪
和尚逸史至本朝胡尚書濙是天池僧王新建守仁
是入定僧皆彰著者也
巖下放言云余守許昌將洛中方營西門內甚急宋
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最用
事宮室梁柱欄檻牕牖皆用灰布期旣迫竭洛陽
內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誼掘漏澤人骨以

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寔暴疾死而還魂具言冥官初追正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于庭冥官問狀寔言此非我蓋韓溶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當還然李郗運亦不免旣白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略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三子連死尚幼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已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爲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日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者

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鄆州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揭其牓曰西証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家人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于李寔亦然甚哉禍福可不畏乎余素不樂言鬼神幽怪特書此一事示兒子以爲當官而無所忌憚者之戒

放言又云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止不侯蓋自不能免其身于公以治獄有陰德大其門閭

報于天如符契然固異報應之說何必待冥而後知也世傳歐希範五藏圖此慶曆間杜杞待制治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嘗爲攝官乘元昊叛四方有兵時度王師必不能及乃與黨蒙幹嘯聚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楊畋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卽僞爲招降之說與之通好希範猖獗久幸苟免遂從之與幹挾其[illegible]數十人皆至杞大爲燕

犒醉之以酒已乃執于坐上翌日盡磔于市且使皆剖腹刳其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繪以爲圖用是遷待制帥廣州未幾若有所覩一夕奏圊忽仆于圊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卒杞有幹略亦知書號能吏歐陽永叔爲誌其[illegible]夫爲將不得已而至于殺彼自有罪固不得辭然既以降矣何至殘忍而重苦之乎此固造物者所不得私討希範起盜賊其

敘無辜亦已多矣然終不以相易蓋不可以欺行也兵興以來士好功名如杞所爲而有異聞者間有之余未敢以爲盡信而希範之傳不可誣也故余出入兵間十餘年所將幾十萬所平治不爲不多非特不敢爲杞之爲固自不敢萌于心幕府偏裨數有以奇策相干一切皆謝之今退老一壑庶幾幸無憾不然既有希範之聞亦安得不自疑也

余太常農丈人集有咏六月菊云惟杭新城縣有之詩曰異甚從誰植犁然此日開離騷應咄咤爾雅更驚猜夏爾寧湏厭春風可是媒願移霜下影還向寂寥杯余考劉蒙菊譜有夏金鈴深黃千葉以六月開有夏萬鈴紫色細鈴以五月開范志能菊譜有夏小金鈴有五月菊史正志菊譜有夏月佛頂菊皆夏月菊宜不獨新城有也頃讀陳公甫白沙子集有正月菊詩二絕春到東籬花亦知紅桃白李更當時東風自領芳非去也爲秋香作意[illegible]盧阜高歌九月杯盡將秋意放花開誰教也向東風裡點破千紅萬紫堆又有五月菊三絕句

王元禎作葛乾孫後傳云予得可久數事爲補一傳以足郡志之缺予又見可久一事記之以補元禎後傳云有一舟人生子身全無皮人莫能曉適可久出吳門衆告之可久就岸畔令作一坎置兒其中以細土隔灸熨之且[illegible]之可久回啓余視之已生膚矣蓋其母懷孕舟中久不登岸失受

土氣故也余又見危氏得効方云宜速用白旱米粉乾撲候生皮方止并記之

葛可久後傳曰有一人體無他苦視物皆倒形如人行足反居上以至百物皆然問之曰無藥也明旦集二十壯夫于大道旁分東西立東一人提其腰奔十里餘西一人又持之如此二十度令其視物復常曰彼常遭跌而兩葉肝相沓故目光爲倒懸行其肝自正又九靈山房集曰臨川道士蕭雲泉

兩目視物皆倒植求救于呂復復曰視一物爲二
物視直爲曲古人常言之視物倒植誠所未諭願
聞其因曰某嘗大醉盡吐所飲酒熟睡達曙遂病
呂切其脉左關浮促餘部皆無恙卽告之曰當傷
酒大吐時上焦[illegible]致倒其膽腑故至此法當復
吐以正其膽[illegible]散俾平旦湧之湧
畢視物如常矣

眼中常見鏡子[illegible]奇者北夢瑣言

曰有少年眼中常見一小鏡子求趙卿胗之卿與
少年期來晨以魚膾奉候少年及期赴之延于內
且令從容候客退方接俄而設臺子施一甌芥醋
更無他味卿亦未出迨久候不至少年饑甚且聞
醋香不免輕啜之逡巡又啜之覺胸中豁然眼花
不見因竭甌啜之卿知之方出曰郎君先因喫膾
太多芥醋不快又有魚鱗在胸中所以眼花適所
備芥醋[illegible]以啜之果愈此疾烹鮮之會
乃權詐也醫說續編曰有一人常見詐般禽虫[illegible]
走以手促之則無乃肝膽經爲疾用酸棗仁羌活
玄明粉青箱子花各一兩爲末每用二錢水煎和
滓服日三次

目又有視一爲二視三爲邪視直爲曲者本事方云
荀牧仲頃年常謂[illegible]有人視一物爲兩醫者作
肝氣有餘[illegible]不驗此何疾也予曰孫真
人云目之系上屬于腦出于腦中邪中于頭因

逢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目系入于腦入于腦則轉
轉則目系急急則目眩以轉邪中于睛所中者不
相比則睛散睛散則岐故見一物爲兩令服驅風
入腦藥而愈奇病續抄云淮安一人忽視正物皆
以爲邪歷多醫不諳其疾有名醫古老胗其脉因
留病者于家設樂開宴勸酬盡醉乃已扶病者坐
轎中使人擡之高下其手常令傾側展轉久之方
令登榻而臥達旦酒醒遣之歸病遂愈古老云此

奏因醉中着悶倒肝之一葉搭肺葉故得正爲邪
令復飲之醉則肺脹展轉之間復舊歸原矣故視
非藥餌安能治之筆談云有人家一妾視直物如
曲弓絃界尺之類視之皆如鉤醫僧奉具親見之
兩山墨談曰　太祖既即帝位蜀明昇猶阻拒聲教
于是命將討之俘其母子至闕下責以歸命不早
欲戮之彭氏廷對曰臣妾今死無詞矣向以先夫
疆土託在臣妾夫弟　日未亡則臣妾一日未應

死今已矣即死無恨　太祖義其言因全族赦之
編置海南余考之實錄乃其自降亦未嘗編置也
錄曰洪武四年六月癸卯中山侯湯和至重慶會
德慶侯廖永忠以兵駐朝天門外是日明昇面縛
與母彭氏及其右丞劉仁等奉表詣軍門降七月
乙丑指揮萬德送明昇降表至京師先是　上命
議受降等禮省部倣宋太祖乾德三年受蜀孟昶
一降事儀議禮以聞　上曰明昇與孟昶不同昶專

治國政所爲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叩頭
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
稱賀制授昇爲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
師

忠勤死事位卑者多易湮滅羅文恭念菴集戰馬記
錄之以爲世勸記曰王夢齋公禎濟陽公孫也濟
陽死靖難公死賊獲贈于　朝任一子廣吉水稱
忠義家莫過之至其戰[illegible]事甚奇始公爲夔州府

通判纔五月會荆襄賊石和尚流刼入夔焚巫山
縣治是時同知蘇州王公授牒捕賊性柔怯而險
猾故託疾不敢出一兵公曰汝食　朝廷祿所主
何事忍委赤子餧虎口耶即代勤所部民兵晝夜
行至則巫山已破賊方聚山中索擊之殺渠[illegible]二十
三人餘盡遁乃行縣撫傷殘招潰散久乃得歸居
三日賊復刼屬邑大昌公促王[illegible]又不行而瞿塘
衛指揮曹能柴成兩人與王素党結避禍多方詭

辭庛之且激公曰公誠爲　國家出氣乃肯慨然
復行乎公即聲應曹柴兩人故酌酒賀更許以身
相翼實爲脫王計公即日勒民兵夾曹柴兩人赴
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民兵畢渡趣戰曹柴望走
公陷圍中自寅及申人馬疲誤入淖田不得脫賊
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以刀斷其喉及右臂墮淖
中馬逸去成化丙戌五月九日也始公赴大昌道
宿木商家商故新淦人且稔公知賊不敵不敢言

是日將歸有物嘯于山者商驚祝曰爲王公也果
爾當三嘯止如其言商客與家人負簣往尋亂尸
見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簣上令不深沒自死所
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閽長嘶踶其扃若告
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死
而賊尤不解後死之二十五日于廣始隨木商往
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李
與馬爲賫而王意在馬不償直竟徒手得之櫬皃

行距殮之二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
者加筮豆不爲止王疑秣者紿已自起視櫪馬驟
前齧其項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擣胸仆之地
不省人事翌日嘔血數升死賊既平有司正功罪
曹柴亦被誅嗚呼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二皆言
臨難能相濟也若夫辨佹怨微隱閒切腐碎膺期
在必報即人猶難之豈公忠義之氣通乎鬼神使
之然哉

余讀駿馬記因憶古義馬有類此者幷記之渚宮舊
事曰司馬休之奔廣固慕容超欲害之休之不知
常所乘騅馬于床前養飼忽連鳴不食注目較休
之試被之即不動也還床坐馬又驚跳如此者數
四因試騎視裁出門外便奔而馳之走行十里顧
望所住已有收兵至矣乘馬南奔獲免後還荆州
加騅馬楊武之號南史曰湘州任煥有騧馬煥爲
抄所傷人馬俱弊煥于橋下欲抄復至煥脚痛不

得上馬于是向馬泣曰騅子我于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脚煥乃得上馬遂免難聞見錄曰仁宗御馬名玉逍遥色白乘之如輿輦閑人云馬行步有尺度疾徐皆中節御者行速則以足欄之一日燕王借乘即長鳴不行王怒還之帝以配南城馬鋪久之復御其行如初帝升遐從葬至陵下悲鳴不食而死桯史曰九江戍校王成者于淮上得病騟餋之後亦惟成得乘也嘉定間成為峒寇李元礪所殺馬悲鳴屍側賊將異而取之為元礪弟所得馳騁良愜其意后乘之以犯永新擁我軍出迎騟識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挽不止擊以鐵槊殪為蓋傷騟不復顧冒陳以入衆識之以狗于軍軍士鼓譟爭奮遂敗之居二日騟創病傷不秣而死吳書曰孫堅討黃巾乘勝深入于西華失利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掊地呼鳴將士隨馬向草中乃得堅扶還

儆戒錄曰偽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芻粟餘飼甚于他馬一日因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馬回舟以迎王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岸奔入駭浪接其主蒼茫之中遂免沉溺

顧太初曰十六國春秋曰符堅為慕容沖所敗飛矢滿身血流被體馳騁馬墮而落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即踟躕澗側垂鞚與堅不能及焉又跪而受焉堅援之得免

余適廣陵見建坊于途以旌婦之剖肝活姑者古有割股乎聞剖肝其剖之事甚奇大略與宋學士濂所碑陳孝女同碑曰陳孝女妙珍麗水人父眷夭母更適他族妙珍依大母林氏以生林嬰末疾妙珍封股雜淖糜以進疾遂瘳或告之曰此若女孫股肉之功也林悲泣曰吾耄矣死固當然何用苦若耶疾復如初妙珍倀倀如有失責衣走浮屠氏

作諸禳禜事皆不應林忽作眩妙珍解衣相糾纏哀號良久乃甦自是氣益弱僅有一絲相屬妙珍計無所出然香右臂上稽顙籲天乞以身代復不應至正四年四月壬申夜夢一丈夫冠烏紗巾服青布袍來告妙珍曰[illegible]勿憂能剔肝食之則愈矣妙珍問曰欲剔將焉從丈夫指右脇示之且俾吞紅藥半丸吞已遂覺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上下神祇時空中雨墜妙珍之身獨不霑濕若有張蓋覆之者妙珍益喜持刀視脇下見紅痕如縷長可三寸許就痕上割之血滂然流再割之乃無所見妙珍懼乃擲杯校卜于神逮俯身拾之而肝忽出懸亟刃之寘几上爇香自誓云大母倘得生終身持菩薩戒不復適人矣尋取肝聶而切之雜竹萌烹之大母食纔下咽其疾頓愈妙珍懲前事戒左右勿漏言然創甚瀕危復夢神人語之曰無傷也宜鍊紙作灰傳之試之果愈時年十四後三年林以壽終妙珍造塔瘞之復然頂中前誓渠上其爲優婆夷前進士永嘉高明來官郡錄事爲上其事部使者大名高履覆按得實以聞于朝詔有司具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給粟一斛養其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

余友歙潘景升亘史云已[illegible]秋抄得陳鎬金陵人物志讀之于割肝剖心[illegible]得七人焉宋四人伊小乙劉與祖史思賢[illegible]國一人顧童子　國朝二人徐佛保黃[illegible]內劉[illegible]父疾餘俱療母疾并景升舊所載剖肝事數人俱詳亘史中

壽州安豐塘世傳塘心乎阜處古安豐府也歲久沉陷入塘中今霧雨淡𣸣或見城郭人馬現其處陳兩山墨談以爲考之史傳安豐初不聞建府縣廢之後元雖有安豐路然即今壽州是也城郭人馬之狀疑塘水浩漫時爲陽焰與地氣蒸鬱偶爾變幻而見者寡識遂妄云耳然余考中[illegible]稱衛州城陷

徙而故時城郭樓臺人物影皆于日中見之此亦理之所有未可盡指爲之妄

曹安者讕言長語云松江志載三泖乃古由拳縣沉沒每天晴月明舟過者分明見其中井欄街砌宛然正統九年夏予赴舉舟過泖中忽見水清處井欄街砌如故是亦一奇此余謂墨談指爲妄者非也

歸太僕有光集中云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象宮闕雲氣各象其山川而余讀月令通考云汝南臨汝縣南十八里廣城陂西垠有小山曰崆峒若九春三秋晴麗必有毒霧起山巖彌亘數里樓殿轇轕花木煥爛數息而止則樓臺宮闕不獨海與廣野之氣也兵書云東海出氣如鼈渭水出氣如蜃此又不可解

大藏經論長命報自不殺外又曰放生施食皆得長壽偶閱施食二報頗奇因記之採異記曰商人戴

歐明常過彭蠡湖必投供食祀神數歲不問忽復過之有使者迎曰清湖君請見勿訝也渠所酬皆勿受但乞如願耳若其言果得如願乃君之妾也商有所求悉能致之後正旦如願晚起戴撻之因走入糞壤遂失所在夷堅志曰崔公度自少施食常以花勝黃幡遍挿食上每夜半爲節雖寒暑不廢爲館職日飲親故家中夜歸道沿蔡河馬驚酒家帘驚而逸崔墜地迷不知憂一婦人至曰崔學士也急解帕巾冪其首又招其徒曰此乃施食崔學士今遭難不可不救俄十餘婦應聲而來爲之按摩扶掖似覺少甦馭卒亦至勉扶上馬迨歸家人方知之但怪暮夜安得有人裹首崔彷彿能道向來事數日方愈解帕視之乃二紅纈有血滲色中實碎紙甚多皆所挿黃幡也應手灰飛方知鬼也

高皇帝御製文集有記夢自敘祝伽藍曰避凶趨吉

惟神決之若許出境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投于地神當以
陽報若許以守舊則以一陰一陽報我祝畢以珓
投之于地其珓雙陰之前所禱者兩不許予乃深
思而再祝曰神乃聰明不佞余篤然而祈之神不
爲我決既不出而不守舊果何報耶請報我陽珓
予備糗以往以珓擲于地其珓仍陰之就廟祝圖
莫不容予倡義否若是則復陰之以珓擲地果陰
之方知神報如是再祝曰倡義甚凶予心甚恐願

求陽珓以逃之珓落仍陰之更祝神必逃神當決
我以陽以珓投于地神既不許以珓不陰不陽一
珓卓然而立予乃信之據此文則珓之卓立亦
龍與符瑞之一也余觀載籍著立皆爲帝王受命
之符并記之五代史補曰世宗在民間嘗與商頡
跌販貨至江陵有卜者王處士世宗因往問焉方
布卦忽有一著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吾家
筮法十餘世矣常記曾祖以來遺言凡卜筮而著

自躍出者其人貴不可言況又卓立不倒得非爲
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佯爲詰責而私心
甚喜舊唐書曰中宗將祀南郊來朝京師將行使
術士韓禮筮之著一莖孑然獨立禮驚曰著立奇
瑞非常之事也

唐宣宗曾爲僧新舊唐書俱不載余讀洪覺範林間
錄與陸游避暑漫抄載其事因識之錄曰宣宗微
時武宗疾其賢數欲殺之宦者仇公武保佑之事

迫公武爲薙髮作比丘使逸遊故天下名山多所
登賞至杭州鹽官禪師安公者江西馬祖之高弟
一見異之待遇甚厚故宣宗留鹽官最久及即位
思見之而安公化去久矣先是武宗盡毀吾教至
是復興之雖法之隆替係于時然庸詎知其力非
安公致之耶仇公武之德不愧漢邴吉而新書略
之獨班班見于安禪師傳爲可羨也抄曰宣宗遁
跡爲僧一日同黃蘗禪師觀瀑布師咏曰千巖萬

壑不辭勞遠看方知出處高宣宗續曰溪澗豈能留得住終歸大海作波濤其後竟踐大位兆先見于此詩矣然自宣宗以後接懿僖之時海内遂不靖則作波濤之語豈非讖耶

石林讌語曰蘇子瞻謫黄州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余考其宋史本傳及年譜誌銘俱載東坡事而不載號老泉山人事世又稱蘇明允爲老泉

而嘉祐集止有老翁泉一銘洵本傳及歐文忠所撰明允誌銘亦不載其别號老泉而世盡稱爲老泉何耶余先紀此甚疑之後讀焦弱侯先生續筆乘亦云坡嘗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見于卷冊間其所畫竹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歐陽作老蘇墓誌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柰蘇同時當不謬也先生此論甚當附記之

顧太初曰東坡字自取句樂天詩中語耳

梵咒有試之極驗者余曾見經刻中云凡一切撲燈蛾欲救之不使入油穴中以莛長六七寸者持之用水淨口咒曰波利瑟吒護生草救度衆生離煩惱念七遍以草置燈上則蛾不撲入余咒之果驗又夷堅志云余與宋侍郎語及神異事宋曰吾舊苦畏夢人授一偈娑珊婆演底每獨處臨卧誦百

遍覺心志自然不復恐余月始余讀酉陽雜俎載主夜神呪娑珊婆演底持之夜行及寐可却恐怖惡夢後讀華嚴經乃得其說宋即檢經經曰善才童子参善知識至閻浮提摩竭提國迦毗羅城見主夜神名曰婆珊婆演底我得菩薩救一切衆生癡暗法光明解脱我于夜暗人靜鬼神盗賊諸惡衆生所游行時密雲重霧惡風暴雨日月星辰並皆昏蔽不見色時見諸衆生若入于海若行于陸

山林曠野諸險難處或遭盜賊或乏資糧迷惑方隅亡失道路張惶憂怖不能自出我時即以種種方便而救濟之爲海難者來作船師魚王馬王龜王象王阿修羅王及以海神爲彼衆生止大風雨息大波浪引其道路示其洲岸令免怖畏悉得安穩一切衆生于夜暗中遭恐怖者現諸日月及諸星辰晨露夕電種種光明或作屋宅或爲人衆令其得脫恐怖之厄爲行曠野稠林險道藤蘿所冒

雲霧所蔽而恐怖者令得出離其神力如此蓋不止夜眠一事也余每見人多疑懼怯魘必勸使誦持絶有驗

詞家通篇用疊字者絶少獨丘仲深膾題旅思滿庭芳一闋云歲歲年年時時處處紛紛擾擾膠膠淒淒慘慘慼慼更蕭蕭日日風風雨雨每霏霏拂拂迢迢懸望波波浪浪苦蕩蕩飄飄○愁愁兼悶悶重重靜[illegible]逮遠遙遙漫悠悠漾漾動動搖搖切切尋尋覓覓長戚戚寂寂寥寥心心念念思思想想幾暮暮朝朝此詞亦甚奇其題秋思廻文菩薩蠻詞一闋語亦高妙詞云紗窗碧透橫斜影月光寒處空幃冷香炷細燒檀沉沉正夜闌更深方困睡倦極生愁思含情感寂家何處別寬銷可與朱晦翁劉靜修廻文菩薩蠻詞並美晦翁詞云晚紅飛盡春寒淺尊酒綠陰繁老仙詩句好長恨送年芳又次劉圭父韻云暮江寒碧縈長路花塢夕陽斜客

愁無勝集醒似醉多情劉詞云水園山影紅圍翠溪近水橋西隱人誰與問孤雀對言無三詞皆逐句一倒讀每一句作二句者丘詞則自尾讀廻耳

余見竹書紀年曰周德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因名蒿室儒者率以爲誕而桂海虞衡志云容梧道中久無霜雪處年深茲長大[illegible]作屋住小蒿亦中肩輿之扛則未始無蒿室也

天都載卷之四 終

天都載五卷目錄

新火無毒　　地火霜薄風災

白松

天都載卷之五

新都馬大壯仲履撰

秣陵顧起元太初　新都曹以植建父

秣陵焦尊生不害　秣陵焦　周茂孝

豫章王嘉賓仲觀　豫章王嘉衡仲蓮同校

余嘗紀宋林余處士傳後讀先丞相碧梧詩知程楚翁事亦余流輩也而宋遺民錄及諸史多不載余聊記其畧楚翁徽婺源人性倜儻喜問學德佑末元兵入臨安江東列郡皆下楚翁散家貲陰結敢死士將復郡城事泄被執搒掠幾死夜賂守者得脫去時先丞相在番陽義不仕元楚翁往投之先丞相義其爲人贈以詩曰汗竹丹鉛側空花粉黛中尚懷丞相亮不畧大夫雄有客來今雨誇予邁古風幽情傾不盡渺渺碧雲東楚翁悲憤之意一寓於詩所著述經兵火無存深可惜耳

宋江璘鄉稱善人其鄉史知縣者誇其能杖笞律士

瑣俛首不答歸語其子煒曰史故集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喜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煒妻陳氏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爲宋相家居死節列忠義傳云稽神錄曰王延政在建安與福州搆隙使其將吳姓者帥兵向晉安吳新鑄一劍甚利將行携劍禱於李回梨山廟且曰願以此劍手殺千人其夕夢神謂曰人不當發惡願吾佑汝僅使汝不死他人手耳既戰敗左右皆潰散追兵將及吳即以此劍自刎而死是不但善行有報即善言亦有報不但惡事當戒即惡願亦當戒感應之際微哉

余家有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一帙考之通考云因五代史筆避嫌漏略者以備闕文余閱歐文忠五代史俱已補入矣獨司空圖無傳王朴事傳未悉載附記於此圖字表聖自言泗州人少有俊才咸通中一舉登進士第雅好爲文躁於進取頗自矜伐

端士鄙之初從事使府洎登朝驟歷清顯巢賊之亂車駕播遷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因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籍甚昭宗反正以戶部侍郎徵至京師圖既負才慢世謂已當爲宰輔時要惡之稍抑其銳圖憤憤病復歸中條與人書疏不名官爵但稱知非子又稱耐辱居士其所居曰禎貽谿谿上結茅屋命曰休休亭嘗自爲亭記云云已上梁史舊文云 臣謹案圖河中虞鄉人少有文彩未爲鄉里所稱會王凝自尚書郎出爲絳州刺史圖以文謁之大爲凝所賞嘆由是知名未几凝入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知貢舉擢圖上第頃之凝出爲宣州觀察使辟圖爲從事既渡江御史府奏圖監察下詔追之圖感凝知已之恩不忍輕離幕府滿百日不赴闕爲臺司所劾遂以本官分司久之徵拜禮部員外郎俄知制誥故集

中有文曰戀闕稽命點嬰洛師於今十年方忝綸閣此豈躁於進者邪舊史不詳一至於是圖見唐政多僻中官用事知天下必亂卽棄官歸中條山尋以中書舍人徵又拜禮部戶部侍郎皆不起及昭宗播遷華夏圖以密邇乘輿卽時奔問復辭還山故詩曰多病形容五十三誰憐借笏趨朝參此豈有意于相位耶河中節度使王重榮請圖撰碑得絹數千疋圖置于虞鄉市心恣鄉人所取一月

而盡是時盜賊充斥獨不入王官谷河中士人依圖避難獲全者甚衆昭宗東遷又以兵部侍郎召至洛下爲柳璨所阻一謝而退梁祖受禪以禮部尚書徵辭以老病卒時年八十餘臣又案祖室大官如恭（本字犯廟諱）翔李振杜曉楊涉等皆唐朝舊族本以忠義立心重侯累將三百餘年一旦委質朱梁其甚贊成弑逆唯圖以淸直避世終身不仕梁祖故梁史拾圖小瑕以泯大節者良有以也王朴

周顯德中與魏仁浦俱爲樞密使時太祖皇帝已掌禁兵有一日有殿直乘馬誤衝太祖導從太祖自詣密地訴其無禮仁浦令宣徽院勘詰朴謂太祖曰太尉（時太祖校太尉）檢校名位雖高未加使相殿直廷臣也與太尉比肩事主太尉況帶軍職不宜如此太祖唯唯而出臣謹案朴之行事傳於人口者甚衆而史氏闕書臣昨重修太祖實錄已於李穀傳中見朴遺事今復補其大者況太祖太宗在位每

稱朴有公輔之器朝列具聞

蜜蜂一名蠟蜂蠟生於蜜而天下之味莫甘於蜜莫淡於蠟蓋厚於此者必薄於彼理固然也

辛丑九日焦弱矦先生邀余登謝公墩座上一友曰曾見欽天監内聯云夏至酉逢三伏熱重陽戊遇一冬晴今諺云夏至有風三伏熱重陽無雨一冬晴皆訛傳耳

摘青雜說云有人患脚瘡冬月頓無事夏月臭爛疼

痛不可言過一道人視之曰爾因行草上有[illegible]交遺瀝瘡中有蛇兒冬伏夏出故疼痛也以生蝦蟆搗碎傅之日三四換凡三日有一小蛇自瘡中出以鐵鉗取之遂愈翰苑叢記云滕樞密嘗因承簷溜盥手覺爲物觸入指爪中初若絲髪然既數日稍長如線伸縮不能如常始悟其爲龍伏藏也乃扣良醫石藏用求治療之方石曰此方書素不載當以意去之歸可末蜣螂塗指庶不深入胸膜

與他日免震厄之患滕如其言後因迅雷見火光遍身滕急以鍼穴指果見一物自鍼穴所躍出不能爲災名醫錄云有患者飲食如故發則如癲面色青黄小腹脹滿狀如妊孕醫者診其脉與証皆異而難明主療忽有一山叟曰聞開皇六年灞橋有人患此病蓋因三月八日邊水食芹菜得之有識者曰此蛟龍病也爲龍遊於芹菜上不幸食之而病也遂以寒食餳每劑五合服之數劑吐出一物雖小但似蛟龍狀而有兩頭其病者依而治之獲愈此三事人所易惑不可不知

石林燕語曰天聖初明肅太后垂簾欲被袞冕新祠南郊大臣爭莫能得薛簡肅公問郎服袞冕陛下當爲男子拜乎婦人拜乎議遂格天下服簡肅之抗論云余讀宋史薛簡肅奎傳乃云太后謁太廟欲服天子袞冕奎曰必服此若何爲拜力陳其不可終不見聽及太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

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以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斂是太后未嘗從簡肅言與燕語不合石林宋人其自序曰縱談所及多故實皆平日所傳於長老名流及出入中朝身所踐更者其所紀當實而傳成於史局諸人手不間無訛舛耳

今卜者以六神看卦其占卜之詞不可盡泥書曰朕志先定昆命于元龜在人之志意先有定見[illegible]

測不可不審尹襄齋瑣綴錄曰成化甲午八月戊申予計江西當以是日揭曉求審弟嘉言得中否因命卜之初內卦得離九三白虎發竊意五爻坐青龍若再發則是龍虎榜動有中之兆至是爻果發蓋外卦得坤明夷卦也二爻發者皆兄弟海底眼云兄弟雷同難上榜卜者囁嚅不敢決予曰予意已卜之蓋予以兄問弟兄弟發者當動而來況在龍虎爻龍虎榜動也必中何疑予即批卦揭諸

壁以俟小錄至京嘉言果中矣

近讀龔明之中吳紀聞載余良弼事又有占卦影者附記之良弼當三舍法行時試上舍義題反覆用天人之說遂中高選既貢京師道南徐訪一日者揲蓍得卦影畫文書一軸書天人二字於其上下書兩甲兩癸又畫二鴈一入雲中一爲箭所中日者云此文書二十年後可復用良弼以爲不然既試南宮果不第退舍而歸累試皆蹉跌後罷舍法赴省義題與預貢時不少異即盡寫舊所作而命曰文格與今不同不可用良弼深以卦影之言爲信竟不易一字鄉人用新格者俱見黜良弼得廷試計揲蓍時適符二十年

卦影事今罕傳者大都其機隱事後方可驗東軒筆錄曰費孝先以卦影名天下獨王平甫不善之嘗語人曰占欲前知而卦影驗于事後何足問耶唐坰知諫院費孝先爲作卦影畫一人衣金紫持弓

箭射落一雞坰語人曰持弓者我也王丞相生于辛酉即雞也必因我射而去位則我亦從而貴矣翌日抗疏以彈荊公又乞留班頗諠于殿陛上怒降坰監廣州軍資庫以是年八月被責坰歎曰射落之雞乃我也李璋嘗令孝先作卦影畫雙鳳立于雙劍上又畫一鳳據廳所又畫一鳳于城門又畫一鳳立重屋上其末畫一人紫綬偃臥四孝服臥于傍及璋死其事皆驗劍上雙鳳者璋爲鳳寧

軍節度使也廳所者牢知屬務府末年謫官郢州召還卒于襄州鳳臺驛襄州有鳳林關也初兩子侍行璋既病歹復有二子解官省疾至襄之次日琫薨四子縗服之應也

吹劒續錄曰大觀三年五月天子視學學官孟翊袖出卦象一軸以爲本朝當中微有再造之象行將見之上大怒編管海州死後七年金入寇高宗中興卦象想亦卦影耳

復齋日記載滑壽（字伯仁號攖寧）治人疾不拘拘方書而以意處劑無不效秋日游虎丘山一富家有產難來求醫先生見新落梧桐葉拾與之曰歸急以水煎而飲之歸飲果產同游者問出何方攖寧曰醫者意也何方之有夫姙已十月而難產者氣不足也桐葉得秋氣而墜用以助之其氣足矣寧不產乎

余讀朱右攖寧生傳不載此因記之

通志曰黿鼉之老者能變爲邪魅多年之鼉入水化爲龍粱周興嗣常食其肉後爲鼉所憤便爲惡瘡實强靈之物不可輕殺

余讀錄異記云會稽進士李眺偶拾得小石青黑平正温滑可玩用爲書鎮偶有蠅集其上驅之不去覩之已化爲石求他蟲試之隨亦化焉殻落堅重與石無異此有情化爲無情也又云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人斫伐之誤墮一段於水中化爲石因取未化者投之隨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幹

及皮與松無異且堅勁此朽物化爲堅物也（續仙傳載永康縣枯松化石事與此稍異）荆州記曰臨賀馮乘縣有故縣廟相傳漢淮南王被誅其子奔來至一夜忽化爲石人當縣面而立百姓怪而覩之其迫察者手足無不瘖爛山川紀異曰河南府東有象莊漢時西僧以象䭾經至洛陽化爲石今石象猶存此亦有情化爲無情也幽明錄曰陽羨縣吳龕嘗於漢中見五色浮石因取內床頭至夜化成女子此乃無情

化爲有情也文苑英華載王倕奏武威郡番禾縣天寳山周回五六里石化爲麵在近村閭及諸部落自今載正月以來取食甘美益人天寳三年也唐會要載太和四年八月太原節度使柳公綽奏雲蔚代三州山谷間石化爲麪人取食之此乃堅物化爲朽物也

人誤服蛟龍子在腹中成疾者理猶易曉而聞奇錄載金州防禦使崔堯封有甥李言吉者左目上瞼

忽癢而生一小瘡漸大長如鴨卵其根如弦恒壓其目不能開堯封患之他日飲之酒令大醉遂剖去之言吉不知覺也贅既破中有黃雀鳴噪而去此則理之不可曉者

吳文定匏翁集中有廉石記蓋指陸績鬱林石耳績爲鬱林太守罷歸不載寳貨舟輕不可越海用巨石重之至姑蘇置其門號鬱林石齊書載虞愿爲晉平太守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惟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清澈無隱蔽余謂此石亦可名廉石也

凡昇仙者多以白晝蓋乘陽氣不落陰魔耳夷堅志曰武當王道士行五雷法甚驗其師劉先生道業頗高一日昏暮時雲霧擁門幢幡旌節相望踵至一仙童持上天詔召劉上昇王曰常聞昇天者多在白晝今已昏黑切恐陰魔作祟須審諦之劉不聽叱之使去曰吾生平積功累行時節因緣至此

而集無多言乃沐浴更衣趺坐幡石上與衆別訣王密返室敕呼雷部神將忽霹靂一聲震起仙童與幡節俱不見俄頃再震有黑氣一道長數十百丈直下巖谷中明旦出視窮其血迹所止有巨蟒死焉

吳溪志載海陵聖果院有古井欄南唐保大中造舊有綆迹深寸許今復生合疑活石云余謂衡州府羊角山石尤活石之異者志載石在府治譙樓之

有人自西蜀青城山來詩辛甫山石鄉人指示之
其人扣石云青城山有書石忽開書入復合人亦
不知所往
石變爲玉不可謂吉兆隋開皇末高祖於宮中埋二
小石於地以誌置床之所未幾變爲玉劉向曰玉
者至貴也賤將爲貴之兆大業末盜皆僭名號高續
會傳云隋相州刺史内楊公薛胄所居堂礎忽變
爲玉胄謂爲善徵設齋慶之釋靈裕云斯琉璃耳

宜慎之戒之可禳之以福胄不從其言後楊諒起
逆事相連乃流之邊裔追悔晚矣
姑獲鳥一名夜遁一名鈎星一名隱飛爾雅埤雅爾
雅翼通志略古今注函史俱不載本草及荊楚歲
時記載之而玄中記載之獨詳亦鳥中之至怪者
也記曰姑獲晝飛夜藏蓋鬼神類衣毛爲鳥脫毛
爲女人名爲帝少女無子喜取人子養爲子人養
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度即取兒也荊州爲多昔
豫章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不知是鳥匍匐往
先得其毛藏之往就諸鳥諸鳥各走就毛衣衣之
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
令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衣以飛去後以衣迎
三女得衣亦飛去余近見宋鬱儀駢雅亦載此鳥
名
列異傳曰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曰誰鬼
・曰鬼也鬼曰卿復誰宗欺之曰我亦鬼也欲至宛

市鬼言我亦欲至此共行數里鬼言步行大勞可
共迭相擔也宗乃大喜鬼便先擔宗數里鬼言卿
大重宗言我新死故重耳宗因復擔鬼鬼略無重
如是再三宗復言我新鬼不知鬼何所畏忌鬼曰
惟不喜人唾及遇水宗命鬼先渡聽之了無聲宗
渡有聲鬼問何以作聲宗曰新鬼不習渡水耳勿
怪行將至宛市宗便擔鬼至頭上急持之鬼大呼
聲咋咋求下不復聽之徑至宛市着地化爲羊便

賣之恐其便化乃啞之得錢千五百乃去
古之論麟者麐身牛尾一角春秋之書麟亦曰有麐
而角麟辨之亦無難者而宋時交趾貢麟司馬光
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至不爲瑞若僞爲遠
夷咲願厚賜而還之此眞千古名言也當國者宜
以温公爲法不可自附於東方朔之識畢方終軍
之辨鼮鼠劉向之識貳負諸葛恪之辨傒囊强以
自見也

天都載　卷之五　十六

相有能定身後之榮貴者陳文孺雜記云皇朝　仁
祖一日坐東廡簷下忽有一道士長鬚氅衣排闥
直入揖而言曰好箇公公八十三當大貴　仁祖
異之留之茶不顧而去後　仁祖喪於正至四年
甲申至洪武元年戊申冊加尊號適符八十三之
言或曰此多神仙者流非相術所能知然余又讀
永叔歸田録載張堯封家甚貧或相之曰視子之
相不過幕職然骨貴必饗王封後堯封進士及第
終幕職其女温成后貴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封淸河郡王始驗相者之言龍城録云武居常則
天高祖也頤下有鬚若猿頷人呼爲猴頰郎面上
有四靨一日遇一丐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面骨
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尋亦浸微
居常不信後卒如丐者言唐程行諶爲陳留縣尉
有老人相其官壽從今以後有三十一政官年九
十餘官至御史大夫及僕射程後果爲御史大夫

天都載　卷之五　十七

九十餘卒贈僕射右相如其言則貴在身後而預
關生相者理亦有之也
物因地變如橘過江則化爲枳之類者頗多是植物
類也若動物中凡蛇死皆閉目惟蘄蛇目開生舒
蘄兩界間即一開一閉難踰嶺而黑鴝鵒踰嶺而
白玄覽曰東流有麥魚越瀨則化爲蜻蜓瞿塘之
南有猿徙之北岸則不啼皆地氣使然耳
博識得於閱覽此理之常也至如論語疏公冶長辨

烏雀語云喈喈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腳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左傳介葛盧辨牛鳴論衡詹何聞牛鳴而知黑白抱朴子李南知赤馬之言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音地里志稱伯益知禽獸言語後漢書魏尚魏志管輅北齊書張子信宋史孫守榮益部耆舊傳楊宣桂陽朱賢盡識成武丁皆曉鳥語翰府名談白龜年曉鳥獸語遼史神速姑能知蛇語東城老父傳神雞童解雜語舊傳白龜年得李太白遺書一卷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又和菟有鳥鳴書一卷王喬有解鳥語一卷

抱朴子云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劾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為人定之武后朝裴知古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云此人當墜馬行未至半里馬驚墜地死又覲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夕姑有疾亡此與余前所記王生聽丁晉公馬蹄聲者同符朗善識味有人殺雞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果然又嘗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差此與師曠荀勗識勞薪易牙辨淄澠皇甫玄晏識麥有杏李柰三味李贊皇辨建業水同皆不可常理測也

博物志曰積油滿萬石則自然生火武帝泰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邵氏後錄曰油絹紙石灰麥穠馬糞草皆能出火此皆物理自然非異怪也

游用之博物志補曰水居一名魚伯大水有之狀如人乘馬衆魚為之導從漢末有人於水際見之人馬皆有鱗甲如大鯉魚但其手足耳鼻極類人也今人於大水時見人乘馬者輒以為怪抑或水居之類未可知也

[illegible]諸論曰食如京房劉向董仲舒言人人殊皆[illegible]

徽宋眞宗特親征澶淵是時契丹在河北駕在河
南忽日食蓋眞宗懼甚司天監官奏按星經主兩
軍和解眞宗不之信檢晉天文志亦云和解已而
契丹兵果自退馳書求通好其亦附會者偶合耶
僧惠洪有雪裏芭蕉失寒暑之句蓋譏王維雪裏芭
蕉圖[illegible]以此非雪中物朱[illegible]二[illegible]
江[illegible]大雪芭蕉自若紅蕉方[illegible]洪未至嶺外
故云[illegible]臨安南蘋殘錄云郭都督鋐近在廣西親見

雪中芭蕉雪後亦不壞也天下物未見者不可輕
雌黃如荆公落英事正類此
桃源縣有三義廟在河岸往見文懸言赴召艤舟瞻
謁手書天地正氣一幅又書聯云王業于今非蜀
土英靈到此是桃源刻於廟中後一御史見公字
驚曰公字帶有刀鋒其殆不免乎公果被刑
月令麥秋至注謂秋爲成熟之候麥當成熟故云麥
秋北史蘇綽傳曰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
意與注同野客叢書亦引緗素雜記証之意亦與
注同而蕭伯衡若空同子有曰環慶無麥秋大梁
無螢無寒蟬則伯衡謂實有此一種物矣蕭任李獻吉刪
九州春秋曰青州刺史焦和多爲滔水丸沉河湟寇
不得度
神物得造化精靈流傳于世間者甚少是以張華雷
煥有化去之說合一之論也元相國鎮江夏時嘗
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海濱有光若殘星焉乃令親

信往觀之遂擢小舟直至江所詢彼漁云適獲一
鯉光則無之乃携鯉而來旣登樓命庖人剖之腹
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
雖小而鱗鬣髯爪悉具旣磨瑩則皆有光耀公寶
之置巾箱中及相國薨鏡亦亡矣又蔡州宣和間
有一士人家書室中忽見小蛇文章陸離蜿蜒几
格間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惟巳時則見至
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不能名也因伺其

至則捕之置鐵絲籃中逮午觀之則堅冷化爲石矣其質巧妙天成雖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巳時則復蠕動旣又復爲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畜攜來京師示中人梁師成師成嘆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也旋亦失去

問羊集曰余萬曆戊戌至宣城廣教寺有遊士謂余曰余友人方伯公平生性喜食犬肉人皆以斯投其懽又以彼膏然燈一夕燈作司夜聲公駭之撲

磁燈于地七八塊塊塊具作唯柴拒物之聲復呼隸人踏碎泯其迹至有如豆粒大者粒粒猶作前聲不巳是夜悔之不復食集乃沙門法通所纂者

人自知前生者如余前所載羊祜之類甚夥又有知三生者廣異記曰唐曲沃縣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咲曰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狐今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狐卽奴身也見鷹走入古冢後爲獵人擊殪見閻羅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爲乞人子苦饑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巳三生矣陳克相識餘曰元至正陜西有一小兒遇一縣官乃呼其名作揖曰相別頗久縣官訝曰汝焉知我名小兒爲言前生姓名又連舉舊與唱和詩數首縣官始信其爲故人也復語官云自別君來巳歷三生矣官曰汝前生喜潛心玩易尚記憶否小兒咲曰直是曾用此工夫言巳別去官曰此人受用太極前一

着故能出生入死不受生死移換北夢瑣言云劉三復者登第歷任臺閣能記三生事云曾爲馬馬常渴望驛而嘶傷其蹄則連心痛後三復乘馬磽确之地爲緩轡有石必出之其家不置門限懼傷馬蹄也問羊集曰維揚與教寺有士曾爲百夫長過寺談及自知三生事客有好事者叩之曰某一生爲馬馬狀何如畏跌跌則痛徹心髓又曰某一生爲蛇蛇狀何如畏六月蒸暑又曰某一生爲猪

猪狀何如畏身首分離在屠兒肉案時吾魂棲于
案下伺買者過或云三斤或云五斤或云十斤吾
魂從其多者而往於家是時悵惶四顧吾魂或浮
游于刀砧上或浮游于湯火間或浮游于盤器上
或浮游于匙筯間或浮游于口鼻間凡我肉處無
不到戀戀不已只待肉盡吾魂方釋又歸來附于
案下又待屠兒肉一毫都盡吾魂欲四逃菸然無
向其士言畢淚下如雨

唐紹幼而通悟知前生事而未嘗言于人雖妻子亦
不知也後爲給事中同里對門有一郎中李邈紹
休沐日多召邈與之言笑情好甚篤或時爲具饌
中堂偶食邈亦不知其所謂其妻詰紹曰君有盛
名李邈非類君亟與之狎竊爲君不取紹默然曰
非子所知也至開元初驪山講武紹攝禮部尚書
玄宗援桴擊鼓時未三合兵部尚書郭元振遽令
詔奏畢神武赫怒將斬元振張說奏元振於社稷
有保護大功合赦其死遂釋元振而斬紹先是一
日紹謂妻子曰吾昔李邈須死而言今時至矣吾
自幼即具前生事明日講武吾其不免吾前世爲
某氏女既笄適灞陵王氏子爲妻姑待吾甚嚴年
十七冬至先一日姑令吾躬具主饌比畢吾怠甚
姑又令吾縫羅裙遲明服以待客吾臨燈運針夜
分不息忽一犬衝扉入房觸燈燈僵油汙裙上吾
且懼且恨因叱大犬走突扉而扉反闔犬周章却

伏床下吾復照燭將理裙汙而狼藉殆遍吾懼姑
深責且恨犬觸燈遂舉床以剪刀刺犬偶中其頸
而剪刀一股亦折吾復以一股重刺之俄而犬斃
詰朝持裙白姑姑方責罵而吾夫適自外至詢其
故遂於床下引斃犬陳于姑前由是少解吾年十
九而卒遂生于此身往者斃犬即今李邈吾明日
之死蓋緣報也行戮者必邈乎報應蓋理之常汝
無駭焉及翼日講武坐誤就戮果邈挽刀初一刀

不殊而刀折易刀再舉乃絕焉死生報猶影響[illegible]
刀折殺亦不異明皇尋悔恨殺貂以邀行殘太疾
終身更不錄用
冥報記曰司馬文宣河內人也頗信佛元嘉元年丁
母艱弟喪數月旦望見其弟在靈床上不異平日
文宣試與言曰汝平生勤修行善若如經言應得
生天或在人道何故乃墮此鬼中弟默然不對即
夕夢見其弟云生所修善蒙報生天靈床之鬼是

魔魅耳恐兄疑怪故以白兄文宣明旦令人撲擊
之鬼乃逃之床下云饑乞食耳經日乃去世間有
值此魔境者不可不知
陸放翁避暑漫抄曰林中書彥振罷政事去不得意
寓揚州喪偶久之忽于几筵時見形飲食言語如
平生狀乃決責奴婢甚苦林徐察非是伺蹤掘地
得大穴有六七老狐中一白狐解人語言向林求
哀幸毋見殺林竟殺之迄無他

外附房活蛇而殺之而不死[illegible]俱以活魚
蔡喜夫以救鼠[illegible]以救[illegible]之報漢武
帝鑿昆明池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通白鹿原人
釣魚于原綸絕而去魚夢于武帝求去其鉤明日
帝見大魚銜索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鉤放之
後帝得明珠元嘉三年春彭城劉樞自江陵歸鄂
下宿上明洲時夜月微明吟宴次忽二人扣舟呼
云我自鄂下來求見二人各長四尺餘容貌華飾

皆白謂樞曰聞君儒者故修謁耳遂與同宴夜闌
俱醉于飲處便臥樞以被覆之及明尚寢舉被見
二魚各長五六尺目雖動而甚困不敢殺舁至江
中是夕樞夢二白衣人各執一珠置樞臥前不語
而去及曉枕前得二珠各徑寸宋景平中東陽大
水永康蔡喜夫避住南壟夜有大鼠浮水而來伏
喜夫奴床角戇而不犯每以飯與之水勢既退喜
夫得返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囊有三寸許珠留

置奴床前啾啾狀如欲語也宋嚮賓參養母至孝曾
有鶴爲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
後鶴夜到參門秉燭視之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來
謝嚮數萬緡家遂殷富

寓簡中論易亦多佳語如曰極否時能納巳厚下則
否傾爲益取否上一爻而益其下非益乎交泰時
或剝下封上則泰過爲損取泰下一爻而益其上
非損乎雖益䷩也損下而益上斯爲否䷋矣雖損

䷨也損上而益下斯爲泰䷊矣蓋天下治亂戒在
損益而已

見怪不可驚怕但宜鎮之以靜如桓公見紫衣之神
公亮大書入寤之手韋顗梟鳴含登科第鄧艾梟
鳴牙旗乃勝敵之兆唐率更令張文成聞於庭樹
而授官以此推之未必皆不吉

桂陽太守李叔堅爲從事家有犬人行家人言當殺
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効之何傷頃之
狗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曰誤觸冠纓挂之耳
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兒輩皆在
田內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數日狗
自暴死家卒無纖芥之異

後漢河南吳雄季高少貧喪母葬不擇地喪事趣辦
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
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下邳趙興亦不恤諱忌每
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其家

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州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
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爲司隸

魏元忠未達時家貧獨有一婢方爨見老猿爲看火
婢驚呼元忠元忠曰猿憫我無人力爲執爨甚善
又嘗呼蒼頭未應狗代呼之又曰此孝順狗也乃
能代我呼奴又獨坐有羣鼠拱手立其前乃曰當
饑就我求食令食之夜中鵂鶹鳴屋端人將彈之
又止之曰鵂鶹晝不見物故夜飛此天地所育不

可使南走越北走胡何得復之[illegible]
列異傳曰中山王周南正始中爲襄邑長鼠從穴中
出在廳上語曰周南汝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不
應鼠還穴中至期復來冠幘絳衣而語曰周南汝
日中當死周南復不應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
我復何道言訖鼠遂死失衣冠周南使卒取視之
如常鼠耳
幽明錄曰呉北寺中終祚道人臥齋中鼠從坎出言

終祚後數日當死終祚呼奴令覓犬鼠云亦不畏
此且犬入戶必死犬至果死終祚後爲商閉戶謂
鼠曰汝正欲我富貴耳今遠行勤守吾房勿令有
失時桓溫在南川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車草竊
買牛皮還東貨之有大獲還時室猶閉都無所失
其恠亦絕自是稍富
元末趙仁呉縣人家富忽患危疾醫云必得紫河車
而後愈仁惻然曰吾見人服此者非嘔血必發熱

毒無一善終且[illegible]致人兒女出此胎者多難育[illegible]
死何足惜不忍令人兒女夭殤忽卒不用是夜夢
玄帝告曰汝命當絕以不用胞胎一念增壽二紀
後九十一而終余曾見醫書云用其胞胎其子多
不育每勸人勿用因謂象人而用孔子猶惡而況
于胞胎乎
聖賢教人惓惓以改過爲亟近袁坤儀黃祈嗣真詮
亦以改過爲第一如宋景三言而熒惑退舍則明

有感召余見冥報亦以改過免者筆于此以勉人
自新焉冥驗記曰沛國周氏有三子瘖瘂不能言
有人來乞飲聞其兒聲問之具以實對客曰君子
還內思過既甚其言知非常人良久出云都不憶
有罪過客曰試更思幼時事入內食頃出曰記小
兒時當牀有鷰巢中有三子母出覓取食因取三
蒺藜各與之吞即死母還不見子悲鳴而去常自
悔責客變爲道人曰君既自知悔罪今除矣兒即

皆能言

高似孫緯畧曰神農食經曰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華佗食論曰茶久食益意思壺居士食志曰苦茶久食羽化陶弘景新錄曰茶茗輕身換骨桐君錄曰茗有眞香煎飲令人不眠爾雅曰早採者爲茶晩採者爲茗魏王花木志曰老葉謂之荈當是荈字細葉謂之茗陸羽茶經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晉杜育有荈賦曰調神和内倦

解疾愈是似孫亦謂茶爲有益也余讀天台記曰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博物志曰飲眞茶令人少眠睡李白集云余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玉泉眞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餘顏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異于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茶譜云蒙山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上清峰昔有僧人病冷且久遇一老父謂曰蒙之中頂茶當以春分之先後多聚人力俟雷發聲併手採摘三日而止若得一兩以本處水煎服則能祛宿疾二兩當眼前無疾三兩固形換骨四兩則爲地仙矣其僧如說獲一兩餘服未盡而疾差南部新書曰大中三年東都進一僧百三十歲宣宗問服何藥對云性本好茶惟茶是求或出日過百餘碗如不出日不下四五十碗因賜茶五十斤是茶之益人甚矣乃唐右補闕母煚性不飲茶著代茶飲序畧曰

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損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後本草諸書遂沿襲其說煚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

草木鮮有類人形者而桂林有人面子如大梅李核如人面兩目鼻口皆具肉甘酸如蜜漬其地又有人面竹節密而凸宛如人面人採爲柱杖見桂海虞衡志而記載鴈宕山出佛面竹堪爲杖想亦其類也又有筸簹竹節中有物似人名竹人堪治小

兒病

丘山字安道豫章南城人居三谷遂號三谷子乾道初遇金華老人得金丹之術作金丹百問其三十八問云人之生如何分男女陰陽曰男先感而後女應之者必生男也女先感而後男應之者必生女也褚華谷袪疑說云開氣爲男闔氣爲女一闔一闢男女攸分褚氏遺書曰陰血先至陽精後衝血開裹精精入爲骨而男形成矣陽精先入陰血

後參精開裹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施肩吾鍾呂傳道集云父精先進母血後行血包于精而爲女母血先進父精後行精包于血而爲男肩吾蓋祖遺書之說與三谷華谷相反者不可不辨客座輔（禽一作）談曰予三十年前嘗與燕山温次霄總管夜話生男生女之分次霄深取三谷華谷之說且曰孫思邈天癸一日二日之說不足取至論白玉蟾氣血盈虛似月魄之說則證以素問所謂月始生則氣血始精月郭滿則氣血實月郭空則經絡虛蓋氣血自月上弦至望則盛下弦至晦則衰月郭滿魚腦實月郭空魚腦減蛤與蟹皆然呂氏春秋與淮南子皆不誣也愚嘗見士大夫之未得子每以此語之多有得子者醫書載求男法多引褚氏遺書之說誤人多矣吾鄉一貴公子連得二女其後妾又懷妊暮告余曰今必得男吾用遺書法也余曰若用遺書法當更產女他日果生女余告

以三谷華谷之說越一載生一男近會澄江郭伯英問語及前温次霄論褚氏遺書之說伯英憮然曰吾爲此書所誤矣伯英蓋亦用褚氏遺書法者連生六女而弗悟因告之曰速宜改正可也伯英曰改正之法如何余曰陽精先至陰血從而包之陽在内則男形成此乾道索坤而成男也陰血先至陽精從而包之陰在内而女形成此坤道索乾而成女也伯英聞之笑謝而去

善者天所默佑耶[illegible]之者小說[illegible]
記曰外王父中書令晉國公宣宗朝再啓黃閣不
比於權幸惟以公諒宰大政四方有請訴礙于法
者必固爭不已由是征鎮忌焉然志尚典藉雖門
施行馬庭列皃鐘而尋繹未嘗少倦於永寧里第
別搆書齋每退朝獨處其中愉愉如也大中三年
因請假將入齋惟所擾畢脚犬花鴨從既啓扉而
花鴨逴啣公衣却行叱去復至既入閣花鴨仰視

犬吠轉急公亦疑之乃匣中拔千金劒按膝上向
空祝曰若有異類陰物可出相見吾丈夫豈懾于
鬼輩而相迫耶言訖欻有物從梁上墜地乃人也
朱髮衣短褐衣色貌黝顇叩頭惟曰死罪公止之
且詢姓名何爲對曰李龜壽盧龍塞人也人有厚
賂龜壽令不利于公龜壽上感德化復爲花鴨所
驚形不能匿令公若貫龜壽萬死之罪願以餘生
服事台鼎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傅
存隸之明旦有婦人至第門[illegible]急索履而抱
持襁嬰請于閽曰幸爲呼李龜壽龜壽乃出其妻
曰訝君稍遲昨夜半自前來相見耳遂與龜壽同
止及公薨龜壽盡室亡去沈作喆寓簡曰周世宗
嘗疑涇帥史懿欲叛密詔晉州節度使楊廷璋使
陰啚之廷璋明其無他懷詔書見之懿曰死不敢
辭乞免妻子廷璋屏左右語之曰吾以百口保君
君單騎入朝可也懿從之遂得免禍及宋有天下

廷璋猶在晉監軍荆罕儒者疑廷璋周之戚里近
親也欲殺之以爲己功每見必衷甲懷刃廷璋知
之待以誠心略無疑畏每春日當宴罕儒夙興尚
早徘徊獨語曰事久變生今日不可失也因假寐
恍惚如夢有神人謂曰廷璋忠實無異志不可妄
殺驚覺汗下擲刃于地往造廷璋再拜謝過具言
所夢廷璋愕然曰有是哉吾昔者亦夢神人來告
曰汝有陰德天固報汝吾爲汝解監軍之禍可保

無虞也吾夜半起坐命門客書幅紙記之方欲與
君語而未敢也因探諸懷以示罕儒其所言神人
容貌衣冠劍履無差焉二人相持而泣結交終身
世所謂陰報豈誣也哉又聞浦江義門鄭氏有天
神主之每祭必于中夜家長率子姓男女以序列
神常現形云吾天地間忠孝之鬼昔主江州陳氏
今奉帝命爲汝家依衆毋得爲非義以取禍言訖
而隱鄭氏建神光閣奉之其所以累葉同居神有

助焉
刑統賦乃左宣德郎律學博士傅霖所撰余見其語
俱駢對工麗古雅亦文之雄者趙文敏孟頫序之
曰秦漢以降科條目繁下逮隋唐比例愈密柴氏
有國乃命臣下刊爲刑統或者以其文義簡古可
亞六經治獄之吏民所誦習實百代不易之典趙
之意亦取其不傷于煩苛云
隋書王邵傳曰邵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絶
于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
時疾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今
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
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此高氏緯
略語也余頃聞杜靜臺偉在荆州抽分時教人以
取新火法云久火有毒是以人多有瘀火用一桑
木作一木墩不拘厚薄中剜一小墻上用一木鑽
卽牽鑽不用鐵也用一人抽拽之火卽出以火紙

燒存性入礶内閉熄用時置鑽傍接火卽燃矣然
必存性方可用也此火乃新火無毒按論語註内
用四時木取火更妙
愛民者凡民間灾傷當一一爲申達何可以例拘余
讀容齋五筆地火霜薄風災之說未嘗不爲之三
嘆也慶元四年八月饒州餘干安仁有地火灾地
火者蓋苗根及心蘖蟲生之莖幹焦枯如火烈烈
正所謂蟊賊也九月十四日嚴霜連降晚稻未實

者皆爲所薄不能復生諸縣多然民訴于郡縣郡守愛民有意蠲租條吏多云法無此兩項又云九月正是霜降節不足爲異案白樂天諷諫杜陵叟一篇曰九月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征求考課此明證也元祐五年八月之末秀州數千人訴風災吏以爲法有訴水旱而無訴風災閉拒不納老幼相騰踐死者十一人是皆牧民者之罪也

松未有以白稱者余讀吳明卿集有白松詩題云松在容縣天仙宮不知幾千歲相傳軒轅氏三女葬此因化爲白松詩曰何處松標歲月深蕋宮寒色晝森森龍文細結清霜老鹿尾高懸赤日陰二室迥疑開雪嶺三花遥復妬珠林由來帝子顏如玉詞客偏含萬古心

天都載卷之五終

天都載六卷目録

誤入死囚冥罰三世　記祟陰決事書中事
漢瓦頭硯　鏡中現形二事
論象耕鳥耘　山陰二溪
紀牛事補牛書未載者　牛角獲捷
水隨陽九百六浙長　黃河五色呈瑞
黃河正德間兩清　治黃因時通變
建文死節臣軼其名者　童慧
醫不可泥　藥六陳又小五陳

背生善字再生鑄爐　洗一目以擒奸術
古美人連名　古複名单字
論竹開花　太山觀日出
地湧鐵袈裟天竺佛像自來
河圖與元命苞論地　太室山人集中紀二事

天都載卷之六

新都馬大壯仲履撰

秣陵顧起元太初　新都曹以楠建父
秣陵焦尊生不害　秣陵焦　周茂孝
豫章王嘉賓仲觀　豫章王嘉弼青蓮同校

余鄉胡少保宗憲禦倭功在東南而忠勇尤不可及嘗聞鄉先達云總督親臨陣者甚少而公戎裝立矢石之間以督戰一日被鳥嘴鐵彈穿過其盔去

髮僅一寸亦危矣哉又言倭圍杭城時公親登城巡視俯身堞外三司股慄挽公懼為流矢所加而公恬然視之其膽畧誠過人者

余讀茅鹿門坤上袁文榮公書足為胡少保公吐氣亦可為公定論書曰東南數十州郡所罹倭奴之患漢之七國唐之黃巾之變不是過也攻城破邑覆軍殺將無歲無之　天子亦為震怒數天下之材官宿將以臨之然輒敗去未聞有俘其一旅

擢其一陣若何則彼皆操摧鋒之少而又越海而
戰人皆死鬪故得以一倍百以十倍千而吾向也
之前而鬪者古所謂驅羊豕而投之餓虎耳當是
時寇熟視吾東南數十州郡之子女若几上肉一
切紈綺玉帛若外庫然東南數十州郡恐恐焉家
不保旦戶不保夕而胡公自御史來即荷　聖
天子簡任被之璽書授戈而戰乞所俘斬不暇悉
數一敗之於王江涇再敗之於龕山三敗之於沈

庄所劾首虜不下萬計至於麻葉陳東徐海王直
輩並海上之梟雄宿猾　朝廷故所題覆不靳
侯之爵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公獨能內不
家之禍外不顧流口之讒遠遣諜於波濤近間
於肘腋遂及以次擒縛數十州郡始晏然不聞
嗟嗟乎亦雄矣當其督戰之勤往往聞其夜半請
冰草屨而走矢石四集奮不顧身其最爲孤危
死一生者方徐海之攻圍桐鄉時其所推衆八

入寇兩掠嘉湖北引柘林東至吳淞江西捷瞰浦
不下數萬而又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兩壁桐
鄉而鬪而故督府之卒不下千人胡公不得已出
爲餌賊之策遲虜兵之至以擊之當是時僕竊奉
文法畏名義力論之曰與其犯中外之謗以買沒
家之禍不如死綏一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據席
剖冠而奮呼曰賊萬不可支若如此則禍止一家
如彼則貽　國家數十年東南無窮之禍又左顧

一佩刀而曰吾寧一夭不佑唯以此自盡報主上
耳於乎僕及左右時皆爲之引歸已而兵旣四集
寇卒授首胡公蓋誓死殉　國故能以其孤危之
身橫百喙之口出萬死之後成一朝之功耳賊沒
之後　朝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謗訕之臣累累然
起而攻之倚　聖天子獨爲惻痛曲賜保全今
竟以人告曾參殺人者三不能不投杼而起聞已
逮繫僕切痛心苟欲抹論胡公之罪杯酒卿躅豪

祿石自喜大器漢之列侯將軍唐之藩鎮節度使者流風是也其所爲聲色之娛寇盜之禦衆所不得而庇之者爲至於長材大器雄心猛智臨敵乘危轉敗爲功亦衆所不得而遏之者故律之以莊士之行則世或不能繩之以律　閫之動則世不可無傳曰爲之蹄齧者必善走　廟堂之上何恐以尺寸之朽而自毀此棟梁之材也乎

物性制乎所畏雖狐能變化歷數百年未有不畏獵犬者宿性未變也幽明錄曰晉海西公時有一人母終家貧無以葬因移柩深山於其側志孝結墳晝夜不休將暮有一婦人抱兒來寄宿轉夜孝子作未竟婦人每求眠而於火邊睡乃是一狸抱一烏雞孝子因打殺擲後坑中明日有男子來問細小昨行遇夜寄宿今爲何在孝子云止有一狸即已殺之男子曰君枉殺吾婦何得言狸狸今何在因共至坑視狸已成婦人死在坑中男子因縛孝子付官應償死孝子乃謂令曰此實妖魅但出獵犬則可知魅令因問獵事能別犬不答云性畏犬亦不別也因放犬便化爲老狸則射殺視之婦人已還成狸又曰晉太元中瓦官佛圖前淳于矜年少潔白送客至石頭城南逢一女子美姿容矜悅之因訪問二情既和將入城北角共盡欣好便各分別期更尅集便欲結爲伉儷女曰得壻如君死何恨我兄弟多父母並在當問我父母矜便令女婢問其父母父母亦懸許之女因勑婢取銀百斤絹百匹助矜成婚經久養兩兒當作祕書監明果騶卒來召車馬導從前後部鼓吹經少日有獵者過覓矜數十狗徑突入齧婦及兒並成狸絹帛金銀並是草及死人骨蛇魅等

陽明先生異事見於浮海傳及客座新聞等書錢緒山修年譜亦載入後羅文恭公校訂俱削去余又見碧里雜著所載數事頗涉幻怪然爲董羅石後

人所著諒非無所據者頃讀台城客論紀先生涉
海觀日出其初出之景頗奇因載之論曰先生少
好奇年二十許隨海浮過仙姑島觀日出聽鯨魚
鳴初登島有老人年七八十歲自云居此二十年
矣烹鷄留宿石牀上至夜半呼曰日出矣王先生
可亟起見海水都作胭脂色日如大星晃漾潮升
以爲生平奇觀莫是過也問鯨魚云其鳴不時不
可待遂歸

姜尚書寶遊峨眉記曰由白水寺肩輿以登凡六十
里而至山頂峨有三二峨三峨皆蹲伏于下余所
登大峨也山高故風亦高時六月大暑猶衣綿而
擁爐矣隆冬然聞前時水炊米不易熟後有人傳
煉水法水經火沸者三始可以炊可免取水山之
下而兩殿用銅鐵瓦蓋覆方不爲疾風飄去非仗
蜀府力不能也

宋史載屬賓國天神祠前有一魚骨骨之小竅中通
騎馬往來語云海邊人不信有木大于魚山中人
不信有魚大于木信哉因憶沈明遠過海上普陀
山望見海中數十里外有旌旗如軍行數萬騎者
泊湧東下問舟人曰此大魚耳旌旗狀者盔鱗鬣
也須臾稍近山石爲之震動政和中路允廸公弼
使三韓舟行海中忽見黑山湧起波間山頂有光
如兩日並出者官吏大恐舟師曰此大龜出游其
兩目如兩日當祠以三牲乃已公弼口占祝詞率

官吏焚香再拜投牲良久始沒

余前所載食子物如鷄鴨子魚子之類殺生數多其
罪更重頃又見鷄卵數事筆于此李道念好食鷄
卵晚得奇疾醫褚澄投以蒜汁吐出一十三物剖
開盡皆雛雛頭脚羽翅皆具晉有商人入海得二
鵠鳥生二卵卵破雛生成二童子皆出家證阿羅
漢一名耆尸婆羅尊者一名復鉢尸婆羅尊者誰
謂卵可殺乎又唐敬宗以天下無事視政之餘因

廣浮屠教由是長安中緇徒益多及文宗嗣位思除其害命有司詔中外罷緇徒說佛書義詔命將行會尚食厨吏脩御膳以鼎烹雞卵方然火於其下忽聞鼎中有聲極微如人言者迫而聽之乃群卵呼觀世音菩薩也聲甚悽咽似有所訴尚食吏異之具以上聞文宗命左右驗之果然乃嘆曰吾不知浮屠氏之力如是耶翌日勅尚食無以雞卵爲膳因頒詔郡國各于精舍塑觀世音菩薩像又

宋東平董瑛知澤州陵川縣會將嫁妹郡官餉雞子三十枚食其七而留其餘掛於堂內梁上已而妹壻至庖妾請供晨餐董夜夢二十三小兒自梁而下同詞乞命中一女着裙帔而跛足旦起顙面妾取所掛物得二十三枚方憶昨夢乃舍之遍求牝雞分抱皆成雞惟一雌雞病脚董自是不殺生

地鏡圖曰財在丘墟爲木變故木有折枯者其旁有財折所向在焉其在南方去木八尺其在東方去木六尺又雜記謂華苹瑞木也天下平其葉則平有不平處其葉則向其方而傾然則木之枯榮所向之方其有所兆歟按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地則華苹感又辨瑞圖指雙蓮爲苹

墨子五行書曰墨子能變形易貌坐在立亡蹙面則成老人含咲則成女子踞地則成小兒

人有相人頭上氣而知貴顯者予友四明余東嶷嘗言其尊人太常少卿余公寅沈閣學一貫沈方伯

九疇三人微時過一人驚曰三公皆貴人而獨指閣學當位台輔太常公曰何以知之曰吾善望氣此公頭上氣大方如甑故知當獨貴顯耳且掩二公之氣乃請閣學入房復細閱二公曰二公貴亦不小後皆如其言予因憶昔人亦有載望氣者并錄於此唐逸史云江淮閒有術士姓吳有應宏詞者謁之吳曰公何人頭上焰光高一丈其人以對曰必登高第唐玠唐宋遺史云五代周太祖時有

麻衣和尚善望氣李守正叛河中周祖親征麻衣語趙韓王曰李侍中安得久其城下有三天子氣未幾城陷時世宗與本朝太祖從行皇明傳信錄曰太祖未起兵時江淮間有天子氣及既克太平而金陵中亦常有天子氣蓋帝王之興天地預發其祥如此所謂天子氣者晉天文志云内黃外赤四方所發之處當有王者若天子欲有遊往處其地亦先發此氣或如城門隱隱在氣霧中或象青衣人無手在日西或如龍馬或新色鬱鬱衝天云陳頴川葆光錄曰太宗少時帥師戰淮人于千秋嶺大克之彼望我軍上如龍虎之狀有識者曰此王者之氣也

凡湫皆名龍湫而隴州有名牛湫者獨異志云隴州吳山縣人一夕皆夢有人乘白馬語曰我欲移居暫假爾牛言訖即過及明數百家牛皆被體汗流如水是日縣南山曲出一湫方圓百餘步里人以此湫因牛而遷謂之特牛湫余考一統志不載此事止於隴州吳嶽山云比諸山最秀異頂有龍湫想指此耳

述異記曰殷紂時大龜生毛而兎生角是甲兵將興之兆

戒殺之善報人或知之至見殺救之即救之而不獲全者亦有善報焉婺州士人陳嶦弟陳岠有姻家造一白羊又遺戶以一猪償債嶦以元日待客將殺之岠再三諫止不從正月十一日岠夢爲人引至一官府升堂見案上設三簿一曰放生二曰殺生皆封印不發三曰救生吏揭簿書云陳岠某年某月救一猪一羊令岠書字岠曰雖曾勸兄勿殺卒殺之無功不敢冒也傍有二丈夫一黑衣一白衣向岠拜謝曰當時荷蒙救拔雖令兄不從君之恩不忘也書字畢乃醒岠以告兄自是全家戒殺

唐柳宗元自省郎出爲永州司馬途至荊門舍驛亭中夢一黃衣婦人再拜泣曰某家楚水不幸死在朝夕君能活之不獨戴恩兼能假君祿且無難公許之再寐又夢婦人且祈且謝久而方去明晨有吏來稱荊帥將宴宗元既命駕以尚早假寐又

黃姑人呀然其容甚慢不服□宗元曰某命若輩之懸甚厲君不能念其急耶幸疾爲計否亦與敗縷皆斷矣俛而念曰吾一夕三夢婦人告我豈吾之吏有不平耶抑將宴者以魚膳我耶即命駕詣宴以語荆帥名吏詢之吏曰前日魚網得一巨黄鱗魚將爲膳今已斷其首宗元驚曰果夢也遂挈而投江中然其魚已死是夕又夢婦人來謝亡其首宗元益異之

鉅犬曰猘宋書張牧爲猘犬所傷食蝦蟆膾而愈晦翁文集中有山中食英誤中野草毒無從取藥以意取新汲水飲之遂解

朝鮮國人見丘文莊送張中書使其國詩用魚鼈成橋事曰自古詩人未有用此者因詢先生答貌出處而以不得一見爲恨詩曰王節煌煌照海東天不才意拂晴虹鳳麟瑞世人爭睹魚鼈成橋道自通天入玄菟低汲斷江浮綠鴨瀍蜚鴻茲行專從文章客多少豪吟唱和同送王給事云中原才子稱華簪萬里翱翔快壯心諭俗好傳司馬檄歸裝寧載尉陀金川原遼邈荒唐縣父老依稀說漢音莫過遺墟問前事鷓鴣啼處亂山深此皆蔣冕録其所見者冕又聞先生言彭閣老見此詩問其末句意先生曰鷓鴣聲曰行不得也哥哥

王元美史乘考誤云憲章錄列致仕兵部尚書劉大夏卒于正德六年按大夏以五年自甘肅赦還十

二年始卒耳余後讀劉年譜公以十一年丙子夏五月晦卒時年八十一譜乃忠宣裔孫世節所編也考誤云十二年者誤

高黃門鶴搜玉曰蘇人出商于外其妻畜雞數隻以待其歸數年方返盡殺其雞食之夫即死鄰人疑有外奸首之太守姚公鞫之無他故意其雞有毒也令人覓老雞當死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雞食蜈蚣百蟲久則畜毒故養生家夏不食雞

進余頃見龍魚河圖曰凡雞白頭者食之病人雞
有六指者殺人雞有五色者亦殺人又可補高誘
所未及并識之

嘉靖甲午丁酉二科余邑鄭維誠王諷聯領應天解
先是邑前輩汪太守回顯夢一偉人出一對與渠
云一邑三年兩解元山川出色渠對云兩間萬世
一夫子日月同明汪登正統十三年戊辰科進士
距嘉靖甲午相去八十七年據汪夢時尚在垂髫

殆先兆于百年前矣

富貴壽考雖前定然作不善降殃冥冥中旋有奪之
者如李登事之類載簡冊者夥矣余頃見王元禎
記近𣅜二事筆于此記曰陳公才博雅能文初應
舉𣅜夢見道人裝者告之曰子醉魁也陳公好酒
以爲讖已夢中大怒道人笑解之曰子真能得魁
聯第進士入中秘爲司諫官止中丞公喜而覺以
告其表弟華子虔虔少而敏曰今科未得舉醉乃
事酉二字蓋在來科矣至十四年辛酉果舉于鄉
再赴會試不第以爲夢中道人欺己下第歸過濟
上見一道人宛若夢中所見者陳公心動道人亦
笑引公入一村落大樹下坐陳公跽詢夢之不應
道人曰天數固有定而轉移在乎人作善降之祥
一作不善殃隨降之況復爲有辭乎卽如天子寵
一大臣厚與爵祿大臣者苟不效忠竭力天子能
無奪其爵祿耶苟或恃寵而專肆刑戮且隨之大

抵天數國法無二也子鄉舉後惡念百起有所行
某五事以致遂有田三百畝損德多矣安得復冀
天之不奪汝福耶從今當修德行善或保天年不
然并奪汝壽陳公涕泣再拜拜起道人不見歸以
遍告親族斷酒閉門不與外事比前若兩截人後
選訓導罷歸以壽終事詳公自撰北游日記中又
曰錫山磚橋李豹誠慤不欺生平無失行年八十
餘日以修身寡過爲事家奉岳武穆王像常夢中

告曰明日有顧尚書過此以其祖積德而生誥午松閣顧可適公至李延款之告以夢時顧爲諸生甚小及長登進士第任職三四年歸復詣李李復夜夢王告曰顧生任性傲物心術巳偏不當大顯且不壽李夢中曰其祖積德遂無報乎王曰何可無報當發其慶于他孫耳松閣果不久于宦而卒且斬其嗣其從兄可學巳致仕久因與元相厚善一旦薦起爲通參不數年遂八座加太子太保

童宗伯軒著有枕肱集讀其談命辨則積德延壽之諺可徵巳辨曰本朝揚州高公穀與松江李昂生同年月日時高以永樂辛卯中應天鄉試九十五名未上春官丁外艱李昂是年落第後甲午亦中九十五名既而乙未同第名次亦相聯廷試俱三甲高公選庶吉士除中書陞侍讀學士李昂觀政刑部除主事陞郎中品級亦相近無何昂死矣時年四十餘後高公官至少保八十二始卒昂死之日有子五人高公至七十餘始舉一子今爲南京戸部郎又泰和單昻與金谿王稽亦同年月日時二人癸酉皆舉鄉試甲戌俱第進士同日送大理觀政同日除評事後單昻奉　命讞刑閩中事竣死于途王稽是年亦遘重疾不死尋除河南僉事又數年致仕今尚在且老矣謂命爲無何四人始同謂命爲有何四人終異然予嘗考其行李昻險而詐好以智術籠人其居刑官出入輕重必有悖

天理者况身死之日田園布野金帛盈室高公存心正大非賢不交非義不取聞有階宦官以進用者則嚙齒罵曰此真穿窬輩也又嘗見其印章有曰以清白遺後人者單昻王稽人品不大相遠第單昻讞刑閩中時人謂其行橐大有所獲是其刑罰出入必有不當者王稽雖無大獲亦無大謬之事則命又在有以延之也

諺又有惜福惜壽之說如記聞類編云昔太學有二

士人同年月日時生又同發解後皆授廣文一任黃州一任鄂州未几任黃者死任鄂者爲治喪因祝曰我與公庚同出處同卽今我死已後公七日矣望靈以夢告我是夜夢曰我生于富貴公生于寒微享受不同是以壽異予謂皆同過也此公後至典郡惜福作善至九十終

古有與帝王宰相同庚者記之以醒世之憒憒宋英宗在濮邸與燕王宮族人世雄厚善兩家各生子

同歲月日時是爲神宗而世雄之子令爍也神宗後卽帝位令爍進士及第爲宗室登科第一昔有一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有小陞轉則軍校亦微有譴訶蔡條叢談云先魯公生慶曆丁亥年壬寅月壬辰日辛亥時幼時知命者或不取之及登庸人誇其格局甚高大觀改元歲復丁亥東都鄭氏正月五日亥時生一子歲月日時與魯公全其家大喜謂且必貴及年十八嘗春末携伎遊金明池晚醉歸馬忽躍入波中浸死

群談採餘載崇寧元年六月西京民家猪生二男一女一猪亦豕異也而宋史五行志與文獻通考宍異俱不載何耶

世之養生家多講男女採取之說以孫思邈千金翼曾言此遂執而不悟不知情念稍熾爲害不小故侍者什一失者什九元林屋山人俞琰曾遇異傳

予此有得者而其所著書深斥此術之誤人以爲少年猶可及血氣少衰吸閉間有氣不能從心者必潰决而不可救此至論也余因憶余邑康侍郎永韶石埭畢尚書鏘皆踰九十外金陵許太常穀亦幾九十其飲啖動履如强壯時然皆以四十時絕欲致之畢許余所親見康聞于邑長老者又焦弱矦先生與余言宋小說中載一老者年八九十而健不殊少年人問服何藥曰有第不輕語人後

再三詢之咲曰余無他藥惟服一味獨睡丸耳此
皆養生者所當知
人知有平泉之醒石而不知有栗里之醉石廬山記
曰陶淵明所居栗里兩山間有大石仰視懸瀑可
坐十人號曰醉石
金陵沈御史越人稱韓峰先生公以直道忤時罷歸
杜門不入公府篤行好學至老不倦日惟著述閲
手抄羣書人或止之公曰吾自樂此不爲疲也所

著嘉隆聞見紀行于世其藏於家者甚多余得讀
其遺稿有見聞雜錄中紀遷除人化徵科災異四
事稍異者附記於此紀遷除曰江西撫州樂鳴音
以郎中解官後以善天文薦起官授欽天監以太
常少卿掌監事南京有黃擕之以主事解官後以
善醫薦起官治萬妃疾授太醫院使紀人化曰隆
慶戊辰山西太原府靜樂縣男化爲女是人初名
李良雨已娶妻數年因夫婦不和將妻遂黜後或

臥病遂化爲女與本村民白尚配爲夫婦時巡按
宋纁劾明奏　聞紀徵科曰隆慶丁卯派徵只遜
銀解京每丁糧若干初不知只遜爲何物後訪問
是值　駕校尉團花衣因　上初登極工部製
新者令服之故徵派織造云及觀霏雪錄內載徐
秋雲宮詞紅錦只孫團戲風是以只孫爲織成帷
幃之類非也元故事親王及功臣常侍宴者別賜
冠衣制飾如一謂之只孫如玩坐貢公趙廉訪家
傳賜金文只孫一襲是也又有縷衣傳金爲織文

謂之納赤思衣皆國語也只讀爲枳紀災異曰正
德己巳六月中忽有兵甲聲自北來每夜三更空
中響過如數百鐵甲振走望南而去時暑天人多
在街露宿乘凉者每夜聲起亂喧天兵來了各逃
避入門聲過乃止如是月餘方定竟不知何怪也
嘉靖己未四月初天氣暴熱至十二日午後風雨
從北來甚驟雜雹下有大實大者移時乃住次日

人來言云城南鄉村自大店房巡南牛首山新店梅桃紅等地方無雨皆雹有碗大者有牛馬頭大者鬬人里長百里有餘但被傷擊碎屋瓦損牲畜麥將收擊壞無孑遺焉後傳鰣魚廠于外池冰窨取氷俱無人疑雹即窨中者

沈公雜錄曰予按江西時過白鹿洞書院內有諸葛孔明木刻小像存焉諸生亦焚香供之詢其所以皆云其來遠矣不知所由後觀朱文公年譜言先

生嘗作卧龍庵祀孔明即其地也而木刻像乃文公所立者彼時門人言其微意有在蓋朱子之意以高宗南渡之後偏安江左委靡頹墮不能振發恢復疆土以雪仇故于此致意焉惜乎彼處之人無能知之者

刑獄之際最宜詳審余讀梅尚書和滕執禮送吳仲儀提點刑獄序曰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入武夷山樓居退想日俟仙去俄有

神降之言罪莫大于殺人夔抱大罪奈何輿安念于帝所夔叩頭自列生平修謹雖物無敢殺而況于人神曰昔提點刑獄時某縣入某死罪州如之夔弗察也其罪實等夔于是悔不可追又聞陳睦嘗提點刑獄會杭民有妾夏沉香者澣衣井傍其適子墮井妻須于州必指沉香者擠之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官攝治即獄具以才薦遂逐三掾而殺沉香他日睦還京師久之無所授聞廟師

邪頗從仙人遊乃審叩以未來事邪終拒弗答尋語所親曰如沉香何睦深震悚

余讀清尊錄曰雷申錫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日客死都下捷音與計踵至其妻日夜悲哭忽一夕夢申錫如平生自言我往爲大吏有功德于民故累世爲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故罰我三世如意時暴死前一世仕久蹇後以要官召纔入都門而卒今復如此凡兩世矣再更一世乃能償夙譴記之

以儆治獄者

聽獄貴聰穎明決又須細心體察國朝海虞吳訥洲訂桂氏棠陰決事一書中多可採者聊載一二則于此呂元膺鎮岳陽出行見有喪轝駐道左男子五人衰服從呂曰遠葬則侈近葬則省此姦也令搜棺中皆兵刃曰欲謀過江掠貨假喪使渡者不疑究之吏同黨數十巳期集彼岸併擒付法靈寶許襄毅公進爲山東按察時有武官子懷金與所

厚生飲肆中是夜武官子被殺無主名有司疑生殺之生不勝考掠誣服公以尸首不得疑之私計必酒人所爲酒人得錢必易物乃托他事遍取商曆入閱至布商曆酒人果以金易布十數疋則武官子死明日也一訊而服納首空桑中又公巡按山東時單縣人有夫耕婦餽食夫食畢而死官問以毒藥殺夫罪公辨其路由荆科荆花落魚羹入食而死驗實免婦死

古瓦硯惟聞銅雀瓦注水數日不燥世傳此瓦令陶人澄泥用絺綌濾過入胡桃油埏埴之故異常瓦余見寓簡云鄴臺瓦皆雜金錫丹砂之屬陶成曾得其遺瓦琢之爲硯金砂之性猶存故水漬之不燥眞奇物也寓簡乃宋沈作喆纂共十卷並未聞有瓦頭硯頃讀金文靖公集有記云余嘗考漢未央宮諸殿瓦其身如半筒而覆簷者其頭有面外向其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强有篆字凡六等曰

漢并天下曰長樂未央曰儲胥未央曰長生無極曰萬壽無疆曰永壽無疆面至背厚一寸弱後人以其背平可爲硯遂去其半筒因呼爲瓦頭硯

人之吉凶形于夢猶是精神相通乃有鏡中現形者此理不可曉如宋環未第時每鏡中見影成相字故以相業自負又本朝杭州舉人張洽未第時一日照鏡見鏡中之貌另一人也口云有你有我無你無我驚以語人莫曉其故明年辛丑計偕途過

一人與鏡中者相似問之乃會稽張洽姓名又同言前事二人以中否必同果皆登甲榜杭者選南部主政會稽選北道不二年杭者死于任會稽者死于家見聾談採餘又縉紳脞說云江南曾思鄙女一日忽見鏡中一婦人披髮徒跣抱一小兒自後日見之思鄙自問其故云我往歲建昌縣錄事聘我為側室踰年生此子君女為正妻後錄事出旁縣君女投我并此子井中以石塡之詐其夫云

逃去我訟于冥司適會君女卒今雖後身固當償命其女遂卒

象耕鳥耘唐陸龜蒙深辨之而白孔六帖有云上虞民治田有雁春則銜拔草根秋啄除其穢是以禁民不得妄害余謂象耕鳥耘上古稼穡之始天啓其机理亦有之不可盡謂為誕

水經注云山陰縣四十里有二溪東溪冬煖夏冷西溪冬冷夏煖二溪北三里合成一溪溫凉不雜不知此溪今在何郡也

楊少宰時喬牛書所載戒牛事詳矣余間閱一二事牛書未載者附記于此齊東野語曰余同僚曾鳳忽以疾告數日余往問之因云昔年病傷寒旬餘不解昏睡中忽覺為牛所吞境界陡黑知此身已墮牛腹中于是戞然曰身不足惜如老母何因發誓自此復見天日當終身不食牛悚然驚寤流汗如雨疾遂愈持戒十年矣昨偶飲見牛炙甚美朋

舊交勸之不覺破戒歸即得疾夜夢如往年恐懼痛悔以死自誓今幸汗解矣余聞其說異之且嘗見傳記小說所載食牛致疾事極衆然未有耳目所接如此者余家三世不食牛先妣及余皆禀賦素弱少至老多病然瘟疫一證非惟不染雖奴婢輩亦復無之益信鳳之說不誣因併著之以為後戒芸心識餘曰牛能耕能載其功于人厚矣故律法有私宰之條玄眞有食牛之戒釋家有戒食牛

之文鉅人吉士往往論之余家亦三代不食矣即其氣味頓覺腥惡近年宦邸得家君北湖翁書敝地行瘟惟老父老母與伯仲輩不食牛者得免其僮婢私犯者亦傳染方已信乎不食牛一快心事也又聞富順舉人何齊庵曰瀘州某者以屠牛爲業一日將宰一牛牛乃走詣廟中跪神前久之起而毀其門神出奔江邊州人遂感悟不食牛者約半

項方初菴楊萬曆壬午分考浙闈有張光裕年甫十九歲方悅其卷呈主試主試欲裁數次忽見二大牛角攢卷上主試異之遂以殿光裕祖張謙嘉靖壬辰進士仁厚好施嘗爲文勸諭閭里勿食牛途遇屠牛牛向謙長跪墮淚謙哀之贖歸養數年死復瘞之人謂光裕食其報云

陽九百六洪景盧續筆與西溪叢語悉之矣海錄碎事曰方丈西有陰成大山滄浪西有陽長大山此陽九百六之標揭百六運將至即陽長水竭陰成水架陽九運將至則陰成水竭陽長水架附記于此

人知黃河清聖人出不知清後仍五色呈瑞易乾鑿度曰帝王將起河水將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以三日正德間黃河清爲世廟發藩邸帝蔚推中午之兆

鄧元錫函史云正德二年秋八月　肅皇帝生于

興府是歲黃河清而通紀云七年正月黃河清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清五日與李獻吉空同集所載同獻吉目擊諒不誣函史云二年者殆誤而獻吉嘉靖元年歌曰大明十葉轉神明天意分明賜太平紫蓋復從嘉靖始黃河先爲聖人清下注云先是正德七年九年黃河連清何通紀于九年無遺之耶

治天下者貴因時通變古今異宜不可拘其迹[illegible]

有言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昔韓魏公在中書同列議養兵之弊思革之魏公沈思良久曰養兵雖非古然積習久勢不可廢亦自有利民處古者發百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夫婦常有生死别離之憂論者但云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獨不見杜甫詩中石壕吏一首讀之殆可悲怨調兵之害乃至此今收拾一切强悍無賴游手之徒養之以為官兵絶其出没閭巷嘯聚作過擾民之患良民雖

税賦頗重亦已久而安之歲輸於官而得終身保其骨肉相聚之樂豈非其所願哉魏公此言亦深可味

建文死節諸臣弱庵先生忠節錄與屠御史朝野類編已詳備矣偶見小說有不知其名者載之以俟考焉永樂中有一人居洞庭湖濱久而復有二人至聚居一室不輕出門戸風月之夕則掉小舟操壷榼泛湖而飲醉則扣絃而歌歌竟相持大慟而歸居人時以錢米周之或受或否已而一人病革呼其鄰曰吾欲告汝以姓名恐為汝累不然汝終見疑其人固請乃曰我建文朝翰林編修也其葬我湖傍某山下居人收葬之其兩人亦不知所在

國朝李文正東陽程學士敏政楊文襄一清皆稱童慧然有童慧而夭殤者有始慧而漸愚者不知何故浙中有張秀才者生子纔能言正德甲戌閱登科錄見坐案上遽云霍韜字渭先年若干云云父

大驚曰汝何由知荅云我宋朝直臣也三世為顯官今復應貴何以不識父曰汝在宋朝何名曰惟憶吾以直諫為奸臣竄逐耳不記吾名也試取衆名觸我知識父取通鑑歷舉數十人皆云不是至胡銓則曰是矣我號澹菴我嘗劾秦檜其疏云臣謹按王倫云云父大駭知者集聽所言歷歷與史傳合或問子他日為何官曰我尊位何足言當更為忠臣以報國也然不久竟夭又李邦元叙州人

周歲知書二歲問無不知提學王勅賓之膝晝風字示之佯不荅問汝不識耶卽吹嘘爲風狀云此也豈不知論語云風乎舞雩陶辭風飄飄而吹衣杜詩風約半池萍乎其怪慧類此李西涯聞而奇之取入京分俸以養識者曰此妖也所謂物或憑焉者未久愚騃不識一字乃遣歸因憶先師羅近谿先生守東昌時屬縣一舉人死于京託生於近處能言卽能叙其家世住所其妻子遣人接回叙

話如平生先師命抱來看之渠見亦以手作長揖狀自言曾中達其道榜鄉試尚能背誦其墨卷久之漸不復記憶往事矣則又不可盡指爲物憑

醫者意也不可盡泥古方故或田野試驗之法或殊域異識之術自古名流往往採入方書如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牽牛逐水近出野老麵店蒜虀乃是下蛇之藥路邊地菘而爲金瘡所秘是也

陶隱居本草言很毒枳實橘皮半夏麻黃吳茱萸皆須陳久者良其餘須精新也故醫家謂之六陳李東垣杲曰藥不獨六陳大黃木賊荆芥芫花槐花之類亦宜陳久者余因謂之小五陳

蔡潮字巨源浙人仕至方伯告歸晚精禪學專心利濟薄於自奉餘悉賑諸貧者濱海地狹難行歲有溺公捐金築堤以身先之由是富者輸財貧者効力不逾時而成坦途焉郡人繪圖祀之其長子擢第爲吏部郎官幼子生而身有善字其大盈背以

手捫之黙畫歷然姿相秀異人以爲積德之報又金陵王老篤于奉佛普種功德常造一橋有倪道人者携銀錢一囊欲附入之王辭之曰吾爲求嗣凡有善業皆自任之不欲附也道人曰作福豈分人我哉公爲我蓄此他有興造以此補之可也王藏諸櫃道人尋亦不見王生一子甚鍾愛之嘗造一寺其子時年八歲矣携往觀焉其子忽問父曰此寺功程頗大用此鐵爐何也王曰一時偶乏未

服易耳其子曰何不以吾錢易之王愕然因悟倪
道人事徐應之曰然吾爲爾圖之遂以囊金易銅
鑄之其銀正足三爐之用無餘欠焉其子稍長資
性聰慧勤于生殖遂增數萬金之產至今稱爲名
族二事見金子有款識錄中載之爲積善者勸

幻術有惑人者不可不知宋元豐中陳州蔡仙姑者
能化現丈六金身常設淨水至者必先淨目而入
有廖縣尉一日率其部曲約洗一目及入以洗目

視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一
老嫗箕踞而坐遂擒之

古美人連名者鶯鶯好好紅紅簡簡賽賽楚楚盼盼
翠翠卿卿小小愛愛東東李當當（元教坊名妓）眞眞（唐進士趙顏於畫上百日呼下南岳地仙也）有鄭舉舉王蘇蘇王蓮蓮張
住住（見孫棨北里誌）有李心心于心心于盼盼魏道道汪
憐憐顧山山孫秀秀荆堅堅（見黃雪蓑青樓集）晏元獻撰
達奚盈盈傳云盈盈天寶中貴人之妾方秋崖義
娼傳中有毛惜惜劉賓客有和楊師皐給事傷小
姬英英三律又有崖崖李端端張祜詩云善和坊
裏取端端

古一名一字者甚夥而間有二名一字者如張九齡
字壽鄭當時字莊李適之字昌是也李乃天寶元
年代牛仙客爲相者

竹間時見花開如棗結實如麥俗號爲竹米或稱竹
實戴凱之竹譜以此爲荒兆其竹即死唐詩老屋

茅生菌飢年竹有花是也余己酉秋遊靈谷寺一
僧寮周遭皆竹僧云竹往年開花花後即枯而此
寮僧徒俱遭事廢業而逃信如諺言舊傳竹實爲
鸞鳳所食近有餘千人言彼有竹實大如鷄子竹
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肺清涼生深
竹茂密處余意鸞鳳所食殆此類歟

于文定愼行六月同朱可大登泰山記曰往聞人言
山以夜半觀日出訪之羽人五六月間平明乃出

五更可往也於是坐而至五更秉燭披裘以登頂見山中雲氣從澗壑吐出如一縷烟稍上而大東西聚散車馳馬奔倏然往來頃刻滅沒於是可大大呼以為平生未有從者盡驩東方作矣回而東望有山數峰如卧牛車蓋之狀而又漸沒赤霞半天光色媚麗間以碧綠熠燿五色直射衣袂頃之平地湧出赤盤狀如蓮花蕩漾波面而燁燁不可名狀以為日耶已又一赤盤大倍于先所見側立

其上若兩長繩左右汲挽食頃乃定羽人告日升矣蓋先所見如蓮花者乃海中日影非日也日且高舂赤霞與影皆沒而下微見一綫白滉瀁明滅羽人曰海也又頃之日亡黑氣隱隱一抹狀如連山長城可大示予此真六鼇所戴矣羽人曰雲也可大一噱此紀日出與余前紀王文成近海觀者不同因知雲氣變幻陰晴異候寒暑異時遠近異觀自有種種異狀耳

于文定公又有遊靈巖記中云至一佛閣有一鐵袈裟立于地上相傳從地中湧出即不可究詰而其迹亦大奇勝余謂佛示神異如袁中郎宏道自來佛碑記往往有不可究詰者記曰張無盡有慈氏瑞像讚蔣氏有記傳者以為天皇山自來像余初疑之既讀法苑珠林載廣州商舶事與記略同然據像乃迦文非補處也時乃東晉永和非高氏清泰時也按記永和五年有廣客舟下載未竟夜覺

有人奔船跡之不得而載忽重既達渚宮若有人躍而上舟遂輕是夕現像于郡城之北鎮牧而下傾懷渴仰如覩慈母千衆咸迎凝然不動有道安弟子曇翼卓錫長沙寺聞之嘆曰斯余本誓令小師三人導之颯然輕舉遂歸長沙後罽賓僧伽難陀瞻像悲咽謂曇翼曰近失天竺何為遠降此土詰其年月無不符合細勘像文有梵書阿育王造四字宋齊以來放光現瑞異迹尤多今其像貌衣

褶已被庸工數髹髤不可見宇長沙寺者郡人
滕畯捨宅爲寺故長沙寺也
正蒙曰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轉旋于外此天地
之常體也而河圖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
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
是其中矣地常動不止而人不知故張華詩云大
儀斡運天廻地游指此元命苞又曰天左旋地右
動其論地者各異

余讀韓中甫太室山人集中紀三事可爲勸戒者載
于此一曰四川嚴布政使爲人峭直潔清自入仕
至掌藩政歷二十年每食一蔬人謂之嚴青菜云
繇布政使轉官出蜀至新灘灘以山圮入江阻其
下流激爲旋濤間以砥石勢如建瓴舟至必轉載
登陸使工水者操空舟過灘十壞五六如載重强
行百不一存鬼之妖者假此血食例有牲醪禱祈
舟人受蓬左右以此告嚴嚴曰吾日食蔬而厚以

殖民神當福我如此心有覔神欲降罰何必新灘
新灘可以祭免其餘能一一祭耶且婦女出舟不
便遂不出載不祀水神而具衣冠端坐命舟人棹
舟直下遂卽安流蜀人神之二曰太倉州有一指
揮失其名素敬事漢關將軍一日浮海覆舟舟人
俱没溺而指揮獨浮不死越二日見有人騎馬走
虚空中私自念曰得非關將軍乎頃之騎馬者至
則與素所事畫像相肖號曰吾家三世事公公不

活我耶神不應而去次日復至乞哀更懇神曰汝
作假銀被給者衆能輟此不爲否指揮泣曰幸貰
不死荷神威惠敢不改圖如更不悛卽死無恨言
訖神叱曰姑貰汝乃目暗耳聞風聲其去極速凡
海中溺死人俱入小港同溺者已殮二日而指揮
家具衣棺徧求他港不獲是日見烟籠一人立而
不仆至則指揮也爲家人道其故舁歸具牲醪報
祀三日起拜姻黨誓不復如前所爲又三年大浸

貧不自存乃復購藥物器具曰吾以救死神宜我也無何得癲病見關將軍迫之以死三曰萬曆元年冬南京工部侍郎鳳竹徐公爲余言自古仕宦之盛一家登樞要數十人者有之然皆合昆弟宗族未有祖父孫相繼兄弟相並爲尚書如閩林氏者林氏之先其德不可考余聞一事雖甚細而其他懿行可例見對山公之曾祖以歲薦卒業南雍一日薄暮獨遊監前遇一僮牽驢泣甚哀林公

問之曰適有相公騎驢遇客下與語行道者多忽去不知所往顧錢二十文未獲歸無以應主人將不免朴責奈何林如其數償之僮巳去遠騎驢生倉徨訪僮林公曰長者也非有意誣僮就告其故生取錢還公公曰吾巳爲僮作恩德安得復向公索錢不受兩人遂深相結爲道義交各卒業歸後十餘年林公就銓次爲某縣尉有誣公以贓罪者巡按御史收之乃其地與前騎驢生相近是時騎驢生有子登甲第入翰林有名方以母憂家居騎驢生聞林公被誣謂其子曰安有輕財重義急人患難如林公者乃安索民財乎其子往白御史且以曩時南雍事備述其顛末告之御史悟釋林公益厚待之踰年公辭官歸貧甚騎驢生賙之五十金公不受歸後公子爲太守孫瀚曾孫廷機廷相玄孫燫俱爲尚書烴今又爲大理卿餘成進士舉薦爲兩司曹郎者不可勝紀爲善之報如此

天都載六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馬大壯撰大壯字仲復徽州人羅汝芳之門人也肯築天都館讀書因以名其所著大抵喜採異聞亦間有考証而往往務求博引不核虛實如魚化爲人一條卽引搜神記孔子厄陳蔡時魚妖與子路鬬事爲證是豈可爲徵信乎又往往採自說部不據本書如夜郎王事自見後漢書西南夷傳而云小說稱夜郎王云云則亦稗錄之學耳

梅花渡異林十卷

〔明〕支允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異林十卷》提要

序

語稱述而不作學固無大於述矣日月之代明時物之行生何莫非述者事耶

昔者夫子葢因魯史而作春秋因唐虞三代之遺文而爲書因羲之畫文周之彖象而有文言繫辭他若

丘明之傳子長之史孟堅之書荀悅之紀下至涑水氏之通鑑考亭之綱目無一非述也吾友梅坡夙禀

異尚少承家學自其高王父內翰中夫公至乃祖華平公暨尊公寧瑕先生累世好書插架奚啻萬籤梅坡浸淫其間若賚之於丸糈之于鍛傴僂丈人之於蜩舉世之紛華靡麗畢集其前不足以搖其中而滑

其慮故其抉微啟閟如燭之破晻靡弗燦然眉列也者盖因讀史而病夫固者之不能通方而鏡遠也則

有軼史隨筆目擊時艱不能無慨於當事者之泄泄與懷奇者之栖栖則有時事漫紀惡曲學之害辭且害正也則有軼語考鏡悲斯文之墜地而後覺者之靡所依從也則有藝苑閑評茲特其鼎函之一臠乎

苟擷其精華亦足以識梅坡之所尚矣昔王充著論衡成中土未有傳者蔡中郎至江東得之歎爲高文恒秘翫以爲談助及北還談益進識者謂其不見異人必得異書發其帳中果得論衡一部今是編出市

紙且益貴得其助者當日衆則是夫人而蔡邕也奚事丁寧勿廣耶

癸酉端陽日友弟王屋孝峙書

自引

自漢人駕名東方朔作神異經而魏文列異傳繼之六朝唐宋凡小說以異名

者甚衆考太平御覽廣記及曾氏陶氏諸編有述異記甄異錄廣異記旌異記古異傳近異錄獨異志篡

異記靈異記乘異記祥異記續異記集異記博異志括異志紀異録祖異記采異記摭異記賢異録此外

如異苑異聞異述異試諸集大槩近六十家而李翺卓異記陶穀清異録之類弗與爲今世行者僅神異

述異數家餘俱弗傳迺其事大半具諸類書鄭漁仲所謂名亡實在者也昔徐鉉好言恠賔客之不能自

通與失意見斥絶者皆託言以求合遂著稽神録洪邁好志恠晚歲急於成書客多取廣記中舊事改竄

首尾別為窩寫以授之垂
有穀卷者洪不復删潤皆
入夷堅而王質景文又有
別志二十四卷何古今怪

引四

事盡出於南渡之世也太
平廣記雖五百卷然自洪
荒至宋已數千年又合衆
小說數百家而成而洪直

以一代之事當之不亦妄
哉余從作勞經史之暇偶
因披覽輒命顛生隨時鈔
合以當抵掌捫蝨之懽年

引五

世愈遐存錄愈簡不敢漠
人于誣如子瞻所云姑妄
言之也雖然每見前替博
洽自好紀述頗繁々之功

國多詳核繫之病未免勦
掇後世好奇吊詭之士遂
借踈漏以資攻擊之端余
才不滿斗亦惡能門庭著

引六

紙户牖置刀恐起而攻擊
之者不遺餘力矣昔漢書
初成朝士無能解者詔赴
閣下從曹大家受句讀習

之歲餘乃通夫以東觀盛
時猶若此况其後者乎太
史公作史記欲藏之名山
旨哉其言之也

引七

皆

崇禎甲戌夏允堅湯識於
梅花渡

支子固先生彙輯異林

序

自廿一史行而古今成敗是非得失劃然胥列矣史以傳信奚疑余曰否否史

以傳信亦以傳疑令人不會讀史遂不能有疑看出無疑無疑看出有疑耳夫以數百年之間數十百人之事而定以一二人之手筆安能事事可信政須慧眼從中覷破辟如高牆外有種種名山勝水不云牆

外有若干勝但教築臺造閣及樓臺成後高登一望自然見得牆外境界吾於讀史亦然

巽林卷之一目次

軼史隨筆

異林卷之一目次終

梅花渡異林卷之一

梅坡居士支允堅子固父纂

軼史隨筆

昔仲尼于七十二君不得遇乃退而講學其門弟子夏子張子羽輩各以其師說教授西河陳楚之間史稱田子方段干木荀卿莊周之屬並紹述其業而延及漢代則魯申公之于詩濟南伏生之于書高唐生之于禮商瞿之于易董仲舒之于春秋彼皆專門教

授其傳註迄于今不廢其門人若王臧趙綰孔安國轅固公孫弘倪寬貢禹匡衡劉向之輩入爲九卿三公出爲二千石者不可勝紀蓋儒者得志則歷者官執國秉不得志則退而爲師傳聚徒弦誦以明六經之旨孔孟之道比比然也

趙文肅謂周衰而天子自在孔子尊之以臣奉王也朱仲晦之帝昭烈得毋竊天之權耶此論殊爲醒目然欲通作二通可已也義理事變六經已具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厭之而專求本體是去藩籬而守窔奧也倣之而殫力著述是鑿垣墻而植蓬蒿也是故見逾高而道逾遠言逾多而道愈晦

子產誅鄧析孔子家語中曾及之按列子書鄧析與人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政子產誅之然不言其詳惟呂氏春秋云洧水盜有富人溺死人得富者屍請贖而求金甚多富人黨以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屍者患其不贖來告鄧析曰但安之必無人更賣析之所謂兩可者此類是也宜其受誅

孔子誅少正卯子西輾乎王尸范蠡載西施武安王明燭達旦皆正史所不載好事者爲之也孔子范蠡事先賢有辨伍子胥事馮元成著左氏論皆確然信其爲無武安明燭事陳壽三國志不載而出於演俗小說武安千古丈夫操亦一時英雄豈不知武安之不可以非義籠絡而爲此曖昧無理之計在武安於玄德始以兄弟繼以臣事其奉二夫人豈有不異宮而肯置足者使燭不繼又惡乎明爲此言者非惟不知武安抑且不知曹操

曾子易簀一事梅翁論之詳矣然考之于禮寢簀之制未聞有貴賤之殊但貧者素質富者華美故華而睆童子見之驚爲大夫之簀耳使曾子不易此亦未爲害故子元皆不欲易倘簀有差等則曾子豈受之季孫而用之平日乎其所以必欲易者臨終之時覩平日加謹葢不欲以華美而傷吾平日素質之意耳此則朱子亦未之詳也

莊子逸篇蒲衣八歲而舜師之戰國策甘羅言項槖七歲爲孔子師古之聖賢必有師其名見書傳間多矣蒲衣項槖誠何如人列女傳䍐子生五歲而贊禹言幼悟者三子其最乎

荀卿大儒也而弟子有焚書坑儒之李斯李斯怪人也而弟子有治行第一之吳公

荀子以禮爲儒宋儒率多非之不又曰學至乎禮而止則其所謂僞者乃末流之獘也嘗觀禘自既灌而往王莽謙恭下十蘇章杯酒待故人曹操不受禪桓溫拜表輙行謂之非僞可乎予謂古今之知禮者莫荀子若也

趙文肅公撰書內外篇未成其序見集中所謂經世通出世通是也經世通即以八部攝以二門是謂內篇出世通敘佛教經律論合單傳共四部是謂外篇

八部之中有統部統部有天統地統人統統有正劣正者一而劣者五恐不免支離穿鑿至所云六經皆史仲尼爲史之聖又云六經羣言之宗仲尼萬世之服又曰總者圍而無外之義合而爲一之名九圍不綱民將安仰昭烈雖賢史臣不敢先天而與人以統朱仲晦乃與之九有已式民將安逝元雖外狄史臣不敢後天而奪人之統丘仲深乃奪之此非具千古隻眼者不能爲是語

趙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遙聞聲而相思也秦皇未相韓非則思之既見則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之既見則擯之月進前而不御也

張耳陳餘嘗爲里監門時吏笞餘餘不能毋耳躡之使受笞吏去耳責之曰公自待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信乎不有所辱不激不有所忍不濟豪傑舉事率多出此檻車負冉豈漫無見哉

秦皇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遼東延袤萬餘里暴師

于外十餘年而後成至今賴之後人未嘗有德始皇者唐宰相朱朴獻建都之議曰去巳衰之衰就未王之王則襄鄧形勢有四固之險轉輸之便宋李綱請都之鄧仲淹等增證其說計之上也後代不知抑亦罔其人而不取乎嗚呼始皇致萬世之利而不知萃民怨于一已朱朴知建國之地而不知除強臣于當時然皆有益于後世論者無以人廢言

秦始皇將葬匠人之作機巧者生閉墓中後爲項羽

所發不見有所捍拒唐時南陽一古墓氏發之初則遇一石門錮以鐵汁用羊糞沃之累日方開則箭發如雨以石投之每投輒發已而少緩列炬而入至二門有木人張目運劍又傷數人其四壁皆畫兵衛之象其南有大漆棺棺下悉金玉方欲攫取俄而風沙大作埋沒人足衆驚憤而出門亦隨塞始皇竭天下之力而不得此術曾不若裸葬之愈也

鷄以鳴天地之候即風雨晦冥而時到始鳴不時爲

怪從未有假鷄鳴而衆鷄盡鳴者客一作鷄聲而野鷄盡鳴令人能此乎狐白裘在左藏中即有狐鼠恐未易窺出入藏中內外無覺非大神通誰復辦此二人蓋仙俠者流孰謂孟嘗不得士乎其能脫于虎豹之秦者信其得士力即有百馮諼十三窟何益及孟嘗歸秦二人不復顯名而去應是後世崑崙紅線之流荊軻等輩當讓一籌

古刺客必有首稱荊聶太史公亦與之同傳然荊軻大不如聶政無怪者蓋聶之怒目嘗句踐之嘆息也刺客爲人誅芥視軀命可行即行何所顧慮復何待人以故聶政始辭仲子曰有老母在政身未易許人及母死獨身請行不欲共人以虞事泄及事成復自抉面皮又惟恐人知其爲政荊軻爲燕太子丹則未有行意一則曰有所待欲與俱一則白衣祖送擊筑爲歌若不欲隱其事者夫秦有虎狼之心志併六國時方首事于燕爲耳目者勿謂秦無人也易水之歌

殺無還意豈無所事而爲是言蓋其得生見秦王者亦一時之倖也若背之擬箕坐之罵摠是拚生之意深于劍術者嘗不如此此苗光之所無是惜而極稱樊將軍所傷也

漢高帝爲義帝發喪痛哭素縞光武兄演爲更始所殺枕有啼痕而日常如故二帝一假哭一假不哭古大手哭中誰人如此

項王垓下之敗爲虞美人泣數行下重烏錐之馬而

珍語呂馬童以賜之乃虞姬闋歌自刎烏騅隨馬童噴嘶而死此虞美人所以稱于世而烏騅爲千金之值也

項羽焚阿房屠咸陽殺秦降王曾不一惜至垓下一戰知已將亡乃戀戀一虞美人若不能捨者何英雄鐵石心化爲繞指柔一至是也羽崛爭天下幾年二十四耶至自刎時未滿三十凡五年間所舉之事皆屬厲狠暴激將伍諸侯西渡入秦而

無敢悲泣盡人淚而不敢聲至其亡也獨與一姬泣訣曾無心腹手足之士相助者其於覇也遠矣然則羽之不渡烏江者恐江心之或遇義帝乎其不欲再至江東者恐八千子弟之父老退欲後言乎

高帝于置太公于俎上時欲如舜之竊負而逃決不可得欲盡還所得土地人民乞哀于項羽麾下頫首聽命不至于以太公之身并一家宗族糜爛于刀斧之下鼎鑊之間不已者嫚言以應之與卑詞以祈之

奚待智謀之士知爲無益卽欲顧家家不得顧矣卽欲不爲天下不得不爲矣姑留此未死頃刻之身與羽一戰以決存亡亦是時勢之不得不然非眞有幸分一杯羮之心也

太公爲子作皇帝乃至一生受辱始迫于項羽置之俎上旣慄聽家令擁篲卻行亦何用乎作皇帝爲也惜帝以亡賴兒還話時未有以分一杯羮復帝者至家令數言喋喋利口敗壞倫常柰何反善其言而賜

之金哉

再思項羽置太公于俎上告高帝而殺之高帝于此當卑辭請降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旣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與師問罪以決勝負未晚也柰何大言無當索父之羮乎向非項羽婦人之仁非項伯之援則太公爲俎上之塵矣眞如殺太公而分羮高祖將食之否縱高祖食其羮而人以殺父之罪問之此身將不容于天壤間惜羽計不出此而乃惑于

爲天下不顧家之說使太公幸而獲全天下遂以高祖爲得計分羹爲權宜亦甚舛矣

張子房狙擊祖龍意氣過于銳故圯上老人抑之韓淮陰俛出胯下意氣過于沮故漂母揚之一翁一媼眞非異人

孫臏以同學相仇耳餘以同勢相害陸趙以同官相傾

漢高之諭關中曰凡吾所以來爲除害又曰不欲費

民是此公寔踐履亦是得天下精蘊從古來未有失此心而致王者若其經制缺畧則又時勢未能卒辦耳

揚子雲好玄分明有反而自求之意使其得所依歸可望默識之學

張子房其善立功名而得機之深者乎功成名就一代經制曾無陳立而翛然高舉所以自爲則善矣謂之知道則未也

史稱張子房散家產結豪俊爲韓報仇則博浪中力士圯橋老人商山四皓與從遊之赤松子孰非平日結納之人及眞主受命秦項滅亡漸與諸人隱去亦避禍全身之哲也獨怪秦法密如秋荼至焚滅經史愚天下黔首銷兵器爲金人十二而乃遺黃石公袖中之篇尚存中副車之椎及索運椎之人十日不得圯上一老人終不知其姓名秦法果嚴乎力士之藏身果密乎抑留侯運用之智別有術也昔韓信乞食

漂母伏行胯下楚聞其將遂謂其無資身之策少兼人之勇竟以爲易與而到敗亦易知晚而進履非如信之示怯于人將遲志以圖大乎不然以能爲帝王師者一旦爲厠養之役寧無深意耶英雄舉事如雷霆鬼神不可測摸故在當時人被其欺卽後世尚屬其綱不能發其秘于千百世之下茲亦神矣

守文如漢文而賈生遠謫英武如漢武而李將軍不侯豈非天乎

漢文帝甚重賈生、以淮王驕悍難馴、非賈生不能化之、故令試之。艱大、非棄之也。當時分藩連城數十、相亦嚴重、與近世不同、洛陽年少驟爾得此、豈薄待乎、

漢文帝仁君也、景帝悍人也、周亞夫、申屠嘉遇文而伸、遇景而詘

漢元帝之優游也、而斷于僇君子、唐德宗之猜忮也、而信于任小人、古今惟小人常幸、君子常不幸、

留侯之辟穀、畢竟是枯寂中人也、而卒以免禍患、汾

陽之窮奢、畢竟是豪侈中人也、而卒以保功名、

張子房早年似荆軻、晚歲似仲連、蓋俠黨士也

漢武帝截海耕山以求長生、而王母恨其腤濁、李白奏對沉香、酒氣淋漓、傍無天子、而玄宗笑曰、此酸子也、蓋有若據坐、終類典刑、日磾被褻、猶都卿相、至于嫚罵而龍準氣奪、不龔不褻而虬髯心死、此豈可以尋常笑貌爲哉

楚重瞳、飛將軍、卒不得帝與侯、乃亦不失英雄本色、人固有真、奚可以成敗論、

漢高天下平、而閉闗枕宦官以卧、光武天下平、而所加腹者乃布衣故人、二帝識見自別

戶牖奇計、智矣、而交驩之策啟之、陸賈曲江直道、賢矣、而歎美之風取之、長源、姚之敏、宋之毅、才矣、而知古今典厥政資之高、仲舒齊濟、至懿侯擇術于蓋公、懷英儲藥于行冲、新豐受召于子壽、自昔相臣、未嘗任已如此、

美色能傾國、非真美色可以傾國、人自溺之、不至傾國不已也、姊妹妖火、幾滅漢燼、越女不能亡越、偏傾吳國、卒又不傾范家、乃知尤物移人、人自為之、設西施嫁一苧蘿鄉農、合德配一山村野漢、亦烏能即令鄉農破家、村漢喪身哉、拈雀兒當先屹屹笑死于合德之身矣、世咸以妹嬉亡夏、妲己亡商、皆不白之冤也、不然、項羽之滅、亦由虞姬之故乎

賈誼鵩鳥賦稱單閼之歲、蓋丁卯也、時絳侯已封灌

嬰已死其不相能無由矣惟鄧通爲大中大夫而史謂文帝徵行數幸通家又當從騎獵大中大夫誼數諫止之蓋與通俱侍中而數爲庭譏其不安于朝乃通之咎也此在風俗通劉向之對成帝者云宋景文亦曰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帝蓋識廣才矣顧其時海内乂安不事兵革廣之才無所用之爾奈何匈奴入上郡烽火甘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史稱其選用材勇亦爲勤至而不及廣上之自勞軍也亞夫則眞將軍而霸上棘門兒戲耳是時廣不知何在以廣爲之其不賢于劉禮徐厲輩耶令免蘇意張武固亦不聞立功于景武之世也眞所稱數奇乎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卒相申屠嘉廣國之賢有行

且不稱況不如廣國者乎文帝以此詔來世而猶有金匱符命之變顯宗思中興功臣圖畫二十八將于雲臺馬援以椒房故不與援之功且不與況不如援者乎顯宗以此示後嗣而猶罹跋扈將軍之禍

能建非常之功者惟俠烈之人爲能就事如聶政郭解劇孟之流眞足與成功蓋無狼顧龜縮之態陳湯傅介子不持斗糧不戰一戟斬名王之首立萬里之勳而石顯匡衡輩乃掇拾其微瑣之事抑賞不行不惟傅陳所宜飲恨亦千百世所扼腕而不平者也

漢宣帝綜核名實錯用法理而京兆趙廣漢銳精足以應之私人交譽而不能深當帝心其所尊寵者乃在寬和之黃霸班史述京兆發奸摘伏中人之陰若鬼神宇內遜避至其傳循吏則舉潁川而去京兆此可以知吏治之所尚矣

鼂錯遷御史大夫其父從潁川來稱錯曰公霍去病爲驃騎迎父中孺趨入軓拜謁至叩頭自稱老臣稱

去病爲將軍田舍翁驟見富貴遂驚心駭目至此
漢法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養牛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聞矣其時三公之責如此欲如後世大臣謂天變不足畏豈可得耶然其法亦太過本於機祥之說所謂發之相者也三代法當不如是
昔劉向誦詩書六藝爲文章而忠于宗國譏刺王氏其子歆誦詩書能文章如其父而爲王氏佐命臣歆諛頌德其學一也而所由薰蕕顧向忠而免身卒以壽考終國師歆貴重矣而身死于法以隳其宗忠邪之于禍福不較若畫一乎然而有不盡然者漢高斬丁公以漢不忠于楚而項伯賜姓爲列侯季布爲高祖起廣柳爲中郎而鍾離昧不能免斬首之禍故劉向獲終而比干刳剔歆死莽法而華歆王朗爲魏名公王祥孝于母而不能全其忠于魏王經忠于魏而

不能全其孝于母馬援能誡其兄子而不能保其誡于身茅焦生于積尸之後而關其思戮于受言之時孔光以慎密貴而賀邵以風痹誅君子擇善而行之禍福則聽之于命
漢之史至史遷絕矣其論賢人既尚孝謹而又重材能其紀國士既右急難而又貴慎圖其言反復洸洋莫得其端而其旨卒歸于勸誡
董子對策論天人之際極矣一遷江都而竟莫之返賈生言治安之要漢庭公卿皆不能及而宣室之後不能再見此二子才非不雋言非不良遇非其時也
董卓燃臍而餘黨不宥則王允之元不保甘露啟釁而無辜濫殺則鳳翔之禍難逃劉蕡求南而闒議不許則搢紳之厄特慘甚矣事之不可激也
劉蕡下第李廣不侯季女斯饑倡優被綿枯桐焦于爨下瓦缶掩乎黃鍾古今不平事有如此者真可嘆也

天之所興，雖以始皇之鷙驁、劉裕之無賴，收天下而有餘；天之所亡，雖諸葛武侯之才略、岳武穆文丞相之忠勇，留天下而不足。

漢至建始元壽之間，席武宣之遺烈，猶赫然臣單于、朝昆彌，而房闥之葭莩，乃拱手而移其祚。唐之天寶，編戶百萬，號爲太平，而羯羠之幺豎，得奮起而危其國。

司馬遷號稱良史，然以郅都之功績而爲酷吏傳，

班固又因之，何以傳後哉。此權德輿所以譏之也。

小人相取，如魏之公族、晉之二十四友、唐之八司馬、八關十六子、宋之五鬼，中間非無奇傑之才，而身名瓦裂，爲世大戮，勢動于外，利滑于中，覆轍相尋，亦復不悟，重可惜也。

留侯博浪沙中，逞于一擊，氣非不豪，誤中副車，大索三日，勢窮力竭，故一見圯上老人，遂警醒入道，常持忍辱一法，以犇項而扶漢，博浪椎發，不復用，故應世之術，非忍不濟。

任用宦官，前代開國之初，自無此事，漢高借枕，樊噲得排闥言之，而東漢循致燎原乃爾。唐自中葉有監軍者，蓋其時因疑諸將，特以親信參之。至宋太宗令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爲宣徽使，太宗謂太重不可，遂創宣政使處之。及熙豐用兵，遂皆用宦者，李憲在西，權任如大將，遂有童貫、譚稹之禍。今世之事，無亦有類是者。

漢之亡，不自莽卓，而由于張禹、胡廣善柔以附兇沴，可恨也。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于王導、庾亮虛僞以蠹時風，可惜也。

許諫官風聞言事，此武氏以箝天下而行其奸也。奈之何仍而不改，而世竟以帷簿曖昧毀人，即不實而一生功名壞矣。

李廣不侯，非數奇也，嘗殺降八百，又嘗以私恨而殺霸陵尉，廣後自刎，三代皆不得死所。蘇長公云：今年

定起故將軍未肯先誅覇陵尉

國運興亡夫豈人力漢當中興而滹沱之氷偶合宋運當終而杭潮三日不至莫不有天焉故河氷縱不合光武亦不死杭潮即至元兵亦不溺天耶

潜居錄楊子雲恬淡寡營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怨家取法言援筆益之曰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于阿衡云云繕寫多行于世至今靡有白其心跡者

蘇武年老子坐事死上憐之武因平恩侯訴在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聞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至上以為郎夫先生嚴華夷之辨然子卿而無後謂節義何子卿之子父華而子夷者也罪莫大于無後子卿之子可歸蔡琰之子不可歸

漢桓帝時黨禍起士大夫有去官者相抱而泣陳留老父嘆曰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縣去將安所雖泣奚及乎衆欲與語不顧而去意其人亦箕山漁父之流乎見亦達矣

雲間何元朗與趙大周論及曹操為人佻易無威重與人譚論戲笑言詞懽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沾汙巾幘大周曰獅子是西方之獸終日佻擲無一刻暫休蓋其猛烈之氣不得舒故與之毬以銷耗其氣此獸終日弄毬忘其跳擲曹公舉動輕躁亦是其胸中猛烈之氣不得舒也

曹操本姓夏侯父嵩為中常侍曹騰養子嘗意其富貴之極何不復姓後見一書云當時有以譏諱進者云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始名官盡言曹也至吏亦言屬曹卒言侍曹此非天意乎操遂不復姓此或實事

自孔林為疑塚而曹操于漳河上作七十二塚宋俞符詩曰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便休何用餘機到丘壠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葬君

屍陷九成曰此詩之斧鉞也予以爲孺子之見耳使孟德聞之必見笑于地下夫孟德之尸豈眞在于疑塚不過多設以疑人秦檜出喪其柩幾十在在有之而其眞尸乃在丹陽途中近日徐國公鵬舉所發是也

袁紹之器小哉官渡一敗忿靡而死宜矣但持誼甚正誅曹操以扶皇器終身不變可錄也

昔魏武嘗遣邯鄲淳詣陳思王植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祖跳胡舞五推假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耶于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皇羲以來聖哲名臣烈士優劣頌古今文章賦詩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不再一語植之驕縱如此一日魏武帝師遠出而植乃盛稱功德文辭動人時丕但涕泣議者以植之虛不如丕之眞又一日乘醉開司馬門而出魏武怒之厥後曹丕待以峻法無手足情然李獻吉謂以操而生植所稱不係世類植亦人傑哉

張衡死蔡邕母始孕二人才貌相類王允數與邕會議允詞常屈故董卓之禍遂及于邕

東漢宦者欒巴給事掖庭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生子賀後官至太守巴好道術蓋能練精易形乎

袁安父死求葬地逢三書生告以一地云葬此當世爲三公葬後累世隆盛及董卓亂恨紹術起兵遂殺太傅隗太僕基凡尺口以上五千人君子曰地而祥則赤族何爲地而禍則三公何爲非人非地又奚辨焉

溫大雅改葬祖父筮者曰葬此當害兄福弟雅曰家弟永康吾含笑入地葬歲餘果卒而弟溫彥博果顯後世禍利是求停柩幾歲惑于長幼互爲排斥亦復

何人、
世傳凶地、從古有之、南史初大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之、晉初爲周顗蘇峻宅、後又爲袁道眞宅、又爲司馬修宅、皆以凶終、後給臧燾亦遭喪禍、王僧綽以正達自居、請以爲宅、未及居而敗、
慕容紹宗討西魏及侯景、常自云有水阨、遂于戰艦中浴、并自投于水、以厭當之、房豹曰、公若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銷、若其實無、何禳之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後竟困于敵人、投水卒、事之不可逃如此、然豹

之言、則篤論也、
河南吳雄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趨辦、不問時日、卜筮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尋致任司徒、子訢孫恭、三世爲廷尉、
下邳趙興、不恤忌諱、每入官舍、輒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官至潁川守、子峻大傳、孫安世、三世爲司隸、
汝陽陳伯敬、行坐有則、口不言死、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僅擧孝廉、爲太守邵夔所害、
蜀漢中山之後也、于劉氏爲疏屬、而三國予以正統、蓋功由于諸葛、南唐憲宗之支也、于李氏爲近派、而五代列之竊據、蓋罪坐于齊丘、
晉人談易、而合以老莊之書、故易之理彌晦、宋人闢佛、而陰用教外之旨、故佛之說彌昌、
嵇叔夜愛惡無迹、而致憎于鍾會、其死也、以忤物名、王藍田褊躁有名、而能容于謝奕、其仕也、以忍性勝、

難乎觀士矣、
唐世藩鎭之禍、有識者憤之、然究其建置之始、指其疆域之分、計其統屬之地、則當時事宛然在目、請槩括其大凡、當安史甫平、僕固懷恩欲幸禍植黨、于是請以河北地封三降將、其後遂爲魏博盧龍成德、是謂河朔三鎭、又有淄青橫海宣武龍義皆黠將悍卒、尤而效之、相與蔑視王人、署置官吏、或以子繼父、以

下叛上，朝廷不得已姑賜節鉞，雖在中國，實如戎狄。

按魏博有州七，其博魏衛相澶磁也，今大名府并東昌衛輝彰德之地。成德有州四，恒冀深趙也，今眞定府之地。盧龍有州九，幽涿瀛營莫平薊嬀檀也，今順天府并衛州永平河間之地。淄青有州十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濮兗鄆也，今皆山東之地。橫海有州四，滄景德棣也，今滄州景州并德州之地。宣武有州四，汴宋潁亳也，今開封歸德潁州并亳州之地。彰義

有州三，申光蔡也，今皆河南之地。昭義有州五，澤潞邢洺磁也，今澤州潞州順德府之地，盡舉天下要害地而瓜分之，府庫實，士馬強，隱然戰國之勢，然亦秉人君闇懦，宰相凡庸，玶有君如憲宗武宗，相如裴度李德裕，則剪殪而芟劉，不遺餘力矣。

穎川陳氏公慚卿，卿慚長，正以一代不如一代，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乃濡跡于董卓專命之日，及其孫彧遂爲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其并荀與陳，同鄉並時，世有名士，繼塵承則，而其祖子孫三代亦正相類。

曹操飲鴆酒，啖野葛，夏竦服砒黃、鍾乳、粥，豈亦其所禀異耶。

蜀張奉使吳，而致薛綜蟲入其腹之侮，吳張溫聘蜀，而取秦宓天子姓劉之對，言語爭勝，無益于辭令，而反以辱國。如此，宋初江左徐鉉入聘，當差官押伴，朝臣皆以文辭不及爲憚，太祖自擇殿侍不識字者一

人以行，中書不敢請，殿侍倉黃莫知所由，弗獲已竟往渡江，始燕騎省，詞鋒如雲，其人但唯唯，鉉強聒數日，無與酬復，亦勌而止。論者謂當時陶穀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辨騁詞，庸詎不若鉉，太祖正以大國之體不當如此。仁宗時，余靖使契丹，能爲胡語，契丹愛之，及再往，虜情益親，余作胡語詩，契丹大喜，還坐貶。仁宗待虜有禮，固不欲纖微迕之，然亦自爲使體非宜耳。英宗朝王拱辰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

齒釣，毋得魚，必酌拱辰，親鼓琵琶以侑飲，及還，趙抃論其非禮之正，異時北使援有此請，將何辭拒之，抃之論拱辰是也，或謂作胡語在靖，鼓琵琶在虜，昔者衛甯武子聘魯，文公燕之，賦湛露及彤弓，武子不拜，又不答賦，行人私焉，武子婉為其詞而繩之曰，不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拱辰當日之事，獨無可為干禮取戾以自辭于虜主乎，

賈充叛魏為晉，其死也，有司謚曰荒，而晉武私之，曲

謚曰武，沈約叛齊為梁，其死也，有司謚曰文，而梁武非之，改謚曰隱，當時定論，不從晉武之謚，而從有司之荒，後世流稱，不從有司之謚，而從梁武之隱，貪功悖命，竟何所得，按謚法，昏亂紀度之為荒，懷情不盡之為隱，

子不敢擬父，而名之所在，或有相質而商所答者，胡威之對世祖曰，臣不如父，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可謂善尊其父，而亦未嘗肯自汙，[illegible]之，父子書法名世，及謝安問之，乃獻之曰，外人那得知，不近于與父爭名乎，孫過庭書譜云，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初傳楷則，實恐未克箕裘，況乃假託神仙，耻崇家範，以斯成學，孰愈面墻，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除易書之，私謂不惡，羲之還見嘆曰，吾去時真大醉也，子敬乃內慚，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別，子敬之不及少逸無疑矣，按劉孝綽善草隸，自以書似

父，乃變為別體，又李含光善書，或曰筆迹過其父，含光終身不書，孝子之存心如此，

郗愔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所取，初謂可損百千，而超好施，一日都盡，顧覬之子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禁不能止，及為本郡，誘綽出諸券書一廚，即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務悉燒之矣，超散父財，愔為驚怛，覬之焚券，綽亦懊嘆彌日，父子情不相同如此，同時王珣好積聚財，布入聞，及覺

其子弘悉燒券書、舊業皆委諸弟、樊重假人錢數百萬、臨終遺令削契、債家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敎、竟不受、可謂賢矣、

陶淵明悉令公田種秫、曰吾嘗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種秫餘五十畝種秔、其自敘云、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猶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即自免去、其所謂秫秔未嘗一粒到口也、蘇子瞻買田陽羡、有終焉之志、自黃州歸時、嘗

用罄竭、上書乞居常州、既得請而登州之命下矣、在惠州時、其長子邁授仁化令、當挈家至、乃買地白鶴峯、所木陶瓦作屋二十間、待之明年二月、新居成、而邁與諸孫至、五月被命謫儋耳、遂寄家惠州、獨與幼子過負擔過海、邁之求仁化領饋親也、既不獲、遂無何卒于官、子瞻至儋、與程文輔書云、初至僦官屋數椽、近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茆、與程儒書云、近結茆數椽、勞費不貲、賴十數學者助作、躬泥水之役、靖國改元、子瞻北歸、被病至毗陵、遽卒、明年葬汝州郟城、所謂陽羡之田、白鶴之居、竟不能終歲享也、不亦可悲哉、

伍子胥進伯嚭、嚭卒譖子胥、殷景仁引劉湛、湛卒排景仁、韓愈薦李紳、紳卒詆愈、李德裕起牛僧孺、僧孺卒排德裕、寇準任丁謂、謂卒陷準、王安石用呂惠卿、卿卒毀安石、呂大防厚楊畏、畏卒叛大防、張浚超冉舉秦檜、檜卒害浚、冉小人之不可信如此、

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斷決如流、賓客輻輳、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箋書、耳行聽受、口並應酬、不相參涉、皆悉贍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野客叢談、謂其精力聰給、自古未有如此者、穆之非神人乎、夫人心無二用、安有五官兼應如此、而事事皆當、無幾微錯謬、此疑史言之過、隨書劉炫傳、炫左畫圓、右畫方、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蘇

子瞻作大悲閣記云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鴻而耳節鳴鼓首肯傍人而足識梯級雖有智者有所不暇矣彼佛菩薩雖一身不成二佛而一佛能遍河沙諸國非有他也觸而不亂至而能應理有必至而又何疑于大悲乎子瞻此言蓋必有所疑矣

梅花渡異林卷之一終

異林卷之二目次

軼史隨筆

異林卷之二目次終

梅坡居士支允堅子固子纂

軼史隨筆

宋羊玄保何尚之並雅好棊而吳郡褚胤冠絕當時胤父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尚之請曰胤弈棊之妙超古冠今魏讐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徵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惜之其宋書之言如此夫棊特小術關何輕重逆黨從誅罪非一人

而尚之特以胤之棊而乞宥焉古寧有此世祖之不許是也尚之身爲近臣不求法之平而欲行私好啟人君之偏縱罪固不在胤下矣史謂時人痛惜之何耶

蘇秦困不得志如趙逢其鄰子易水上從貸布一疋約償千金隣子不與一布償千金利極厚也而隣子不與以千金非秦所有也衛青少時歸其父使牧牛先母之子奴畜之有一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安得封侯事乎方貧賤時豈惟言不人信即有識者已亦不信其言矣石勒始在田中每聞鞞鐸聲歸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徵也母固不期其爲祥徵也王敬則母爲女巫嘗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韓世忠少時爲省倉負米之役嗜酒豪縱人呼爲潑韓五有日者言其當作三公世忠以爲侮已毆之日者則誠識世忠者矣然反以

致其毆何哉已且弗能自信而何以望于人然則世人布衣起家致位通顯回思前日受人恩不可忘也其有怨不可不忘也

貫高忍死以明張敖之不反而君子惡其首爲亂謀謂罪無赦可也酈寄詭謀以紿呂祿爲賣友而君子取其能安社稷謂義存君親可也

田千秋以一言取相阮千里以三語辟爲掾樊曄以一笥餌拜都尉孟佗以五斗酒博刺史即事而數之

千秋其傻乎千秋力能悟主第不當以此遽致相位耶
竇融與隗囂書有云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此熟于世情
禮有諡自堯而上王者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諡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爲天子雖復制諡不如名著舜者推也循也禹者輔也湯者攘也文武皆以其長言之二王豈不能兼文武者哉夏商繼

世之君未嘗立諡至周始加諡而有幽厲之名秦人鑒此謂以子議父臣議君也遂去諡法後世自漢以下帝王諡號非易代之日有美無惡若增累美諡益始唐代宗時顔眞卿上言上元中改在宮壼始增祖宗之諡玄宗末奸臣竊命累聖之諡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蓋羣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諡多不爲褒少不爲貶今諡號踰古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諡當時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眞卿議獨袁傪謂陵廟玉册皆已刊刻不可輕改事遂寢後世諡號益衍而唐皆準唐爲例非古制也按唐世累朝羣臣又有請上尊號之舉乃近于生諡矣臣子以此獻諛君父安頌其非禮也玄宗還西京之明年御殿授册加肅宗尊號肅宗固辭大聖之號不許于是尊主皇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此其父子遞諛尤乃不典之甚者五代南唐僭位羣臣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

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此唐所不及金章宗時羣臣累請上尊號不許詔張行簡作答因問行簡宋范祖禹作唐鑑論尊號事行簡對曰司馬光亦嘗諫尊號不若祖禹之詞深至以謂臣子生諡君父頗似慘切上曰卿用祖禹言答之仍曰太祖雖有尊號太宗未嘗受也
源懷蘇章今日與故人飲酒而明日按劾其罪不少假貸飲酒其足爲厚乎劾罪無貸其足爲公乎自君

了觀之兩人者險刻甚矣前後兩意欲再取名耳君子于舊故義當周旋事在我安得不為之地處已待人誠公而厚毋與飲酒可也

王右軍自誓墓後謂我卒當以樂死然間語疑之董藍田望不逾我而位遇遼邈當汝曹不坦之耳又有鶻不隹帖謂令人弊見此輩吾衰宅不復堪此曹孟德云生子當如孫仲謀人于子孫雖豪杰不能忘情可嘆也

陸士衡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士龍藻思柔情英銳凛逸如朗日懸光重岩積雪真一代之豪惜才多識少實謚何以善成都何以事穴碎雙龍巢傾兩鳳覆宗絕祀良可悲矣蓋三世為將舋鍾末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且杰于文者造物所忌不自抑損而飛纓振綬于權戚忤王閒猜又作三軍督卯其禍之伏也亦自取之矣

潘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換初齡秀穎舉試鷄邑能以綜學潤之政事繼而人稱遭誣濡于白刃蓋抱質本自不凡而頹叁列前聲勢相引遂不自持其金谷詩擬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後與石同罹孫秀之難真詩讖矣

王珣小字法護王珉字秀琰皆王導之孫珣後至司徒然在桓溫府為主簿故稱短簿虎丘寺乃其捨宅為之今有短簿祠

賈充秦檜皆無子蓋充妻欲後其甥而趣殺其子孚

乳母之懷檜妻欲後其姪而故出其子于孕婦之腹已以奸臣害國卒以妬妻滅宗天道哉

郗夫人謂二弟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見汝輩平平耳可無煩復往右軍乃名流覓爾世情為兒女子所窺那得不愧近來郡邑搢紳相迎有緩步急步士君子何故當其冷面

王懷祖遜才既不長于榮利又不淡直以真率少許便足對人多多許蓋真與率相因凡多禮多言真有

不足耳藍田簡貴自是可取

梁武帝築浮山堰灌壽春以取中原一夕殺數萬人乃以麵牲供宗廟得爲知佛乎

石崇以明妃曲教綠珠而綠珠爲崇死喬知之以綠珠詞寄碧玉而碧玉爲知之死趙象以綠珠碧玉事諷非煙而非烟爲象死妾婦有情遞相感激能以死自見如此

前輩感人知遇爲之服者若東漢士于舉主往往有

之此魏蒲陰縣令黃宣喪亡單貧無期親縣人石宣以家財殯葬持服三年奉養宣妻二十載及亡又衰絰斂附自茵逮孫文德刺史守令率官者制服送之

唐程賀爲崔亞持縗三年記者以爲潤見（賀事見孫光憲瑣言）

宋李庭芝舉進士第辟荆帥孟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庭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與國即棄官行三年喪此亦東漢士爲舉主事也近世蓋無聞矣

康范變姓名入獄以周旋鄧融鄭弘負斧鑕伏闕爲焦既訟寃魏郃賣郡即以減史弼之罪古人于薦辟業師蒙難赴救類如此

項籍喜兵法略知其意而不肯竟學是眞能學兵法者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眞能解書者

稽康讀莊老重增其放袁悅之好戰國策竟死于長短鄭奕教子文選其兄謂不免沈謝嘲風弄月汚人行止

薛談學謳于秦青未窮青之技而辭歸青餞于郊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乃謝過返學段醫善天文風角有一諸生習未積年略究要術辭歸醫爲作一脂筒中盛簡書曰有變乃發視之生至葭萌與吏爭津吏撾從人頭破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破頭者以此脂裹之喟然而嘆乃還卒業古人有學書于人者數年自以藝成告而辭去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於某處及山之下絕無所付人封題亦甚

不能啟之皆磨穴者硯數十枚方知師夙所用者乃
從山腰磨至皓首方畢其藝
唐太宗有獅子驄猛悍不能馴則天侍側曰妾能馴
之開其術曰始以鐵鞭撻之不服則擊以鐵檛又不
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其猛厲之氣已盡發露而太宗
不之覺豈非天數耶
天下之變常起于幾微唐中葉有平盧一軍之亂當
時不折其芽根遂釀五代一百六十年不可除之痼
疾

徐世勣有子敬業李義府有子湛許敬宗有子湛盧
杞有子元輔秦檜有曾孫鉅按元輔爲侍郎御史端
清介正亢紹祖愆愼父奕之烈鉅通判蘄州金人犯
境竭力捍禦戰敗自投于火曰吾爲國死子浚灌皆
從父死亦所謂不係世類者乎
申鑒曰陶朱既富室妾悲號意者曰富之非福乎卒
殺其子於齊出婦人丁矣

李世勣一言孟浪基武氏敗國之禍而子敬業乃首
事伐亂雖敗猶榮何燕泉乃以徐氏覆宗之慘歸勣
死才十一年爲天之報施吾未聞天之罰惡而以令
子也
婁師德起家武弁戴紅抹額入充虜人及至台輔乃
受汝受訶不詭不隨薦狄仁傑以以存唐眞賢人也
徐敬業爲僧日住括蒼天柱寺西嶺駱賓王亦爲僧
游至靈隱周歲始卒眞善藏其用乎

劉禹錫干預時政只一盌門禹錫一二報謝日用麪
一斗爲糊緘封勢之可畏如此
李白上裴長史書云曩昔東游維揚不逾一年而散
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
元稹始爲御史言事慷慨途遇仇士良與爭驛舍不
避及爲學士乃締中人爲援附魏弘簡而傾裴度在
相位僅三月而卒苦樹立卒盡棄之故樂天爲誌云
公始以直道律人勁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

十年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幽齡而不安三月在相位而罷去蓋實錄也是以君子貴晩節也

元稹因宦官而得宰相詩名不足美其人也稹詩夢上天云哭聲厭厭咽傷人惡嗅起驚悲淚飄露千嘶萬謝嗅厭人向更無君終不寤稹之在中書也有惡之者向蠅而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稹其少寤矣乎

王涯之再從弟王沭者以涯方執相權窮而依之至京三十月始得一面又無雁敘之情最後因嬖奴以請許以微官處焉日造門以候不得而涯難作佗士良牧家族沭亦在斬中舒元輿之族子舒守謙者性敏慧元輿愛之薦取明經第官歷秘書且許以清華相列亡何以小過失懽不復相禮童僕亦加白眼謙不自得辭往江南途中悵恨涕泣及至郘應而元輿受禍謙不逮及禍福之異如此

王右丞孝友絕人從事禪寂喪妻不娶即輞川別墅本以娛母母亡遂捨為寺視李文達之平泉迷悟遠矣

李涉江上遇盜詩煞有風致及攷其爲人乃穿窬之下也憲宗既黜吐突承璀而恩顧未衰涉將爲太子通事舍人窺知上旨廼投匭上疏稱其久委心腹不宜遽棄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因行賂禁門得上戣上疏劾逐之即此一節綠林豪客且掩口胡盧之矣

薛嵩性慈仁一夜有風謂嵩曰受君之貺已久今君有急敢當效命遂列行被上須臾皆隕嵩驚視之有血痕如綫蓋有刺客來而風陰護之也

郭子儀軍出過蔣沈所令縣救麾下曰蔣沈為令毋撓其清得蔬飯去足矣公于楊綰之事宜不能自處豐儉之中而顧有所畏蓋以盛德欲成人之美類如此耳

楊綰清儉士多敝衣以求合惟武元衡鮮美如故至于議論未嘗苟合毛玠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士皆易車服以爲名而徐邈不改其常儒者制行精微不爲善所驅乃始不爲惡所染

樊豐敗而後祠楊震宦者敗而後祭陳竇遼水敗而後祀魏徵祿山反而後祭九齡晚矣

李太白于豪傑中識郭子儀隱逸中識司馬承禎浮屠中識僧伽後永王璘之累卒得子儀以免方寸之

丹食報于天信矣

古今人相得不以窮達論者如陳蕃之于徐穉李膺之于郭林宗韓愈之於孟郊歐陽修之于梅堯臣李及之于林逋馬伯庸之于陳旅近時楊士奇之于陳繼夏原吉之于吳訥

謝玄之靈運杜審言之子美皆祖孫繼美

宋父子相繼張魏公之栻范文正公之忠宣

自古父子相師者古稱姬公伯禽阿衡伊陟漢韋賢玄成宋則文正忠宣最爲顯著忠宣由文正恩起家出入五十年朝野倚重而韓之忠彥歐陽之棐富之紹庭紹京皆雅有才行魯直曰文王割烹武王餁肉叔旦舉而薦之晉蔡不食故子之賢不在父也

李鄴侯功在中興頗多重大而其子繁以捕盜濫殺爲舒元輿誣死下獄時求乘筆者家傳十篇讀之眞可酸鼻

房玄齡名相也而有妬婦太宗賜之酖酒則曰寧妬

而死不願不妬而生隋文帝王中之英雄而有妬后受制獨孤不惟不許高熲妾生男而公卿孕妾者斥之有庶子者錮之可笑也

縱盜飮酒非剪惡之法絕纓加賜非防邪之具漢文帝金錢之愧唐太宗布絹之給皆非刑賞之正

桀紂之惡過湯文之聖而盜著秦隋之無道後世必首言之其興滅之速故也晦菴言朱梁不久而滅無人爲他藏掩故諸惡一切發見若更稍久必掩得一

乎嗚呼小人爲不善益亦有幸而弗聞者矣
梁安城王蕭伙爲一代文宗入以爲與河東柳信言相敵柳不爲屈及聞伙卒柳抱一脚跳叫曰獨步來獨步來

黃魯直在荊州聞東坡死兩手抱一膝起行獨步

楊廉夫樂府厲鬼之詩不存而有其序譏切厲鬼不能殺尹子奇賀蘭進明誅不成語伯有之爲厲也子晳之死子産實殺之申生與伯有之見夢於其國人

也史駭其言之驗耳巡死而進明不旋踵以退敗子奇亦隨誅矣巡之言不旣驗乎楊又譏巡守城食人事史謂巡遠事自韓李序傳以來天下已無異言楊氏所言皆前人有斷案何足更辯幽宜報復大雅君子所不道獨于人傑鬼雄不忍以爲泯泯之國殤也故特詰之

劉禹錫曲江序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溪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癘之嘆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思夫以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耶趙德麟侯鯖錄云陸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家行不修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壈而死忠州之貶不無天譴嗟乎賢如張陸而衆善不足以贖一惡彼行住坐卧四威儀中念念于傷物者天將何以處之夢得于時有激之言聊復翁與世之公論也可畏哉或曰春秋爲賢者諱君子成人之美張陸不當復

被此議然觀此可以益勸于爲善矣

崔造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是四人者造後獨至相位然論者不滿焉以虛名之無實也若韓會爲元載奸黨大曆中坐載貶官以卒其立身無可言者而柳子厚謂其名高致謗殆恐不然彼盧與張直文人之靡耳四夔之稱抑何以與叔文之黨謂可與興堯舜之道者乎

我身蹈丘軻爵位不早縮固宜常有人文章紹編劃

韓公此語蓋即天之報施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之意公之子昶金根莫辯文章家稱不肖而公之孫承狀元及第爲時聞人此語因不誣然繫乎天者終非人所能必白髮被兩肩飢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陶公又當誰責張續云先生厚積于躬薄取于世其後宜有興者而六代之際迄無所聞此亦先生所謂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者也世有貪浮于德無功受上賞之徒其胤祚雕落不克永世論者曰天道昭昭可爲貪夫烱戒而壽夭窮達殊難悉解蓋天道遠大豈當就一二人一二世上論之此又難爲俗人言也

司空圖撰李磎行狀稱美其著作甚至而惜其焚于賊火無聞於世以爲陽春白雪世人寡和孫光憲瑣言載之其信然乎光憲言韓愈柳宗元洎李翺數君子之文凌轢荀孟糠粃顏謝所宗仰者唯梁浩補闕而已而梁淳采寂寂豈陽春白雪之流乎文章之美理當傳世其獲傳與否又自有幸不幸者今昔所嘆不獨李磎梁浩而已梁補闕事退之集中無一言見及而光憲謂此數君子宗仰其人恐近於誕矣

韻語陽秋曰韓退之作歐陽詹哀詞言其事父母至孝又曰讀其書知其爲慈孝最隆及觀國川名士傳載詹溺太原之妓未及迎歸而有京師之行既愆期而妓疾革將死割髻付女奴以授詹詹一見大慟亦卒斷爲不孝而續談亦以是少之余讀其集詩有發太原寄所思正其妓矣至于樂津店絕句有所恨二眞是男女之色皆好之者意其爲人素必如韓之言殆一時之偏蔽使之然也韓以同榜且相善故曰令其死矣而非若他人之死于何症何所也孟簡又有惜之之說明矣今讀其書求其爲人偏于情義之篤者故韓公之言亦不誣

宋郊受仁宗殊眷而小人譖之曰宋同國姓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似交代之意仁宗命改故更曰庠字

公序竟踐二府以壽終、

自遯齋閑覽載梁顥謝表曰、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而世訛爲八十二矣、及以國史攷之、公雍熙二年及第、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病卒、年四十二、黃氏日抄亦云、則邇其年才二十二耳、史論贊謂方當委遇、中途夭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此在國史豈至失實、朝野雜記云宋狀元三十內者二十八人、而梁顥止二十二、

此皆宋人言也、八十二之語、蓋稗官之誤乎、

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劉氏不嫁、及蒙正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養之、近傳奇饋瓜亭亦緣此也

趙清獻抃越州荒、乃法盧坦宜歙事、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請飾其價、坦云、宜地狹穀翔、他州斗米二百、商始大來、

范文正濟杭州、乃法盧坦當塗事、縣有渚田久廢、歲旱、坦召貧人闢之、田闢而人藉以全活、

范文正人品如青天白日、無可置議、閒嘗閱尾釜漫記云、公微時嘗結中吏人范仲尹爲族弟、仲淹及第時、姓朱、名說、自脫朱改姓范、遂與仲尹連名、及爲諫官、攻呂海公而得罪、仲尹亦遭逐、自此家破、而囊所貲畜爲仲淹取給殆盡、後仲尹貧甚、仲淹不撫其家、豈小德有所不必報耶、抑更有他說也、

富鄭公從軍徙青七十餘萬衆自河北東下、公毅然曰、吾不以一身易六七十萬人之命、乃廣爲招納、自屋廬飲食醫藥靡弗備具也、公嘗自謂在青州遠勝二十四考中書令、是可以言功名者、

秦少游淮海集有徐主簿行狀云、君有三女、嘗曰子當識書女必嫁士人、後以文美妻子、如其志云、又與傅彬老尺一云、老蘇先生、僕不及識其人、今中書補闕則僕嘗身事之矣、則少游之妻爲徐氏、初亦未嘗踵蘇氏之門、而況于爲婿乎、即歐陽之誌蘇老泉亦

云三子長曰景早卒軾轍爲其官三女亦皆早卒而

東坡與李方叔柬云頃稠人中驟得張秦黄晁及方叔履常比經歷四方更求其似邈不可得則少游之非蘇婿不辯而自明矣

蘇子瞻弟兄文學傾一世而未嘗聞道即其文亦爲縱横押闔之術至于子由剛狠好勝使得志與王安石無異此孫升王康國劉子不直朱晦翁一人言之也

東坡戒李廌曰如子之才自當不没只須循分不可躁求王公之門何必時曳裾也名言哉

歐陽忠欲不次用蘇明允獨富鄭公難之久之卒不大用後宵紹庭欲從子瞻求神道碑記以此爲嫌勉强求之而子瞻欣然應命人以此多子瞻云

薛仲孺請廬陵爲其親碑謂銘以藏諸不朽不若碣于隧以表見于世柳公權臨池之技一時碑誌不出其手時論比之不孝

綴頗知鄂州以父汝楫附秦檜論岳飛不敢入飛廟一日念吾政甚善可以無愧于飛入廟拜之再拜遂死于像前死生命也卒于廟亦數與事會耶不然以侯之忠何恨于死卿恨于黨惡之臣而甘心于幹蠱之子恐未必然也

李易安名清照乃清獻趙挺之中子婦才情冠絶趙死又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有啓事與綦處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駔儈之下材亦文女無行乎

李易安夫趙明誠乃趙挺之子挺之附蔡京至權要以故于器用乃氏族大全及香臺俱作清獻公子不亦誤乎

張南軒晚得奇疾虚陽不秘卒之日通身明透腑臟筋骨瑩徹可數呂夏卿得奇疾身體日縮卒時如小兒近薛文清之生肌膚如水晶瓶五臟皆露人以爲怪其祖曰體清而聲洪必異人也

東坡與客論事難在去欲客曰蘇子卿嚙雪啗氊縮

昔出血無一語少屈可謂了死生矣然不免爲胡婦生子窮居海上且爾況洞房綺疏之下乎此事不易消除王旦性儉約初無姬侍其家以二直省官治錢真宗使内東門司呼二人者責限爲相公買妾二人以告公公不樂然難逆上旨遂聽之初沈倫家破其子孫鬻銀罷直省議以銀易之白公公曰吾家安用此及姬侍既具呼二人問昔沈氏器尚在乎二人謝曰向私以銀易之今見在也公喜用之如素有聲色

之移人如此以是觀之退之中秋夜琵琶箏見于張籍之詩范文正慶朔堂前花著于鄱陽之石刻者槩有之矣杜祁公衍兩帥長安其初守清儉宴飲簡薄倡妓不許升廳服飾粗質以布爲之及再至筵會或至夜分自索歌舞或繫紅裹肚勒帛吳曾漫錄以爲公之通變此未可解胡澹庵海外北歸飲胡氏園爲侍姬黎蒨作詩朱子客館觀壁間詩自警云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慾險幾人到此誤平生爲胡發也賢者于此且借以自警況在他人

項羽氣吞岳瀆咸陽一火亂骨如麻哭聲慘天眉容不斂及垓下訣別寶區血廟了不經意眷眷虞姬悲歌泣下高帝天姿英敏杯羹可分及回顧戚姬欷歔不止尤物移人英雄不免好德好色自古嘆之矣

李文靖公沆寓京師時絶少出入一日忽有一轎至下轎乃一蓋頭婦人不見其面然儀度甚美入文靖

房久然後出衆訝而問之文靖云亦是言某前程之類何足深信詰之乃曰諸君曾見其面乎一面都是目殊可異也

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蔡侯謀以饗禮入于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于蔡又取蔡諸國不恨楚之取蔡而恨蔡之與楚謀息宋君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以王之所罪盡不善者故爲不畏不若無辨

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則羣臣畏矣無何宋君殺庳
執宋羣臣無不以殺執爲當者曹操常賦廩穀不足
問計主者主者曰可以小斛量之後取以徇于衆曰
行小斛盜官穀斬之周武氏時魚保家上書請鑄銅
爲匭以受天下密奏可入不可出未幾其怨家投匭
告保家嘗爲徐敬業作兵器殺傷官軍甚衆遂伏誅
周興來俊臣並以酷吏事武氏興曰取大甕納囚炭
炙四周何事不承俊臣乃謂興曰有狀推兄請入甕

興與甕保家與興自爲之尚奚怪乎唐開元初突騎
施可汗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
厥請爲鄉導以伐守忠默啜遣兵擊守忠虜之而還
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于我遂并殺之廣德初僕
固懷恩敗歸朔方渾釋之將拒之其甥張韶以其謀
告懷恩殺釋之而收其軍既而曰釋之舅也彼尚負
之安有于我哉他日以事杖之折其頸而死昔人爲
將忿于杯羹而其君賞其功而疑其心由不仁也朱

全忠圖李克用于上源克用縋城得出楊彥洪謂全
忠曰胡人急則乘馬見乘馬則射之是夕彥洪乘馬
適在全忠前全忠射之殪彥洪南唐徐知詢典客周
廷望嘗說知詢捐資貨以結朝中勳舊使歸心知詢
從之遣廷望如江都諭意廷望與知誥親吏周宗善
密輸款于知誥既歸以知誥陰謀告知詢知詢入朝
以廷望所言詰知誥知誥因以知詢所爲告我者亦廷
望也遂斬廷望廷望庶人光弟之儔反覆兩端固[illegible]

道也宋齊丘相唐後主後主以其多植朋黨以專朝
權命殷崇義草詔暴齊丘事聽歸九華山鎖其第穴
牆給食齊丘歎曰吾嘗謀讓皇族于泰州宜其及此
乃縊而死
蘇子由欒城遺言云呂微仲性剛邊事河事皆乖戾
故其子孫不遠按宋之呂氏若東萊者盛矣夷簡爲
相陷郭后于廢死臣子之惡孰大于是而有公著爲
之子有希哲本中爲之諸孫更及六世有祖謙稱巨

儒詩禮不絕者二百年天何獨報夷簡之遠也
寇萊公少年富貴好夜飲不用油燈雖寢室亦然燭
迹旦官署後厠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爲人清儉在
官未嘗燃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
而已二公皆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祁公壽考終吉
萊公晚有南遷之禍
元輔知虔州謝表有清朝有味白首無能之語蔡確
爲侍御引杜牧詩爲證以爲怨望罷之蔡後爲相復

以車蓋亭詩得罪亦天報也
蔡確章惇小人也當時明其奸邪罪之去之則是而
以議役法罪之去之則非
邢恕嘗師伊川而竟背去爲吾道巨害鄧友龍本張
南軒門人而去附韓侂胄且爲開邊之議蘇東坡之
子過范淳夫之子溫出入梁師成門下至以父事之
陸棠楊龜山所擇壻也後陷范汝爲之亂坐大逆誅
高抑崇龜山門人也秦檜擧之爲司業而苟合取媚

不復少申程氏之學小人不可保如此
藝豈後耳目志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
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世以爲劉高尚
道人語或云唐人語按趙子甞賓退錄劉卞功字子
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及長築室于環堵之後匣
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徽宗聞其名數遣郡縣津致
闕馳近侍召之對曰吾有巖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
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嘗問以修行之術書云非

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田又
云以手捫胸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
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
殺天下後世吾已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
所終此筆之所謂高尚道人者也以嗜欲殺身貨財
殺子孫擧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能官有不自覺者
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其有感于王安石之事乎
衛武公之立擄故記不免乎與聞弑君之罪武君之

原缺第二十九葉

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乃用趙鼎檜因此憾浚旋致傾擠浚獨不闇于知人乎浚與鼎嘗共論人才浚稱檜不已鼎獨憂其得志及鼎復相檜在樞府惟聽鼎鼎由是復親信之卒爲所傾鼎何明于前而闇于後又與浚異也先正有言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檜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議載在訓辭播告中外無幾金使來盡還北俘朝野共知檜謀而浚迺弗悟臺諫交章論浚安置嶺表與鼎同列赦解

與張守面奏各數千百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永州檜之心事鼎又所親見柰何今日而親信之嗚呼檜非胡安國之所賢者乎安國嘗力薦檜于浚謂檜可用然則誤浚者安國也安國嘗問人才于游酢酢以檜比之荀文若誤安國者酢也安國酢皆一世名賢而不能不失之檜如此張守嘗薦檜于浚及與同班列得其爲人私謂浚曰守前誤公公宜力陳于上嗚呼小人易進難退雖復力陳噬臍何及檜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其意怒我以擠浚可知而鼎不悟其爲見賣豈非天哉

英君誼辟遠慮微權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然使相之除終至不惜止于賜錢百萬近來將帥守邊很很萬狀及虛功論賞歲至九遷不知能掃清關河哭單于於陰山又何以賞之乎爲之一嘆

范希文寄食僧寮日啖虀粥窶餓極矣一旦得志宜重視財帛顧置若土苴劉穆之貧時乞檳榔于兄婦

不得及爲宋佐命以金盤貯斛許示之段文昌少濯足河中爲宰相出鎮西川鑄金蓮花盆濯足此其量寧不與身俱極哉

荆公之新法難辭於舛至其人品未可深非秦檜之怙權竊寵于迹至于和議又當別論

房州之主尚存故爲梁公也易崖山之舟已覆故爲文山也難

吳德秀赴會試謁夢于吳山梓橦廟得吉夢果第于

以爲武卜或夢皆有急于求世之心富貴得入于我
何與乃致勞其天眞乎
丁謂語人曰西漢高祖何如主武曰舊布衣取天下
視其創業垂統規摹宏遠實英雄主也丁曰何英雄
之有張良導之左則左陳平勸之右則右及項羽既
死海內無主天下自歸之蓋隨流委順與物無競一
田舍翁耳又嘗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
史筆緣飾欲爲後代美談者也此雖近戲當是實言

錢與謙題司馬溫公像其中有拔毛連茹公之在朝
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爲元祐公之云亡
是爲靖康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
戰國富强則發明仁義乃對病之藥宋室衰弱則振
起事功乃拔病之針荊公以淸操博學遇神宗有爲
之君銳然整理頹替鼓舞恬熙豈非盛事惜其督責
急切施行無序而貢高自用又爲小人所中故功不
成而治不見其後靖康之禍乃孽于徽宗君臣之荒
淫而議者移其責于公此猶罪申韓條刻謂其原于
老子之道德不亦苛哉
南渡後秦檜爲相十有九年史彌遠爲相二十有六
年皆禍國久皆封王皆以功名終無後患人曰二相
主和不用兵所全民命至多也小說稗史衛王浩爲
尉時至補陀見大士云此文潞公後身他時作宰相
官家要用兵切須力諫其後浩兩授節鉞遍歷三公
壽八十九嘗曰吾口不言兵後必有爲宰相者彌遠

乃其次子也果活命報耶然當紹興三四年間天下
經亂久將激於憤士抑於戰國中兵益精而張韓劉
岳如熊如羆金人且方酣肥子女玉帛氣怠志驕高
宗君臣不乘將士之鋒會而用之苟安忘恥以至不
可復振曾謂國有人乎至隆興以後虎臣漸盡國勢
益削計不得不出于弭兵故談和議於紹興中者爲
奸爲誤談恢復于隆興後者爲愚爲罔若檜彌遠之
久相無患乃天道奬亂之時又胡可以常理論也

女眞之與宋隔也勢丹實爲外藩蓋遼之中京今[illegible]天府東京今定遼中衛西京今大同府繞宋之北若有神明無踹馬植一計童閹誤入之故攻遼之役蔡京詩送之曰百年信約宜堅守六月師徒早罷休及金兵圍汴城京謂有策能使虜不返乃是決汴河而灌之京之識見甚巧柰何不用之于正而固寵弄權爲千古罪人也可嘆也

周恭叔幼議婚母黨之女早年登科女雙瞽竟娶之

愛過常人伊川曰顒未三十時做不得此事後周于酒席間意有所屬密告人曰勿令尹和靖知之又曰知又何妨後尹告伊川曰此禽獸行也以父母遺體偶倡可乎此又何說也

釆議留曾公謚始曰忠獻禮官劉摯駁曰丞相位居三事不聞薦一士安得謂之忠家累千金未嘗濟一物安得謂之獻衆不能奪改曰宣靖吁可畏哉今日位居三事家累千金者不乏人亦有意乎忠獻之謚否也

王博文幼孤母改適及登朝謂子無絕母禮請恩封母死父解官持服按父在母出父絕母父殁母嫁母絕父惟子母自無絕道耳

演繁露謂賈似道當國浙漕朱浚每有劄子稟事必稱浚萬拜覆時人稱朱萬拜浚乃晦翁曾孫也

謝師直嘗從程明道借僕掘桑白皮或問之曰本草言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

假之耳

趙子昂以仕元故得謚榮祿流離瑣尾不能殉節祇米襄陽召對時與天子共閱內府圖書錫賚極一時之盛似爲過之

臨川謝無逸宋江南勝士也閒居多從衲子遊不喜對書生此意極好蓋世所稱語言無味面貌可憎者書生是也以爲書生不能讀書耳

杜順和尚戀一復于門十年無人竊去宋有鄭藁陀

者人一見其面、輒得禍、近有妃子貧甚、所觸物、等即
廢去、
周草窗癸辛雜識略云、初徽欽葬五國城、數遣使祈歸梓
宮、凡七年而始歸、歸而論功行賞、所費不貲、先是選
人楊煒、奏請大臣取神櫬之最下者斲而眎之、朝議
不從、入境即盛以槨、納袞冕翬衣而已、至元二十二
年、為西僧楊璉所發、徽欽二陵、皆空無一物、徽陵止
朽木一、欽陵止木燈檠一枚、蓋當時已不能料其真

偽、徒以慰人心耳、而二聖遺骸、終沉沙漠、然考之史
傳、有未足據者、紹興十二年、和議成、金人以徽宗鄭
后梓宮來歸、于胄欽宗尚在、至十三季、逆亮謀南侵、
遂遇害于燕、則葬五國城之說妄矣、未幾孝宗登極、
遣使求河南陵寢地、金人曰、汝國何舍欽宗靈柩、而
請鞏洛山陵、是不知欽宗柩、終未嘗返、猶在也、然則
又安有朽木燈檠耶、是皆不可信也、
古帝王陵寢無不被發者、惟光武以砂不能發、唐武

后其中多箭、動則被傷、不能發、然世傳黃巢發武后
墓、顏色如生、取其尸淫之、又何也、豈世惡其穢行、而
故毀之耶、
宋紹興十八年戊辰、賜狀元王佐、共三百三十人、惟
第五甲八十九名為朱晦翁、寶佑四年丙辰、賜狀元
文天祥、共六百一人、而三甲有謝枋得、陸秀夫、今二
錄並傳、以有四君子耳、信乎、士君子當有所樹立、而
科名不足計也、

東坡歸陽羨時、頗稱流離、故受梁吉老十縑百絲之
饋、公真非有餘者、及見李憲仲之子廌四喪未舉、遂
舉以贈之、并詩云、推衣贈孝子、一溉滋湯旱、誰能脫
左驂、大事不可緩、
王安石拜相、對賀客顰蹙不樂、且吟詩云、霜筠雪竹
鐘山寺、投老歸與寄此生、後罷相、判江寧、正值前所
想慕之地、可謂情景相愜矣、迨一聞載相之命、不七
日、倍道至汴、何後先判謬若此乎、其云世間何處無

食淡飯、吾未之信也、
安石罷相後、處金陵、往往題福建子三字、益悔爲呂
惠卿所誣也、
諸葛京乃瞻之子也、後事晉、至廣州刺史、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璧文溪者附元、當時詩有可惜
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而元皇慶集賢學士
文陞、則璧之子、而嗣于文山者也、後卒于贛州道中、
有挽詩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嗟乎

亦可愍矣、
讀表忠觀碑記、竊怪錢氏起羣盜、非有大功德于百
姓、而專制一方、尊崇數世、迄至大明、爝火不熄、納叛
之後、主組帶者又百年、而人復思之何耶、先是武
肅王、所有國將築宮、有望氣者云、因故府大之、不過
百年、若塡西湖之半、可得千載、武肅曰、世有千年而
中不生眞主者乎、此其識過人、五代史故老歐蕊筆、
未盡微也、

臨安有寨軍紫姑仙而岳武穆降之、書一絕云、經略
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心似石憑誰訴、空
有遊魂遍九州、恢復之志、死而尚壯、可嘆也、
江西有畢氏者、夫婦最相得而無子、不忍置側室、妻
乘夫之醉、陰以侍婢代巳、即有娠生二子、皆入翰苑、
古人云、婦人去妬心、天下稱賢婦、如此婦者鮮矣、
禍起于詩、往往有之、南山種豆、卒至殺身、至如庭草
無人隨意綠、竟爲暴君所害、劉郎種桃之句、亦不免

于遷謫、東坡烏臺之勘、赤壁之貶、皆起于詩、獄中云、
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亦可哀矣、我明
如李獻吉以詩文賈禍、遂以逆黨陷之、而盧柟卒至
身嬰三木、坐獄十年、守口如瓶、殆不可不嚴矣、
衛青少服役平陽公主家、後爲大將軍、貴顯震天下、
公主仳離作配、左右以爲無如大將軍、公主以爲昔
日馬前奴、不可、已而迄歸大將軍、丁晉公起甲第、鉅
麗無比、軍卒楊杲宗躬負土之役、後楊杲宗以外戚

趙家晉公罪貶海外朝廷以其第賜之世事翻覆有如此者

宋揚忠襄少處郡庠足不涉酒肆狹邪同舍欲壞其守托云訪友有妓自內而出公愕然趨歸取其衣焚之流涕自責後以編修官疏劾秦檜以金陵倅需寫兀朮素所樹立然也

廖德明少時夢自刺書宣教郎廖某已而果以此宰閩不欲行質之朱晦翁翁曰容徐思之忽一夕叩門曰得之矣人與器不同器一成不易故數盡則毀人則不然朝蹈暮舜吉凶遄遷子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善事則夢何足憑後德明官至正郎意孰謂理不足信哉

金人欲立張拜昌秦檜爭之甚力大略謂趙氏傳緒百七十年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子孫蕃衍布在四海德澤深長百姓歸心只因奸臣誤國遂至喪師失守豈可以一城而決廢立哉若必欲舍趙氏而立拜昌

則京師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必不可服京師之宗子可滅而天下之宗子必不可滅望稽古揆今復君之位以安天下此等議論亦甚激烈

發義帝喪此徂詐之術也羽滅而義帝生存沛公能北面事乎蓋劉項始事以人憐楚無罪而滅于秦故從而立之收人心也後世言張良不及董公然良知之乃不言耳若董公窺見其微自以為奇計其秦之遺奸乎綱目徒以成敗論人而為沛公所欺非春秋推見至隱之公也

元之亡宋也可謂慘矣而韓福通初舉兵謂為宋之子孫天道好還詎不信夫

南唐沈彬隱雲陽山嘗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葬此及卒發之乃一虛塚石臺上有一漆燈篆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近時有嚴頭陀亦不知何許人有詰其壽則曰楚中某寺後柳樹下吾曾埋一袈裟試發之則知吾壽好事者

馬者而覓之其寺僧云此乃三世祖時事也意齋奇矣信乎六合之大何所不有

嘗閱稗史見賈秋壑二三逸事姑錄之以備見聞秋壑一日倚樓閑望諸姬侍側適湖中二少年乘舟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秋壑曰汝願事之乎姬笑而不荅逾時令人捧一盒曰爲某納聘啓之則姬之首也又嘗販塩數百艘至一都市之太學生有詩曰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醝雖然要作調羹用

未必調羹用許多秋壑廉而置之死又嘗於浙西行公田之法有題於路左云襄陽累歲困孤城豢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勝地公田枉自害蒼生秋壑亦捕而殺之先是有漁翁浴蘇堤見三人長不盈尺一曰張公至矣奈何一曰賈平章決不相恕一曰吾則已矣公猶見其敗也次日漁者張公獲一鱉徑二尺餘納之府中三年而禍發盍物亦先知之矣

寇萊公之妾倩桃見公宴集諸妓賞後綺不貲以詩諷之有織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之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封艷歌寇萊公之志荒矣司戶之謫不其宜乎

丘瓊山議論殊異如論秦檜曰宋家至此亦不得不和議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未必能恢復而黜元不與正統許衡不當仕元皆前人所未發然許衡之出未必無說昔乎先生嘗嗣仙有一仙自題中聯云蔡子識乎心貫石

丘生誣我罪如山冥冥中深懷不平可見議論當從厚道如薛徐州識匠皓曰如何髮鬢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蔡邕州議孔明曰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深山作臥龍二子功名亦竟不終

隋煬帝善屬文恐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曰復能作庭草無人隨意綠否晉武帝欲擅書名王僧虔遂以拙筆書宋文帝好文章鮑照遂多作俚語以人主與臣下爭名固非

茅亭今交友中此病尤甚往家先生在南中以雕蟲之技買怨于姑蘇馮時康者蜚語蒙誣幾陷泉谷明哲自保不可不慄然省矣

秦檜當國時有士人假其書以干揚州守守覺其僞執之以白檜檜接見無異故知且補以官貲或問其故曰一士人而敢假檜書才膽過人可知矣不以一官東縛之非奔胡南走越寧能縶耶嗟乎近世公卿知此義者鮮矣孰謂檜非相才也

士人涵養不足不可以處患難韓文公曷嘗不以豪傑自命及潮陽一貶不無怨尤如共大顛往來之類不乏抑鬱無聊覓人消遣東坡遠謫作詩云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又云謀生看拙否送老一蠻村氣象便自不同戊子家先生在南雍爲金閶馮姓者所搆司成欲甘心焉而處之宴如有述懷詩云已知南國無縣搨且向西湖覓釣舟過宋厄陳絃歌不絕聖賢胸臆豈與尋常埒哉

韓世忠楊子之戰兀朮已破膽矣閩人王姓者教以士實舟射火箭遂得脫去德佑降表無人肯任閩人劉岊褎然爲之繼此行省稱賀表文實難措筆亦閩人陸威文曰禹貢之別九州冀爲中國春秋之大一統宋亦稱臣其心事虜竟皆閩人也

張尚書南園漫錄有劉主事解禮經辨子糾非弟永昌非金齒方遜志非過忠詞理頗晰

趙松雪有十高之稱惜失身仕元至于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此元世祖命松雪作諷留夢炎者古人謂唐太宗詐魏武乃所以自狀耳其逸民古詩三章則好德之心亦猶未忘乃谿上詩曰錦纜牙檣非昨夢鳳簫龍管是誰家其自傷亦甚矣先正有言人要知人頭腦處悲夫

東萊呂祖謙新娶後一月不出閨乃成左氏傳議蓋一月中傳議不下九十篇況又言精選乎後于金陵得一全帙總二十五卷凡百六十八篇前有自序謂

爲諸生課試之文蓋舊書也

世以陶穀爲文雅之士予見諸所載穀乃唐彥謙後石晉時避諱改曰陶穀後納唐氏爲婿因李崧得位後卒擠之袖中出空頭勅不忠孰甚奉使兩浙献詩錢俶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又郵亭淫婦而有好姻緣之句臥病思金鍾而有乞與金鍾病眼明之詩至欺待詔使書密旨以取良馬史稱其遇名望者必巧言以詆之嗚呼士亦何貴于文雅哉

嘗論僞漢陳主之爲人也煦煦然而少英斷貿貿焉而勝幾微委任臣寮非才者衆如賈平章姚平章皆手背小人而使之秉鈞軸握兵符詹同文魏杞山皆金玉佳士而使之在散地處閑官城門狹而弗能容輦突作飛橋九江陋而鋭于建都猶餘故址况復潛弑壽輝顯居厥位改元建號弟兄并底之子陽狹量淺誅奴僕江南之李景而又奮攘螗臂抗拒鷹揚豕噬蛇殲大將已甚于湖水鯨誅鯢戮幻身旋斃于箭鋒一敗天亡六軍星散若其密籌帷幄弘濟艱難者惟五大王一人而已安得而不亡哉

胡永清世寧嘗論宋高宗恢復不堅者恐欽宗回時則當讓位與之也予初以爲億度之言恐不能服高宗心昨讀朝野遺記云宋和議成顯仁后（徽宗常氏）將還欽宗挽其裾曰汝歸與九弟言之吾南歸但爲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于九哥也（高宗第九）后不能却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來迎瞽吾目既歸因是間隔所見

大異不久后失明募醫療者莫效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針一撥左翳脫然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一目存誓可也后曰師聖人也設几而留謝之啜茶遽去又考終欽宗在虜未止遣巫伋一迎而不終請亦可疑矣

宋南渡錄及宣和遺事所紀叙欽北狩細微曲折蓋當時山林之士傳聞編錄如聖僧献茶天羅王不免馬足之厄之說奔竄困踣求衣覔食之事數千里之

遼夷狄不諳文字孰從而記之劉氏宋論曰粘罕腹下有癡類太祖殂時之狀故入汴之時盡取太宗子孫以去咸謂太祖復生以報仇此亦在所不解也

至元間釋氏豪横楊髡發掘陵寢奪取官觀孤山林和靖墳亦被發然無他物但得白玉簪一枚而屍已空矣其亦仙蛻者耶王元章有詩曰生前不繫黃金帶死後空餘白玉簪後又鑿靈鷲山壁爲佛像時小民之無賴者多爲僧徒以逞其奸元章詩云白石皆

成佛蒼頭半是僧亦佳句也王有竹齋集十卷行于世

朝廷竭江南之財賦以養西北備邊之兵萬千之中無什伯可用者發帑加徵徒以供大奸債帥之吞啗耳奇材劍客邊塞間未聞有得豢養于將相左右者昔蘇長公作倡勇敢論能設誠而致行之胡虜可平河套可復即令幕南無王庭可也

自舉業之令設而浮華與吏事之法詳而奸猾進去

利[illegible]而曰不復黃虞之治未之有也

或問女子截鼻割髮以全貞人子刲股刈肝以爲孝同乎曰截鼻割髮女子率其貞而爲也不愛尺寸之膚以養大也刲股剖肝毀親遺體無益于親而自爲名也故皇極之世勿旌

俗節之祭非古禮然漢唐以來士庶不能廢朱子謂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于正祭遂依而行之其門人記朔旦家廟用酒菓望旦用茶重五中元九月

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出木主俗節小祭就家廟只二味朔旦及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晦菴所謂依韓公而行之者張南軒廢俗節之祭晦菴問曰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于汝安乎陳淳問行時祭則俗節如何曰某家且兩存之又問可循否曰要得不行須是自家不飲酒始得不敢死其親之心也他日淳問先生除夜有祭否曰無祭念今人歲除必宗族咸來宴會或

當房妻子上壽爲樂其隣里親識亦頗有餽獻之儀而祀先乃寂寂焉其心亦烏能自安乎淳嘗記先生依婺源舊俗歲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家先就中堂二鼓行禮次日召諸生餕焉又記先生以歲前二十六日夜祭先生云是家間從來如此則晦菴于歲除無祭除夜豈得獨不飲不爲樂哉殆以前此已曾祭故耳我國朝太廟歲除行祫祀禮今士庶家皆有除夜祭與古人合矣

伊川集上谷郡君行狀郡君得疾未卒前一日謂伊川曰今日是百五爲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晦菴嘗舉以告門人以明年作朔日謂伊川亦曾祀其外家然無禮經按明年不復祀之云是上谷臨終時語外家之祀必是止于上谷之身伊川母卒此禮且廢今學者習聞朱語而不攷程集有以四時家祭前一日祭其外家爲伊川禮者殊爲失之

桃源荒唐之說不但不是仙人即稱避秦之士爲東園黃綺之流亦世所必無之理蓋人無百歲何以此一方種桃者獨壽若此即絳縣老人計其七十二甲子亦原不上百年若今日寸天尺地皆有版籍曾有此可耕可種之地乃居此自耕自食之民韓昌黎題桃源圖云世俗寧知僞與眞至今傳者武陵人謂此傳聞語非實有之若靖節先生亦述漁人之事而爲之記又烏知非漁爲醉遊其所誤入之處而托此窮寘不可證之說以誑地主哉不然兒孫生長與世相

隔內有父子外有君臣此即眞神仙此即眞仙境世世皆有神仙神仙當滿人世矣

漁父之遇秦人也不知其爲仙也秦人亦不自知其仙也使知其爲仙則入必不出自知其爲仙則人世間七百年興衰治亂之迹寧憒然如夢耶

花開而少者悅葉落而老者悲老不知春少不知秋四時之運而人情異焉

嘗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物無定色漸蘭則芳漸鮑

則臭物無定臭入鹽可鹹入醋可酸物無定味東家之西西家之東物無定方冬凝爲氷春釋爲水物無定體江南之橘江北爲枳物無定性南之爲鷏北之謂鷹在北曰狐在南曰狢物無定名獸頤在頰則好在額則醜物無定形飴以養老或以粘牡水以載舟亦以覆舟不龜手藥以洴澼絖或以功封物無定用是在擇之者

卷之二終

序

嘗從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史籍之所紀錄父老之所傳誦時得時筆久而成帙顔之曰時事漫紀上自朝廷鉅典下暨閭巷瑣務咸指列焉其是者可佩韋弦否者以留龜鑑閒有奇譎

諧謔亦存乎其中家先生見而擲之曰咄哉汝輒敢府怨耶先王父具史之才史之識史之筆而博洽諳練又足以濟之其所著述百折不回一惟行之以意而生時率爲人揶揄迄今猶呶呶吠不置大抵正人

君子其鴻功駿德天下後世所習知揚之毋足爲喜小人之存心舉事曖昧陰險不可對天地不可對鬼神并不可對父母妻子一經暴白未有不潰骨鋟髓而甘心者矣余三十年箝口結舌噤不敢發一字汝

輒敢府怨耶。乃退而削忌。諱置臧否。取十之二三者。以行世餘存笥中

異林卷之三目次

時事漫紀　隨有續紀嗣出

終

梅花渡異林卷三

梅坡居士支允堅子固甫纂

時事漫紀

周世宗顯德中至淮南嘗言荆塗二山爲濠州朝岡有王者氣後三百年而我　明太祖出焉地理之符不偶然如此、王新建南昌紀功碑云嘉靖我邦國踰年而　世廟入繼改元嘉靖帝王固有徵哉、至正十二三年杭潮常不波十九年京都子規啼至二十二年順帝夢豬鬪大都城覆遂禁軍民畜豬、我兵未至京一月有餓鴟鳴端明殿作滅胡之聲、帝命善射者射之莫能中、兵至柳林遲明帝召議戰守計、忽有二狐自內出、帝歎且泣曰宮禁嚴密、此物何得至、天所以告朕耳、命開建德門北去實二十七年九月也、明年　太祖聞居應昌馳書示以禍福因荅詩曰金陵使者渡江來、漠漠風煙一道開、王氣有時還

自息皇恩何處不昭回信知海内皆王土亦喜江南有俊才歸去誠心傾爲説春風先到鳳凰臺嗚呼杜鵑啼汴京地氣自南而北尚知亂將作矣况至于燕乎杭潮三日不波宋社墟矣况至二年之間之不波乎蓋猶乃朱姓而狐乃胡人觀其歎泣長往荅詩知道謚以順帝不亦宜乎野史訛爲中山王所執而縱之非也

史載　宣宗章皇帝乃　建文子靖難兵入時方三

歲疏伏求食于　成祖前曰兒餓甚遂收而育之如親孫後以爲皇太孫監國自是而　英宗獻宗武宗皆爲建文之後而人弗知也語載國朝典故輯遺

世傳　宣宗爲　建文幼子　成祖命太子子之且曰天下原是他家的遂爲皇太孫乃　英宗時所出庶人者又何人乎蓋　建文之故臣爲此之語耳

腸續苛有白塩十餘枚皆飛去獲其一今世所

傳王龜是也

劉伯溫將卒命其子焚屍揚灰生平著述皆進于朝高皇帝甚喜欲命官營葬其子以父命對今青田有伯溫墓乃空塚耳　高廟嘗命伯溫卜曆數短長伯溫曰過順則止　上以手書良久曰三百單八亦是矣然不知伯溫意何指耳

洪武初高麗既已進表稱臣　太祖給與金印封高麗王已何其相李仁人殺王禑王昌王瑤王爽四主

而自王貢方物表請更國號爲朝鮮改名李旦求朝鮮印誥如前　太祖不許復索作表鄭集髮戍雲南不許高麗過界迫後始通貢稱臣稱朝鮮

高皇帝用夏變夷恢復正統人謂闢乾坤于再造功高湯武愚以爲此固天命聖神爲千古除兇百王掌恥無足異者但　高皇即位吳元之年已混一四海在位三十一年身致太平壽七十有一諸子二十餘人親封王爵星布海內古今帝王之全福亦一人而

甲

孝皇后張氏　孝皇無別幸、與后相得甚歡、后二弟
俱封爵勢傾中外、有伉家奏其侵民業爲莊田者、
上命司禮太監蕭敬刑部侍郎屠勳勘之、敬與勳等
秉公問勢、敬復命于內庭、適　上與后方對膳、后聞
甚怒、曰外邊官人每無狀猶可、汝狗奴亦若是耶、
上亦佯怒且罵、及后退呼敬曰、頃所言非朕本意、汝
得無泄此語耶、恐外邊官人每聞之驚破膽也、敬辯

未嘗聞于外、　上猶不信、卽遣人各以白金五十兩
賞二勘官、且云偶與后有怒言特戲耳、恐爾等驚怖
以此爲壓驚、又進士潘鐸新除給事中進一疏數日
不下、忽一日　上退朝入內急宣潘鐸、時鐸以疾不
在、有同官代鐸跪進、　上面諭曰潘鐸有一疏字樣
多錯、我卽欲批出令其回話、以新進恐挫其銳、汝可
諭之、君父之前何不愼也、
我明政體度越前代甚多、如前代公主寡再爲擇壻、

今無之、前代中官被寵有以功封侯者、今中官有寵
者賜袍帶、有軍功者增其祿而已、前代重臣得自辟
任下僚、今大臣有專擅選官之律、前代文廟聖賢皆
用塑像、今國學中皆以木主代之、前代岳鎭皆有美
名、今但稱某神、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挾妓有
禁、獨用人之途太狹、苛察之網太嚴、或有才而不得
用、用而不能盡、則每有遺憾、而宦官一途封侯封伯
至今不免、今　天啓中逆璫魏忠賢專權放恣、殺戮

忠良駸駸有封王之局、亦濫觴之極者矣、
國家有大事三、一曰建文年號之不存、實錄之未輯、
其二曰　景帝之不稱宗、　英廟實錄之書郕戾王、
其三曰　睿宗之祔廟、仁宣二帝之早祧、
宣宗之不廢趙王　英宗之赦出建庶人也　憲宗
之追謚景帝正錢太后之祔葬也、皆盛德之事也、
宣廟之親征漢庶人也、　英廟北狩郕王之卽位也、
皆國家之大議也、

嘉靖間大禮之議、張氏爲是、而楊氏爲非、當時士大夫率直楊而曲張者、天理人情不明之故也、其說詳明倫大典、張文忠公應召過桐江、題嚴陵云、先生挺高節、可爲百世師、茲余赴三召、再拜先生祠、君臣有大義、行藏復何疑、此心不自昧、獨有明主知、光武本中興、各親固其宜、如何考元帝、終未明天叓、先生烟水志、此懷能無遺、詩譏光武不宜考元帝、而子陵不救正也、文忠公晰理精、故其論入審、

孟子配享、始于宋神宗從晉州教授陸長愈之奏也、我 太祖欲黜之、因錢唐等力諫而止、孟子節文則劉崑孫等奉旨而成、

在朝文臣玉帶至六郎生變端、

洪武中肇置三局、一曰律局、以定律令、凡舊官之練于憲章者居之、二曰禮局、以究禮儀、凡宿儒之通于古制者居之、三曰詩局、凡俊才之優于文詞者居之、

萬曆中文淵閣失印、復鑄、從此閣權日輕、魏國賜第燬而復造、失御筆甚多、而勳戚日就窘迫、其關係豈有天數乎、

世宗採張桂諸臣繼統不繼嗣之說、而帝 獻王宗 獻帝、固人子之至情、乃 德祖之祧、 睿廟之入、張桂諸臣亦以爲未安、而不能救、倘亦取富貴之心爲之乎、

世廟時本兵李惠康公奏裁去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又請考選清嚴騰驤四衛官軍、如鎮守諸衛內臣

言曰、衛禁兵隸兵部不便、往彰義門之破虜、東市之勦曹賊、皆以四衛直內、故得號召建功、公執言往歲之爭、正以兵權歸閹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振、東市之賊卽太監吉祥也、 上竟從公議、一時快之、

張南軒論祀嶽、當築一大壇于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爲不經、塑爲人像、又配之以夫婦、其褻瀆甚矣、陳北谿謂泰山封帝、儼然人形、且立後殿、不知又是何山配之爲婦、近代無錫謝子蘭與常學教授盛

昭書請除土地夫人其亦南軒北谿之遺意也曹州同知張浩滄州人深惡異端之說于境內菴院拆毀殆盡他處僧尼俱遣出境外土人私自落髮者悉令還俗城隍廟載于祀典不可廢舊有夫人像命撤一坑埋之又立三大碑于州前一載國朝　太祖祭五岳四瀆止用山川之名革去封號以明聖斷高出千前代一載傳奕以來闢異端之文一自爲文以示禁戒斯亦卓然矣

作史者元不得與正統固矣然其法制有不能盡廢者我明一一沿之如欽天推步乃至元間之所授也鄉會三場之制乃皇慶間之所定也經義如四書易詩之用朱註書之用蔡註春秋之用胡傳乃延祐間之所表章也文武官級乃劉秉中許衡之所建設也漕渠自徐州以抵通惠直達京師乃張禮孫郭守敬之所疏鑿也河防如築堤治埽諸法乃賈魯之所經營也

洪武甲子科始定場屋制儒吏雜職咸許應試文字許減場所出四書題論語二道中庸一道而無孟子亦有中庸二道八各一經兼經者聽如甲戌會試景清刻詩書經義是也誥詔表兼作者聽如永樂辛卯福建林誌誥及表是也所錄五名或經魁不備如洪武辛未許觀胡泰皆書是也所刻文或中庸孟子皆二篇如正統辛酉廣東錄是也如論策重複者甚多桐鄉楊述正統甲子分考蜀闈以一減場卷爲首衆

從之乃周文安公洪謨丁卯復典閩闈得陳康懿公俊爲首二公皆至尚書蓋不如近日之拘攣也主考惟兩都用翰林外惟教官或郡縣京官之居鄉者翰林居鄉如余學夔尹鳳岐爲廣中主考宣德己酉董璘在浙正統丁卯許彬在閩皆見任奉　旨者萬曆丙子福建鄉試先王父華平公分考表後不用瞻天仰聖一時頗駭然儀部卒稱最蓋倣嘉靖初會試式也今天啓甲子福建顏茂猷以五經中式雖文不具

戮株卷亦一時之奇也、

嘉善自宣德五年分縣科第雲起、然卒未有得謚者、得謚自魏公大中始、魏璫肆毒縉紳甚慘、公屢抗言竟受奇禍、越二年璫敗又二年季嗣學濂上血疏請恤、上憫之錫全典謚忠節、

土木之難臣工死者五十餘人、可惜者英國張輔、然輔老不充役、戶書王佐、然佐弱不任事、耿耿不死者學士曹鼐、尚書鄺埜其人乎、

卻玘浙之蘭谿人、太宗時為御史　上特命按浙玘辭為浙人　上曰以卿浙人知浙中利病耳、仍命一御史協處蓋特恩也、玘初在監時、曾于　上前迎春取花簪帽、　上見其狀貌魁偉云、

我朝名臣若彭韶有名臣贊三十一人楊廉廣之至五十五人、似病于[illegible]、[illegible]有名臣通錄似病于濫、後有理學名臣錄則布衣獨行之士亦收之、安所稱名臣故、徐咸合敘纂而彙之然其得失亦畧相當焉、夫六王肇興開天輔聖何容置喙、永樂靖難景泰易儲天順復辟、履此大故、而人品多瑕以蹇義原吉黃福張輔胡儼顏佐陳宣之功而大節或病、他可知矣、三楊同心輔政並稱賢相、然麓川喪師交趾失守終為大業之虧、于肅愍再造乾坤功亦至鉅、然不死易儲死于復辟、未盡處死之道、李賢得君專政而羅倫則一斥而不復收、王直秉公持衡而易儲則私澀而不敢諫、何耶、故名臣而純然無議者洪武時則有若劉

基陶安宋濂胡大海章溢王偉、宣正間則有若王翺劉球李勉軒輗、天順時則有若薛瑄岳正耿九疇王竑、成化間則有若王恕彭韶何喬新、弘治間則有若馬文升耿恪秦竑劉大夏戴珊、正德時則有若章懋韓文許進周經如劉健羅欽順劉忠謝遷石瑤呂柟林俊林樹聲皆純德無議者也、蹇夏輩楊廷和楊一清張璁皆醇疵相半者也、方孝孺練子寧耿清周是修許逵宜別為一錄以激忠義、鄒智陳晟楊爵楊繼

盧沈鍊海瑞楊漣魏大中別爲一錄以作士風、高啓
支立李夢陽羅玘王維楨李攀龍王世貞李維楨別
爲一錄以志文章、
劉文靖公健在內翰二十載、入閣典機務又二十載
受 孝皇顧命以逆瑾用事乞歸、嘉靖初楊邃菴一
清爲大學士、故事不由翰林不得入閣本朝止數人
公其一也、已而歸田年七十餘、 世廟特起爲兵書
總制三邊道洛陽謁文靖、文靖出見辭色甚倨、問曰

我憶汝嘗爲閣老矣邃菴唯唯、公曰既爲閣老而復
出作總制體統爲汝壞盡矣、邃菴曰朝廷簡命不得
不赴、公曰進止亦由汝何得云云、我老不能對客遂
入止命二孫陪茶、楊公退而自悔、文靖之責善、楊公
之受言、近世豈易得哉、
天順曹欽叛時有一詩傳頌于京云、曹奴此日發顚
狂寇退諸公亦倉、學士扣門如吠犬、（謂李賢）尚書鎖
項似牽羊、（謂王翱）萬安頓首稱三叔恭順當兇戰一場、
（[illegible]時爲李懋庶）奇語滿朝嘗道者、將何面目見君王、

南方山應旂與鄭窒甫論 世廟元輔曰、新都定策
石首隨龍、紀元一詔、人樂更生、丹徒餘姚鉛山咸起
尋歸不遑經理、永嘉剛愎、任丘具臣、貴谿浪子、猶可
言也、分宜之家資、華亭之莊田、則前代所未有也、
羅文介隱金牛山與世無營、世相傳其以鄉約立置
人死地、鄉人欲奏聞至中道聞其喪而止、鄒南皐辨
其無、然章楓山有與羅一書極言鄉約之不可行想

風聞之過也、
劉忠愍死于獄人傳其止三棺歸葬、近來改葬一臂
抗髮片骨冷冷白也、
歷代各設制科取士始未嘗不稱善政而后稍凌遲
也、然以勢進賄進者、大率居十之一、宋韓億子四人
同舉禮部、忠獻奏曰臣子叨陛下科名、雖非有司觀
望、然臣既備位政府、天下將謂由臣致之、臣敎子已
成、何必以此爲榮、誠懇再三、仁宗允免殿試、我明楊

文敏諸子有雋才不令應試、恐與寒士爭進、惟以聖賢之道敎之、至　世宗朝而翟鑾二子冒中制科、聖旨切責、謂鑾旣在政府、二子縱才如軾轍、亦不宜中卒斥去、萬曆張居正三子皆通關節競登高第、逮當與王篆王國光朱璉之子亦冒中、而科舉之濫觴極矣、回視忠獻文敏不大有徑庭乎、

國家冢宰最著者王文端、蹇忠定、王端肅、馬忠肅、是時六卿多召見、內無壅蔽、外無阻隔、故得抒發其生

平、萬曆中如嚴清孫丕揚宋纁陸光祖及蔡國珍陳有年皆多違忤、不得席煖而去、

近擬謚曹端賀欽王時槐張佳胤劉應節王國賓魏時亮王世貞俞懋學吳中行傅應禎周怡陸粲浦鋐劉魁孟陽軒輗王之浩段民朱鴻謨

王雲鳳之節介、不强哉矯乎、巳乃并張綵之餡、受劉瑾之苞、與瑾發人孫聰交不終矣、古云一薰一蕕、十年猶有臭、雖臨難賞劇猶不可輕乎、況平時邪、彼何心也、欲與之共學乎、

成化時李冢宰裕剛直爲一時冠、家居訓子孫云、買田放債不讀書士君子之三戒也、

洪武初法令嚴密、故山西孫敬先懼爲人材、假作癡愚不識字以冀免、太平楊岡爲御史慮事累、乃詐以他屁作巴朦朧而潛遁、後事露亦不免于誅、

吳邑高季廸能文章、尤工詩、一夕夢人執其手書一蘇字曰、此必殺爾、高疑之、凡姓蘇者不見、後郡守嫌

府治狹甚、且居衛右、非文東武西之位、遂遷士誠故址、衛官惡之、訐奏于　上、　上召而斬之、高因作上梁文、亦棄市、國初詩家必以高爲第一云、

布政吳印乃鍾山主僧得　上寵、時臬使張孟濂自負其能、屢轥轢之、後印上書請去位避孟濂之橫、詔械濂至京棄市、謂印曰、吾爲爾除害矣、張尚氣好高卒以戕身、亦可哀矣、

孫蕡乃潛溪高弟、因與藍玉題一畫、詔誅之、口占一

絕曰鼉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上以有此詩而監刑者不以聞、亦併殺之、先生平日詩文雅麗稱名家、

雪菴和尚葉希賢一名葉雲處州松陽人形碩而順指柔而白且秀詩體類唐草書似晉、洪武間舉賢良方正續授監察御史、建文中屢疏言兵事又嘗劾耿李二大將失律壬午改授翰林學士、是年六月靖難師進金川門家人驚潰相失、疑其已死於亂兵、乃發

喪以衣冠歸葬、希賢實從建文君出亡圖舉大事、不果竄之蜀、始慟哭變名姓削髮爲僧、假慈化院法派諱守牧、號牧𤛓牛、外號雪菴和尚、遂西南走重慶之大竹善慶里、里中有松柏灘與巴渝接壤、草木蓁莽中隱士杜景賢者、有山地極廣、和尚至其地見山水秀麗翔遊不忍去、踵杜老門丐一廛以掛錫、杜老雅不喜佛老絕弗與通、師于廊廡間見小扇一柄乃抱琴訪友圖、遂題一絕以見志、有三人焦桐七線琴、迢迢遠遠訪知音、句杜見之知和尚爲非常人也、翌日造訪焉語移時乃師事之、往來白龍諸山、旁即松柏灘也、灘水清駛、蘿篁森蔚、和尚欲即此刱寺、景賢豪有力遂搆材結菴以居之、號龍門山寺、無浮屠像、和尚乃率其徒數人入居之、後人增入觀音像、方以觀音名寺、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是佛經、不知其所誦者乃易乾卦及太學序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將儒行乎、不可、可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

儒書恐有蹤跡、然又不肯顯言則恐和尚或走去、以故婉解之、和尚亦知其意遂置儒書不誦、誦觀音經、鄉里皆知爲高尚人、周以穀粟財物拒弗受、杜老亦捨土百畝爲業、亦却之、惟求度朝夕不爲久計、常爲文落筆成章、意氣渙發、能感憐人、尤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誦一葉輒投於水、投已痛哭、哭已又讀、讀終卷哭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也、和尚不戒酒肉、每高

歌酬飲無意人世事自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雖樵牧豎亦拉之入飲飲半酣呼兒童曰我歌爾和歌竟瞑焉而寤杜亦嘗具酒饌飲之有詩云典衣沽美酒斫竹釣金鱗請我師師友邀他上上賓風吹椒樹老雨洒桂花新百歲如彈指相過莫厭頻偶見臥痕題云而今有醒便須醒莫待藤枯樹倒來感懷詩云年方十五去遊方終日修行學道忙說我平生辛苦處不人應下淚千行齒彌高絕口不道鄉貫

姓氏獨與一補鍋匠及一篾工名大老者潛相往來或密語去則揮淚告別至成化初和尚年逾百矣始物故永訣之日其徒問曰師即死宜銘師固何許人也師張目曰松陽徐宅生長人問其姓名不答入滅後啟其遺笥有易本義一帙百將傳一部不知殆欲何為也諸徒繪其趺跏像于經樓左壁貌甚古雙目如怒時有長壽寶翰題壁云當初何不解漁樵卜得龍門避世高洲有乾坤生晝夜更無江海作波濤持齋諒是懃周粟說法惟聞誦楚騷鐵石心腸誰識得應知太史筆如刀又松陽劉覺齋諾評其詩旨曰雪菴詩云年方十五去游方此特為隱詩轉五十為十五爾風吹椒樹老椒辛物雪菴自謂也雨洒桂花新桂當雨洒尚新謂在朝諸人也詠臥痕有所指也松陽毛復軒葉公事畧曰公世居懷德里卯山之下唐越國公葉法善先生梓里也卯山葉姓有徐宅後宅之分公之族在徐宅實為徐宅人松陽鄉語呼前為

徐公特用鄉語以潛其姓耳所以垂訣曰徐宅生長人非姓徐也

俞僉峴山人洪武間為吏部尚書其家故鍛工僉既貴造詣鄉曲必戒其下云第稱俞待詔兒勿云官人也王英亦峴山人洪武間為陝西按使居鄉微服入郡城時禁庶民服鞾門者縛英英徵笑曰我官人也取冊中冠帶示之始得釋縛畧無怒意李黃長洲人正統間為兵工二部侍郎在鄉里每出必步過里門

乃上馬不以貴加人終其身如一日、劉鉉長洲人天順改元爲少詹事、官位已崇猶僦居監巷、雖由藝亦與之同坐、雖童稚亦與之問荅、王穀祥號酉室長洲人爲吏部郎以病乞休林下宏才碩德尤擅字學書、工繪畫花草平居小帽布衣未嘗修邊幅、居無椽題行必徒步未嘗立崖岍、貧賤詣之必延之坐不以貴驕人、

楊雄白首矻矻著書天祿而不聞道、李廣結髮七十戰而不獲侯、惟王文成守仁以一悟而師世學、以武功而開國封伯從祀新建、至今爛焉、然其封至萬曆乙酉始定蓋老將宿儒未免有妒心、彼老將宿儒者欲死鉛槧戈戰間死則死耳、欲以及文成亦難矣、

袁洪愈號裕春吳縣人、嘉靖午未連捷居位日少、林下日多、撫按累薦方起、後官至南都冢宰終身不改寒素、捐館未幾數畝之田一廛之廬皆轉授于人、子一鶚襲蔭赴京不能具路費、世守清德、正統間僉都

御史魯穆天台人歷任二十餘年、家無餘貲、既沒無以爲殮、景泰間兵部尚書石璞河南臨漳人、歷官四十五年致仕歸簡括俸餘買田僅百畝以資生、天順間刑部尚書軒輗河南鹿邑人燕服止一青袍、破無他服不能另置乃更補而服之、每食惟蔬久而不厭、冰蘗之聲獨振一時、天順初薛文清瑄罷內閣歸中途卽絕糧人謂明時異事、成化間南京翰林院修撰羅倫吉安人忤時相致仕歸、晨客至留飯、夫人謂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乎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一峰曠然不以爲意、弘治間戶部尚書秦紘山東單縣人歷官至大司徒所居僅蔽風雨、妻孥麥飯菜羹不改其舊、及卒子孫貧之不能存、天順間南京刑部尚書耿九疇河南盧氏人、其子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耿裕父子淸修別無產業居第不改其舊、蕭然寒素、弘治間御史陳茂烈福建興化人乞歸終養身自治畦、妻了服[illegible][illegible]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正德間江西提

學副使蔡清福建晉江人家極貧雖仕亦顧融恒借貸于人以足用南京刑部尚書陳壽遼東人居官四十年廉名尤著致政回布衣蔬食如寒士沒無以爲殮親舊殯助之諸子旅寓南都環堵蕭然嘉靖間兵部尚書胡世寧浙江仁和人幼極貧仕垂四十年祿至一品被服飲食猶素士也卒之日家無積鏹廪無餘粟

宣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而未達者廬陵戴其

有詩名蕭光字胡起先交表之徵至內閣試春日詩戴得題如癡竟日無一字及就邸奇思傑句衝口溢發追恨無已戴既放還蕭胡亦坐薦舉非人被譴天順二年臨川吳與弼入京擇日而後見英宗御文華殿召問大略弼噤無以對左右怪之趣使言始曰容臣上疏而已因慘然出至左順門脫帽有兩蝎頂顱螫已腫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故因憶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讀之職適言及高宗某事史忽淚下問故曰思先帝舊恩耳孝宗亦淚下升爲侍郎不知當時乃爲蜈蚣齧頂不能止淚耳嗚呼豈非數哉

海忠介瑞生平苦節一介不取而其論不食嗟來之食則不與餓者以爲嗟來從射於我何與而自損其天地父母之身其生平直言敢諫任事任怨視去官如敝屣而其論出處則不與嚴陵之釣以爲高而不實奇而不中胡不如光武相助爲理之說以成伊傅之功然則忠介於出處辭受皆聖賢家法哉而世遂

以其清操爲詭故不近人情亦未識忠介矣

張居正當事務崇刻剝丈量天下田土紛擾不堪吳下有詩云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而今那得閒洲渚分付沙鷗莫浪眠

莫方伯如忠常稱唐荊川先生詩謂直追沈宋其送程太史謫[illegible]詩白晝蛟珠落青天蜃閣分又啼猿三下淚明月兩鄉居贈張相公詩儒生東閣承顏色酋長西羌識姓名又[illegible]詩出海蛟珠猶帶水滿堂羅

袖欲生寒、置之初唐眞不易辨、人甞從公遊夏月席
葉不施菌帳、卽白烏嗜膚不顧也、出則小艇一葉僅
容二人、常語學者人有富貴氣、於詩文必不佳、又言
近來文章不以用世而以媚世也、名言哉、
四明張秉仕至憲副清無一絲、後饑甚其夫人出一
金釵欲易米、公復投之冰中、
王謙在北新關、能定羅木營之兵變、
萬曆初徐太室學謨作禮部尚書不由館選、其甲科

乃庚戌、然前庚戌席書亦作禮書、又前庚戌楊寧亦
作禮書、皆不由館選、事有巧合至此者、
劉璟字仲璟文成公子、偉貌豐髯議論英發、　高皇
喜其剛直授爲閤門使、僉書除奸摘伎四字、於鐵簡
賜之令、擊百官不法者、王弇州辨無此事、然誠意伯
家寶藏此鐵簡、每每出以示客、何得謂無、弇州不過
懸斷爾、
成化中庶子黎淳詠言景泰時事、因攻及商淳安有
旨云景泰先朝事所不忍聞、這本顯是獻諂希恩不
准、黎公長者不謂有此、　世廟中擬易聖像爲木主、
編修徐階力爭爲非、及得旨切責、復又疏奏委曲而
有反復小人之恋、徐公相業甚偉、此其小疵云、
劉養正從宸濠叛、臨刑時言曰吾不幸而敗、然千秋
萬歲後必有以此爲義舉者、其代寧王作僞檄大畧
謂　武宗以宮滅節使、　高皇帝之不血食、而爲寺

于禁中、褻處于優妓、黷貨無厭、荒遊無度、甞燬都太
監牙牌、及稱威武將軍、又謂旣奪馬指揮懷娠之妻
稱爲馬太后、復納山西所獻娼婦稱爲劉娘娘、原其
爲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以欺天下、抱異姓之子
如前所爲也、餘言褻褻不忍悉、益養正士實諳天文
見帝星明于江楚之間、遂有此舉、而不知入楚分深、
應在　世廟龍飛自作之孽千古誰復原之、
赭黃重于隋朝國禁因之、令庶民無不赭衣、緋褌誅
齊帝古有嚴禁、今男無不緋褌、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夷云出內閣意

景泰中幸太學謝表內閣自爲之中有管窺蠡測海句益亦避天字也時有識者嘗詫其事葉文莊公水東日記

正德初賊臣劉瑾擅政禁臣民不得用天等字爲名如郎中方天雨但令名雨參議倪天民但名民之類尤爲可異昔北朝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宋世之令非後人所宜效而宋宣和中宰相蔡京用給事趙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兲等字

爲名稱者悉皆禁革前後共禁八字犯天字者方天任改大任方天若改元若及至承天寺亦改能仁寺識者憂之瑾目不知書故事豈其所習明年瑾以逆誅無大之罪其兆於是乎瑾誅而詔復其舊名矣若張居正時凡正字及太岳二字俱諱尤可駭云

成祖命胡廣王洪等編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目錄六十卷其表文嘗見于蟫精雋中然亦不敘中之事實徒具望洋之歎而已夫御覽元龜不過千卷人間亦不可得矣大典以萬計安能使世相傳哉

紀年之號必擇正大光明之字少有疑似即不宜用如淳化用此純字人有言純字有屯字在內有因時事而屢美字如國朝天順之類是也若用先朝字眼有故而然如唐德宗建中興元之亂因思太宗貞觀明皇開元爲不可及也故改元爲貞元各取一字以法象之至宋孝宗即用以爲故事如隆興則取建隆

紹興乾道則取乾德至道若永樂乃宋時方臘出宣和遺事并南唐賊張遇賢年號出五代史而正德亦宋時西夏賊之年號出宋史不知當時廷臣更無一人記憶此即劉豫之母謚慈憲宋理宗生母亦謚慈憲耳

隆慶壬申　穆宗顧命元輔高拱次張居正次呂調陽高故無子不私其家念主上沖齡恐外戚內豎易爲邪乃言于朝曰自今大政事大封拜必遵祖制必母后公卿僉謀明布中外乃敢舉行不如約者共擊

之時羣小方伺間以逞、而高公持正如石、于是內外側目而江陵位居次亞、陽爲崇順而陰實忮之、乃與大璫馮保深相結流言于宮立逐高狠狽以去、江陵遂握大柄擅作威福文武大吏言路要津皆出門下、丁丑冬十月彗星掃庚申長數十丈亙一月、會江陵父開明死、馮保從中調旨奪情視事如故、南北部院科道疏留者章數十上、惟翰林吳中行刑部沈思孝艾穆進士鄒元標輩相繼上疏糺之、馮保矯旨廷杖

適戍編籍有差、巳卯夏四月江陵歸葬、驛道所經撫按藩臬咸膝行匍伏、屏侍疾馳、時夏氣腫煩步李抬釭五蘊杳水車輿所至則執麈洒之、十里一亭、二十里一廚傳、三十里一行宮、則五采綺繡銷金翡翠光彩映天、所御大車雕輪彤蓋泥金朱絲、方廣廿尺有奇、中設文几牙簟珍榻沈香下籍金文茵選良家女有色者侍、而以琉璃屏風障之、衛士銜枚緣足蹜蹜如蟻、纖塵不飛云、及至葬四方來會之自江之左右

嶺之東西方面大臣咸釋政以執紼、望塵而拜哀、惟恐不徹江陵耳目聞也、葬畢服蟒衣閱操于演武場、文武吏士祝賛齋肅、時巡按御史趙應元在楚境內獨不赴江陵銜之、以疏聞、都御史陳炌希旨劾應元請告非眞勒爲民、居正閱武時達觀于荊南議以操場築別墅、會參政馬文煒正色折之、遂不果、既還朝以中旨迎母入郭、用舟遡江而行、沿江臣僚設行宮貢珍幣黃白狼籍三千里如一律、道南都諸院部卿

佐各貢筐篚效槃奉、而舟子曰非三百金不得泊也、時醵銀未就舟子怒張帆去、竟抵儀眞諸官乘舠冲浪赴舟所、如所索進之、俛首請罪而待人怒不蚤大言叱之、道高郵知州吳顯無所獻、乃先期飭廚傳如常儀而閉城以須其行、諸上官交譙之、吳若不聞者人謂與獻后入朝其儀禮亦僅類是云、壬午三月居正病篤京官傚古穆卜請命以類爲壇、焚香路拜館閣一部卿一卿佐一部屬各一寺卿一寺屬一科一

道一監府一而又類科類地則甲辰一丁未一下逮庚辰凡二十科各一類地則省直凡十五而中外衙所又各一、皆執香楮引領道流時時向闕人遥殷勤望以姓名相聞至四月江陵死未殮而三子爭竊寶貨、南礼之日、凡用大車運至漳河、閱三月始行、其貨賄充斥郎上方奚多乎、江陵雖故馮保猶從中制之不大敗、至壬午冬御史李植密疏入擊去馮保又迨乙酉夏凡閱四載諸黨潛匿貨寶遠遁故貨寶僅二百萬云、

野史曰董狐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國史裁于館閣諸臣而元輔多其座師交契互相翼蔽、匪大奸慝敗事率徼美謚諛詞、故元輔傳紀獨失其實、嘗訪諸故老志其梗概云、嘉靖初年自藩邸入繼大統張公孚敬首發明倫之旨、而桂公萼霍公韜相繼上疏以孝廟稱皇伯興獻帝稱皇考大愜旨、五歲中立遷爲三公、而孚敬亦殫忠悉慮體國不私、吏兵二部時宰所指為質庫美莊者絕不干預、革鎮守裁關寺、清政本日與天子爭可否一、言弗允即告休、立乘牛車出張家灣隨行無長物、必中旨懇留中使趣促于道數四乃復入、後有弗允復如之、其廉潔忠鯁如此、夏言在內閣時會宗齋醮一時文武大吏皆服道衣從事、夏獨弗從以是放歸居鄉時與一豪民之老者會飲、豪民侮之且故欲居其右、曰汝既為民與我當敘齒耳、夏公慚忿遂謀復用竟中嚴嵩之毒以死、嵩以元

惡大憝世所共知、徐公階謙恭寬厚講學修名、人人見之如飲醇醪、而圜天下于度中、相業蔚然祗以田舍頗盛、薛方山憲章錄多貶詞焉、嘉靖乙丑科會場始設搜簡緦繖貢士十餘人凡三四科、士氣催折、殆盡、先是巳未科有以懷挾犯者嚴嵩獨曰士子既承賓興、禮宜優異、一生之失未足以槩天下也、世蕃初意亦欲夤緣科第、嵩曰此寒士路途、吾輩以一人往使令一人屈矣、且柄政者何官不可得、而巘巘效窮

排大爲也以故不復應試而自徼崇階此亦不可以
人廢也 世廟迄今元輔當以張羅峰爲首稱高中
玄柄用未久而清廉剛正匹于羅峰于是政柄屢更
智巧逃悮有傾身自結蹤蹟卿寺者有冰山早泮朝
冠暮褫者嚴嵩謀殺夏言以竊大柄文武大吏遷黜
眞同市易義子乾兒列布要津壬戌春嵩寵衰時以
反謀坐之引繩批根黨與汰盡隆慶初新鄭高拱頗
以從龍功稱旨而貢高凌人爲言者所劾去亡何徐

公亦去而高公復起徐之故人或有存者及張江陵
計去高併去其黨而盡用私人則部院科道藩臬無
弗私也者張敗而蒲州張公四維繼之不五月以艱
歸不爲立異申長洲事無巨小一以寬大應之故黨
人倖存大都倚援納款專附一門不十年必敗惟[illegible]
中一大老爲謀深故歷四相皆得其歡嵩盛時官御
史揚揚得意矣又陰計嵩必敗政且歸徐謀以講道
附徐吳冢宰子某以白丁中舉嵩恚之遂希旨論劾

以是沽直聲嵩[illegible]敗徐自爲附已專也故令督學南都
縣晉開府高公無黨無從入張則其鄉曲也故黜于
高而大顯于張長洲又督學時所厚善以是歷躋司
徒南科杜公華先正言發其奸乃罷而杜公亦外補
矣其在南臺丰采尤劣陳御史劾部屬則先泄其謀
以市恩王御史劾部卿則疏不知以避怨傾涇凡允
成上許相公書詳述其事畢甲作奴顔婢膝以自結
于時宰而一生眞態畢露矣嗟嗟利名易動美節難

終近來二三事有可太息者[illegible]工卅時疏論分宜久
羈犴狴倘徼一死足稱完名又錄用驟貴遂務勖骸
苟容歷江陵時備位南臺太宰至超入北臺乃臨江
守錢若賡獄惟阿旨入重辟潞府較搏兵馬司則反
坐兵馬以邊戍勞堪以僉都殺洪侍郎多官論奏議
死而[illegible]以勞爲浙藩左轄有恩卒從輕比乙酉北畿
鄉試有外戚不得中者譖之主上至盡汰冒籍生而
逮坐考官[illegible]希內旨方怒必欲重比爲司寇紆公化

所酉誌、而子姪怙勢作奸囑托納賄無虛日、乙酉冬繼母喪匿之踰月、必待大計事竣乃以訃聞、蓋緣入賄者藉以酬約也亦貪昧無簡矣、毋、公才情亦饒、但氣質用事任性妄作、初論劾時相士心快之、迨稿籍起用遂輕人自尊、恣睢忿戾、故婿以賴婚許之、尚屬小過、惟別葬嫡母、估產營利、得罪于鄉評、迄今議謚人不能平者此也嗟乎使二公者兢兢自守常如建言時、即不然亦不、結黨營私、靑然表其生平、雖古之俠烈何以過之、乃氣盈而不能持、欲熾而不能制、足已凌人而失自牧之道、任情顛倒而紊大臣之體、究與貪汚黯濁之夫殊途同歸、是以君子觀人必于晚節也、

梅花渡異林卷三終

異林卷之四目次

時事漫紀

異林卷之四目次

梅花渡異林卷四

梅坡居士支允堅子固子纂

時事漫紀

朱子語錄中載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温皆出入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母禮爲服、忌某人而衰經以往、文公語門人惜其名人之子有此、我朝兵部尚書茹常衡州衡山人也、太宗靖難首先勸進即位遂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鏞襲爵、鏞以父在功罪之間、不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襲都督、亦通謀于燕邸、其子瑄乃以力戰死乎靈壁、蘇范可謂見辱乃尊。茹宋可謂有愧乃子。不知平日家庭之教何如也、

元次山避水于高原、餱糧不繼、遂餓而死、陳後山爲館職當侍祠郊丘、非重裘不能禦寒、後山有其一、其內子與趙挺之內兄弟也、假一裘與之、後山知所從來、止衣一裘、竟感寒疾而死、近時羅一峰先生與予高王父中夫公立同官南翰院、後相約上疏乞歸、羅讀書山中大雪數日行糧不至浩歌而死、中夫公處白牛涇絶跡城市、時有梟使相訪以腊腸餉之而楊繼宗爲郡守慕公清修時小有所饋、亦拒而不入、此確然有守者矣、

宋布衣陸士規工詩素善秦檜、嘗挾書于臨川守不稱意升堂嫚駡、守以其書白之檜、檜怒甚不許更見、後陸請謁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近作、陸誦東風吹草綠離離一絶、小相入白檜、檜吟賞再三、即出見之近嚴分宜愛其黨趙文華人咸鄙之、然聞分宜未識趙時見趙文頗心器之、即先身任見而又嘗經書趙氏家難趙雖欲不入其黨得乎、特後來不應狼籍如是耳、嗟乎二公憐才之意即近世名相中、不多得也。

韓侂冑倡議復仇與春秋大齊襄之意相合、獨惜其無謀浪戰耳、卒至函其首以乞和則大可笑矣、故當時太學生有詩曰晁錯既誅終叛漢于期未遣尚存

難兵興、靖難時亦以誅姦臣爲名、而建文帝終不之
去、然竟不能堅守舊物、以至身逃祚易、則方黃諸公
不得逃其責矣、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必欲殺之、郡有土豪自言能殺
元城、惇除本路判官、其人速還及境、郡守遣人告元
城、元城談笑飲酒以待之、至夜半而聞鐘聲、則其人
嘔血死矣、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
欲害之、未及施行、祖亦暴亡、予高王父中夫公立嘗

分授經房于北闈、時中貴汪直方柄事、其姪應試期
在必錄、高王父持其卷抹之、主司出闈遣人告其故
而篤罪于高王父、甫出闈有傳聞必殺此獠之語、高
王父扃戶待命、忽一夕叩門聲急曰、是矣、卽正冠將
赴變、乃倪考功權遣僕告曰、直項已奉旨沒籍矣、天
佑忠良、詎不信夫、
漢徐孺子矯矯壁立、凡薦辟皆不赴、然及薦辟者死
必炙雞漬酒萬里赴弔、弗憚也、明鄭善夫初不識王
延相、僞作漫興云、海內談文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
生、後鄭辛王始知之爲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經紀
其喪、刻其遺文、古人輕恩感而重知己良有以也、
李獻吉何仲默交誼初亦甚厚、後以論文相掊擊遂
致小隙、李爲逆瑾所惡、何輒上書長沙相救之、又畫
策令康對山從中調護、後何病革、謂墓文必出李手
乃善、然竟不得近日李于鱗王元美吳明卿以文字
稱莫逆、生死靡忒、過獻吉意氣遠矣、

周文襄恤撫吳時、王振方寵倖慮其撓己、因振初作
第公令人度其齋閣作絨毯遺之不失寸尺、振極喜
凡公所上利便事悉贊依之江南賴公甚大、　世宗
倭奴入寇總制吳宗憲厚結分宜始得展布以除倭
患、迨以權濟、二公之用意遠矣、苟非利民其不爲輿
論之笑駡者幾何、
黃巢儂智高敗績之後、皆能脫身自免、故有鐵衣著
盡著麻衣之句、而儂智高且奔入大理國賴文政爲

苑首知事必不濟陰求類巳者劉四使執役左右卒之斬劉四以報命 武宗時安化王謀塞其子尚幼逃之外家事敗復逃吳興爲詩人今世謂卽孫大初而劉七之菲無著落也劉東暘之爲閑白也皆莫可測識矣

王安石行新法鬻坊場河渡司農又請并祠廟鬻之官既得價聽民爲賈穢雜喧踐張安道上疏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閼伯封于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于鬻乎 神宗震怒

于是始免加定間豫章眥于孺子亭賣酒劉潜夫題詩云孺子亭前揷酒旗遊人那解薦江籬白鷗欲下還飛起曾見當年解榻時西湖三賢祠許民賣酒納稅士人亦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秋菊薦寒泉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官司趂酒錢固爲可笑萬曆乙酉王父華平公爲江西奉新令先是令尹朱南英越人以陰陽醫學齋之豪民先王父爲恢復之時朱巳貴顯王父竟以此爲其所譏挂冠而歸以制額印信衙門官民私相交易視前事尤爲駭異而豫章李長卿亦有詩云纔說汝陽歸故主忽聞文樂次西郊亦可怪矣

金壇王方麓疾篤煩躁子損庵從旁勸解謂平生擁心靜養正于此際得力何用煩惱隨于父側朗誦金剛經讀未終卷公爽然有省曰垢淨則心自見合掌而逝

隆慶丁卯閶門外有一遊僧自知死期豫製棺衾至期沐浴更衣步至野外端坐龕中自焚死送之者千人蘇州鄭夷甫有美才少年登科嘉靖中監高郵軍稅遇一術士能推人死期無不驗者夷甫命不過三十五夷甫不悅或勸其讀老莊以自廣有金山僧與人談笑間化去夷甫見之喟然曰既不得壽得若此僧亦復何憾乃從佛者授楞嚴經歲餘忽有所見曰生死之理我知之矣遂釋然放懷無復芥蒂後調封

州判官知死期伊邇乃先作書與親舊訣至公廨外有小園西溪一亭督人灑掃焚香揮手指畫屹然立化觀者如堵

高皇帝造逍遙樓見人博奕者養禽獸者遊手遊食者拘於樓上俾之逍遙盡皆餓死樓在淮清橋東北臨河對洞神宮之後今閱王廟是其基也聖君制度便超越千古今安得萬間逍遙樓哉

蘇城內西天王堂有伽藍像時誤傳爲　高皇像

世廟聞之欲親驗視將昇赴京至中途止之不果復歸于舊處抑考此像乃元末劉總管所塑千戶閻俊襄陽人少嘗侍　高皇後授蘇州千戶見像卽號慟俯伏曰此絕肖我　高皇帝第少氣耳蓋俊侍　高皇日久熟識龍顏故云然後人因之遂有此誤傳

嘗聞國初內使奉差至吳越命儒生抄書都督出征移文責學校抄謄嘉隆以來此風始絕

舊傳沈萬三家有聚寶盆事云盆在沈氏貯少物經宿輒滿百物皆然他人試之不驗事聞于太祖取入試不驗遂還沈氏後沈籍沒乃復歸禁中嘗疑世豈有此物物安有是理此見宋初人吳淑秘閣閒談云巴東下巖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磁碗攜歸折花供佛前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錢及金銀皆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檢囬懷中取碗擲于中流弟子驚愕師曰吾死爾等寧能謹飭自守棄之不欲使爾增罪戾也院主之識高矣

鄭淡泉云方遜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誇方叩頭乞餘生西楊薦陳芳洲芳洲咻人訐西楊之子稷竟死西市芳洲令徐武功更名進用武功竟置芳洲于鐵嶺武功爲石總兵畫奪門之謀石又置武功于金齒近日私嘉貴溪分宜新鄭亦頗類此

[illegible]在南城時有御史共奏景皇帝南城多樹事叵一蓋時盛夏　英宗嘗依樹涼以息及樹伐復辟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御史滑人

其父之惡邑中橫被其害御史顋于朝人謂天道報施睞睞既坐辠誅其父已死怨家得掘墓而礫之嗚呼自後觀前即吾一邑中若某某者天道果無知耶

國朝妻救夫刑獲宥者二人永樂時江浦知縣周益成化時知縣徐子

崑山周壽誼生于宋景定年歆鄉禮于洪武六年共一百一十三歲

弘治中西江一方伯乃浙人偶有一密友訪之恬不爲禮友題章江亭云十年心事酒杯間坐對江鷗去復還一帶西山青入眼幾人青眼似西山

成化時工奕入供奉者爲鄞之江得達江陰相子先已而寧波趙湑至二人皆不敵時上每以盒置銀勝者取之二人累負惶愧私叩湑曰明日上前乞遜一局不然吾兩人將獲譴矣且盒中銀每次不過三兩請以十笏先爲君壽趙許之乃佯爲負者啓盒取之則錦衣百戶空名御札及一牙牌也蓋　帝愛湑奕

意湑必勝期官之耳然而卒不得也

武后時平地起山占者曰女主爲男之兆成化庚子閩之長平地生高阜三四尺人畜踐之轍陷明年于左復湧起一山廣袤五丈時裕陵宮人萬氏冊爲貴妃每侍宸遊戎服男飾云

成化中一御史建言近京地方行使車輛驢騾相雜一性快力强一性緩力小乞分別自行弘治一給諫建言京城士人好著馬尾襯裙營操官馬偷尾落臕吁二者亦諫官條陳疏也

國初士大夫宴集仍用女伎都御史顧佐疏罷之惟武臣則不然

嘉靖甲寅嘉興郡學有蟻無數集堂壁上累爲梅一章枝幹花葉皆具其秋倭奴突至城下舉郡騷然鳥合蟻聚皆盜徵也

嘉靖四十年辛酉水又十八年爲萬曆七年己卯水又七年爲十五年丁亥水又二十年爲三十五年戊

申水、萬曆壬午七月十三日大風雨異常、天啓丙寅七月初一日大風雨如之、人民屋廬死傷者無數、

正統戊辰寶坻縣民周本家馬生角長二寸、本怪而縱之野外、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不順厥妖馬生角、茲謂賢士不足、又曰天子親征伐馬生角、是時王振擅權、後有北征之謀、明年己巳八月八日日晡時金星現于月內、月淡而星甚明、天官書云太白入月軍出將敗、又曰若失行于月之東方而夕見于太陽之

後、主中國兵敗、是月十五日有土木之敗、

萬曆辛丑三月二十日有盧科兒往沔陽販馬、見有一紫色騍馬頭生二角、長二寸餘、色如象牙而紋理亦如之、

洪武四年六月國王明昇以全蜀獻良馬、凡十、其一正白、蓋得之于羅鬼國養馬坑、龍馬與龍交而生、長十一尺、首高七尺、足比首殺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寸、廣三寸、貫脈絡腹至尾閭而上、精彩明晃、人近之則立而吼、上謂天生此英物、必有神守之、親撰祝冊以祭、于是以囊沙四百斤壓之、使遊行苑中、性漸馴、皇情大悅、賜名飛越峯。

楊州一狂士功名不偶、落魄貧絕、乃厠身于徒隸中資其雇直以延朝夕、一日送一達官之舟在途、為役人所辱、忿甚、抵暮坐水滸長歌自遣、乃為達官所聞、呼問之、備愬受辱、達官異之、且問歌為誰作、狂士以自製對、益奇之、命以桅上懸燈為題、士即吟云、百尺

竿頭蠟燭懸、絳紗籠罩火珠圓、仙人掌上一輪月、太華峯頭十丈蓮、紫氣漸充霄漢表、文光直射斗牛邊、巨查貫月朝天闕、正是台星達帝前、擊節賞嘆、遂留之同行、後果得達、

嘉靖間有邵樗朽義者丹陽人、任俠自喜、有縱橫才、人莫測也、方隆慶初新鄭相為人擠、家居憤憤、邵欲有以出之而未能、乃竊語人曰、得數萬金行購、立可令起、已而屈指曰、若某公可令出若干、某公出若干

合之得三萬金可矣邵乃之數公者果如所徵予之既而徑走都下貴人所而爲之地未幾新鄭相果召起柄政使樗朽于此能自匿不見德並不稱智謀士哉乃流連未去而江陵相已側目矣新鄭公亦不能安就談司馬謀欲以邵寄之于守邊將所盖詭以立功封侯事邵初不疑遂之塞上未及數月邵又度將卒驕不可使得無效王恢所爲不成反爲天下笑且自謂所求何等而顧拘循尺寸乃與齪齪者伍耶遂

又逃而歸歸又不能深自斂閉時時往來于諸所嘗遊故人所每酒酣慷慨嘆息又將以故白之新鄭公而江陵相知之使客微候日夜不息益虞其有他變乃以幹吏者爲郡尉密圖之吏遂與樗朽佯爲親善往來甚數而邵家忽多怪異邵弟其亦有心計勸兄無輕遇人何妖怪屢作惟是兄名傾海內得無有謀劫刺者邵乃笑以爲誰敢圖乃公乃公可易量者耶邵時已畜數百人勇徒者常侍衞頗自恃故不甚爲

備一日尉來飲既醉約過巳飲食邵遂從數十人往尉已伏卒入即擒之立捶令死死且罵曰而敢紿乃公我誠渺爾故其爾能也尉亟發兵欲掩其家邵弟已席捲去不獲惜乎邵之智能而竟以自恃忽人受斃不如弟也

莆田方翥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則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于地翥筆端俊甚以其緒餘足成併携出

投之一時不暇記其姓名翥既中第亦不復省問他年翥爲館職閒談試闈異事因及之時有一同年在座默不一語翼日具冠裳造方自敘顛末言試日疾不能支扶拽而出試卷亦莫記所在已絶望矣榜出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嘗與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眞卷觀之儼然有續成者竟莫測所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筆君吾恩人也方亦笑謝而已

嚴澂嵩三孝皆陋甚而一瘠一聾尤奇然三孝皆生
子
近來鄒孚如觀光陳如岡懿典范長白允臨皆以妻
妬無子文人之不幸如此
王荊公之女嫁蔡卞知書能詩卞所爲皆與之謀荊
公子女皆聰俊而敗類流禍有不可言者生死之際
交情乃見嘉善某與崑山某公友善崑山公家故貧
然一時清望所歸某遂與訂婚姻之約未幾崑山公

謝世某竟棄盟以歸要津其家來求踐約卒以甥女
妻之合邑鬨然誚某夫賤人所不爲者搢紳先生安
之也况其素以道德自許者哉
正德間嘉興太守羅玹以新絲鍋鐵照斤數而易人
鋼針網巾萬曆嘉善知縣王三陽因祈雨遍搜居人
雞豕鵝鴨盡沒入官遂罰胥吏里老各出豆餅若干
飼之肥而市于民價倍于常貪吏之狀可發一笑
陳汝言爲戶部郎奉命勘視江南田畝災傷按部所
至秋毫莫犯及爲兵部尚書進倖得君招權納賂世
莫與比卒藉沒身死縲絏當其在江南也顧文之曰
是君貪冒險邪此行乃其矯激蓋欲以小廉而售大
姦也後果如其言
趙風子遂　武宗時從劉寵劉宸叛橫行西北及見
擒途中有述懷詩丟秦廷有劍誅高鹿漢室無人問
丙牛宦官柄政宰臣尸位卽盜賊且鄙之矣
竹結實如麥則見于晉元康之時如米則見于唐開

成宋咸平之時然不言其色與味也嘉靖二十年昌
化縣竹葉之間包絡成穗而實焉採而舂之得黑色
碎米狀之味少澁而飽和飴爲餅餌最佳其地豐又
傳云竹實如雞子味食之清涼滿口故謂鳳凰食也
此恐不然
俗以事不盡善者謂之三腳猫嘉靖間南京神樂觀
道士袁素居有一枚善捕鼠而走不成步循簷上壁
如飛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聞閣臣預擬時詢之同列云周旋儀貌何似或以豐美對及傳臚則不類所聞蓋豐美者嚴州周瑄也天順曹欽叛連捕其黨寧波馮益字損之者一星士馮益字謙之亦連逮棄市禍福非偶然亦如此者

丘玉峯當代鉅儒惡世雜劇不正自創五倫全備以啓淳風而坊間有鍾情麗集皆道男女淫褻之槧乃題曰玉峯主人作今觀其詞章之鄙俚情緒之斷續丘先生豈爲之乎

御史吳之彥翰林趙用賢約爲婚姻已而以戶語不時爲往來趙竟以女字蔣氏後吳鎭訐奏情理頗直而左袒趙者甚衆朱廷益安希范高攀龍爲領袖

分宜宴夏貴溪所欲集方物有紅羊貔狸消熊棧鹿乃夏竟臨期辭之諸物付之烏有可惜也

吏部無荆杖朴吏書

嘉靖庚申一相公子出使江浙製朱紅金字牌列于船曰欽賜馳驛田藝蘅以爲異事特書之晉青日札今凡大卿監司皆用此式下逮貲郎亦同之矣可怪可怪

姑蘇李松按山東主丁酉鄉試一卷將書中字蒼蠅忽集筆端李曰是生得無有陰譴乎遂不果開視之益都某生也詢其行多不法行部朴誨之次擧復中而不久死吾邑某生亦多邪行萬曆壬午卷擬寫中字而筆頭突落按君疑而置之後以歲薦死二生蓋相似者

南京秀才陳舜胄萬曆庚子科房考主試已高取將塡榜時主試復閱其易經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文中不書夫婦之倫絕五字遂爾不中蓋舜胄曾逐其三十年之妻逬逐其子使母子乞食他方存亡不係僅留一妾又去髮扶詈夫婦之倫絕也久矣主試之黜之乃鬼神使之也

嘉善諸生夏灑與馬五者爲龍陽之寵父母禁之百

方不憚、已而招訟家敗、而懽好如初、十年來邑爲笑
談、已未十一月忽得疾、一旦大呼家人列于前曰、吾
乃冥府差役徐𠋫也、特來拘夏繩、然若輩知夏繩乎、
渠前世爲汪得祿、馬五乃王朝也、朝有厚貲而得祿
淫𡡉圖其財命、故今世報之耳、因索酒飯、舉家拜求
則曰吾去三日再來、則云又有一添差人矣、比前更
厲、再求之則又曰已在此處城隍勘問矣、三日又來
云汝輩苦懇不已、然城隍不之許也、事在三日內已

而果卒、然馬五則至今無恙云、

大名蔡春臺觀察三吳、清刻特甚、三吳士夫怨之、入
骨、許惺所按大名以閨閫事捕其夫人幼子名繖之
繞四歲、俱入獄、尋解去、至庚子凡二十二年而許自
山中出補御史、監北畿試事、蔡子適以是秋捷、竟相
對聠、若巧値者云、

文徵明父林、弘治間爲温州守、有疾、令人往九仙祈
夢、夢曰孔老人之言是、明日升堂有老人來曰、命
解之、木共得板五十六片、三片朽而無用、文曰此尚
可以解多乎、老人曰不可矣、詰其姓、則答以孔、遂驚
怖不起、時正五十三也、唐寅亦嘗九仙祈夢得中呂
二字、後訪王守溪于山中、見其壁間揭東坡滿庭芳
詞、下有中呂字、唐驚曰此予夢中所見也、誦其詞有
百年强半來日苦無多之句、默默歸家、疾病而作、時
年亦五十三矣、

韓懷南任豐城令、侍御發行治郊送供張、甚辦、適御

史病欲粥、粥不具、遂據案大詈曰、吾命幾爲所誤、竟
不得薦、

普陀兩住持曰大智曰眞表、大智戒律精嚴、眞表不
持僧律、有人訟之、萬曆庚寅郡丞龍德孚往勘、夜夢
羣僧並訟眞表罪惡、且日進僧衆曰、若曹祝髮居名
山、乃作種種罪業乎、因取蓮花經火之、令僧衆悉跪
爲、尋至寺後瞻禮如來、甫及門忽兩髀病軟不可舉、
兩人掖之以入拜、下陛發大熱、扶入禪舍胸間鬭結、

楚不可忍昏憒中見沙門雲擁項傳佛旨曰奉道毀道尤當重治姑以愛民故罰作三石牛𦝫官龍念此必冥官之號如是吾且死矣即有人送三石牛𦝫官劄子到辭不受大智亦力爲誦經哀祈又久之始得兆許懺悔焉大智從定中見一鐵圍城中囚纍纍並裸臥龍亦在焉大智至心懺解忽見空中下白毫光一道若有人拔出之而甦是夕家僮于昏黑中見兩玉女雙鬘髻手執幢蓋遶龍床而過僮驚起大呼龍病良已夫眞表之罪以毀法龍之愆以毀經然毀經以冀法猶有善趣也向令他人犯此則永墮阿鼻獄中矣

仁和卓明卿前刻藻林乃若溪王貢士所編原名王氏藻林中多缺畧明卿裒益之稱卓氏藻林淩緒部亦有此本爲卓先刻其序乃宋子明孝廉爲之刻子明集卓氏本削之矣明卿之父諱賢生平業賈雄于貲壽考頤厚今墻栖尚蕃衍云

世廟時徐公鵬舉未生時母氏祈夢夢神云岳武穆生爲秦檜譏死今降生汝家安享富貴七十餘年既生𩬊背上有黑痣狀如武穆所刺精忠字因襲武穆字名鵬舉後以開國功庇襲魏國七十餘齡始卒

劉東陽會稽人萬曆辛巳浙省兵變縛笞撫臣劉實爲倡後朝廷遣少司馬張佳胤按之張以巨魁不殲無以懾衆心下車即議勦又恐激變乃密訪首亂者陽尊寵之時東陽與諸同事已散歸稽山張公特召用諸同事俱喜而劉獨心疑之與諸同事聯舟行忽墮水中張公遣隸以劉死報張不復究劉伏水底三日潛逃至寧夏李承恩之亂劉爲主謀已而李氏就擒劉復詐縊死逃之海中有識者謂閩白卽劉東陽眞耶贋耶今亦有此異人耶

烏程諸生閔文齊萬曆癸巳嘗飲胡姬肆側時潘司寇家奴閔洪者亦挾胡姬劇飲而故爲老儒以嘲閔閔大詬之閔洪叱隷上座呼同飲惡少雷秀等鞭閔

數十、閭郡洶洶、諸生王紹基輩糾衆訴之戴郡守。朝用、戴置不問、諸生擁千餘復訴之督學伍袁萃、伍懦怯特甚、且有所私、不敢發、諸生遂具牒辭甚激烈、恐罪首事者、列名如入卦形、鼓噪而前、紹基薙削鬢披緇、外加儒飾詰辨間、伍復左袒潘奴、基忽去冠服作比丘狀、以儒之不足恃也、伍大為錯愕、然僅薄譴陶洪而已、文齊終怏怏成心疾、丁酉浙闈中書逍遙遊赤壁賦各一通、又大書風花雪月四字、揚拳而出狂囈不已、人皆咎伍之貪險多欲、而一時士風為之頓靡云、

大西洋國二人來、一曰利瑪竇、一曰郭天祐、俱突額深目、朱顏紫髯、泛海八年、始抵東粵、居粵十年、置產築居約數千金、復棄之、擔簦至金陵、水部一官署、多厲鬼、入者輒斃、二人稅居之無恙也、自稱西洋無常主、惟生而好善、不茹葷、不近女色者、即名天主、舉國奉之為王、其俗重友誼、不為私蓄、入中國來、日夜觀經史、因著友論、多格言、所挾異寶不可縷數、其最奇者有一天主圖、四面觀之、其目無不直射者、又自鳴鐘、按時即有聲、濡毫刻不爽、有玻璃石、一照目前、即枯木頹垣、皆現五色光、一鐵絃琴、其狀方、不叩自鳴、聲踰絲竹、即考之博古圖、並無此製、又方金一塊、長尺許、起之則層層可披閱、乃天主經也、其囊若無長物、偶需數百金、頃刻可辦、居數年、人莫能窺其淺深、瑪竇携前數寶走京師獻之　上、而天祐留金陵、非可以風塵中人目之也、

李道人者、徽之黟人、生于正德庚午望日、甫十歲、父歿、遂肆情酒色、揮金不惜、與俠妓鳳仙善、中年病羸七載、瀕死、忽有丐者門外呼曰、小病行藥、大病行工、李因迎視、丐以手摩其頂曰、若再隔旬日、必不救矣、乃索[illegible]卵五十、酒一甕、以右手攫道人膝、左手且劄且吸、頃刻而盡、初攫時皆聞道人骨響有聲、凡坐七晝夜、而病霍然、問其姓名、曰吾乃丘長春十代孫清

詰其蓬頭也問宅里則指東海上而已于是道人與鳳仙皆卒業爲徒三年盡得其還丹修煉之術一日同登天目丐者忽不見道人益虔奉之築庵于萬年縣居鳳仙爲道姑而自棄妻子挐利雲遊天下初走全州之湘山更歷太和山與元時周道人共證眞修從此不着衣履雖嚴冬大雪赤身以爲常人皆呼爲赤肚子云居十年轉入終南山與鐵帽道人爲侶其年可數百不知何許人又十年之匡廬途遇老者跪

懇之歸道人不顧見者曰彼頹然者非爾翁耶道人亦不答及探跪者乃道人孫年已古稀矣號泣數日而去又三年至茅山萬曆己亥大宗伯王忠銘迎至留都都中公卿士庶皆以得覩道人爲幸大約道人以徵音作緣以遊戲說法冬夏一衲不襦不袴叩齒掠鬢不輟于時浩歌大笑不絕于口能一日九食又能九日一食飲啜數斗葷蔬惟適上不洩而靈根時灌下不溺而洞府常虛贈以金帛多不納即納悉付其弟子隨給道路貧人冰肌玉骨面若童顏每誡人早絕塵紛杜絕惡趣云

劉偉者陝西朝邑人爲御史歷兗州守卒且若干稘矣忽往來于山西省城人呼爲劉御史或爲具飲食即啖之夜莫測其宿何所已而藩臬皆知之同邑韓尚書邦奇時爲參議語蔡憲使天祐曰劉公吾父友也少常見之死久矣何以尚在欲訪之而無由蔡曰當遣人要致之劉聞召即至二公先待于藩司劉戴

斗笠野服而入諸公延之上坐謂韓云與子别闊多年矣韓與言其身後家事劉曰凡子所言吾皆知之至吾所知者子不知也令弟三哥邦靖曩官于此因其易言故不欲見子愼言之吾將有以告因握韓手與密語者久之曰願無洩也還坐衆問曰公一向山中有何所得曰但能相耳蔡曰然則視諸同僚誰先陞曰予問誰先陞即子先矣時僉事張者忽發問曰公既死安得更生曰我却不死汝到要死遂散未幾

蔡陞都憲張病死後有道士至劉家曰老師傳令傳語這番眞箇死矣從是山西不復見云

尹蓬頭名繼先臨洮人目見徽欽北狩時事至元得禮部度牒爲僧遇異人授以接命之術元末嘗乘黑驢游燕雲間接命于眞定遇羣盜奪其驢刃傷其身面遂入滇南避亂景泰中往來荆襄陝洛間人未之知也成化末過江西有宗室叩其術不答宗室怒杖之垂死令左右置棺中舁出生焚尹告舁棺人曰死則死矣幸徹露竅穴少便呼吸其人憐而許之及舉火特空棺耳游南都成國公見所佩元朝羊皮度牒始共駭異知其年且二百餘矣遣一婦人侍之將私叩其術也弘治末復在南京接命浙江鎭守太監劉璟召之夜過無錫高橋巡司詰問不答被縛明日出度牒示之得釋未幾將還南都道經蘇州從而拜禮者無筭知府林世遠收繫獄月餘璟聞遣使釋之正德初太監賴義掌東廠召至北京劉璟時方寵欲以

威劫其術尹終無言璟怒遂以妖言惑衆銜送法司議死時閔公珪爲刑書止令招年九十免死押發原籍餅束後居鐵鶴觀中一日土民修殿發土土中得鐵鶴士女競往觀之尹笑撫之曰自我埋汝忽復二百年矣幸再相見跨鐵鶴背對衆高揖飛去守臣懼秘其事初在刑部問官叩其術合用婦人否頷之而已再問之自言每一接命必得奇禍是獄也並其餘殃乎對問官惟請死期畧無懼色一食能盡胡餅數十酒數斗或數日不與亦未嘗告饑平居惟單衣隆冬不寒及遣發日忽爲人求纊襖或給之甫出門脫付解人且曰秦地苦寒特求此潤耳前所佩羊皮度牒劉璟收之後璟死用以殉葬

吳興潘天泉子文陽性卞急家僕鮮當意者萬曆辛卯六月入南京均止携一故僕過姑蘇買少年善謳者三人閨中獨幸婢春桃與俱春桃妖而淫與一少年調謔未遂又諸僕恨主鞭朴且垂涎多金獨碍故

僕未發後故僕亦遣歸遂與春桃淫旋以藥酒中文陽刻割其勢如女屍藏之地板下分金閶扉携春桃而遁紿居亭曰吾主往茅山數日始歸南邸喧傳潘公子殺春桃逃矣居亭懼鳴之官官至啓門止空室獨穢氣從板下起開視一屍女類移牒吳輿拘文陽抵罪前歸僕曰彼三惡少必作不軌矣令人徧緝悉獲詰春桃則已賣金華作倚門婦矣遂拘之與三惡少俱坐死是年仲春至孟夏文陽應死者有三殺僕

妻一置妾死一盜斧劈二俱幸免乃南行竟罹大禍豈天欲酷示之罰耶故僮僕佻闥者不可暱乃遠害之道也

姑蘇凌司寇雲翼貴介自恣不束僕隸吳庠生章士偉憲副美中之子憲副卒偉賃凌別舍初移居偉書春聯數幅懸几上夜僕懷之而去偉詈之竟被凌僕捶楚死諸生聚城隍廟相誓戮力鳴冤即往訴雲翼翼知諸生來預集男女勇壯者百許棍杖穢惡等物畢具諸生未及數語翼大詬罵即入內而門密扃矣衆僕擁擊諸生以穢灌口中僮啓門檻下一一鑽去巾帽衣靴零落殆盡有被重傷者不數日悉斃郡中刊坑儒圖臺省交章醜詆然僅以其子蒲戍以僕填命云

王弇州季子士駿素有聲藝林而性佻闥近婦人萬曆丁酉忽夢閻君逮至庭下叱曰吾姑未罪汝命卒引之一室見羣麗畢集駿徧視之皆其生平所暱幻

形至者也其一素不識問卒卒曰此即爾暗中誤爲某婦與合者駿曰是也吾業悔無及君何以示我卒曰爾第斷葷一更前轍可矣力白王得放歸覺而深自引咎持齋誦佛如是者半載餘一夕閨中邂逅私人久相睥睨遂不能禁然不數日竟卒慾之于人甚矣

楊拱宸名觀光前身曾爲中丞一日暴卒生招遠楊家楊亦庠生記憶前生事悉了了心竊自惟曰吾形

胡騾小戶何遽乳臭恐父毋怪而棄之噤不發一語長四歲庠生錄所爲文將呈之學博偶他適兒竟塗抹其上父歸問誰點汚者兒曰我也具道以前生履歷狀且曰以若所爲文老諸生耳如我則雲霄姿也我讀書多今亦無須溫故姑伺年長一寓目坊刻時義足辦場屋事矣父大奇異之萬曆丁未弱冠成進士同年劉錫玄所述

慈人王苴號少廣有異才中萬曆癸未制科與館選苴父名交嘉靖庚子榜首亦與館選苴四歲時父疾革謂家人曰俟此兒成名方可葬我後戊子春苴以編修歸葬父入京至張家灣病劇矣見二青衣童子持寶幡迎之進見閻羅王行賓主禮閻羅命掌判者查苴陽數報曰未盡即送之還苴至尸所從左脇入覺脇痛不可忍遂甦苴謂妻曰予已見閻君幸復得活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矣更其號曰勝生然不數日旋殁時年三十二閻君既赦勝生還而不憖遺一二載豈有餘于數者晷刻不可增耶人謂王君抱修才貌榮名而躭于孌童之好不獲以壽終何如老書生猶得皤皤于苜蓿齋頭顧王君嗇于壽宇內亦知有王君彼皤皤老書生終與王君同盡耳

石火中身與草木同朽雖復生萬遍何益胡宏謂制科誤了多少人今應舉者稍稱意即衡行里閈戚友又假其勢以齮齕人少阻抑即脂韋洪涊爽其良心近世一大司成乃虞山人以豪傑自命後爲同僚譏

諷鬨罪權相輙驚怖欲自頸權相滅復大行賄賂得顯達其貪鄙無藉不可勝道予故記之而不名且不欲名也

梅花渡異林四卷終

異林卷之五目次

時事漫紀

異林卷之五目次終

梅花渡異林卷五

梅坡居士支允堅子固子纂

時事漫記

或問夏言曾銑議復河套而死，可愍乎。曰二公之死可愍也。然河套則何可復也。套非虜人據守不離之地。虜去則套亦空，即虜亦不能守也。且今關中之地尚多荒棄，即竭中原之力以取套，又將何以守之。二公之議未必萬全，而專咎分宜謬矣。是以君子惡居下流也。

寧夏隔黃河，策應兩難。榆林經沙漠，輸輓不易。河西又孤懸萬里之外，虜數扼其吭而困之，遂至商旅不行，城門晝閉，可不爲寒心哉。十年以來，三邊徭賦驛傳卒伴加於西鳳漢中三郡。三郡之民日益困瘁，流離無復生人之樂矣。

番人以茶爲命，中國以茶易馬，非徒資戰用，且制其死命也。國初立金牌之制，名曰差發馬，所以尊朝廷

體統乃後番族日有變易金牌之制難據於是有輸年招易之規招易者即互市遺意體統已失正德後廢給銀之令行抽分之法於是官商皆得易馬而善馬盡易於商茶矣夫抽分法偶因官帑一時之匱暫爲權宜之術耳乃至今循而不改何哉

國初九邊之制東起遼陽亘宣大西盡臨洮大同之西表東勝以控河套遼陽之右關大寧以遏山戎而又於甘肅之外封哈密以制西域烟火萬里尉候一

家於都盛矣自舊遼陽棄而榆關以東與虜盤互大寧割東勝失北關之鎖鑰單寒哈密淪河套奪西垂之頭腹孤露承平日久誰敢大言開邊法制且存能不乘時葆塞其遼東一鎮業已傾覆經畧之法將何法之從乎此在廟堂當有石畫矣

薊門非燕秦所築之長城矣史稱燕築長城自遼陽至襄中置上谷漁陽遼西遼東郡以拒胡蒙恬通治山海包大寧逼宣府據前除守後阮極得地利今薊邊乃徐達所建之內塞而戚繼光爲之完繕者也居庸之東山海之後一望荒漠穹廬在焉先年屬夷勾引大虜穿塞一犯北古由黃榆溝入歷白羊口出一犯馬蘭由龍闘谷入歷鮎魚口出一犯燕河由雞鳴山入歷冷口出一犯白頭由界嶺口入歷青山口出若是者猶曰大單于及左右賢王之部也而近年之五道嶺撻谷河流口則屬夷公然內訌矣若麻郎谷之楚殺不過滿旦一畸零酋娟猖狂挾賞則薊門天

險之說徒虛語耳聞之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虜甲騎一日夜可抵通州夏水羨濫我既不能爲塹壘木譙校聯不絕冬氷寒沍胡騎直五丈視之隔川而睨我虛實如目覩也說者有曲折建石塀之議有循河築直墉之設奈何竟爲道傍舍乎

居庸複嶂崇崗迤邐爲玉帶神領九陵在焉昌平宿重兵以護之而當帝域之負扆豈不屹然重關然居庸之東松林數百里行最隘狹即扎入兒導元兵趨

南口者今以之供薪炭。代條板。于胥之才。斬作高明之麗林莽漸拔。行道漸兑。豈古人折柳藩圃意乎。邇時黄花鎮後閉伯㷊焰、陵寢驚震、若爲虜斥澤之險者此非小故也、故韓家口迤東至椁羅台五十五里而遂、以山陵后枕壁築墻垣、令宣昌兩鎮行會哨之法不可不設也、誠行之祖築之軍除本等糗糧、尚有軍裝買刀秣馬薊門之祖軍盡空、悉影遁于民藉、而指揮不能問、有司不能稃、募兵皆游食齊民、既廪不

足、衣裳單露、投兵登埤、空塵股栗、何可令虜見也、兀平戍卒鼓噪挾餉、致勤會議、借發京帑、而軍政之法不行、恐九邊尤而效之、可爲寒心者、昔大同兵變、朝議主撫、都督馬永曰首事不誅。恐成唐室藩鎮之禍。令僅處劉應登曹朝思。而部將一不逮逮。是城旦鬼薪之律若爲畔軍設也。至夫停南將、均月粮、亦变章公車矣、調劑參伍、其在封疆大吏乎、

宣府神京之蔽、獨石宣府之蔽斗入迤北、虜肘臥其[illegible]者謂山川糾紛、其勢易守、然距京四百里而近、烽火所爍、輒達甘泉、北路石馬營一帶差險、虜難徑下、中路之葛谷白羊、西路之柴溝洗馬、南路之東西順聖、東路之永寧龍門、率皆虜冲、而四海治上連開平、下連横嶺、尤爲要害、彼土木之變、獨石八城俱陷、僅一長安嶺横亙其中、白洪之部、逐兎走以爭家、滿婦之兒、肆鴟張以啟釁、亦非無事之時矣、

大同密邇虜巢、市場之外皆穹廬也、始者鎮民無邊

可恃、而虜數長驅輒入、虜以自紓、彼中禁固疏潤、征繕甚稀、耕田飽食、歲僅以斗酒罌粟輸主者、故板升之聚數萬、昔丘富輩說虜收奇偉士懸書穹廬外曰、孝廉諸生幸辱臨胡中、善遇與富等、於是黠生知書者、往往趾相錯、王福洮弑帥李瑾、執中丞潘紡、嬰城自叛、遣小王子金帛曰中土饒可帝勝沙漠也、於是虜縛城丁蕭然苦兵、則該鎮內防釁孽外扞腥膻、顧不劇與、今宣大二鎮各有巡撫建牙、而總督從陽和

祖訓之經制非不森密第卜酋雖已受封而素褱狺啀叵測幽箅深防所以固吾圉者策將安出區區封貢時久事更殊不足恃先臣王崇古當俺答勢張扼其𠲜犢之私而要之款猶可言也繼崇古者輒委心於酋婦三世相續擠力實死且停封以要之曰倘得闕氏新單于朝掛號則璽書繒絮之奉當夕至以堂堂中國而寄重於宣淫之胡婦塞外聚麀朝中進爵大非美談乃今酋婦死而封事亦成往事之籌計者

何無體也然表馬虛名也市賞實利也虜一歲而邀我五歲之實利實者愈實我一歲而博虜五歲之虛名虛者愈虛恐此後羈縻無術矣山西三關郡治距邊不遠虜潰偏老則係河汾并皆震入鴈門則由崞南下平原四達惟其所如辛丑警澤路壬子犯太原擄於千里無烟至於丁卯之秋趙全勾虜由偏頭老營紅門青陽直擣岢嵐臨梁諸郡又破石州殺男女[illegible]言之爲痛何恃而不恐延袤廣遠巡撫之轍不及馬腹鴈寧即恃有大同爲蔽大同者又誰恃耶雲谷三晉之間新封虜王令不行於諸部能無有跳我戎索如白酋輩之挾賞者乎

榆林舊治綏德而棄米脂魚河諸地於外凡三百里虜輕騎馳入如雷風急難收捕比東洮失守入套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自以爲扼夷夏之襟吭矣但地逼河套四郊皆虜東自清水西至定邊最爲要害先是虜未入套鎮民交牧其中稱上

腴焉今生產路絕孤城四望白草黃沙一切軍典仰給內地嘉靖七年間轉壑死者數萬萬曆戊子芻蕘一束二錢有如饑饉相因虜乘之以重兵壓鎮以奇兵鈔我運道不旬月而榆林束手陷矣所恃者該鎮山水險壯虜畏之如虎虜入輒創先臣楊文襄之疏曰今河套即周朔方漢定套而連勃勃統方城也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大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沖自綏東

[illegible]延綏、以一面之地、當千里之衝、而河套沃壤

爲虜[illegible]脫深山大沙、勢固在彼、寧夏外險反南備河

北、虜患所以相尋莫解、茲欲復東勝、因河爲固、東接

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千里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

萬、以省內運、文臣巽愞、武臣懦怯、誰不以曾銑爲戒、

此議論存之可也、今該鎭東路之沙計、中路之旗牌

猛克、狡譎不馴、而套酋吉能、恭口鐵雷之死於毒、乘

秋挾講、可謂一面不關癢痛乎、至十事要求七、道入

寇、大栢油之被擄、我偏將軍全師覆沒、且明言嗣掠

鄜延、欵局將變、請詰邊臣何以結之、蓋套地回曲延

綏寧夏固原、惟其所之、倘吉酋主盟、而連宣大諸部

以鈔我、恐西方之憂政大矣、

寧夏北倚賀蘭、東南黃河、漢唐二渠皆在、厥田上上、

自劉寧之亂、鎭城生氣索然、而花馬池至靈州一帶、

地里汗漫、城堡單弱、虜衆穿空而入、環慶固原平凉

[illegible]所在撓動、東防山後之虜、蹈冰肆虐、則賀蘭黃

河之險、我與虜共之矣、自斥套松山、循索橋直達鎭

番、備守差易、而賓兎回首孤立、艮定梗不受欵、歹成

陰爲羽翼、虜之伺我者政眈眈也、近艮歹二酋潰紅

沙堡、直入鎭番城外、大肆收鹵、候望支吾、邊事蒙昧

可知矣、

固原與寧夏唇齒、東直虜以花馬池爲門戶、西直番

以西蘭爲門戶、蓋荒戎地而秦關爲隴西郡者、國朝

建臨鞏二府、乃分陝之適中、而控制之、蘭靖爲三秦

之障、緊瞰虜巢。河洮近蟒剌之川、迫隣虎穴。其洮岷

西固階文等處諸番環聚、而金符頒降。茶馬羈縻。歲

有成例。惟文武將吏撫以恩信乃不颺去。漢建元中

羌寇金城隴西、司徒掾班彪上言涼州部、郡皆有降

羌、數爲小吏黠人侵奪、故致叛去蠻夷寇亂、爲此請

置蠻夷騎都尉護羌校尉、理其怨結、問所疾苦、詔從

之、今之於古番一而已、是在邊吏之懸衡乎、

甘肅起蘭州止加峪關凡二千里、斗壁孤懸、即漢武

所為斷匈奴右臂者、西控西域、南隔羌戎、北遮胡虜、經畧亚封、自古而然、洪武七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加峪關為限、竟棄燉煌郡於外、止金城武威張掖酒泉屬我版屬而巳圖所稱涼州地險財富多產良馬、號為塞北、江南故丘涼相繼為五胡角立、而趙充國之屯田、王毛仲之廐牧、與元昊之竊據、悉在於此、亦西鄙之天府、南番茶馬交通、二百年來同於編戶、即哈密頻累朝區畫、而相安巳久、亦可若之朱崖、

惟是火落赤精兵二萬、鴟張海上、鶚視河湟、萬曆十八年鈔我洮河、師連七鎮、竭數百萬之力、未及笞其背而係其頸、三十年後老而厭兵、叩關乞欵、但狼子野心、時以吞併番族為利、癸丑之秋遣子乞慶台給由自崖掠番西寧小賞之、裁能係其不逞乎、今火酋羅部署三千騎出煖泉溝聚木麻川、佯欲搶番、陰欲攻石家堡、通復與吉能勾連、猙獰無狀、若按臣董定策所紏高台堡失事之狀、又駭觀聽矣、彼中撫臣條

言練兵一事、據稱養馬人戶、願充土兵、自備鞍馬器械、無事耕牧、有警傳調、果設誠行之、殊得五家遺意、蓋其地勢迫近羌胡、俗尚勇力風聲氣習、自昔為然矣、此諸邊之大較也、而土兵一節寧獨甘肅宜行哉、昔延綏中丞盧祥奏言、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虜敢戰、宜選練土兵調用、必能奮勇、各護其私、兵部覆奏會官點選、於是綏德葭寧州縣揀壯丁編成什伍、委官訓練、號曰土兵、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

籍以驅斥絕幕、豈非巳然之明効哉、

大都今之督撫邊帥無唐節度使之跋扈、而并無其强。有宋宣撫使之位貌、而兼有其弱。亦惟幸虜為唐突厥之虜。不為宋女直之虜耳。夫不求我之所以勝唐宋。而第幸虜之為突厥、不為女直、可謂有策乎。國初鹽法商人輸粟塞下。猶慮虜騎馳驅有傷禾稼。自築墩臺。自蓄丁壯。無事荷鍤成雲。遇警决拾挺刃。故邊門晏閉、牛羊被野。自葉淇改議輸折色鹽局而商

遂散。商歸而邊地益貧矣。漢武募豪富民實邊。祖宗
朝商屯意以一富賈人行邊。而衣食於富賈以者什
伯。此設財役貧之定勢也。今事多假手於通事遂太。
祖宗設通事特立四夷館以翰林重臣提督之。又擇
大臣子弟之端重者爲之譯字生。通四夷言語文字
而後授官。乃分遣之以主各邊撫賞之事。今西夷館
如故。授官出邊行賞如故。然而其人則非矣。侏儒未
必能解。所在惟事需求。其與夷人講析。全寄舌於尖

見系。夜不收各路提調之撫賞皆覘其口以爲低昂。
而此輩多方巧誘。教之需索。敎之爭競。孱國漏情不
可方物。漢人日與交接得其情。則折冲却敵。人其網
則反見輕欺。所爲稱其殿最。嚴其揀擇。是司道在而
司道亦當親臨撫賞以重其事。毋盡取於卑亢之路
提可也。虜帳中亦有名爲筆寫弃者。多中國人走邊
夷人即板斥之類。皆得入我鎮城。安知無翕候衛律
者乎。胡虜臣服大種其天性也。然分則弱。合則強。昔

佗答西置丙兔於洮河。東置赶兔於薊鎮。自長昂以
下莫不受其約束。於是威行沙漠。今卜酋雖新封而
綿弱不足制諸部。素酋雖倔強而名號不足壓諸部
允慎憁腰白洪等虜勢似連雞。而五路在虜中亦稱
爲長者祭酒矣。以故雲中卜酋摩肩而起。曾不聞受
雲中要約。且曰我亦欲得金印斗大比雲中王也。愚
度胡運自此當分。分則校落渙散。即猝有擾我疆事
者。亦內懷齮齕爲患小。北虜以款故爲表餌。所豢兵

亦不精。西虜累惕於擣巢。垂涎於封賞。各勒部曲或
分或合勢當漸強。異時必有伉儷奇黠之虜如吉囊
者起此時邊禍方熾也。

杭州城拓於張士誠計九千八百五十二堞萬曆四十年加石版西寧衛城高五丈

國家財賦正供之外數細至承差納僧道度牒共四
百三十餘萬

浙江漕糧正改兌六十三萬石運船一千六百六十
隻楠木限運九年雜木七年船價三萬一千三百九

十兩、
三殿木植計價九百餘萬、匠作諸費不與焉、
馬政一變而官牧改爲民牧、再變而種馬改爲俵馬、
三變而俵馬以本折兼行矣、
楚事羅織之臣首列功郎、河南錄謂六綹入道、亂天
下有餘、
延綏酋長吉能勾連套虜明言不服卽火落赤外尝
求欵中實要挾

西北重地三邊五鎮之稱、皆國初制也、而榆林之特
置則自正統間始。所謂延綏者。又邊鎮中最要害者、
延綏地方東連山西偏頭關。西直寧夏花馬池相距
二千餘里。其間黃河套者在偏頭寧夏一帶。防守在
套外。而虜騎乘冬河凍。乃得長驅入套以伺我間隙。
擾我心腹。鄉時虜擁衆來往牧吾套內。或無間歲。或
四五歲。而今已爲彼有百年矣。昔守臣建白有朝廷
無以河套視陝西。而以河套視天下者。厥重如此而
今竟輕棄之乎。

薊鎮長昂來聲大李家谷折墻、葦子谷殺虜、或犯桃
林界、或犯喜峰羅文谷、
國家邊防莫急於薊鎮宣府、蓋肘腋神京咽喉北虜
地莫重焉、往者虜垂涎於京東、實飽藩蘺之禍、我失
險於山後、寢疎鎖鑰之防、夷患其何日不有、頃班不
什白言謀犯薊遼關東失利、畿輔震危、乃三衛夷酋
長昂實爲戎首、蓋渠自知獨力難勝、勾引東西二虜、

三虜羣集而後使三十騎來喜峯口講挾貢賞、二酋
受賞西鎮作葦東陲在屬夷長昂、本當納賞用勦、蓋
十九年花塲谷之役虜殺畧過當長昂實有所侮、而
後動五路自新河入犯未能畏罪罰服、乃後增舊賞
百金、犇崇叛酋、以開後釁、前督臣已乏遠計矣、今後
要金子蟒衣何也、督府不協力而使天朝忍謾書之
辱、志士不覩橫草之功、亦足羞矣、
東南諸水、其西則大江注焉由孟瀆以入又、合淅以

西晉陵諸川滙爲具區、爲泖、爲澱、爲湖、爲漊、爲蕩、入吳淞婁江東江禹貢之所謂三江者、以入於海、其支渠涇汜薮汚沼沚、午貫交注、無慮萬派、自吳淞受潮水浸灌沙土壅焉江流遂不能迅快、或請別開一道、然夏忠靖公之濬夏駕新洋久卽變遷、別開何益、獨力疏吳淞、使專受太湖諸水、蕩滌潮之[illegible]、及導澱泖嘉禾浦滙諸塘浦於黃浦、又導崑城太倉虞涇諸水於劉河、盡復三江故道、又盡導諸川徑入海者、使

得速洩、雖有雨澤淹時淫潦爲害、皆爲海所納、以免於湮浸、又導其上流丹陽江陰孟瀆大江之所從入及漕渠皆得流通、卽有大旱、可引江湖以滋益畎澮、且水有渟蓄、記所謂數百歲谷之不徙、水之不絕者、注洩有所、湍悍有歸、千里間涸不槁竭盈不懷襄矣、

種馬之法祖宗遠慮、特行於江淮行於燕齊魯衞之間、當時太僕所職、有騋牧無金錢也、弘治初江南始有折銀解寺者、而庫立焉、然歲僅二萬餘耳、隆慶間用武金議、始責種馬折草料收地租、至萬曆九年、而種馬盡賣矣、在事者徒見冏寺之有餘積、以爲貫朽之物、遂以資團營買馬資邊鎮修繕給賞、不知耗庫中三十金、卽耗陳中一馬、借庫中三萬金、卽缺廐馬一千匹、非長物也、查　孝廟時孳馬至七十萬匹、嘉隆時種銀一千萬兩、萬曆五年以庫銀四百萬兩、別貯老庫、永不動支、此皆未雨之防、歷年以來紛然促借、戶部至一千一百二十三萬、工部至五十八萬三

千餘、光祿亦且二萬矣、計今老庫所存僅僅幾何、而歲入馬價祇可供各邊年例之用、抑且有逋負有蠲免有停徵、百年積貯一旦蕩然、萬一烽火甘泉、需數十萬騎之用、何以應之、將取之本色之馬耶、歲養二萬匹耳、而不及額者五之一、不如式者三之一、以備行陣、皆塵飯土羹也、將買之折色之銀耶、銀朝收而夕支、所餘無幾、水旱蝗雹幾無虛日、民間孳息亦多凋耗矣、且饑民倡亂、所在而有、齊魯之界稱王之號、

劫庫毀獄、十素之挾賞未已、東西之虜警疊至、加以
黔苗蜀寇往往內訌、此豈百年無事之時而得置之
度外耶、查 存剪定南北種馬一十二萬五千匹、自
改折之法行而歲入俵馬價一萬六千餘耳、雖即銀
即馬而事起倉卒能不寒心、如前庚戌之虜變入衛
軍兵雲集、彼時種馬猶存已惴惴不及、又如萬曆二
十一二年間東西兩討廷遣大將、亦且權宜議及寺
馬、故與其多泒折色之銀坐糜於卮漏、孰若少增本

色之馬宿戒於隍復也、或者曰歲牧一萬六千民已
不堪、更欲增之怨讟彌甚、不知馬非能病民也、上之
人病之也、倘矜恤有時科罪有禁、未見增俵之為害
耳、此法一行必有指壯為疲冒少為老覬作數月之
空戶、而且免攤湊之價者、是以為奸民奸胥窟穴也、
[illegible]行之時必覈驗每匹追銀十兩入官、仍限下年照
數派俵馬以補之、查萬曆九年間兵部題准各處照
原俵例、將馬價二十四兩草料六兩買馬一匹、給與
買解大戶、仍禁各屬不得給平估之時價、假節省之
虛名、充侵尅之實囊、以致所買馬矮小瘦損、法亦甚
詳、夫以三十金易一馬價非廉也。乃所解之馬往往
不中程度。豈魯無驕皇。衛無駃牝。冀之野無留良哉。
毋亦尅扣包攬之害未盡革歟。即三十餘兩之定額
而不時給不全給不親給。估客衙役土棍種醫。復靡
牙而吮之。詰以價優馬劣之故。解戶慟哭以陳買解
破產之苦。其故可知已。而各養馬州縣有撥置養馬

以當驛騎者。夫諺驛各有錢艚馬匹自足供億。何以
歸於烏有也、查例馬欽定齒以六七歲以下、三歲以
上為率、尺以四尺以上者為上等、三尺九寸者為中
等、三尺八寸者為下等、三尺七寸者不用、即七寸者
如果膘壯無鞍花瘸病者量印、自近例槩收、而六寸
五寸者接踵至矣、齒數多寡於醫獸之口。尺數高下
於衙役之手。據其飾詞皆曰良馬。不知此良馬必取
之大宛而得之渥洼耶。自今以往請以欽定鐵尺為

處、不然必按法退回、則良馬至、且查乖樂以來凡俵養地方但遇大兵大災、皆有蠲貸、蓋以馬出乎民寬民卽所以裕馬也、若其要又在革宿弊、本寺題依各處俵解馬戶不許濫差無籍棍徒、通同京販作弊、法非不重、而奉行廢弛、一馬之俵買人吏胥相持爲奸利、主者不察駑良漫與印俵、冊已具矣、馬已行矣、而且任意遲留多方勒騙、而且計將駑下潛易原馬、而且預謀空文印冊臨時移轉、此非寺役爲之中主、醫

獸爲之附會、彼亦何敢恣其狼貪乎、夫俵解之時州縣爲政驗烙之時寺爲政、倘能毅然以釐革弊端爲已任、則弊竇自塞矣、

梅花渡異林五卷終

序

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心竊訝之然亦曰會心處正不在多也余質鈍且拙於書

解所窺測至一語一言稍不解不惜窮搜冥悉以赴之期至乎得所解而止積久編成志吾疑也世人得

毋謂流無源則涸○條離枝
則悴○玉屑盈車○不如全璧
者乎○吾將有以俟之

巽林卷之六目次

軼語考鏡

孟父　舜母
禹母　夔妻
湯姓　獨傳
夏姫　千年靈秀
肥弱並美　女易男飾
莫愁　旋波移光
佛婢　雪兒
先後　侍女

奉州　破瓜
鄉里　巫字
七十國　五伯
間氣布衣　誤用
二十八將　半面
宜祿　舜有賢妹
巨無霸　施六
務光　江東神

金龍神　世允姓支
飯異　猫鼠同乳
虜駱王楊　盧郭兩女
杜甫謚　三篇一首
荆筆桼楮　王老
面具斗文　同居
後身　感星而生
王甫夢　三軍

閒閑　伯孟有辨
爾雅　兄况
水土　眼耳
以夫爲家　拜辨
昏任　細君
黃冊　節頌
繼喪　祭統
原父謚法　友語

異林卷之六目次終

梅花渡異林卷之六

支山道人支允堅梅坡父著

軼語考鏡

竹書紀年曰、堯幽囚、舜野死、

列子有伊尹生於空桑之語、而後人遂爲事以實之、曰、尹母于伊水上、夢神女云、臼出水而東走無顧、明日視臼中有水、遂東走、顧其邑、盡爲水、因化爲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於桑中、遂名伊尹、而演孔圖者云、

孔子母徵在遊大塚之陂、睡夢黑帝使請、已往、夢交語女乳必於空桑、覺則若感、生孔子於空桑中、乃王元美遂云、生於空桑、人知有伊尹而不知有孔子、及考呂覽云、顓頊生自蒻水、實處空桑、然則空桑蓋地名、曾謂王先生之博學而不及此耶

彭祖餌雲母御女、晚娶鄭氏、妖淫敗道而死、故云彭祖悔不壽、

李耳居母胎八十年、腸尊者六十年、

越以西施鄭旦獻吳、皆天下絕色、世言姓施、而家有東西之居、故曰西施、是亾其名也、修吳易其名曰夷光修明、越既入吳、二女方止花樹下、越兵望之、以爲神女、不敢犯、

楊廉夫詠范蠡事、則又云西施鄭旦坐兩頭、

舜有庶子八人、皆不肖、又立妃癸比、生二女、名曰宵明、曰燭光、

楚雖三戶、蓋楚王族三姓、昭屈景、漢興、遷楚昭屈景

三姓實關中、本此、

司馬遷誤以子我作宰我、又以蔡簡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

孔子以敬王二十三年甲辰去魯適衛、自衛適陳、畏於匡、反衛、已去衛過曹適宋、及鄭至陳、已去陳如衛去之晉、至河而反、至楚、敬王三十有六年丁巳、自衛反魯、蓋在外十有四年而未有祿、宜乎來喪家狗之譏也、

孔子周靈王二十一年三月初四日午時生，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凡九十四表，周敬王四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午時薨，年七十三歲，至本朝萬曆丁未，凡二千零九十年，廟祀凡一千四百八十餘處，每歲春秋二祭，用牛六，猪一萬七千有奇，羊五千八百有奇，鹿一千八百有奇，兎與猪同，幣帛二萬六千六百有奇，

孔子以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生，夏八月也，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乙丑卒，夏二月也，年七十有四，生從穀梁，卒從左氏，移庚子于十月，改己丑爲乙丑，長曆可據也，傳經之家，師次相授，況二氏去孔子之世近，生又同地乎，馬遷後時而疎陋，吾以徵乎爾，宋濂謂周不改時月，春秋截子丑二月于前歲，夫史乃紀實，難以己意紛亂，君卽位于歲首，周則子月也，春秋正月書卽位，亦夫子移之邪，丘明周人也，正乃其所歷，夫改月，周之謬也，必

爲聖人掩之，則大輅樂舞，夫子何爲乎虞夏之從哉，

釋迦生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中國人奉胡教者，於是日祀其神，周正建子，四月，卽今之二月也，今以夏正四月八日爲佛生日，非也，今朝中以四月八日爲佛節，賜百官吃不落莢，莫有覺其非者，

先師有四配，南海觀音大士亦有四配，伽藍，祖師，彌勒，地藏，

西王母之事，由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宴瑤池而捧王母之觴，又漢武外傳亦以七夕會於甘泉，王母捧仙桃而降，殊不知汲冢周書乃僞書也，因穆王巡狩忘反，故爲此說，而武帝又好神仙封禪之事，是以彼此傳會如此，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賈誼新書脩政語言堯西見王母，訓東及於渠叟，北中幽都，漢貳師將軍西伐宛，斬王母寡之頭，觀此則王母乃西方昏荒之國，猶國名女眞，人姓王母，其實無此人，不然，們堯之所見，貳師所伐，亦可

謂之婦人乎、又嘗考之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靑鳥、爲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烏主給使、在崑崙墟、郭璞註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蓋荒裔之國、多與鳥獸遊處、而奇形怪狀、恐或有是、未聞有所謂仙桃瑶觴、美人侍女綽約流盼之態也、涇州回山有王母宮、宋學士陶穀撰記不爲辨、而反欲躋之祀典、其與曹彬下江南之意異矣、然而文章鉅公、往往引用不置、蓋亦未之考乎、

按陳留志著四皓名姓云、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襄邑人、嘗居園中、因以爲號、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修道、故號夏黃公、甪里先生、河內軹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號曰霸上先生、郤欠綺里季、皇甫謐高士傳載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然索隱亦引陳留志、則園公又欠名、黃公更廓曰廣、鄭志又以黃公姓黃、蘇州志又載甪里先生宅在太湖中、今包山甪里村是其處也、予以索隱既引陳留志、欠園公之名、失寫也、廓與廣同、姓黃非崔、文義順也、甪里既稱太伯之後、必蘇人、或寓居于軹也、或又疑此四人爲無有、以其能隱於秦者、漢初一書、卽肯來耶、蓋張良假之也、各書詳載如此、而齊東野語復辨如彼、東觀餘論、必辨園當作圈、最詳、則尙當有之、而或未至耳、又北齊徐侑珍弟凡四人白首相對、亦號四皓、

照烈、髮禿人稱爲露涿君、

張少平妻田氏、少平卒、田氏夢孕大白星精而生東方朔、田氏恥之、時徙于代、依東方、五月朔生、故名、乃在黃帝時卽風后、堯時卽務成子、周時卽老子、越乃范蠡、齊又爲鴟夷子皮、或曰此歲星也、

盧仝云、女媧本是伏羲婦、

漢明帝諱莊、故史記改莊助爲嚴助、莊子陵爲嚴子陵、莊君平以莊與嚴古同義、

漢有三李杜、李固杜喬、李膺杜密、李雲杜根、

張邦昌東光人、劉豫阜城人、皆河間境也、一郡之內、同時出二假帝、是何風氣、

漢有飛燕、唐寶曆中亦有飛燕、與元稹私者崔鶯鶯、與張浩私者李鶯鶯、鄭述古通者沈眞眞、韓眞卿通者謝眞眞、山谷贈詩者費盼盼、建封妻者關盼盼、

史中言其數而無名言其事而無名、如高陽才子八人名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厖降、庭堅、仲容、叔達、壺關三老名狐茂、言霍氏之禍者周生、迎佛骨之僧名大達、詩僧皎名晝、五代贊寧高姓、

莊周字子休、

俞瑞字伯牙、

鍾徽字子期、

朱買臣爲會稽守、懷綬匿跡、人弗知也、其所友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故宋人有四六句、綈袍贈范叔、猶有故人之情、紈扇遺買臣、終致上客之引、

建安七子、劉楨、曹植、王粲、徐幹、陳琳、阮瑀、應瑒、皆以文學顯名、

箕子名胥餘、易牙名詼、易牙其字也、漢高祖父史不載名、章帝紀云、祀大上皇于萬年、注名煓、一名執嘉、蔡邕父名稜、字伯直、而傳奇作從簡、豈有所托耶、

子嘗聞友人以孟子父名難人、卒無知者、後考孟母姓仇氏、父名彥璞、

舜之母名握登、死、而瞽叟以繼室生象、

禹母修巳感石而生、禹坼胸而出、

后夔妻名玄、妻有美色、生伯封而豕心、謂之封豕、羿滅之、夔遂不祀、

湯姓子、成湯以其吞乙卵而生、故字天一、至周以子加乙爲孔氏、

孔子四世獨傳、楊子雲五世獨傳、

春秋夏姬老而復壯、蓋爲王后三、爲夫人七、晉楚諺云、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西施産浙之諸曁、今其地生女多陋、昭君嫁胡、今惟昭君遺派生女必佳、豈天生尤物、且鍾千年靈秀、而芝草醴泉固有自耶、

趙飛燕弱質柔姿、恐爲風吹去、楊玉環任吹多少、而霓裳一曲、足掩前調、肥瘦各極其致、正不相妨、

女易男飾、後返初服者、南齊有東陽婁逞、五代有臨印黃崇嘏、國初蜀有韓貞女、南郡黃善聰、

胡羯氐羌鮮卑胡爲劉淵、羯爲石勒、氐爲苻堅、羌爲

姚弋仲鮮卑爲慕容廆、

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有石城歌、唐詩曰、勞歌石城歌

旋波夷光越之美女、與西施鄭旦、同貢于吳、

柳子厚女名和娘、得病更名佛婢、既愈去髮爲尼、號初心

雪兒李密之愛姬、歌舞音律各極其妙、

韓退之南山詩云、或齊若朋友、或差若先後、前漢志云、兄弟于先後宛若、注云、關中呼兄弟妻曰先後、

蘭待女子同種則香、故名待女、待女宜男、是絕對、

白太傅有姬、善舞、名奉州、

呂洞賓示張泊詩云、成功當在破瓜年、謂二八也、乃世以爲女子破身、而塡詞又訛云未破瓜、剛二八則謬甚矣、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南史張彪之吾不忍令鄉里落它處、鄉里謂妻也、今

人稱家里同此、

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巫疑是筮字、古通用、

孔子干七十國、王充以爲增之也、至不能十國、

覇之有五、見于孟子、然孔孟但言齊桓晉文之事、其三則未聞也、先儒有以秦穆宋襄楚莊足其數者、考春秋行事、宋襄何足言覇、秦穆楚莊、本夷狄、而恃强以脅中國、於覇何有、或曰、五覇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也、其、然乎、

皮日休自號間氣布衣、

漢顏駟老郎署事、後人多誤作馮唐用、霍去病天幸事、誤作衛青用、王明君彈琵琶事、彈琵琶本送王明君之人、今人誤傳作明君自彈、王維詩云、衛青不敗由天幸、

二十八將、後漢書列傳、起鄧禹、終馬武、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爲上應二十八宿、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爲佐命、亦名志能之士也、故依其本第係之

篇末、以志功臣之次、其次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祐、祭遵、景丹、蓋延、姚期、耿純、馬武、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修、邳彤、劉植、臧宮、劉隆、與傳序多不同、陶淵明四八目、終堅鐔、中間又多有不合處、不知顯宗所圖畫於南宮雲臺者、本第竟誰是也、若夫通鑑綱目等書、所載鄧禹、馬成、吳漢、王良、次序則是錯看漢書、馬成傳、俊、上下排行、而忝錯書之、其誤明矣、

應奉於造車匠門出半面、二十年路中呼之、楊億于慢漢、識其以方麴障面、

宰相蒼頭呼爲宜祿、沈約宋書有此語、丁謂之愛于慶改名者以此、

舜有傲弟、人皆知之、舜有賢妹、人不知也、列女傳、舜女弟繫、與二嫂諧、或又云、瞽瞍與象欲殺舜、其妹嫘每爲之解、故舜得免、按說文、畫嫘舜妹、嫘或作㜮、史正義作顆、又作繫、畫始于嫘、故曰畫嫘、是繫與嫘一

人也、噫亦異矣、只此一端、世上男子不如婦人者多矣、象哉象哉、豈特舜之罪人、抑亦不可爲嫘之婢妾矣、

巨無霸長一丈、大十圍、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臥則枕鼓、以鐵筯食、

隆慶三年、寧國施六來投軍門、長一丈六寸、

務光黃帝時人、皇甫謐曰、其長七寸、

江東神姓石、名固、秦時人、碑記載甚詳、

今黄河所號金龍神、姓謝、名緒、晉大傅之後、隱金龍
山以避金人、元兵入杭、擄太后少主、赴江死、大明兵
起、助戰于呂梁、以後歷著靈應云、
王世充本姓支、其祖名支頹褥、
石崇將收殺時、稻米飯化爲螺、衛瓘就僇時、家人炊
飯、墮地化爲螺、裴楷卒之年、炊黍在甑、或變爲拳、或
爲血、或作蕪菁子、
朱泚專闇時、有猫鼠相乳、貞元時鄭汴二州郡烏鵲

木爲城、方一里、高二三尺、元至正有烏數十、營巢于
地、圍八尺、崇五尺、未幾大盜起、詔州縣築城、
盧駱王楊後人以楊文爲點鬼簿、以好用古人名姓、
駱文爲筭博士、以多數目、惟盧文莫或加貶、然不幸
有冉哳之疾、著幽憂子以釋憤惜哉、
盧尚之兩女妻崔慤兄弟、郭逸兩女妻崔浩兄弟、
杜甫謚文貞、元大監紐憐疏請、見張伯雨跋憐詩、
李賀唾地者三、而文成三篇、王勃奕下四子、而詩成

一首、
任末年十四、而削荊爲筆、賈逵五歲而剝桑爲楮、
玄宗朝王元寶富可敵國、時人稱錢爲王老、以文有
元寶字也、
朱晦翁面左臉具斗文、宋景濂亦如之、人謂文章之
瑞、
張公藝九世同居、時以爲難、若祥符間越州會稽裘
承詢同居十九世、家無異爨、詔旌其閭、寶慶間王杯

嘗記其事云、今二百三十六年、義門如故、不知十九
世而下、今又幾世也、近則不聞有裘氏矣、浦江鄭氏
其冣久者、
按三世同居、蔡邕後漢樊重四世同居、隋劉君良唐
高安崔鄴宋綠鄧文瑞三從同居、牛敬則五世同居、
奉新陰刎述、晉桑虞子子桑桐廬戴元益王扆謙六
世同居、建昌洪文撫七世同居、大原郭雋溫州趙友
杭州俞舉慶八世同居、宋曹州劉懷潞州邢濬九世

同居唐張公藝十世同居宋解州董孝章十一世同居銅陵阮鍾儁十八世同居唐德安陳兗十九世同居會稽裘承詢

梅聖俞贈郭功甫采石月詩言功甫是李白後身生為郭氏子以報子儀納官救死之恩自古英傑之士多般若中來如張方平乃瑯琊寺僧轉世見冷齋夜話東坡是五戒和尚見捫虱新話王十朋乃族叔之師嚴伯威見梅溪文集史彌遠乃覺闍黎復生見隆山襍誌馮京記先為

五臺僧見孫公談圃真西山是草菴和尚見癸辛襍誌外集吾朝胡溁乃天池僧後身見墓誌皆事跡明白諒不誣也

劉晝新論微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狼星老子感火星

論衡云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

王甫在館職時夢至一山間古松流水杳然幽深一羽流引至松下有灶茅屋云此公所居丹壁有詩曰白髮高僧酷愛閑一缾一鉢老山間只因窺井生他念從此松根丹灶閒恍然悟其前世俄而天大雷霹以圖孫仲益有王太傅生日詩了了三生夢松根冷蝦爐用此事也

商鞅云三軍者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男女老弱為一軍今則不如此矣

人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閥積日曰閱顏師古曰閥積功也閱經歷也

白虎通曰嫡長曰伯庶長曰孟今稱字而混之可乎

孔子父叔梁紇娶上官氏無子側室生子字孟皮足弱不良於行又娶顏氏之九女曰徵在生仲尼

爾雅爾者近也雅者正也言近而取正也謂周公作非也郭璞註埤雅宋陸佃農師著爾雅之輔也故曰埤

廣雅云兄況於父今俗以兄為況本此

水味有八功德清冷香柔甘淨不噎除痾

相書云敦顏而土色者忍醜敦厚也土色黃色也

限止八百功德耳具千二百功德、
婦以夫爲家、夫以婦家爲外家、故婦稱夫之父母曰
舅姑夫亦稱婦之父母曰外舅姑、夫婦一體之義、舅
舊也、姑古也、皆長老之稱也、
肅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肅拜爲正凶事乃
手拜耳、按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謂首至地、稽
留多時乃臣見君也、二曰頓首謂以首叩地卽起乃
平交也、三曰空首謂兩手拱至地而頭至手、所謂拜

手也、四曰振動謂戰栗變動而拜五曰吉拜、拜而後
稽顙、衰服不杖者之拜也、六曰凶拜、稽顙而後拜、卽
三年之喪也、七曰奇拜、君答臣一拜也、八曰褒拜、卽
再拜拜神與尸也、九曰肅拜、但頫下手禮介者不拜、
故軍中及婦人之拜也、朱子云奇拜、謂先屈一膝、唐
人謂之雅拜、蓋九拜、惟稽首爲重肅拜爲輕、
禮三十而昏、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孔子二十而生鯉、
四十強仕、堯十三而佐封植、禹十二而爲司空、何也、

漢樊崇字細君、師古曰東方朔妻名細君、又烏孫公
主劉細君、
張孟奇曰、今制丁口稅糧十歲一籍、其數曰黃冊、自
劉宋時已有之、齊高帝旣位嘗勑虞玩之與傅堅意
檢定詔曰黃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時亦稱人籍、今
不解黃字之義、按唐開元制、凡男女始生爲黃、四歲
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每歲一造
計帳、三年一造戶籍、今之黃冊也、謂之曰黃、亦自男

女之始生登籍而名之耳、
女未嫁而以死殉、其所許之夫、世類引張良陶潛爲
言、乃敎瀟江謂旣許之納采問名、則夫死而無貳二
者義也、然以言乎妻道未迎、婦道未廟、子道未應、可
以無死也、支子曰、春秋女在國稱女、在塗稱婦、故女
未廟見而死、則不遷不祔、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
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況聘而未行者、張莊懿公仲
子早卒、都城趙氏卽與至夫家守制、守臣上其事、旌

之曰趙氏張飾嫥顧淸曰言婦則無所傳麗言女則已雖其家若以為不當旌者惟日格子有曰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出既葬而除之夫死亦然斯則禮之正也

蔡虛齋督學西江有生員周鴻呈稱繼丁父喪欲于二十七月外復滿此數虛齋批曰先王制禮不容少有過不及之差周鴻爾袁痛纘則父母之哀一時俱已作于心而一切喪服俱不容不並行于外矣今欲

于限外復行則是毋服未滿之先其哀父之念能遏之使不行格之使有待乎無是理也在鴻當為善于獨不當求異于人

禮記王制祭統皆曰春祭為禴詩亦曰禴祠烝嘗獨鄭康成謂禴乃夏祭之名說文亦曰禴祭爾雅則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宋朱子困學記聞亦未分別予考通志禴為虞夏祭名故韻會亦曰夏商禮也周始謂之祠禴嘗烝鄭許二公自謂夏代之夏而郭朱二公止什周之夏祭各有所指又據朱註則古註禴煑新菜以祭王輔嗣曰禴以沼沚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皆言祭之薄也故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今以薄祭為夏而嘗新穀曰秋則似背於字義益夏乃萬物盛長之時豈祭其薄哉故韻會曰春物未成其祭尚薄說文曰嘗者味之也左傳曰始殺而嘗皆指嘗牲之義非新穀也宜謂四時禴祠烝嘗為長

原父謚法神化無方曰尼耄期稱道曰聃危言曰出

曰周潔白不污曰皓

古人語多反詞如以亂為治以臭為香以擾為馴以恃為匹楚辭云餐秋菊之落英落始也謂初英也

以兆民為兆人以致治為致理之類唐人之避諱也今武㪍而用之所謂無喪而右拱也

徃鎬尚書頗博洽因看孫逖之文集云愼寛之詔沉思良久曰嘗徧閲羣書無愼寬字當作塡寬之詔出毛詩哀郵之義應是傳寫誤耳

弔發弔字極妙、乃箭揷于弓之象也、葢古之葬者原野山林間、尚多猛獸、恐爲所禍、故送者備弓矢以護之、

聖人以玉衡占星、以玉管候氣、燔玉以事天、瘞玉以祭地、捧玉以祼廟、沉玉以告河、瑞玉以會同、鎭玉以封建、璽之玉以傳國、符之玉以召兵、珌之玉以飾刀、戚之玉以列舞、鳩玉祝老、龜玉禳災、食玉致仙、焚玉見性、其他如環賜還、玦示絶、執不趨、操尚左、一擧一動、一高一卑、皆可以觀義焉、

五經通義曰、溫潤而澤、有似於智、銳而不害、有似于仁、仰而不撓、有似於義、有瑕於內、必見於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墜、有似於禮、是曰智仁義信禮者、玉之五德也、禮記曰、溫閏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淸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是曰仁智義禮樂忠信者、玉之七德也、故君子比德於玉也、

鑄劒之法、須採古鐵、鐵經數百年、土花蝕之、得土母之神、而氣始完、擇日以庚辛丙丁、金火合德、又剪生人爪髮以助之、投蜂房虎皮以毒之、劒成矣、乃登名山之巓、置萬丈飛瀑之下、日磨月盪、光芒燭天、水火旣濟之法也、

神仙經云、眞人去世、多以劒代、五百年、後必有靈化、越王勾踐使人以白牛馬祠昆吾之神、採金鑄八劒、一曰掩日、二曰斷水、三曰轉魄、四曰懸翦、五曰驚鯢、

六曰滅魂、七曰卻邪、八曰眞剛、應八方之氣以成者、

凡佛殿塑佛三尊、中爲釋迦、左藥師、右彌陀、道教出老子、其云三淸、倣釋三身、而爲之法身爲性、報身爲德業、肉身而實有之也、今道家尊老子爲三淸元始天尊・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爲甚、

葉石林燕語曰、婦人無名、以姓爲名、故周人稱王姬伯姬、周姓也、後世不思其故、遂以姬爲通稱、以虞美

人爲虞姬、以戚夫人爲戚姬、政和間、帝女下嫁曰帝姬、嘗白蔡魯公欲改之、不果、予初讀之、亦謂是也、諦思眞可爲燕語也、夫姬固周姓、亦謂婦人美稱、韻會之釋也、毛詩又曰、彼美淑姬、師古曰周貴于衆國之女、所以婦人之美者稱姬、若以國姓而後世傳訛、則黃帝姓姬、炎帝姓姜、左傳雖有姬姜連稱之辭、獨用一姜字、稱婦可乎、

今之僭名、以上字爲姓、下字爲名、人稱之、則以下字加公字、其來遠矣、晉惠遠、唐人皆稱遠公、東坡卧游錄載道一遇雪、從都下東還、遠人問載道所經、一公曰云云、則知今日之所稱、自古有之矣、

韓文諱辯、漢有杜度、按庾肩吾書品杜操字伯度、非名也、乃文公誤用之、不如用魯有衆仲、

閣兒今謂之淨身人、猶唐之所謂白者、懿宗時諸道進私白者、則今之私自淨身人也、

溫庭筠詩曰、招客先開二十雙、雙五畝也、四十雙、二百畝也、

歐文忠詩補亡序云、増損圖乙圖者、塗抹乙者、勾止之也、

曹操置發丘中郎摸金校尉、

至竟猶云到底也、杜牧云至竟息亡緣底事、至竟江山誰是主之類、

尋靡荓於中逵、造沐猴于棘、刺言之妄而無稽也、

近有號著存、按禮記有此二字、著謂孝見乎其位也、存謂子不忘也、

一緡爲百錢、

閒之爲義、或曰月到門庭方是閒也、古皆從日與門同、其音稍異耳、閒亦人所難得、杜牧之云、不是閒人閒不得、願爲閒客此閒行、吳興有得閑亭、余性極愛閒、而尋詩問酒、灌卉調禽、實無暇時、因憶韓致尭有云、書墻暗記移花日、洗瓮先知醞酒期、須信閒人有忙事、早來衝雨覓漁師、可謂同調矣、

管音則與命相連人合掌十指一一相對屬其二中指次第開之獨無名指不能開以酒色財氣分配正偏財也

稱極樂世界曰西方余謂西屬金金有斷割之義斬斷世緣割卻情愛乃爲極樂

人間契合陰有纏綣司主之其長吏名氤氲天使冥緣宜合者輒下鴛鴦牒以成之不直伉儷即買笑偷期咸與焉

衛嗣君有胥靡逃之魏因爲襄王之后治病衛請以五十金買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右咸諫嗣君曰治無小而亂無大法不立而誅不必雖有十左氏奚益也魏王曰主欲治而不聽之不仁因載而往徒獻之

元陳孚使安南有紀事詩云鼻引如錕䤥頭飛似轆轤蓋言土人能鼻引水漿頭飛于海食魚曉則復歸于身或移其身或封其項則死矣嬴虫集星槎勝覽皆載其事陳言殆不誣

舜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自宣政間周美成柳耆卿輩出自製樂章有曰側犯尾犯花犯玲瓏四犯八音褋律宮呂奪倫是不克諧矣天寶初曲遍繁聲皆曰入破破者破碎之義明皇幸蜀宣和之曲皆曰犯犯者侵犯之義二帝北狩曲讖可畏至此

鄭衛之音皆淫音也夫子獨曰放鄭聲不及衛音何也衛詩所載皆男奔女鄭詩所載皆女奔男所以放

之聖意微矣

堯封于唐夢攀天而上舜登庸時夢眉長與髮等禹受虞禪夢乘舟過月宮武王云朕夢協朕卜古帝王皆有佳兆也

孔子時其亾也而往拜之蓋往拜時適值其亡也孟子乃謂亦瞯其亡是非真知孔子爲聖之時矣有松士曰孔子時中萬古推偶然往貨貨亾時若云昔日曾窺瞯何不途中預避之快語也又云如說孔子亦

瞰其亾則孔子不獨貌似陽虎矣可謂善戲謔兮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
用而不任三不祥孟子謂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葢
古有此語
鄉黨卒章硯北子以爲正記孔子全身曰山梁見非
廟堂也曰雌雉見非帝王也雉有文明之象孔子原
是斯道中人其自道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葢
可知已而時哉時哉正嘆其仕止久速之合時也色

斯舉矣翔而後集已形容曲盡矣
子見南子說者皆引史記以謂孔子見衛靈公寵姬
南子孫奕云孜家語孔子適衛子驕爲僕衛靈公與
夫人南子同居出而令宦者雍渠驂乘使孔子爲次
乘遊過市孔子耻之且聖人方以季桓子受齊女樂
而去魯適衛至衛而又耻爲靈公南子次乘豈肯輕
身以先於匹婦哉又且六經以至魯論家語皆無見
衛南子之事不知子長何所本而云然則南子者爲
誰是必魯之南蒯也何以知之以佛肸召子欲往而
知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路不欲其往而夫子有吾
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葢昭公十
四年南蒯之奔齊也侍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
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强魯此夫子所以見
之與佛肸事不約而同故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
魯之南子昭昭矣
哀公問社宰我以松栢栗對對以三代之社主木也

春秋正義作哀公問主於宰我葢古論語初無社字
漢儒有釋爲廟主者考周禮廟主用栗今猶之其制
實始於周而後世遂莫之改耳白虎通引尚書亾篇
太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
與論語宰我之言不同宰我曰周人以栗意者以周
西方之人故歟
張華博物洽聞史稱世無與比然當時斗間紫氣爲
寶劒之精亦待雷煥辨之嵩高山所得竹簡上科斗

書非問之東皆亦不知其爲漢明帝陵中物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以理勢觀之、凡人至其國者、有所主而後可爲之臣、孔子主司城貞子之家、而爲陳侯周之臣、此其實事也、若說能擇所主、止言主於貞子足矣、何關爲陳侯周之臣而并言耶、若言孔子主在宋臣、而爲臣于陳、其事兩無干涉、何所與而言之、耶若言孔子去宋時、主於貞子、則朱傳何以從史記世家、著于至陳之下耶、若言貞子爲陳侯周臣、豈有

宋之賢大夫、而出仕他國耶、若言貞子爲宋臣、司城司馬皆大官也、貞子爲司城、既主之、而桓魋爲司馬、乃欲殺之耶、司馬既欲殺之、孔子尚微服而去、況敢留其國都而主于司城耶、若周爲一國之臣、本文桓司馬上有宋字、而司城貞子之上、豈獨無宋字耶、反覆皆礙、若以官名爲疑、饒氏倪氏皆以司城爲宋官、惟見朱子以爲宋大夫、而攄以爲說、他無所考也、安知陳不亦有此官、如太宰之稱、吳宋二國皆有之耶、

又朱傳言主於司城貞子、在孔子去至陳之下、據世家爲說、新安陳氏亦是以文勢意度之耳、非眞見也、當作陳臣爲是、朱子只爲司城爲宋官、而以貞子爲宋臣、趙岐曰、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珽按史記孔子之適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伐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乃陳國之卿、非宋卿也、又曰、陳懷公之

子名越者、乃爲湣公、又按湣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卽湣公、是爲懷公之子、湣公卽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于魯、又孔子世家湣公六年、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湣公八年去魯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於司城貞子、是爲湣公之臣矣、

梅花渡異林卷之六終

異林卷之七目次

異林卷之七目次終

梅花渡異林卷七

紫髯道人支允堅子固子纂

軼語考鏡

孟浪者草名也、佛門有九衢之草、千計交錯變化無倪、

詩云、爾牛來思、其耳濕濕、蓋相牛以耳、病則耳燥、安則潤而澤、

汴梁城中、無螢無蚊、

倭奴稱老爹爲首軍、

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百家也、

古無韻字、成均之均字即韻也、鶡冠子曰、五音不同均、

萬曆初、張江陵當國、將　太祖所藏寶玩、盡取上京、中有類不刺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石光、所以爲寶也、箋崔鶯鶯戲文者、以鶻不刺爲美女名、不知何據、

硯黃帝治玉爲墨海、
三雁謂天厭雁、地厭狗、水厭烏魚、雁有夫婦、狗有扈
主、烏魚有君臣忠敬之心故也、
鱉以耳聽、羊與鹿交多生角、郭青螺曾在蜀送周友
山六角羊二隻、山中稱猿曰鞠、
塾在門外舍房家廟在東、塾在西、故曰西席、
銅鼓右傳置酒招同類來者、以金釵扣之此即所謂
金聲、非鑼也、今靈壁侯湯念嵩家有之、

鐵最堅者曰犂耳、故曰力制奔牛、射洞犂耳、
竹遇風其體大屈、謂之竹咲、
昏禮羊雁解云、羊者祥也、羣而不黨、雁乃隨陽之鳥、
草食押不蘆雖死元不死、未見滌腸人、先聞棄糞子、
漠北有押不蘆食之立死、以他藥解之即生、華陀洗
腸胃攻疾先服此也、
砂挼子生砂石中、形如豆、背有刺、能倒行、置之枕中、
夫妻相悅、湯若士詩云、細雨春情惜夜紅、妨人眠睡

五更風、明月翡翠洲前立、拾取砂挼置枕中、
吳王壁羽訓其子齊玄曰、爾姑蘇吾民、玄起姑蘇之
臺、
佛字有五銖衣、六銖衣、按十黍爲銖、十銖爲錙、二十
四銖爲兩、則五六云者、未及半兩也、
古有左右射者、亦不奇、惟南齊董僧慧能反手背開
五斛弓、
蘇門嘯有六如之聲、如深山虎、大海龍之屬、唐子畏

取號或在此、乃云出佛書、
詩邶谷風篇曰、宴爾新昏、以我御窮、爲淫新昏而棄
舊室者作、言安樂爾之新昏、但以我御窮苦之時、至
於富貴則棄我、今賀人初娶稱宴爾、非惟詩意不合、
且又再娶事矣、
縑帛一件爲一端、又謂一匹、按左傳昭公二十六年
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杜注二丈爲一
端、二端爲一兩、所爲匹也、二兩二匹也、今寫壹端者

爲是口言一匹者謬矣。至於馬之一匹，則舉四足，人之匹夫匹婦，則舉對偶，皆不以獨爲義。

今賀人壽者七十曰七袠，八十曰八袠，于古無考。獨莊子知北遊篇有堕其天袠，及閱長慶集，見白公詠巳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蓋以十年爲一秩云。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曆行看九秩新。然則秩帙袠古字通用，第自六十至

七十，俱可用七秩，自七十至八十，俱可用八秩，今止用于七十八十當旬時，甚謬。

寒食前後，以綵繩懸架爲鞦韆，非也。案許氏說文注引詞人高無際作鞦韆賦序云，此漢武帝後庭之戲，本云千秋，祝壽之詞也，譌轉爲秋千，後人又造鞦韆二字，非皮革所爲，非車馬之用，不合從革。或曰，本山戎之戲，習爲輕趫者，自齊桓公北伐，始傳中國，女子學之。

學字不知臨摹爲二事，又不知臨摹之外，尚有硬黃響搨。宋番昜張世南紀聞云，前輩嘗著書，其間有未詳明者，如臨摹硬黃響搨，是四者，各有說。臨謂置紙在旁，觀其大小濃淡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摹謂以薄紙覆上，隨其曲折婉轉用筆曰摹。硬黃謂置紙熱熨斗上，以黃蠟塗勻，儼如枕角，毫釐必見。響搨謂以紙覆其上，就明窻牖間，映光摹之。此字學用功之槩也。

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春始治鑑，祭祀共冰。注，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則冰鑑器名也。書人無於水監。三國志龐德公以司馬德操爲水鑑，晉書習鑿齒水鑑無私，衛瓘奇樂廣曰，此人之水鑑。鑑與監同，皆言水可以鑑妍媸，照物無有遁形者，則水鑑謂水如鑑也。今乃稱人爲冰鑑，甚有取以名堂者，其將以人爲槃匜，以堂爲盛槃匜之處乎。

張橫渠在京，座虎皮說易，二程至，先生撤去虎皮，朱

子贊之曰、勇撤皐比、一變至道、比頻脂切、平聲、今誤作上聲、而又不識皐比之義、止聞橫渠事耳、左傳莊公十年、公子偃自雩門蒙皐比而先犯、杜注、皐比、虎皮、禮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或作韔、皐比所由來矣、

本末字、如輕重大小字、分爲二殊謬、蓋本即樹根、末即樹稍、一物耳、故其字皆從木、古文篆木俱無句、勿以本字爲疑、易大過彖傳、棟撓、本末弱也、史繩祖謂

以畫藏於下、根株囘煖、故曰本、以一陽畫散於木上枝葉向榮、故曰末、大過巽下兌上、以四陽畫積于中、二陰畫處初上、猶之木焉、上缺下短、本末弱矣、故曰棟撓凶、

傳、平聲、莊子內篇養生主結云、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郭象注已妙、而佛典有解此者尤妙、曰火之傳于薪、猶神之傳于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

悟情數之感深、可謂精且明矣、近刻講義曰火傳。義正取此、而人多讀爲去聲、如傳註之傳、左矣、

[illegible]史南海有蟲、無骨、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因名泥、人醉則肢體軟如泥蟲然、故曰如泥、李詩日日醉如泥、杜詩先判一飲醉如泥、其餘皆用此意、不知者以爲泥水之泥、謬矣、

人解風流二字、爲輕俊者然、按後漢書列傳載諸高士者曰、若二三子可謂識去就之義、候時而處、夫然

豈其枯槁苟而已哉、蓋詭時審己以成其道焉、余故列其風流、區而載之、注言清潔之風各有條流也、謝安矯情鎮物、繫蒼生之望、乃云江左風流宰相、則豈特輕俊已哉、蓋有清潔之義、

沐猴而冠、漢書注沐猴、猴名、出罽賓國、即獼猴也、今以沐浴解之、未確、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漢章帝時馬廖疏中語也、今盡以細腰指婦人、攷戰國策楚威王時、莫敖子華

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晏子兼愛下篇云荆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則皆指楚之男子言之

虞書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孔傳謂睦高祖玄孫之親陸氏釋文謂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世儒泥此遂謂九族專論本宗不知人壽卽數百歲安能上之高曾祖父下之子孫曾玄咸在乎而使之皆親

而和也按書疏正義曰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劉三吾等校定書傳會選於親睦之義始明若蔡傳含糊矣

自後魏以及江左齊梁間每遇燃香先熏其手或以香末散行謂之行香西溪叢語與石林燕語並載此事唐以後間有設齋行香者至　國朝亦盛行之民間尤多謬誕殊甚

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注艾美好之貌至今遂以幼而美者曰少艾然偏考經籍及字書俱無此訓說文艾老也長也曲禮曰五十曰艾服官政則艾乃長老之稱矣宋人示兒編云原孟子之言卽荀子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之義人少少去聲慕少少當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爲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又程氏考古亦曰艾當爲乂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孺慕之時也殊似痛快

世傳莊子讓王盜跖說劍諸篇皆後人攙入者今考其文字體製信然如盜跖之文非惟不類先秦亦不類西漢然自太史公以前卽有之則又不可曉者嘗觀其前如馬蹄胠篋諸篇文意亦凡近視逍遥遊太宗師諸篇殊不相侔蓋內七篇乃莊氏本書其外雜等篇或其徒所述耳大抵莊列書非一手所爲而列子尤雜

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

按王績有負冬者傳，陳叔達答績書有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于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眞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于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脩先君之業。又云，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云云。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績乃文中子之弟，而叔達又親及門者也。文中子果不誣矣，但史失其傳，其書亦出後人所增益張大傳會，痕跡宛然。在唐時

已不甚爲人所尊仰，故韓柳諸賢俱無稱述，或謂即宋阮逸僞作，亦非。李翺答王載言書云，理有是者而辭章不能工，王氏中說是也。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于齊州李冠家，則中說之傳久矣。然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分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云，阮氏本與龔氏本分各不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于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嚴子陵釣于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龔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没，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由是觀之，則逸或不能無增于其間，以啓後人之疑也。

朱子謂史記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藁，今考之信然。如吳起傳，魯人或惡起，其中曰，起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夫魯人惡起，乃其君即不應面稱魯君。或曰，是

蓋魯人私惡起，而魯君聞之耳。政使如此，則魯人自言，亦不應泛稱之魯事魯君也。此等處亦多，是其未曾脩改之驗。郭解傳始言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中間複出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八字。鄺生傳始述生入見沛公之事矣，及朱建傳復云，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鄺生踵軍門云云，而所記各異。此疑太史公以所聞不同而并著之，如國語所記勾踐滅吳，戰國策所記中山因姬之事耳。雖從雜書旁搜泛採，自不相妨。

然衆衆槩括、不當彼此互異、

春秋一書、宣父手筆、其意有常有變、難執一而論、首王人、次封爵、常也、主會、主兵、謀縱、謀逆、幾于變矣、然而托始立法、拳拳宗周、王必曰天王、正曰王正、蓋爲天下後世計、豈爲魯而作哉、昔人爲三傳作而春秋散、然三傳亦不容輕議也、蓋公羊穀梁專釋經、而左氏專載事、至唐啖氏趙氏、始毫分縷析、辨明義例、合三家之要而歸之一、陸淳親承趙氏之學、又著纂例

辨疑微旨、三書其文甚爛粲然、宋朝諸儒所述、皆明白正大、詞嚴義密、惟胡康侯主乎諷諫、高宗復仇、未免微有牽强、故朱子嘗云、胡氏說春秋已七八分、但未到洒然處、良有以也、又若張洽之傳、王氏讞議等書、皆能發先儒之未發、論其精妙而無遺憾、則未也、其至者惟伊川乎、

荀子言孟子惡飯而出其妻、今按韓詩外傳、言孟子欲出其妻、因母言而止、豈荀子在前、或別有傳乎、

[illegible]著祿命辨、力詆術者之謬、而末引子罕言命足之、然韓退之三星行曰、我生之辰、月入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而蘇子瞻亦云、巳之命同退之、故遭人口語無數、二公皆達人、豈惑於命者乎、抑其理不可遺也、

惜逝、洪氏以爲賈誼作、而晦菴亦以其辭瓌偉、非賈子不能、今攷史漢本傳、惟弔屈原鵩鳥二賦、而無此、且死時僅三十三、乃謂惜予老而日衰、又曰壽冉冉

而日衰、漢文之世、而謂之亂世可乎、誼未嘗如技伯比干之所爲、而曰惜傷身之無功、反復玩之、而較以誼之出處、謂曰誼筆、未敢信也、

星命起于唐之李師中、云來自西域、若相法堪輿、則三代前已有之矣、

宋劉章居恒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江端禮亦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元虞槃亦有非非國

㵾然則有三書矣求之世亦罕傳今以予厚之文考之大率闒茸薇怪誣之說耳雖肆情亂道時或有之然不無可取者其非滅寄曰康公之毋誠賢耶則宜以淫失度命其子焉用懼之以然且以德大而後堪則納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則可矣毅子以媚王以女非正也此亦正論主其非三川震曰山川者特天地之氣陰與陽遊乎其間者也自動自休自峙自流是惡乎與我謀自鬬自竭自崩自缺是惡乎為我設此則肆情亂道天變不足畏之說也餘多類此宜其致三子之喙也

小說盛于唐而寔與盾恒半之如牛僧孺之烏將軍事本寓言也祝穆杖于事文類聚魏泰之碧雲騢所載司馬光營妓事本詆謗也陰復春列于韻府龍城記所載趙師雄夢梅花事本戲筆也惠州志則以為寔梁四公記所載姓名本不知所據也王應麟姓氏篇則以為實天寶遺事所載張彖冰山事有無不可知資治通鑑則以為實余嘗謂編輯類書當分實事寓言二科斯無弊矣

事物紀原序文以為作者遺其姓名乃高承所作不知何時人也若夢梁錄無刻本乃作者為錢塘吳自牧吳元人也若三十六敓篆文金剛經乃宋靈隱寺僧莫庵道閑集若夢游錄則宋耐得翁作若允倉子宜城王士源作天寶遺事豫州王伯成作

朱子四書集註皆窮年筆削其間考究亦應有誤然

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之非本淮南子而註以為莊子殷人七十而助文王治岐尚遵殷制所謂耕者九十想每夫受田七十畝而註云百畝豈一時之誤耶

五經四書自秦以前即傳之外國今日本有古全文中國人不得覩焉古語曰令嚴不許傳中國世人那有識古文

武則天生新牙李近仁賀表云易有四營金牙為壽

考之象詩具六義、玉函載神仙之謎、還年而輔車不齲、郤老而瓠犀仍出、乞宣海內、仍錄史官、史傳后年七十、威自拂拭、不覺其老、始信夏姬年踰七十、猶與巫臣生女、後嫁叔向、北史胡后年踰五十而妖蠱、若二人、豈天佑之以誨淫之具乎、

殷璠爲河岳英靈集、不載杜甫詩、高仲武爲中興間氣集、不取李白詩、顧陶爲唐詩類選、如元白劉柳杜牧李賀張祜趙嘏皆不收、姚合作極玄集亦不收李

杜、彼必各有意在也、

隋人筆法多用鍾、唐人筆法多用王、

上壽百、中壽八十、下壽六十、故人至五十、則不爲夭矣、六十則可言壽矣、魯頌三壽作朋、晉鼎銘三壽是利、豈此謂乎、漢有三老五更、所謂三壽者、殆三老之類也、

史遷採七十二家言而成史記、

著字即是着字、俗作着誤、然著又本作箸、世說新語凡著皆作箸、蓋古本元一字也、王敬美嘗證之矣、

孔氏雜說、司馬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敘二百年乃八十萬言、

自屈原唐勒至劉向王褒賦二十家、三百六十二篇、又自陸賈枚臯至宋字賦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孫卿秦時雜賦至華龍路恭二十五家、百三十六篇、又客主賦頌德賦至雜十二家、二百三十三篇、數亦

千篇、

天祿閣外史乃近年崑山王逢年詭作、

古書無无字、惟易有之、其初本于蔡邕石經、以易中無字多做隸法從省、道家書本于易、凡無字亦皆作无、後人云、無字象天傾西北、亟以俗書妄解爾、

宋儒不識顧眄字、皆讀美目盼兮之盼、又不識盼字而寫作使民盻盻然之盻、又不識此盻字、而讀爲盼今詳之曰、從丏者音湎、從分者音攀、去聲、從兮者音異、

嵇康書嬲之不置，王半山詩嬲汝以一句，西歸瘦如

腊、嬲音撓、

欸欸聲也，文作欸，本哀音，收灰隊二韻，亦讀作上聲、欸，按說文無袄音也，乃即俗之廼字，春秋傳以爲難辭，王安不謂繼事之辭也，而說文亦無靄音，今二字連讀之，是棹舡相應之聲，柳子厚詩云，欸乃一聲山水綠是也，後人因柳集中有讀字云，一本作袄靄，遂即音欸爲袄，乃爲靄，不知彼註自謂別本作袄靄，非

謂欸乃當音袄靄也，黄山谷不加深考，從而實之，欸乃是湖中節歌之聲，元結有欸乃曲，已一錯也，其甥洪駒父又有辯曰，柳子欸乃靄一聲山水綠，而世俗乃分欸乃爲二字誤矣，見冷齋夜話、尤爲可笑，不知此欸乃字爲何字也，雖海篇襍字中亦無之，又按劉銳文集有湖中靄廼歌，劉言史瀟湘詩有閑歌曖廼深峽裏，元次山有湖南欸乃歌，則知二字有音無文者，特柳子用此二字，後人註之毛晃增入韻中，故數子之意皆同，而用字自異，自數字不妨並行，特用其音異耳，韻會已辨之矣、

觀桂斫何者曰王質

月中斫桂，酉陽雜俎云，吳剛，李賀詩云，吳質，當是剛字質也，舜戚飯牛，淮南子作甯式，則知名戚字式也、

舜生諸馮，及馮婦等，皆因皮冰切，古音，皮各切也，馮婦與徐夫人皆男子、

舟之名多矣，未聞有舟之神名，梁簡文船神記謂名鴻耳，北户錄又呼爲孟公孟姥，古有轉濯丞印，轉濯

舟官名、

琴始于神農氏，瑟始于包羲、

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故管仲樹塞門，乃諸侯之禮也、

漢人有飲酒一石不亂，予以制酒法較之，每麤米二斛，釀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醲者，每秫一斛，不過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漢法則粗有酒氣而已，能飲者飲多不亂，宜無足怪，然漢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

非人腹中亦何可容此。或謂石乃鈞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計之，當三十二斤，于定國飲酒一石不亂，疑無此理。

古人于圖書書籍皆有印記，云某人圖書，今人以印呼爲圖書，正猶碑記碑銘，本謂刻記銘于碑也，今遂以碑爲文章之名，而莫之正矣。

猢猻乃艸索郎馮驩以之負劍者。

鬭百草之戲，獨盛于吳，而荊楚記有端午四民鬭百

草之說，劉禹錫詩云，若共吳王鬭百草，不如應是欠西施，則知起於吳王與西施也。

鐵崖楊廉夫嘗于宴中見舞女纏足纖小者，取其鞋擎盃以勸客，號曰金蓮盃，今吳中有鞋盃，其流本于此。

銀花不落，初不曉其何物，既而讀白集云，銀花不落從君勸，乃知銀花不落，蓋飲器，而謂之不落，其飲器之大者。

女人纏足起于後唐後主，宮人窅娘，蟬鬢始于魏帝宮女莫瓊樹。

金顏香乃樹脂，有淡黃色者，有黑色者，劈開而白者佳，其氣乃聚衆香。

透光鏡日中映之，背上文字花樣盡存，影中纖悉無失，沈存中筆談載以爲奇，金麻知幾賦透光鏡詩，見中州集，而皆莫能明其理，豈古亦罕有製法無傳故耶。

蠶與馬同氣，蠶爲龍精，其首類馬，星屬天駟，月直大火，則浴其種，周禮馬質禁原蠶者，爲其傷馬，物不能兩大也，今術家用僵蠶塗傳馬口，即不能齧草，蓋其氣類相感，舊祀先蠶爲馬祖，事本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養先蠶，皆天駟房星也，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耳，荀子蠶賦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是又以其形言之，有相似者，而後世遂有蠶女兒之說，有馬明菩薩之說，

有馬頭娘之說、見于中華古今注、及搜神記、乘異集之所云者、何其妄也、

莊馗皆道也、六達爲莊、九交爲馗、從首爲非、

奏采齊聲急、奏肆夏聲緩、獅子筋作琴絃、一切絃皆斷、

毛詩報之以瓊玖、玖黑色玉也、可以作鏡、今永昌產、

茲、新生艸也、故艸從草、一年一生、故古人以茲爲年、古詩云、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

屠蘇酒、廣濟方以大黃等八味㕮咀、囊盛沉井中、至元旦出藥、置酒中、量力飲之、一人飲、一家無疫、一家飲、一里無疫、

漢以白鹿皮薦蒼璧、璧不過值數千金、而皮至四十萬、

小兒乳哺時、值母有孕、輙眉心青黑、泄瀉羸瘦、俗謂之記、爾雅翼言伯勞能療繼病、繼病者、母有娠而乳子、使子得疾如痁、淮南鴻烈曰、男子植蘭美而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來往也、蓋情在應中之子、故於所孔子爲情不往來、所以病而不澤也、卽此繼病、

檮杌、狀如虎、長三尺、人面虎爪、口牙一丈八尺、與獸鬭終、不退惟死而已、甚哉史官之當死于其職也、

日午而起、子而臥、占城國爲然、

蹴踘始于軒后、乃軍中練武之劇、以革爲圓囊實以毛髮、今則鼓之以氣、

丙中每行幸、輙擲龍腦辟穢、以翠尾作帚、過卽掃之無一遺者、蓋孔雀毛着龍相綴也、

草木中胡繩之爲芳、蒼菉之爲穢、葈律之爲珍、豕零之爲賤、臭味區以別矣、

古人名錢曰刀、以其能役人也、又從二戈、以其害也、從貝從戔爲賤、則又可賤之物矣、

周禮玉堪注、有薄借綦、漢文帝履不借視朝、不借者草履也、[illegible]

女經雜志校、一名鉀甒、
酎酒之味厚者、故漢書多言酎、以會諸侯、薦宗廟
簫、一名石弦、一名紫佩、
箏一名東兜、
光武后陰麗華、有金乱屑滕、倒鳳啣花蕭局、古薰籠
也、
九經中有燭字、而無燈字、至漢竹宮祠太一、自昏至
曉然燈、故有七枝燈、百枝燈之類、然上林鐙字從金、

以五金鑄之也、九經無麵字、周禮所謂麷、只如今之
炒麦、至王莽斯有啖麵、及鰒魚之文、九經無茶字、爾
雅謂之檟茗、即茶、但經中只有荼耳、九經中無豉字
亦無醋字、止有醯、及和用酸而已、至漢方有此字、
秦始皇帝操文墨畫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
之一、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始皇省讀文書、
日以百二十斤爲程、
蕭墻、爾雅翼曰、周人牆蕭、使臭陽達于墻屋、故曰蕭
爾雅曰、蕭、荻蒿也、古者儉朴、諸侯內階皆用土築、以
蕭覆之、故曰蕭、荅茅茨土階云爾、
酤作沽、乃一宿熟酒、孔子不食沽酒、以一夕暴成耳、
注作買、豈知三代時未有賣酒家耶、
今世卷帛兩合而成一疋、是一合爲一端、乃以一端
作一疋者誤、
輕容、方空、皆紗名、輕容無花薄紗也、方空、即銀條紗、
乃王荆公云、青彩猶未着方空、方空豈可爲青彩耶、

古有善睡之神、名曰宜梯、
杜樊川有睡癖、夏侯隱號睡仙、
字書居高臨垂邊曰厠、武帝據厠以見衛青、非溷明
矣、
郡邑成石銘、乃蜀檮杌所載、蜀主孟昶文、宋熙陵摘
其四句樹石、今因而不廢
櫬、木名、桐也、古者桐棺、故謂棺爲櫬、猶天子用梓曰
梓宮也、今人例指旅殯者爲櫬、何哉、

東方朔曰、推甲乙之帳、幡之於四通之衢、帳多故以甲乙第之、

執金吾、金吾、鳥名、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非常、

籧篨口柔、觀人顏色而爲詞佞也、

鴟夷形如榼、可以乘酒、多所容受、而可卷懷、吳王取馬革爲鴟夷、受伍子胥沉之江、

玉搔頭、漢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自後宮人

搔頭皆用玉、

金蚕、晉永嘉末、發齊桓公墓、得水銀池、金蚕數千箔、

宋太祖以栢爲界尺、謂之隔筆簡、

雙陸最近古、號爲雅戲、始于西竺、流於曹魏、盛於梁陳魏齊隋唐間、宋太宗𢬵之聲詩、紀於奎文、雙陸有光矣、

橘中之樂、乃是象戲決賭、今言圍棊者誤、

博物志云、舜造箕、老子入胡作樗蒲、曹植作長行局、世所謂雙陸也、紂作粉、孟莊子作鋸鑿、少康作箕帚、夏昆吾氏作瓦、烏曹氏作磚、伯益作井、

六赤、即今骰子、

不借、草鞋名、軍持、净瓶名、故陸放翁云、遊山雙不借、取水一軍持、

老子入西戎、造樗蒲五木、

六博之法不甚可曉、楚辭琨蔽象棋有六博、鮑宏博經云琨蔽玉箸也、各投六箸、行六棊、故云六博、行十

二棊、六棋白、六棋黑、所擲骰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黑、不刻者五塞之間謂之五塞、云云詳

六棊之制似今雙陸、以骰子行之、非今之棋子也、

梁史宋全昱以投瓊擊盆中、斥散碁、即今之骰子、不知與古之瓊同否、

彈碁之戲、兩人對局、白黑棋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爲之、其形四隤而中高、魏文帝善彈棋、能用手巾角、時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

撿者其藝蓋始於漢武帝蹵踘言事者以為勞體乃作彈棋奏之以此觀之彈碁與對奕不同直以石子相觸耳

鄧文開山勢即王積薪所得于孫姥者

駱人墨客多能手談而林和靖乃曰平生所不能者擔糞與着棋耳其鄙賤之如此予謂着棋雖無益不當賤惡若是後見本集內題詩壁有云坐讀碁慵下眠看酒恰中則是慵下者因坐讀耳非不能也又春暮寄懷曹南通詩云跌宕情懷毎事同十年曹社醉春風彈弓園圃陰森下棋子廳堂寂靜中是著棋一事亦與之同逋翁乃擔糞者耶

吳叱不好碁見人着輒曰汝非死將軍奈何以鬼陣相攻八因名碁曰鬼陣

楚詞注桂蠹以喻食祿之臣蓼蟲以喻放逐之士

晝上二紙條名曰驚燕古于紙條不粘任其飄動

御卦以錢自嚴君平始唐詩云岸無織女支機石井有君平擲卦錢

桓玄喜陳法書名畫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帙偶涴之後遂不設寒具寒具今油餅也

浮圖底屋名曰由旬俗訛曰牛有毗曇論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一拘盧舍八拘盧舍為一由旬一弓長八尺五百弓長四百丈二拘盧舍為二里十六里為一由旬

屧履中薦也曰步屧曰吳王宮中有響屧廊以楩梓板藉地西子行則有聲故名響屧梁詩晝屧重高墻晝之者當是繪以五彩高墻者是濶類也今之高底鞋類履底曰舄以皮為之舄以木置履下乾濕不畏古者祭服用之屐以木為之即今之木屐古婦女亦着之李白浣沙石女詩一雙金齒屐兩足不[白]如霜今廣東婦女雖晴亦穿屐

太白詩有詒兩自笑溫庭筠詩有語柳毿毿柳渾詩窓生有語度又太白閑將手語彈鳴箏即以奕為手

談也唐書道路目語
飛雲冊、即今水銀燒粉也、云是蕭史作與弄玉、今名玉華花粉者、古人傳面用米粉、故字從米、或染之爲紅粉、後乃燒鉛爲粉、云是紂始、又調脂作紅、
女子穿耳、帶以耳環、蓋自古有之、乃賤者之事、莊子曰天子之侍御、不叉揃、不穿耳、
古樂府河中曲、味莫愁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後遂誤爲金釵美人十二行、

茶樹下子始出、移植不生、聘用茶、意或出此、
今時婦女之足、競尚弓小、用匹帛緊固纏束之、古先無此、或云自妲己始、妲己乃雉精變爲人、但足猶未變、故用裂帛纏之、後遂緣之以足小爲美、墨莊漫錄云扎腳自五代以來方爲之、南史齊東昏侯鑿金爲蓮花帖地、令潘貴妃行其上、然止行亦不言其足之弓小也、至韓偓香奩集有咏屧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以今校之曰六寸者、言其小、而亦未言弓也、惟李後主宮嬪窅娘善舞、後主作金蓮、令窅娘以帛繞脚、令纖小屈上、如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則此既纖而又弓矣、由是人相效、以纖弓爲尚、又石崇愛妾數十人、以沉香末布牙床上、令踐之無跡者、賜珠百顆、有跡者節其飲食、令體輕盈、闈中相戲曰、若非細骨輕軀、那得百顆珍珠、故謂之步香塵、
今小兒俯身、兩手據地、以頭相觸、作牛鬬狀者、即古

角觝之戲、後魏道武帝詔修角觝百戲是也、
西京賦曰、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注曰皆爲假頭假作其形、即今面衣也、
孟景立石經于成都、表章五經、篆集本艸、今之戒石銘、亦景所作、又作書林韻會、宋世書傳、惟蜀本最善、
肺石之制、如佛寺磬石、長八九尺、形如人肺、有寃者擊之、立其下、肺主聲、故達其寃、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者、此也、

王莽時禁用兩字名，故東漢獨以一字

豆腐起于漢淮南劉安，其術有點化法，故巖雲溪詩曰：傳得淮南術最佳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艸也，今人謂之七里香者，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虱，又按神隱錄云：古人藏書，必置芸草于中，恐生蠹也，芸窓之義乃出于此

霍仙鳴別墅，一室中開七井，以雕閣盤覆之，夏月坐

其上，竟日忘暑

宋人有為二結者，其一可解，其一不可解

燕北雜記：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白羊琵琶骨上炙，破便出，不破不出。一云鞬鞑占卜，每用羊皮骨，以鐵椎火錐之，視其兆，析以決大事，遂東志略：扶餘國有軍事，則祭天殺牛，觀蹄以占，解者為凶，合者為吉，北戶錄：邕之南有雞卵卜，又云南方除夜及將發船，皆殺雞擇骨為卜，傳古法也，學齋佔嗶：今之瓦卜、蓍，有取於周之瓦兆古法也，小說雜書傳虎卜、鳥卜、紫姑卜、牛蹄卜、鷄骨卜，雖不法於蓍龜，亦有可稱者，今雲南地方夷羅，一切大小事，疑不能決，輒請巫師殺鷄，戳其腿骨穴，料正多少，以卜吉凶，巫師曰大奚婆，一曰朶兮婆，其法特神驗云

梅花渡異林卷之七終

異林卷之八目次

軼語考鏡

黃綿襖　登高

兀日　水澇

六庚　五夜

東朧　目

修禊　世劫塵

夜半鐘聲　眞武像

老人星　女人星

弓隆靴明　霜

休沐　雨

蒼天　鵓鴣

石尤風　六更

二十五聲　香水泉

珊瑚釣　閏年

丁丈　月名

三餘　寒食

生子無影　三山

陽紆　圬者

廆博　說虎

壑　稼軒

耕蠶　辱臺錢

清隨月轉　馬賦

潛英　神女名

漢壽亭侯　赤壁

古今都會　金人

紫塞　蠱毒

山氣　狼子

夔龍罔兩　足足

尺木　琥珀

藻廉　馬肝

鶴豹鹿虎　鳳麟

莎　樹枝
五稜　竹
龍涎香薔薇露　獅子尾
蜜香樹　枸杞肉芝
蕨　物止一用
黃精　狗寶
海蝦殼　袁機石
諱忘敝遺　氷雹

黃卷　灰滲
鹽酒　蓁灰

異林卷之八目次終

梅花渡異林卷之八

梅坡居士支允堅子固子纂

軼語考鏡

洛陽呼日爲黃錦襖子、羅大經以其名爲新作歌記之、

九日登高、是漢費長房事、乃唐人詩句有人日登高者、上元張燈、見于隋煬帝時、然宋朝三元皆張燈至淳化初始廢中下二元、今人併其事亦不知矣、

上官忌九日、末下顧言少卿試之頗驗、

水潦則用鼓、蓋陰冷氣勝、聲陽以伐之、

六庚、天之害氣五酉、鯷魚爲惟、因孔子於陳蔡之間、

帝繍云、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今惟言乙夜子夜何也、

遼左有東暆縣、暆日斜也越絕漁父歌有日昭昭以暆、

曹公掾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俗所謂日子、本

此

日在午曰亭，在未曰映，王仲宣詩，山岡有餘映，

修禊之禊，禊者潔也，故于水上盥潔之也，見應劭風俗通，

儒謂之世，釋謂之刼，道謂之塵，

夜半鍾聲到客船，唐張繼之詩，學林新編作溫庭筠，非也，歐陽文忠以詩則佳，而無夜半鍾聲之理，王直方詩話，以金輪寺僧謙，咏月而得清光何處無句，喜極而夜半撞鍾，乎意謙得句而撞鍾，乃各時事，張豈無據而云，乃以謙之事，奏泊耶，况寒山與金輪自非一地，可謂痴人前說夢，及見中吳紀聞，辨夜半之鍾實，乃第惟姑蘇承天寺爲然，乎復意繼固蘇人，而寒山原非承天，似亦未得，又見墨客揮犀云，古有分夜鍾，正半夜也，至南史丘仲孚傳，每讀書以中宵鍾聲爲限，則思唐時半夜亦沿古人分夜故事，故于鄴有遠鍾來夜半，皇甫冉有夜半隔山鍾，非後世晚暮比

也，冀時承天寺尙爾也，

世眞武象，俱有龜蛇，相傳以龜蛇爲妖，眞武服之，非也，武當志謂北方七宿成形爲玄武，玄武者龜蛇也，玄之色赤而黑，龜蛇則皆鱗甲，武之象也，眞武北極之神，龜蛇亦以象形云，徵此則所傳者其叔爲眞矣，

老人星，一名狐南，一名南極，見則天下治均，是星也，人逞逞以長頭短身拄杖，侶以龜鶴等，謂之壽星，此傳襲之弊，畫工取巧而然，而士君子亦不之正，何不學也，

漢渭橋一女子，浴于水，乳長七尺，惟張寬識之曰，君王祭祀，齋戒不謹，則女人星現，

甲子名爲隆，呼之入水不溺，甲戌名執明，呼之入火不燒，

僖公三十三年冬隕霜不殺草，元成宗九年三月隕霜殺桑二百四十萬，

何元朗叢說，唐宋時仕宦皆有旬休沐，官九日則賜

一日洗沐世所言上澣下澣本此、

月光之白曰皜月光之白曰皎男子之白曰皙女子之白曰皉老人之白曰皤草華之白曰葩雪霜之白曰皚鳥羽之白曰翯、

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春言色夏言氣秋言情冬言位爾雅備載之、

鵓鴣陰則屛逐其婦晴則呼之諺云天將雨鳩逐婦、鳩蓋薄倖者乎、

石尤風相傳爲石氏女嫁尤郎情好甚篤尤遠遊不歸石憶死臨亾長嘆曰世有兒夫遠出吾作大風爲天下婦人阻之、

郎士元詩曰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石尤風謂逆風也、

楊誠齋詩云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更絕梆鼓遊作謂之蝦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云六更也、

李郢詩二十五聲秋點長蓋夜漏五五相遞爲二十五至宋世國祚長短讖有寒在五更頭之忌遂去五更後二點而并去初更之二以配之非古也今亦相沿而莫覺矣、

古詩云安得香水泉濯郎襟上塵今考吳宮有香水溪蓋西施浴處人呼爲脂粉塘而吳宮人濯粧于溪之上源至今猶香也、

連昌宮詞有朝陽未升簾影黑至令御掛珊瑚鈎豈宮殿之簾每且旋捲掛也、

凡閏月年其秋必少蟬、

甲閼逢乙旃蒙丙柔兆丁彊圉戊著雍己屠維庚尙章辛重光壬玄黓癸昭陽、

子困敦丑赤奮若寅攝提格卯單閼辰執徐巳大荒絡午敦牂未協洽申涒灘酉作噩戌閹茂亥大淵獻

月名甲畢乙橘丙修丁圉戊厲己則庚窒辛塞壬終癸極

正月陬二月如三月病四月余五月皋六月且七月

相八月壯九月玄十月陽十一月辜十二月涂

三餘者冬爲歲之餘夜爲日之餘雨爲月之餘貧子冬日乃有餘功學問故曰三冬文足用

寒食月禁火相傳起於介子推自焚琴操所紀介子推事云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又非寒食也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于國中註云爲季春將出火也斷火之制當起於此

老人生子無影蓋以其形氣薄亦多不壽乃三都賦

云玄俗無影玄俗古之異人也梁書武帝生身映日無影壽踰八十又有不係前說者然漢丙吉驗一老人八十餘生子無影南史蕭映刺荆州見張元始年九十七生子無影

中國有三高山峨眉五臺洛伽補陀

陽紆之山河伯所居

泥水匠名圬者

稱丧子曰嬴博之變以季札葬子于嬴博之間也

宋丞相范文穆公好談虎搆軒曰談虎

東海有山曰蜸明月所出

辛棄疾言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故號稼軒

畊事自浸種以至登廩凡二十一事蠶事自浴種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

慶曆中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之辱臺錢

酒初熟時甕上澄清恒隨日[illegible]有在東畔

午時在南日落在西夜半在北[illegible]

涯洼馬賦四蹄曳練翻瀚海[illegible]噴生風下湘山之亂葉

黑河之北有潛真之石其色青輕如羽毛寒則溫夏則冷刻之爲人像神語不異真人漢武帝常刻爲李夫人像而見之是也

甘州山洞中有一立化神女石傍有屠者蹲踞而化初屠者日見一女子買豬肝三片疑之微踪其往至

山川出女爲說法、各化去、皆眞身也、第神女上無所
墓下去地一尺、竟不知何故、

程敏政言漢壽。縣名在犍爲、史稱費禕遇害於漢壽
府詩亦曰漢壽城邊野草春、是漢壽者、封邑亭侯者
爵也、今大明會典亦只稱壽亭侯、去漢、而以壽亭爲
封邑、誤矣、

赤壁山、乃吳破曹處、湖廣赤壁有五、漢陽漢川黃州
嘉魚江夏、皆有之、惟武昌嘉魚縣西南八十里、大江

濱北岸烏林、南岸赤壁是也、唐屬蒲圻、故云去縣西
百四十里、今屬嘉魚、宋謝枋得猶於石崖見赤壁二
字、爲子瞻所遊、乃黃州西下津江百步赤壁磯、土人
訛爲赤鼻、非故地也、張文潛但知辨其誤、而亦不識
此山之名、子瞻所遊、自名石鍾山、

右今都會

伏羲都陳、今河南開封府陳州有陵存焉、神農都陳、
或曰曲阜、晉志曰、都陳而別營於曲阜也、今山東兗
州府曲阜縣、黃帝都涿鹿、今順天府涿州、括地志又
曰涿鹿故城、在嬀州、今朵顏之地、少昊都曲阜、顓帝
都丘、今山東濮州、陵碑尚存、帝嚳都亳、今河南偃師
縣、唐堯都平陽、今山西平陽府有唐城、虞舜都蒲坂、
今山西平陽府蒲州有廟、夏都安邑、今山西平陽府
夏縣、春秋疏曰、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三都
相去二百里、俱在冀州、括地志又曰、自禹至太康、與
唐虞皆不易都、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漢志曰、陽翟乃

受封避舜子之所、商都亳、後盤庚亦遷亳、祖乙遷耿、
盤庚復遷於亳、周都豐鎬、即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
關中也、徐廣曰、豐鎬相去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詩
曰、文王有聲、作邑於豐、宅於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
之、蓋豐都而遷鎬也、又曰、都洛陽者、洛陽即今河南
府洛陽縣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周伐紂居洛邑、其
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之、居九鼎焉、建明
堂、朝諸侯、復還豐鎬、蓋以洛居中土、故曰京師、秦都

咸陽、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故蹟、阿房宮、長信宮
俱在、西漢始都洛陽五年、因婁敬說而復遷都長安、
東漢暨魏都洛陽、或曰長安、曰譙、曰許、曰昌、曰鄴、水
經注曰、魏因漢祚、復都洛陽、以譙爲先人本國、許昌
爲漢之封居、長安爲西京遺跡、鄴爲王業本基、故號
五都、時一幸焉、吳初居鎭江、都武昌、卽今湖廣武昌
府也、後遷建業、卽今應天府、蜀都成都、卽今四川成
都府、西晉都洛陽、東晉都建康、元帝東渡、避愍帝諱、

改建業爲建康、宋齊梁陳俱都焉、元魏初居雲中、
卽今山西大同府懷仁縣、後遷洛陽、北齊都鄴、卽今
河南彰德府、西魏後周都長安、隋始都長安、以城狹
小水鹹、與蘇威高熲共議移去城三十里龍首山都
焉、後煬帝常徙都洛陽、爲巡幸故也、唐都長安、梁唐
晉漢宋俱都汴、南都臨安、
宋都汴梁、仍五代之舊、是曰東京開封府、而以洛陽
爲西京河南府、南京卽今歸德、北京卽今大名、宋之
之四京也、

金人自詡其奇曰、上山如猿、入水如獺、

秦築長城、土皆紫色、故曰紫塞、南徼土色赤、故曰丹
徼、塞者、塞也、壅塞夷狄、徼者、繞也、繞遮中國、

夷方蠱毒、須以當歸遇飲食畢、卽嚼之、

山中如有氣如虹、或白色、惡以身伏地、用口合土嗅
柳蒜、俱可食、

昔突厥爲隣國所滅、止留一子九歲、斷手足、棄于澤

中、牝狼銜肉飼之、後與狼交生七子、以致蔓延、故曰
狼子野心、

孔叢子稱山林之怪夔罔兩、木石之怪龍罔兩、

足足懷仁、足足鳳也、般般擾義、般般麟也、語出薛道
衡、

神龍乃能升天、餘則不能、頭有一物如博山形者、名
尺木、是能升天、

黃帝殺蚩尤、棄其桎梏、變爲楓木、脂入地千年、變爲

瑪瑙、

漢武時有一神曰藻廉、有樹曰瞿所、

漢轅固傳食肉毋食馬肝、不爲不知味、注馬肝有毒、食之殺人、郊祀志武帝誅文成而諱之曰、文成食馬肝死耳、是亦謂肝有毒也、後人遂爲食馬留肝之說、轅固傳毋字史記本作不、燕丹子載太子有千里馬、荊軻曰、千里馬肝美、太子即進肝、然則馬肝豈殺人者耶、然史記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得而食之、公曰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以是推之、千里馬肝、毒又深矣、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飲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啣取之無差、

鶴左右脚有第一指名兵爪、凡鳥皆然、其後趾名托爪、鷹鶻鷙猶此二爪、

豹性衆、善服氣、雪霜雨霧、慮污其身、伏而不出、是豹伏之義、

唐裴旻終日射虎、後見小虎、則馬辟易而弓矢俱墜、老人曰、君前射者彪也、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一大虎逐虎而噬之、錄奏曰、檢瑞應圖乃酋耳也、據是則世間所見者皆彪、大于彪者爲酋耳、小于彪者爲虎、此埤雅諸書所不載、

鹿之大者爲麈、羣鹿隨之、皆視麈尾所向、

虎骨甚軟、雖只尺淺草、能伏身不露、一作聲、則巍然矣、然真虎不可射、今所獲皆非真也、

虎饑亦啖菓實、不特獸也、然不能行曲路、遇者引至曲路、便可避去、

虎食犬則醉、犬爲虎酒、

刺虎于夜、必見三虎並來、狹者乃虎威、當刺其中者、

虎死威隨入地、掘之可鎮百邪、

鳳愛啖龍腦、

一角曰麟、不角曰騏、青多者鸑、白多者鷫、鷫亦名鷖、離騷云、駟玉虬而乘鷖、黄多者鵷雛、紫多者鸑鷟、惟

五色而赤多者爲鳳、

胡蝶每化爲魚、

天祿又曰天鹿、𩆜靈之獸、又南陽宗資墓旁二獸刻字于膊左曰天祿、右曰辟邪、天祿閣、或因此立名耶、

獬豸忠直、見人鬪、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鸂鶒好食短狐、在山澤中、無復毒氣、淮賦所云尋邪而逐害者也、

猯一名蒙貴、又名烏員、

西域鼠有大如狗者、中亦如兎、

成都有義鼠、每行遞相咬尾、三四爲羣、見之當有吉兆、

鼠五百年即白、然耳足不紅者乃常鼠、非金石之精、

玄駒賁、玄駒、蟻也、賁者走于地中、

冰厚三尺、地凍一丈、

黃猴白兎子、美嘗言之、貴州人云、猴初生白色、歲餘而黃、又五百歲而復白、

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人以爲宮粧、且以退爲褪、誤矣、

伯勞惡鳥也、凡鳥見而避之、故與燕各西東、

犬白身而黃耳者、知人家禍福、

蔡中郎以反舌爲蝦蟆、淮南子以蛩爲蛾蝶、詩義以蠡爲螻蛄、高誘以乾鵲爲蟋蟀、博洽之難如此、

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卒然、蛇名也、孫子以比將之主軍、蓋首尾相應者、果

然、獸類也、人取一、果然則數十可致、古人以比人心薄俗有不如者、

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緱仙姑曾見之、靈神烏衣朱冠、其面焦黑、彭介曾見之、

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

爾雅云、龍有翅曰言龍、故曰龍有翼而飛者、魚眼爲龍、取音劉、目動也、

古水陳循嘗辨綠雞綠字之誤、當鐵鷄、

多畜惡犬，獵者作犬聲，則悉舉臭吼，守不復去，經四
五日，即困而倒，
鶚以愁望，鴟以貪顧，鶉以嗔睨，鴨以怒啄，雀以猜愳，
燕以狂盼，鸎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饑鳴，鶴以潔唳，
梟以凶叫，猿以愁嘯，
鶴以聲交，鷺以目交，鵁鶄睛交，鸕鷀足交，騰蛇聽交，
野鵲傳枝，老鴉過氣，鸛鳥接影，孔雀亦接影，鴛鴦交
頸，蝴蝶絡緯蟋蟀皆以鬚爲異，交亦在鬚，龍鵝莎鷄

皆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自然成孕，又雀交不一，雉交
不再，虎交亦不再，皆理之異者，凡鳥皆雄求于雌，惟
雀與鶉鴛鴦，則雌求雄也，
稀差，乃南中鳥也，數十年一至，至則雌雄遠樹，遺精
在地，猴而乾食之，一毫可助一夕之懽，
凡出師有鵂鳥隨後者必敗，
龜名地甲，兔名地神，不可輕殺，恐有奇禍，
豕具十二肖肉，惟㚒是其本肉，膽隨月轉在諸肉，正
月建寅，即膽在虎肉，有一人宦于廣西，親見之，又言
象肉千味，又言象膽隨四時在四足，乃知最變易不
拘者象是也，故大子釋文取名曰象，武以易爲虫名，
此虫一日而十二變色，取以名書，似不誣者，
象膽隨四時在足，春在前膊左，夏在前膊右，熊膽春
在首，夏在腹，秋左足，冬右足，蚺蛇膽隨日轉，上旬近
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魚膽春近下，秋冬近上，
江鄰幾云，山海經云，象膽在四足，今閱山海經，無此

語，象膽隨四時在足，見酉陽雜俎，然象膽無定，以時
爲度，某時在某所，丘瓊山能辨之
寶誌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佛道未來，而
言者已知其然矣，若鯀爲黃熊，杜宇爲鷤鴂，褒君爲
龍，牛哀爲虎，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
犬，黃母爲黿，宣武爲鱉，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
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爲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異
受形之謂耶，

江湖有䱐妾魚，游必三，一前二後，楚詞魚鱗鱗兮媵予，唐詩江魚羣從稱妻妾，

人食斷腸艸而死，虎食之而百日不饑，人食砒霜而死，龍食之而肥，

大月支及西域胡有牛名曰及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創即愈也，葉文莊盛水東日記，

莊浪有䍽羊，土人歳取其脂，非久復滿腹，益地接西番，偏方氣使然爾，

唐太宗問光祿卿，索無脂肥羊肉充藥，鄰處後進狀云，須用羊五十口，一一對前殺之，羊怖懼破脂入肉中，最後一羊，肥而無脂，上遂已之，人以處後博識，

雞兩眼，四周有小白骨十二片如牌，應十二時，或云輪轉，至卯當候則鳴者，以此，

朝野僉載，唐先天中洛下人牽一牛，左腋下有一人手長尺餘，巡方而乞，或曰，牛前身是人，釋氏之所謂業報也，北窓記，與其寧縣有牽羊以丐者，其羊胸前有一人手，自右抱胸，手有六指甲，如羊頗長，見者皆言前世為惡致此，一人獨不然，曰此無他，人與羊交耳，彼牛安知其不然乎，風俗通，漢靈帝時，司徒長史馮延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蒼頭，乃好此馬，以生子也，

朱子語錄，問人死為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如何，曰此不足怪，向見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此只是稟得猪氣，即此定之，世間禽獸有雜人形者，人有雜畜形者，皆可以不疑矣，

豈食之死熊而飛，鼠嗜食之死鼠而肥，鼈豈惟物哉，人之嗜好根其性，亦有不可解者，曹公之野葛，夏竦之鍾乳硫黃是也，

虎生三子，則一為豹，鷂生三子，則一為鴟，賢子為豹，不肖子為鴟，

龍無耳，魚亦無耳，柔魚無骨，馬無胃，蠶無臟，獐無膽，鼠亦無膽，鯸鮧魚亦無膽，又亦無頸，猴無脾，兎亦無

屑又無腎蟹無腸螢蟆亦無腸鷄無腎鴞無舌又無僧指蟬無口蛇無足蚓無筋又無心蝦蛤無血飛者無胃走者無翼麞有牙不能噬鹿有角不能觸蛩翼不能飛無足而飛者惟螣蛇諸蛇中惟蝮是胎產者餘皆卵生

唐鼠易腸可謂知悔謝豹覆面可謂知愧

麢大羊細角俗作羚性最靈喜解人爭鬬故凡見爭鬬者輒趍跪于前如解勸狀夜睡以角勾掛樹枝上倒直睡不着地人未近前則先覺矣所以人不能取角宜入藥但真者難耳一曰羱羊俗名山羊一曰山驢大畧相似惟羚羊以角于耳邊聽之集集鳴者為良

麝形似獐而小又似小麋臍香正在麝之陰莖前皮內別有膜裹之夏月食蛇虫多至天寒則香滿入春則急痛自以脚爪剔出之着屎溺中覆之皆有常處遠近草木焦黄者是也若人逐急之則投岩下自以

爪尖剔臍出因自死焉設或就縶必先拱四足猶保其臍也西北之麝噬虺食栢故香結尤良天寳中有漁人水中亦獲一麝臍亦香但皆水也每欲取以針刺之香倍肉麝名曰水麝

牛之有黄者必多鳴吼又好照水人以盆水承之伺其吐時喝迫之即落水中謂之生黄凡牛黄有四種生黄一也殺死而在角中得者角黄也心中剝得者心黄也在肝胆中得者肝黄也總之不及生者最勝初如漿汁投水乃硬

江中水族甚廣其類各有所限江蟹至潯陽則少鮮魚至鴨欄磯則少麪條魚惟城陵磯冬至前後有之又漢中沔陽縣有丙穴二所常三月取之穴口向丙味甚甘故曰丙穴出嘉魚江右人有鉄鍋底上起一鐵泡鎚破有一紅虫其走如飛其嘴至硬是金鉄中虫也又有氷鼠在北方百丈氷下但食氷毛長百尺亦可為布故曰火鼠不知暑氷蠶不知寒又陰山川

[illegible]積雪歷世不消、其中生蛆、大如瓠、味極甘美、又大
[illegible]雞食火、亦火中味也、
鵝巢補翅、鴨寒下水、故曰悶殺波頭鵝、蟻不集虎豹
皮上、蠅蚋不集獅尾上、故人以獅尾爲拂、恙者、蟲也、
能噬食人心、故人無病曰無恙、它者、蛇也、上古草居
野處畏蛇、故人相慰問曰、無它否、又橐駝所以盛溲
便者、名曰虎子、亦曰圊子、
九子皆龍種、一曰囚牛、性好音樂、今胡琴額上刻獸

是其遺象也、一曰睚眦、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也、
一曰朝風、好險、今殿角上走獸是也、一曰蒲牢、好鳴、
今鍾上獸紐是也、一曰狻音酸猊、好坐、今佛座獅子是
也、一曰狴犴、好訟、今獄門上獸頭是也、一曰屓音戲贔、
音被好文、今碑兩旁龍是也、一曰蚩吻、好吞、今殿脊間
獸頭是也、一曰覇下、好負重、今碑座下石龜是也、
馬性善驚、故驚駭字從馬、女性善妒、故嫉妒字從女、
馮篤之從馬、威委之從女、亦各有義、

烏鼠同穴、蔡氏傳禹貢以爲二山名、乃陝人云、莊浪
山中烏鼠二物、同穴而處、遂爲雌雄、行者多見之、蓋
仲默理學之士、止據理以自信而已、而不知物之異
有如此者、如彼蠢與蚯蚓異類同穴而交、蜈蚣多與
促織同穴、海濱有小蜂名瑣蛣、殼中必有一小蟹、失
蟹則死、皆此類也、
陝產石魚、土人知其處者、掘地得之、其石三塊相合、
各有魚形、多鯽、細如雕刻、鱗鬣首尾無一不具、寧夏

之北有山、所出之石、多作江南水草、且有風偃之勢、
土人琢以爲屏、以江南水草而融結于塞北窮山、此
理尤不可曉、張茂先博物志未載、豈亦未之見耶、
詩言躍躍毚兔、文皇北征、在長白山沙中掘之、大如
鼠、頭目毛色皆兔、足尾如鼠、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
躍、如兔、犬不能制、
孟子謂緣木求魚、以喻必無、然峽中有鯢魚、如鮎、四
足長尾、能上樹、人從樹執之、四川有魶魚、亦能緣木、

聲如兒啼、蓋在雅州榮經水、及西山溪谷、物之不可
寡如此、

山東無虎、衡無狼、廣東無兎、蜀無鴿、

落霞乃鳥也、閩内臣有之、形如鸜鵒少大、遍體緋羽
嘗雪、龍說以爲飛蛾、悞矣、又曰鶩鴨、蓋因野鴨逐
飛蛾欲食、故曰齊飛、此又強解、然王勃序文、世以爲
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古今奇句、困學
紀聞、前有庾信馬射賦、落霞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
旗一色、

貴州思南有山曰甑峯、居大山中、其形若甑、盤亘銅
仁思州石阡數百里、内無人居、所產草木多異狀、有
獸曰宗彝、類獮猴、巢於樹、老者居上、子孫以次居下、
老者不多出、子孫居下者、出得果、即傳遞至上、上者
食、然後傳遞至下、下者始食、上者未食、下者不敢食
也、先儒謂先王用以繪於衮者、取其孝也、

東海有海驢、狀如驢、毛長二寸許、或製卧裀、善人御
之、竟夕安寢、不善人夢鬼數驚、夷詫其靈、不敢藉也、

有樹產片腦、葉如槐而小、皮理類沙柳、腦則其皮間
凝液也、夷秋剝而出之、大如指、厚若二青錢者、謂之
梅花片、至中國、擅翔價焉、

鯤鮞者、魚之至小者也、國語註謂魚子爲鯤、莊子以
至小寓至大、故云、不知其幾萬里、即龜毛兔角、石女
懷胎之意、

陸機爲詩艸木疏、劉杳爲離騷艸木疏、王方慶有園

亭草木疏、李文饒有山居草木記、君子所以貴多識
也、然爾雅不識蘪音米蔜音爊、字書不見栮音耳橙音欺、學者
恥一物之不知、其可忽諸、

茶、木萌也、采葉作飲、一曰茶、二月檟、三月蔎、四月茗、
五月荈、蕃早晚之別名也、陸羽茶經三卷、茶記三卷、
溫庭筠採茶錄二卷、張又新煎茶水記一卷、蜀毛錫
茶譜一卷、丁謂北苑茶錄三卷、又北苑拾遺一卷、蔡
宗顏茶山節對一卷、又茶譜遺事一卷、北苑煎茶法

一卷、僧侃茶苑總錄十四卷、茶場易覧十卷、蔡襄有進茶錄、黄儒有品茶要錄、熊蕃有宣化北苑貢茶錄、熊克有北苑别錄、田藝衡有煮茶小品、唐德宗榷茶、十取其一、而極盛于宋、我洪武廿四年、詔天下産茶之地、歳貢茶、以建寧爲上、名曰探春、曰先春、曰次春、曰紫筍、不用碾爲龍鳳團、皆芽茶矣、

爾雅釋木曰檟、苦茶、郭璞註云、早采爲茶、晩采爲茗、此茶之始也、自漢以前、不見于書、想所謂檟者、即是矣、温嶠上表貢茶一千斤、茗三百斤、今稱新茗、當是錯用、

蜀雅州蒙頂山有火前茶、謂禁火以前采者、後者曰火後茶、又有五花茶、

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枝殻、甘蔗滓、乾栢葉、黄連和焚、又加白子棗核梨核皆妙、

靈芝名壽潜、又名希夷、故劉庭芝取以爲字、

鵜鴂、一名内史、一名花豕、

蜘蛛、一名春駒、

左行草、食之使人無情、祝餘草、食之使人不饑、蓇蓉、食之使人無子、

若華、即若木、在扶桑、日所出、先照之、

萱草忘憂、皐蘓釋勞、故陳晦伯自名襟著曰學圃萱蘓、皆圃中事也、

司馬相如作賦、不知盧橘之爲枇杷、鄭玄注禮、不知樝之非梨、

月季花越宿着露、則紅色始殷、芙渠之類亦然、然則紅者、花之老也、

東坡有紛紛紅紫落青鹽之句、蓋閩粤人取橄欖以鹽塗其樹、則自落故也、

芍藥名將離、萱花名丹棘、艾名冰臺、橄欖名諫果、

岑牟單絞、武士服以供樂役者

柳楊稱爲漏春和尚、以子美有漏泄春光有柳條之句、而伐柳必川泥其首似和尚云、

荔枝熟時、人未採、則百蟲不敢近、經人採、烏鳥蝙蝠之類、便即傷殘、故本艸云、采荔枝者、日中而衆采之、

枇杷秋而萌、冬而花、春而子、及夏而熟、苦菜生于秋、更冬歷春至夏乃成、皆得四時之氣者、小麥亦然、

採蘭雜志、西施舉體異香、沐浴竟、宮人爭取其水積之罌甕、用灑帷幄、滿室皆香、甕中積久、下有濁滓凝結如膏、宮人取以曬乾、錦囊盛之、佩于寶襪、香踰於麝、

莎有二種、草也、樹也、樹似桄榔、

呂覽云、樹相近而靡、或軵之也、試觀木枝幹大小相亞、雖違丈許、無相壓之勢、小者必迴欲柯葉、而別向如揖遜狀、以語老橐駝、未之知也、

五稜也、[illegible]三[illegible]人參也、百結丁香也、鬱屈蛇也、鉤輈鳥也、羅[illegible]

山海經敘山之艸木、每以竹爲艸屬、又見晉人論艸木之有竹、猶鳥獸之有魚、自是天地間一種異品、此說亦奇、然則竹者、謂之艸可也、

龍涎香、出大石國、國人候島林上有異禽日集、下有羣魚游泳、則有伏龍吐涎、浮于水上、舟人遂探而得之、其涎如膏、其貴十倍千金、

薔薇露、即花上露、花與中國不同、土人取其花浸水、然多僞者、以琉璃瓶試之、翻攪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爲眞、

獅子尾爲拂子、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其糞名蘇合香、其筋爲絃、鼓之則衆絃皆絕、按蘇合香如蜜、比薔薇露稍釀、留青日札云、蘇合油樹生、可爲藥、出安南、交趾、有蜜香樹、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與水面平者爲雞骨香、其根爲黃熟香、其幹爲棧香、細枝緊實未爛者、爲青桂香、其根節輕而大者爲馬蹄香、其花不香、成實乃香、爲雞舌香、蜀中產烏頭藥、其銳而修者爲天雄、兩岐者爲烏喙、岐八角老者、爲附子八角、又別名側子、而性皆毒、

食枸杞子粥、善益人、乃有名苦彌者、按苦彌佛書謂
枸杞根、非謂子也、枸杞根、本草名地骨皮、乃知酡蒕
幽菽之問非博洽不解矣、
蕕子瞻好烹肉芝、即肉蓯蓉也、此物生土中、形甚大、
色紅鮮如肉、儼似人臂、嗟乎、宜子瞻之不能仙也、
猿啼之地蔴乃多有每一聲遶生萬莖
物止一用、不能相兼病齒者服苦蔘愈矣、而腰重不
舉、世不有類是者乎、藍蛇有毒尾、郤解毒、當歸生血

其頭敗血、麻黃發汗根節止汗、酸棗醒睡、仁復令人
貪睡、蠼螋枯腰以前治大小便之過澀、腰以後治閉澁
者、均一物也、而其用不同如此、鹽以浸魚肉則堅而
久、以沾布帛則易爛、阿魏性極臭、用以入食、乃能制
臭蒴氣極羨、然置臭肉中、能掩其臭、均一物也、其所
施有宜如此、國家用人、其審所處、亦當如是可也、
嘗聞黃精中有物、切肖食之立死、疑以人必不可食
矣、此妄言也、後讀郁離子云、陰谷有草、狀如黃精、背

[illegible]而生、入口口裂、入肉肉潰、名曰鉤吻、無求美形得
而爲形似所誤、又疑此草固形如黃精、安得取精者
特錯以害人耶、及遇取黃精者親言黃精苗青白葉
似杏、而尖處有鉤、根切似黃精名曰鉤吻、俗曰斷腸
草、真能殺人、因憶博物志曰、太陽之草故曰黃精、天
老曰太陰之精名曰鉤吻、是二物性不同矣、且本草
云、精味辛、又何同穴對待而生耶、意者陽極陰生陰
則惡矣、故殺人、

醫人俱知牛黃羊哀狗寶三種之藥、羊哀謂治翻胃、
而牛黃狗寶治驚癎也、然牛黃常用、易識、羊哀形如
濕茅紙時亦用之、狗寶不特未用、見者亦罕、乃生于
狗胞中、其形質如鷄卵石、而色至白碎之、內有文理
數十層、考之本草未收、不知何用、又見越冀集中云
馬有馬黑在腎、此尤罕聞矣、
聞夜有如燭煤者乃海蛩殼也、東坡遊金山寺、二鼓
見江心炬火燭天、棲鳥皆驚、故有悵然歸臥心莫識、

井鬼非人竟何物之句、後閙習海事者曰、醎水夜動則有光及讀王子年拾遺記南海之上有浮玉山、山下有穴穴中有大水蕩滴火不滅、乃陰火也、始知東坡亦未遍考、而蝦殻、萿海水餘氣耳、

支機石、圍一寸、方二寸、不圜微兊正碧、天漢左界北手經其上、

治産鬼曰語忌敬遺産時呼之吉、柳樹神曰九烈君用汁染人衣、當得第、水精曰慶忌、故木精曰彭侯耳神曰蘇利耶、月神曰蘇摩、日中之仙曰鬱儀、月中之仙曰結璘、火神曰惡祁尼、風神曰婆庾、

北極有千年不釋之氷、峩眉有千年不釋之雪、

古書用黃紙、以蘗染之萿避蠹也、故曰黃卷有誤书以雄黃滅之萿色類也故可否文章曰雌黃、

浒布以灰、濯錦以魚、洗金以塩、

塩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

秦法棄灰、罪弃市、不知者以爲苛、及考馬經乃知馬性畏灰更畏新出之灰、馬駒遇之輙死、故石礦之灰、往往令馬落駒、秦之禁弃灰、爲畜馬計也、又考夏小正、及月令仲夏之月、毋燒灰、是月須馬攻游牝別羣、毋燒灰者、亦爲馬也、因見古人一法之立、俱有微意善乎紫衲道人之言曰熟讀得大明律一部、可以經世矣、眞名言也、

□花渡異林卷之八終

序

文章土苴也性命不與焉評亦何益評而無當於作者固弗論卽評而有當於作者以蘄信於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其謂之何陸士衡云雖濬發於巧心未免受嗤於拙目夫評豈易事

歟幸而作者之所長及余之所明僅爾不幸而余之所明無與於作者之所長余皋哉余皋皋哉如曰雌黃往哲稾鑰後進是非余志也夫

巽林卷之九目次

藝苑閒評

終

支山居士支允堅子固子纂

藝苑閒評

文章一事乃天人道器所統繫初非雕蟲小技也子雲所言獨指賦物然揚脩嘗譏其老不曉事矣

孔子作春秋削其事辭華文而從忠也左氏煒乎華縟而實寡矣其時先王之教不遠其所述諸賢議道講禮憲典陳法猶有懿德大雅之風但多明變近譎

近誣衰世之文濫觴於茲韓子以謹嚴稱春秋以浮誇加左氏確矣戰國策或以為虞卿作矯稱鑿出猶有兵氣申韓卑卑名實事譎詞巧呧巇激肆蕩如於義矣莊列之倫離經畔常皆亂世之文乎漢斲雕為樸反澆為淳而春和諸令穆如溫如以至賈董楊馬諸賢上者深淳渾灝次者嶄峻雄奇彬彬乎盛矣

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掌內股裏夜還折竹寫之

李斯嘗為文信侯舍人呂覽或出其手不然韓非與斯皆出蘭陵門下不應斯獨無著述耳

呂氏春秋不韋相秦政時作也而云遷蜀韓非說難未入秦時所著也而云囚秦

史記與杜詩皆深渾高厚其敘世態汙隆人情慘舒悲喜之變如口畫指揭神化橐籥有餘材焉第遷有繁詞甫有累句不害其為大家遷芟其冗則經矣甫加以穆則雅矣

楚中發策中有太史公生不遇左氏傳語此出一宋老儒而忘其人當時極然之以為周紀諸侯世家家寂之甚且所紀時時牴牾再覽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謂魯恭王壞孔子家壁春秋左氏所修皆古文舊書藏於祕府伏而未發然則太史公時左氏誠未出或出而不備又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而不及左傳槩可推也若褚先生別補十一篇不宜錯諸傳中令人有玉石之恨第其人識短耳文辭似不減中壘新序

仰別爲一卷附後可也。

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萬言，而人譏其繁。丁子粟註周易一書，僅二三萬言，而人恨其畧。

鶡冠子云，不創不作，天地合德，節璽相信，如月應月，此雖誦聖賢道家語，自知慧出，使玉化爲環玦，老莊之遺言也。四稽五至之說，韓子稱之，然亦荀韓之餘論也。其漢魏間人僞作乎。

楊子雲家貧嗜酒，人載酒從學。

子雲作文成，一夕二毛。謝靈運一日吟百詩，頓落十二齒。文字之消耗精血如是。

管輅頓仰二斗，言辦綺粲。楊雄戶不離酒，大玄乃成。

東晉謝太傳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之意也。

王右軍蘭亭叙文固自佳，然與文選茲觀無弘大之氣，昭明之不入選者，疑此也，非有他說。

漢人尚獵，兩都、二京、三都、子虛、賦七發皆說一段獵事。

陸士衡文賦，是平生第一得意文，在晉代亦是第一篇文。

玄言流爲藻語，藻語流爲淫聲，至玉樹後庭，而王何夷曠誕弛之餘，禍極於是矣。陶靖節出言深靚，希志洙泗，蓋中流砥柱哉。與節不因時而降，其文亦不與時而降。

沈慶之云，衆人不如下官耳學。

李邕前後碑文八百六十首。

曹曾積石爲倉以藏書，名曹氏書倉。

比物連類三百篇之一體，至楚騷比始多，其詞雖濃漫而致厚溫柔，遺意猶有存者。後世襲此，無所不至焉。宋范華和香序，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捺多和羅之屬，茲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

此序所言悉比名士麝比庾炳之零藿比何尚之詹唐比沈演之棗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惠淋道人沈以自比也宋書載之云爾賊心可謂巧而黠矣齊書載卞彬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很豬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貴勢南史云羊謂呂文顯豬謂朱隆之鵝謂潘敞狗謂呂文度其險詐鄙戲彬豈無激而然哉晉記室參軍何長瑜嘗以韻語序臨川王義慶州府僚佐而輕

薄者又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劇言苦語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為廣州增城令齊國子生諸葛勗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繫東冶文人薄喙徒自殺其身而已

宋公景文筆記李淑愛劉禹錫文章以為唐稱柳劉朱子語錄李翺文有本領如復性書類歐陽公只稱韓李不曾云韓柳也惟唐代名家韓李以次別稱柳劉方是文章類聚人品群分並舉之間兩得其當四人者唐於當時有公評宋在後世有定議而今日士子例為韓柳之稱非其倫矣

秦漢以來著書之士不可勝數無異飄風榮華過耳好音同歸泯滅此文章家之所歎也後周李昶常曰文章之士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幾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藁草唯留心政事而已然政事出自朝廷行于天下昔人云官居宰相有似著鞋襪外看雖好中實不快又云州縣之職徒勞神耳彼於政事所

出所行之任且加嫌惡如此宋張遁善行書工詩其詞澄汰多奇就藁輒棄去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遁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是故仕途所尚若李昶者於文章既所不存而士之隱處若張遁者雖詩名亦不肯屑就

馮道作長樂老傳自叙其無恥蔡京作太清樓特宴保和殿延福宮曲宴記自明其不臣元稹作會真記鄭禧作春夢錄自表其失行牛僧孺作周秦行記自

陈其蕩志讀之令人作惡

墓銘或謂晉以前無有顏延年始爲之按吳志凌統卒權聞流涕使張承作銘誄則是三國時事也又張華博物志漢西都時南宮寢殿內有醇儒王史威長死葬銘曰明明哲士知存知亡崇隴厚葬非寧非康不封不樹作靈垂光厥銘何依王史威長葬有銘久矣

江州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爲西曹六代之際靖節子孫僅見此耳袁郊甘澤謡載陶峴彭澤之後開元中家崑山云他書再無所見蓋由其後世無復有顯者杜子美贈狄梁公孫詩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其感深矣

卯察舞雞爻分封蟻按曹操欲一山雞鳴舞幼子倉舒取大鏡照之遂舞又易林云蟻封穴大雨將至

張融海賦人謂勝木玄虛者惜字句脫落難讀藝文類聚載其二語云湍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信奇語也

宋人談苑載徐鍇嗜學該博嘗著李商隱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獨於代王茂元檄喪貝蹄陵飛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不知灰釘事後見杜篤論都賦云燓康居灰珎奇權鳴鏑釘鹿蠡以爲商隱雕篆如此藝苑雌黃云南史陳本紀云梟首震攝遠請灰釘此語已在商隱前矣按南史請灰釘之云商隱之所引者非杜篤賦中語也魏略王凌陰謀廢立事覺司馬宣王討凌遂使人送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遂自殺陳本紀乃此事故有請之云而商隱亦有望窮之云本紀以棺爲灰灰與釘皆闔棺之具商隱承用之正王凌事耳若用杜篤所云者何以請以望爲哉

丁晦芝田錄序有學慚鼠獄智乏雞碑之句鼠獄人皆知張湯故事至雞碑宋人引宣室志云裴晉公征

原缺第十葉

吳元濟至境上因發地得石刻有雞未肥酒未熟語解者曰雞未肥無肉也去肉爲己酒未熟無水也去水爲酉破賊在己酉後果是日平蔡以爲雞碑用此非也此用戴安道事耳晉書戴逵揔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丁晦叅用此鼠獄與雞碑皆幼年慧解事故以作對函

唐書言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唐小說又以爲士子初登科及在官遷除朋寮慰賀皆盛酒饌

飲宴爲燒尾事皆有証乃不詳燒尾之義或謂虎化爲人唯尾不化須爲焚除乃得成人或謂魚躍龍門化龍唯尾不化必雷火燒之乃成爲龍猶人之初蒙除授必樂飲宴客乃能成其榮或又謂新羊入群爲諸羊所觸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封氏聞見錄載貞觀中太宗問宋子奢燒尾事以燒羊爲對

王勃以殺官奴除名父福時坐貶交趾令勃往省侍道出鍾陵遇滕公開宴試滕王閣記故關山難越及守園池記猶侏離人語可怪也

今昔文士不會詩者唐有李習之皇甫持正宋朝則尹師魯曾子固習之有贈藥山惟儼禪師絶句送毛仙翁詩後爲鄭州有塼渠詩而劉貢父不記爲鄭乃謂自一李翺非習之乎謂唐固有同姓名者此眞翺詩也然習之三詩外獨退之遠遊聯句求韓孟並驅爭先時習之止一聯云前之詎灼灼此去信悠悠更無他語王深父回嘗戲曰度習之聯句詩見其索

思枯澁退之必曰公道不去矣不若罷休此前輩雅戲也

李商隱作文必聚書于左右檢觀終日謂之獺祭魚楊大年爲文用故事使子侄檢討出處用片紙錄之謂之衲被近楊循吉有四美妾皆知書每欲其書其類輒使取之而羅圯每有撰造必棲踞喬木霞思天想時閉坐一室容色枯槁乃二公之文亦不能厭人心何也

人有好惡于書亦然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楊子子瞻不喜史記王允作刺孟馮休作删孟司馬公作疑孟李泰作非孟晁以道作詆孟黄次伋作評孟卽如酸醎嗜亦各異非若今人無真識而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者

歐陽永叔送徐無黨序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以幾盡心於文字者蘇子瞻寶繪堂記所謂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以識留意於書畫者

言語之工筆墨之妙與有何益古人不朽之具不在文字而害其國凶其身者書畫往往爲之祟二公不以其所長自衒而能以爲戒其識高矣

宋張知白守亳亳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穆修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修求載名于記修投金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爲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名士爲羽翼嘗築南園屬楊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萬里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日也陸游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有先見之明焉晦菴之論務觀者豈真謂能高累之哉知務觀之不能如伯長庭秀之爲人也元姚燧少時嘗以所作就正許衡衡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爲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

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均罪也非周身害世之道也以衡斯言槩彼三子信矣李冶曰文章有不當爲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蠱俗四也不可示子孫五也今之作者不以爲所不當者爲患惟無是五者爲患噫是道也自漢伯喈以來已不免慙德矣

前輩文字無爲官作者觀名家諸集可知韓退之

並倶文珍序編在外集非李漢所錄豈公所棄之篇耶

趙松雪爲羅司徒致鈔百錠於胡石塘汲仲請作乃父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者是日汲仲正絕糧其子以情白坐上客咸勸之却愈堅石塘眞高致矣

永叔侃然而文温穆子固介然而文典則蘇長公達而文道暢次公恬而文澄蓄介甫矯厲而文簡勁文如其人哉

歐陽文紆徐曲折偃仰可觀最耐咀嚼荆公文亦高古意思超卓所忌者雅容整暇氣象爾曾子固文敦厚凝重却秦漢氣老蘇長擊言刺皆有法度東坡胡擊亂刺自不出乎法度

歐陽永叔誇政事而誇文章蔡君謨不誇書呂濟叔不誇棋何公南不誇飲酒君實不誇清絕大抵不足者乃生誇詡醉翁亭一記偶將新鏤翻翻動人然而無當于大雅介甫矜迹作宗聖誌便似捧心若能于匪字處用古韻差可觀耳

歐陽公五代史非其得意之文其叙事劣於史遷其持論則正於史遷然史遷會萃左國及西京名家文章以爲楨幹而公獨掇拾殘支斷簡于兵戈煨燼之餘其爲力固有難易也

東坡祖名序爲文多名引或作叙

子瞻子由同入御試慮有黜落明允曰我能使汝皆得之一和題一駡題可也

宋張商英知鄂州蔡京欲推方田于天下築圜土以囚人商英謝表云方田擾安業之民圜土聚徙鄉之惡天下誦之

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關賦云嘆秦關之百二難欺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雞口意語出色

客問皇甫湜何以字持正蓋谷風章湜湜其沚鄭箋云湜持正貌

宋孝宗留心經術奏對官被顧問者往往多失有王

愬者，蜀人，孝宗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遍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爲川，結而爲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孝宗大喜，改官寄院，

趙明誠晝寢夢誦一書，覺而惟憶三句云，言與司合，安上已脫，芝扶草拔，以告父，父曰，非謂汝爲詞女之夫乎，後果得李翁女，即易安也，

書紅葉之鄭，前有虔，後有谷，作大玄經者，前有楊雄，後有楊泉，泉字德潤，晉人，

文本心，典淮郡，致賈秋壑啓曰，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頭陀，兩粥一飯，

溫庭筠著甘膜子，謂說怪說實，猶甘膜悅口，增爲段成式有支諾臯，諾臯大陰星名，支爲干支，分類言，所志皆幽昧也，翁增弔詭如此，

草木子，洪武時括倉葉世奇作，羈縶犴中，故有是書，草木云者，草以計時，木以紀歲，以況其生而傷乎其言之立也，

徐昌穀有嘆嘆集，皆消遣悲傷之作，

葉文莊水東日記，謂元人文集，如馬祖常元好問之焯焯，今皆無傳，按元好問，金人也，金亡，遂不仕，其文爲遺山集四十卷，今刻于河南，馬祖常有石田集十卷，今刻于陝西，

國初諸公，承元習一變也，其才雄，其學博，其失冗而易，東里再變之，稍有則矣，旨　則淺，質則薄，獻吉三變之，復古矣，其流弊蹈，而使人厭，勉之諸子，四變而六

朝情辭麗矣，其失靡而浮，晉江諸子，又變之爲歐曾，近實矣，其失衍而卑，

新都之文，有句而無篇，有辭而無氣，有意而無神，用短僅可，用長則敗，

江東伊包特達，譬儒家朱子，佛門曹溪，新都宜趣野戰，賈客中稱雄耳，

設科以來，進士無限，豈爲尤物奇貨，而世人屑屑重之，

錢公輔甲科高第，王荊

公作其母夫人墓銘不稱但云子官於朝豐顯矣里巷之士以爲太君榮公輔意不滿以書莫改荆公不可曰文自有意不能改也如得甲科何足爲太夫人榮且甲科卽市井小兒粗知詞賦者皆可得何足道哉故銘謂閭巷之士以爲榮明天下有識者不然也

嘉定徐學謨云王元美爲人作傳誌極力稱譽如膠庠試最乃至微細事而津津數語此非但漢以前無是卽唐宋人亦無此陋識其意相同乃今宦途之軒甲而輕乙遂如蚌珠之於沙礫舉刺因之而不公不覈則尤可嘆也

讀李于鱗文苦難竟讀宗子相文苦易竟

王元美評獻吉詩文云模倣多故牽合而傷跡結構易故粗縱而弗工又曰操撰易則沉思者病之下語雜則顓古者卑之當是確論

梅花渡異林九卷　終

異林卷之十目次

藝苑閒評

終

梅花渡異林十卷

支山道人支允堅子固子纂

藝苑閒評

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流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詩說之義盡于此矣

斷竹之歌未必出於黃帝然猶近於質皇娥白帝意蕩辭靡此必後人贋作箕山之歌亦屬子虛有識者

所能辨

彈鋏歌一句易水歌二句大風歌三句南風歌四句夏人歌五句扊扅歌六句夫歌以永言今只此數字而感激悲壯有無窮之思聖賢王伯俠士婦人氣象自別

短簫鐃歌漢之黃門鼓吹也漢曲二十二存者十八務成玄雲黃雀釣竿四篇其詞已亡魏吳以下準其曲數各制鐃歌一部漢曲多不可解蓋樂府傳寫大字為辭細字為聲聲辭合寫故致錯迕魏晉所制如以其曲本詞絕不相蒙體制亦復不類而謂之當者想祖其音節或準其次第然耶宋何承天私造鐃歌十五篇皆即漢曲舊名之義而以己意詠之與其曲之音節不復相準謂之擬題自是派衍江左隋唐皆相繼摸倣惟取其命義而樂府之法蕩然矣

漢鐃歌二十二曲蓋騎吹也其中多言登降山坡弋射鳥飛之事而詞旨所寓又皆感遇傷時之嘆魏晉

以降不能傳其聲譜而擬其曲數以修鼓吹齊梁以來又不能擬其篇數而取其篇名以模樂府總之其體絕矣近世王弇州李于鱗諸公好古剽竊各摸擬鐃歌十八曲歷下之詞旨頗近而不能自為一詞婁東稍脫落即不甚似然其舊曲之名與詞不可解者即二公亦不知也惟寄興深遠而可以發難抒之情則君子有取焉

長城秦皇所築以備匈奴者前此趙武靈王既襲胡

原自代竝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戰國武靈王所築也。史子諸錄，竝無婦哭城崩之事。列女傳齊莊公襲莒，杞殖戰而死，其婦無所歸，乃枕夫屍于城下而哭，十日，城為之崩，既葬，遂赴淄水死。樂府琴操有杞梁妻，崔豹古今註，杞殖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頹，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之字也。殖春秋時人，距趙及秦築城時，不啻數百年。列女傳及

樂府註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梁妻時于秦趙既河淸弗族，而杞于長城，又風馬牛不相及。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枯，築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嗚嗚，上無父兮中無夫，下無子兮孤復孤，一號城崩塞色苦，再號杞梁骨出土，疲魂餓魄相逐歸，陌上少年莫相非。二事合成調，不知何據。

琴操有三士窮者，其思華子之作也。其思華子、戶文子、救衍于，三人為友，聞楚成王好士，三人往見，至豪嶔巖閒，卒遇大風雨，衣單糧乏，相視嘆曰：與其饑寒俱死，豈若并衣糧于一哉。二子以華子為賢，推衣與之。華子曰：生則同樂，死不可不同守。二子曰：吾與子左右手也，子不我受，俱死矣。華子受之，二子凍而死。其思華子至楚，楚王知其賢，置酒陳鍾鼓樂之，華子有悲色，楚王郝樽罷樂，升堂，琴而進之。其思華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志。

樂府楊婆兒，齊書云：鬱林王在西川，令女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楊婆。宋氏以來，人間有楊婆兒歌，以此而樂志。又云：齊隆昌時，楊旻毋為師巫，旻小隨母入宮，長為后所幸。童謠曰：楊婆兒，共戲來。語訛為叛兒。所記不同。

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編云：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髻高冠，瓔珞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李可及作菩薩蠻舞，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大中宜

宗年號也北夢瑣言宣宗愛唱菩薩蠻令狐相曾假
溫飛卿新撰密進按李白集有菩薩蠻詞則此詞已
名於天寶間矣
南曲與北曲逈異而今之南去元也又遠甚元以曲
取士設有十二科關漢卿輩爭挾長技至躬踐排場
面傅粉墨以爲吾家生活盖曲本詩而亦取材于詩
曲本詞而不盡取材于詞經史三教稗官野乘無所
不收而又人習方言事肖本色常合無痕關目緊切

且北曲有十七宮調而南止七宮北曲中有一曲而
突增幾十句一句中有襯貼數十字此又南曲所無
故必審于字之陰陽韻之平仄若吳儂喉吻無當音
律汪伯玉司馬有高唐洛川四南曲雖藻麗可喜然
多作綺語失之靡徐文長山人有禰衡玉通四北曲
亦伉爽可玩然襍出絡語失之鄙湯義仍臨川識之
通方學罕曲　二夢還魂紫釵字句乖謬失之疎皆
元人戾家　也

古樂白石郎曲云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艶獨絕世
無其二美男之好自古有之矣
漢書西域傳馮夫人名嫽漢宮人也善史書乘錦車
持節和戎而歸此事甚奇而六朝唐人無入篇咏者
惟劉孝威詩錦車勞遠駕駱賓王錦車朝促候刁斗
夜傳呼徐堅雲搖錦車節月照角端弓僅一句一聯
而已楊用修云此事可畫可謌勝咏明妃文姬也
律詩起承轉合法度森嚴然泥于法則撐拄對待四

方八角不能溢而爲波變而徵奇唐人多于聯上用
工如雍陶白鷺鄭谷鷓鴣皆學究之高者起結便不
成語子美白鷹起句錢起湘靈鼓瑟結句如奏金石
巴渝竹枝詞云大河水長漫悠悠小河水長似箭流
似拙而工似淺而深杜陵反之而曰江平不肯流不
免蛇足
唐詩有春寒側側掩重門呂至求詞側寒斜雨側不
正也

杜詩短褐風霜入宋元本皆作裋裋音豎二字見列
子
陶詩再喜見友于杜野烏山花吾友于此歇後語
也
杜律精妙字句俱不苟然尚可疑者如冬深詩云花
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寒水各依痕上
用隨而下亦隨上用共而又用各何也向夕詩云鶴
下雪汀近句甚輕亮而雞棲草屋同則重濁矣收京

詩云克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如此何以對數公草
屋詩云枕席還相似紫荆卽有焉龍門詩云往來時
屢改川陸日悠哉夜宴詩云樽蟻添相續沙鷗立一
雙下二字俱不成對律如軍律法律大家恐不宜此
李商隱詩金蟾齧鎖燒香入張伯雨有金銅舍利匣
四竅出烟環若含鎖蓋此器也又云鎖香金屈戌然
則古燒香亦有鎖乎
長楊賦云西壓月䯊東震日域顏延年詩云月竁來
賓日際奉王漢祭神樂章云包含日域牢籠月竁皆
竁字也
荆卿原不識燕丹祇爲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誰擊
筑蕭蕭易水至今寒此李卓吾咏史之有見者
王安石詩謀臣自本係安危賤妾何能作禍基但願
君王誅宰嚭不愁宮裏有西施此探本之論而羅大
經極非之不知嚭誠誅則西施何由而進且西施一
女子何能亡國所以亡者由于員之死嚭誠誅則員

且得展其才西施第充下陳耳後人有云越國亡來
又是誰知言哉
史傳漢高晚歲溺愛戚姬欲易太子不知此正漢高
遠慮蓋呂后鷙悍惠帝仁柔帝已逆知身後之變趙
王立則劉氏之禍可免而國事如覆盂矣子房以四
皓動之帝竟涕泣悲歌而止帝之泣豈世間兒女態
哉故杜牧之曰四皓安劉是滅劉可謂窺見古人之
微而善于擘畫者矣

方台陳剛中題范增墓云七十衰翁兩鬢霜西來一
笑火咸陽平生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從今
君去畢竟天下無有沛公再出殺沛公眞是傑識太
宗不殺武曌玄宗不殺祿山幾覆宗社禍福之幾如
此
漢武帝得僊酒爲方朔竊飲帝欲誅之曰陛下殺臣
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李商隱詩云青雀西飛竟
未回君王猶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盤

露一杯盖言青雀不回神僊無可致之理而猶在集
靈臺庶幾見之且金盤露和以玉屑服之可以長生
令相如正渴何不以一杯賜之令其愈也二語委曲
相類
趙子龍題昭君圖云我兒此圖重大息毛生本是忠
君客冶容若使留漢宮十年未必盈四百與王安石
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皆是反說然史
傳帝見王嬙召壽責其欺壽曰臣以宮中美者可以

亂人國臣欲其遷于胡庭大上無亂其次遷亂此雖
役工游詞然大是有理趙飛燕三千第一楊太眞寵
擅六宮然卒不得其死反爲笑資不若嬙之得以見
惜于人也
劉伯溫題二喬云江上桃花紅粉腮偶然吹入玉堂
來東風日暮和烟雨多少飄零委綠苔李子儀題墨
梅云詔遣明妃出漢宮粉香和淚泣東風巫顛翻作
寒鴉色悔不將金買畫工二詩乃此體可採也

唐詩一沙門善病人文章張籍冥搜得句云長因送
人處憶得別家時僧吟曰見他桃李發思憶後園
春即此意也籍撫掌而已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意調具足月到梧桐上風
來楊柳邊境豈不佳終非唐句芙蓉露下落楊柳月
中疎意雖淺近却是當家
彭學士華詠陶淵明曰解印歸來雪鬢飄呼兒滴露
寫崩朝丁寧莫取江頭水恐是金陵一夜潮題明妃

天撥得琵琶不忍彈胡沙獵獵雪漫漫曉來馬上寒
妒許信是將軍出塞難頗有風味
樂天長恨歌備述明皇貴妃之始末以垂戒但辭語
迫切發揚太過有失爲尊者諱之義恭然國風刺姜
氏齊侯之事曷爲諱之惟唐絶句有云薛王沉醉壽
王醒得言外無窮之感
汲冢書載伊尹謀篡爲太甲所殺今伊尹墓在空桑
北一里相傳傍生棘皆如矢范石湖過之云三尺蓋

壚直棘邊此心終古享皇天汲書猥述流傳妄剖擊
嗟無咎單篇
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傳曹操疑塚也范石湖亦題
云一棺何用冢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歲歲蕃酋
爲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則以北人有歲增封之者
劉潜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兒童入海回無
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亦不信神仙之至
者矣然而不然也

國初海寧胡虛白號斗南正統間錢塘王致道號蘭
埜皆一時名士其集則未見也有詠女史詩今各錄
其一胡題楊妃教鸚鵡念心經云春寒卯酒睡初醒
咲倚東窗小畫屏早悟眼前空是色不教鸚鵡念心
經王云禁苑養驕兒兒嬌母命危褒斜崎路險不似
在官時胡題綠珠墜樓云花飛金谷彩雲空玉笛吹
殘步障風枉費明珠三百斛荊釵那得嫁梁鴻王云
主難因妾起妾心安肯違身爲金谷土魂作彩雲飛

規刺皆有詩人餘意
史傳石崇王愷鬬富可發一笑然此守財虜不足置
喙乃太白云玉壺繫青絲沽酒來何遲又云蘭陵美
酒鬱金香玉碗盛來琥珀光太白常用酒器乃是玉
壺玉碗子美云金錯囊垂罄銀壺酒易賒是子美常
用銀壺賒酒詩老欺人至此東坡云二子有靈應撫
掌予於此亦云
遮莫二字即今人所謂儘教故杜陵遮莫鄰雞下五

更以爲禁止之詞者誤也、

杜詩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此本杜陵有感而嘆、世乃以爲壯麗何也、蓋謂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于乾坤間、如萍浮水上。皆形容其凄凉耳。

嚴武昨夜西風入漢關、及蓋羅縫秦時明月漢時關二詩、俱爲唐詩絶唱、其與羌管悠悠霜海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大相遠矣、噫以主帥而爲此詞、其兵威之不振何怪、

詩中用字如劉夢得不敢用糕字、以五經中無此字、然若個遮莫等雖俚用之自佳、

崔魯華清宮詩四首、精練偉麗、高出義山牧之之上、乃散見于他書何也、

昆名池刻石爲鯨、毎雷雨即鳴吼、髻鬣皆動、漢時祭之以祈雨、杜云石鯨鱗甲動秋風此也、

平江侯陳豫有館客作簷前絡緯啼之句、侯謂草虫不可言啼、遂疎之、不知絡緯啼李太白已道之矣、客終不自明、豈二人皆未見李集耶、

呂洞賓本唐進士、以應舉遇鍾離于岳陽、授以仙訣、今飛吟亭是也、塋有詩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噫爲此言者、蓋近時名利之徒、不明于生死之分矣、

杜詩行次昭陵云、玉衣晨自舉、鐵馬汗常趨、漢書有高帝廟中御衣、自禁中出舞于殿上、祿山犯潼關官軍與賊相拒、忽有一軍人馬旗幟皆黃、會有昭陵來

者、見石人馬皆汗云、但以石馬作鐵馬、是亦明時金碗出人間之例、夫以太宗威靈能驅石人馬、自九嵕而抵潼關、何其神也、然竟不能遏逆虜之來、而俾之燕于凝碧池何耶、雖然天網不漏、彼李猪兒者安非太宗之所使乎、

張翰仕齊王冏、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遂棄官歸宋

王贄過吳江詩云、吳江秋水灌平湖、水濶淵深恨有

餘因想季鷹當日事歸來未必爲尊鱸時不可爲飄
然遠遁寧爲尊鱸至東吳三賢贊曰浮世功名食與
眠季鷹眞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只爲尊鱸也
自賢其說又超然矣然蟬精雋載一詩云黃犬東門
事已非華亭鶴淚漫思歸直須死後方回首誰肯生
前便拂衣此日區區求適志他年往往見知幾不須
更說尊鱸美但在淞江水亦肥此又兼得二詩之意
矣

王維好用人句如行到水窮處一聯乃含英集中詩
漠漠水田一聯乃李嘉祐集中詩

連昌長恨情致相似風骨亦侔然敘事宛轉勝在長
恨勸戒諷諭優在連昌至崔顥邯鄲宮人怨更出二
詩之上

樂天何意掌上玉化爲眼中沙柳洲盛時一去貴反
賤桃笙葵扇安可常

王元美稱梅花詩惟取杜陵恨不折來傷歲暮若爲
看去亂鄉愁然何遜枝横卻月觀樹遶凌風臺蘇子
卿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宋胡仲方落梅詩自孤
花底三更月卻怨樓頭一笛風近日焦弱矦花開暮
雪人歸後香滿寒庭月上時皆情在景中意超物外
最得咏物之妙

杜詩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此喻君子
扶植之難小人驅除之難亂世道至此良可嘆矣

杜詩杜鵑行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

雲安有杜鵑與古採蓮曲魚戲荷葉東魚戲荷葉西
俱樸贍有古意杜詩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
冉香此互體也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

杜陵題孔明詩八句一意到底讀者逐句解之誤矣
其曰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蓋謂人以
三分割據爲孔明事業不知此正其所輕不過如雲
霄一羽毛耳彼于伊呂特在伯仲間使指揮而定則
雖蕭曹且不能當況司馬仲達乎非比之以伊呂復

北之以蕭曹也惜乎漢祚已移。六數難支、志決身殲。
豈因罪務之勞乎。盖人傳孔明罰二十以上皆親之、
杜陵以爲非因是而致斃、乃天意爲之耳。
杜詩江蓮搖白羽、天棘夢青絲、下句殊不可解、或曰
天棘、柳也、亦天門冬也、夢作弄、殊陋、盖此出佛書、絡
南老入定、夢天帝賜以青棘之香、言江蓮之香、如所
夢天棘之香耳、此詩爲僧齊己之賦、故用此事、
杜口送楊六判官云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郎、人疑

其不相對切、或以令日字當是令尹字傳訛、不知其
王處正在假雲對日兩句一意、否則索然無神矣、
杜詩色難臭腐食風香、色難臭腐、此仙家王方平事、
獨食風香不可解、然佛經有云、凡諸所齅風與香等
盖出于此、
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一聯中含八意、
盖萬里遠地也、秋時之搖落也、作客羈旅也、常見其
久也、百年衰暮也、多病則又衰疾矣、登臺矣、而又獨

登臺、雖遊賞而無親朋也、與青蓮峨眉山月一絕中
有八地名、二老鍾鑪之妙、古今罕及、
杜詩、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如綿。盖綿錦皆
有用之物、而桃葉柳絮、乃以區區之顏色勝之、亦猶
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
韓君平僧蠟揩前樹、禪心江上山之句、詭邪有云、僧
家有謂戒蠟者、謂剃髮之後、節受戒若戒斷酒色、若
干年、每歲禁足結夏、自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

終其西方結夏之時、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爲其人待
解夏之後取蠟人以驗輕重無差、卽爲念定而無妄
想、若有妄想者、氣血耗散、必輕于蠟人矣、其說如是
乃裴休著大達禪師碑、亦作伏臘之臘、裴深于佛者、
豈不知蠟人之義耶、
畢景儒有李重光黃羅扇、李白寫詩一首云風情漸
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强垂
烟態拂人頭、後細字書云、賜慶奴、似是宮人、詩似柳

詩

韓君平青州詩、栢寢寒蕪變、梧臺宿雨收、栢寢見晏子春秋、梧臺伏琛俱齊地、

唐末館閣諸公泛舟、以木蘭爲題、忽一貧士登舟作詩云、洞庭春水綠于雲、日月征航送遠人、曾向木蘭舟上過、不知元是此花身、諸公驚異物色之、乃李義山也、時義山下世久矣、

杜詩、幾歲寄我空中書、用史宗引小兒騰空、覺卿等有波濤、寄書事、乃蓬萊仙人洪慶善、以爲鷹足書誤矣、

杜詩、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鉤、乃用沈雲卿月詩、臺前疑挂鏡、簾外自懸鉤、又云、春水船如天上坐、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又云、嫩蘂濃花滿目班、沈云、園花璹指班、雖一字亦有所本也、

劉貢父詩話云、文人用事誤錯、雖有缺失、然不害爲美、如杜詩云、功曹非復漢蕭何、據光武謂鄧禹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參嘗爲功曹云酇侯非也、按蕭何爲主吏掾、卽功曹也、注在史記高祖紀、貢父博洽何爲失考、杜世稱爲詩史、未嘗誤用事、

唐中宗賞桃花應制凡十餘人、最後一小臣絕云、源水叢花無數開、丹枝紅蕚間青梅、從今結子三千歲預喜仙遊復摘來、淸爽出群、惜不知其姓氏、

王右丞詩云、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是詩家俊語、却入畫家三昧、

長慶集中、百官隊仗避岐薛、宋人多訕之、謂岐薛二王物故已久、蓋徼之誤用事也、後見蘇子瞻書爲岐路、則其眞本也、

人有所用其心則貌必不澤、大白嘲子美云、總爲從前作詩苦、子美嘲裴廸云、知君苦思緣詩瘦、崔浩病起、友人嘲曰、子非病、乃苦吟詩瘦耳、孟東野云、志士髮白早、彼目不知書、而酡顏綠髮者、何以異乎、闌牛豢豕乎、

北人養馬、凡駒未破鞍時、先㓷騎于水中、教習行步、所以必于水中者、欲其舉足高也、司馬公詩話載耿仙芝詩云、淺水短蕪調馬地、澹雲微雨養花天、是也、

杜詩、黃羊飫不羶、蘆酒多還醉、宋人解云、黃羊出關右塞上、無角、類麞鹿、夷人所造酒、荻管吸瓶中、故曰蘆酒也、按今陝西近蕃地、皆有黃羊、大如數歲羝、而角甚長、西地羊角皆拳曲、黃羊獨與江南同、而生臏後、其肉美而不羶、川中人造酒、荻管汲瓶、信然、陝以

西人、則高瓮貯糟、飲時量多少、注水瓮中、吸之、水盡酒乾、謂之瑣力麻酒、又曰雜麻、卽蘆酒之遺制、宋人之所見者、豈未詳耶、

王荊公稱老杜、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之句、用意高妙、他日作詩、得春山捫虱坐、黃鳥挾書眠、自謂不減杜語、國初高季迪七言、梳頭好鳥語窓下、洗盞流水到門前、蓋原于此、

白樂天詩、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伴醉翁、醉翁樂天自謂也、歐陽公滁州之號、不知先已有人、

李太白詩、孤帆遠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謝玄暉、天際識歸舟、句也、崔顥詩、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玄暉、雲中辨江樹、句也、琵琶記內白樂天詩句、已有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緣何得入來、薛惟翰春女怨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朝忽見數花開、兒家門戶尋常閉、春色因何入得來、金石抹世勳爺爲詩、有果物戲人人戲物、爲風乘我我乘風、是閉門造車、出門合轍、

唐張祜一宿金山寺、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熏熏、又孫魴、萬古江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檐過妨僧定、濤驚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皆號絕唱、而青瑣集以爲可移於南康之落星、永嘉之江心、然首起旣已言出金山、似亦無妨、但濤驚濺佛身、山不應如此之低、同時李翺亦

云、山戴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懸倒影。鐘磬隔嚣塵。過櫓妨僧夢。驚濤濺佛身。誰言題韻處。流響更無人。則後四句全同。不知何意。本朝莆田黄滌獨次張韻。且又不及。若梅聖俞之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吳登之花木江心地。樓臺水面山。亦可謂警句。

李商隱錦瑟詩中二聯。蘇子謂藏適怨清和四字。嘗舉所以告歐陽。後人不知。遂以蘇爲自得之見。古今樂志曰。錦瑟之爲器也。其柱如絃數。其聲有適怨清

和之音。

白樂天寄李郎中一絶云。徃年江外抛桃葉。近歲樓中別柳枝。寂寞春來一盃酒。此情惟有李君知。註云、柳枝樊素二愛妓也。夫以李郎中與二妓同道。且言知己、李何如人耶、

楊柳枝、即古折楊柳枝義也、本歌亡隋之曲。故陳子昂有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年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劉禹錫曰。楊子江頭烟景迷。隋家宮樹拂金堤。嵯峨猶有當時色。半蘸波中水鳥棲。又韓琮曰。昌樂隋堤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晉和凝云。萬枝枯槁怨亡隋。似弔吳臺各自垂。是也。後白居易愛妓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有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小蠻方豐艶。乃作楊柳枝辭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于金色軟如絲。永豐西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宣宗朝。樂工唱是辭。帝問誰作。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

時永豐坊西南角園中有垂柳一株。柔條極茂。因命取植禁中。居易感上知名。又作云。一樹飄颻委泥土。雙枝榮耀植天庭。定知玄象今春後。柳宿光中添兩星。後盧貞和之曰。一樹依依在永豐。兩枝飛去杳無踪。玉皇曾採人間曲。應逐歌聲入九重。劉禹錫曰。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此爲白氏楊柳枝而作也。今人渾爲一題。而六朝樂府收之。亦不辨也。及唐人咏此題

極多。劉禹錫詩云。花萼樓前初折時。美人樓上鬬腰枝。如今抛擲長街裏。露葉如啼欲恨誰。城外西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惟有垂楊管別離。白居易曰。紅板橋邊青酒旗。館娃宮暖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韓琮曰。枝鬬纖腰葉鬬眉。春來何處不成絲。灞陵原是多離別。少有長條拂地垂。溫庭筠曰。陌上河邊千萬枝。怕寒愁雨盡低垂。黃金穗短人多折。已恨東風不展眉。然當

時傳誦。惟劉白爲最。而晚唐薛能又謂劉白之句雖有才思。似太拘僻。且宮商不高。遂作十九首。以壓之。其曰。潭上江邊嫋嫋垂。日高風靜絮相隨。青樓一樹無人見。正是女郎眠覺時。劉白蘇臺總近時。當年章句是誰推。纖腰舞盡春楊柳。未有儂家一首詩。其妄如此。以今較之。豈能追劉白驅籍耶。又有折楊柳行。可謂甚古。謝靈運嘗一作之。餘不多見。復有月節折楊柳。雖是古辭。則似近于唐人意矣。

質而不俚。是詩家難事。張文昌善用之。劉夢得竹枝亦入妙。至白樂天索解于老嫗。蓋欲反李義山之澁僻。而弊也淺俗。

鄭谷咏鷓鴣曰。雨昏青草湖邊過。當讀押雅。鷓鴣最惡濕天陰。即以木葉被身。安有雨昏時而尚飛于青草湖耶。又如林逋之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對則佳矣。不知鷓鴣未嘗木棲也。雍陶咏鷺鷥曰。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在當時爲明道輩擧爲

警句。予以易過行立二字。備有理趣。蓋行于青草。必是驚矣。立傍白蓮魚安知是鷺耶。又如張仲蔚之滄海最深處。鱸魚㘅得歸。嘴脚何長也。李商隱錦瑟詩云錦瑟無端五十弦。亦自有故。豈謂無端。此皆名作礙理如此。

謝無逸有咏蝶詩云。身似何郎全傅粉。心如韓壽愛偷香。又云飛隨柳絮有時見。舞入梨花無處尋。形容蝴蝶黏然。遂稱爲謝蝴蝶。自後李商隱竊其義而變

之曰蘆花惟有白柳絮可能溫絕唱之後不當再道
杜陵集中無海棠詩相傳謂母名海棠故諱之余嘗
閱李賀等集亦皆無之豈亦母之名耶蜀中多海棠
一時人往往入詩若南宋之言梅花特厭而不言耳
高髻雲鬟新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慣見渾閑
事惱斷蘇州刺史腸此詩唐宋遺史以爲劉禹錫罷
蘇州過杜鴻漸飲傳舍既醒見二妓在側驚問之曰
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遣妓來問何詩答以前詩唐

詩紀事亦曰禹錫赴吳臺楊州大司馬杜鴻漸命妓
侍宴類聚又以爲韋應物過鴻漸之事予意劉禹錫
韋應物皆爲郎中皆刺史蘇州但鴻漸未嘗爲司空
且大曆四年死矣韋在蘇州乃貞元閒杜死已二十
餘年劉在蘇州元和閒又遠矣韋劉且不論決非鴻
漸考之元和閒杜佑爲淮南節度地屬楊州又工部
侍郎之陞而誤爲杜鴻漸否則爲白樂天正與韋劉
同時又皆狎浪詩酒者也

唐來制作之富者莫如陸放翁若六十年閒萬首詩
是巳其曰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有此
二句便足名世

唐時公卿十日一休沐故韋應物云九日驅馳一日
閑白樂天云公假月三旬

題釣臺云一着羊裘便有心虛名嬴得到于今當時
若着簑衣去烟水茫茫何處尋夫以子陵之高而議
之如此然戴式之題云萬事無心一釣竿三公不換

此江山當時誤識劉文叔惹得虛名滿世間豈因前
題而爲子陵解嘲乎然羅大經題云平生謹勑劉文
叔却與狂奴意氣投激發潛龍雲雨志應知功跨鄧
元侯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是空標處士名堪咲史臣
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名意以光武中興子陵寔激
發之此亦名言也

題釣臺云嚴陵臺下大江横千古英雄幾戰爭今日
漢家無寸土釣臺依舊屬先生滕王閣元僧一詩檻

外長江去不回、檻前楊柳後人栽、當時惟有青山在、曾見滕王歌舞來、嘉禾陳延齡作岳王墓云一自班師下內庭、中原便覺厭膻腥、兩宮環珮烟塵迥、百戰山河草木青、雨暗靈祠嘶鐵騎、月明陰井泣銀瓶、淒涼古墓西湖上、老樹悲風不忍聽、又僧德珉姑蘇懷古云西施一笑破姑蘇。常使行人淚眼枯、輦道落花春走鹿。琴臺明月夜啼烏、夫差古墓迷黃壤、伍相荒祠暗綠蕪、獨有靈岩山色在、崢嶸樓閣厲浮圖、

錢舜選題項羽云、暴羽天資本不仁、豈堪亞父作謀臣、鴻門若遂尊前計。又一商君又一秦。劉後村詠楊雄云、執戟浮沉亦未迁、無端著頌美新都、白頭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莽大夫、方秋崖詠張華云、堪笑張華死不休、徒精象緯古無儔。中台星折何曾識、祇識龍泉動斗牛、

完顏璹咏馬援云、可嘆迂疎一老翁、豈堪床下拜梁松、明珠薏苡猶難辨、萬里爭教論杜龍、瞿宗吉詠狄梁公云、社鬼祠神總遁藏、花妖月媚敢披猖、梁公正直難欺侮、却事宮中武媚娘、世謂杜牧之項羽廟詩、死中求活、王荊公解之云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為君王捲土來。薛能譏孔明張養浩解之云、廊廟草廬初不異、誰言只合臥終身。

顏魯公好仙佛、王仲光咏公書虎丘道士詩刻云、長生止慕神仙侶。終不貪生奉逆臣、

劉長卿生子詩云、且免琴書與別人以言無後之苦、

今之有子賣父書者多矣、

浯溪在永州祁陽縣南五里、元次山中興頌、刻溪陰石上、廬陵蕭泰登題浯溪詩云、靈武歸來太難緣、忠臣孝子義何如。浯溪石刻人爭重、只為平原太守書。

鄭畋題馬嵬佛堂肅宗迴馬楊妃死。雲雨雖亡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何人。

王介甫明妃曲云、體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歐陽永叔亦云、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自是後

人多本之、于閱歸德州志載王嬙事、不及毛延壽、後見滇人詠昭君云、塞上北風吹翠鈿、擁裘狐白勝於綿。將軍食肉自無壯女子別嫁誠可憐。青草不凋胡地雪、碧梧空老漢宮烟。琵琶千載人猶學、哀怨分明第四絃、亦不及延壽事、

董仲可明皇貴妃對奕圖云、內計縱橫勢已危、三郎何事不知幾、秪因一子參差久、費盡神謀爲解圍。

程雪樓蓮葉舟圖云、如此風波惡、舟中坐宴如此時

不經濟借問讀何書、吳草廬楊妃病齒去、齒痛自顰眉。君王亦不怡。此病如草剃何待馬嵬時。浙人張庸

陶穀驛亭圖云、蒼筠織簟湘紋凉。綠羅裁衣蘭麝香。銀燭光寒夜將半。琵琶曲終人斷腸。不必加貶、自有清意、

四明李鼎題王荊公墓云天津橋上鵑聲急。巳上先生相本朝、百世雄文凌白日、千年新法苦青苗富韓國老誰去汴宋基圖自此擢荒塚臥麟寒食後東風不見紙錢飄。

唐人以書爲黃妳、未有拈入詩者、以難于切對也、逮宋孫樵以史爲壘兵、而黃妳始有對、子齋聯云、日長破睡嘗黃妳、夜久添燈勘壘兵、

李長吉集人梳頭歌、有所思、謝少年等作、皆他人之筆、

孟浩然詩、不使故事、做古體也、韓昌黎詩多不合唐韻用古音也、皆三百篇遺風也、

詩評云、許渾千首水杜甫一生愁、不知太白七言絕

句、每是地名、

唐文宗時柳公權應詔邊城賜衣詩曰、三步之才、開元時、史育自薦能詩賦除夜詩、曰五步之才、後人誤以爲王涯、魏曹植煑豆詩、曰七步之才、後魏彭城王勰大松詩、曰十步之才、今人但知七步、

白樂天之詩、曠達閒適、意輕軒冕、人皆信之、然朱晦庵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凡詩中說及富貴處、皆津津地涎出、可謂窺見其微矣、

張籍取杜工部詩焚收灰燼丸以膏蜜頻飲之曰令
吾肝腸從此改易

唐末有喬子曠能詩喜用僻事號狐穴詩人

蘇漁少年剽掠巴蜀善用白弩人號白跖後折節讀
書進士及第不交州府然卒罹法死詩集亦悲壯可
愛

范仲淹高季迪皆赫蘇人皆嘗詠阜筆峯范詩曰笠
澤研池小穹窿架石衰仰憑天作紙寫出太平歌高

詩曰雲來初潑墨雁過還成字千載只書空山靈恨
何事氣象亦自不同

歐文忠廬山高自謂出李杜上不滿識者一哂然其
雄勁豪放亦是公最合作也凡李杜長歌之妙有奇
語爲之骨麗語爲之姿若千萬兵馬並驅而奇正器
用無不精麗文忠視此謂無有媿色耶王元美曰此
論學純凡語公從何處拾來

王安石詩臥占寬閒五百弓佛家以四時爲弓射一
尺八寸四肘并七尺二寸說在澤梵

張先郎中老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巳八十餘
猶蓄聲伎子瞻贈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
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爾

東坡花影絕句其重重疊疊上瑤臺等語喻色心之
難除也司空圖書云明月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
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何忍乘忙自着鞭嗟乎亦可
畏矣

蘇子瞻嘗曰詩至杜工部書至顏魯公畫至吳道子
天下之能事畢矣坡老此言豈逸少所云爾時眞大
醉耶詩之有曹劉也書之有鍾索也畫之有顧陸也
能事畢而未嘗畢也噫

子瞻以天廄賜馬遺李方叔使鬻之而爲書券黃魯
直又爲跋索十萬錢是一段佳話然以子瞻故硬作
伯樂柳勒牙人亦可想見一時詞人之橫而今何寥
寥也

綿竹道士楊世昌、與蘇子瞻友善、妙于簫、赤壁賦所云有客吹簫、即其人也、吳匏庵詩曰、西飛孤鶴記何詳、有客吹簫楊世昌、當日賦成誰與註、數行石刻舊家藏、

集句起于石曼卿、緣紀憶唐人詩多、座間可成、錫山楊叔璣送友詩曰、把酒相看對夕曛、紫烟衣上繡春雲、荒山古道無楊柳、惟有松枝可贈君、此詩實類天成、又有登黃鶴樓末句曰、日暮鄉關何處是。參差烟樹

五湖東。意亦佳、

集古宋初尚未見、至石曼卿始爲之、曼卿人物開敏以文爲戲、元豐間、王安石益工于此、王直方謂始于安石誤矣、

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後兩徒勞、無人寄語劉玄德、問舍求田意最高、介甫讀蜀志

秦少游號太原、與蘇黃齊名、嘗于夢中作好事近一詞云、山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掛晴碧、醉臥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其後以事謫藤州、竟死于藤、同時有賀鑄字方回、嘗作青玉案詞悼之云、凌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年華誰與度、月樓花院、綺窓珠戶、惟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蘅皐暮、彩筆空題斷腸句、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山谷有詩云、少游醉臥古藤下、誰與愁眉唱一杯、解道江南斷腸句、秖今惟有賀方回。近劉菊莊題

云、名並蘇黃學更優。一詞遺墨至今留。無人喚醒藤州夢。淮水淮山總是愁。蓋少游固沒于貶所、而山谷厄於成樓之死、冢詩之日、孰知又爲少游之後耶、

宋徽宗北狩、作清明詩云、茸母初生認禁烟、無家對景倍淒然、帝城春色誰爲主、遙指鄉關涕淚連、又小詞云、孟婆孟婆、你作些方便、吹個船兒倒轉、茸母乃草名、清明時生、孟婆汴京土語、謂風也、茸母孟婆正是的對、

宋都杭時士夫流連于歌舞荷豔桂香徒粧點湖山之勝而宗社大計胡越視之羅大經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烟柳汴宮愁亦可嘆矣

元詩名家無過劉靜修虞伯生然多爲劉左袒不知堂堂正正攻堅折銳劉有一日之長至于藏鋒斂鍔出奇制勝探之愈深引之愈長虞寔有之

李杜之外孟浩然專心古淡而無寒枯之病王摩詰

豐縟而不靡儲光羲有孟之古而以淺露岑參有王之縟而以華掩

元詩佳句有颶毋射岩風動地較精徙穴霧連空又囊佩山圖行幾日碁逢仙客看多時又梵寂風沉磬禪深雪到衣想曾行道處猿鳥共忘機昔路德延數歲能詩賦色蕉云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

明與稱高揚張徐四家張來儀徐幼文殊不多見楊孟載春草詩六朝舊恨斜陽外南浦新愁細雨中誠是佳句至綠迷歌扇紅襯舞裙不脫元氣若簾爲乎山畫卷西便纖巧春來簾幙怕朝東更似詞矣惟高季迪才力聲調遠過三人當是開山祖師

前輩言士大夫遊藝必審輕重學文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勝學圖畫學圖畫又勝學琴奕之事蓋有跡者勝耳詩與文工者百千萬億垂之無窮字與圖畫工者繫其楮素存亡摹搨不免失眞且有水火之患琴奕之事雖極精妙身後何嘗聞此無足寄名者

矣李西涯晚年就對碁酒甚勸自詞翰熟自兆成足娛日力既惠後生又垂遠世李咲罔此後生計吾老不暇爲此一日李在碁酒間有奉當道命以巨軸乞詞翰者踵至李色弗怡大書平絕云莫將性命作人

詩總害生惟有圍碁堪遣興客來時復兩三杯意可知矣

勝國王元章豪俠士也所謂亂世之雄乎其詞語跌宕不羈可想見其爲人云如五更驟雨隨風過滿眼

萍花如雪飛可愛華山陳處士風流文采却貪眠桓溫豈解知王猛徐庶從來識孔明野蒿得雨長過樹海燕隔花輕笑人可喜一湖楊柳色不禁三月杜鵑聲青苔蝕盡床頭劒白日消磨鏡裏霜皆為時事而發若昨夜朔風吹倒人狂風推雲若山倒五更風雨劒悲鳴之句尤險怪至花落不隨流水去鶴飛長帶白雲來獨鶴遠從天際下老夫如在畫中行秋風透屋樹聲雜夜雨落山溪水多萬里山河秋渺渺一天風雨夜蕭蕭亦佳句不可沒也

近有題武侯詩云劒江春水綠沄沄五丈原頭日又曛舊業未能歸後主大星先已落前軍南陽祠宇空秋草西蜀關山隔暮雲正統不慚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亦是佳作

黃翰壯遊錄題甘露寺多景樓詩聯云江長不見水窮處山遠只疑天盡頭遍觀名作皆不能及一日偶閱古今詩學錦囊有此一聯始知蹈襲方輿勝覽沈

存中詩曰地從日月生時見天到江山盡處囘亦是嘗句

濟寧有大白樓劉進士愷題詩云詩聖推刪後風流襲晉餘一生惟麴蘖千首半裙裾飛燕眞危語騎鯨豈信書參乎愛手足敢肯飼江魚然愷當注直時從戴御史疏復西廠者奈何敢侮太白耶

林子羽鳴盛集專學唐袁愷在野集專學杜

岳蒙泉題陳橋云阿毋素知兒有志外人剛道帝無心又曰黃袍不是尋常物誰信軍中偶得之亦是確論

胡敬齋題徐孺祠漢豎紛紛不可為先生明哲已先知如何不把幾微事說向陳蕃下榻時

詩狂酒癖總休論病裡時時晝掩門最是一生凄絕處鴛鴦塚上欲招魂

李昌祺題文丞相硯云已矣斯人不可見留得忠肝涅不緇千載空遺補天石一泓正是化龍池黃篪綠

芳承恩日，殘照西風倚馬時。寄語玉堂揮翰手，他年流寫首陽碑。盧陵陳循海棠山鳥云：數聲啼鳥正間關，嫩綠輕紅雨未乾。一段雅容誰不愛，春風能得幾時看。四明張楷觀浙江潮云：當午春雷震海門，初來遠客欲銷魂。鼙開即墨牛爭觸，戰罷昆陽馬亂奔。伍相精靈何日散，錢王功業至今存。天涯一點青山小，砥立中流任吐吞。瞿佑和靖墓云：詩落人間有墓存，誰歌楚夢為招魂。愁連芳草春無迹，魂斷梅花月有

痕。華表柱存遼鶴返，少微星殞楚天昏。生芻一束人如玉，想像高風酹酒尊。臨川黎擴擬唐宮人入道云：高髻雲鬟罷舊粧，黃冠著入白雲鄉。碧桃春雨心初定，紅葉秋風怨已忘。行道宛如隨玉輦，步虛清似舞霓裳。多情惟有長門月，來伴吹簫引鳳凰。吳興丘天祐弔趙子昂云：宋家玉葉鳳凰雛，骨冷空山不可呼。一代文章藏翰苑，千年詞藻落江湖。秋風白鶴飛遼海，夜雨銅駝臥綠蕪。今日吳興山色裏，尚餘光彩照

吾從金陵王儆舟中雨夜聞鴈云：群鴈來何晚，寒聲渡遠空。淒涼應帶雨，悲咽為兼風。獨客雙垂淚，孤舟半掩蓬。如何愁不寐，聞爾別離中。王汝玉漁村云：汀葦蒼蒼白露凝，一灘寒月未收罾。西風吹醒江南夢，四壁蛩聲半夜燈。山行云：蘿蔦陰中是幾家，青山數轉到門斜。桃源秪在雞聲裏，不用緣溪認落花。張弼送羅倫謫官福建云：烈烈轟轟好丈夫，曾從金殿聽傳臚。十年事業丹心苦，萬世綱常赤手扶。郭隗臺前

折枯柳，考亭祠下掃寒蕪。時人欲識襟懷否，天上浮雲自有無。

鄭谷咏十月菊云：自緣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乃東坡有菊花開時即重九之語，在海南以十一月望作重九，與客泛酒。唐文宗曰：上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今年改十三日可也。則古人未嘗定期于九日矣。

甘州城西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

若憶平生馬少游此郭定襄送岳季方長歌末韻頗委曲有致

牧子驅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濕簑衣回頭咲指桃林外多少牧牛人未歸

呂望婆娑八十餘非熊一夢便同車如今若向江邊釣只爲分司辦稅魚

袈裟新補片雲寒還躡儒鞋戴道冠欲把三家歸一轍捻沙終自不成團此三教圖說也然理則一而已寧有異乎

天台黃庚題枕易詩古鼎烟銷倦點朱翛然高臥夜寒初四簷寂寂半床夢兩鬢蕭蕭一卷書日月冥心知代謝陰陽回首驗盈虛起來萬象皆吾有收拾乾坤在草廬

貫酸齋題銅雀研云請君嚼去勿復用銅雀猶在吾

嘗摧題撲滿云區區小器安足憐黃金塞塢臍亦然

楊妃招魂歌云安得天上蓬萊宮却着人間馬嵬鬼

可作雪詩百韻有云斜侵潘岳鬢橫上馬良眉似學究語矣

王文公歸金陵四方文學之士多歸之一經題品號爲雲霄中人嘗有名刺自稱詩客者座客笑曰此挈罌水詑海漢也客曰某藁山筆塚恨未耦知者願授一題公曰古今詠物獨未有沙詩客丐韵曰星應聲曰茫茫黃出塞漠漠白鋪汀鳥散風平篆潮回日射星公奇而禮之

南唐雖僭僞一方風流特甚逮今楮墨書畫皆爲世寶至於西蜀歐陽炯長沙徐仲雅輩亦自不凡徐宮詞云內人曉起怯春寒輕揭珠簾看牡丹一把柳絲收不得和風搭在玉欄干富貴瀟洒可謂兩得

黃山谷應舉野無遺賢題云渭水空藏月傳岩深鎖烟一時嘆賞

七夕詩云瓜果邀陳禮碧空家家乞巧小庭中若言今日人心巧管取天孫拜下風中秋詩云纔到中秋

月乍明，虎丘游舫密如鱗，不知滿地笙歌裡，幾箇無憂無慮人。

亭亭畫舫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

開封左國璣妹夫不憐其妹，取妓以充後房，一日妓逃，左作詩挑之曰，桃葉歌殘事可傷，家池莫養野鴛鴦，閉門連日春容減，仍對無鹽老孟光，末句雖非佳語，然亦可以警世之愚而不悟者。

江右羅璟自幼未嘗作詩，後考館，學士試以秋官怨，即成云，獨倚欄干强笑歌，香肌消瘦怯春羅，羞將舊恨題紅葉，添得新愁上翠娥，雨過玉堦秋色靜，月明青鎻夜涼多，平生不識春風面，天地無情奈老何，主者奇之，詩有別才，信然。

于肅愍有悼亡十一首，其二云，世緣情愛摠成空，二十餘年一夢中，疏廣未能辭漢主，孟光先已棄梁鴻，燈昏羅幙通宵雨，花謝雕闌驀地風，欲覓音容在何處，九原無路辨西東，崑山張和字節之，天順間宦浙江，妾亡，詩云，桃葉歌殘思不勝，西風吹淚結紅氷，樂天老去風流減，子野歸來感慨增，花逐水流春不管，雨隨雲散事難憑，夜來書館寒威重，誰送薰香半臂綾。

林鉽字充相，閩人，爲文好用奇字，然非素習，臨時撿爲之，日久即鉽亦忘之矣，近袁長史福徵，虞主政淳熙，亦有此病，文在傳不傳之間，其以是夫，熊師旦，吳

伯與同之，

危言云，李于鱗詩，刪去取頗嚴，然邊廷實五言絶，庭際何所有，有萱復有芋，自聞秋雨聲，不種芭蕉樹，芭蕉豈可言樹，芋非佳物，不宜在庭中，且獨無雨聲乎，不如換自聞秋雨聲，不愛芭蕉色，似穩。

空同集，人稱是獻吉自選，然渠有塞上詩，黃河水遶漢宮墻，河上秋風雁幾行，客子過濠追野馬，將軍韜箭射天狼，黃塵古渡迷飛輓，白月橫空冷戰塲，聞道

朔方多勇略只今誰是郭汾陽頗雄渾流麗集中不見何也

永嘉有兄弟以妯娌言而相訟者何文淵批其狀云祇緣花底鶯聲巧致使天邊雁影分

吳允兆姪女作宮舍送允升詩曰官舍知秋早那禁骨肉離長江望不到風雨細帆遲

太倉陸容在館中夜有女子奔之公辭以疾明日題壁而行風清月白小窻虛有女來窺夜讀書欲抱琴

心通一語十年早已薄相如

姑蘇女子沈清友能詩如晚天移棹泊垂虹閑倚蓬窻問釣翁為底鱸魚低價賣年來朝市怕秋風得風人之體咏漁父云起家紅蓼岍傳世綠簑衣詠牧童云自便牛背穩却笑馬蹄忙得下字之工

薛少保陽林花巳紅寒澗苔未綠有感於仕路淹速而作也然人生遊世譬遊園林速則易過而不涉趣與時浮沉隨處逍遙亦何必速哉末云伊余忽人事蕭寂無營欲客行雖云遠覲之良自足其意超矣晚歲懷祿不止卒與竇懷貞之難行不踐言惜哉陝郊篇平淡而思深宜子美取之也

楊升菴詩甚爲葩麗而文甚弱齒角各有分也詩如猿猱臨客路雞犬隔仙家星河分宇縣鍾漏隔年華皆雅淡不類其別作華燭引流螢篇即使賓王操觚亦當退避三舍

張將軍元凱能詩而驕初為王百谷所拔其後稍見

重有司即譏娼百谷謀野集中所稱中山狠是也其五言詩有關山悲短笛兒女憶長安澗藤栖暝翠山磬韻春潮能洗盡弁鵰氣味

王元美云日脚金瑣碎韓退之有竹影金瑣碎

李于鱗詩多風塵今人呼爲李風塵其卒也偶因舉筆作文心痛陡斃嗟嗟人稱文士刿腸劌肺不其然乎

董玄宰過甫里詩曰誰知玄度宅又在五湖汀隱几

時生白仇書幾殺青鴨池春浸月漁火夜浮星自笑烟波艇頻年問此亭

滕王閣詩天寒江濶立蒼茫百尺闌干送夕陽歲久魚龍非故物春深蛺蝶是何王帆檣星斗通南極車蓋風雲擁豫章燈火夜歸湖上雨隔隣呼酒說干將高閣城頭戶牖開江中照見碧崔嵬文章誰復三王後雲氣長從五老來畫角數聲南斗落白鹽萬斛北風回洲南先有蛟龍窟帷得詩疾急雨催危樓百尺

倚闌干滿目青山不厭看空翠遠凝江樹小落霞飛送酒杯乾千年劍氣侵牛斗半夜天香下廣寒我欲乘鸞朝帝闕五雲深處是長安滕王高閣罷崔嵬誰筭西江第一臺雲雨不收歌舞地文章空嘆古今才豐城夜氣開龍起彭蠡秋風見雁來幾欲乘槎問牛斗不知平地有三台

登黃鶴樓詩突兀高樓正倚城洞庭春水坐來生三江到海風濤壯萬木浮空島嶼輕吳楚乾坤天下句江湖廊廟古人情中流或有蛟龍窟臥聽君山笛裏聲

金山詩楚纜吳檣萬里還夢魂常在水雲間地當好景多逢寺江到中流合有山鶻嶺高秋增突兀龍宮深夜鎖潺湲謝公無限登臨興不爲蒼生暫改顏

渡江詩秋風江上聽鳴榔遠客歸心正渺茫萬古乾坤此江水百年風日幾重陽烟中樹色浮瓜步城上山形繞建康直過眞州更東下夜深燈火宿維揚

又傳溫公西江月詞流播已久今又得六首名錦堂

春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烟霞蝶尚不知春去漫繞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零宦路荏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算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梅花渡輿林卷之十　終

異林十卷 河南巡撫採進本

明支允堅撰允堅字子固號梅坡居士是編凡軼史隨筆二卷時事漫記三卷軼語考鏡三卷藝苑閒評二卷軼史隨筆論多瑣屑時寓不遇之感而識趣頗卑如論劉穆之金柈貯檳榔段文昌金蓮花盆濯足之類皆不勝企羨又論飛燕合德無損於漢妲己妹喜皆不白之寃殊爲偏僻至於薛嵩夢蝨報恩西王母論漢武帝語小說誣詞皆竟據爲實事尤不足取時事漫記多載委巷之談軼語考鏡掇拾餖飣如宋人二緒之類黜竄列子而不竟其說不知何取藝苑閒評皆詩話之流而所見亦淺